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8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四五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雪廬讀史快編六十卷(二)

〔明〕趙維寰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一

國失火故以此厭之耳未幾齊果上言火災正郊日也上議西征隗囂憲諫未可上不聽已至隴潁川盜起上急還歎曰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許揚

汝南許揚精術數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鴻卻陂聞揚曉水脈召與議揚曰昔成帝用翟方進言毀陂尋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飭我大豆烹我羊魁反乎覆陂當復明府興復之將應謠言誠便晨即使揚典其事揚為起塘四百餘里累歲大稔豪右大姓惡之共譖揚於晨晨收揚下獄械輒自解獄吏懼以白晨晨驚曰吾濫矣即夜出揚遣歸暮夜昏黑道中若有火光照射之者

王喬

顯宗時王喬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言喬來他無有惟雙鳧從東南飛至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詔上方詠觀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日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行於京師其後天忽下一玉棺堂前吏人推排不能動喬曰天帝召我遂沐浴

更服寢其中蓋立覆葬城東土自起成墳其父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帝後取其鼓置都亭下寂無聲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

夷吾字堯卿烏程長有賦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案之夷吾行縣無所案但望閣一哭而還縣人駭莫得其故及還白倫曰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願勿復收倫未信月餘驛馬以長印綬至曰某日長暴卒

李卻

卻字孟節初為縣幕門候吏和帝時嘗分遣使者徵服單行至各州縣觀採謠俗有二使當到益部投卻候舍適夏夕露坐卻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詭應曰不聞也何以知之卻指星示云此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二人亦不言而去

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卻時猶為吏太守心奇之召署戶曹使大將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郡亦欲遣使卻諫曰竇氏恣橫危亡立可俟矣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卻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

國失火故以此厭之耳未幾齊果上言火災正郊日也上議西征隗囂憲諫未可上不聽已至隴潁川盜起上急還歎曰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許揚

汝南許揚精術數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鴻卻陂聞揚曉水脈召與議揚曰昔成帝用翟方進言毀陂尋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飭我大豆烹我羊魁反乎覆陂當復明府興復之將應謠言誠便晨即使揚典其事揚為起塘四百餘里累歲大稔豪右大姓惡之共譖揚於晨晨收揚下獄械輒自解獄吏懼以白晨晨驚曰吾濫矣即夜出揚遣歸暮夜昏黑道中若有火光照射之者

王喬

顯宗時王喬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言喬來他無有惟雙鳧從東南飛至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詔上方詠觀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日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行於京師其後天忽下一玉棺堂前吏人推排不能動喬曰天帝召我遂沐浴

更服寢其中蓋立覆葬城東土自起成墳其父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帝後取其鼓置都亭下寂無聲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

夷吾字堯卿烏程長有賦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案之夷吾行縣無所案但望閣一哭而還縣人駭莫得其故及還白倫曰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願勿復收倫未信月餘驛馬以長印綬至曰某日長暴卒

李卻

卻字孟節初為縣幕門候吏和帝時嘗分遣使者徵服單行至各州縣觀採謠俗有二使當到益部投卻候舍適夏夕露坐卻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詭應曰不聞也何以知之卻指星示云此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二人亦不言而去

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卻時猶為吏太守心奇之召署戶曹使大將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郡亦欲遣使卻諫曰竇氏恣橫危亡立可俟矣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卻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

其幾行至扶風而憲已就國自殺諸交通者皆連逮
惟太守以不預得免

段翳

翳字元章精占候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得其術解
歸里翳爲合膏藥并作簡書封筒中臨行付生囑曰
有急可發視生到葭萌與吏爭渡吏乃撻破從者頭
生急開筒得書云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裹以此膏
卽愈生始歎服以爲不及

折像

像字伯式其先爲折戾因氏焉父國有貲財三億家

讀史快編

卷十

四

僮八百人像通京氏易好黃老言父卒感多藏厚亡
之義盡散其金帛貲產施賑貧乏或謂像曰君三男
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坐自殫竭乎像曰關
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家殖財日久盈滿
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墻隙而高
其崩必矣吾以是薄其禍也知者服其超識

樊英

英字季齊博學精數隱於壺山之陽舉賢良方正有
道皆不應順帝永建中以策書玄纁徵復不應詔
責郡縣英乃不得已行及到京復稱病強與入殿然

禮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
能富君能貧君君何慢朕英對曰臣受命於天生盡
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殺臣臣
見暴君如見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布衣
環堵不易爲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又焉能貴
賤臣臣非禮之祿萬鍾不受申其志簞豆不厭陛下
又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尋以病罷歸英嘗
西向漱水以減成都市大故以方術顯

公沙穆

北海公沙穆家貧力學自爲兒童不好戲弄嘗居建

讀史快編

卷十

五

成山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
自外呼穆者三穆不應頃之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
穆誦經自若恬弗顧妖亦尋滅

單颺

熹平末黃龍見譙時單颺明天官術光祿大夫喬玄
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矣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
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是冬魏受禪

郭玉

和帝時郭玉爲太醫丞多効驗帝奇之嘗令一嬖臣

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
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竊疑之帝
歎息稱善王之術行於貧賤無不立効而於貴人時
或不愈帝每令貴人羸服藥處致之一針立差

華陀

譙人華陀精方術年百歲而有壯容其處劑不過數
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遺數處若疾結於內
針藥不能及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
腹破背抽割聚積若在腸胃則斷絕湔洗除去殘惡
已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經一月平復如恒

讀史快編

卷十

本

其治療多奇中難枚舉志其一二

河南太守劉勲有女年二十五左腳膝上有瘡癢而
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者七八年迎陀
視之曰易耳為用稻糠色大一奶馬三以繩繫大頸
走馬牽犬馬困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
便令人拖曳約可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
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
去三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
貫蛇頭蛇在皮內搖動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
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而無瞳子又逆鱗再以膏散著

創中凡七日愈

有一婦人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冬十一月陀令坐
石槽中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婦戰欲死
灌者懼陀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鬱鬱高
二三尺許既滿百灌陀乃然火溫牀厚覆之良久汗
洩出著粉汗疹病旋愈

有一郡守病久且篤陀視之以為盛怒則差乃直受
其愧而不加治棄去又聞書罵之太守大怒令人追
陀不及喚恚甚因吐血數升而愈時曹操積苦頭
風眩聞陀召之陀為下針隨手輒愈陀後為操所殺

讀史快編

卷十

七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獨懸
一壺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惟長房於樓上見
之異焉因往拜翁知長房意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
如期往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味
盈其中共飲畢而出翁戒勿洩其後翁謝去曰子能
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酒不能
勝令十人扛之猶不勝翁乃笑下樓以一指提之上
器如升許而二人飲終日不盡長房遂欲從往求道
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

家人見之乃長房身也以爲繼死驚號殞之長房時立其旁而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歷試之蛇虎中不動翁以爲可教已乃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心難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乃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自至矣既至其授杖葛陂中又授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遂乘杖歸未幾至自謂去家若旬日而已十年餘矣投杖陂中顧之龍也家人謂已死不信長房曰往所葬乃竹杖耳發冢視之果竹杖自是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嘗獨坐悲怒人問之曰吾責鬼魅之犯法

讀史快編

卷十

八

者遠近諸邪妖無不屏息一日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人請雨不得謂曰東海君有罪向繫葛陂今當出之使作雨於是雨立注又嘗飯客而市鮓於宛須臾立辦一日間人常見其在千里外云

鮑子訓

鮑子訓不知何許人建安中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驢忽僵死主白之子訓安坐飯畢徐出以杖叩驢應聲起行步如初及至京公卿多往候坐常滿必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忽

逝去初去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者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言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會稽市顏色不異今後有人復見之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五百歲矣顧見人即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並呼曰鮑先生云

左慈

左慈字元放有道術嘗在曹操坐當宴客操曰今日珍羞畧備獨少松江鱸耳慈應曰此可得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盤中須臾引一鱸出一坐皆驚操大笑曰一魚不能周坐客可更得乎乃更沈餌連引出

讀史快編

卷十

九

皆長三尺許操又謂曰喜得魚恨無蜀中生薑慈曰易致也操恐其近取即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便勅使者增市二端少頃得薑并獲操使報命及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其時日蚤晚若符契也後忤操操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有見於市者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又見於陽城山頭逐之忽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就羣羊告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中一老羝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悉變爲羝並人立云遽如許竟莫知所取

逸民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鄧禹西征光武送之返而獵於野王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何謬也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郊廓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讀史快編

卷十

十

向長

向長字子平朝歌人也通老易家貧乏食及人餽之又僅取給而返其餘王莽時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遂勅斷家事勿相聞曰當如我死於是與北海禽慶並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卽位光變姓名隱去帝思之訪以物色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

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爲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上卽日臨視會光臥未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仍眠良久張目熟視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相迫乎帝歎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

讀史快編

卷十

十一

嚴光餘人

光始至時司徒侯霸使西臺屬侯子道先奉書道意光箕踞牀上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不子道曰位已踴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口傳霸言欲卽造詣迫於典司願因日暮自屈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我於天子尚不見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當口授卿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得之封奏上上笑曰狂奴故態猶爾

梁鴻

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鄉里高其誼多欲妻之鴻並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之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得人可與俱隱者耳衣綺縠傳粉墨豈鴻願哉妻曰以試君耳妾自有隱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

讀史快編

卷十

十三

曜名孟光

居有頃妻前請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默然將母低頭就之耶鴻曰諾遂共入霸陵山耕織自食詠詩彈琴以自娛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先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鴻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携妻子居齊魯間已復之吳

鴻之入吳也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

彼儻能使其妻敬之如是必非凡人乃舍之家鴻潛閉門著書十餘篇已而病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贏博之間慎勿令我子持喪歸也及卒伯通葬之吳要離塚旁謂其清誼相匹云

高鳳

南陽高鳳字文通少為書生家業農畝而鳳專精誦讀書夜不輟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會天暴雨潦水流去其麥鳳持竿誦經不覺也妻還怪問始覺後為名儒郡太守辟召懼不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以自污得免後以直言舉到

讀史快編

卷十

十三

公車即託病還歸

韓康

康字伯休避世隱居常採藥名山賣長安市口不二價如是者二十餘年時有一女子從康買藥不知其為康也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若豈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乃令小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霸陵山去

桓帝聞康名為聘以安車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許諾乃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橋道見康柴車幅巾以

爲田叟也奪其牛康卽解駕與有頃使者至始知奪牛翁卽徵君也使者怒亭長將奏治康曰此是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未幾中道逸去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聚觀如堵時有一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聚觀老父獨耕不輟何耶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若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安天下耶將勞天下以奉天子耶子之君勞人讀史快編 卷十 十四

陳畱老父

陳畱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時黨事起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宦豎日亂枉陷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時一老父趨其前植杖太息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之雖泣何及二人趨與語不顧而去

龐公

襄陽龐公隱居峴山南釋耕壟上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致乃就候之謂曰先生良苦後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公尋携妻子遁入鹿門山採藥不返

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度西掃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設食須臾德公還直入讀史快編 卷十 十五

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公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德公是龐公名非也

列女

姜詩妻

詩事母至孝妻盛氏事姑尤嚴姑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沂流而汲一日值風不時還母渴怒詩卽道妻盛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乃召還其子以遠汲溺死盛恐姑哀默不洩託言遊學姑嗜魚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以給呼鄰母共之其

後舍側忽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足供膳赤眉盜每過詩里門必相戒勿驚大孝顯宗時徵拜江陽令

曹世叔妻

世叔妻班氏名昭字惠班高才博學世叔早夭昭持節甚峻動開軌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四方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馬融嘗伏闕下從昭受讀又作女誡七篇爲萬世閨則云

續史快編

卷十

十六

卒年七十餘皇太后素服舉哀命使者監護喪事

樂羊子妻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於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況拾遺金乎羊子大慙卽捐之野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獄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也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還卒業七年不返

其養姑也躬勤力作以易食嘗有他舍鷄謬入園中

姑殺而烹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備物使食有它肉耳姑遂棄去後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急操刀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姑全不則殺汝姑妻乃仰天歎舉刀自剄以全姑太守奇之爲號曰貞義

曹娥

孝女曹娥上虞人也其父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江中溯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時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未幾抱父屍浮江上縣長度尚奇之葬之江南道傍其弟子

續史快編

卷十

十七

邯鄲淳爲之碑蔡邕過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扶風馬融女也字倫有才辯家世豐豪資裝甚盛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德曜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對曰孔子至

聖象毀武叔子路大野見想伯察家君獲此固其宜耳慨然不能屈

皇甫規妻

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客書記果怪其工規卒時妻猶盛年董卓慕之聘以駢車百乘金帛充庭妻度卓橫難以理諭乃先輕服自詣卓門跪陳情款詞極酸惻卓怒令侍奴拔刃圍之謂曰孤之威能令四海風靡獨不行於一婦人耶妻知不免輒起立大罵曰若羌胡種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若非其後隸耶乃敢行非禮

續史快編

卷十

十

於爾君夫人卓大怒令以其頭懸車輓敲朴亂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其像號爲禮宗

蔡文姬

蔡邕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尤精音律與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曹操故與邕善痛其無嗣特遣使以金璧贖歸操嘗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間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當使十吏就夫人抄之文姬曰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

筆與草惟命於是繕書送入文無遺悞嘗作悲憤詩二章詞情悽惋至今傳誦姬先適陳留董祀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居十二年生二子操贖歸仍嫁祀

四夷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其域最平敞員欄爲城以六畜紀官官有牛加馬加狗加諸號飲食用俎豆亦知揖讓行人無晝夜歌吟不絕其王葬用玉匣漢嘗預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去土出名馬赤玉貂豹大珠如酸棗

續史快編

卷十

十九

挹婁

挹婁古肅慎國也在挾餘東北千餘里土出赤玉名貂有邑落無君長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民人穴居以深爲貴大家玉櫛九櫛冬以豕膏塗體厚數分以禦寒夏則袒裸以尺布蔽前後其人臭穢不潔善射弓長四尺矢用楮長一尺八寸青石爲簇中人卽死漢與後屬夫餘

高句驪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夫餘之南朝鮮之北其言語法則畧與夫餘同而跪拜曳一脚其人潔淨自喜而俗

浮暮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營送終之具又別有句驪國

東沃沮

東沃沮在高句驪東東濱大海其俗葬法用大木柳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人新死先埋之別所俟皮肉盡乃取骨置柳中家人皆共一柳刻木如主隨死者之數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衣形不過中人而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又云海中有女國國無男人有神并女子聞之輒生

讀史快編

卷十

二十

濊國

濊國在高句驪沃沮南辰韓北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本皆朝鮮地也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門戶不閉婦人貞信飲食以俎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自稱王漢初大亂燕趙人數萬口避難入其地燕人衛滿乃擊破準而自立朝鮮元朔元年濊君南閭始內屬其俗人死輒棄舊宅更造新居土出錦布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

三韓

三韓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樂浪南倭北有五十四國辰韓在其東有十二國與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亦其一也馬韓最大土出大粟如梨有長尾鷄尾長五尺以土作室形如塚開戶在上不知跪拜不貴金寶錦綺不知騎乘牛馬惟重瓊珠以綴衣及懸之頸垂之耳其壯勇有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縫以大木嚙呼爲健辰韓或名秦韓耆老言其先爲秦之亡人避苦役者居此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

讀史快編

卷十

二十一

倭

倭在三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去樂浪萬二千里大約在會稽海東與朱崖儋耳近土出白珠青玉山有丹土無牛馬羊鵲無虎豹矢以骨爲簇男子黥而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次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披髮屈紒衣如單

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飲食以手皆徒跣以踣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壽百歲餘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滅二二三女不淫不妒渡海則推一人名曰持衰令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行吉則資金帛遭患卽殺之建武中遣使朝貢使人自稱大夫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以妖術惑衆遂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一男子給飲食傳教令自女王國南四千里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驛使所傳極於

讀史快編

卷十

二二

此

南蠻

南蠻卽今長沙武陵蠻也其君長有印綬冠獬皮冠名渠帥曰精夫和呼爲舛徒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其西則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爲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以讓其兄大約秦所置南海桂林象郡漢之南粵九真皆其地

板楯蠻

板楯蠻者南蠻中一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嘗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殺千餘人昭王募能殺

虎者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爲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頃田不相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入漢高祖旣定秦盡復其賦役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喜歌舞高祖嘗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是爲巴渝舞桓靈時板楯蠻數叛

夜郎

夜郎侯出自竹以竹姓漢武帝元鼎六年置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印綬尋見殺夷獠咸以竹王非

讀史快編

卷十

二三

血氣所生甚神之求爲立後太守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其地最貧有枕根木可以爲麴百姓資之桓帝時郡人尹珍者自以荒裔不知學問入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

滇

滇王者莊蹻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其地爲益州郡後數年復并昆明地悉以屬之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上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漁鹽金銀畜產之富俗尚豪

伏官其地者皆宮及累世肅宗時有神馬四匹出渰池

哀牢夷

哀牢國建武中其王賢栗遣兵乘船南下江漢擊鹿麥鹿麥弱爲所獲天忽震雷颶風狂雨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船皆沒哀牢之衆溺死無數賢栗怒遣其六王將萬人合攻鹿麥與戰盡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虎復出其尸食之於是衆驚懼引去賢栗惶恐謂其國人曰吾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麥而被天誅中國其有聖主乎遂求內附光武封

讀史快編

卷十

二四

之土沃美其產有罽毼帛罽繭千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又有梧桐華織以爲布幅廣五尺純白不受垢其竹節出去一丈名曰濮竹又有光珠琥珀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猩猩之屬雲南縣又有神鹿二能食毒草

邛都

邛都夷武帝所開置邛都縣未幾而地忽陷爲汗澤因名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又改名越嶲郡相傳其國有禺同山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又有梓都夷亦武帝所開其俗言語多好譬類土出長年神藥

仙人山圖居焉山圖仙人名

冉駝

冉駝夷亦武帝所開土氣多寒盛夏水猶不釋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反其邑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毼出名馬靈羊又有食藥鹿鹿麋有胎者其腸中糞可療毒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鷄猩猩又其地有鹽土炭土爲鹽麝羊牛馬食之皆肥

西羌

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後羌有無弋爰劍者秦厲公

讀史快編

卷十

二五

時曾執爲奴隸後亡歸秦人追之急藏巖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者爲之蔽火得免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以爲神遂共推爲豪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名之無弋爰劍之曾孫二忍舞忍生九子分九種舞生十七子分十七種羌之盛自此始其後先零枹罕燒當令居三姐之類皆是子孫至百五十種元初元年羌零昌種寇益州龐參等禦之不利事聞詔任尚討之尚行虞謝進曰使君頻奉國命逐賊三州屯兵踰二十萬勞費日滋而未有功効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奈何詔曰兵法弱

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背驕日行數百
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賊而
無功爲使君計莫若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
人共市一馬舍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
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建矣尚奇
其識未幾大捷

西夜國

西夜國地生白草國人煎以爲藥傳箭簇中之卽死
漢書誤云西夜子合國考子合別有王非一國也叙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里臨西海海水三面曲

讀史快編

卷十

二十七

環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
大雀大雀卵如堯

安息國

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中小城數百最爲殷盛
其東界又有小安息和帝時班超嘗遣甘英使大秦
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
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可得度若風不利有至二
歲者入海人必資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鄉土生戀
慕英聞之止永元十三年王使使獻獅子及修支太

鳥

大秦國

大秦國地方數千里中有四百餘城王所居城周圍
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政
五日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有言事者以書投
囊中王至宮省理其王無常人必簡立賢者國有災
異或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怨其民頗類中
國故稱大秦宮室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土多金銀
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
青壁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
所作也合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金銀爲錢銀錢十
讀史快編 卷十 二十七

天竺國

當金錢一其王嘗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專漢利遮
之不得達桓帝延熹九年王遣使道日南徼外始一
通焉然所貢無甚珍異疑傳者或過云或言其國西
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而漢
書言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
矣又云從安息繞海北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馬十
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而多猛虎師子行旅并
百餘人資兵器不得過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語
多不經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然皆以身毒爲名土出象犀瑇瑁細布氍毹諸香及石蜜椒薑黑鹽等物明帝嘗夢金人長項有光明以問羣臣羣臣以爲佛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問佛法圖其像入中國中國自是稍稍有奉其道者又有栗弋國國多蒲萄水土美故蒲萄酒特有名

按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王門陽關西至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河

讀史快編

卷十

二十八

有兩源一出蔥嶺東流一出于闐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海一名鹽澤去王門三百餘里自燉煌西出王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漢成已校尉屯其地

匈奴

車于弟知牙斯王昭君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昭君既入宮累歲不得見御積悲怨會呼韓邪單于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請之掖庭令求行臨辭五人陛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帝大驚意欲留之

而重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關氏子嗣位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關氏

烏桓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冒頓滅其國餘種逃匿保烏桓山因以爲號居無常以窮廬爲舍門東開向日其人貴少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推一人爲大人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無文字其嫁娶則先畧女通情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爲聘壻隨妻還家於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

讀史快編

卷十

二十九

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其俗妻後母報寡嫂計謀一聽婦人惟戰鬪事乃白決父子男女相對踣踞以髡頭爲輕便女子至嫁乃養髮其土宜糝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糝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時人死則歌舞送葬先肥養一犬以絛繩牽之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遂以爲號俗與烏桓同惟婚姻則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土有野馬原羊角端牛又有貂狝

颶子皮毛桑頓天下以爲名漢初亦爲冒頓所破
 其後種類漸繁遂爲中國患桓帝時有檀石槐者其
 父投鹿戾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三子投鹿戾
 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雷震而入其口因
 吞之遂笈十月而產此子當不與戾不聽棄之妻
 私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而有智所向無前
 諸部落多畏服之因南掠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
 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延熹熹
 平中屢入寇緣邊無不被其毒槐嘗出行見烏集泰
 水廣數百里水不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間候人

通鑑

卷十

三十一

原缺

讀史快編卷十一

三國志目

魏志

武帝操五則

文帝不二則

明帝叡一則

高貴卿公髦二則

文德郭后一則

張邈一則

夏侯惇一則

荀彧一則

荀攸二則

賈詡二則

袁渙一則

王修一則

邴原二則

管寧三則

崔琰一則

華歆二則

王肅一則

程昱一則

郭嘉二則

劉曄二則

司馬朗一則

梁習一則

蘇則一則

張遼一則

許褚一則

典韋一則

任城王彰一則

陳思王植一則

鄧哀王冲二則

王粲一則

陳太二則

陳矯一則

常林二則

杜襲一則

孫禮	一則	辛昆	一則
楊阜	一則	徐邈	二則
諸葛誕	一則	鄧艾	二則
鍾會	一則	華陀	二則
朱建平	一則	周宣	一則
管輅	四則		
蜀志	一則		
昭烈	二則	後主禪	二則
諸葛亮	五則	關羽	三則
張飛	一則	趙雲	一則
讀史快編 卷十一			
龐統	二則	法正	三則
糜竺	一則	簡雍	一則
秦宓	一則	董和	一則
劉巴	一則	陳震	一則
劉瑛	一則	魏延	一則
張裔	一則	周羣	一則
杜瓊	一則	孟光	一則
譙周	一則	李恢	一則
蔣琬	一則	費禕	二則
姜維	一則	宋預	一則

吳志			
孫堅	一則	孫策	一則
孫權	七則	孫亮	一則
孫休	四則	孫皓	三則
太史慈	四則	吳夫人	一則
步夫人	一則	張昭	二則
顧雍	二則	諸葛瑾	一則
步騭	二則	薛綜	一則
周瑜	四則	魯肅	三則
呂蒙	三則	黃蓋	一則
讀史快編 卷十一			
甘寧	二則	呂範	一則
虞翻	三則	陸績	一則
朱據	一則	陸遜	四則
陸抗	三則	呂岱	一則
鍾離牧	一則	潘濬	一則
陸凱	一則	吳範	三則
趙達	一則	諸葛恪	一則
孫峻	一則	韋曜	一則

操字孟德性機警有知數善料敵設奇嘗與袁紹對壘延津紹追之公勒兵駐營使使登高望報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曰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反令騎解鞍放馬已紹將文醜與劉備共將五六千騎前後且至諸將復白亟上馬公猶曰未也已

騎至爭趣我輜重公曰可矣乃令上馬縱兵擊之遂大破紹軍斬文醜時公騎不滿六百

公既破烏丸袁尚袁熙以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故恃遠不服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無煩兵矣徑引兵自柳城還未幾康果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入問公還而尚熙傳首何也公曰康數畏尚等吾擊之必并力拒我緩之則自相圖其勢自然無足異者諸將皆服安定與羌胡密邇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

必且教羌人妄有請求因以自利不從便為失也羌之則無益與伴諾去及抵郡輒遣校尉范滂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笑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註操少好飛鷹走狗游浪無度其叔父惡之數言於操父嵩操患之一日出逢叔父於道伴敗面喙口叔父怪問故操曰卒中風惡叔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言汝中惡已差乎操曰兒無恙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自是終不聽叔父告

習喚野葛至一尺亦得與人譏設談諸戲弄無所不劇興到時至以頭投杯中憤盡污於脣膳不顧也然持法獨峻刻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扶麥以過忽公馬竟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尊公曰制法而身犯之何以帥下請自刑因拔劍割髮置地又有幸姬一日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公寢酣不即覺及自覺輒棒殺之

黃初三年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先是帝聞備兵東下

營連營七百餘里。顧謂羣臣曰。備不知兵必破矣。豈有七百里連營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以營軍者。必爲敵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且至矣。後七日而捷書果至。

帝作壽陵於首陽山東。制曰。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葬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非古也。壽陵其因山爲體。毋封樹。毋立寢殿園邑。夫葬藏也。欲人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後神之宅。吾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母藏金銀。母施珠玉。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縵。并骸骨之。是焚如之。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三

刑也。死而重死。豈不痛哉。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明帝獻

青龍二年。孫權兵入巢湖。向合肥新城。時將軍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光武遣兵縣據畧陽。終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何者。地有所必爭也。權攻新城。必不拔。第勅諸將堅守。吾當自往征之。比至。悉權且走矣。秋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時攻新城。城中拒守甚力。帝軍未至數百里。權果遁去。

高貴卿公髦

髦少好學。精經典。執禮謙肅。芳既廢。公卿迎立之。始至羣臣奏請舍前殿。公曰。此先帝舊處。乃避止西廂。羣臣又請從法駕。公不聽。及入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領者請曰。儀不答拜。公曰。吾入臣也。敢當尊乎。答拜既至。止車門下。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徑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親承旨。然後即位。

正元二年。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犧因燧皇之圖畫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帝曰。若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四

使包犧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不云燧人氏。漢包羲氏作乎。俊不能對。帝又問曰。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鄭玄註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玄合之於學。誠便。孔子曷不合之以了學者乎。俊對曰。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鄭玄何獨不謙。復命講尚書。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孰是。博士庾峻對曰。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惟堯則天。堯之大。全在則天。順考古道。非欲發明聖德。而舍大稱細。豈作者意耶。峻

不能對帝。又問曰：王肅云，竟不能明，是以試用。然則聖人之明有所未盡耶？峻對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然卒能改授聖賢，所以成聖也。帝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以稱聖？又命講禮記，其辨詰剔發，俱出諸專門者意表。

郭皇后

后文帝丕后也。自少開內德，其父永奇之，曰：此乃女中王。遂字之曰女王。既正位中宮，嘗勅外戚以驕奢爲誡。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會霖雨百餘日，城郭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負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且吾幸未及此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乃不敢復言。

張邈

附許汜。劉備嘗共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品評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詰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意，久不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五

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且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表大笑。元龍名登。

夏侯惇

曹公征陶謙，留惇守濮陽。時呂布遣將僞降，徑劫質惇，責取貨實。惇一軍皆震，倉惶莫措。惇將韓浩獨勒兵屯營門外，勅軍吏諸將各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定遂入詣惇，所叱劫質者曰：若等兇逆，敢劫質我大將軍，乃復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故縱若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劫質者。劫質者惶遽叩頭言，但乞貨物去耳。浩竟棒出斬之。惇得免。曹公聞，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因著令，自今有劫質者，必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荀彧

呂布自濮陽東走，會陶謙死。曹公欲先取徐州，還定布或進說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進足制敵，退可堅守。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今先聲已振，弟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充可定。若舍布而西，多留兵則乏食，少留兵則民皆保城。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六

不得樵採布乘虛入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設復徐州不克將軍安所歸乎且徐亦未易亡也將軍前討徐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取必人自爲守有如東方皆已收麥而清野堅壁以待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恐不出十日而十萬之衆不戰坐困惟將軍熟慮之公曰諾旋定布

荀攸

攸字公達自少有知數祖曇卒吏張橫求守墓攸時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色非常殆將有姦衢悟推之果殺人亡命攸自是名顯曹公救劉延於白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七

馬攸從既盡策斬顏良公遂遣輜重循河而西時袁紹追兵至兵甚盛諸將恐說公還保輜重攸曰此累累者正所以擒紹奈何去之曰輜重而笑公亦目攸而笑乃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輜重公乘其亂遂斬文丑

曹公議征劉表會袁譚與尚爭冀州遣人乞降請救公以問羣臣羣臣皆謂表強宜先平譚尚不足憂也攸獨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帶甲十萬而紹復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之難未息也

今兄弟構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公從之救譚而擊尚尚破尋滅譚冀遂平公與攸每密謀帷幄其所言即子弟莫有知者

賈詡

詡字文和多權術嘗歸張繡會曹公征繡未幾忽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戰必勝繡謝曰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往必利繡乃亟收散卒復追遂大勝繡還問曰吾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后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兵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八

雖精非曹公敵也曹公雖退必自斷後將不敵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既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后諸將亦非將軍敵故戰必勝也繡乃服

曹公晚年儲位未定丕植各樹黨而公莫決詡時已歸公公一日屏左右商之詡詡默然良久不對公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少時嘗與數十人遊汧道遇叛氏悉被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死幸別埋我我家必來厚贖蓋段

頗久爲邊將名震西土詔放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盟而遣之餘悉死其權以濟事率如此

袁渙

渙字耀卿嘗以避地拘畱於呂布布初與劉備親後乃構隙一日使渙作書言備渙不許強之渙益堅布大怒以兵脅曰不爲且死渙笑應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言彼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誠小人耶將爲將軍復且渙他日事劉將軍亦猶今日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備嘗舉渙茂才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九

渙後歸曹公多所獻替公甚親之及卒公爲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外不解其意公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王修

修字叔治七歲喪母正值社時哀毀骨立明年社及期里人懼傷修爲之罷社孔融嘗舉修孝廉以世亂不赴會郡中有反者修問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惟王修言訖而修至嘗爲袁譚別駕譚敗歎息曰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耶修

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日統果棄妻子赴后歸曹公拜奉常適嚴才反攻拔門修聞變即徒步趨宮門公在銅雀臺望見曰此來者必王叔治也及至果修

鄒原

註鄒原字根矩少礪操尚與管寧並著聲文帝爲太子時賓客如雲原獨不往曹公嘗使人微之原曰君老不奉世子太子一日燕賓忽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羣議紛紜或君或父時原在坐獨默不發太子急諮之勃然對曰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

父也太子悚然

附杜恕著家戒云張子臺視之若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可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力慕效之然不如也子臺名關東郡人

管寧

寧字幼安北海人年十六喪父即能盡御諸賄獨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鄒原王烈渡海依之文帝卽位詔徵寧寧將家屬還先

是公孫度父子前後資遺甚盛寧皆受而藏之及西渡盡謝歸封識宛如也詔拜大中大夫固辭自黃初至青龍詔書踵至皆辭不起嘗詔問青州刺史程喜曰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危頓頭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臣嘗使踪跡寧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任杖四時祠祭改著絮巾及故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喪母不識母像特爲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去水七八十步夏時常詣水濱漂灑手足闕於園圖臣揆寧意獨以生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棲遯必欲全志不爲守高正始中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一

復詔徵安車蒲輪束帛加璧竟不起卒年八十四
附 鉅鹿張珩字子明博學獨行袁紹前後聘命俱不應青龍四年張掖郡玄川涌寶石巖然特峙有文字詔書問珩珩密謂詔使于綽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祥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珩門陰珩告其門人曰戴篤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吾其逝乎乃援琴咏歌爲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註 焦先者不知何許人見漢室衰絕不言魏受禪乃結草爲蝸牛廬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體垢汗如泥漆或數日一食食則爲人賃

作使人限工受值足得一食輒去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亦不語后野火燒其廬輒露宿冬大雪竟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度年可百歲餘

崔瑗

瑗字季珪性慷慨嘗從鄭玄學曹公既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瑗爲從事一日謂瑗曰昨案冀州籍可得三十萬衆故是大州瑗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獨先校計甲兵此豈鄙州士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二

女所望於明公哉公爲悚然改容時坐客皆失色瑗嘗薦楊訓于公訓後乃表頌公功伐人或謂瑗失所舉瑗從訓取榮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常有變時公聞大怒竟賜死天下冤之

華歆

歆字子魚先在江東曹公表徵之孫權遣歆行時賓客送者千餘贈金至數百許歆皆無所拒惟密各題識至臨發乃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恐以懷璧爲罪願不爲之計於是衆乃各畱所贈而服其誼

部與管寧。邴原同游學。三人雅相善。時人號爲三龍。歆龍頭。原龍腹。寧龍尾。西京之亂。歆與同志六七人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與俱。衆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既受之。脫有進退。得中棄乎。衆卒與俱。至中道。丈夫忽墮井。衆皆欲棄去。歆曰。業與俱矣。棄之不義。乃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

王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卽更爲之解。正始初。有二魚長尺許。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三

有棄甲之變乎。未幾果有東關之敗。嘉平中。白氣經天。司馬景王問故。肅答曰。此蚩尤旗也。東方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毋丘儉。史文欽反。揚州尋滅。

程昱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僅以兵七百爲曹公守甄公聞之。使人告昱。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我不攻。若益兵。則彼過不得不攻。攻則必克。徒損我勢。公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攻。徑去。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

賁育

郭嘉

孫策既盡有江東。轉關千里。聞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將議襲許。衆聞之。皆懼。嘉時獨曰。策新併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於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四

曹公將征袁尚。及烏桓。懼劉表使備襲許。嘉進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得制。輕任之備亦不爲用。公雖虛國遠征。無憂也。公遂行。既至。易嘉進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留輜重。輕兵間道掩其不備。虜可立破也。公遂密出。虛龍塞。直抵單于庭。虜卒聞惶怖。失措。遂斬蹋頓。尚走遼東。

劉曄

曄光武裔也。父普。母傅。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將革。戒二子曰。若父待人某善。謹必亂汝家。汝長能除之。吾死無恨。曄心識之。年十三。謂其兄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竟入室殺侍人。趣

拜母墓舍中大驚白普普怒遣追驍驍還拜曰亡
母顧命之言敢請擅行之罰普奇驍置不問

曹公既克張魯定漢中驍進說曰明公將步卒五千
誅董卓北破紹南征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
下今又舉漢中蜀人膽破矣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
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若乘勝直前其勢必自傾以
公神威因其傾而壓之可傳檄而定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
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後有從蜀中來者
言蜀人初不附境內一日數驚盡如驍所策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五

司馬朗

朗字伯達年十二即試經為童子郎其父事董卓則
知卓必亡恐見害乃厚散家貲賂卓左右得放歸至
則謂其父老曰董卓逆天悖道為天下讐此忠臣義
士奮發之秋也郡與京都接壤東有成臯北界大河
豪傑舉義者若未得進勢必停兵此地此乃四分五
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今道路尚通舉宗東
徙黎陽黎陽有趙威孫者鄉里舊婚足以為主觀望
徐圖未晚也時惟趙咨與朗同見即徙去諸父老以
戀舊不果未幾關東諸郡兵數十萬蹂躪其地幾無

才選

梁習

習字子虞嘗與濟陰王曹思同為西曹令史思因直
日白事失曹公指公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思時適
近出習即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聞急馳還自陳請
受死公乃歎曰習之不言思之識分何意吾軍中有
二義士遂並擢刺史

註正始中曹思為大司農年老性急驕怒無度一日
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大怒自
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踰壞之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六

註時又有高陽劉類者嘉平中為弘農太守每使人
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蘇則

則字文師少舉孝廉茂才能矯詔平雍涼之亂徵拜
侍中與董昭同察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謂曰蘇
則之膝非佞臣之枕也初則與臨菑侯植聞魏氏代
漢皆素服悲哭一日帝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
有哭者何也則時以為問已鬚髯怒張將正對適侍
中傅巽拍則曰不謂卿也則乃止蓋帝所聞乃植云

張遼

遼字文遠本聶壹後膂力絕人。荊州未定，公嘗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惶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乃將親兵數十人中陳獨立，有頃亂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合肥之戰，遼先登陷陳，連斬二將，大呼已名，直衝突至，權麾下權大驚，急登高冢以長戟自守。已望見遼兵少，圍之數重，遼直前急擊，圍爲之開，出而復入，盡引其衆俱出，是役也。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文帝嘗與侍臣言歎息曰：「此古之召虎。」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七

許褚

譙人許褚，負絕力，漢末盜起，褚集少年及宗人共堅壁以禦盜。時汝南葛陂賊萬餘攻褚壁，褚戰疲矢盡，令軍中男女聚石置四隅，褚飛石擲之，中者無不立碎。糧乏，偽與賊和，請以牛易食，牛出輒奔還，賊來取牛，褚前以一手逆曳牛尾，倒行百餘步，賊駭遂解去。潼關之役，曹公與韓遂單馬會語，獨褚從公，時馬超陰欲劫公，而疑從騎是褚，因問曰：「聞公有虎侯者，安在？」公指褚示之，超不敢動，蓋軍中以褚方虎而癡號曰「癡虎」，故超問虎侯也。

典韋

曹公討呂布於濮陽，公嘗襲布別屯，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搏戰，自旦至日，戰數十合，相持急。公募陷陣者，韋首應，將數千人持長矛擄戰，時西面急甚，韋獨當之，賊矢如雨，韋不視，令曰：「虜來十步乃白。」宋曰：「十步矣。」則又曰：「五步乃白。」衆懼疾言虜至，韋大呼奮起，手持十餘戟，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乃退。公得引還，韋飲食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屬益供具，公壯之，每戰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讀史快編

卷十一

十八

任城王彰

彰負絕力，手格猛獸，意氣慷慨，曹公常抑之曰：「汝不讀書慕聖道，而好擊劍馳馬，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對曰：「丈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橫行沙漠，乃作博士耶？」公嘗令諸子言志，彰曰：「願爲將，公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爲士卒先，賞必信，罰必果，公大笑，常從征，烏桓乘勝逐北，諸將請曰：『受節度，不得過代。』」彰曰：「大將行間，惟利所在，何節度爲？」徑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追及虜桑乾，大破之，已去代二百里，後歸報，公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

陳思王植

植字子建年十歲輒誦讀詩論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曹公嘗視其文謂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請面試。時鄴銅爵臺新城公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就詞致瞻美公奇賞之。性簡易不治威儀不爲鮮衣怒馬每有問難應聲輒對。

公征孫權使植留守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爾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幾爲太子者數而以質任幾至不免文帝時屢讀史懷編卷十一十九

上書求自効帝優詔答之植嘗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墓其地卒年四十一所著詩賦銘頌雜論凡百餘篇

鄧哀王冲

冲字公舒自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於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訪羣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枝可知矣冲時僅五六歲公大奇之

公有馬鞍在庫爲鼠所傷庫吏懼議自縛請死冲謂曰待三日中自歸冲乃以刀穿其單衣如鼠齧者入

見謬爲失意狀有愁色公問之冲對曰世俗謂鼠齧衣不吉今兒衣見齧是以憂公曰是妄言耳無所苦俄而庫吏以齧鞍白公笑曰兒衣在側且齧況鞍懸柱乎竟置不問

王粲

王粲字仲宣自幼卽爲蔡邕所奇邕才傾一世車騎填巷每聞粲來未嘗不例屣及至貌寢而體弱一坐盡驚邕獨曰此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粲嘗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能誦否曰能因背誦之不失一字又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以枹讀史懷編卷十一二十

蓋局使更以他局布置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陳泰

姜維既敗王經於狄道遂圍之時陳泰欲急引兵救經而鄧艾以狄道不可守議割險自固泰謂艾曰姜維提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經不深壘高壁以挫其銳而乃輕於一戰封之狄道無怪也然維不以此時乘勝東向據棧陽積穀收納羌胡以爭關隴傳檄四郡而乃頓兵堅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則我速進破賊之時矣疾雷不及掩耳洮水帶其外維等在其內吾憑高據險臨其

項領不戰必走。圍不能久。寇不可繼也。遂進軍晨夜潛行。至狄道東南高山上。舉烽鳴角。於是城中謂救兵至。士氣踴躍。姜維始謂救未易卒集。而突聞已至。謂有奇變。遂退還涼州。

註司馬昭既殺高貴鄉公。乃會羣臣謀其故。時泰獨不往。昭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問以可否。泰曰。世嘗以泰方舅。自今觀舅不如泰也。及入枕席。戶痛哭。昭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惟誅賈充。差可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默然。未幾泰嘔血歿。

讀史懷編

卷十一

二一

陳矯

矯嘗爲陳登功曹。登使詣許。窺許下議論。及還登問之。矯曰。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澄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何足錄哉。然登亦心重矯。明帝卽位。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非陛下事。若臣不稱職。請黜退。陛下宜還。帝

慙爲之却回。

常林

林字伯槐。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衆遂奇之。明帝時。林徙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見每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踴躍而退。

註建安中。時苗出爲壽春令。蔣濟時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會其醉。不能卽見。苗大恚恨。還

讀史懷編

卷十一

二二

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然性介絕。濟亦不能難也。始之官。乘黃犢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勅留其犢。謂主簿曰。犢是淮南所生。今來時本無此。

杜襲

註建安中。劉表攻西鄂。襲爲西鄂長。帥衆城守。時南陽功曹相孝長在圍城中。始聞兵攻。聲恐甚。入閉戶伏牀。牽被覆頭。至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更四五日。乃更負櫬親關。謂子緒曰。乃今知勇可習也。

孫禮

禮嘗爲冀州牧。司馬宣王謂禮曰：「清河平原，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白。」虞芮待文王而了，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老者不可復楚，墟墓亦或遷改。如今所聞，臯陶難爲理也，必也無訟。」其以烈祖初封圖決之乎？宣王曰：「是也。」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臣奉聖朝，明圖以驗地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諭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堂西南，所爭地在。」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二二

高堂西北相去二十餘里。案解與圖奏而不奉詔，此可爲歎息流涕者也。書奏，爽大怒。

辛毘

毘性慷慨，好直諫。文帝嘗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以實河南，計已決。諫者作色待之，衆莫敢言。毘進曰：「陛下欲徙士家，計安出？」帝曰：「卿謂徙之非耶？」毘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毘曰：「陛下業置臣左右，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也，爲社稷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奮衣不顧，竟入。良久乃出，曰：「卿何持我太急，爲減徙之半？」

毘一日從帝射雉，帝曰：「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劉放、孫資專制，毘子敞諷毘曰：「孫劉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亦不爲闇劣。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使吾不作三公耳。有大丈夫以欲爲公而自毀其生平者耶？」已卒，見護。

楊阜

阜字義山，性嚴正，多獻替。明帝御朝，嘗著袍被纒，復半裋袖。阜問帝曰：「此何法服也？」帝默然。自是非法服，不敢見阜。嘗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先召御府。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二四

吏問后宮人數，吏守故事，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耶？」帝聞，愈敬憚之。

徐邈

邈字景山，性嗜酒。魏國初建，酒禁甚嚴。邈時爲尚書，私飲至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對曰：「中聖人達以白曹公，公大怒，蓋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也。」文帝踐祚，邈累爵關內侯。帝一日問邈曰：「近頗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千，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

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武問盧欽曰徐公嘗武帝時人以爲通自涼州還京
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
貴清素之士於時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
不改其故人故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仿效而
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乃今日之介
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諸葛誕

吳綱者長沙王吳芮十六世孫黃初末吳人發南
冢冢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有與發者見綱曰君貌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二五

大類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若何
由見之見者言其故綱曰更葬不答曰卽葬矣自芮
卒時至塚發凡四百餘年云

鄧艾

艾字士載少孤佣僮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
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司馬宣王獨奇之擢尚書郎時
方議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通
漕道乃著濟河論欲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
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計除衆

費歲可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
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其大畧多類此

艾之伐蜀也姜維戰敗還守劍閣鍾會攻之不能克
艾上言賊旣摧折宜遂乘之當從陰平邪徑經漢德
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擣
其腹心則劍閣之守必還赴涪會可方軌而進若劍
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必寡兵法曰攻其不備掩
其空虛破之必矣艾遂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徑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以穗自裹推
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
人驚惶失措望風奔潰禪遂降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二六

鍾會

初司馬文王欲遣鍾會伐蜀西曹邵悌以爲不可曰
會單身無重任不宜以十萬衆屬之文王笑曰我寧
不知此耶但我視伐蜀如指掌而衆人皆疑惟會差
同吾意故遣之蜀滅後就如卿所慮亡國之大夫不
可與圖存且將士思歸亦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
取滅耳卿勿憂然莫使人聞也及會表鄧艾不軌文
王將親帥師以西邵悌復曰會兵五倍於艾會自能
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日言耶近日賈護軍

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賈亦無以易吾語也。我到長安則事自了矣。軍至長安盡如所策。

華陀

廣陵吳普嘗從陀學術。陀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則穀氣得消。血脈流轉。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以古之仙者。熊頸鴈領。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今授汝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每中不快。戲作一禽。並利蹄足。以當導引。使沾濡汗出身。體便輕。腹便欲。食普遵行之。年

續史快編

卷十一

二十

九十餘

彭城樊阿亦從陀學得其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胃間不可妄鍼。鍼不得過四分。而阿鍼每入一二寸許。巨闕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愈。阿從陀求可服食益人者。陀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服之壽百餘歲。漆葉隨處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朝歌。

朱建平

建平工相術。荀攸與鍾繇相親。善攸先亡。繇爲經紀。

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違會。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后事託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嫁卿阿。驚耳何意。此言遂驗。今欲嫁阿。驚使得善處。黃初七年。文帝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我壽八十。以今思之。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病。念建平言。自分必死。預作遺令。及至下旬。乃漸平。復三十日。日易置酒。請紀綱大吏。謂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其過矣。乎。酒闌。客罷。威疾動。夜半而卒。其諸驗多類此。然獨於王肅不驗。平謂

續史快編

卷十一

二十

肅年踰七十位三公而卒。時止六十二位中領軍。

周宣

文帝時。郡吏周宣善占夢。有叩宣者曰。吾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將得美食。未幾出得食。已又問宣曰。夜復夢芻狗。謂何。曰。主墮車折脚。慎防之。未幾復驗。已又問曰。夜復夢芻狗。宣曰。懼失火。俄而火起。其入曰。吾三夢同而占異。乃皆驗。何故。宣曰。芻狗祭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訖。則車錄之矣。故當墮車折脚也。既經車錄。必且入樵爨。故虞失火也。

管輅

輅字公明。精筮卜。嘗在何晏鄧颺所。晏謂曰。君試爲我作卦。位當至三公。不。我連夢青蠅數十頭集鼻上。驅之不去。此何祥也。輅曰。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君侯試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然后三公可至。青蠅可驅耳。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答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尋還舍。具以語舅氏。舅氏責其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懼也。未幾。舅氏皆詆謫。舅乃驚服。

魏郡太守鍾毓嘗與輅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日毓遂使筮其生日月。一一如言。毓大愕。然曰。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二十九

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

正元二年。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重。且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分定。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兒娶女嫁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時四十八。

註。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與鄰兒戲。必畫地作天文。雖宿學者人不能折。父爲郎丘長。輅往就官舍。時贊上諸生四百許。皆服其才。瑯琊太守單于春雅有學藝。欲見輅。父遣輅造之。坐上賓客百餘。輅謂子。

春曰。府君名士。具有雄貴之姿。輅年少。膽未堅剛。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事。子春大善。便命酌三升。盡。輅進曰。今爲對府君四座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君旗鼓相當耳。輅曰。軍同微淺。未能上引聖賢之道。邈秦漢之蹟。弟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可乎。遂唱大論之端。剖陰陽之祕。文采葩藻。枝葉茂麗。子春及四坐互爲攻劫。輅人人辨晰。綽有餘致。於是子春大奇之。號爲神童。時年數十五。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一

讀史快編 卷十一

三十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一

蜀志

晉巴西陳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昭烈帝備

帝字玄德涿人也狀偉岸手垂下膝顧目見其耳舍東南隅有桑特生亭亭高五丈許望氣者謂當出異人帝應之嘗遊學師事盧植性不喜章句好結豪俠用從征黃巾功官安喜尉督郵以公事行縣帝求謁未即通輒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棄官去后嘗客曹公所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讀史快編卷十二

卷十二

一

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帝時方對食忽聞雷為失匕箸其自韜匿如此曹公之南下也劉琮已降帝倉卒將眾過襄陽時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帝比到當陽眾可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僅十餘里或謂帝曰曹兵迫甚宜速行保江陵不得復顧眾帝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我何忍棄去先是帝嘗為平原相郡民劉平者恥為下遣客刺帝客不忍刺反以情告其得人心如此

後主禪

鄧艾兵入後主且降時北地王禪怒曰若力屈勢窮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作降虜乎後主不聽徑內璽殺是日禪大哭於昭烈帝廟先殺其妻而自殺左右無不為感痛者諸禪子

後主禪既入魏司馬文王宴之為作故蜀伎旁人盡感愴而禪怡笑自若王謂賈禪曰人之無情乃至是乎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御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后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在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問其目會王問禪對讀史快編卷十二

卷十二

二

如言王曰何乃似御正語禪起對曰誠如尊命左右為之失笑

諸葛亮

亮字孔明少孤世亂結廬南陽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昭烈屯新野徐庶入見謂曰此間有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抑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親枉駕由是昭烈詣亮凡三往乃得見與策大事因載歸自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皆不喜昭

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釋。

昭烈初見亮。屏人請曰。漢室傾頽。羣雄竊命。孤不自揣。欲伸大義於天下。而知術短淺。遂用猖獗。今計未安。出亮答曰。曹操擁百萬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劉璋闇弱。知能之士思得明主。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東結孫權。而徐觀變於天下。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亮后事昭烈一生只此數語。

讀史快編

卷十二

三

昭烈奔江夏。亮奉命求救於孫權。權時擁兵柴桑。意觀望亮。入見知權不可說。而可激。乃進曰。本與曹操並爭天下者。將軍與劉豫州也。今操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與中國抗衡。即宜早與之絕。若不能。盍北而而事之。權怒曰。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

田橫齊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顧豫州新敗之后。安能抗此難亮。因曰。曹兵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人不習水戰。將軍誠命猛將。將兵數萬。而豫州精甲尚可萬人。合力規之。破操必矣。操破而荊吳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決在今日。權大悅。遂召周瑜等定計。敗曹兵於赤壁。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四

俱發。又以糧運艱阻。爲作木牛流馬。出人意表。又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卒之日。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敷曰。天下奇才也。疾將革。自爲遺表云。戒都有桑八百枝。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隨身資用。皆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盡如其言。亮言教書奏凡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名諸葛氏集。

註曹操嘗遣刺客至昭烈所。昭烈與論伐魏形勢甚愜意。時客未得便。諸葛亮忽入。客神色失措。須臾起。

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問誰，曰：起者其人也。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鼓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墻遁矣。

關羽

下邳之役，曹公獲羽以歸，拜偏將軍，禮待甚厚。羽時心在昭烈，無留意，而以其厚遇，誓立効報公。會袁紹攻劉延於白馬，遣其大將顏良，聲勢甚盛。公使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直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報。公知羽且去，重加賞賜。羽乃盡封其前後，覲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左右欲追之，公曰：此義人，彼各

讀史快編

卷十二

五

爲其主弗追也。羽字雲長，一字長生。

羽性剛傲，上不肯爲士大夫下。昭烈既定益馬，超來降。超才武雄傑，羽亦聞其名，而羽時守荊州，未識超。乃書問孔明，超人才可誰比。孔明知羽護前，答書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自是黥彭之侶，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髯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即疼痛，以問醫。醫曰：矢鏃有毒，毒入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勞之。時羽適與諸

將對飲，臂血淋漓，一坐驚愕，而羽割肉引酒，談笑自若。

張飛

曹公追昭烈及於當陽之長阪，時曹兵數十萬，而昭烈使飛將二十騎爲斷後。飛乃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望曹軍大呼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卒無敢近者。昭烈以是得脫。

益州之役，昭烈遣飛以偏師沂流而上，時巴郡太守嚴顏拒守，飛與戰，生獲之。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答曰：此中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

讀史快編

卷十二

本

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恐耶。飛壯而釋之，引爲上客，竟以顏檄下郡縣數十。

趙雲

曹兵追至當陽，昭烈棄妻子走。雲時身抱弱子，卽後主也。又保護甘夫人，且戰且走，皆得脫。後在漢中，雲偶將數十騎，出營輕行，而適值操揚兵大至，雲勢偏遂前直突其陳，操兵散復合，雲亦陷陳復出。曹兵追及營，張翼欲閉營堅守，雲反令大開營門，偃旗息鼓，公疑雲有伏，且引去。雲輒擂鼓震地，以連弩從後追射。曹兵驚遁，墮漢水死者無算。昭烈明旦自來視戰

處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龐統

統字士元少未知名潁川司馬徽有人倫鑒統造之微採桑樹上坐統於樹下而與之語自晝至夜微奇之曰南州士當以子爲冠冕自是統名漸著好品題人嘗送周瑜喪至吳吳名士陸續顧劭金琮皆會於昌門統目之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全子好施慕名似汝南樊子昭續邵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昭烈在荊州統時令未陽不治免官魯肅遺昭烈書

讀史快編

卷十二

七

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可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昭烈遂與談大賞異親待遂亞於亮益州之後謀出自統昭烈既克成都置酒大會樂作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非仁者耶卿宜速出統卽引出昭烈尋悔請還統復位亦不顧謝飲食自若昭烈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皆失昭烈大笑

法正

昭烈既至葭萌復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

軍襲我兵不備萬主東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我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西其倉廩野穀悉令燒燬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退無所資不過十日必且自走走而擊之可成會也昭烈聞言惡之以問正正曰度璋必不能用幸勿憂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竟不用初昭烈入蜀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昭烈以是薄之不用正進曰天下有復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靖之浮稱流播四海主公始創大業若置不禮天下且謂主公不知人安得尸說而人喻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八

之宜勉加禮以眩遠近如昔燕王待郭隗故事則失之靖者收之天下矣昭烈乃厚禮靖正多陰謀善設奇制變昭烈之取益州定漢中皆正力也既蒙委任外統都畿內恭帷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宜啓主公少加裁抑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閨房肘腋又懼孫夫人生變此時進退很改而孝直輔翼其間能令主公翩然翔如鴻冥之不可縶絏奈何欲禁孝直使不得行其志耶后昭烈東征以復關羽之耻羣臣

多諫一不聽。軍敗績。正時已卒。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禁主上東行。就東行。必不傾危矣。蓋亮與正趨尚各異。而頗以公義相取。

簡雍

涿郡簡雍。性跌宕。在先主坐。常箕倨縱誕。自諸葛亮已下。無所遜讓。每獨擅一榻。項枕臥。言恬如也。蜀中嘗大旱。禁釀酒甚嚴。有吏於人家索得醴。其令與作酒者並論罰。一日先主出遊。雍從道見一男女同行。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醴具同。先主大笑。因原欲醴者。

讀史快編

卷十二

九

秦宓

宓字子勅。少有才辨。吳使張溫來聘。百官皆集。宓獨后至。溫顧孔明曰。彼何人也。曰。學士秦宓。溫因問曰。君學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乃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顧西。溫又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非足何步。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

於東。實沒於西。時應答如響。一坐歎異。

或謂宓曰。足下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環顧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默默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文彩自飾。畫哉。天性自然。

董和

和字幼宰。性清約多獻替。孔明為丞相。嘗教與羣下曰。夫叅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違覆而得中。猶棄弊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十

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叅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匡告。有能慕元直幼宰之十一者。亮可以少過矣。他日又曰。昔交州平屢聞得失。既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叅事於幼宰。每言必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規弼。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某之不足於直言。

劉巴

劉巴字子初。性高亮。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諸葛亮謂巴曰。飛雖武人。實敬慕足下。宜少降意。

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奈何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大怒

陳震

震字孝起嘗使吳升壇歃盟為諸葛亮所稱許李平坐誣罔廢亮移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君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平字正方

劉琰

琰字威碩仕車騎將軍性倭靡侍婢數十皆善聲樂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十一

又悉教誦魯靈光殿賦妻胡氏嘗入賀太后太后特留之經月乃出胡色美琰疑其與後主私呼卒遇之五百至以履搏面而仍棄遺胡告之坐琰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搆妻之人而非受履之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絕朝慶禮

魏延

延字文長有將畧昭烈定漢中欲得一重將鎮之以屬延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孤委卿以重任卿當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若偏將十萬之衆請為大王吞之昭烈壯其對後為征西

大將軍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

夏侯林鎮長安延進說曰林怯而無謀願假臣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聞延奄至必乘船遁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之數足以給食比東方相合聚尚可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豈則咸陽以西可一舉定也亮以為危計不用

張裔

裔字君嗣性敏辯嘗客吳吳主權問曰蜀卓氏寡女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十二

亡奔司馬相如貴士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后為丞相長史適北諸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人願傳之

周羣

羣字仲直精術數嘗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畜奴令奴更直樓上以占天氣每見一氣即白羣羣即登樓觀之不避晨夜是以所言多中昭烈欲取漢中問羣羣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師必不利已果得

地不得民別遣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不還於是
舉羣茂才時有張裕者亦知數嘗私語人曰歲在庚
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
寅卯間當失之有密白之昭烈者昭烈怒其漏言以
他事下獄將誅之亮請其罪昭烈曰芳蘭生門不得
不鉏遂棄市

杜瓊

瓊字伯瑜精天文學然不觀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嘗
問其意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一一身視識其形
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索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十三

不知是以不視瓊嘗言曰古名官職無言曹者始自
漢以來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乎
周因廣之曰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後即帝皆免
為侯亦此類矣然則先帝諱備備者具也後主諱禪
禪者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奈何景耀五年
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為書杜曰衆而大期
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
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有復者乎獨亡競神其
語周曰由杜君之辭廣之非有獨至之異也

孟光

光字孝裕嗜書博古精漢家舊典尤多遠識卻正為
祕書郎光嘗訪以太子起居情性好尚正答曰太子
虔恭而仁恕有古世子風光曰如君所言皆家常所
有耳吾所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也正曰權畧藏於
胸懷知調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光曰今天
下多事知畧為先知畧須有自然非學力強致也太
子讀書寧當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正深然
其言

譙周

周字允南家貧未嘗問產業耽古嗜學對典籍恒忻
然獨笑忘其寢食頗曉天文而不為深言時軍旅數
出百姓凋敝周作仇國論以刺當事者鄧文兵既入
陰平君臣驚愕或謂當奔吳或謂走南中周曰自古
以來未有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必須臣服然
他日之吳即今日之蜀再辱之恥孰與一辱且欲奔
南必須早計今大敵在前恐發足之日變且不測何
至南之有晉文王時為魏相國下書辟周周以疾困
辭咸熙二年周書板曰典午忽兮今月酉沒兮典午謂
司馬月四八月也至八月而晉文王崩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十四

李恢

恢宇德昂章武元年庾隆都督鄧方卒昭烈問誰可代者恢曰趙充國有言無踰老臣昭烈曰孤意亦在卿矣未幾昭烈崩越嶲高定建寧雍閬牂牁朱褒交結倡亂合圍恢於昆明時丞相亮南征由越嶲入聲息尚未通恢知衆寡不敵乃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久斥鄴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與汝等同計敢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遂緩恢規其情乘間出擊大破之於是南至槃江東接牂牁遂與亮聲息相連南土尋定

蔣琬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十五

琬字公琰嘗爲州書佐日沈醉不省事昭烈欲法之丞相亮言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已舉茂才累官長史亮疾革表琬自代時新喪元帥中外危悚琬無戚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一如平常由是衆望漸服東曹掾楊戲素性簡脫琬與言戲常不答或曰戲慢上不乃其乎琬曰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恐彰吾失默然不答是戲之快也何爲慢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告琬請推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或曰請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

憤矣何問爲其性度弘易如此

費禕

江夏費禕字文偉遊學入蜀遂留益土與南郡董允齊名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鹿車給之允有難色禕竟從前允上及至丞相亮及諸貴人畢集車乘甚華允神色若沮而禕晏然既還和審之知狀顧謂允曰吾嘗疑汝與文偉優劣未別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延熙中魏軍大興勢朝廷假禕節往禦之臨發光祿大夫來敏就別禕求其圖基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振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十六

甲嚴駕而禕與敏雷意對戲了無迫局敏乃曰向聊試君耳若信可人必能辦賊及禕至敏兵遂退

姜維

卻正嘗爲維著論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藏蕩賞無餘側室無媵妾後庭無嬖樂官給費川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抑情自割以激清厲濁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見維投厝無所身死樂滅遂多貶削不復料槌亦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維之樂學不倦節約清素自一時之儀表也識有以爲知言

宗預

預嘗使吳吳王問曰蜀增白帝之險何也預對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險俱事勢宜然無足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熙平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何為不受芝無以應后復聘吳吳主提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此行恐不復見為遣大珠一斛景耀初諸葛瞻兼國廖化一日過預約其諸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

讀史快編

卷十二

十七

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為竟不往

讀史快編卷十三

吳志

晉巴西陳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孫堅

堅富春人孫武子後也年十七時與父共載至錢塘會海賊胡王掠取賈人財物正於岸上分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父曰非爾所圖也堅直操刀上岸故以手東西指麾作分部人徒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即委財物走堅遂躡其後斬賊一級父大驚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一

堅嘗參張溫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至而詞對頗倨堅前耳語溫曰卓負大罪而敢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按軍法斬之溫有難色堅曰古之名將仗威臨戎本有不斷斬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賈戮絳侯楊干今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而不忍於一罪人恐卓一旦得志明公非其敵也溫卒不果卓遂橫論者謂堅語若用賢於十萬兵

孫策

策字伯符十餘歲時即喜交結知名士與舒人周喻相友善瑜策同年義重斷金嘗從袁術術與語知其

奇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或復孫郎十八卒衆五六千渡江轉關破劉繇擒黃祖斬嚴白虎遂併江東所向無前莫敢當其鋒者然以性佻躁爲許貢客所刺創其乃呼弟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兩陣之間爭衡天下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卒時年猶二十六

孫權

濡須之後曹公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復數千人公自是堅壁不出權

讀史快編

卷十三

三

乃自乘輓舟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曰此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自來欲觀吾軍部伍也飭軍中精嚴弓弩以待權行迴環五六里輒作鼓吹還公望其樓櫓器械精明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豚犬耳權時移箋曹公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云如公不死吾何得安公覽畢笑語諸將曰孫權不欺我也遂還軍

濡須之戰孫權與曹公相拒月餘權嘗來大船來觀公軍公軍弓弩亂發箭著船旁船偏重權乃令迴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射船平

昭烈伐吳吳使使趙咨稱臣於魏魏帝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不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論議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殺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又問吳主學乎咨曰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雅有餘閒博覽羣籍探異採奇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咨應對敏辯北人重之

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皇帝遣方士

讀史快編

卷十三

三

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亦時有至會稽市貨布者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時遭風漂至亶洲然所在絕遠卒不可至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嘉禾中以中外多事不聽孝子奔喪詔羣臣議科禁時將軍胡綜議謂長吏奔喪公犯科禁此由罰輕所致安定科文示以大辟故犯者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議上丞相雍奏從之其後吳令孟宗喪母既奔赴乃自拘武昌聽刑陸遜陳其素行爲請權減宗一等不爲例自此遂絕

司空孟仁本名宗其母嚴宗少從李肅學母爲作厚禮大被試問其故母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吾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及長爲鹽池司馬結網捕魚作鮮寄母母曰爲魚官而以鮮寄我非避嫌竟還之母嗜筍冬月不能得宗入竹林哀哭以祈筍爲之出

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詔遣中書郎李崇齋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諸守令談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讀史快編 卷十三 四

神相聞既至爲賜第舍酒食問水旱及諸小事往往驗於是諸將吏多有詣表請福者次年春表竟亡去鄭泉字文淵博有奇志而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懣卽住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百歲後化而爲土幸見取作酒壺吾願畢矣嘗仕權爲郎中

孫亮

孫亮性多小慧一日使黃門以銀枕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故投鼠矢錫中因

啓藏吏不謹亮召吏問曰黃門從汝求錫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曰易知耳令破矢矢外濕中燥亮大笑曰若矢舊在錫中中何常燥定是挾忿故以中吏耳黃門伏罪左右驚以爲神

孫休

休既卽位銳意典籍欲與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時左將軍張布頗恃舊恩多不法忌曜等切直恐發其陰因乘間阻之休答曰孤自涉學所見不少凡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成敗之事無不徧覽今但欲與曜等談說書義不謂從曜等始受學也縱復讀史快編 卷十三 五

如是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奸變事以此不欲令人意蓋忌之如此之事孤已自悉不須曜等然後解也布惶恐叩頭謝

休嘗詔爲四男作名字欲令難犯易避太子名璿音潯字璿音迄今之迄太子名寔音航字彞音磬首之磬又次子名柜音莽字恩音舉物之舉又次子名亮音襲字敷音攤持之攤

李衡爲丹陽太守妻習氏以賢明著衡欲治家妻不聽衡密遣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貧然吾州里有木

奴千頭令歲上一疋絹猶可用兒後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甘橘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佳耳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晉咸康中其宅枯樹猶存

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發一大塚內有重閣戶樞可開閉四周微道可通車馬鑄銅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立或刻殿中將軍或刻侍郎常侍破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籍尸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尸懷中透出兩耳及鼻孔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六

皆有黃金如棗許大尸面體如生人蓋骸骨假金石以不朽此其驗云

孫皓

皓每宴羣臣無不沈醉別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乃各奏其闕失迺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小者黜責大者加刑焉后宮數千尤採擇無已汲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剥人面或鑿人眼皓愛妾嘗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中郎將陳聲皓倖臣也恃寵繩之以法妾怨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聲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

之野

皓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綠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者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太史慈

慈字子義嘗爲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州章已發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時年二十一請行晨夜取道馳至洛陽詣公車門則州吏

讀史快編

卷十三

七

才至方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題署得無悞耶取視之吏不知其東萊人也輒取章示慈慈得佩刀截敗之吏急號呼持慈慈徐應曰君不以章示我我安得敗罪等耳不若默然俱去兩傷無爲也吏已無如何味其言良久遂與俱去慈既出城卽遁還通郡章州問之更遣吏則已後矣竟受其短慈以此發名

慈避地遼東北海相孔融聞慈奇之數遣人訊其母致饌遺會黃巾盜起融爲管亥所圍慈適自遼還母謂慈曰汝與北海未嘗一見汝行後乃贈恤我踰故

舊今有急汝不可不赴慈聞命卽從間道入圍見融請兵自効融不許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衆難其出慈乃帶鞭擣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支持之開門出觀者並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明日復然如是者再圍下人或起或臥乃至無復起者慈遂嚴行蓐食鞭馬直突其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到平原爲致融命慷慨壯激備斂容答曰孔北海乃知世間有劉備耶卽遣精兵三千慈帥之以圍圍遂解

慈嘗在楊州刺史劉繇所會孫策引兵至繇使慈偵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八

敵形慈時獨從一騎出乃卒與策遇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韓當黃蓋輩也慈便直前決鬪鬪酣策刺慈馬墜得慈項上手戰慈亦得策兜鍪兩家兵互出各解去策後定宣城慈方住涇縣策心欲得慈陰以計縛致之策遽解其縛捉其手曰卿寧憶神亭時耶若余時得我當云何慈曰米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事當與卿共之

劉繇旣爲策所破亡豫章其衆萬餘未有所附策請討於慈慈曰州新破士卒離心一散急難收聚意欲親往安集未識尊指謂何策長跪答曰誠本心也

日中當望君還慈遂去左右皆疑曰慈去必不還矣策曰子義青州高士終不欺我且捨我復誰與者明日大集諸將立竿視影日中而慈果至慈善射矢無虛發嘗討麻保賊一賊手緣樓柱而口罵慈慈拈弓射之矢貫其手於柱萬衆咸驚卒年止四十一

吳夫人

夫人孫堅妻權母也堅先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諸戚以堅輕狡欲不與堅頗懷忿夫人曰奈何愛一女而取禍乎遂歸堅初夢月入懷生策已又夢日入懷生權

讀史快編

卷十三

九

步夫人

夫人權妻也以美麗寵冠後宮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張昭

昭性方毅持正不撓魏黃初中遣使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正色謂曰禮無不敬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耶貞慙遽下車拜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大醉因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昭默然出坐車中權遣人呼

之還謂曰爲其作樂耳公何怒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慙遂罷酒

公孫淵嘗僞稱藩權信之遣張彌許宴拜淵爲燕王昭時諫不聽復切諫權不能堪乃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恩君失計昭熟視權曰臣誠知言不用然必竭愚忠徒以太后臨崩呼老臣牀下顧命之言猶諄諄在耳言已涕橫溢權亦擲刀泣然卒遣二人往昭遂稱疾不朝權恨之令以土塞其門昭乃請史快編

卷十三

十

於內更以土封之後權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令燒其門欲以恐之而昭更堅臥權乃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強扶昭起出權遂載還宮昭始朝會顧雍雍性凝澹仕至尚書令封陽遂侯既拜侯還寺而家人猶未知也黃武中雍迎母於吳權親臨賀之至升堂拜其母雍不飲酒笑言笑權嘗曰顧公在座使人無歡然心無適莫中書呂壹頗作威福朝臣多被詆毀雍亦與焉及壹敗雍適斷其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之臨出復謂壹君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首謝時

諸被詆者俱面罵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乃爾相十九年卒初疾時權令醫趙泉視之卽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能別死生知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及卒權爲素服臨弔

雍字元歎蔡伯喈從甥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伯喈學琴書清靜專一敏而善悟伯喈異之曰卿佳士也以吾名與卿遂名雍以爲伯喈所歎美因字元歎

諸葛瑾

瑾字子瑜性醇篤嘗奉使入蜀弟亮仕昭烈瑾與亮公會相見而退無私言昭烈伐吳吳使瑾詣白帝求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一

和時吳人震恐有言瑾別遣私人與備通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瑾二子恪融

融襲父爵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林吏假坐或不遠千里造焉每會輒合榻促席量適還對或博奕或博蒲投壺挾彈部分類別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覽觀竟日不倦融父兄俱質素而融獨錦服文綳陶然自適後竟以兄恪連逮飲藥死

步騭

騭字子山嘗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善俱以種瓜自

給畫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豪也臨旌懼其侵已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及門駐候良久旌欲委去臨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欲以爲高祗速其怒不可已征羌出身隱几坐帳中而坐臨旌於牖外旌愈恥之臨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敍核重沓而以小盤飯臨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臨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臨曰何能忍此臨曰吾本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何恥焉后代陸遜爲丞相

註臨嘗表請預備北兵謂北降人言將多作布囊盛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三

沙塞江大向荊州后呂範諸葛恪每讀臨表輒撫掌大笑曰此江與開關俱來寧可以棄沙塞也

薛綜

綜字敬文有口辨仕爲謁者僕射蜀使張奉嘗於吳主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時一坐驚其敏辯

周瑜

瑜字公瑾性恢廓有大畧與孫策同年機相友善策

徙家舒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義重斷金瑜嘗從策攻皖拔之得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而令瑜納小喬瑜與策丰神凝遠具美姿貌吳人皆呼策爲孫郎呼瑜爲周郎

曹公之下江東也聲言以八十萬衆會獵於吳吳將士聞之股栗無不勸主權迎操者瑜時自鄱陽還入見而說曰操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神武蓋世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賊況賊自送死而可迎之耶即使北土已安操猶不能曠日持久與我校勝負況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且舍鞍馬與吳人爭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三

衝於風濤之險盛冬馬無芻蕘士衆又不習水土疾疴必生此數者皆用兵之忌而操皆冒之竊謂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保爲將軍破之權大感悟遂從策策敗操於赤壁

赤壁之役操兵時在江北瑜在南岸瑜步將黃蓋進曰寇衆我寡難與爭衡然操軍船艦並首尾連接可燒而走也瑜遂取巨艦數十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蓋先以書報曹公詐稱降又預備走舸繫大船後引火俱發曹軍皆延頸望指言蓋降及至舟火齊發風復迅猛乘勢延燒操舟俱連欲

解不得頃之煙燄障天人馬燒溺死者無算曹兵大敗遂退保南郡

瑜方爲權規取益州而道病已丘遂卒卒時年僅三十六計開權素服發哀感慟左右表還權親逆之於蕪湖一切費用俱官爲供給瑜初友策策母又使權以兄奉之權初位將軍諸將皆未能爲下而瑜獨先執臣節瑜少雅精音律雖三爵之後有關談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爲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肅字子敬家富好施天下方亂肅大散貲財以振窮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四

困結豪傑時周瑜爲居巢長故將數百人過候肅貸資糧肅家有米二困各三千斛肅卽指一困與瑜絕無難色瑜益奇之遂與定僑札之分肅亦奇瑜輒將輕俠少年百餘南赴居巢就瑜瑜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遂迎肅老母到吳與俱見權權一見與語大悅

肅之初見權也賓客滿坐客罷肅亦起辭權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請曰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不自揣竊希桓文之畧君何以教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

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玉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曹公東下諸將皆勸權迎公肅時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隨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業如肅可迎操耳將軍不可也肅迎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將軍迎操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權歎息曰諸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五

人持議甚失孤望得卿開廓大計天以卿賜孤也遂謀召周瑜於鄱陽舉敗操權后大會諸將出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進白未也願至尊威加四海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輶輪徵肅肅始顯耳權大笑

呂蒙

蒙字子明年十五六時嘗竊從其姊夫鄧當出擊賊當領見大驚歸以告其母母恚怒蒙曰貧賤難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餵虎耳蒙

大怒引刀竟殺吏孫策聞而奇之召署別部司馬已
隨周瑜戰曹仁於夷陵蒙計以柴柵其險道仁敗走
遇柴騎不能過獲其馬三百疋後魯肅代周瑜肅意
尚輕蒙及與語大奇之酒酣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
知卿才畧乃今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蒙志欲圖羽取荊州及代魯肅至陸口外倍修謹厚
結羽而陰伺其隙羽攻樊留兵備公安蒙上疏曰羽
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蒙常有病乞分士
果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盡撤備兵赴樊然
后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六

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
信之稍撤兵以赴樊蒙遂從薄陽盡伏其精兵購糧
中而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盡
收縛其江邊所置屯候烽不得舉遂襲入南郡
蒙既襲荊州盡得羽將士家屬一一撫慰之令軍中
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偶取民
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
以鄉曲故廢法涕泣斬之自是軍中股栗道不拾遺
蒙又曰暮使親近存恤耆老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
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不啓視聞羽使至輒厚遇

之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致信皆無所禁於
是羽使還將士咸知家門無恙遂解體無戰心

黃蓋

蓋嘗為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為置兩掾分
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
今寇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兩掾其為我撓攝
諸曹糾適謬誤若有姦欺者終不以鞭杖相加教下
初皆怖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肆蓋微
省之得兩掾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掾出數事詰問
之兩掾屈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勅終不以鞭杖相加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七

甘寧

寧嘗受命禦曹公於濡須權勅寧以三千人劫營特
賜米酒餽饌甚盛寧乃精簡百餘人賜之食食既則
以銀盃自酌酒三盃因酌都督及百餘人一人一盃於
是二更時各銜枚入斫營敵大驚及敵營鼓噪舉火
如星則寧已還矣是役也曹軍號四十萬而寧以百
餘人突入如無人然及還作鼓吹稱萬歲權喜曰此
足驚駭老子否

寧少任俠與輕薄少年為侶出必持弩帶鋌入聞

鈴聲卽知是宦其行也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常以錦繪維舟去便割棄以示豪縱初年二十始讀諸子後爲名將

呂範

範字子衡少有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又貧者遂與之婚已事權累功拜楊州牧性嚴執不欺初策嘗使範典財計權時年少或私從有求範不許必關白策乃許當時以此見重及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者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當時甚悅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八

虞翻

翻字仲翔初歸策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爲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能得其死力此漢高之累也至於輕出微行吏卒嘗憂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策后果斃於刺客翻嘗移書孔融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

僅會稽竹箭也

權嘗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疾人而語神仙豈能得仙權大怒又嘗乘船行與糜芳遇芳船人多先驅曰避將軍翻厲聲曰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遽引避之後乘車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詎是事宜芳聞之大慙芳故蜀將以南郡降故云

翻自幼博學有高氣年十二時客有候其兄者不遇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豈謂是與客得書奇之自是名顯

讀史快編

卷十三

十九

陸績

吳人陸績多著作嘗作渾天圖註易釋玄能自知亡日先爲詞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命也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以往六十年外車同軌書同文恨吾不及見也仕鬱林太守加偏將軍其女鬱生年十三追同郡張白以抗節聞於朝

朱據

據爲車騎將軍時張純張儉朱異三人俱童穉有才名一日同往見據據謂曰老郎相聞饑渴甚矣爰

夏以迅驟呈奇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我各賦一物
然後就坐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鶻
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爲夏施揖讓而升
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
獲隼高墉三人皆賦成就坐據大嘆賞

陸遜

黃武元年昭烈率衆伐吳自巫峽至夷陵連營數十
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平地立營以挑戰諸將皆欲
擊之遜不許曰此必有譎堅壁良久昭烈知計不行
乃引伏兵從谷中出凡八千人遜謂諸將曰所以不

讀史快編

卷十三

二十

聽擊班固揣其必有譎也今而後吾知所以破之矣
乃敕於暮夜人各持茅一把每間一營輒攻一營同
時火舉首尾不能相救於是四十餘營一戰俱破昭
烈急登馬鞍山陳兵自繞乘夜遁去僅得入白帝大
恚怒曰吾乃爲遜所破

初孫桓別部兵禦昭烈於夷道昭烈圍之求救於遜
遜不許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奈何不救遜曰安
東得士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即不救安
東安東當自解及蜀兵既破桓見遜曰前不見救實
不能無怨定至今日乃知調度直以不救救之耳

昭烈既崩諸葛亮秉政吳蜀連和時有機宜來往權
悉委遜至并刻權印置遜所凡權所與亮禪書必先
示遜輕重可否有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其後
敗曹休於皖振旅還過武昌權令左右持御蓋覆遜
入出殿門有所頒賜皆御物上珍也

初諸葛將多不服遜亦不以聞已權自聞之謂遜曰
諸將初違節度君何不啓遜頓首曰臣不肖竊慕相
如寇恂之義以求濟國事權大重之遜故沈慮籌無
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
下者我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

讀史快編

卷十三

二十

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嘉禾中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
扁責表奉報及還至沔中竟爲魏邏者所得瑾聞甚
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情實且水
乾事宜速去遜得書不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
棋射戲瑾疑之親詣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
復慮得專力於吾且又守要害處兵將意動正當靜
以鎮之施設機變然後可出也若便退賊謂吾怖重
兵威其後勢必敗矣乃密令瑾督舟船而身更率屬
士馬還向襄陽敵不能測遜引還瑾乃徐整部伍引

衆登舟無敢干者

陸抗

西陵督步闡叛以城降晉抗聞日夜督兵赴西陵別築嚴圍使內可圍闡外可禦寇而不攻城諸將咸諫曰及兵之銳宜亟攻闡比晉救至闡必拔矣何事於圍而以敵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糧又足其繕修備禦具皆抗所親規攻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無備表裏受敵何以禦之諸將猶不謂然抗欲服衆乃聽令一攻果不利於是圍備始力未幾而晉救至

讀史懷編

卷十三

二二

晉荊州刺史楊肇帥兵救西陵時我軍都督俞贊望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也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來攻必先此處卽及是夜易夷民而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擊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伯令鳴鼓發喊若將攻者肇大潰引去遂復西陵諒開

抗與羊祜相拒西陵間祜專修德信以懷吳人抗乃告其邊戍曰若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敗也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於是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入境可宣告而取河上獵吳獲晉人皆送還抗

嘗疾不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製自未及服以君疾急可相致抗得卽服之諸將或譏抗不答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呂岱

吳復置廣州以南海縣修爲刺史武語修蝦蟇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蟇四丈四尺者封以示修修乃信之

鍾離牧

牧魯相意七世孫也嘗居永興躬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垂熟縣民有認之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讓之縣長聞召民繫之獄欲繩以法牧固爲請曰以此物而殺此民我何心留遂促獲還山陰長乃自往止之因釋繫其民眷所得稻得米六十斛送歸牧牧閉戶不收民乃輪置道旁而去莫有取者

潘濬

武陵部從事樊仲嘗誘諸夷作亂州督請以萬人討之權召問潘潘濬曰易與耳五千人足擒衆權曰卿何輕之甚也潘曰仲雖弄辱吻而無實才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中餘自起此亦休備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卽遣潘果以五千人斬仲

陸凱

凱遜族子也性慷慨好直諫孫皓性不喜人視已視者多遭嚴譴以故羣臣侍殿上皆莫敢進凱進曰夫君臣無不相識理脫有不虞將安所赴乎皓乃聽凱視時列將何定最以佞巧得倖凱面詰定曰卿兄前視事後主不忠傾亂國政者寧有以壽終乎何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吾且見卿有不測之禍也定大恨凱亦不以介意

吳範

範字文則治歷數善占風角孫權欲討黃祖範曰未利不如明年明年荆州劉表亦國亡身死權遂不討征不克明年軍行及潯陽範入賀催兵急進權遂祖夜亡懼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擒及五更果擒之是年表竟死

荆州入魏呂蒙襲關羽議者多難之範曰必得羽及羽在麥城使使請降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也遂因使潘璋邀之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克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報問故範曰未正中也頃之風動範撫手曰羽至矣羽史外稱萬歲報得羽權神其術數從訪問範卒祕惜

權以是恨之竟除名

範素與同邑魏滕相善滕嘗得罪權怒甚令敢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死為範曰將坐視汝死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取之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取曰範曰汝有子耶曰有範曰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闥入謂水滸權大怒便欲投以戟門下遂巡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俱良久權意釋滕得免滕出謝曰東吳劉範何必多如汝一人足矣

趙達

達嘗從漢侍中單甫受學得九章一算之術究其旨謂東南有玉者氣自河南徙居焉射隱伏無不中一目過其友人友人為具食食且畢友謂曰舍卒乏酒看奈何達乃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笑曰卿東壁下猶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云乏主人慙曰以卿善射聊試卿耳因出其盡之他驗多類此然達秘惜關澤公孫騰拜跪懇請卒不與權問之亦不答達嘗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惟幕不出戶屬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又嘗自校曰吾算竟某年月日且矣其妻哭達故更算謬言曰誤

矣尚未也未幾如其前言死權求其書不得至錄問其女又發其棺意不得

諸葛恪

恪字元遜瑾長子也有才辯瑾面長似驢孫權得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於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舉筆續下曰之驢合坐權笑他日又宴行酒至張昭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禮權曰曰卿能令張公詞屈乃當飲之耳恪應曰昔年九十乘施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何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乎昭無言

卷十三

二十六

孫峻

註長山人謂正少爲都吏與黃巾戰一足被創遂不伸久之謂其親屬曰英雄並起而我屈斃在間與死何異今欲剖引吾足死則已矣幸不死孫峻伸幾可見用親屬難之正乃自引刃割其筋血流沓沓氣絕良久家人怖甚曰業已斷其伸之足遂伸及創愈凌統奇之表薦爲屯騎校尉

韋曜

孫和爲太子時蔡邕在東宮嘗樹奕和以爲無益命

曜論之曜爲著論云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猶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實者拒而不接至或賭及衣物廉恥之意微而忿戾之氣發矣六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通方野之間勝敗無封爵之賞復地無兼土之實衆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器也者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傳也以變詐爲能則非忠信之矩也以劫殺名則非仁人之意也又云一本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恭三百孰與萬人之敵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川之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貨貨是有陶朱之富也

卷十三

二十七

用之財少人僥也論出世頗傳誦之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四

讀音書目

帝紀

宣帝懿九則

景帝師一則

文帝昭三則

武帝灸一則

惠帝衷三則

懷帝熾一則

愍帝鄴一則

元帝昱一則

明帝紹二則

成帝衍一則

簡文帝一則

孝武帝二則

恭帝一則

讀史快編

卷

一

志

天文一則

五行五則

列傳

景穆后二則

左貴嬪二則

胡貴嬪一則

賈后二則

羊后一則

杜后一則

王祥三則

筆覽二則

何曾二則

石崇四則

羊祜四則

杜預三則

裴頠一則

裴楷四則

衛瓘二則

衛玠二則

張華四則

譙王休之一則

平原王幹一則

荀勗一則

賈充三則

魏舒二則

李憺一則

劉寔二則

王濟四則

王濟二則

山濤二則

王戎五則

王衍三則

王澄三則

郭舒一則

樂廣三則

盧志一則

劉毅一則

讀史快編

卷

二

和嶠一則

傅玄二則

向雄二則

阮籍五則

阮咸三則

阮孚二則

阮修二則

阮裕二則

嵇康四則

向秀一則

劉伶二則

謝鯉二則

胡毋輔之

畢卓一則

王尼二則

羊曼一則

庾純一則

庾敳二則

皇甫嵩

二則

摯虞	一則	束皙	二則
王接	一則	卻詵	一則
華譚	二則	袁甫	一則
太子適	二則	陸機	三則
陸雲	三則	潘岳	二則
張載	一則	孫楚	一則
孫綽	二則	馬隆	一則
胡奮	一則	陶璜	一則
周處	二則	周訪	一則
張輔	一則	索靖	二則
讀史快編 卷三			
周浚	二則	庾公簡	一則
荀晞	一則	劉喬	一則
劉琨	四則	祖逖	三則
邵續	一則	琅邪王道士	二則
王導	七則	王悅	二則
王珣	二則	劉弘	二則
陶侃	八則	溫嶠	三則
郗鑒	一則	郗超	三則
顧榮	四則	紀瞻	一則
賀循	一則	劉隗	二則

戴若思	二則	周顗	四則
卞壺	二則	郭璞	三則
葛洪	三則	庾亮	二則
庾翼	一則	桓彝	三則
桓冲	一則	王湛	二則
王述	四則	王坦之	二則
王忱	二則	范甯	一則
劉惔	二則	張憑	一則
韓伯	一則	王廙	三則
王虎之	二則	虞翻父	一則
讀史快編 卷四			
陸玩	一則	陸納	二則
何充	三則	蔡謨	六則
諸葛恢	一則	殷浩	三則
孔倫	三則	陶回	一則
謝尚	二則	謝安	七則
謝混	二則	謝玄	三則
謝萬	三則	王羲之	九則
王徽之	四則	王獻之	六則
許邁	一則	桓伊	二則
朱伺	一則	朱序	二則

陳壽	一則	王長文	一則
孫盛	二則	于寶	一則
鄧粲	一則	習鑿齒	三則
徐廣	一則	顧和	一則
袁喬	二則	袁耽	一則
王恭	一則	殷仲堪	一則
劉毅	三則	諸葛長民	一則
何無忌	一則	魏詠之	一則
張軌	一則	張寔	二則
張茂	二則	張駿	三則
讀史快編 卷五			
張重華	一則	張天錫	二則
李嵩	一則	李密	一則
盛彥	一則	王褒	一則
顏含	一則	劉殷	一則
嵇紹	二則	嵇含	一則
韋忠	一則	劉敏元	一則
胡威	一則	吳隱之	一則
文立	一則	劉光	一則
杜夷	一則	徐邈	一則
辛謏	一則	范弘之	一則

成公綏	一則	左思	一則
趙至	一則	嵇陶	一則
張翰	一則	袁宏	三則
伏紹	一則	羅含	一則
顧愷之	五則	杜乂	一則
王濛	二則	王蘊	一則
孫登	一則	董京	一則
魯勝	一則	郭文	三則
宋徽	一則	祁嘉	一則
戴逵	一則	陶潛	三則
讀史快編 卷六			
卜珣	一則	辛靈	一則
佛圖澄	二則	羊耽妻	二則
周顗母	二則	謝道韞	二則
劉琰妻	一則	劉聰妻	一則
王廣女	一則	韋逞母	一則
苻堅妾	一則	竇紹妻	一則
段豐妻	一則	王敦	六則
桓溫	五則	孟嘉	二則
桓玄	三則	祖約	一則
蘇峻	一則	孫恩	一則

一盧循 一則

載記

劉元海三則

劉聰 三則

劉曜 三則

石勒 七則

石季龍三則

慕容儁二則

苻健 一則

苻生 三則

苻堅 三則

王猛 三則

苻融 一則

苻朗 一則

姚萇 三則

姚興 三則

尹緯 一則

李雄 一則

讀史快編

卷

七

李壽 一則

慕容盛二則

慕容熙一則

秃髮傉檀一則

慕容德四則

慕容超二則

赫連勃勃四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四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紀

宣帝懿

讀史快編

卷

一

解操從之呂蒙竟襲羽獲之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為封侯假節領新城太守達故
反覆連吳固蜀潛圖中原蜀相亮亦心惡之慮達為
患知達與太守中儀有隙欲促其事故遣郭模詐降
儀因洩其謀達聞謀洩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
之曰將軍棄劉歸朝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亮欲
相傾苦無路耳模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宜
露此給易知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師倍道
進八日直抵城下十道並攻旬有六日而城陷斬達
傳首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

里間吾舉事當表聞上比發則一月間吾事辦矣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何患焉及兵到達告亮曰吾舉事裁八日而兵抵城下何神速也

蜀相亮之屯五丈原也數挑戰懿堅壁不出亮遣以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後復挑戰懿將出兵毘仗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毘至謂亮曰辛毗仗節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爲固請特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哉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罷歸

讀史快編

卷

二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懿奉命往征師次遼水文懿以步騎數萬阻遼水堅壁爲距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南懿乃泛舟潛濟徑出其北與賊營相通又棄賊營直向襄平諸將惑問故懿曰賊堅營壘將老吾兵也攻之正隙其計古人曰敵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已文懿見我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之不可失也遂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遂退保襄平懿進兵圍之懿圍襄平會霖雨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言移營者斬斬犯令者一人軍乃定賊恃水無救自言

若諸將欲取之懿不許陳珪進曰昔攻孟達八部並進晝夜兼程故能拔之旬日今我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兵少食支一年我兵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虞賊走賊糧垂盡而我掠其樵採是驅之走也彼方憑衆恃雨我故示無能以安之兵者詭道非可一律論也未幾雨止遂合圍百道並攻賊遂大窘

讀史快編

卷

三

文懿之初反也上問曰君度其計云何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大之坐守襄平此成擒耳上曰彼計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賊所及也我懸軍遠征彼且謂我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定出中下計上曰往還幾何時對曰往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已一一如言曹爽擅政懿謀誅之懼事洩乃詐稱疾篤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進粥粥皆流出曹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

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
當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
曰忝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勝退告爽曰司
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復慮於是爽遂不設
備尋誅爽

懿有狼顧相魏武欲驗之召使前令反顧面正向後
而身不動操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心惡之因謂子
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時丕與懿甚善
操稍安之及平公孫誅曹爽遂大行殺戮已竟遷魏
明帝時嘗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者導爲歷陳

讀史快編

卷

四

懿創業之始及不高貴鄉公事明帝亟以面覆牀曰
若如公言晉祚安得久長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景帝師

司馬師懿長子性沉毅多大畧懿將誅爽深謀秘策
獨與師畫之昭弗知也將發之夕懿微使人覘師師
寢如常而昭遂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整暇
斬然無譁懿喜曰是兒竟可師初陰養死士三千散
在人間至是一朝集竟莫知所自來

文帝昭

蜀將姜維兵入隴石陽聲欲攻狄道朝廷以昭行征

西將軍事大長安時陳泰欲先據狄道昭曰姜維攻
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
塞外諸羌爲後年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人
知之今揚聲言出此必欲歸也未幾維果燒營去

諸葛誕反淮南外連吳寇內倚文欽父子昭奉天子
親征大丘頭策曰彼謂大軍不能久必恃重以老我
我正當以長計縻之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
給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誕聞之喜昭乃愈示羸形多
縱反間揚言吳救且至誕益寬石苞等請攻之昭曰
誕之逆謀非一朝夕也聚糧完守以自固若急攻城

讀史快編

朱

五

損游軍之力今但當堅守三面卽有外救必從陸道
來吾以輕騎絕其輜重可一戰而破外救破欽等必
成擒矣未幾吳將全惲等來降城中震懼欽誕自精
疑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又鴛巡城而呼顧謂諸將
曰可攻矣遂一舉拔之斬誕

昭將伐蜀征西將軍鄧艾意難之昭謂曰自定壽春
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畧計取吳作戰
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工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
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蜀平後因巴峽
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猶滅虢而取虞耳計蜀戰士

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遇五萬吾絳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而直指駱谷出不意以搗其虛彼首尾離絕劔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禪之庸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潰其亡可立俟也遂決策

武帝炎

帝承魏氏奢侈之後初甚刻勵爲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太醫司馬程據獻雞頭裘詔焚之殿前及平吳後頗多內寵掖庭殆將萬人至莫知所適時乘羊車恣所之於是宮人競取竹葉

讀史快編

卷

太

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美業不克終已垂於此

惠帝衷

帝爲太子時中外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召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買妃爲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古義妃從之泓乃具草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顧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載道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騷迷如此

永興初成都王穎之亂帝傷頗中三矢亡六璽損時劫帝自鄴走洛陽上下倉卒無賞糧侍中黃門於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用買飯駐止惟道中客舍官人有持升餘杭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者帝噉甘之夜宿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盃及至溫帝謁陵喪履納從者履下拜流涕尋又爲張方劫幸長安行至新安帝墮馬傷足

懷帝熾

帝之五年劉曜兵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耦池欲幸長安爲曜等追及遂蒙塵於平陽越二年劉

讀史快編

卷

七

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時侍中庾珉發憤號哭聰惡之遂殺帝初帝卽位恂恂謙損好與儒臣考論經籍天下想望以爲復見武帝之世而東海專政卒至流亡

愍帝鄴

帝立四年劉曜兵逼京師內外斷絕京師飢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甔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麴允曰窘阨如此外無救援死社稷是朕分也何忍生靈暴離斯酷今欲及城未陷爲羞死之事朕意決矣遂肉袒銜璧出降明年

劉聰出獵令帝戎服執戟爲前導百姓聚觀無不獻
欬泣下者已大會復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永又使
帝執蓋時晉臣在坐者多失聲泣尚書郎辛質抱帝
痛哭遂遇害

元帝昱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懿深忌牛氏會有將
牛金者懿心疑之遂爲二楹分貯酒而共一口召金
侍飲自飲佳者而以鴆酒飲金金死乃恭王妃夏侯
氏適與小吏牛氏通而生子是爲元帝先是秦始皇
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
讀史快編 卷一 八

明帝紹

帝自幼聰敏數歲時元帝嘗坐之膝上屬長安使來
因問曰日與長安孰遠紹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
過來也帝奇之明日宴羣僚復以問紹忽對曰日近
帝失色曰何乃異昨語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
愈奇之

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
察敦營壘而出時敦方晝寢夢日繞其城驚起曰此

多鬚鮮卑奴來也遂遣五騎物色追帝帝馳去馬
遺糞輒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
有來可出此示俄追者至問姬姬曰去遠矣因示
以五人傳玩積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遂
止不追帝竟免帝鬚黃母荀燕代人故云

成帝衍

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度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
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
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
賊復若何亮懼爲之色沮庾懌常餽食於江州刺史
讀史快編 卷一 九

簡文帝昱

帝留心典籍意度玄雅雖凝塵滿席湛如也一日與
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據令鳴鼓吹角車
馳卒驟意欲觀其神檢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了
無怖色溫以此憚之然心懼溫恒憂爲海西之續嘗
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支道林言帝
有遠體而無遠神清談差勝耳

孝武帝

簡文之崩也帝時年十歲至哺不曉左右諫帝謂曰

哭何常之有謝安奇之以爲精理不減先帝

巴每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心惡之於華

林祀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曾有萬歲

天子

恭市

帝卽位之二年傅亮承劉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

帝書之帝忻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

遂遜於琅邪第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

之云享祚二百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

讀史快編

卷上

一

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實一

百二歲璞蓋以百二期促諱而倒之爲二百也

志

天文

愍帝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日隕地又有三日相承出

於西方而東行元帝大興初日夜出高三丈按天文

之變不勝書特書其尤異者

五行

太康中中國人皆以龜

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

相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

大龜義皆胡物也而以爲

紂頭帶身袴口則中國之人一身而三受其制矣能

無敗乎是爲服妖貌不肅之咎未幾五胡雲擾

吳孫休時烏程有病困及差而能以響言者言於此

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遠也自遠聽之

如人對語然遠者所過至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

外歷年不還者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

以爲鬼神卽眞顛倒界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是

爲言不從之咎

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人莫識倫使持

出徧問市里久之宮西一小兒言曰服醫鳥翳持者

讀史快編

卷十

十一

卽還白倫倫使更求之卽將小兒入并鳥閉之戶中

明日視之俱不見矣趙王倫目有瘤未幾伏誅是爲

不哲之咎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有石牛忽鳴聲聞四十

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未幾季龍

魏齊王時有二魚集武庫屋上王肅曰魚生於水而

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

乎未幾有東關之敗是爲不謀之咎

魏齊王時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中出語

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

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且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而王卒不應日既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鼠自顛蹶死即失永冠取視之常鼠耳班固以爲黃祥黃屬土是爲思不通之咎

景穆張后

穆后張氏宣帝懿后也有知畧懿初辭魏武命託病風痺不起一日曬書忽暴雨至懿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恐事泄致禍后即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讀史快編卷十四十二

左貴嬪

貴嬪名芬左思弟也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拜修儀姿陋無寵而獨以才情見重嘗作離思賦畧云夜耿耿而不寐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曉曉而無光兮氣惻惻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

奄與家爲參辰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仰行雲以獻歡兮涕淚射而沾中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疑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痛兮仰蒼天而泣血

元楊皇后崩芬獻誄誄詞千餘言其畧云追惟我后實聰實哲懿無珍寶含無明月臣妾哀號同此斷絕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筆龜策龜策吉魂之往矣於以今日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與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駟雙黃習習客車朱服丹章讀史快編卷十四十三

胡貴嬪

貴嬪名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充內職擇其美者以絳紗繫其臂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貴妃帝每有顧問不修飾惟率爾而對然寵幾專房焉帝嘗與雜賦頌凡數十篇云其答兄思書及

之檣薪爭矢致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慚

惠賈后

賈氏惠帝后名南風醜妬而短黑淫縱彰徹内外洛南盜尉部一小吏美容止故給廝役乃忽有非常衣飾衆疑其竊也盜尉訊之小吏云向逢一老嫗說家有病人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暫相煩當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箱忽見樓閣壯麗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永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

讀史快編

卷十四

十四

形短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畱數夕共寢歡甚臨出贈此時聽者有賈后親屬在知是后笑而出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故全

后既殺太子趙主倫孫秀等因衆忿謀廢后使齊王同入殿收之后見同驚曰卿何爲來同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又問同曰起事者誰同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爾倫遂矯詔以金屑酒斃之后生臨海公主洛陽之亂主爲人所累傳賈吳與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亦其報云

羊后

羊氏亦惠帝后初入宮承中忽有火及帝崩懷帝陷虜后沒於劉曜曜僭位復以爲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空兒后曰陛下開基聖主彼亡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身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生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也曜甚曜之生二子

杜后

杜氏成帝后杜預之曾孫女少有姿容長猶無齒以故求婚者屢中格自帝納米一夜齒盡生正位七年

讀史快編

卷十四

十五

崩先是三吳女子忽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著服未幾后應之

王祥

武帝先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祥時已拜太尉加侍中祥謂顗曰相國誠尊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三公也公王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吾必不爲及入顗拜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

祥少有至性繼母朱氏妬每使掃除牛下祥奉事愈恭母嗜魚鮮會冰凍不可得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水

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懷遂取以奉母家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泣其純孝篤至至今傳之

祥臨終著遺訓誡後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皆勿以斂西芒上勿用甕石勿起墳玄酒一盃爲朝夕奠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其子皆奉行之子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先同時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置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漢諫議王吉後

讀史快編

卷十四

十六

王覽

覽字玄通祥異母弟也數歲時見祥被母楚輒涕泣抱持甫成童每諫其母母內虐爲之稍減朱屨以非禮使祥覽輒自與俱又虐使祥婦覽婦輒趨與俱朱患之爲止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醢祥覽覺徑起取酒祥疑有毒爭不與朱遽奪反之地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計遂不得行

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謂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屬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與公輔器故以相與祥辭弗獲乃受及卒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

此刀覽六子俱顯其後奕世多賢著姓江左導卽其孫也

何曾

曾字穎考嘗侍武帝宴退語諸子曰主上創業垂統而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後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及於亂及綏被誅於東海王越嵩哭之曰吾祖其大聖乎嵩綏皆劭子曾之孫也

曾閨門整肅年篤老與妻相見必正衣冠嚴對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畢便出歲不過再三

讀史快編

卷十四

十七

然性豪奢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侍燕不食大官所設帝命取其食蒸餅不圻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其子劭有父風一日之供費錢二萬爲限云

石崇

崇字季倫以生青州小名齊奴其父苞臨終分財諸子獨不及崇母爲請苞曰此兒後自能得仕荊州刺史時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嘗與貴戚王愷奢靡相競愷以裕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幃四十里崇作錦步幃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

帝每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示崇崇竟以鐵如意碎之愷大怒謂嫉已寶崇曰無足多恨當還卿乃命左右悉出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世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悅然自失

崇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頌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薨殯哉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後房數百俱極佳麗之選一妓名綠珠姿尤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

讀史快編

卷十四

十八

之崇盡出婢妾數十人曰惟君所擇綠珠不可得也使者三返竟不許秀怒勸趙王倫誅崇介士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前因自投樓下死尋斬崇東市臨刑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或詰曰知財爲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劉輿兄弟少時嘗爲王愷所嫉愷一日召劉飲畱宿計將坑之二劉未之知也崇素與二劉善聞常有變卽夜馳詣愷問劉所在愷惶遽不得隱崇徑造後齋索出載輿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二劉乃獲免士論多之

史臣曰石崇學乃多開情華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美春畦露華列於凝匠之辰錦障遠連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羊祜

祜字叔子年五歲時忽令乳母取所弄金銀乳母曰汝前無此物祜卽自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悅蓋其子則祜之前身云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墓石鑿之則無後祜遽擊之相

讀史快編

卷十四

十九

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已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無子

祜少時嘗遊汶水濱遇一老父謂曰孺子異時年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已叩之莫知其所之及長四辟皆爭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領子也嘗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就之併勸祜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夷敗沉倖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祜從甥王衍善清言擅時譽祜獨不然之嘗曰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後卒如其言

祐都督荊州時滅戊卒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始至鎮軍乏百日之糧及其季年遂有十年之積每與吳人交戰必先尅期不爲掩襲將帥有進譏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畧二兒爲俘者遣送其家吳將陳尚潘景入寇祐追斬之仍嘉其死節厚殯殮軍行吳境刈穀爲糧必計所侵送絹償之游獵江河必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晉兵得之者必盡封還之吳人感悅盡稱羊公而不名也

祐樂山水每值佳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永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二十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及卒襄陽百姓爲建碑於峴山故遊憩之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之曰墮淚碑

杜預

晉之平吳也晉將周旨生獲吳都督孫歆時王濬奏捷先列上得孫歆頭未幾杜預使人以生歆送至洛中士大夫爲之傳笑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之列其學無所不窺時人號爲杜武庫在鎮時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答曰吾但虞

爲害不求福也

預性倜儻多奇致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其奇致多類此預耽思經籍好左氏春秋爲著釋例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亦當孤行時王濟好相馬和嶠好積聚預嘗言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二十

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夫祭仲冢或云子產其制居山之頂四望周達而東北向新城志不忘本也隧道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示藏無珍寶無取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嘗自表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眺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吾情所安至時宜用洛水圓石儀制皆取法鄭大夫勿有所益于孫悉遵之

裴頠

頠字逸民王衍之徒競爲浮虛以取高望楷深疾之著崇有論其畧曰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重泉之鱗必非偃息所能獲高鼎之食必非靜拱所能捷然則濟有者皆有

裴頠

卷十四

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人莫能難

裴楷

楷字叔則性明悟博涉羣書風神俊爽時稱王人又云見裴叔則如近西山照映人也仕武帝爲中書郎帝嘗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憚羣臣莫敢言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帝乃大悅

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一見奇之爲致之府嘗日夏侯玄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武庫森森但見才戟在前山

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楷子瓚字國寶丰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綏父戎嘗謂綏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楷子憲字景思其人深弘保素不以世物撓心石勒旣破王浚謝罪軍門者紛如憲與荀綽獨不往勒素重其名召謂曰幽州人鬼共疾浚虐孤恭行乾憲而二君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對曰臣等世荷晉恩浚猶晉遺藩也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列明公旣不欲以道化勵物防風之戮是吾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重

裴頠

卷十四

之待以賓禮

楷從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澈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一坐嗟賞又嘗在周覆坐與人圍碁覆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神色恬然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每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遐比王玄

衛瓘

武帝時惠帝爲太子迷不省事瓘每欲啓帝而未敢

發會侍宴凌雲臺璿因託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何言璿欲言而止者三第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乃謬曰公真大醉耶璿遂不復言賈后由是怨璿璿與索靖俱善草書靖時與璿同官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璿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璿子恒字巨山善草隸書太康初汲縣有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者尤極工妙恒爲之作字勢畧云雲逶迤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木卉萃葦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二四

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力若鴻鴈高飛逸遡翩翩或縱阿邨若流酥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唐虞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云云

衛玠

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祖璿甚奇之總角時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其舅王濟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曰與玠遊同若明珠在握朗然照

人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又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謂澄及王玄王濟也樂廣爲玠婦翁議者謂婦翁水清女壻玉潤

大將軍王敦素重玠嘗謂謝鯤曰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玠入都都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遂以勞疾卒年僅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劉琨謝尚嘗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尙曰安得比其間尙可容數人又云乂庸清叔實神清時論中興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二五

名士惟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

張華

華字茂先少孤貧自牧羊盧欽見而器之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初未知名嘗着鶴鶴賦以自寄畧云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巢林不過一枝啄食不過數粒匪榮匪蔭匪餌匪棘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貴鵬鵬介其背距鵠驚軼於雲際鷗鷖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羈而皆斃蒼鷹驚而受縛鸛鵲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摧而爲庸戀鍾岱之

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嚙昔之從容爰居避風而至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飄逼畏夫惟體大妨而形瓌足偉也鶴冥巢於蚊曉大鵬彌乎天隅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阮籍見而歎曰此王佐才也自是聲名始著

華博學嗜古圖緯方伎之書畢集嘗徙居載著三十乘惠帝時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者華見恹然曰此謂海鳧毛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鮮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濯以苦酒必有異俄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乃云園中

讀史懷編

卷十四

二

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甚美故相獻耳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魚形以扣之則鳴矣如其言聲聞數里

初吳末滅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精象緯乃要煥宿因與登樓仰觀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入地四丈餘得石函光怪非常中有雙劍一刻龍泉一刻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見煥乃取南昌西

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目炫焉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畱其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以系徐君墓樹耳靈物終當化去不久畱人間也

華既得劍寶之常置坐側謂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取華陰土一劬致煥煥以拭劍劍倍精明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後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從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

讀史懷編

卷十四

二

取之不得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屈有文沒者懼而出須臾光彩映水波浪驚沸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先是孫秀之亂武庫火華懼變作列兵固守而後救火故累代之寶俱燬如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無有存者華時見一劍穿屋而飛莫知所由乃卽華所佩劍也

譙王休之

劉裕執政將不利於晉室以事誅休之二子休之謀起兵誅裕裕親征密遣書韓延之延之休之治中也答書畧云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

乃欲誑國士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夫伐人之君
陷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也以平西之
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假今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
與臧洪共遊地下耳云裕得書數曰事主應如此
休之時為平西將軍

平原王幹

幹清虛靜退而性理不恒頗任簡抗朝士造之業通
姓名必令立車馬門外或終日不得見齊王同之平
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同幹獨懷百錢見
同出之曰汝能舉義請以百錢為賀同迎拜幹直踞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二八

其床不命坐第謂曰汝勿効白女兒意指倫也及同
誅幹哭之慟曰宗室日衰惟此兒差可而復爾從今
殆矣東海王越特詣幹幹不與接而潛於門間闚之
莫測其意或以為晦迹云時高密王保體質肥偉嘗
自稱較重八百斤

荀勗

賴川荀勗以博物稱嘗行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
及為光祿大夫掌樂事時音律未調勗曰得趙之牛
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
坐侍食謂在坐人曰此必勞薪所炊咸未信帝遣問

膳夫膳夫云實用故車脚人遂驚服勗久在中書專
管機事後改尚書令意甚悵惻或有賀之者勗曰奪
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勗專以持默固寵

賈充

充伐吳嘗屯軍項城忽失充所在時帳下督周勔方
晝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勔驚覺急出從夢中
徑道往索之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
坐聲色俱厲謂充曰亂吾家事者爾與荀勗也既惑
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
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又將表斬張華矣汝所以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二九

延日月享名位者是衛府之勲終當使系嗣死於鐘
簾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
勗亦宜同之但其先德稍濃故報在汝後耳言畢叱
去充忽忽歸營顏色憔悴經日始復惠帝末充嗣子
諡違趙王倫之難果斬於鐘下賈后服金酒死賈午
竟用大杖終諡之將敗也飄風忽吹其朝服飛上數
百丈隆中丞臺有蛇出其被賈后之殺太子計出
韓壽妻賈充女也充先辟壽為掾壽美姿容充每讌
客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悅焉問左右得其姓字
感想發於寤寐因令婢通意於壽呼壽夕入壽遂踰

堪入家人莫知惟充覺其有異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貴之獨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遺壽壽亦獲聞於充自是充知女與壽通而門閭嚴峻莫知所由入乃夜使人循牆伺之因得其狀充秘之遂以女妻壽蓋充二女俱淫敗也

充妻廣成君郭槐性極妬初生子黎民已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適充入黎民見父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悲戀乳母病死後復生男及期充於乳母抱中手摩其頭郭又疑乳母殺之兒亦以悲戀死自是充遂絕嗣嗣外孫韓謚謚即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三十

韓壽子也充母柳頗知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恨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無不竊笑

魏舒

舒字陽元郡察孝廉宗黨謂舒無學勸令以不就為高舒曰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名乃自課自習一經因對策竟擢第舒為尚書郎時議沙汰郎之非才者舒曰吾即其人也徑襍彼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愧之後將軍鍾毓每與參佐射舒為毓長史第畫籌而已一日耦缺屬舒充數舒隨發輒中舉坐愕然毓乃謝歎曰吾之不足以盡

解才有如此射矣文帝器重之每朝會罷必目送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時陳留周震累為公府所辟辟書既下公即喪亡人遂號為殺公操莫有辟者舒辟之獨無患

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嘗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當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舒詣野王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死舒因蚤知當為公也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三十

李熹

熹字季和有高行與北海管寧同調宣帝懿屢辟之固辭不就景帝師輔政辟熹為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曰昔先君辟君而君不應孤今辟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峻法見繩熹畏法敢不祇承師慚而重之

劉寔

寔字子真先見鍾會鄧艾之伐蜀也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故笑而不答後竟如言寔以世趣躁競為若崇讓論而要之

核真中云昔齊王好竿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
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竿者也以三百人
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竿虛食數人之俸
嗣王覺之而重於彰先王之過下令曰吾之好竿也
有甚先王欲一列而聽之則先生逃矣夫濫舉之
法不嚴恐南郭先生之盈朝也

寔少貧賣牛衣以自給後雖位望通顯猶崇儉素嘗
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襪兩婢持香囊寔便退
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
乃更如他廁竟以子夏受賂再坐免官或謂寔曰君
讀史快編

卷十四

三三

王濟

濟字武子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貴甚濟置地
為馬埽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帝舅王愷有牛名
八百里駁愛之每塋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對射賭
之濟先射一發破的輒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
以史至一割便去

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獻不過數十濟乃候
其上直率少年詣園盡啖之併伐樹去帝嘗幸其宅
供饌甚豐悉貯以琉璃器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
以人乳蒸之耳帝為色動

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何如嶠曰濟俊
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
曰尺布斗粟之謠嘗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
不能令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濟嘗與帝共慕
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
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故皓譏焉濟亦不能
難之

卷十四

三三

濟卒將葬時賢畢至時孫楚獨後來哭之甚悲客莫
不垂涕楚既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已
矣當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謂曰君
不死而乃令王濟死乎濟尚主主雖兩目失明尤
甚竟無子

讀史快編卷十四

雪庵讀史快編卷十五

讀書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王濬

濬之伐吳也初受詔曰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時在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威名已著順流長驅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故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

人於塗炭自江入淮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及孫皓降王渾愧不得與上書罪濬違詔不受節度濬呈奏預書事乃白

濬旣爲王渾父子所抑自以功大見枉常不勝忿憤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萌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慙鄧艾之事懼禍及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之於懷是吾福也時監軍唐彬亦同王濬降孫皓然米

至建邨二百里輒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未幾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人以是益高彬

山濤

濤字巨源布衣時家貧每謂妻韓曰忍饑寒吾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已累官司徒儉素一如寒士陳郡袁毅嘗爲鬲令以貪著而好以賂遺要虛名嘗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受而束之關上後毅敗凡受賂者皆見推檢濤取原絲付吏塵積寸許印封宛然性嗜飲能至八斗方醉帝聞試之飲以八斗而盡益其酒極本量而止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壬

濤子簡永嘉中假節鎮襄陽時四海分崩王威不振簡知世不可爲惟酒是耽荆土豪族習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必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簡愛將也家在并州故云

王戎

戎字濬冲渾之子神彩秀徹能視目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戎父渾與阮籍友戎時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交籍每適渾俄

若河山

戎性至孝居母憂不拘禮制食肉飲酒觀棋如常而貌日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潯冲不免滅性之議矣時和嶠亦居父憂以禮自持量米而食而毀不踰戎帝嘗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戎

戎有人倫鑒骨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飲其實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

物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孫秀爲瑯邪郡吏求品於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風怨者皆被誅而戎衍並獲濟焉其先見如此

戎性嗜利聚錢不知紀極田園水碓周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曉夜算計而吝嗇不自奉養人以爲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覺遽還之惟遂如初從子將婚戎遣以一單衣婚訖輒更責取家有好事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王衍

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衍字夷甫神情閒曠風姿詳雅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王敦過江見之歎曰此子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也善玄言嘗造僕射羊祐爲父又白事祐時名德貴重而衍年才十四詞吐清辯了無屈下之色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於古人中求之既有盛名傾動當世常自比子貢口中雖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書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懷抱中物何至此衍曰聖人忘

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簡服其言

衍累官通顯而終日清談絕不關世務後進慕之遂成風俗石勒被晉召衍與語問以晉故衍詭言少不豫事欲求自免至勒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破壞天下非君而誰使左右扶出顧其黨曰吾行天下多矣未見如此人不可加以鋒刀乃令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言曰吾輩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虛浮僂力匡世猶當不至今日先是山濤見之少時嗟異良久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使天下蒼生未必非

讀史快編

卷十五

五

此人也卒如其言

初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避之已乃娶郭氏又賈后親也郭每藉賈勢狠戾無忌衍患之時京師有大俠李陽者郭所素憚衍每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乃爲之小損衍疾郭貪鄙故口不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擲擲其面衍初無言第引王導共載去已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王澄

澄字平子衍弟也衍負重名澄獨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澄有所品題者衍不復置品但云已經平子澄與謝鯉阮裕胡毋輔之等交善日酣宴縱飲窮歡極娛惠帝末澄持節荊州將發送者傾朝偶見樹上雀巢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傍若無人然

王敦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而澄意嘗輕敦又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敦每陰圖之會澄左右時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亦時提玉枕自防故敦未得發一日敦飲澄并醉二十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六

人酒又借觀其玉枕輒令力士搯殺之劉琨先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恐終不得死及是聞之歎曰澄自取耳

澄年十四時兄衍妻郭氏性極貪鄙每令婢於路上撿棄澄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澄衣裾將杖之澄掙脫踰窻而走

郭舒

舒字稚行性恬雅嘗爲王澄別駕荊州士人宗獻者因酒忤澄澄怒叱棒之舒厲色顧左右曰使君過醉

汝輩不得妄動澄悲曰何誑我醉因遣招其鼻炙其眉舒笑而受之澄意解厭得免王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不許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耶凱懼不敢言舒進曰太守言是敦曰平子以卿病故招鼻炙眉今舊疾復發耶舒曰周昌及黠朱雲不狂也士論壯之

樂廣

廣字彥輔神姿朗徹性冲簡每以約言析理服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與談自夕申旦歎曰吾所不如衛瓘時爲朝望心奇廣謂曰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言將絕而乃今復聞於君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睹青天矣王衍嘗自許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

續史佚編 卷十五

七

廣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當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愛喬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又使詣廣廣愛髦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髦亦清出準笑曰吾三兒之品目乃裴樂之品目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品得之時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裸體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會長沙王又與成都王穎構難

穎廣等也又疑之廣白曰定不以五男易一女然竟以憂卒

廣嘗有親客久闊不來廣問故答曰向飲君家見杯中有蛇意惡之歸而疾今猶未愈廣乃仍置酒前處飲之謂客曰有見不答曰蛇如初矣廣乃指壁角示之蓋牀事壁上角漆畫作蛇影落杯中客豁然意解疾尋愈衛玠聽角時嘗問廣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竟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續史佚編 卷十五

八

盧志

志嘗爲成都王穎謀主趙王倫反穎起義兵而前鋒爲倫所敗上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獨曰敵兵新勝必有輕我之心今宜急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其言遂破倫倫既敗志乃進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久不能決而大王乃得濟河功莫與比便當與齊王共輔王政但兩雄不俱處儻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惟崇齊王以徐結四海之心則策之上也穎納之託母疾歸藩穎遂爲奉望所屬

劉毅

毅字仲雄少勵清節王公貴人望而憚之常爲司隸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搜獸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搜獸又能殺鼠亦何須犬徑投傳去武帝時累官司隸校尉帝一日問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對曰桓靈帝曰朕克已勵精頗平吳會而方桓靈不乃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室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朕今有直臣故應勝之

和嶠

讀史快編

卷十五

九

汝南和嶠少有風格吏顯見之每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柯多節施之大厦必獲棟梁之用武帝時太子殊不慧嶠嘗因侍坐謂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勗荀勗同侍帝顧曰太子近差長進卿可俱詣之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二荀並讚頌嶠獨無言帝問何如對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起

傅玄

玄字休奕少孤博學性鯁亮仕爲大官每有奏劾必捧白簡整簪帶踰不寐於是貴游攝伏臺閣生風

所撰著甚富有經國九流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曰傅子爲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世內篇初成其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讀竟歎曰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玄子咸字長虞揚駿專政咸屢屢諷切之咸弟濟與咸善移咸書曰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貴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酒色殺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

人此其於竹直人坐酒色死不悔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洵古以直致禍猶自矯枉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安有性性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吳郡顧榮嘗言咸非周才而偏亮可貴

向雄

雄字茂伯初爲王經主簿經死雄哭之慟後嘗以譴繫獄鍾會就獄中辟爲從事及會死莫敢殯雄迎喪葬之文帝昭召讓曰往者王經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今會躬爲叛逆而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小其功罪而

之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威義收葬教亦無
闕如必警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豈不
惜哉昭大悅

雄初爲主簿時殺嘗以非罪笞雄後累官黃門侍
郎與殺同在門下絕不交一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
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請殺再拜曰何被詔命君臣義
絕奈何言訖即去帝聞怒讓曰我令卿復好何故終
絕雄曰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
臣之好若進人加諸膝退人墜諸川臣不敢聞命帝
聽之

讀史懷編

卷十五

十一

阮籍

籍字嗣宗性不羈傲然有獨往之意或開戶視書累
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返嗜酒善嘯時人多謂
之癡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各士鮮有全者籍託志酣
飲絕不與世事文帝昭初嘗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
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
其可致之罪徑以酣醉不答獲免

籍嘗與人圍碁而母終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乃
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豚飲
酒三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

齊魯立幾滅性裴楷嘗往弔籍被髮箕踞醉而直視
楷弔嘯畢去或問楷籍既不哭君何哭楷曰籍方外
士我俗中士道固不同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去喜弟
康聞之齋酒携琴造焉籍大悅見青眼

籍聞步兵營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遂求爲步兵
校尉又嘗言於昭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
東平相籍乘驢往及至盡壞府舍屏却使內外相望
才畢旬日徑還又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馬所窮
輒慟哭返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喟然曰時無英雄使

讀史懷編

卷十五

十二

登于成名

時有子殺母者籍聞之曰韓殺父猶可乃殺母乎坐
中怪其誕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也殺
母禽獸不若矣衆乃釋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
籍常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
疑也一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
往哭之盡哀而還

籍嘗遊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和神導氣之
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忽有聲響振巖谷
若鸞鳳之音乃登嘯也於是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

不睹羣蟲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褙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色滅都羣蟲處乎禪中而不能越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本趣也

阮咸

咸字仲容與叔父籍爲竹林遊放達自喜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麻屨衣衣皆錦綺咸乃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怪之答曰未能破俗聊復爾耳縱情不檢素幸姑之婢姑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三

當歸夫家初云禹婢已忽從去時方有客咸不及接客竟借客馬追婢及之遂與婢累騎還諸阮皆嗜飲每集都不用盃觴第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狂飲時忽有羣豕突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徑飲之籍有子渾亦任達籍嘗謂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咸子瞻字十里寡嗜好多自得讀書不甚研討而能舉其要善彈琴人間其善多往求聽不問長幼貴賤皆爲彈之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了無忤色識者服其神恬嘗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

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

時人謂之三語掇

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自謂此理足以辨證幽明乃忽有一客通刺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辯瞻遂與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賢聖所共傳也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俄變作異形須臾滅瞻默然意色大惡歲餘而病卒

阮孚

孚字遙集魯靈光殿賦有胡人遙集於上楹之句而孚母胡婢也姑因以遙集字之孚性好屐時祖約好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四

財同累而未判得失有前約者見約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或有前孚者見孚屐屐輒自歎曰不知一生當着幾量屐人乃以此定優劣

孚避亂渡江爲安東參軍終日酣縱不察王務常爲有司所按及遷散騎常侍又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劾元帝皆優容之在明帝時從平王敦轉吏部尚書固稱疾不拜及帝大漸召溫嶠入嶠過孚要與同行既升車始告之故曰屈卿同受顧命孚固求下車徒步還家嘗謂所親曰主幼時艱運終百六亂將兆矣

未幾蘇峻反人以爲知幾

阮脩

脩字宣子性簡任不涉人事尤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平爾寒裳不避晨夕及至或又無言但欣然相對耳恒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使陶然酣壺而家無擔石之儲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與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脩亦執言無鬼今見鬼者云者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耶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王衍當時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五

談宗論易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三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或曰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未知其聲聲處定何如及與談言約而自暢衍乃歎服脩所傳有大鵬贊

阮裕

裕字思曠王羲之嘗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思致不如深源韶潤不如仲祖而兼有諸人之美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一人葬母意擬借而不敢言裕後聞之歎曰家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竟命焚之

之曰此公近不驚龍辱雖古之沈冥何以如赴成帝山陵裕知時流必有相逐者事畢即疾去至力山而追者不相及矣劉琨歎曰吾今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不復敢近思曠初嘗被王敦知遇察敦有逆萌遂終日酣壺以酒自廢士論高之

嵇康

康字叔夜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與王戎同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則悠然忘返一日遇王烈與其入山烈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六

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已凝爲石矣又於石室中見素書一卷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每歎曰叔夜趣非常而屢不遇命也夫

山濤將去還官嘗舉康自代康移書告絕其畧云吾每讀尚平子孝感傳慨然想慕其爲人又讀老莊重增其放閑道士遺言何求黃精令人久視則其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又其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所懼哉且吾新失母兄女年十三男年八歲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守陋巷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若一旦迫之王塗必發狂疾自

非重譽不至此也後於獄中作幽憤詩猶有採薇山阿散髮巖岫之句

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甚茂為漱水園之夏月則鍛其下東平呂安者慕康高致每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一日與向秀共鍛柳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為禮鍛不輟良久會去康笑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憾之應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言之文帝昭曰嵇康臥龍也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會呂安為兄枉訴引逮康遂併收康時太學生三千人詣關上書請以為師不許竟棄市康初入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七

汲郡山見孫登登無言臨去謂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至是驗

康初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其康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世遂以授康仍誓勿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後坐呂安獄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靳弗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海內名士咸痛惜之

向秀

秀字季期清情遠韻莊周著內外篇秀為之隱解

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不可一世惟與阮籍嵇康遊欣時也初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康既被誅遂應本郡計入洛文帝昭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至此秀曰巢許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自此為作思舊賦思舊者思嵇康也敘云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落虞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卷焉興感因為之賦賦詞凄婉讀者悲之

劉伶

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八

然神解攜手入林嘗乘鹿車携酒一壺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妻懼其中酒每捐酒毀器涕泣而諫謂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脫視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遂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因醉與俗人忤其人懷袂奮拳伶徐曰鷄肋不可以安尊奉其人笑而止

伶雖昏放而機應不爽著酒德頌一篇詞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戶牖八荒為庭循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止則操卮執瓢動則挈

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乃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攘袂正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兕承槽銜否漱醪奮舞其路枕麴糟無思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關初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何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謝鯤

鯤字幼興少知名有高識嘗爲王敦長史一日王澄在坐見鯤與談無倦惟數謝長史可與言而都不聆讀史快編 卷十五 十九

敦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謂曰論者以君方便亮自謂何如對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知敦不臣惟優游寄寓客廬鯤敦至石頭藉鯤才望過與俱下敦問曰人情何如鯤曰明公此舉本大存社稷而悠悠之口實未達義因敦教入朝敦曰君能保無變乎曰必無變公若入鯤請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卿等數百亦復何損於世

鯤性通簡無喜愠惟清談爲樂不屑世務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

曰仕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愀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恒殺人將就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澹然無懼便於隱中度手牽之肘斷視之鹿也尋血跡獲焉亭中自是無復怪

胡母輔之

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有人倫鑒嗜酒任誕不拘小節與王敦王澄度數游號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錦木屑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爲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囑五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于博曰我讀史快編 卷十五 二十

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寧復爲人役輔之因就與語奇之曰吾不如也遂薦爲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如此

輔之于謙之才不及父而縱誕有加每至酣醉輒呼父字父亦不以介意輔之一日正閉戶酣飲謙之闖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爾將令我尻背東墜輔之大笑呼入與其飲

卓卓

卓卓爲吏部郎以酣飲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遂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

部也遽釋之輒引主人安於甕側致酒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醉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卒官溫嶠長史

王尼

尼字孝孫本兵家子爲護軍府軍士然有高名胡毋輔之與王澄傳暢劉興荀遠裴遐等諸名士迭屬河南功曹及洛陽令請解之不許輔之等一日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喜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必有以也尼時方給府養馬輔之等直入馬廐

讀史快編

卷十五

二十

下與尼炙羊飲酒劇歡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釋之

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恐於君不利尼曰伯蔚比聞吾言已死矣未幾綏爲東海王越所殺尼嘗詣越謂曰公負尼物越驚問何負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累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爲賜絹五十疋尼無家惟畜一露車牛一頭每行則御之暮卽宿車上常歎滄海橫流處不安也避亂荆土歲饑爲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

子俱餓死

羊曼

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任達嗜酒與溫嶠桓彝諸人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郝鑒爲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雷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俊其後更有四伯鴻臚江泉以能食爲穀伯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張嶷以狡妄爲猾伯羊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四凶而聃卽曼次子

讀史快編

卷十五

二十二

光逸

逸字孟祖初爲博昌小吏會嚴冬縣令遣逸送客及還凍極適令不在逸輒解衣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笞之逸曰家貧衣單若不解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人令奇釋之後至京師爲胡母輔之賞識交甚善已避亂渡江往依輔之屬輔之正與謝鯤畢卓阮孚等散髮裸袒閉戶酣飲門者不內逸便於戶外脫水露頭從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遂呼人飲不捨晝夜

庾敳

敬字子嵩雅有遠韻而好積聚嘗爲溫嶠所奏乃更器嶠時劉輿者見任於東海王越善譏構惟敬縱心事外無間可乘以其性嗜說越輿換錢千萬意其必吝也及越問敬敬方醉情墮几上爲以頭就几穿幘徐答云家有二十萬惟公所取輿自是服之敬嘗卿王衍衍曰君不得爾敬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敬見王室多難知禍將及著意賦以豁情其畧云蠢動皆神之爲今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今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寥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

讀史快編 卷十五

二十三

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細微兮渺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瓦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蓋衍賈生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而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敬答曰正在有無之間

庾純

純字謀甫以博學爲世儒宗賈充姦佞純惡之令出鎮關中充自是懷忿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來後蓋純之先有爲伍伯者充之先有爲市魁

者故兩人互相刺也充自以位望隆重意殊不及純行酒故不特飲純曰長者爲壽何取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何言長者純因發怒曰高貴卿公何在衆坐爲罷

皇甫謐

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學或以爲癡其叔母任氏涕泣道之謐感激遂博綜羣籍研精撰著自號玄晏先生前後徵辟十數皆不就每上表謝自稱草莽臣身極羸疾而披覽不倦嘗自表就帝借書帝爲送書一車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柳謐

讀史快編 卷十五

二十四

曰柳爲布衣時遇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餞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非心所安士論重之謐嘗著篤終論以明葬制其畧曰人之死也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且使魂必有知則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如其無知而備贈存物以啓奸心亦何異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哉剝臂持金環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吾今故猶爲之制氣

絕後便即時服遺條裏尸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坑
深十尺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惟齋孝經一
卷遺條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
木終始無休惕千載無慮忠此真篤愛之至也謚卒
其子靈童方回悉遵其誠所著撰甚富門人皆晉

摯虞

虞字仲治少事玄晏先生學博詞賅嘗作思遊賦幾
二千言鉅麗綿渺極詞人之致又多不載好觀玄象
嘗謂友人曰天下方亂可以避難者其惟涼土乎性
愛士人有表薦者即代為具草東平太叔廣權機清
辨廣談虞不能答虞筆廣不能和每更相嗤笑虞素
清貧祿又薄惠帝時從幸長安流離鄠杜間糧絕饑
甚至拾橡實食之竟以餓卒

束皙

皙字廣微博學強記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
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三日
俱亡村人以為怪因招携水濱洗祓遂沉觴焉其義
起此帝曰必如言便非佳事皙曰虞小生未足知此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

令君制有西夏自此立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
大悅賜皙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
有科斗書兩行傳以相示莫識者司空張華以問皙
皙曰此漢文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一言安釐王
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
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
王之二十年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
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李歷自周受命至穆
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
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易經二篇與周易同易經

續史佚編

卷十五

二六

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而辭辭則異卦下易經一
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圖
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
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造書者姓名也瓊語
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
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
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
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
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

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以照取寶物故多燼簡斷札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當時在著作得縱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皆本疎廣後去其正爲束

王接

接字祖游漢京兆尹尊之十世孫嗜古博洽有盛名渤海劉原好奇旌才同郡馮收爲薦接於原詞曰駢駢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讀史快編 卷一五 二七

掌如接者王鉉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患玄藜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而接固以疾辭時束皙考正汲冢書多出異義陳雷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及皙又爲釋難而庭堅已亡接乃爲詳其得失以解二子之紛名士摯虞謝衡皆服之

卻說

說字廣基多才調儻不拘細行州郡辟命俱不應秦始中詔舉賢良擢說上第帝見問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說不敬帝曰吾與之戲耳初

爲議郎丁母艱先是母病苦無車及卒不欲車載柩家貧又不能具馬乃假葬母於所住堂之北壁外而朝夕哭拜種蒜養鷄竭其方術畢三年得八馬乃與柩至家而葬之

華譚

譚字令思爽慧有口辯吳平以秀孝入洛陽名籍都下博士王濟嘲之曰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外方不出於中域也明珠文犀生於江鬱夜光之寶出乎荆藍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武王克商

讀史快編

卷一五

二八

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耶濟無以應譚嘗以事忤刺史劉陶陶收之壽陽獄周詡理而出之後甘卓討詡百姓奔散詡謂譚已去遣視之乃更移近詡詡歎曰華令思臧子源之儔也卓先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匿卓者誅卓投譚而免及是役也卓遣人求譚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以絹二疋使者反命卓曰此卽華侯也復求之而譚已亡矣

袁甫

甫字公甫有詞辯石圻嘗問甫曰壽陽以西何恒旱

壽陽以東何恒水甫曰壽陽以東皆吳人鬬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積陰成雨積雨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国新平強吳美實畢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甫又嘗詣何勗求爲劇縣勗曰何不請臺閣甫曰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帟穀中之美莫若稻稻不可以爲養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自昔然也人服其敏悟

太子通

愍懷太子名通惠帝長子自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

讀史機編

卷十五

二十九

武帝登樓望之太子乃牽帝裾入暗中帝問其故對曰暮夜舍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時通裁五歲耳以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養士而令坐費五穀帝撫其背顧侍臣曰是兒當興我家其後竟以讓廢

賈后謀廢太子一日詐稱上召太子入朝及至不與見置之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先是已令黃門侍郎潘岳僞爲太子意具書稿書云陛下宜自了不自了我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我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兩發勿猶豫致後患云

云及是候太子醉使太子屬筆寫書太子既醉迷不覺遂依華寫字俱醉筆半不成后令補成之遂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以書遂廢太子

陸機

機字士衡少有才名文章絕世吳亡入洛張華重之曰伏吳之役利獲二俊謂機與弟雲也王濟嘗指羊酪謂機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時以爲名對范陽盧志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答曰如君於盧毓盧瑱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那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吾父祖名播四

讀史機編

卷十五

三十

海寧不知耶時以此定二陸優劣

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音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卽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復得報還洛自後因以爲常後孫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哈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已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得復聞乎遂遇害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雪深尺餘人以爲陸氏之寃也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所著辨亡論豪士賦諸篇俱爲世寶張華嘗謂機曰人之爲文常患才少而子更

思才多其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恢奇妍瞻英銳漂逸真一代之絕乎爲時所推服如此

陸雲

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遽見俄而雲至華故多姿好以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已先是嘗者縲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之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

讀史快編

卷十五

三十

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雲龍駭駭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連華撫掌大笑兩奇之

雲嘗行訪故人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遂趣之宿宿兄一年少出美丰姿共談老子辭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並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亦有清譽而時與雲同坐機事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聞朝

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國隕僞望悲豈一人世咸悼惜之

制曰陸機陸雲風鑒澄爽神情俊邁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墨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電析霜開一緒連文珠流璧合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矯嗣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辛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風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井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

讀史快編

卷十五

三十

利而生滅有殊明隱顯之勢異也三世爲將囊鍾來葉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天意也夫豈人哉

潘岳

岳字安仁自少美丰姿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果遂滿車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輒投以瓦石至委頓返尤以才穎見號奇童謂終賈之儔也長而博學善屬詞所上耕籍頌著西征閒居等賦俱流麗宏雅爲世傳誦而性輕躁趨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謐二十四友岳爲冠岳之諸附賈謐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岳不肖及被收入與

母訣曰負阿母識者鄙之

初孫秀嘗爲小史給事岳岳數撻辱之秀銜忿及秀得志岳嘗遇之省內謂秀曰猶憶疇昔周旋不秀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及將遇害時石崇先已在市岳後至崇謂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先是岳金谷詩有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之句竟成詩讖

張載

載字孟陽父爲蜀郡太守載省父道經劔閣以蜀人恃險好亂爲著銘作誠銘曰岩岩梁山積石戢戢遠

續史機編

卷十五

三

屬荆衡近緩岷嶓南通平樊北達褒斜狹過彭蠡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一人荷戟萬夫趲起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興實由德險亦難恃憑阻作昏欺不敗績公孫洞曾劉氏銜壁勒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武帝命鑄之劔閣第協與載齊名見天下大亂爲作七命幾二千言其文鉅麗宕逸世傳誦之

孫楚

楚字子荆天才英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欲隱嘗語濟枕石漱流乃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應聲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楚嘗除婦服作詩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孫綽

綽字興公少有雋才游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寄意嘗鄙山海之爲人曰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當懸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松一株恒自守護鄰人嘲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恐永無涼梁

續史機編

卷十五

三

日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又嘗與習鑿齒同行綽在前顧謂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簞之揚之糠粃在前二人相與撫掌大笑綽與許詢俱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綽或愛綽才藻則薄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韻第子蚤以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作天台山賦詞極工贍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時桓溫讓移都朝廷畏溫莫敢爲

吳緒獨上書諫桓怒曰與公何不尋遂初賦而與人國家事

馬隆

隆少負知勇喜功名泰始中涼州沒虜河西斷絕帝有西顧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通涼州乎朝臣莫對隆突進曰陛下若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滅賊者何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無問所從來帝許之公卿僉曰不宜橫設募格有現兵可用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曰足矣因

雪廬讀史狀編卷十六
讀音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周處

處字子隱少孤膂力絕人不修細行恣縱無檢州里患之處自知猛虎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父老何苦而不樂耶答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遂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之夜人謂已死處竟殺蛟而返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君患志不立何憂蹉跎處乃銳志篤學以義烈自砥

雪廬讀史狀編卷十六

卷十六

一

吳既平處入洛王渾登建鄴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處仕晉為御史中丞朝臣惡其強直思出之會齊萬年反眾遂推處西征受梁王彤節制時孫秀知處

必元謂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今日是吾死所也遂慷慨卽路未幾形僅以五千兵逼處前鋒而後援不繼竟沒於陳先是萬年間處來曰周府君昔臨新平其人才兼文武吾素知之若專斷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竟如其料

周訪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父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因尋牛得之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侃訪

讀史後編

卷十六

三

後歷顯貴具如老父言

張輔

輔字世偉漢張衡裔輔嘗論管仲不若鮑叔叔知所奉知所投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玷背鮑所不爲也又論班馬二史謂遷史詞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必善足獎惡足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焉而固一槩書之毀貶臆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二也且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易較然不如三也又遷爲蘇張范蔡作傳勢詞流離

亦足明其大才及敘實錄又隱核名檢遷之所以稱良史也又論魏武不及昭烈樂毅滅於諸葛亮皆

索靖

靖字幼安問學淹博兼通內緯對策高第與張華傅玄等交善靖有逸羣之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數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未幾亂作又嘗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地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時果於其地立南城建宮殿焉尤善草書與衛瓘並名而更過之嘗作草書狀其畧曰夫草書之屬狀也婉若銀鈎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

讀史後編

卷十六

三

還類阿部以羸形歛奮擲而桓桓及其逸游盼瞻乍正乍邪騁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桃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又似和風吹林枝條比附紛擾擾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摘狡歌嬉其間騰猿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武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旣去而迴視忽班班而成童信奇妙之煥爛體縈落而壯麗安光潤以榮榮命杜度制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勢於執素垂百世之殊觀

靖子緝字巨秀靖嘗謂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任州

郡不足汗吾兒也。綝嘗報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論壯之。累戰功官大將軍。錄尚書事。懷惑之世。三秦人尹桓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也？」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祚久比崩而茂陵充初不復可容物。赤眉取之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蓋儉者耳。亦百世誠也。」

周浚

浚從王渾伐吳。旣斬張悌。浚別駕何惲進曰：「張悌悉

續史快編

卷十六

四

吳國精銳一朝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駭。且王龍驤又破武昌。兵威甚振。土崩之勢見矣。宜速渡江。直抵建業。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孫皓可不戰擒也。浚善其謀。使白渾。渾不從。曰：「龍驤且受我節度。俾曰龍驤。剋萬里之寇。而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前聞。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可全剋。疑而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渾執不聽。後乃與王濬爭功。」

浚子嵩字仲智。稍直果俠才。氣凌人。初爲元帝相。以阻稱尊號。忤旨。後又以褒貶朝士爲侍中。戴邈所護。

帝召嵩面詰之。曰：「卿矜豪誕傲。敢輕朝廷。徒以吾不德耳。嵩跪謝曰：「唐虞聖主。猶有四凶。陛下雖明聖寧遂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久而得釋。已王敦造逆。殺其兄顯。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大爲天下人所殺。亦復何弔？」敦銜之。卒遇嵩。嵩故佞佛。臨刑猶於市誦經。

成公簡

簡字宗舒。性朴素。潛心道味。閑有干其志者。張茂先嘗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周覆已自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覆下。謂覆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重賢。伯列三司。千古一揆耳。覆甚慚之。」

續史快編

卷十六

五

荀晞

晞字道將。嘗都督青兗諸軍事。練達英果。斷決無私。其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請。晞乃命爲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請不聽。已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晞在位以嚴刻立功。斬殺無度。號曰屠伯。其弟純領青州。虐殺更甚。時人嘲之云：「小荀酷於大荀。」晞見朝政日亂。禍及已。每得珍物。卽馳遺

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物不得鮮美募得千里牛但遣信必旦發暮還

劉喬

喬字仲彥時密紹爲齊王同所重王每降階迎之喬言於王曰裴張之誅紹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其人可知昔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禮紹同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謂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喬曾孫柳亦有清譽右丞傳迪好廣讀書而不求解柳惟讀老子迪每輕之柳云以余視卿亦一書篋

讀史快編

卷十六

木

耳時重其語

劉琨

琨字越石漢中山靖王後自少得偶朗之旨與歐陽建二陸並著才華號二十四友石崇金谷園有別廬冠絕當世時引名士遊詠非其人不得入而琨與焉永嘉中官并州刺史并虜騎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關至晉陽爲剪除荆棘流人稍復幽州刺史段匹碑約琨共獎王室而匹碑弟末波納石勒重賂事卒中阻王敦忌琨密使匹碑殺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

但恨仇恥不雪無以下見三親耳遂遇害是時琨以喪敗投匹碑所

現負志節有縱橫才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著吾鞭當在晉陽虜圍之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嗟中夜爲奏胡笳賊流涕歔歔不覺懷土之切向曉復吹賊遂棄圍走

琨拘留匹碑所嘗爲詩贈其別駕盧諶曰轡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蕭侯重耳憑五

讀史快編

卷十六

七

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響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征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動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駭雙朝何意自鉢剛化爲繞指柔琨蓋託詩以寄幽憤讀者悲之琨弟興字慶孫偶朗有才局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仕東海王越府嘗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器械水陸之形皆能默識是時軍國多事賓客滿坐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千數而興獨應機辯盡

夜以繼旦酬對款悉能令人人歡暢入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逸清才然善譏構越詠王延皆輿論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而輿便娉之輿未及迎竟爲中郎王儁所奪

祖述

述字士雅任俠慷慨志清中原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輒起籌元帝時徵拜軍諮祭酒其賓客皆豪傑楊士大饑虎輩往往出行劫述每笑謂曰比復南塘一出不羞志存立功觀讀史快編 卷十六

得其用不復拘繩檢

述與琨並有英氣兩人每語及世事輒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及爲豫州刺史將本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江陰起冶鑄兵得二千餘人遂進與石季龍父子相距黃河南北專以恩信招徠於是士衆感附遂令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正擬踰河掃清冀朔而朝廷遣戴若思爲都督述知大功難遂不勝憂憤未幾發病然猶致妻子於汝南大木山下當其險阨進取之圖不輟也俄卒葬丘

志士痛惜之

述弟納字士言有操行能清談少時孤貧躬執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遣以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或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時梅陶鍾雅數多辯詰納輒困之嘗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云吾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邵續

續字嗣祖仕平原太守與石季龍距季龍獲之送石勒所勒讓續曰卿本北人而遠竄遺晉豈夷狄不足爲君耶續對曰續初精誠無感言歸遺晉誓無二心且受人榮位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無用於明朝矣使囚去眞卽僞而不得早叩天門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續鼓之刑是因恒分勒聽其言慷慨喟然曰孤愧之多矣若斯人者適吾所求也命延之館續自是躬濯菜以供衣食勒屢遣人察知之歎曰此真高人不如是安足貴

續史快編 卷十六

九

琅邪王道子

道子在孝武帝時不親機務惟擊首昏目爲長夜飲

桓玄嘗候道子正值其醉賓客滿坐乃張目謂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長史謝重爲解曰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道子領曰儼知儼知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工用鉅萬又使宮人爲酒肆於水側相與沽賣而自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河便遊囑甚善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唯唯及帝還宮道子謂趙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造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

王導

讀史快編

卷十六

十

導字茂弘識度清遠有將相之器琅邪王之國導爲安東司馬已王徙建康吳人不附會導從兄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吾兄威風業振宜相匡濟適三月上巳王親出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士皆騎從於是規者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卽進計曰方今四海崩離得人最急願榮賀循此士士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王遂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豫附君臣之分始定

初桓彝過江見朝廷微弱心憂之謂周顗曰我輩以中

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其何以濟及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時過江人士每暇日輒相邀出新亭宴飲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衆皆相視涕流導獨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收淚謝之是時朝野傾心號爲仲父

王初卽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謝至於再三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盡誅王氏論者危心導率羣從子弟每旦詣臺待罪帝知導素忠特召見還其朝

讀史快編

卷十六

十一

服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迎謂曰是何言耶卿大義滅親其假以吾安東時節導遂奉詔致討會敦寢疾卽率子弟發戾成服衆聞謂敦已死羣情共奮遂滅敦

庾亮議徵蘇峻導謂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宜包容亮不聽峻竟反及峻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遂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又請都會稽二論紛持導獨曰建康古金陵也孫仲謀劉玄德皆言其爲王者之宅自古帝王不聞以豐儉移都苟以衛文大帛之冠何往不可若不續其廩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

方何我黨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賢兩無所據
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當漸安由是嶠等策不行
導善因事制變時帑藏空竭庫中惟練數千端蜀之
不售導患之乃約朝賢俱制練布單永於是士人翕
然競服之練遂踊貴導因令主者出練端至一金國
用賴以少資中典草創未置史官導啓立之典籍始
具又疏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
謚本情於是公卿無爵者亦得謚焉自導議也

時庾亮望重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
擁強兵陶稱遂爲間言亮且舉兵內向人有勸導密

讀史快編

卷十六

十一

爲備者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且
元規若來吾便當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謂
庾公帝元舅宜善事之自是讒間遂息然時趣多歸
亮導心不能平每遇西風塵起輒舉扇自蔽徐曰元
規塵汚人

導妻曹氏性極妬悍導甚憚之密構別館以處衆妾
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凌遽命駕出意猶恐遲乃
以所執塵尾柄驅牛速進時司徒蔡謨聞之戲謂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覺作謙退語語曰不聞餘物
惟有短轅轅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

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導長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導甚愛之導嘗共悅
奕爭道導笑曰吾與汝有瓜葛那得爾導性儉嗇有
甘果至敗爛乃棄之曰勿使大郎知仕中書侍郎先
導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後掘地真得錢百
萬意甚惡之已悅病導甚念忽見一人狀甚偉被甲
持刀入導問君是何人答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
爲請命故來耳因求食遂食之數升訖乃勃然謂導
曰中書惠非可救徑去悅尋卒

讀史快編

卷十六

十一

造恬坐談少頃恬輒入內萬以爲且款已久之恬出
乃沐頭散髮據胡牀於庭中以曉髮神氣志邁竟無
賓主之禮萬悵然歸晚節乃更好士頗多藝能奕棋
爲中興第一

王珣

珣字元琳弱冠時與謝玄同爲桓溫掾溫俱重之嘗
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
易才也溫經畧中原軍務悉委珣文武數萬人盡能
識其面尤以文學兄知孝武珣嘗夢人授以如椽大
筆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

護皆珣筆也珣初與謝安有隙絕聞問及安卒珣亦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是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

珣弟珣字季琰小字僧彌善行書名出珣右性尤穎慧時外國沙門名提婆者妙解法典為珣兄弟講毘曇經珣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從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累官侍中代王獻之為中書令世謂獻之大令而珣為小令初導渡江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續史快編

卷十六

十四

劉弘

武帝時荆部守宰多缺弘時都督荊州疏請補因言牙門皮初功當補襄陽朝廷以襄陽名郡初未及格以東平太守夏侯氏補之弘督也弘乃下教曰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與之共政哉因表陟姻戚舊制不得相監皮初功官見酬報詔從之

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移書給發而州郡以運道艱遠欲止給零陵一運米五千斛弘曰天下一家吾不給而尚弊是貽朝廷西顧之

憂也徑以三萬斛全給尚賴以自固西土遂安陳敏入寇弘討之以陶侃為前鋒時有問侃者侃請遣子為質弘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竟還其質弘每有舉動第手書叮嚀而人爭赴之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陶侃

侃字士行少孤貧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侃倉卒無能為款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侃因與逵劇懽而去侃追送之百里逵曰君欲仕郡乎侃曰苦無津耳逵遂言之廬江太守張夔夔召為督郵自是漸以

續史快編

卷十六

十五

能顯郎中令楊暉重侃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君未識耳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時朝望張華顧榮皆深器重之

陳敏作亂遣其弟恢寇武昌侃以運船為戰艦距之武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何不可徑破恢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詐作商船誘之生獲劫數人則西陽王業左右也侃即遣兵逼業令出賊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盡斬之劫遂息

杜弢向武昌使其將王貢挑戰侃遙謂貢曰杜弢為益州吏盜庫錢匿父喪其作賊無怪卿本佳人何隨

賊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敘容下脚侃知其可動竟說降之遂破殺

殺掠荊州侃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更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饑耶部將吳寄曰要須忍十日饑書擊賊夜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來攻侃逆擊之徑破賊杜弘結溫邵劉沉反廣州或勸侃住始興以觀變侃不聽直趨廣弘使人降侃知其詐擊破之執劉沉諸將請來勝擊溫邵侃笑曰賊已破膽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足矣走尺書諭之邵懼而走竟獲之始興

讀史快編

卷十六

十六

後將軍郭默襲殺劉侃輒自領江州朝廷不問侃表求討默書王導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有如殺宰相卽用爲宰相耶導答曰默居上流加有船艦故苟合隱忍所謂遵養時晦以定大事也侃首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耳竟討默斬之

蘇峻下石頭溫嶠逃侃赴難侃卽戎服登舟時監軍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詰之根曰杏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險且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易也侃笑曰卿真良將從其謀夜修曉賊見壘大驚去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救大業步

殺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急攻石頭峻必還救則大業之圍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還救石頭侃乘其弊遂斬峻初峻之亂庾亮實激之及峻平亮懼請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時王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侃性勤敏終日斂膝危坐而閤外千頭萬緒罔或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有以談戲廢職者命取酒器蒲博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朴曰擣蒲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虛豈有君子而亂頭養望

讀史快編

卷十六

十七

自謂驍達耶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復運入內人問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簿之衆不解所以會稽雪初晴廳事溽濕乃令出木屑布地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人始服其綜理之密

侃之移鎮武昌也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甕子珣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凡徵時所荷一食必報既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時昔而虛讓於今日也羣醜雖芟大敵未殄有如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勦

則又何以加雄謂李雄勅謂石勒蓋其志未嘗忘中原也尚書梅陶嘗言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愍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云

時武昌號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宴集自飲必有限惟常不盈浩等勸少進則悒悒久之曰年少時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耳侃性纖密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一都尉盜官柳植已門侃一日過之駐車問因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尉惶怖謝初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鑒謂侃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

卷十六

十八

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冷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

侃居家屢娶數十家僅千餘珍奇寶玩等於天府或云侃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門者以杖投之折其左一翼因墜地及寤猶覺左腋痛後位至八州都督是其驗也先是侃居母憂嘗有三客來弔不哭而退竟化雙鶴冲天去又有云侃少漁雷澤網得一織梭挂之壁頃雷雨作化爲龍飛去他事多神奇不盡載有子十七人知名者九人

溫嶠

嶠字太真以才名爲王敦所忌故請爲左司馬敦有逆萌嶠心知之諫不納乃陰規自脫謬托殷勤于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陽魯之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風悅之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聲嚴喉舌宜得文武兼長者公須自選不得盡委朝廷敦然之問誰可嶠謬曰錢鳳可鳳乃推嶠嶠僞辭敦不從遂表嶠補丹陽尹嶠將發懼錢鳳爲姦謀因敦使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

卷十六

十九

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嶠去鳳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悞聲色豈得便相謾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既還卽具奏敦逆謀

蘇峻之反嶠時方鎮武昌卽約陶侃起義帥衆七千灑泣登舟已義軍屢戰不利侃因糧盡欲解歸嶠進曰天子幽逼社稷傾危此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也事若克濟臣主同祥如其不爾卽灰滅不足謝先皇況峻勇而無謀兵驕必敗今挑之戰可一鼓擒也奈何拾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今事勢義無旋踵踴猛獸

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
將迴指於公矣侃遂決策不去嶠乃特設壇場告
皇天后土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人人
感奮其日侃帥水軍向石頭嶠親督戰遂斬峻

嶠既破石頭斬蘇峻將還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
測相傳其下多怪物嶠乃燃犀照之須臾見水族覆
火奇形異狀有乘馬車者赤衣者是夜嶠夢一人謂
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覺而惡之未幾以勸疾
板齒中風尋卒先是嶠爲劉琨右司馬琨北討石勒
使嶠江南嶠慷慨應命母崔氏時固止之嶠絕裾而
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士論以此少之

讀史錄編

卷十六

二十

郝鑒

鑒字道微自少躬耕隴畝吟咏不倦趙王倫東海王
越聘命逼之皆不應永昌初徵拜尚書鑒常在王敦
坐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
以實豈勝滿武秋鑒曰儼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
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愍懷太子
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士何得同日語敦曰
愍懷喪亂人有危心誰能死守鑒曰丈夫既潔身北
面義同在三苟道終數極固當存亡以之豈得偷生

屈節視顏天壤數素有逆萌自是不復相見拘畱之
鑒舉止自若了無怖懼久之敦謂錢鳳曰郝道微儒
雅士名位甚重放還臺

郝超

超字嘉賓卓犖有曠世之度父情積錢數千萬超嘗
取散親故一日間畧盡桓溫辟爲參軍溫謀廢立太
都超謀也超黨桓氏而情乃心王室絕不令父知及
病將革乃出書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我亡後
家君傷慙特甚若見大損眠食者幸呈此箱情后果
哀悼成疾門生如超語呈箱則悉與溫往還密計也

讀史錄編

卷十六

二十

情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疾尋愈

超爲溫參軍時父情在北府徐人多勦得溫每云京
口酒可飲兵可用意蓋不欲情居此而情乃賤約溫
共焚王室修復園陵超先見即寸寸裂之爲更作賤
自陳老病不堪乞閒地自養溫得賤大喜即轉情會
稽太守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盱未得前文度
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其見憚如此
超廣交尤喜拔寒士死之日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
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嘗躡履問訊修舅甥之
禮及超死頗慢命席遷延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

鼠子敢爾耶超性喜人棲遁有辭榮拂衣者輒爲之起屋宇作器服揮百金不惜沙門支遁爲風流勝貴造微之功足參正始而嘗重超以爲一時之雋云

顧榮

榮字彥先齊王同專政召榮爲主簿同驕恣甚榮懼禍及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言之長史葛旗曰王用榮以甄拔才望也而府大事殷恐非酒客之任不若轉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得更收實才也旗言之同回然之遂不復飲酒載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仍酣縱嘗移書里人楊彥明日

讀史快編

卷十六

十三

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陳敏據楊州阻兵自固收攬豪傑假榮丹陽內史遣甘卓出橫江利兵堅甲盡以委之榮心欲圖敏因說甘曰江東之事卿度其有濟理不敏旣常才無大畧而子弟又各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豈不悲哉卓遂與周玘謀起兵攻敏敏率萬人出榮麾以羽扇悉潰敏遂平

榮嘗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官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皆南金也時以爲定品榮本吳人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縱酒酣飽嘗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榮素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來哭之勸旣乃上林鼓琴數曲因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又痛哭不弔喪主而去

讀史快編

卷十六

十三

紀瞻

瞻字思遠自少知名州郡辟召皆不就東海王越覽書刺史裴盾云若瞻榮等顧望卽以軍禮發遣瞻遂與顧榮陸玩各解船棄車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寬抵楊州時元帝爲安東將軍親幸瞻宅與其載歸帝踐位拜侍中尚書固辭疾不起性好讀書多手自抄寫九解音樂立宅烏衣巷庭宇崇麗園池竹林竹足堪遊賞少與陸機兄弟善機被難瞻卽其家爲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士論高之

賀循

循字彥先童觀時卽操尚高厲爲陸機所奇父邵先爲孫皓所殺元帝嘗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錫鐵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對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人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愧失問爲三日不出

顧榮卒引循代爲軍司循稱疾篤屢疏上帝手書敦逼不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丹諮以政道爲加朝服賜車馬牀帳第宅循悉謝不受素有羸疾而恭於賓接帝憂之爲詔斷賓客疾篤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口不能言指麾推去章服帝復親詣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及卒帝哭之慟及葬皇太子追送爲望船流涕焉

劉隗

隗字大連楚元王交之後建興中督運令史淳于伯爲丞相府論斬而血逆流高二丈許隗爲訟冤畧云捶楚之下無求不得使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責見彭生爲豕以古況今其揆則一云云疏上王導爲之引咎王徵謀逆隗勸帝以腹心出鎮敦惡之陽與隗書曰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僇力王

讀史快編

卷十六

二四

室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効之以忠貞吾志也餘非所知敢得書大怒

隗子疇字王喬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箏而吹之爲出塞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爲垂涕去蔡謨嘗言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王導初拜司徒嘗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其爲名流推服如此

戴若思

若思廣陵人也好遊俠不拘曲檢陸機赴洛船裝甚盛若思聞遂率徒黨往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發縱有方畧機望見知非常人乃從筋止遂謂曰卿才器如此而作劫耶若思感悟因投劒就機機與深言大加賞異遂與定交而去尋舉孝廉入洛機薦之自是遂以功名顯

讀史快編

卷十六

二五

王敦下石頭若思方鎮京都舉兵拒戰王師敗績若思奉詔同百官見敦於石頭敦謂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恨力不足耳敦又曰吾此舉天下以爲何如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時呂猗有恨於若思說敦殺之志士莫不痛惜

周顒

顒字伯仁自幼神彩秀微雖時輩親狎莫能嫌也載若思東南雋望及入洛慕顒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庾亮嘗謂顒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顒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王導甚重顒嘗枕顒膝而捫其腹曰此中何所有顒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嘗於導坐慨然嘯咏導云卿欲希嵇阮耶顒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王敦下石頭顒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顒曰公

續後快編

卷十

十本

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而使王旅奔北乘輿震驚以此負公敦憚其詞嚴不知所答未幾遇害敦素憚顒每見顒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不得休敦既殺顒收得其素簾數枚所盛皆故絮酒五甕米數石而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時王導日率羣從詣闕待罪每值顒入導輒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顒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力帝納其言遂畱顒飲及醉出導猶在門又呼顒顒又不應第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皆不知意甚銜之及敦入問

導曰周顒戴若思南北士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敦又曰不三司便應令僕耶又不答敦乃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導仍不答遂遇害導後料檢中書見顒救已表乃執表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顒性嗜飲屢有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人號爲三日僕射帝嘗詔曰顒職掌銓衡而數聞酒過吾亮其極權之情然亦是濡首之戒也庾亮亦言周公晚年所謂鳳德之衰顒在中朝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恨無對偶有舊遊從北來顒遇之忻然爲出酒二

續後快編

卷十

二十七

石共飲各大醉及顒醒使視客客腐齋矣顒性寬裕其弟嵩嘗因酒醉瞋目謂顒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輒以所燃臘燭投顒顒徐應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卞壺

壺字望之當元明時朝士皆風流相尚而壺獨正色立朝幹實任職阮孚每謂曰卿恒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競崇曠達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士導擅政成帝每幸其宅至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嘗密表帝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病耳若

下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峯當敢爾耶其見憚重如此

蘇峻之亂壹力戰死時二子眇眇見父沒遂相隨赴賊同時皆死其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復何恨乎其後盜發壹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

郭璞

璞字景純博學高才好古文奇字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得其青囊中書九卷由是天文五行無不精洞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嗜酒色過其度著作郎

晉書

卷十六

二九

子實常戒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恒恐用之不盡卿乃愛酒色爲惠乎璞母死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爲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山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心奇之

惠懷之初河東先授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溷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遂潛結姻昵避地東南未幾而大亂起更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

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崩長順之初子淵零及康帝卽位收元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言耶丘山上名何用此號冰撫然歎恨及帝崩何充收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永和者長順也吾殆不免矣是年翼卒璞旣以卜筮顯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爲著客傲詞甚宏麗文多不載

時穎川陳迹爲王敦掾敦甚重之迹卒璞往哭之慟已而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難作王敦將兵使璞筮璞曰無成又問曰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公禍不久若住武昌壽未可量敦大

讀史快編

卷十六

二九

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月中遂收璞斬之璞臨出問行刑者曰將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旣至果然中興初璞嘗經越城遇一人呼其姓名遺以袴褶其人辭璞曰但取後自當知至是行刑者卽此人也璞先所受青囊書九卷門人趙載竊得之未及讀而爲火焚璞撰前後筮驗六十事名爲洞林又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等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皆傳於世

葛洪

洪字稚川句容人也嗜神仙導引之法從祖玄學道得仙號葛仙翁其煉丹秘術授之弟子鄭隱洪從隱學盡得其秘上黨鮑玄妻以女咸和初司徒導召補主簿于寶復薦為大著作皆固辭聞交趾出丹獨求為句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鄭徽留之乃煉丹於羅浮山中如是者積年一日遺書徽曰當遠遊尋師剋期便發徽得書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卒矣獄竟不及別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棺然世以為尸解仙去

洪性寡欲無所愛玩至不知棋局幾道擣蒲齒名為

讀史彙編

卷十六

三十

人林訥閉門却掃嘗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或尋書攷義輒不遠數千里即崎嶇涉險期於必得太安中嘗為義軍都尉平石米之亂不論功賞徑詣洛陽搜訪異書以廣其學洪故以平賊功爵關內侯其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為榮也以有丹耳既止羅浮著述不輟所著內外一百一十六篇名曰抱朴子其餘碑誄詩賦自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各十卷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及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集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篇章博洽富於班

馬人謂江左絕倫

洪序抱朴子畧云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能凌厲玄霄騁足能追風躡雲猶將戢勁翮於鷁鷁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短羽造物假我以蹇足又何敢力蒼蠅而慕冲天策蹠鰲而追飛兔哉儻僥之步而企蹤夸父近才所以躓礙也憂離之羸而強赴扛鼎秦人所以斷筋也藁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樂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聖故予所著十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駁難通釋名曰外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庚亮

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時以為夏侯太初陳文長之流皆有所乘馬名的驢殷浩以為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可移之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更乘秋夜往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竟其坐其卒也何充來會葬

讀史彙編

卷十六

三十

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然才高識短激成蘇峻之亂識者少之

亮弟惲性通簡為兄亮所稱鎮蕪湖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斐牙先聆其音惲之上扇以好不以新惲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庾翼

翼字稚恭自少有經綸大畧杜乂殷浩並負時名而翼弗之許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見桓溫總角之中便奇之謂有英雄之

續史快編

卷十六

三二

集其鎮武昌也殷浩父羨時為長沙頗著貪殘兄米書屬翼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頃來奉公更退私論曰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江東政大較偏儻豪強以為民蠹時或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羣共驅之江東事去實皆由此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風塵之外當共明目治之荆州所統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

者何異翼風力勁峻皆類此

桓彝

彝字茂倫桓榮九世孫也早有盛名負人倫鑒周顗見而奇之嘗曰茂倫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嘗遇興縣識縣宰徐寧與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曾屬彝覓一佳吏部及是謂亮曰佳吏部得人矣亮詰其人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已寧果用吏部顯蘇峻之亂彝流涕不與賊俱生屯涇縣固守經年力竭勢孤賊姚萇招之彝壯烈愈激尋遇害彝故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義平壤

續史快編

卷十六

三三

之喟然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如何竟如其言

彝孫石虔小字鎮惡趨捷絕倫少時嘗於獵園中見一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欲試其勇戲令拔箭虔輒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獸伏復拔一箭後從溫入關冲被符德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扳冲於數萬眾中敵莫敢抗是時人有患瘧疾者呼桓石虔以怖之病多愈後累戰功歷豫州刺史虔弟石秀自幼博洽尤善老莊每獨處一室簡於應接仕為竟陵太守非共好也嘗從冲獵登九井山徒

旅甚盛觀者如堵而秀曾未屬目惟囁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怪之他日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秀秀曰此事非公所語吾又何言

桓冲

冲彝幼子也卽字幼子有武幹以從征功累江洲刺史時符堅甚強溫旣死冲代其任堅傾國入寇冲帥精銳三千赴難而爲謝安所阻大勲未集竟以抑鬱終初彝之亡也家甚貧冲母病須辛爲禱貧不能德溫以冲質羊主羊主不受質曰幸爲養質德卽買德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乃從觀射冲識之

讀史集編

卷十六

王湛

謂曰吾買德也寧相忘耶厚報之性儉素嘗沐浴後其妻爲易新衣冲大怒促持去妻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王湛

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沈默寡言不交當世人莫能窺之兄子濟豪奢抗適於湛子無子姪之敬食前方丈曾不以相及湛怡然不以屑意收菜蔬對食之濟一日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聊復一看耳濟請其旨湛爲剖析玄微皆濟所未聞也濟有馬癖自謂相馬得其天機及與湛論

馬反不及湛還白其父曰濟乃今始得一叔湛冲素靜守宗黨皆以爲癡武帝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無以答及是帝又問濟乃曰臣叔殊不癡因歷數其實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仕終汝南內史

湛子承字安期清虛閑淡辭約而有通實爲東海太守有犯夜者詰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太守意也遣吏送歸其家尋去官東渡江時方道路梗塞人懷危懼而承夷然雖家人近習曾不見其喜愠之色旣至下邳登山北望

讀史集編

卷十六

三五

歎曰人言愁吾始欲愁矣自昶及湛承凡三世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云

王湛

述字懷祖性沈毅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之及見無他言惟問江東米價述張口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餽遺爲州司所檢凡一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讓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已屢居州郡清名絕世桓溫平洛陽表議遷都舉朝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直以虛聲動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

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晉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亦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

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而未敢言述愛坦之雖長必抱置膝上及是坦之爲言溫意述大怒遂從膝排下曰汝竟癡耶奈何畏溫而以女妻兵他日坦之以他故辭溫曰此是尊君不肯耳

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當遷尚書坦之諫以爲故事須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之何爲復讓人

讀史快編

卷一

三太

言汝勝我定不及也述嘗在導坐導每發一言滿坐無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爲改容初代殷浩爲楊州刺史始至主簿請譯述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夫誰不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述性急不能耐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鷄子員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怒甚援內口中碎嚼而吐之時謝奕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默不答惟以身面壁居半日矣去述始復坐庾亮嘗言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王坦之

坦之公忠慷慨乃心王室簡文帝將崩詔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直持詔入至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非陛下所得專也遂爲改詔與沙門竺法師友善嘗共論幽明報應因云先死者當報其事已別經年忽一日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時稱江東獨步王文度文度坦之字也

坦之兼持俗放曠爲著廢莊論其畧曰獨構之囑唱讀史快編

卷一

三七

虛而莫和無威之作義偏而用寡首陽之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夷仰肅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快誕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已爲耻士以無措爲通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也若夫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彌貫九流蓋同彼已萬物用之而不既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文多不盡載

王忱

恍字元達弱冠知名擅時譽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
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襟危坐待其扞發而恍默不
一言玄失望去甯讓之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
恍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當見請甯以報玄玄束帶
造之始爲主賓桓玄嘗以雄才駕物恍頗爲裁抑一
日玄詣恍通人未出玄直入恍對玄直鞭門幹玄怒
去恍亦不畱恍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詭言欲獵
借數百人恍悉給之玄爲憚服

迺月不醒

禮情如也嘗言三日不飲

恍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末年尤嗜酒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七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案節

列傳

范甯

甯字武子性嗜學沈思積年旦暮不輟嘗患日疾就
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得
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
傳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皆用之方
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
請月
卷十七
一
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胃中
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
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
延年甯著春秋穀梁氏解傳於世

劉惔

惔字真長清遠有奇標家貧織芒屨以養母車門陋
巷晏如也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母任氏乘
鑿裁曰此非汝比勿受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又喜母
復不聽後名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遂尚明帝女廬
陵公主惔性簡貴與玉羲之友善鄰情有儉奴知文

章義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義之曰小人耳何比郊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耶惔曰極進然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戎輩惔每奇溫才而知其不臣每抑之溫伐蜀人以爲疑惟惔曰必尅或問故曰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惔卒孫綽誅之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以爲名言綽後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作此面人

張憑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

憑字長宗其祖鎮爲蒼梧太守嘗顧憑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乃曰阿翁奈何以子戲父時憑數歲耳初未知名造劉惔處之下坐神情不接憑欲自見而無端會坐客王濛與惔語有所不通憑遂於末坐剖之詞旨玄暢一坐皆驚惔卽延之上坐留連彌日及還船惔遂遣覓張孝廉船便與共載入言之簡文帝帝與語歎曰張憑勃宰爲理窟

韓伯

伯字康伯少有思理因捉髮斗言著襦不必作禪母詰之曰火在斗中而柄熱知熯可下及也母異之及

長博涉文藝母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羣之品穎川庾敳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吾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自二人以還吾皆能百之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伯領中正議折之識者謂伯能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

王廙

廙字世將自少能屬文工書畫善音樂射御諸雜伎性儻率嘗自南下旦發潯陽迅風飛帆薄暮抵都廙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廙亮曰世將爲傷時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

識事亮曰正是舒其逸氣耳廙卒明帝與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口世將復至廙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竝盛年偶才坐視相盡如何如何

廙弟彬操尚峻整王敦兵入石頭天子使彬勞敦會敦殺周顗彬先往哭顗甚慟已見敦敦怪其容慘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無故而加以極刑能無傷悼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得毋禍及門戶乎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其爲危

勅令謝彬曰有脚疾已來天子尚不能拜何謝之有且復謝敦曰脚痛孰與頭痛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人又殺弟耶久之解彬兄陵先為敦殺

王敦既死王含欲投王舒時王應在側勸舍投彬舍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當人強盛能立異此非常識所及睹衰危必與慈愍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舍不從徑投舒舒果沈舍父子於江彬初聞應來為密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為恨彬時為江州刺史

王彪之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四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號為王白鬚有膽識能斷大計桓溫議北伐屢詔不許輒下武昌人情震駭或勸殷浩引退浩茫然不知所出彪之告浩曰彼抗表問罪指卿為首猜覺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遣詔論以順逆彼必當旋旆若其不奉使當正義裁之奈何無故恩恩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日來使人悶悶聞卿言意始得了未幾溫奉詔果不進

簡文帝崩儲嗣未定或云宜須大司馬溫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客得異若往諮反

為所責耳朝議遂定孝武帝立太后以帝在襁褓今溫依周公居攝事令已出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將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封還事遂寢未幾溫病諷求九錫袁宏具文以示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時謝安復頻使宏改之遷延累日溫薨竟止

庾嘯父

嘯父虞翻之孫也位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昵嘗侍宴飲劇醉出拜不能起帝顧左右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然無學他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五

日侍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也嘯父謂帝有所求對曰臣家海濱今天時尚溫鰾魚蝦鮮尚未可致尋常有所上獻帝大笑

陸玩

玩字士章器量淹雅而任簡傲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戲曰僕雖吳人幾為侖鬼每輕篋權貴士類高之後以德望累侍中司空既拜有客詣之索飲因持盃酒瀉置柱梁間咒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莫

傾人梁棟耶玩笑曰哉卿良歲已而歎息謂客口以吾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玩兄暉亦負雅望從兄機奇之嘗曰吾家世不乏公矣

陸納

納字祖言清操絕俗嘗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入辭桓溫問溫曰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醬耳卿復如何納曰飲止二升肉亦無幾其後伺溫暇進曰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及出餉惟酒一斗肉一拌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足備盃酌時一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六

座數其真率

謝安嘗請納納殊乏供具其兄子徽不使納知密爲具以待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數品徽遂出盛饌珍羞畢陳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汚我素業耶杖之四十其在吳興時被召還都吏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至無所復須臨發惟被幘而已餘物並封之官

何充

充字天道有器局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君坐也導又嘗繕楊州解舍顧左右言曰正

爲天道耳充強直不阿嘗在王敦坐敦兄舍時爲廬江郡貪穢狼籍敦乃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樂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殊不爾敦默然時一坐盡爲縮舌而充若不聞也者

庾翼鎮荊州臨卒表請以後任委其子時論以諸庾世鎮西藩人情所附宜如請充曰不然前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強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得以白面少年猥當重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寄無如溫者議者曰庾爰之或阻兵奈何充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七

日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已爰之竟不敢爭

充素佞佛供養沙門以百數糜費巨萬不吝也至親友貧乏絕無所施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裕曰吾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充形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蔡謨

謨父克字子尼性公亮有高望時陳留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嘗入其境問吏曰此郡人物謂誰對曰有蔡子尼江子元是時郡人多顯宦澄歷歷

名詰曰若某某等非郡人耶曰是也然則何以獨舉江蔡吏對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顧謂太守呂豫曰舊聞此郡有風規果然小吏亦知爾爾護字道明識遠才膽石勒新死征西將軍庾亮請北伐護上議畧曰石勒雖死季龍猶在季龍當內外捨攘之日獨起衆異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墪再戰而斬石生還據根本不失尺寸詳察此事能平將不能也賊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然非季龍身也所爭疆場耳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是名賢也重鎮也季龍必且率其精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八

兵身自督距吾欲與戰戰何如石生欲城守守何如金墪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又何如季龍凡此數者不可不深計也且向者充洛關中皆舉兵與季龍爲難而今皆爲之用是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壯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如此數年而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止據西北方之於今四分一耳士雅不能得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來乏糧大我糧之難莫過被函而季龍不難涉險平關中而後還今至

襄陽路既無險又令國內自相供給前濟其難而謂今不能其易又所疑也云議上亮不果移

護以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是時左衛將軍陳光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護上議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遠者才百餘里一城見攻鄰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相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堅敵在前顧臨歸路此尤兵法所誡也若進攻未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九

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況光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以爲寇來致討寇退振旅於事無失朝議是之

康帝時石季龍死中原大亂朝野咸謂太平指日可俟護獨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問何故護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決非時賢所及必

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任畧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未幾果有殷浩之後

謨選侍中司徒固辭不拜自四年冬至六年表還印綬凡十餘上以病乞骸骨皆不許穆帝臨軒遣侍中黃門徵謨謨遣主簿陳疾篤不能奉詔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顧左右曰所召人何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因詔罷朝於是公卿劾奏謂謨無人臣禮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待罪自是杜門不復出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

謨初渡江見彭嶼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此江南佳味命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諸謝尚言之尚笑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嘗詣丞相王導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不悅去導亦不畱尤篤慎凡事必過爲周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要舟

諸葛恢

恢字道明弱冠負時譽避地江左名亞於王導庾亮導重之謂曰明府當作黑頭公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曰驢馬

豈驢勝馬耶是時潁川荀闡陳留蔡謨俱字道明俱有譽人號中興三明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殷浩

浩字深源潁度清遠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每著篇則融勝口談則融屈故浩遂爲風流談論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得錢而夢穢人以爲名言及既廢徙其所愛甥韓伯送之徙所已告歸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一

親戚離因而泣下識者鄙之浩父羨字洪喬卽世傳不作致書郵者也

浩少與桓溫齊名而心每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及浩北伐敗溫勃之廢爲庶人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浩既廢夷由不輟談詠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其後溫復欲以爲尚書令先遺書告之浩欣然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凡數十次竟達空函溫大怒自是竟絕

浩之廢也其友顧悅之爲抗表陳白又與朝臣抗辨

雖不見省士論多之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
帝問何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
先零簡文善其對時浩所任又有蔡裔者負勇氣聲
若震雷嘗有二偷入室裔付牀一呼二偷一時俱殞
殷浩舉爲軍鋒

孔愉

愉字敬康嘗以避亂入新安山讀書務稼穡信者鄉
里俄而捨去莫知所之人皆謂爲神人建興初始出
應召蘇峻反愉以朝服守宗廟初溫嶠絕裾愉不滿
其品及是峻平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三

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時稱嶠之
公亮而重愉能守正也愉先行經餘不亭道見籠龜
買而放之溪壑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愉討華軼以功
封餘不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
愉悟前事遂佩之

愉從子坦字君平有雅望元帝嘗問坦吳興徐馥爲
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縣
殛而馥與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帝又曰賊臣弑
君汙宮諸宅鄉舊廢四君之選今何所依坦曰李平
子遂魯昭公得因之廢仲尼乎帝不能屈蘇峻之亂

坦謂人曰臺城必破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已而臺城
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人稱其先見第舉

基字敬林愉從弟也嘗與愉同行橫塘遇蘇峻寵臣
匡術愉止與語而羣絕不一顧術怒將刀之愉抱術
曰吾弟發狂幸宥之乃獲解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
宴導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隙羣答曰羣非孔子
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屬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
眼導慚羣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
甌布日月久糜爛耶羣答曰公未見肉耳糟醢更堪
久嘗與親友書曰今年田得秫米七百石不足了麴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三

葉事其流瀝如此

陶回

蘇峻之反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
必向小丹陽南道來伏兵要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
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至迷失道部分皆亂亮聞悔
之而已遲矣時倭人桓景爲王導所昵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導詰回曰南斗楊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詭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而與桓景造膝
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謝尚

尚字仁祖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携之送客一客謂曰此兒坐中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識顏回時年八歲耳及長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嘗呼爲小安豐辟爲掾始到府通謁卽值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鵲舞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間傍若無人安豐安字無奕尚從弟也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飲以醇酒醉猶不已安時在膝邊諫止之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奕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每曰此吾方外司馬嘗於客坐逼桓溫飲溫走入南康生門避之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四

亦何所擇溫亦不責之

謝安

安字安石甫四歲桓彝見而奇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器宇條暢嘗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聲價爲來逼人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游出則漁弋入則言詠了無處世意嘗遊臨安山坐石室臨清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又嘗與孫綽等

泛海風起浪湧同舟者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之也猶去不止風轉急安乃徐曰將何歸耶舟人始迴衆服其雅量

安名重當世而屢辭辟召庾冰慕之累下州郡敦逼安不得已爲一赴才月餘告歸已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吏部郎並不起至作書距絕有司奏安偃蹇無狀禁錮終身簡文帝時爲相獨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妹也惔家華貴而見安靜退蕭然乃謂曰丈夫恐不如是安掩鼻曰正慮不免耳會其弟萬廢安始議出時年四十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五

餘矣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應之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君何安有慚色

安既赴溫辟溫甚每顧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一日請安值安理髮安性舒緩久而方能使取幘溫見而之曰令司馬著幘進其見重如此及簡文帝崩安時已輔政溫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將移晉祚呼安及王坦之入擬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第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

倒執手板安獨從容就席徐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談語移日初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兩人優劣也溫嘗出安所作簡文謚議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金時國家多難安惟鎮以和靖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若有出世之志羲之謂曰四郊多壘而浮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亦清言致患耶符堅入寇衆號百萬大淮肥京師大震安時爲征討大都督遣謝玄往拒玄入問計安第曰已別有旨已而寂然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七

玄不敢復請安竟命駕遊山親朋畢集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遊涉至夜乃還指授方畧及玄旣破堅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展書畢憊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敵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展齒之折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已牢之果以亂終味之亦用貪敗會稽王道子專權姦諂頗相構扇安遂求出鎮廣陵遊之人皆服其先識安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廣陵盡室行造

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而遇疾篤竟還都悵然謂其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而今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遂上疏遜位尋卒初安之出也帝祖於西池親獻觴賦詩及是痛悼爲臨於朝堂三日年六十六謚文靖

安自少盛名爲世傾慕每伺其舉動輒効之性好音樂自第萬喪十年不聽樂及登台輔遂甚慘不廢絲竹衣冠效之遂以成俗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七

安問其歸資答曰惟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提之京師士庶競市價遂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至手掩鼻以教之

初安之鎮廣陵也樂壘曰新城嘗於城北築堞及安旣沒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安素重名士羊曇及卒後屢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爲與安故所熟遊處也一日偶大醉石頭扶路唱樂而歸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乃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謝混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孝武帝嘗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粲欲以女妻之珣謂曰卿莫近禁鑾禁鑾者元帝初鎮建業公私窘索但得一狔便為珍膳其項上一鬻尤美必以薦帝羣下莫敢嘗故呼為禁鑾珣蓋以為戲也混竟尚主

桓玄嘗欲以安石故宅為營混謂曰召伯之仁其及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八

甘棠文靖之德乃不能保五祀宅耶玄慙而止混歷尚書左僕射後以黨劉毅被誅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恨登壇日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耳裕亦慨然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混安之孫謝琰小子

謝玄

玄字幼度叔父安嘗謂其子姪輩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時諸人莫有對者玄進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砌耳安自是重之玄少好佩紫香囊安不欲傷其意姑戲賭取焚之玄悟遂不復

及長有經世畧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兼才安以玄薦郗超聞而歎曰安能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時人疑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任使雖履屐間亦各當其用以是知之後果驗符堅率兵百萬大項城玄時以八萬衆往禦先遣劉牢之將五十人直指洛澗一戰遂斬堅將梁成梁雲堅怒進屯壽陽通肥水為陳玄軍不得渡玄使人謂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結陳是不欲速戰也請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可乎堅衆皆不可堅獨曰但却軍令得渡而我以鐵騎數十萬逼殺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十九

之水何不可符融亦謂然遂麾使却陳既動不可止玄遂以精銳八千涉水乘之堅衆大亂遂斬融堅中流矢衆大潰若崩山然投水死者無算肥水至為不流時棄甲宵奔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也捷聞朝廷遣使慰勞進號前將軍

時吏部尚書張玄亦以才學顯而名亞於玄時稱南北二玄玄子瑛早卒瑛子靈運嗣靈運文藻豔逸玄嘗言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玄所舉將才戴逵即處士戴逵弟也曉果多權畧遠鷹操東山而遂以武功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對曰下官

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謝萬

萬字萬石嘗同蔡系送客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林至冠帽傾脫萬徐起拂衣就席神爽自若坐定謂系曰幾壞吾面系笑曰爾本不爲卿面計時以此兩稱之太原王述萬妻父也述刺史楊州口萬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造其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疾癡君疾信是癡述曰非無此論恐晚合耳

嘗受任北征矜豪傲物惟以嘯咏自適兄安深憂之謂曰汝爲元帥宜有以撫輯衆心萬乃召集諸將都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二十

無說第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未幾爲虜敗時謝氏尤秀彥者稱封胡羯末封謂詔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小字也詔即萬子

朗字長度少孤善玄言總角時病新起體羸不堪勞

適詣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論遂至相苦母王再遣

信召還安固留欲使竟其論王氏徑自出云新婦少

遭艱痛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携之入安謂坐客曰

家嫂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仕終東陽太守

朗子重字景重亦負才名嘗侍會稽王道子坐值月

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不如微雲點

綴道子戲謂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重子綯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不堪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復爾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王胡外孫亦素無禮於舅故云

王羲之

羲之字逸少導從子年十三周顗見而奇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嘗顗先割啗羲之自是名顯從伯敦嘗謂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裕時負重名故云郗鑒嘗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羣從門生歸報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二十

矜持惟一人在東林坦腹食若不聞也者鑒曰正此佳婿耳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朝廷愛羲之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授護軍

又辭殷浩書勸之羲之報書曰自兒妻女嫁便懷尚

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

不辭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奉揚國威故當不

同凡使殊不同居護軍也已拜右軍會稽內史殷浩

北伐羲之策其必敗移書止之言極切至浩不聽卒

敗又嘗書誠謝萬云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願君

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卒敗

義之少與王述齊名而意輕述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絕不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候已輒灑掃待如是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楊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亦獨不過義之第臨發一別而已義之耻爲之下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輩不及坦之耶述後檢察會稽義之遂稱病去於父母墓前自誓誓文甚苦朝廷知之亦不復徵

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京師初渡浙江有終焉之志會稽多佳山水名士咸居之義之嘗偕其同好孫贖史快編 卷十七 二二

綽許詢支遁等宴集山陰之蘭亭自爲序以識其志序成或方之潘岳金谷詩序云去官後與道士許邁爲採藥遊恒不遠千里探名山泛滄海無所不劇每歎曰吾當以樂死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常就之見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保全此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時義之在坐笑謂曰倘令集許邁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謝安嘗謂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正須賴絲竹陶寫之恒恐兒輩覺此樂趣

義之既優游無事嘗與謝萬書云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笑詠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雖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遺意比尚當與安石東遊山海行視地利衣食之餘擬與親知時共歡讌常思陸賈班嗣楊王孫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義之愛鷺喜其鳴尤精隸書冠絕今古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鷺善鳴求市之不得遂携親友命駕往觀姥聞義之來爲烹此鷺以待義之歎息彌日又山陰一道士嘗養佳鷺義之往觀喜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二二

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義之欣然爲畢籠鷺而去義之嘗在戴山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不售爲取其扇各書五字姥色愠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言頃刻立售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謝之嘗詣一門生家見几滑淨因命筆畫草相半門生父不解後竟刮去之門生驚悞不已

義之嘗自言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屬行也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爲墨使人耽之皆若是未必後之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義之書云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倒遂爾忘失常恨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其爲翼所重如此

王徽之

徽之字子猷性放誕嘗參軍桓溫府日繁首散帶不事事後又參軍桓冲府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冲嘗謂徽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直視不答第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大有爽氣

讀史集編

卷十七

十四

吳中一士夫家有好竹徽之聞徑往造其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爲灑掃設具徽之不顧將出主人竟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權去每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武問故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乃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便乘月泛舟詣剡及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故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第獻之讀高士傳賞井丹高潔微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時人以微薄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

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是獻之病術人云生人有樂代者死可生微之遽曰吾才位不及弟請以餘年代術人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足亡者年耳今君算與俱盡何代也未幾果繼卒

王獻之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獨冠嘗觀客搏蒲曰南風不競客曰此郎管中窺豹亦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徑拂衣去嘗與兄操之微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三王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故安曰吉人辭寡又

讀史集編

卷十七

十五

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遇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有偷入盜物都盡徐曰偷兒青毡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獻之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觀者如堵桓溫嘗使書扇筆快落輒因之畫作鳥駭竹牛成驚其妙絕焉謝安嘗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時議者謂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能及獻之骨力不

有媚趣桓玄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
右玩之太極殿新起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試謂
曰魏時凌雲殿成榜未題而匡悞訂之不可下乃使
韋仲將懸橙書之書成鬚鬢爲白因語子弟宜絕此
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
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敢通

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
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
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以貴驕士非道非禮非
道伶耳直驅出門獻之亦不以屑意嘗遇疾家人爲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二六

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有何德失對曰不覺餘事惟
憶與鄰家離婚獻之前妻鄰妻女也

王氏世奉五斗米道而疑之奉彌篤孫恩之亂疑之
不爲兵備惟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
鬼兵相助賊當自破耳竟遇害疑之義之次子

制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
遺跡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擅美一時其布織濃分
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
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而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
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故亦翰墨之病與子雲擅

名江表然無丈夫之氣行行若鶩春蚓字字如縮秋
蛇雖禿干兔之毫聚無半分之骨夫盡善盡美其惟
逸少乎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
聯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心摹手追斯人而已

許邁

邁字叔玄句容人恬淡不慕仕進嘗造郭璞璞爲筮
遇泰之上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退之道於
是築精舍餘杭之懸甯山而時往來茅嶺之洞室謂
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常遊處也
及父母終遂徧遊名山餌芝朮斷穀食能服氣一氣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二七

千餘息又嘗棲桐廬之桓山而藩其四面不許人近
好道者許登樓與語後乃遺書別其婦又書王羲之
謂自山陰至臨安多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之
徒諸得道者皆在焉後莫測所終

桓伊

伊字叔夏性冲退善音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
徽之赴召泊舟青溪伊素不識徽之輒從岸上過船
客呼其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謂曰聞君善
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因重徽之名便踴胡
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孝武時王國寶專利無檢實謝安嘗也安惡其爲人頗抑之遂讓安於帝伊一日侍宴帝命伊吹笛伊怡然爲吹一弄旋放笛云臣於筆分乃不及笛然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筆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遂爲敕御妓奏笛伊云御府人與臣必不合臣有一奴故相習請得召之帝彌賞卽召奴奴至吹笛伊便撫筆而歌歌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騰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三叔反流言聲節懷慨安爲之泣下沾衿乃越席藏之將其髮曰使君於此處不凡帝有慙色

讀史懷編

卷十

二八

朱伺

伺勇而訥目不知書見鄉里士大夫惟揖稱名而已陶侃鎮江夏署伺爲左甄以戰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入寇太守楊珉日聚督將議方畧而鮮有任者伺獨不言珉問曰朱將軍何默然伺曰諸君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珉大笑識者以爲知言

朱序

序字次倫鎮襄陽符堅遣其將苻丕率衆圍之先是

序母韓氏親登城審勢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預斜築城二十餘丈其後賊攻城西北角果潰憑新築處固守得完襄陽人遂號其築爲夫人城

序旣累戰勝賊兵頗驕會督將李伯護者爲賊應竟陷襄陽序遂沒於堅然其意每思得當以報會堅南侵大兵屯項而先令符融以三十萬衆進逼肥水因遣序詣謝石誇示兵威序密謂石曰若堅百萬衆悉到誠難與爭鋒及其未齊擊之可得志也於是石遂以精兵八千涉肥水戰堅衆小却序輒在軍後大呼

讀史懷編

卷十

二九

曰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卽脫歸朝

陳壽

壽字承祚少好學師事譙周先仕蜀以不附宦人黃皓屢見黜落入晉張華愛其才舉孝廉嘗撰蜀相諸葛亮集又撰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時稱良史張華嘗言當以晉書相付然丁儀丁廙有盛名壽乃謂其子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立傳而壽父爲馬謖參軍謖誅壽父亦髡遂議亮不長於將畧士論以此少之

王長文

長文以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辟別駕徑微服遁去莫知所之後見於成都市但踣踞胡餅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晚遭陸績玄道遂顯通玄經未遭陸績耳太康中蜀士大儼長文貧貸多無償郡縣切責刺史徐幹知而捨之亦不謝後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出行類著白旂小郭當時異之

孫盛附

盛字安國博學精名理時殷浩名擅一世而盛獨與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十

抗兩人嘗對食以論議不合奮擲塵尾至毛盡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理竟不定爲桓溫參軍嘗與溫賡論其所遣從事進無威風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亦不罪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溫見之大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還向父號泣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竊改之盛爲寫兩定本寄慕容儁至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相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盛子放字齊莊七八歲時嘗與父俱從庾亮微亮謂

曰君亦來耶放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亮問欲齊何莊放曰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可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之流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放答曰未若諸庾翼翼已顧語人曰我故得重稱奴父也

于寶

寶字令升博學多才嘗爲著作郎先是寶父有所寵婢寶母甚妬之父亡母生內之墓中寶時年小不知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歸經日因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十

言其父嘗與飲食家中吉凶事輒與語亦殊不覺地中惡寶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復蘇言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於是遂撰搜神記二十卷集古今神祇靈異諸變幻狀甚悉劉惔見之謂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鄧粲

粲以高潔著名與劉驥之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聘粲爲別駕粲乃應之二劉謂曰卿何忽爾改節殊失衆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也夫隱之爲道朝亦可

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二劉無以難之然
衆自是名譽稍減未幾以病乞去

習鑿齒

鑿齒字彥威博學能文桓溫有異志陰問蜀人之知
星者國祚脩短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
無虞至五十年外不論溫不悅爲賜絹一疋錢三千
星人懼馳白鑿齒曰賜絹一疋令自裁也惠錢三千
以買棺耳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錢供道里費聽君
去也星人喜明詣溫別溫問故具以齒言對溫笑曰
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讀儒書不如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

一諸習主簿時有桑門釋道安者才俊辯自北來荆
與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齒應聲曰四海習
鑿齒時以爲佳對云

鑿齒以溫覬非望爲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
帝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氏雖受漢禪尚爲篡
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
莫救溫之逆萌後竟以脚疾廢符堅陷襄陽聞釋道
安與齒名爲輿而致之與語大悅曰晉氏平吳利獲
二陸今破漢南得士才一人有半以其病脚故云
溫弟祕亦有才名素與齒善齒嘗與祕書曰吾來夢

陽觸目悲感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
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
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吟漁梁追二德之遠未
嘗不徘徊移日惆悵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
置酒孫堅之所殞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
猶存星列滿目瓊璫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
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若向八君子
者千載猶儀想其爲人泥相去之不遠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曠辰百年後吾與足下
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後遇如此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

徐廣

廣字野民侍中徐邈弟世以學業顯義熙初領著作
奉詔撰晉紀四十六卷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
感涕泗橫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
淚謝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
不同時更歎歔泣下固辭衰病乞歸桑梓

顧和

和字君孝自少有風望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
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榮謂之曰卿其速步君孝起
卿矣王導辟爲從事周顗嘗遇之會和方擇蠹夷然

不動顙指和胃笑謂曰此中何所有和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顙人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導嘗謂和珅璋特達機警有餘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和由是知名

袁喬

喬字彥叔桓溫謀伐蜀眾以為不可喬獨勸之曰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險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騎速進及彼有聞而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可一戰擒也溫然之及兵入議者欲兩道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若分兩道軍力不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若全師直進棄去釜餽齋三日糧勝可必也溫從其言遂降李勢

讀史懷編

卷十

三

喬孫山松襟情秀遠尤一音舊歌有行路難曲詞疎質山松為文其詞婉其節每因酣醉縱歌之能令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人稱三絕焉又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遊亦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袁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傲儻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貴產俱竭尚有負進思自振莫知所出乃求濟於耽耽畧無難色遂變服者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習聞之而未識面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叫絕探布帽謝地曰竟識袁彥道不

王恭

恭字孝伯才地高華尤美姿儀濯濯如春月柳膏著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慨然曰真神仙中人

讀史懷編

卷十

三

起家著作佐郎曰仕宦不為宰相何足騁才志遂辭疾孝武帝時累官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嘗置酒東府宴集朝士淮陵內史虞珽妻裴氏能服食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悅之令與賓客談皆為降節恭泣曰未聞宰相之坐當有失節婦人一座驚悚道子大慙恭能誅佞臣王國寶乃復與譙王尚之構竟被殺

殷仲堪

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類推慕嘗侍孝武帝帝問曰昔有患耳者聞林下蟻動謂為牛鬬是卿

何人仲堪流涕起曰臣進退維谷蓋患此者仲堪父也帝亦嘗示仲堪詩謂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其出鎮江陵也帝謂曰卿本廊廟之寶忽作荆楚之珍今去有日使人酸然良以慨恨其見親重如此

劉毅

毅剛猛沈斷而多狠愎初與劉裕共起義誅桓玄已遂矜功與裕二及居方嶽快快不得志每讀史至蘭相如之下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嘗云恨不遇劉項與其爭中原也自敗桑落知物情已去彌增憤激一日帝大宴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六

始出風流蓋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云

毅初在京口其屯宴嘗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司徒長史庾悅適與僚佐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令一射其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耦遂散去惟毅獨留射如故既悅食子鵲毅求其餘悅又不與毅心銜之已得志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旨悅忿懼而卒

劉裕時東府常聚博蒲一判每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憤還惟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呼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木

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時四子俱黑獨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呼盧卽成盧毅意殊不快黑其面如鐵色姑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諸葛長民

劉裕討毅時以長民監留府事長民驕縱貪殘多不法心疑裕不能容適聞毅誅謂所親曰昔年臨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遂謀爲亂其弟黎民復促之長民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本先疑之西征故以老母弱弟相託及既斬毅將還都業尅期而故遲遲輒輕舟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七

忽進潛入東府出長民不意先伏壯士丁昨於幃次長民入與懼相語且罄素所未盡者長民正喜甚昨忽自後出拉殺之

忌劉牢之甥也劉裕初爲牢之參軍與無忌深相但玄篡遂密共圖玄時劉毅家京口亦善無忌一口言及興復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曰有強弱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豈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起義襲京口桓玄聞甚懼

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耳勢必無成玄曰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而博滿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今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魏詠之

咏之字長道家貧嗜學生而免缺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責數斛米西上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言其意仲堪遂爲召醫醫曰可制而補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遂處別室食薄粥粥閉口不語盡如醫言缺竟補始爲仲堪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三八

客後竟踐其位

爲盧讀史快編卷十八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富湖趙維震節

列傳

張軌

惠帝初軌爲征西軍司時方多難軌陰圖據河西並得秦之觀投策起曰此霸兆也遂求爲涼州刺史至則討破鮮卑斬萬級俘十餘萬口名大震遂大城姑臧先是漢末燉煌戾瑾謂其門人曰城西泉水後當竭竭則雙關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伯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起學館果於泉上築雙關與東門相望矣及是張氏霸然世效忠順稱西藩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一

張寔

寔張軌子也雖專制涼州而乃心王室軍士張水得望文曰皇帝聖澤偉皆上稱功德寔曰孤常念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作此言徑表上之嘗因國荒旱下令國中有面刺孤罪者酬束帛輸墨陳孤過者各以篋篋謗言於市者報以米羊賊曹佐高昌隗璿進說寔納之爲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涼州大治
愍帝蒙塵寔大臨三日遣司馬韓璞等率步騎一萬

東赴國難。樊次南安。諸先引軍。斷其路。相持百日。許不能前。糧矢且竭。撲乃殺牛饗士。灑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然。則從我。令乎。曰。從。遂鼓譟直進。會張閭援兵亦至。夾擊大破之。斬級數千。遂東拒劉曜。

張茂

是弟茂字成遜。虛靖嗜學。不以世利嬰心。既嗣兄位。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聞會者。夜叩門。平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好。楓令辛岩收會。爾會妖妄。請誅之。茂曰。吾僑勞人。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

且會稱先公之命。何謂妖乎。吾過也。吾過也。遂令止。後武公軌謚也。

初韓璞之東也。劉曜怒。遣將攻璞。且盛兵西侵河西。大震茂出次石頭。謂參軍陳珍曰。曜善用兵。士卒習戰。若尅南安。席卷河外。計將安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孚。關東未固。其所將皆氐羌。烏合度不能曠日持久。增隴上之戍。而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率散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大悅。令率騎一千八百往援時。曜已陰欲歸。而聲言將收隴西珍竟募氐羌衆擊曜走之。

張駿

駿字公庭。劉曜使人拜駿涼州牧。駿遣參軍王騰報聘。曜謂騰曰。貴州必欲追攻。實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約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賈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石。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挺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凌遲。尚未能察。邈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爲聖禮遣之。

駿欲通使京師。假道於蜀。李雄不許。駿乃遣從事張淳請稱藩。以假道。難太悅。時雄有憾於南氏。淳因能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三

雄討滅南氏。掃氛燕趙。拯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雄心怒其語。僞許之。而計將覆淳於東。映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乃詣雄。言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述之地。萬里表誠。以陛下能矜戮力之臣。成人美節也。若欲殺臣者。當顯白都市。云涼州通使。琅邪假塗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使義聲遠著。威赫天下。而乃令盜殺江中心。迹曖昧。何以揚休烈。震敵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卽放還。時有言張淳壯士。宜留任者。雄曰。壯士豈爲人留。

駿盡有隴西之地。雖稱臣於晉。而不奉中興正朔。建

置官屬擬於王者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又各起一殿東曰宣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章服器物並依方色駿厲操勤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號爲積賢君

張重華

康獻后臨朝詔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公重華時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其親信臣沈猛謂歸曰朝廷加慕容銑以燕王而我家世忠晉室乃反不如鮮

讀史懷編

卷十八

四

卑何以勸忠義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王至於夷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必羣起攻之矣聖上以貴公忠義故爵之上公奈何比鮮卑哉且今貴公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恭迎天子天子復何爵何位以加賞乎猛反命重華遂止

張天錫

天錫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字公純撮入朝朝士笑其三字改字純撮天錫號實園池頗廢政事時有疏諫者天錫答曰吾非奸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

之士阮芝蘭則愛德誼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錫故以辭捷自雄卒敗於姚萇國亡

天錫遙與晉盟嘗遣其從事中郎劉琨送盟文於桓溫博有口辯一日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博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應聲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司馬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爲刁也彝竟爲之誚

李嵩

讀史懷編

卷十八

五

爲字玄盛少涉經史工屬文長習孫吳兵法呂尤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不血刃坐定千里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其畧云漢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之滄浪欽飛鳳於太清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交霜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驥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滌滌時弗獲靜心往形雷奔駕陽林宛首一丘衡風沐雨載沈載浮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圓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云文多不具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

世取於秦隴植之終皆枯死而酒泉宮西北隅忽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意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又著大酒容賦表恬豁之懷餘詩賦數十篇行世

孝友

李密

密字令伯少仕蜀爲郎入晉詔徵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上表陳情帝覽表曰士之有各不虛然哉聽終養後服闕徵至洛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任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六

流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亡國其成敗一也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語孔明與凡人言無已敵者是以碎耳華善其對

盛彥

彥字翁子有至性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婢使數見捶撻憾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蟬蟾炙節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從此日疾遂愈陸雲爲薦之朝

王哀

哀字偉元以孝著三徵七辟皆不就一門人爲本縣所後告哀求屬令哀曰鄉學不足以莊身吾德薄不足以莊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令兒負鹽鼓送所後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如林安丘令以爲詣已也方整衣出迎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磨折而立云門生某爲縣後故來送耳因執手去令驚卽放之更以爲恥

顏含

含字弘都自少以孝友著多異感仕元成時累進光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七

祿大夫時論者爲王導帝師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此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怨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與人有論少正卯盜聽其惡孰甚者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含曰爲惡當露人得加戮隱伏之惡非聖莫誅由此言之正卯甚矣時以爲名言郭璞嘗欲爲含劾含曰年在天位在人無勞筮也

劉殷

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盛冬思董而不得

食爲不飽殷知之號哭澤中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得董斛許而歸又嘗夢人謂曰西籬下有粟窟而掘之得粟十五鐘銘曰七年粟百石賜孝子劉殷果食之七載始盡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備北州之學惟殷氏獨盛

忠義

嵇紹

蕩陰之敗天子蒙塵百官侍衛莫不散潰者惟侍中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帝值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人

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痛惜之及事定左右請洗永帝曰此嵇侍中血也戒勿洗后東海王越遇

紹墓爲哭之勅

初在武帝朝以秘書丞起家或謂王戎曰昨於侍人中始見嵇紹昂昂如野鶴之在鷄羣戎謂曰君未見其父耳裴頠嘗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遺才謂其有人倫鑒也嘗在齊王同坐同知紹善音令左右進琴紹正色對曰紹雖不才忝備常伯腰絃冠冕鳴玉殿庭而乃爲王執伶人之役乎同慙而止紹嵇康子延祖其字

嵇含

舍宇君道嵇喜孫也王粹以貴公子尚主亭館甚盛園莊周於室一月廣集朝士使含爲讚含竟作弔文序曰帝塔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儒彥而園莊生垂綸之象所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讚也其詞畧云邁矣莊周天縱特放氣虛神清窮玄極顯人倫俗季真風遐散借玄靜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詞家畫先生之象於乎王生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潛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棲煙霞之徑死寄彫楹之屋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九

託非其地沒有餘辱云粹甚愧之

韋忠

忠字子節志慷慨杜門不交當世介如也裴秀見而奇之命子頤造焉每託辭不見家貧藜藿不充而樂趣不改頤爲僕射嘗言之司空張華華辟之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笑詹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舉而不實逸民怨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丈夫之作用也遠氏常有心託我我正恐洪濤蕩餘波見漂泥可歸尼閭而燭沃焦哉未幾張與裴俱敗

劉敏元

永嘉之亂敏元避地西奔過同縣營年七十餘矣隨敏元行道遇劫敏元既得免欲殺平敏元懇為乞命諸盜皆許而一盜獨目叱曰吾必殺此老憂不得汝乎敏元怒奮劍曰吾與此老親非骨肉誰非師友徒以戮獨見投故方懇諸公皆慈愍汝獨何為者顧謂諸盜曰諸君子事業上為高皇光武下亦不失陳項當使所過稱詠功德而奈何畜此人損盛美當立除之以成諸君霸王之業輒前欲斬之諸盜為解而去

良吏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

胡威

威字伯武其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往省家無僮僕獨身驅驢以行及至停數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官何從得此質曰吾俸餘也威受之質有帳下督乃先為裝於百里外候威至伴乞同行每事資給威心疑誘問得其故乃出父所賜絹謝督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督一百除其名威後以徐州刺史入朝武帝問之曰卿清孰與卿父對曰臣不如父帝曰卿父以何勝卿對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帝嘉之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素清修嘗為廣州刺史之官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食泉相傳飲此者欲無厭隱之故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至州惟食乾魚蔬菜帷帳器服皆付外庫詔旌之賜錢五十萬粟千斛其後歸妻劉氏齋洗香一斤隱之見投諸湖隱之嘗嫁女謝石知其貧遣使為助經理使至第見吳婢牽一大出賣他無所辦蕭然而已

儒林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

文正

立字廣休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譙周門人以陳壽李虔為游夏難忘為子貢而立獨為顏回仕蜀位尚書人晉位太中庶子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三人子孫流徙中都者並為敘用一以慰巴蜀人心一以傾吳人士望詔從之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請移問太僕帝善其對

劉龜

濟南劉龜字延世博學強記撰著百餘萬言青州人重之無敢字龜者忽一日有客直造門呼曰吾欲

見劉延世門人天怒叱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叱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叱歷數答之復云猶多有疑客問疑者兆述畢客曰易解耳爲一一剖晰兆豁然意解及客發一難兆默不能對客辭去兆因畱之客曰往親親會葬後宜復來旣去叱令人視葬家絕無此客竟不得其姓名

杜夷

夷字行齊操尚貞素居貧不營生產而經籍圖緯之學無不淹悉惠懷之世辟命接踵並閉戶不應授生徒千人元帝聞其名徵拜祭酒辭疾未嘗朝會帝欲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二

親詣夷夷陳萬乘之生不宜輕出帝與夷書曰吾與足下情在忘言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命皇太子三造其廬執經問義臨終遺戒其子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葬務簡儉然亦不須苟取矯異也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

徐邈

邈性沈雅孝武帝時爲太傅謝安所推豫章太守范甯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風政吏假還者必訊其官長得失邈遺甯書曰足下誠畱意百姓願以實不以

文十五議曹欲何採達耶非徒無益恐反爲難漁資且何可縱小吏爲耳目也世寧有端人員士而多所告白者自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因小忠以成大不忠藉小信以致大不信足下但擇公方人爲監司而身自平心居宗亦何取耳目哉識者是之邈一日詣東府正值衆賓酣飲諠譁邈子迎謂曰君亦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邈子笑亦不以爲忤

韋謏

謏字憲道好綜覽多著述仕劉石之朝四登九列六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三

在尚書三任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著伏林三千餘言遂衍爲典林二十三篇諸撰集世事數十萬言皆有才義以諫納降胡爲冉閔所殺併殺其子伯陽謏嘗爲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不肯試如尊教亦幸正值軟抵耳時人傳爲嗤笑

范弘之

弘之字長文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卒請謚下禮官議弘之上議曰石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勤勞僉推匪懈淮肥之捷皇威遐邇雖天

亡校寇石與有功焉然而黷貨京邑聚斂無厭坐擁大衆侵食細民財用靡於絲桐執綺盡於婢妾此亦人臣之大蠹也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敘桓溫移鼎之迹以是發怨出爲餘杭令

文苑

成公綏

綏字子安有俊才閑默自守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其畧云逸羣公子體奇好異敖世忘榮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遊志於是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四

延友生集同好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路邈路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於時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清轉氣衝鬱而燥起飄游雲於太清吸長風於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近取諸身清激切於笙竽優潤和於瑟琴收激楚之哀荒節比里之奔淫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慨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拊而抗首嘈長引而嚶亮或冉冉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秦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離羣鳴號乎沙

漠若離若合亦斷亦續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雷之潤潤若乃登崇岡凌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蘭之倚靡蔭脩竹之嬋娟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綿行而不流住而不膩隨口吻以發揚假芳喉而遠逝於時綽駒結舌王豹失色虞公止歌甯子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拊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讀之歎伏以爲絕倫所著雜詩賦十餘卷行世

左思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五

思字太冲貌寢口訥而善屬詞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已復欲賦三都遂移家入京訪遺事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楷得句卽疏之賦成時人未之重以安定皇甫謐有高雅因造論出示之謐稱善遂爲之序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作此賦聞思爲之撫掌大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佞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讀之絕歎服以爲不能加遂輟筆思臨當人

趙至

至字景真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觀之不能去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問爲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遂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返年十六遊鄴復與康遇隨康還山陽康每謂曰卿頭小而銳童子曰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至初與康兄子蕃友善後將遠適與蕃書敘離詞情慷慨頗傳於世

書畧云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據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本

首旂託武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徘徊九臯之內瞻睇重阜之巔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吟溝渠良不可度听亦行路之艱虞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若乃蘭芷傾頓桂林移根根萌木樹而牙淺弦急風波潛駭危機密發移搖柏於玄朔榮華藉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泰詔武於華俗投入夜光鮮不按劍吁其悲矣心傷悴矣大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聯六合猛志躡雲雄心四據披猱掃穢蕩海夷嶽蹠昆崙使西側踰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翅遠逝自非知

命能不憤悵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啼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從容顧盼綽有餘裕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筑筑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無金玉爾音而有惡心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才氣縱橫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自傷榮養不遂號憤慟哭卒

褚陶

陶字季雅弱不好弄惟清談閒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二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七

備在黃卷中拾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爾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而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美已盡不圖復見褚生機曰公未睹不鳴不躍者耳平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

張翰

吳人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聞門彈琴船中翰初不相識輒詣循談遂大相得問循知其入洛乃曰吾亦有事比京便同載去竟不告其家人後爲齊王同掾知禍難方殷

謂同郡顧榮曰夫有四海之望者求退良難榮執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秋風
起忽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
羈數千里外以要名爵竟命駕歸或謂曰卿縱過一
時可也獨不為身後名耶翰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所著文四十篇行世

袁宏

宏字彥伯有逸才會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謝尚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宏時適在
別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復藻拔尚駐聽久之遣僮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八

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蓋宏父勗先為臨汝令也其詩
卽詠史之作尚有勝致卽迎過舟與談申旦不寐自
此名譽日茂宏撰後漢紀三十卷竹林名士傳三卷
詩賦誄表凡三百首傳於世

宏嘗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
彝溫甚忿又憚宏為時文宗不敢顯問一日游青山
歸命宏同載因及之宏答曰固有之未遑啓耳溫疑
不實曰君為何辭宏應聲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
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泫然而止
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詰宏曰

家公勲跡若賦何以獨遺宏窘亟答曰已感述何言
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制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
沙之績青史所贊胡奴乃止

宏嘗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一口與王珣伏綰同在
溫坐溫令綰讀其賦至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
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攷尼父之洞泣似
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
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於天下後
便移韻從事於寫送之技似猶未盡綰云得益寫韻
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九

獨寫而咏咏久之謂綰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其推
此生

伏綰

綰字玄度為桓溫參軍深被知重每宴集必命綰同
遊溫征時陽綰以淮南屢叛為著正淮論二篇詞極
瞻雅孝武帝大會西堂綰與坐還下車亟呼其子系
之謂曰有人高會天子先問伏綰在坐不此故未易
得也為人竹父如此定何如系之亦有文譽

羅含

含字君章少嘗晝寢夢一鳥文彩殊常飛入其口因

驚起告其叔母朱朱曰子後必以文藻顯及長與謝尚爲方外之好嘗曰羅君章可謂湘中琳琅後爲桓溫府參軍溫使令諸尚有所檢効令至不問郡事惟與尚酣飲累日及還溫問所効事令曰公謂尚何如人也溫曰勝我令曰業勝公亦何須効溫奇其意亦不責初令入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庭階蘭菊叢生人皆異之

顧愷之

愷之字長康博學負才嘗爲箏賦自命可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當以高奇見貴參軍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十

桓溫府甚見親重溫卒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曰卿憑桓公乃爾當作何哭狀答曰譬如雷震破山淚若傾河江海其好諧謔多類此後在殷仲堪府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遺屍仲堪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應布帆無恙已還荆州人問會稽山水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

愷之食甘蕉恒自尾至本人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入問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佳

裴楷

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曰此子正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睛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愷之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子揮白目易目斷歸鴻難又嘗以一厨書糊題其前以寄白玄皆其平日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取書而前紙題如舊還之給云未聞愷之見了無怪色而云妙高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性好吟自謂得先賢風致或請作洛生咏則曰何至作老婢聲嘗爲散騎常侍與謝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十

瞻連省每於月夜長吟瞻聞達贊之愷之聞食彌自力或瞻倦將眠故令人代已爲贊愷之不覺也則竟至中旦

尤信小術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爲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情女許之爲密去針而愈和玄嘗遺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遂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令其不見已也甚珍之人言愷之體中凝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半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道絕有文集行世晉陵之無錫人

外戚

杜乂

乂成恭皇后父有盛名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肩若凝脂目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簡仲清杜乂形清司徒蔡謨甚相器重乂卒後謨嘗曰於朝日恨諸君不見杜乂其為名流所重如此時嵇康亦與乂齊名有簡貴風桓彝嘗曰季雅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內有褒刺也謝安亦云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哀康獻皇后父

王濛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二

濛字仲祖少放縱不羈無鄉曲之譽晚節勵行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著稱善隸書美姿貌嘗攬鏡自照呼其父字曰王文開乃有此兒與沛國劉惔齊名相友善濛嘗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言風流者舉兩人為宗焉謝安嘗云王長史語不甚多可謂有令音

簡文為會稽王時常與孫綽商畧諸風流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遠而濛尤能言理辭簡而有會濛嘗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曰人言會稽王癡竟

癡也疾漸篤於燈前轉側足曳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耶卒年三十九臨殯瘞懷 羣把摩尾置棺中為慟絕久之濛哀靖皇后父

王蘊

蘊字叔仁濛之子嘗為吏部郎母一佳缺出求者十輩蘊都無所是非但連狀曰之簡文曰某有才某有地隨方進達不得者無怨焉後為會稽內史會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恭悅素相善遂畱十許日方還蘊問故恭曰與阿大語所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友也阿大悅小字未幾竟乖好其知人如此蘊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二

性嗜酒末年尤甚在會稽幾無醒日獨以和簡為百姓所安蘊孝武定石父

孫登

登汲郡人字公和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無恙怒人或投諸水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竟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間所聞終不答康將別去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

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葆其
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康卒違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
孫登蓋恨不能用其言也或言登以魏晉去就易生
嫌疑故託之默竟莫知所終

董京

京字威輦不知何許人常宿白社逍遙遊詠時乞於
市得殘繪敗絮結以自覆與全帛則棄之孫楚常就
社中與語或時載歸又遺之書謂其懷寶迷邦京答
以詩曰夏政衰周道數便便君子顧影而逝洋洋乎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四

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悲哉乎悲之不
可與對之以獨處玄鳥紆懷而不被害鳴隼遠巢乃
以欲死時彼梁魚遂迴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
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
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後數年遁去莫知所
之但於寢處畱一石竹子詩二章其一曰茫洋太素
副簡敦密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
逝將去此歸我自然之室其二曰孔子不遇時彼威
麟麟乎麟胡不通世以存真

魯勝

勝字叔時元康初仕爲建康令望氣知亂將作遂稱
疾去張華遣子勸之出不應所著注墨辯 敘曰名

者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
必也正名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
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言正辭
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
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
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
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
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五

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升降名之至也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卒頗難知後學莫
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
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集爲刑名二篇畧解
指歸以俟君子

郭文

文字文舉軼人也性樂山水每入山輒彌旬忘返洛
陽陷走入餘杭大辟山於窮僻無人之地倚木於石
苦役以居無壁障獨處十餘年猛獸過之亦不爲患

有一猛獸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爲手探
去之明且獸致一鹿於其側而去餘杭令顧燧與葛
洪共造之携與俱歸未幾辭去令造以皮承韋袴辭
不獲則置之至敗爛竟不服惟種菽麥採竹葉木實
買鹽以自供

王導問其名遣人迎至處之西園園多林木魚鳥文
亦安之朝士來觀者文頽然箕踞不爲禮溫嘗問
儀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寧獨無情乎文
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
遭疾病則爲烏鳶所食顧不酷與文曰埋藏者亦爲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本

螻蟻所食復何異於時坐者咸有釣深味遠之言文
嘗云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能窺其際也溫嶠云文
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蓋柳下梁躋之亞

文居導園七年一日忽求還山導不聽竟遁入臨安
結廬山中時臨安令萬寵亦爲迎至縣中及蘇峻反
餘杭殘破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謂其能前知也白
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
石安尸勿殯葬令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渡寵
問曰先生尚可待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
葬之葛洪更闢竝爲作傳

宋徽

字令文隱居酒泉之南山弟子受業者三千詩人
不應辟命張祚時燉煌太守楊宜圖其象於閣而頌
之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
太守馬岌弟造之纖高樓重閣而不見岌爲銘詩
於石壁而去詩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
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張
祚復遣使者徵爲太子友繼應之及至稱疾上言曰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
山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本

家遂不食卒年八十二

祁嘉

嘉字孔賓清貧嗜學年二十時忽一夜窓間有聲呼
之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善
不可謂所得未毛錐所喪如山崖及旦遂逃去西至
燉煌依學官誦書因博通經傳西遊海渚教授門生
受業拜牀下者凡二千餘人

戴逵

逵字安道不樂當世獨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
善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

伶人喘怒更召其兄述述忻然抱琴往縣乃解孝武時累徵不至行郡縣敦逼不已徑逃入吳吳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請之遊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處達不反上疏請絕其召命詔許之逵乃還

陶潛

潛字元亮高尚不羈性嗜酒嘗爲彭城令公田二頃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令以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稅當飲時潛若先醉便語客曰吾醉欲眠君可去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十八

小兒竟解印去性不解琴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其玄澹之致如此
刺史王弘慕潛甚嘗躬造焉潛稱疾不見弘乃密令人候其往廬山日遣潛故人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遂出與相聞潛亦不避歡宴窮日潛屢敝弘顧左右爲造屢請度潛便伸脚令度之弘欲要之還州問所乘答云素有脚疾何來籃輿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恬如也弘後欲見每於林澤中候之

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畧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

藝術

卜珣

讀史快編

卷十八

二十九

珣字子玉好讀易郭璞見而奇之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然吾亦未 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得免雖然在南猶可延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爲公言當見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此地雖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事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龍門山元海僧號微珣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劉聰嗣乃拜太常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剋之必矣聰曰朕欲勞卿行可乎珣

曰臣所以來正爲是也卽署珙平北將軍頓行謂其妹曰是行也死自吾分慎勿驚攻晉陽爲琨所殺

辛靈

靈性沈默無喜愠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爲理其殘亂者父母怒靈曰物生天地間各欲得性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埋壤者何爲靈曰此稻亦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於是邑里中號爲癡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然多奇術與人治病積錮可立起尤善祛妖高悝家多鬼怪諸巫祝厭効不能除會靈過悝要讀史

卷十八

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永嘉四年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嘗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又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齋時每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季龍造大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於壁忽一日皆變爲胡狀

旬餘頭盡縮入肩中惟冠髻髣髴微出季龍祕不洩淨時對之流涕遂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曰得二年乎一年乎百日一月乎皆自答不得遂無言謂其弟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萌已酉石氏滅吾當先化矣尋卒後有沙門從雍州來言見澄西入關季龍掘冢視之惟見一石而無尸季龍曰石者我也葬我而去我將死矣明年季龍死遂大破

讀史懷編

卷十八

三一

澄在鄴策未然事纖悉畢驗車行勝負雖百千里外盡如目擊之初勒死季龍傾心事澄有加於勒永澄以綫錦乘以雕輦每朝會日必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王咸相與扶翼主者唱大和尚卽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視太子諸王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時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笑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九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女

羊耽妻

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毘女也有才鑒初魏文帝不得立爲太子抱毘項謂之曰知我喜不毘歸語憲英憲英歎曰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爲曹爽參軍宣帝謀誅爽或呼敞同赴爽敞難之憲英曰爽與太傅同受顧

讀史快編

卷十九

命而獨專恣於王室不忠此舉度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爲人任爲人死此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止誅爽敞歎曰吾不謀諸姊幾不復於義

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代蜀憲英曰會行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

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母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祐嘗佩錦被憲英惡其華爲反而覆之

周顗母

顗母李氏字絡秀少在室顗父浚時爲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爲具數十人饌甚精腆寂不聞人聲浚怪覘之見秀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浚遂生顗及嵩謨已三子並貴顗秀謂曰我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二

屈節爲汝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

中興時顗兄弟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謂曰憶初時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俱貴並列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來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時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竟如其言

謝道韞

道韞王凝之妻也自幼聰敏有才辭叔父安嘗問毛

詩何句最佳對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安謂其有雅人深致普內集俄而雪下安問此何所似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奇之初道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阿大中郎羣從子弟則封胡羯末不謂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凝之既遭孫恩難道韞遂娶居會稽閨政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道韞素聞柳名亦不拒乃簪髻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主

素傅生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彼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實頃所未見道韞亦云親從彫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聞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其優劣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

劉臻妻

臻妻陳氏性聰辯能屬文嘗於正旦獻花椒頌其詞

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諸儀皆行於世

劉聰妻

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於聰既冊后詔起鵠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勸左右停刑手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惟不納而反譏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愁答皆歸妾距諫修忠惟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於婦人者也妾

讀史快編

卷十九

四

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

王廣女

女不知何許人姿甚嬌美而有丈夫之節廣爲劉聰西楊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楊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芳納之女伴許俄於閨室舉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女罵曰我正欲誅及賊乃謂我反耶父仇不同天汝害吾父而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正欲誅

賊耳今死自吾分何待汝殺但恨不得泉汝首通達以塞大恥言訖竟自殺芳止之不及

韋逞母

母宋氏家世以儒學顯氏初喪母其父撫之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此周公所作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是矣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女汝其受之勿令絕也已適韋生子逞躬課督之逞學成仕符堅堅嘗幸太學閱典籍殘缺博士盧壹對言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師傳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能傳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已八十而視聽無恙自非此

讀史懷編

卷十九

五

母無可開示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焉時號宋為文宣君賜十

符堅妻

堅妻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聖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重之湯武滅夏商因民欲也是以

今朝臣

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乎

王敦

敦字處厚眉目疎朗有鑒裁通左氏尤好清談既素有重名又立功江左手控強兵威權莫貳遂欲專制

其可願陛下熟思之堅曰軍旅之事豈婦人所豫也遂與兵張氏請從堅敗氏即自殺

寶綰妻

蘇氏名憲字若蘭善屬文符堅時綰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乃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寄綰其詞婉轉循環讀之淒惋凡八百四十字迴文詩起此

段豐妻

豐妻慕容德女也性柔慧攻書史善琴德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豐豐為人所讒見殺氏娶居德命改適壽光公餘熾氏謂侍婢曰貞女不二吾不能

讀史懷編

卷十九

六

同死乃有心重行哉然不從則違嚴君命於是剋日交禮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豔熾晴之喜劇氏偶辭以疾經再宿熾亦不之過三日求沐浴置酒言笑如常至夕乃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熾聞挽歌聲幾為慟絕

篡逆

朝廷有問鼎意帝畏而惡之委任劉隗刁協等致益不能平於是嫌釁始構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至壺邊盡缺焉然經畧指麾能使千里外肅然而麾下紆擾恒不能攝識者知其無成

王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愷又嘗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美人酒至敦導所敦故不盡飲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顧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爲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心懷剛忍若令當

讀史

卷十九

七

世豈能令終也洗馬潘綽見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敦性簡脫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術諸人皆有說惟敦都無所關但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賞其雄爽石崇以豪奢矜物厠上常列十餘婢皆美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客如厠者皆令易新衣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恬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敦故有色荒體爲疲有諫者敦曰此易耳爲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敦之初發難也罪狀劉隗既得志後復罪狀溫嶠使其兄合督錢鳳等以兵三千內向明帝下詔致討敦時已病輒揚言敦死以鼓士氣又詔曰敢舍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斬王導復遺舍書曰今日之事吾明目張膽爲六軍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但不知兄異時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云云於是合爲氣奪一戰遂潰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今皆早死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起而困乏復臥未幾死敦無子以合子應嗣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臘塗其外埋之

讀史

卷十九

八

屬事前及錢鳳斬遂發瘞出尸焚衣冠跪而斬之懸首南桁

沈充黨於敦敦之逆充與錢鳳實謀之兵發充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約尾終不便還及敗亡歸吳興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詭內入重壁中因笑謂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爾以大義存我家必厚報汝儒竟殺之已充子勁竟滅吳氏

桓溫

溫字元子生未替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啼曰眞英物也其父彝以嶠賞遂名之曰

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年十五父爲江橋所害
溫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則橋已死子處兄
弟三人居喪置刀杖中以爲溫備溫乃詭稱平客入
刀處於廬中并殺其二弟與劉懷善懷常稱之曰溫
眼如紫石稜鬚作蜩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遂尚南康公主

溫既累功進位太尉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
精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
婢諷之則現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泣溫問其故答
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失悅出外整衣冠入又得婢何
婢去而一恨薄服甚似恨小婦甚似恨赤形甚似
恨短聲甚似恨難溫大恚乃梳冠解帶頽然而睡不
怡者累日

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
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
流涕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將屬登平乘樓眺覽中原
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
不任其責袁宏曰亦運有興衰溫作色謂四坐曰頗
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
曾不若一羸將魏武入荊州京以饗士意蓋以況宏

也坐中皆爲失色

溫既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嘗臥對親賓曰爲爾寂
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丈夫不
能流芳百世不足遺臭萬載耶一日行經王敦墓望
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跡如此時一比丘尼有道術一
日浴於別室溫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其腹
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之尼答云公若作天子亦復
爾爾

簡文不豫溫意將禪位於已而遺詔但委如諸葛武
侯故事心甚不平自鎮赴山陵百僚奉迎皆拜伏道

讀史懷補

卷十九

十

側或云因此殺王謝中外危懼及謁高平陵左右覺
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因問左右
股肱形狀答者言涓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涓涓
子也以父爲溫所廢死遂不請溫溫銜而害之故涓
亦爲溫溫不言先帝云何故莫之知但見拜時溫口
言臣不敢臣不敢未幾死溫將死其弟冲問以謝安
王坦之所任溫曰伊輩不爲汝所處分

孟嘉

嘉字萬年孟宗孫也庾亮辟爲從事嘉還都亮引問
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

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稍疎雅負倫鑒一日俱在亮坐人士畢集翼時猶未識嘉問亮曰聞江州有嘉其人今安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既徧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將無是乎亮欣然益奇嘉

嘉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賓寮畢集時有風至吹嘉帽墮嘉不覺也溫勅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良久嘉如廁溫令取還之嘉恬然溫命孫盛作文嘲嘉置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讀史快編

卷十末

十一

何謂嘉答曰漸近使足然

桓玄

玄生時有異小名靈寶負其才地雄豪自擬時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意得嘗登高望震澤喟然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胡長遂棄官歸自是漸萌不軌然好爲大言而無實力初自江陵內向無他處分惟先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詠之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測當使輕而易運識者笑之及既篡以歷代皆有遷遷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

孫希之爲著作併給其資用復陰令讓而不受遂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玄既篡政元建始或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遂改永始亦王莽始執權之歲云僭逆冥符如此劉裕舉義討玄玄兵屢敗懼甚問其衆曰朕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卿何不諫對曰釐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及敗賜還袖刀而前將刃之猶曰汝是何人取殺天子

殷仲文爲桓玄僉命玄之九錫仲文詞也玄既篡入宮將忽陷羣下失色仲文獨進曰將由聖德深重

讀史快編

卷十末

十一

地不能載玄大悅及乘輿反正仲文復執轡自解仍官尚書嘗於太司馬府中見一老槐樹顧之良久歎曰此樹婆娑安無復生意遷東陽太守意快快行至富陽慨然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尋以謀反伏誅謝靈運嘗言若殷仲文讀晉書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祖約

約遜之弟也遜卒約代兄爲平西將軍遂領遜衆後以不預明帝顧命懷怨望久之奔石勒勒薄其爲人竟殺之并滅其親屬百許初遜有胡奴曰王安者遜

遇之甚厚及在雍丘謂安曰汝家在北吾亦不乏爾一人爲厚資遣之安歸爲勒將及祖氏被誅安多率其部卒詣市陰求逃庶子道重爲藏之沙門時年十歲逃嗣得不絕後石氏滅道重南歸

舊峻

峻字子高少爲書生舉孝廉起家淮陵內史王敦作逆峻隨庾亮軍大破沈充自是威望漸著朝廷以江外寄之頗負功驕恣潛有異圖庾亮疑而徵之遂拒命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結祖約舉兵內向乘風縱火臺省讀史快編

卷十九

十三

孫恩

恩孫秀後也世奉五斗米道錢唐人杜子恭者有術術嘗就人借瓜刀而以術入刀魚腹中使魚躍入刀主舟刀主剖魚得刀恩大奇之遂師子恭盡得其術自是愚惑百姓陰懷異志久之襲殺會稽內史王凝之郡邑望風瓦解東南大震焚劫剽掠流毒徧八郡婦女逃徙有嬰累不能去者至囊嬰兒沒之水而食

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恩初見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已聞朝廷致討猶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及聞牢之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遂虜男女二十萬逃入海官兵撤復入掠如是者三劉裕討之恩窮促先沈其妖黨及諸妓妾於海猶謂水仙云

盧循

循孫恩妹夫也沙門惠遠一見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恩死衆遂推循出沒海中始自東陽永嘉流毒交廣其謀皆出徐道覆道覆又循妹夫也讀史快編

卷十九

十四

道覆密謀欲具舟艦使人伐材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貿旋復稱力少不能致都下卽於郡減直市之居人貪賤爭取市各儲之家如是者數四船板大積而人莫之疑也及循舉兵道覆按前券取之居民無得匿者於是艦悉辦未幾爲劉裕所滅循之敗也悉召其效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誰能死或云官尚死某豈願生循乃悉沈諸辭死者而囚自投水死傳首京師

載記

漢

劉元海

元海名淵匈奴左賢王種生時多異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係吳兵法嘗自言吾縱觀書傳竊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兼學武事妙絕羣輩時或慷慨獻秋縱酒長嘯識者知其非常人

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宣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魏晉代興我單于

讀史快編

卷十九

十六

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侯王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復舊業此其時也左賢王元海英武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欲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於是密使其黨呼延攸詣元海於鄯今請歸葬而因共推爲大單于

成都王穎鎮鄴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未易禦請爲陛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功於王室誰不願爲殿下投命者設

一發鄴宮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必不復在殿下紙檄尺書誰爲奉之願鎮之以靜臣當獎帥五部以二部摧東瀛以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懸也於是元海至左國城二旬間已集衆五萬而王浚攻鄴穎竟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真奴才也自是不復還自稱漢王尋僭帝號

劉聰

聰字玄明年十四能究覽經史百家言習孫吳兵法尤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騎射能彎弓三百斤太原王渾冠而奇

讀史快編

卷十九

十六

之曰此兒吾不能測弱冠遊京師於諸名士無不交結樂廣張華尤奇之聰有異相初元海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而聰左耳有一白毫亦長二尺謂懷帝既北聰嘗引入譙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詞賦幸爲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良久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拓弓銀研卿猶能憶否帝曰臣安敢忘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天若爲陛下令自相驅除

耳不者九族教睦陛下亦何由得之要罷因以小劉貴人賜帝已數年乃逼帝行酒竟燭帝

聰晚年淫虐複諫災異特甚聰子約死一指猶煖久之乃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至崑崙山三日復逐不周見諸王公或者在宮室甚壯號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死亡畧盡

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約遂辭歸道經一國曰獬狴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曰為我遺漢皇帝復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

讀史快編

卷十九

十七

以小女相妻約歸置囊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取几上囊開之則白玉一坊題文曰獬狴渠餘國王敬信遮須夷國王歲在攝提當相見即馳使呈聰聰曰若審爾吾不懼死也及期子約先死聰尋病約乃盡見聰惡之謂劉衆曰往以約言為妖此日累見之此兒定來迎我何圖人死乃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未幾死以囊玉殉永明劉曜字

陳元達者少孤貧躬耕讀書年四十不交人世元海為左賢王嘗聞而招之達不往既僭號人謂元達曰劉公帝矣向招不往君其懼乎達笑曰彼公有龍

羅宇宙之志吾知之久矣往日不赴以期遲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固有以亮我二三日間恐驛書且至也是暮徵使至人曰君殆聖乎既至署黃門郎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若早叩天門必處九卿訥言之任盈分者顯臣實懼之是以抑情桓盤待分而至元海大悅

趙

劉曜

曜淵族子養於淵眉類髯不過百餘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好讀書不喜章句工草隸善屬文尤雄武

讀史快編

卷十九

十八

絕世能射鐵洞一寸許自以形質特異恐不容於世隱跡管涔山琴書為適常閒居夜有二童子入跪曰晉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因置劔再拜而去取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銘曰神劔御除衆毒曜遂佩之劔隨四時變五色其後僭位國號趙

曜弱冠嘗遊洛陽坐罪當死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匿之書置載送王忠所忠送之朝鮮歲餘饑悴變姓名為縣卒朝辭令崔岳見而奇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乞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傾乎何懼甚

也今詔捕卿甚急我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丈夫處世鳥獸來投尚須拯援而況丈夫乎因厚遇資之書傳曜即從岳質疑滯恩顧甚渥岳嘗謂曜卿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及既即帝一日因譏設語及生平茫然流涕遂追贈岳恂等皆公侯

附陳安者氏羌帥也擁衆十餘萬自稱涼王曜屢征之不能克已爲曜將平先所破斬於澗曲安雄武絕世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一殺五六遠則雙帶鞭服左右馳射及與平先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二十九

遇先三戰奪其矛會日暮雨甚遂被斬安故善撫士衆隴右思之爲作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支馬鐵鞍七尺大刀奮如雷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盞十決無前當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驕驄震嚴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予何曜聞壯而悲之

後趙

石勒

勒字世龍一名閼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哺上東門王衙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

現有奇恐將爲天下患遣收之則勒已去矣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之園生人參花葉特茂異悉成人形嘗備於武安爲遊軍所囚會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獲脫俄一老父來謂勒曰向者羣鹿我也以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

勒雖不學而雅好文史在行間常令儒生讀史傳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敗之故往往暗合諸朝賢竊聽者無不佩服焉一日使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成王業讀至留侯諫曰慎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三十

勒既貴召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齒坐歡飲縱語平生初勒鄰居有李陽者歲常爭瀝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瀝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乎乃通召陽陽至勒與酣諠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拜參軍都尉

高侯之後季龍敗劉曜遂圍洛陽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程遐等固諫謂曜難與爭鋒勒大怒按劍叱遐等石徐光謂曰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白日不剋師老卒疲知其無能爲乘銳擊之可一戰擒也若洛

陽不守曜必直抵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退等乃不欲我親行耶何計之左也光對曰誠如聖策時佛圖澄亦言大軍山必擒曜遂決策親征令敢凍者斬

勒既決矣即命李龍進據石門命石堪石聰各統見衆會於陽而勒自統步騎四萬赴金墪傾謂徐光曰曜當盛兵成阜其大阻洛水若坐守洛陽必成擒矣高軍集成阜曜無守軍勒以手指額曰此天也遂卷甲衝枚兼程直進出垂堂之間知曜軍十餘萬俱陳城西勒更喜謂左右可賀我遂入自宣陽門升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二十

故太極前殿令李龍以安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有張石聰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而勒躬自中門出自間闕夾擊曜軍大潰石堪遂執曜斬首五萬枕尸百里

勒既勝大號法甚嚴謹謝元峻時有醉胡乘馬突入止事門勒大怒詰宮門吏焉焉曰朝廷制令尚欲行之天下混一而尚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箭惶恐甚竟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突入甚呵御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不罪參軍樊坦勒擢爲章武內史坦行入解衣冠蔽其勒

見驚曰參軍何貧至是坦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貨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耶今當相償坦悟大懼叩頭謝勒曰孤律自防狡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竟厚賜之去

勒嘗酒酣顧問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邁高皇雄畧超魏祖其古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苦不自知卿言大過朕若遇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爭先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孤兒寡婦狐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之三

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三劉間軒轅豈所擬乎羣臣頓首稱萬歲

石李龍

李龍既募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時一鐘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緝牛百頭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又造四輪纒網車輒廣四丈深二尺運至鄴又於鄴南投石河中以起飛橋工費數億萬又於襄國建太武殿殿基高二丈八尺終以文石穿伏室於下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皆漆瓦金鍮銀櫛瓊柱珠簾玉壁窮極伎

巧又起凌風臺九殿多選士庶之女充之後庭服綉
設玩珍奇者殆萬餘人

季龍淫酷異常增置女官有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
諸公侯九等太發民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
餘人第以三等郡縣媚旨凡奪人婦九千餘人其諸
私采發者又垂一萬諸女會鄴宮季龍臨軒親自簡
第大悅封使者十三人皆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
夫及奪而遺者又三千餘人於是以女騎一千為鹵
簿皆著紫綉巾熟錦袴金銀鑲帶五紋織鞞遊於戲
馬觀又嘗幸武卒十八萬出金門遊獵時諫者有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三

佩巾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之語

季龍又以人言晉當復興欲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於
是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
長墻於鄴北長廣凡數十里時有諫者季龍大怒曰
墻朝城吾夕死無恨乃促尚書張羣秉燭夜作起三
觀四門役死者無算時楊州送黃鵠雛五鵠長一丈
聲聞十餘里命泛之玄武池郡國獻者麟十六白鹿
七俱命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季龍常
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
亦復何然但須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季龍十三子後

石閔殺其五而八人皆自相屠滅孫三十八閔殪之
畧盡

前燕

慕容儁

儁雅好文籍恒與侍臣錯綜義理著述凡四十餘篇
太子暉賢而蚤夭一日燕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
語及周太子晉清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
金釵孫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
之體自暉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有由來也
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今既不能追躋唐虞以禪有德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二四

而景茂幼冲器業未舉為之奈何嘗夢石季龍齧其
臂痛而惡之命發季龍墓剖棺出尸踣而罵之曰死
胡乃敢夢生天子

初慕容廆時有駿馬名赭白相甚奇饒逸力石季龍
之伐棘城也慕容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踞蹠
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與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
欲出殆先君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及至儁
世馬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減儁比之鮑氏聰命
銅以圖其象仍親為贊銘命勒象旁置之蒔城東
門象成而馬死

前奉

符健

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地民張靖曰符氏受命今當太平問姓名弗答俄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河清流竭蒲津蓋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履滅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當不虛乃釋靖

符生

生自幼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眇一目兒童時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派信手侍者曰然生怒輒引佩刀自刺出血因此亦一派也洪大驚輒之生曰性耐刀藥

讀史集編 卷十九

二十五

不堪輒擊洪曰汝乃爾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和石勒也洪懼跪而掩其口及長健立為太子

生既嗣健位沈而無復者夜臨朝輒怒惟事殺戮左右有言劄謫者曰汝謗我殺之其有言陛下聖明者則又曰媚我亦殺之所幸妻妾稍忤旨即殺燕羣臣稍後至即殺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不從即殺又嘗出行見兒妹同行者亦逼令交而引羣臣共觀之不從亦即殺蓋前後所殺親戚忠良戡頸刳胎拉脅鋸頸者無慮千數

生既嗜殺無厭知人怨苦之乃下書曰方今行者比有惡人稀朕殺不遇千何謂刑虐時猛獸大暴惟噬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中獸殺七百餘人羣臣請禳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愛人正以百姓犯罪不已故助朕專殺而施刑教耳但勿犯罪何怨天尤人未幾符堅殺之

符堅

堅嘗有赦令獨與王猛符融議於密室堅親製赦文猛融進紙墨時左右悉屏惟一大蒼蠅忽入自牖間鳴聲甚異集於筆端驛之復來俄而長安街市人相

讀史集編 卷十九

二十六

傳告官且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曰禁中無耳屬者事何從泄因勅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令大赦須臾不見堅撫然因其向者蒼蠅乎聲狀非常君同惡之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正此謂也

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堅聞之謂羣臣曰溫前敗滿川後收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旅六十歲公舉動如此猶不能思愆省退而方且廢主張威以自樹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布衣定四海功臣夫誰為首權翼曰

漢書以蕭曹為功臣冠堅曰漢祖困京索開身被七十餘創父母妻子皆為囚虜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皆非細故也其使太上竟全身免匈奴之禍二相無力焉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堅嘗之太學召涉翼健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漢北人日啖牛羊而壽不加何也翼健不能答

肥水之役王師乘勝追擊追逼壽聞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淮北鎮善人有進憂憂解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此命賜帛十疋綿十斤其人辭曰臣聞白龍獻天龍之樂而見相難且

讀史快編

卷十本

二十七

陛下之謂也蒙塵之見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安受不為忠陛下臣父母也安有子奉父母而求報者竟弗顧去堅大慙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臣言寧至今日尚何而日臨天下乎為悄然流涕

王猛

北海王猛字景畧少家貧以鬻菴為業嘗負菴於洛陽忽一人責買其菴而云無直家去此不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責從之行不覺適至深山中見一老父鬚髮皓白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侍一人引猛進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緣拜也取十倍直償翁即遣人

送之猛出回首望乃嵩高山也猛姿度瓌偉神爽俊發不參其神氣者畧不與交惟悠然自得候風雲而後動

桓溫入關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抗直旁若無人溫異之謂曰吾奉天子命帥師十萬仗義討逆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不至也溫默然無以應溫將南欲請與俱猛還山諮之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遠為猛乃止符堅聞而招之遂為堅佐命議者比於

讀史快編

卷十本

二十八

玄德之遇孔明

猛初為始平令明法峻刑嘗鞭殺一豪吏為有創所劾堅親詰之猛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劇邑劇盡驅凶令職也今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謂臣不能窮盡殘暴者敢不甘心與鎮歸刑之咎臣所未聞堅曰此夷吾子產之儔也已累遷司徒國內令行禁並猛疾堅竭盡禱祀疾將華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正朔相承臣沒後願勿以晉為國鮮卑羌虜是吾讐也不早除終為國患言訖而卒堅哭之慟猛性清肅微時一餐之德睚眦之忿靡不畢報云

符融

融為司隸校尉時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其夜宿家妻忽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以送有司豐不堪楚誣服事至融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發之夜夢乘馬南渡水及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側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瘡而心悸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就避三沐既至妻為其沐夜授豐枕豐寢者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華夢乘馬

讀史快編

卷十本

二十九

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目者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更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又主遇之囚於美里有禍而生無禮而死焉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焉半也兩目昌字也其昌昌殺之乎於是獲昌而詰之昌曰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豐事曰人稱融神若云

符朗

朗風流俊邁志凌萬物平生所與晤言者惟一二入

既歸江東江東之僑將稱王忱至國寶悅醜而才慧國寶美而才劣一日沙門法汰問朗曰曾見王吏部兄弟來朗曰吏部謂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汰悵然自失謝安嘗燕之朝士盈坐朗唯則今小兒跪而張口既睡而含出頃復如之其誇詡每事類此後為王國寶殺臨刑賦詩志色自若詩云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申又入一死裏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莫山夫奄焉處東海曠覽百年期遠同枯朽蓋蒙莊之流云

後秦

讀史快編

卷十本

三十

姚萇

萇時有魏揭飛者自稱衝天王結長降將雷惡地為應率氏胡數萬來攻萇議討之羣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而憂六里揭飛乎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知若南引揭飛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吾有也徑潛軍赴之萇軍方不滿三千而揭飛等兵勢甚盛諸低胡來者又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下怪問之萇曰此輩散則難盡今皆集吾當乘勝庫卷一舉覆之今東北無復餘耳及對壘萇故示弱堅壁不戰而潛遣千崇率數百騎出

不意乘其後禍飛兵亂甚遂乘之前後來擊禍飛大潰斬首惡地復降其待之初

長常命其將姚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間之城曰營所至小業廣之矣長曰吾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惡地每謂人曰吾智勇所施自謂一時之傑較諸數雄自應跨據一方獸囓千里乃遇姚公不覺摧屈長爲人所憚服如此

姚興

桓玄既篡遣使聘興併請辛恭靖何澹之二人故晉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三十一

臣也興謂澹之曰玄不推歷運妄圖篡逆天未絕晉必將有義舉玄終難耳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未劉裕建義玄果敗澹之仍奔興裕嘗遣使聘興因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興曰裕拔卒起微臣扶筥室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順陽等十二郡以歸人多其雅致

興嘗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立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華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與胡本不應與興羅什及沙門僧侶遷道樹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相考校新舊文

異者皆會於義理於是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新經皆羅什譯也興既託意佛道沙門至者遂五千餘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涼州刺史王尚坐匿呂氏宮人及擅殺逃人被禁南臺州別駕宗敞上疏理尚詞頗絢美畧曰臣州自張氏頽基德風莫扇呂數垂盡梟鸚翻翔幸皇鑒降春王尚受任振王威以掃不庭迺以濫氣穢羣逆水摧不俟朱陽之曜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吹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輕始甫爾朝忽改授明其事者誰不慨然夫邊藩嬰捍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三十一

若不送裴氏爲竊者正關美官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忘勞記過此先哲所爲痛心微臣所以灑淚也興覽疏大喜謂其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涼州小地乃有此才時呂超在側對曰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自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素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得以區宇格物也興悅爲赦尚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產每讀書至宰相立功之際未嘗不輟卷浩歎待堅末年祇星見緯知堅將

滅言甚已忽流涕友人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
衛王龍飛之會吾徒杖策之且而知已難遭是以忻
懼交懷耳符堅嘗與言歎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畧之
儔而朕不知亡也不亦宜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
以立功立事道消也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
如胡廣之徒沔隆隨俗也後爲姚萇佐命

後蜀

李雄

雄有奇表多難致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
以西山范長生巖居求道議迎立爲君而身臣之長

史快編

卷十九

三三

生固辭雄復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以衆固推稱成都
王其敬張駿書云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
上也將掃除氛霧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
振引領東望有年日矣知欲遠尊義帝春秋之義於
斯莫大駿重其言巴郡常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
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
人忻然其雅談多類此

李壽

壽既爲益州牧稱成都王羣下勸進尊號壽命筮之
占者曰可數年天子壽喜曰一日尚足而況數年乎

時已西解思明進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決策襲壯嘗作詩七篇託言應
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
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詞耳尤恥言父兄時事戒
上書者不得言先世自謂已勝之也

後燕

慕容盛

符堅之誅慕容氏也盛奔冲冲稱尊號頗驕溢盛時
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中山王如不先舉才不出下而
亂自驕鮮不覆敗而冲見殺復謂柔曰吾輩時驅

史快編

卷十九

主明

鋒刃間危甚矣慕容如鴻鵠奮飛一舉萬里無事得
網罟也遂間出東歸慕容客過盛陝中盛謂曰爾欲
當我鋒乎試置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
不中當束手校爾盜豎箭端一發中之盜驚謝曰郵
貴人姑相試耳更資而遣之遂歸垂

盛嘗與中書令常忠論及周公忠曰武王疾篤周公
請命爲臣之忠從古未有盛曰異哉君言朕見周公
之詐未見其忠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於文王文
王曰我百兩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終足驗武王
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豈非詐乎若滅

於天命是不聖也且文王之化自近及遠刑於寡妻
至於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殺戮同氣以逞私
忿何忠之有

慕容熙

熙垂少子也寵嬖妃苻氏為鑿曲光海清涼池又為
起承華殿基高數仞役徒負土北門至土與數同
價苻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
不得則殺之苻氏戚屬悲號踴躍若喪考妣擁其尸
而撫之曰體已就殯命遂斷矣遂僵仆氣絕久乃
大殮訖復啓其棺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餐哭
臨令有司檢舉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
羣臣震懼莫不令辛以為淚

南涼

秃髮傉檀

傉檀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先稱涼王以姚興勢盛
圖姑臧乃去年號投誠獻款興使羣宗詣其鎮觀
傉檀與宗縱談六國之縱橫三家之戰爭遠及天命
廢興近究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款
門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羣宗夏士接頰理亂
登於濟世者亦不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

信自有人也宗還語興謂羣臣無傉檀敵尋復稱王
南燕

慕容德

德號之十嘗燕集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
已有血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鞠
仲卿曰陛下中興聖后少康光武之裔德願命左右
賞帛千疋仲卿以賜多辭謝德曰卿謂朕不調卿
子卿飾對非實朕故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亦何足
謝時韓範進曰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君臣俱失德大
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謫言日聞

南史侯編

卷十九

三本

德嘗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
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
木間禮與抑有意耶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嘗言
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要
在家門故偷以矯世居有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
以不遠門者猶冀情平生耳德遂以謨從行
德嘗策試諸生因宴集乘高遠眺顧謂尚書魯遂曰
齊魯故多君子當昔全盛時接輿巴生淳于鄒困之
徒陰修德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詞奮
談天之逸辯指麾而紅紫威章俛仰則丘陵生韻乃

至今日荒草頽墳煙消氣滅永言千載能不慨然遂
答曰陛下典念及此慈深封墓澤被九泉矣後德卒
遣令作十餘棺乘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莫知其尸
之所往

附德時有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
父爲太上皇兄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皝討擒
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
上皇帝衆虜在外征東征西俱罹亂兵惟朕一身獨
無聊賴其妻怒之曰一生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
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殺之家不亡之國耶行
藏史快編 卷十九 三七

慕容超

超嘗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有悅壽者
自超所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
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
太子人莫之辨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悲恨超嘗使韓
範於秦姚興謂範曰燕王風表乃可於機辯猶未也
範對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在爾日若使負日月
行恐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卿可謂使升延譽者也

附封孚字處道性勁直有大臣之體超政出權嬖執
憲日頽殘虐滋甚孚盡誠匡救超不能納一日臨軒
顧謂孚曰朕於百王夫誰爲比對曰可方桀紂超大
慚怒孚疑然不爲改容徐步而出司空鞠仲失色謂
孚曰與天子言何亢厲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
草木已拱惟求死所耳何謝爲孚有文筆傳於世
夏

赫連勃勃

勃勃初事姚興興使助沒奕于鎮高平時姚邑固諫
以爲不可興不聽未幾勃勃殺奕于而并其衆自稱
藏史快編 卷十九 三八

天王破鮮卑三部遂進討姚興斬興將姚石生等時
有說勃勃據高平固根本者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
其二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
命吾人業草創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我我勢不敵
亡可立待今第雲騎風馳出其不意彼救前則擊其
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敝於奔命而我遊行自若不
及十年嶺北河東皆吾有矣待姚興死徐取長安姚
泓凡弱小兒不足圖也昔軒轅氏居徙無常二十餘
年寧獨我乎於是侵掠四出嶺北諸城門不書啓典
乃歎曰悔不用黃兒言黃兒也小字也

劉裕之伐姚泓也勃勃策之曰裕有高世之畧今水陸並進泓豈其敵驗以天時人事赴之必矣然裕旣尅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旋軫吾取之若拾芥不足復勞士馬也未幾裕尅泓留子義真鎮長安而身自東歸勃勃聞大悅召王買德商進取方畧買德曰關中形勝地而裕以弱才小兒守之彼狼狽返祇欲速成篡事無暇有意中原非經遠之謀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陛下先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絕其水陸之道傳檄長安中布恩澤三輔父老必皆齎漿以迎王師義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三九

與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且而縛麾下所謂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未幾竟入長安

勃勃營都城名之曰統萬謂當統一萬邦也以叱干阿利領將作恭土築城雖入一寸卽斬作者而并築之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每呈一器工匠必死射甲不入斬弓人如其入卽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如風靡草威服九區蓋前後戮工匠數千勃勃旣定長安徵隱士韋祖思祖思至恭惟通體勃勃曰吾以國士徵汝汝何以非類處吾汝肯不拜

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後汝輩弄筆舌不知當置我何地竟殺之

宣應讀史快編卷十九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

讀南史目

本紀

宋武帝裕七則

文帝義隆一則

後廢帝昱二則

齊高帝道成二則

武帝廣一則

鬱林王昭業四則

明帝範一則

東昏侯寶卷三則

梁武帝衍四則

簡文帝綱一則

元帝繹三則

陳武帝霸先一則

後主叔寶三則

讀史快編卷二十

列傳

宋潘淑妃一則

嚴淑儀一則

王皇后一則

齊何妃一則

梁鄒后一則

丁貴嬪一則

徐妃一則

陳沈后一則

張貴妃一則

宋長沙王述一則

臨川王義慶一則

彭城王義康一則

衡陽王義季一則

元凶劭一則

建平王景素二則

劉穆之五則

傅亮二則

檀道濟一則

王鎮惡二則

朱齡石一則

朱修之一則

王玄謨三則

劉伯龍一則

胡藩一則

蕭思話四則

臧質一則

謝晦二則

謝瞻二則

謝澹一則

謝孺子一則

謝惠連一則

謝靈運三則

謝弘微二則

謝莊二則

謝朓三則

謝淪一則

王弘一則

王僧達二則

王融二則

王僧綽一則

王藻一則

王琨二則

王景文三則

王裕之二則

王弘之一則

王韶之一則

袁淑二則

袁粲四則

孔靖一則

孔覲一則

褚彥回三則

褚炤二則

蔡廓二則

蔡典宗二則

何尚之三則

何昌寓一則

張暢一則

范曄五則

讀史快編卷二十

徐廣一則	鄭鮮之一則
裴昭明一則	荀昶一則
何承天一則	顏延之六則
劉湛一則	江智深一則
沈慶之五則	沈攸之二則
宗慤一則	劉休一則
王湛一則	明僧紹一則
齊衡陽王鈞一則	南豐伯穎青一則
豫章王嶷三則	武陵王暉四則
始興王鑠二則	江夏王鋒三則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三	
宜都王鑠二則	竟陵王子良二則
晉安王子懋一則	巴陵王子倫二則
王敬則四則	張敬兒一則
崔慧景一則	焦度一則
周盤龍一則	荀伯玉二則
崔祖思一則	蘇儼一則
胡諧之二則	陸澄一則
陸慧曉二則	陸厥一則
庾杲之一則	王擢一則
孔珪一則	劉善明一則

劉虬一則	范鎮三則
蕭惠基一則	蕭琛一則
謝朓一則	王僧祐一則
謝超宗三則	王儉三則
王僧虔五則	王慈一則
王瑩二則	王恩遠二則
垣崇祖二則	何遜三則
張緒四則	張融七則
沈嶺一則	江革一則
沈昭略三則	柳世隆二則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四	
劉瑛一則	曹爽一則
王廣之一則	樂陽汝侯猷二則
鄱陽王恢二則	宣靈侯修一則
新喻侯暎一則	昭明太子統三則
豫章王綜二則	廬陵王續一則
邵陵王綸三則	武陵王紀一則
袁太子大器二則	世子方等一則
王茂一則	曹景宗一則
夏茂立一則	魚弘一則
李膺一則	張弘策一則

張績二則	呂僧珍二則
沈約五則	范雲三則
江淹二則	任昉七則
王僧孺三則	傅昭二則
孔休源二則	江革三則
徐勉二則	殷鈞一則
徐君倩一則	蕭奔三則
蕭琛二則	賀琛一則
朱异二則	徐摛一則
鮑泉二則	王神念一則
<p>隋史快編 卷二十 五</p>	
羊侃四則	陸鏗一則
江子一則	袁昂二則
劉峻二則	劉杳三則
劉鼓二則	劉之遴三則
劉顯一則	明山賓一則
庾肩吾一則	顧野王一則
柳瑛三則	劉孝綽三則
周弘正三則	江祿一則
何遜一則	裴子野一則
張率二則	何敬容一則

蔡樽二則	何胤二則
沈僧昭一則	到溉六則
王筠四則	謝幾卿一則
謝覽一則	王規一則
王承一則	玉琳一則
張彪一則	陳始興王伯茂一則
始興王叔陵一則	岳陽王叔慎一則
周文育一則	侯安都二則
魯廣達一則	蕭摩訶一則
劉師知一則	虞寄二則
<p>隋史快編 卷二十 六</p>	
傅綽一則	蔡凝一則
蕭引一則	陳暄二則
江總一則	徐陵二則
袁憲一則	姚察一則
韋鼎三則	杜坦一則
阮長之一則	甄法崇二則
傅瑛三則	沈瓚之一則
虞愿二則	何遠一則
吉翰一則	何佟之一則
沈文阿一則	張譏一則

上元規	一則	丘靈鞠	二則
卞彬	二則	高爽	一則
桓沖之	一則	賈希鏡	一則
鍾嶸	一則	何思澄	一則
顏協	一則	紀少瑜	一則
丘傑	一則	解叔謙	一則
江泌	一則	陳道愍	一則
衛敬瑜	一則	陶潛	一則
宗少文	二則	孔淳之	一則
戴顓	一則	朱百年	一則
漁父	一則	褚伯玉	一則
顧歡	三則	沈麟士	一則
阮孝緒	二則	韓先生	一則
陶弘景	四則	寶誌	一則
馬樞	一則	戴法興	一則
茹法珍	一則	孔範	一則
扶南	一則	迦毘黎	一則
侯景	十一則	王偉	一則

雪庵讀史快編卷二十

明當湖趙維禎

帝紀

宋武帝裕

帝名裕小字寄奴嘗牧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間有梓曰龍觀之見龍青衣於林中持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為龍寄奴所射持藥傳之耳裕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散去遂收其藥歸已客下鄉過一沙門謂曰江東當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一

亂安之者君也亦與一黃藥而妙門忽亡帝並置之後以傳金劍無不立愈

桓玄既篡以其兄僧鑰丹徒弟弘鑰廣陵帝起義謀先襲僧等取其兵以濟江乃集何無忌劉毅孟懷等二十七人從者百許人託游獵於二月丙辰候城門開令無忌等率眾盡服傳詔服稱詔居前且馳入僧署忽大聲齊呼吏士驚散遂斬僧而孟和等亦以是日誘弘出復率壯士直斬弘帝遂收眾濟江未幾乘輿反正

帝之伐慕容超也議者以為賊聞大軍至必不敢戰

若不勸大覲必堅守廣固刈粟清野以絕我軍之資
非惟難以成功抑恐不能自返帝曰吾揣之熟矣
軍性合計不及遠進利克復退惜粟苗彼且謂我孤
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耳不知
我一人覲人無退心驅以死之衆資糧卽之糧何復
不克清野固守度非彼謀所及也已兵入覲帝舉手
指大曰吾事已濟蓋是時超將公孫五樓栗進請野
策而超惜苗稼竟不聽

帝既後臨朐超退守廣固遣使求救於姚興與本憚
收退而陽遣使告公曰慕容鄴好今窮見告吾當

史快編 卷三十

以鐵騎十萬徑趣洛陽幸並退帝召興使謂曰諸
然興我定燕後奉期息甲三年徐平關洛汝能自
便可速來時劉穆之尤帝曰此言恐未足成敵反
之怒耳名燕未可拔先救危至何以行之帝笑曰此
兵機也非子所及兵貴神速若興審能救不有
矣是自張也竟潛軍赴廣固俘超斬之

帝洗後有智所籌策無不奇中臨終召太子成曰
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徐羨之傳亮當無異國
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
言性寡嗜好無珠玉執綈之飾朝廷音樂未備殷仲

人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但屢聽
自然解帝曰正以畏解故不習耳寧州獻虎珀枕價
盈十萬帝大悅命碎之分賜北征諸將以療金創人
服其識

帝起家甚微時人莫有知者惟琅邪王謐獨深敬焉
嘗負刀進社錢三萬經時不償爲達所執謐以已錢
代償之乃得釋已相玄纂王謐實佐命手解安帝璽
綬以系玄及義旗建衆議誅謐劉毅復因朝會問謐
璽綬所在謐益懼不免而帝德謐爲始終護持之復
其位

史快編 卷三十

帝微時躬耕井徒及踐祚而未耜之具猶有存者皆
命藏之以貽後後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
對文帝愍侍臣爲言舜禹躬耕事乃解孝武大明中
塋上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見牀頭有土
障壁上挂葛燈籠羅纒拂侍臣盛稱先帝儉素之德
孝武不答直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文帝義隆

帝小字車兒頗涉經史詞致清辯既踐祚命何尚之
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玄立文學於是江左風俗
彬彬盛矣初自江陵入承大統時有黑龍負上所乘

舟舟人惶怖上獨恬然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享祚三十年

孝武帝駿

帝字休龍小字道人讀書七行俱下元凶弒逆帝自江州起義將建牙軍門而不悉舊儀時有一班白老人來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未幾元凶狀誅晚年好長夜之飲每旦醒歎已復飲俄頃數斗輒盡憑几偃卧若大醉然而或外有奏事輒整冠起手無酒色中外以是服其神明莫敢弛慢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四

前廢帝子業

帝小字法師初頗好讀書識古事粗有文辭自造孝武帝誅及雜篇章往往有辭彩然性淫恃以少時不為孝武所愛即位後議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測乃止因縱焚穢於陵罵孝武為麒麟奴發殷貴嬪墓以其為孝武所寵也嘗使婦人裸相逐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少時夢游後堂有罵之者曰爾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及旦乃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殺之其夕復夢如前未幾為阮佃夫壽寂之等所弒

明帝踐

帝晚年昏暴尤甚剗斷斬無虛日禁中懍懍若踐刀劍焉時軍旅頻興內帑殫竭而陰令小黃門埋錢殿內以為私藏嗜鯁鯁腊肉以蜜漬鯁鯁一食數斤噉腊肉每至三百醬有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及大副各三十於是民不堪命天下騷然

後廢帝昱

帝母陳氏先為李道兒妾明帝內之生帝故人呼帝為李道兒子帝亦自稱李將軍多小慧一切鍛銀裁衣作帽吹篴等使過目即能無不精絕及即位嘗著小帽微服出入市里遇謾罵則悅而受之又私通營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五

李女從之遊持數千錢為酒費出逢婚葬即與挽車又與小兒羣聚飲為權適一日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量度道人煮以飲酒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則養之御牀側

帝天性好殺一日不殺即慘慘不樂擊腦提陰剖心之誅日數十有嘔眉者必令正立洞刺之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斃帝開吳興沈勃家多寶自往劫之從騎未至帝璽獨前望見勃輒投劍不中勃知不免乃手搏帝馬之曰汝罪踰往糾屠戮無日遂殺勃人忽見憎切齒曰明

日當夜小子取心肝是夜七夕令玉夫相報女度既報方與內人穿針為玉夫所執

齊高帝遺成

帝小字蘭將生而麟文相體來明帝嘗夢齊非人臣相而人開流言便傳帝當為天子愈疑之帝處之恬然蒼梧時帝嘗在鎮軍府以暑熱裸袒意氣蕭瑟忽馳入立帝於室內盡其腹為射的而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徐言曰老臣無罪會王天恩在側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的而一箭便死後復復射不如以毫箭射之乃取毫箭一發中的蒼梧教弓大笑曰此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本

子何如帝乃得免

帝博學善屬文工草隸奕葉第二品雖經給夷險不松素業既即大位金穀朴素欲以身易俗主衣中有主介導恐長省鹿命推碎之每曰使吾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性寬簡常與褚思莊周覆共基累旬不倦履至抑上手不許易行亦不校也所著文詔侍郎江淹撰次之及昭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蓋仿魏文帝之皇覽

武帝疏

帝字宣遠小字龍兒幼多異徵及長有沈穢性淡雅

沈攸之事起帝時方居揚州下流地熟計之謂中流可以待敵即上據淝口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吾子也在位十年崩遺詔識滅後殮以時服諸殉物悉不得用金寶惟人常所服鐵環刀長短一口祭奠惟設酒茶下飯酒脯勿用牲木由陵前朔望設茶果顯陽殿上修諸佛可盡心禮拜其出家及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者並嚴斷絕人年六十者必有道心聽朝資選序云

魏林王昭業

字法身文惠太子子也五歲時歲高帝牀前時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七

高帝方令人拔白髮問之曰見言我誰耶答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為之擲鏡鑄少工隸書武帝特寵愛教皇孫手書不得輕出以貴之及疾革信以為必能負荷大業也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後勿復委人

帝性辯慧能矯情飾詐初居文惠哀哀毀備劇至今見者嗚咽而裁還私室即權笑酣飲已侍武帝疾亦然兄疾將革陰與妃何氏書於中央作一大喜字而旁作三十六小喜字環之大殮裁畢即悉召諸胡伎入備奏樂鞞鐸之聲徹外時王敬則問於蕭坦之

曰便如此不當忽忽耶坦之曰正是內人哭聲徹耳
帝在位無道西昌侯鳳屢諫不聽反欲殺鳳遂率
兵入時帝方與文惠幸姬裸身相對聞變無復之尋
被弑先是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豈有
皇太子而可作名者為移點於外名之太子處士何
點曰太子化為犬子矣未幾文惠太子薨已鬱林海
陵昏在點則純犬之證也

帝初養於竟陵王所及竟陵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
夜輒開後堂與無賴羣小二十許人編入籍管署為
宴樂共飲食同臥起又別作簪鈎尤善效人書每私
讀史懷編

卷二十

八

出還輒局箭封題如故人無知者傳史仁祖侍書胡
人翼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其事未易萬一於營署
為異人毆打或為大物所傷吾二人罪寧止一身乎
七十餘生亦奚足吝於是二人輒自殺而二宮不知
也蓋積漸然矣

明帝驚

帝字景栖小字玄度性儉朴輿服之飾盡剔去金銀
常用皂莢訖以餘漆授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
進裏蒸每十字畫之曰可分四片以其餘充晚食而
性猜忌慘刑誅多以智數御物有所行幸將南則詭

西將東則詭言北躬有疾不輟聽覽羣臣莫知也
及疾篤至求白魚以和藥外始知之其刻深如此

東昏侯寶卷

帝字智藏東宮時嘗夜捕鼠達旦以為樂明帝崩時
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閭入臨因無髮號恸俯
仰頓脫地帝輒大笑顧宦侍曰此謂禿秋啼來乎
即位游幸無度每戎服急裝凌霜風雪或馳騁焦渴
輒下馬取腰間蠶器酌水飲之每出又不欲令人見
至驅斥居民空宅以待丹陽尹王志嘗被驅迫狼狽
奔走藏酒壚中得免

讀史懷編

卷二十

九

帝雖游幸無度每戎服急裝凌霜風雪或馳騁焦渴
輒下馬取腰間蠶器酌水飲之每出又不欲令人見
至驅斥居民空宅以待丹陽尹王志嘗被驅迫狼狽
奔走藏酒壚中得免

武堂種楊柳至尊劉肉潘妃醋酒

帝尤信鬼神勤禱祀左右朱光尚者每託神以懼之
口至尊不可諫正當借鬼神以達意一日出游馬忽
驚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怒不許數出帝曰何
在輒拔刀與光尚往覓之不得乃縛蘇為明帝形北

向所之縣首施門其征傳如此已蕭衍兵入戰屢敗
猶名賞賜如法珍叩頭爭之答曰賊來獨取我耶何
獨就我索物尋被殺

梁武帝衍

帝字叔達小字練兒見時能踏空行長好等畧有文
武幹齊明帝時魏將王肅劉和攻司州刺史蕭詧甚
急帝未詔副王廣之往援及至見魏軍盛莫敢前帝
謂廣之曰今屯下梁城塞饗峴險守雉脚路據賢首
山以通關西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二將可一
戰擒也廣之不從魏徑絕我糧道泉懼帝乃獨身先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一

奔據賢首山魏軍來挑戰帝堅壁不出會忽有風雲
從西北來仍向西北去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
因下令軍中望塵而進聽鼓而作時王肅傾壁十萬
陳於水北帝揚塵鼓譟振山谷令敢死士執短兵
先登長戟翼之城見援至亦出軍夾擊魏軍表裏
受敵遂大潰肅和單騎走

東昏時帝既起兵襄陽朝廷遣劉山陽過荊州就行
事蕭穎胄謀襲帝帝聞為遣參軍王天武詣江陵徧
與諸人士書論軍事及山陽將至帝復令天武賁書
獨與穎胄兄弟而不及他書中云一二天武口具而

實無所授天武既去帝謂張弘策曰此兵法所謂攻
心也向遣天武人各有書而今止兩函及穎兄弟書
云口具而及問天武又無言彼眾必謂行事與天武
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也山陽惑於衆口而行事進
退無以自明是魏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
之果疑不上時有勸穎胄斬天武送山陽者胄乃謂
天武曰天下事懸於卿首昔樊于期以頭借荆軻今
請借卿頭以許山陽何如竟斬之送首山陽山陽始
信馳入城將驗問而城門縣版發折其車轅山陽投
車走遂斬之測稟悉定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一

帝素崇佛法晚年尤甚太清元年親幸同泰寺設無
遮大會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是時
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時海中有浮鵲山去餘
姚岸可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十四
五百人年並出百矣遣使獻紅席方帝捨身時使適
至云此草嘗有紅鳥居其下觀其闕則驚鳥也時又
有一男子於大衆中割身餒餓鳥血流徧體顏色不
變未幾乃有差景之事

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
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捨封記之

及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起火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策之遇其諱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西應見卯金來剋本卯爲陰辰非魔而何宜前爲法事於是益嚴事佛法而禍竟不免

簡文帝綱

帝六歲便能屬文武帝非之信面試撥筆立成乃歎曰吾常以東阿爲虛今始信矣器宇凝峻尊嚴若神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二

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辯讀書十行俱下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自謂有詩癖然文傷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人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滌習三卷玉篇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電經二卷沐浴經三卷馬槩譜一卷恭品五卷彈碁譜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於世

元帝釋

臺城既陷侯景方肆凶毒而河東王譽岳陽王譽復

劉據稱兵帝時方鎮江陵長史王冲請帝都督中外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藉都督之名帝子自尊亦何減上台之重議者可斬投筆揮淚命將出師未幾皆討平之王僧辨等上表勸進帝固讓辨再表乃踐祚

僧辨表畧云吳楚與七國俱反管蔡以三監作亂臣等奉揚廟算逃暢皇靈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圓項三重九縣雲開六合清明允屬聖明功歸有道而優詔冲謙者然凝遡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閣云蚪而閭闔未開所以越人熏丹穴以求君周人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三

踰岐山而事主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神器攸屬牙得已而然況高奴棧陽宮館雖毀而濁河清渭佳氣猶存安得不揚清警以赴名都具玉鑒而旋正寢云云

帝性不好聲色惟耽精圖史工書畫嘗自畫宣尼像并爲贊而書之時稱三絕既患目不能自執卷爲置左右讀書番次上直夜則以五人各伺一更即眠熟大軒而左右有讀失次第者或偷卷度紙者驚覺必令追讀雖羽書旁午而章檄詔詰點毫卽成常曰我諳於文士愧於武夫所撰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

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
內史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
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
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在
值三年爲魏兵幽逼聚圖書十萬餘卷盡燒之臨訖
猶製詩四絕載其二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
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一曰松風侵曉哀霜雪當
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讀者悲之

陳武帝霸先

帝自少倣儻長於謀畧不事生產嘗游義興館於許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四

氏夢天開鼓丈有朱永四人出捧日至納之帝口帝
吞之覺而腹內猶熱也簡文既廢帝率諸軍討侯景
景登石城頭望之伴謂人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已
密謂左右此軍上有紫氣未易當未幾破景進陳王
尋受禪自晉宋以來歷五代其禪冊俱有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允執厥中語既卽位郊天祝文俱稱皇
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

後主叔寶

主字元秀小字黃奴荒酒色不親政事左右嬖倖用
貂者五十人美麗侍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

嬪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爲狎客先
令八婦人裝彩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連則罰
酒若臣酣飲達旦習以爲常已隋師入猶言王氣在
此齊師三來周兵再至無不摧敗者孔範亦言長江
天堯無渡江理仍縱酒賦詩不輟

先是袁彥聘隋陰圖陳文帝狀以歸上之後主後
主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已隋兵入或勸主端坐
殿上以待后主曰吾自有計乃走匿井左右苦諫至
以身蔽井主力爭得入軍人窺井呼之不應且下石
乃聞叫聲因以繩引出驚其太重則張貴妃孔貴嬪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五

三人同乘上也時太子深年十五獨閉閣坐軍士叩
閣深勞之曰戎放在塗無乃勞苦

叔寶既入隋附監者奏言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
全無心肝因問監者叔寶何嗜對曰嗜鹽肉飲酒幾
何對曰日飲一石帝大驚先是賀若弼度京口守將
有密啓告急者叔寶縱飲置不省及高頴至猶見此
啓在牀下未開緘也然頗能詩文帝東巡登芒山叔
寶賦詩云翊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
上東封書文帝爲優詔謙讓
列傳

后妃

宋潘淑妃

淑妃本以貌進始未見賞文帝好乘羊車遊后宮妃每為莊飾褰帷以俟又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駕經其戶羊輒砥地不去帝乃曰羊猶為汝徘徊況於人乎自是愛傾后宮

殷淑儀

淑儀麗色巧笑寵冠後宮而早夭孝武帝痛念不已為作通替棺欲見輒引替積日而形容不改上悲不自勝精神罔罔左右俱為掩涕時有巫者言能致貴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六

妃鬼見帝召之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與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而滅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時謝莊作哀策帝讀之流涕曰不謂當今乃有此才一時士人傳寫紙為價貴

王皇后

明帝嘗於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讙笑后獨以扇鄣面默無言帝曰外舍家寒乞令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甚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為樂者外舍為讙實與此異帝大怒后遂起后兄景文嘗以此事語其舅謝綽曰后在家一停弱

女子耳不知何以剛正遽爾

齊何妃

妃性淫鬱林好與無賴人遊妃擇其美者皆交歡焉侍書馬澄年少色美妃暱之常與鬪腕較力又女坐子楊氏之者貌亦美妃尤愛之同寢處有若伉儷已拜后而珉之復為帝所幸日侍中明帝時作相與蕭坦之等竝請誅之后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耳語帝曰外間竝云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帝乃不得已與勅明帝得勅即斬訖而原勅至已無及矣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七

梁郁皇后

后善隸書好讀史傳然性妬沒后猶化為龍入宮常通夢於武帝或見形光彩昭灼帝體不安龍輒激水騰涌帝常於露井上為殿委積衣服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終身不復置后

丁貴嬪

貴嬪昭明太子母也以生時有神光名令光少與鄰女紡績月下諸女竝苦蚊蚋而貴嬪絕不覺武帝鎮樊城嘗登樓遠眺見漢嬪五采如龍下有女子學統則貴嬪也因贈金環納之帝弘佛教貴嬪為受戒戒

日甘露降於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會其指歸尤精淨名經父名道遷故鄣野廬陵威王生帝謂遷曰賢女復育一男道遷答曰莫道猶狗子世人傳爲笑柄

涂妃

元帝徐妃故無寵妃亦不喜親帝帝時一日妃知帝至必爲半面粧以娛之帝見卽大怒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入房每吐其衣與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又通於帝左右李江季江每歎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漂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聞賀徽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八

陳沈皇后

有美色妃娶之於普賢尼寺爲詩書白角枕相贈答太清中帝逼令自殺制金樓子述其淫行

張貴妃

后性端靜有識量工書翰後主遇后甚薄獨寵張貴妃后處之澹然身無綺繡之飾惟尋閱圖史及釋典嘗遇歲早自暴庭中口誦佛經而時雨立應後主荒淫后嘗上書切諫幾被廢及隋兵入後主倉惶投井而后與太子深獨端坐不動焉

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壁帶欄柵之屬皆以沈檀諸香爲之又飾以金玉珠翠內施寶牀寶帳和微風飄拂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而居貴妃於結綺龔乳二貴嬪則居望仙貴妃姿豔獨絕吟眸瞻視光映左右每於閣上親粧憑欄臨檻遙望之翩翩若神仙也

宋宗室

長沙王述

述性庸劣從子侯疾危父母對之泣述往候之顧左右取酒肉進候或問故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九

臨川王義慶

嘗新有總慘或詣之問其安否述曰惟有愁慙犬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應蓋謂應爲憂也

彭城王義康

義慶雅嗜文引名士何長瑜鮑照等爲佐吏照有詩才始未見知慨然曰千載上英才奇士湮沒不聞者可數哉大丈夫豈可終日碌碌使蘭艾莫辨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遂被知賞文帝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爲中書舍人悟其旨每製詩文多作鄙言累詔不知者謂照才盡而照不自明也照字明遠

義康字車子才敏而不學袁淑嘗請康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年義康曰吾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康又曰吾不識君無爲作才語待文帝自以兄弟至親不復存形跡多所專決獨來之遂出鎮豫章沙門慧琳往視康問曰弟子猶有疑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已又從受成忽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卷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宜也卒賜死

衡陽王義季

義季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十

人排未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大王馳騁爲衆驅斥老夫恐非勸農之義義季止馬曰此賢者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國人皆享王賜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元凶劬濟

劬文帝太子也帝晚年劬與弟濟謀弑帝至五指俱落併殺濟妃剖其心觀邪正妃卽濟母也孝武起義武勸出保石頭劬曰昔人所以固石頭者俟諸侯勸王耳我守此誰見救惟當力戰決之未幾輿濟俱被

執濟猶問江夏王義恭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恭曰可詣行關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效不恭應曰此未可量遂於馬上斬首虎頭濟小字也初劬殺濟妃伴謂濟曰不意淑妃竟爲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蓋弑父弑母劬濟一轍云

建平王景素

附

景素好文多藏書有蚤譽而竟以得人心致謗憂懼日積嘗獨處曲臺有鵲巢承塵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風煙之上止則隱長林之下饒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十一

則啄泓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其慮豈不樂哉已卒見殺

時義陽王昶亦以嫌忌奔魏惟携一妾自隨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郭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向痛哭每逢節候遙拜其母悲感欲絕明帝哀之各其二子長思遠次懷遠

宋臣

劉穆之

武帝裕旣以建義策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而劉毅等忌之乃譏謝混爲楊州孟昶領內事而補帝於丹

使穆之密白帝曰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建大義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歛勢均終相吞阻楊州根本地豈容假人前授王謚事出權道今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矣權柄一失無由可復得公功高望重便宜入朝公一至彼必不敢越公而更授餘人矣帝從其言宋業實定於此

穆之委心事帝凡所聞見細大必白又多延賓客以廣耳目故朝野同異皆悉知之帝素拙書穆之曰飛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謝不能穆之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不妨徑尺既足有所包容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二

其勢亦偉帝從之自是關防無漏

穆之始被召尚無袴至壤布裳爲袴以入帝見謂曰吾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若能堪否對曰無見餘者卽署主簿自是每食必方丈具十人饌食必十人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寒膳生多缺叨竊以來雖念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度此外別無一毫負公已穆之卒帝哭之慟每謂人曰穆之死後人輕易我

穆之少家貧恒往妻兄家乞食頗見辱其妻江氏有志識戒勿往穆之猶復往一日食畢求檳榔江兄弟

戲之曰檳榔消食解常飢何復須此妻聞戲爰治具爲兄弟餉穆之自此不復對穆之梳沐及穆之貴將召江兄弟妻爲泣謝穆之曰吾豈匿怨幸勿憂至則飲之醉仍勅厨人以金杵貯檳榔進之一斛

穆之孫瑀字茂林性簡傲嘗爲御史中丞朝士畏其筆舌何偃爲吏部尚書瑀求侍中不得適同從郊祀偃車在前瑀從後躍馬及之謂偃曰君雖何疾偃曰牛駿取精因曰君馬何遲瑀曰麒麟羅於羈絆偃曰何不著鞭答曰一應當造青雲何至與鶖爭路耶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常人不入當出安能長居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三

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快快過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日向使齋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敢恐匈奴輕漢耳卒坐免

傅亮

亮字季友郗超常造其父瑗瑗出二子迪亮見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兄然保家終在大兒武帝自關中還齊陽有受禪意而難於言國宴集從容言曰桓玄篡逆晉鼎已移我首倡大義興復皇室今年已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莫解其意惟盛稱功

德亮悟旨輒於暮夜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亦知意無他言直云須幾人隨亮曰數十人足矣乃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乃今始驗亮至京即徵帝入輔未幾受禪

亮既與徐羨之謝晦共謀廢立迎文帝於江陵文帝入問亮及少帝本末悲慟鳴咽哀動左右亮時流汗常背徐羨之私問亮曰帝可方誰主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未幾詔賜亮亮在少帝朝直宿禁中嘗睹夜蛾赴燭爲作感物賦江陵道中又作詩三首皆有悔懼之辭亦自知傾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四

帝而求退無繇也

檀道濟

道濟膂力絕人有將畧文帝使征謝晦因策之道濟曰臣昔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或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不可戰擒也及至晦果自潰後從到彥之伐魏三十餘戰皆捷時軍食不繼降卒有告魏者道濟唱籌量沙覆少米給之魏爲斬告者因得全師還會帝病義康怖其威名竟矯詔賜死道濟之見收也忿甚目光如炬引酒至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

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有飲馬長江之志未幾南侵兵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北望歎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王鎮惡

武帝北伐鎮惡領前鋒師大潼關謀襲長安鎮惡乃獨率水軍自河入渭泝流而進直抵渭橋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也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船悉逐流去鎮惡顧士卒謂曰此是長安城北去家萬里而舫乘水糧並逐流去有如不力戰生還寧有覲乎於是身先士卒直前就奮無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五

不一當百遂陷長安迎武帝於灊上帝勞之曰成帝

術業者卿也關中既定鎮惡收女王帛甚盛帝以功大置之時有白鎮惡黑志者帝陰使人覲之見其方剝取飾筆金銀而棄筆於垣側乃稍安帝將東歸留子義真鎮長安命鎮惡與沈田子王脩諸人爲輔時田子方與鎮惡爭功帝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爲衛瓘等在也諸曰猛獸不如羣狐有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於是帝發未幾而田子遂襲殺鎮惡王脩因殺田子

朱齡石

帝將西征，譙縱從齡石益州刺史與密謀曰：劉敬宣往山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必從外水往而出，不意或猶從內水來也。則必重兵涪城以備內道。今若向黃武，正墮其計。必大聚言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獨慮此聲先馳，賊境賊得蚤為地耳。因別作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既至，發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熹朱枚從中水取廣漢，而以羸卒乘高艦由內水向黃武。時譙縱果嚴兵內水，以大將熊道福戍涪城，遣譙詵夾水為陣。齡石如前計，攻之，尋斬縱。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六

朱脩之

脩之嘗從到彦之北伐，被圍滑臺，陷入魏魏軍之妻以宗室女脩之無留意，妻疑之，每流涕謂曰：君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德之，卒不告也。已從太武伐焉，弘乃乘間泛海抵東萊，陳情孝武，因復除州刺史。脩之力砥清節，百城賦詠，一無所受。去鎮日，計燈油鹽米費六十萬，悉以私錢償之。然刻核少恩，其姊饑寒絕不顧，姊為設菜羹粗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為飽餐而去。

王玄謨

附錄

玄謨氣槩高亮而行不逮言。元嘉中，嘗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觀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及從蕭斌攻滑臺，圍城二百日，不能克，魏救至，潰而走。斌將斬之，以夢誦觀世音千遍，沈慶之力救得免。時流矢中其臂，江夏王義恭遣之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耶？人士傳笑之。

瞻字明遠，玄謨孫，負氣傲物，先為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謂曰：君是公孫僕越公子，引滿促膝，惟余二人。彥節雖酬之，而意不悅。齊蕭疑少與瞻交，瞻嘗詣疑，高論會蕭，疑正寢，牀上瞻謂疑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疑言大忽，問王景文兄稍覺，意何如？疑避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耶？瞻笑呼疑曰：多王汝兄，愚邪？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願街之，願齊武帝也。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七

房叔安者，王玄邈長史也。蕭道成有異謀，密使魏書結玄邈，邈惑之。叔安進曰：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然也。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願隨將軍也。邈意乃定，即遣叔安入都，發道成謀，道成執之，塗求表叔安答曰：寡君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表所

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或勸殺之道成曰
彼各爲主無責也邈謨從弟

劉伯龍

伯龍少家貧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而
貧益甚一日在家慨然召左右商什一之方忽見一
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乃歎曰貧固有命耶乃復爲
鬼笑也遂止

胡藩

初劉毅當之荊州道建鄴省墓去都數十里不入朝
武帝出倪塘會之藩時參帝軍請帝殺毅曰公謂劉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

衛軍信爲公下耶夫懿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
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推公至涉獵記傳一談一
咏自許雄豪縉紳白面之士輻奏歸之此毅不肯爲
公下也帝曰其過未彰且止及帝西伐謂藩曰從卿
倪塘言當無令舉

蕭思話

蕭思話

思話十歲時猶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後乃折
節工隸書善彈琴騎射遂有令譽文帝命爲平西長
史賜弓琴手教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
往奈乃一張理材乃快良可良器宜在蕭用之也

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帝登鍾山北嶺道有磐石清
泉上命於石上彈琴因手銀鍾賜之酒謂曰相賞有
松石間意

思話子惠開有風氣披照簡素意趣與人不同或
比肩三年不共語丁父艱爲父起四佛寺南岡下名
禪岡寺曲阿舊鄉名禪鄉寺京口墓亭名禪亭寺所
封賜縣名禪封寺謂國條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
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卑恥寺
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耳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九

惠開嘗爲益州刺史頗任嚴酷蜀人號爲臥虎因激
變生亂已討平之及見帝乃曰非臣不亂非臣不平
所在頗悉漁獵以貪橫著然亦輕棄之參軍劉希徽
者負蜀人責百萬及罷歸爲貴主所制不得發惠開
輒出廐馬六十疋代之償而微與開非甚昵也其自
蜀還貲可三十萬悉散道俗無所吝

惠開頗以負釁摧屈除少府給事中鬱抑不得志曰
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蒞方伯乃復低頭就中耶所住
齋前嚮植花卉甚麗令悉刻去之而別種白楊每謂
人曰人生不得行胃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尋發病
嘔血吐物如肝肺者而卒

臧質

元嘉中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盱眙質時爲城守魏遣使求酒質乃封溲便數十甕與之太武大怒爲築長圍質遺之書云寡人受命相賊期之白登今師行未遠爾乃送死豈容復令爾享有桑乾哉爾誠力能勝乎耶太武怒甚爲作鐵牀施鐵鏡其上云城破當坐質此上質乃寫臺格購太武頭以答之魏以鉤車鉤垣樓質令以木桶盛人夜縣出城外微釣獲之明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頽落不過數斗至殺傷萬計圍三旬卒不能拔魏乃解圍去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三十

謝晦

晦字宣明美風姿善談笑時人以方楊德祖微不及晦猶以爲恨也武帝奇賞之帝嘗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印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咸陽淪沒帝復議北伐登城北望爲之慨然命羣臣誦詩晦爲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

帝既廢晦出督荊州時文帝將踐昨晦慮不成行

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元嘉三年帝遣檀道濟討晦表自陳不見白乃率衆二萬列江津爲拒旌旗相照歎曰恨不以此爲勤王之師已敗誅臨刑其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被髮徒跣赴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墮淚

謝瞻

瞻字宣遠六歲能作紫石英讚長負盛名嘗爲喜霽詩靈運寫之琨咏之王弘以爲三絕弟晦自彭城還賓客奏集瞻見之驚謂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三十

謝瞻

傾朝野止豈門戶福耶爲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晦建佐命功瞻愈懼晦嘗以朝廷客事語瞻瞻輒向人說之爲戲笑蓋絕其言也瞻文章之美與叔琨弟靈運齊名靈運父瑒才拙早夭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抑未得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一日瞻與晦及弘微等共游戲琨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下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自是雖黃稍衰止瑒仕祕書郎

謝澹

濟字景恒任俠不營當世與名士范泰爲雲霞交嘗侍武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執法欲按之帝以爲方外士不問然意不悅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人須軟媚者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從叔晚鎮荊州詣濟別有吟色濟問曰縣今年幾何答曰三十五濟笑曰昔荀中郎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慚

謝孺子

孺子景仁孫少與族兄莊齊名精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孺子姑子也嘗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舞旣而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三

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孫微亦有高韻嘗奉詔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而微以二刻便就詞甚美

謝惠連

惠連字明子族兄靈運每云吾有篇章但對惠連輒得佳句一日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其夜忽夢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爲工云此有神助非吾語也元嘉中嘗爲雪賦見奇靈運讀其新篇每曰張華重生豈復能易

謝靈運

靈運晉車騎玄孫也文章與顏延之齊名爲江左第一而縱橫俊發過之每一詩出無論識不識莫不競寫信宿間名動都下尤精書每爲文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顏川荀雍太山半瑋之並文章相賞號四友惠連有逸才而不爲父方明所知時長瑜亦在惠連所靈運一日造方明謂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竟載之去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三

爲謝康樂式也自負才地當恭權要而朝廷每以文士遇之意鬱憤遂放情山水鑿山浚湖登峯陟嶺不憚幽險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駭爲山賊已知靈運乃安因贈琇詩有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之句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銜之又與王弘之諸人燕飲千秋亭保身呼顗不堪道人相論靈運大怒曰吾自大呼何預

凝人事頭不勝忿速表其有異志文帝知其誣不罪也
已改臨川內史游放不異永嘉遂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收之靈運乃與兵自固爲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曾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使者執送廷尉上猶原之徙廣州後竟棄市

謝弘微

弘微家本貧素而所嗣父混甚豐然絕無所預惟受圖書數千卷混風格高峻寡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暉等爲藝文遊賞以所居烏衣巷故世謂烏衣游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也混於羣從中獨器弘微號曰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主頭

微子嘗言諸子才情雖贍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又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矜仗才而操不篤晦自知而善不廣設復功濟三才終當以此爲恨至於微子吾無間然通達瞻客兒靈運皆小名也

混本世宰相一門兩封田園萬頃跨會稽吳興琅邪間而止二女弘微綜理其家卽一錢尺帛無私入混長女適殷殷素好撝蒲弘微所不取殷志取之至併奪妻妹所應得者內人悉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競弘微舅劉湛嘗謂曰天下事亦應有數檢卿一切不

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曰以謝氏世資充殷君一朝戲責亦何異棄物江海以爲廉弘微曰親戚爭財於事甚鄙內人尚能無言吾何可導之使爭且身死後尚能見關否及卒文帝爲之歎息曰謝弘微年踰四十而名位不盡其才此朕責也

謝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文帝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帝嘗命羣臣作赤鸚鵡賦時袁淑文名籍甚賦就以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遂匿其賦不出孝武嘗問顏延之謝希逸月賦何如答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主五

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拊掌大笑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魯爽後爽叛帝偶因宴問及劍所在答曰昔與魯爽別竊借爲陛下杜郵之賜矣時爽叛故云人多其敏辯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作誄有贊軌堯門之句廢帝時在東宮見而銜之及卽位遣人詰莊曰堯門竟如何爾時作誄亦知有東宮不將誄之時孫奉伯從傍進曰或是人之所同正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前方使嘗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

晚也帝曰卿言有理遂繫之明帝立始得出莊子
賜脂頰從淪蓋以風月山水景命名云所著文四百
餘篇行世

謝朓

孝武遊姑熟朓時從父行奉詔作洞井詩卽席立奏
時裁十齡帝以爲奇童明帝嘗勸朓與超宗從鳳莊
門人蓋鳳莊二人父名戲之也超宗曰君命不可不
往趨而入朓曰君使臣以禮遂巡不入時人兩稱之
蕭道成謀受禪與朓語及魏晉問事謂石苞不早勸
晉文王歿方慟哭豈爲知幾朓曰昔石勸魏武卽帝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六

者魏武曰吾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
身北面假令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竄道成
不悅已竟禪
齊受禪日朓正當解職作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
解職授齊王朓曰齊自有侍中徑引枕臥傳詔懼使
稱疾朓曰吾無疾何所道徑朝服還第王儉代之或
請誅朓道成曰誅之則成其名正應置度外耳
永明中朓爲義興太守一切雜事俱不省曰吾但能
作太守不能作主者吏第濫時爲吏部朓致酒數斛
遺書曰但力飲此勿豫人事蓋避事也自建武歷梁

受禪累徵大官並不屈已爲何胤所給詣關自陳武
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拜司徒仍辭脚疾不堪拜
角巾謝雲龍門而已先爲吳興以鷄卵賦人人疑之
子諶爲東陽內史以廉著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
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次子諶門無雜賓惟
時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
月竝能世其家聲

謝濬

濬自兒童時嘗與劉俊對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
不可云不能飲濬曰苟得其人自可流瀟千日俊慙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三七

鬱林之廢明帝兵入殿左右驚報濬濬方對客圍棋
每下子輒云當有意竟局還臥絕不問外事蕭湛兵
臨之濬曰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時王晏爲帝佐
命得班劍二十濬謂曰吾家太傅裁得六十若何頓
得許晏憚之兄朓初之吳興濬送別朓指濬口曰此
中惟宜飲酒以是居建武朝長酣不省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一

讀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王弘

弘字休元晉丞相導曾孫也爲宋佐命自初鎮選及當朝凡榮爵加人必阿貴而譴辱之若齊色相接語笑權忻則事必不諧矣人問故答曰旣加之至爵而吾復撫勞便是與主分勑若旣無以爲惠而又不微借詞色是府怨之道亦鄙薄所不任也弘少嘗擣蒲讀史快編卷二十一

公城子野舍及後秉政有人就弘求縣者此人亦頗以擣蒲著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王僧達

元凶弑逆孝武起義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或問所以慶之曰昔房山飲江王出赴難僧達時在先帝前議論慷慨以此卜之未幾達果至孝武卽位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并歲五遷而不意得時吳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軌率衆劫之得沙門竺

法瑤數百萬

僧達少時雖陳書滿席亦好鷹犬與閭里年少相馳逐及罷太常何尚之嘗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謂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路瓊之者太后兄孫也嘗盛輿服詣達會達將出獵而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直謂曰吾昔門下騶路慶之者是君何親瓊之狼狽出遂焚其所坐牀慶之太后兄也瓊之以白太后大怒涕泣語帝帝曰僧達貴公子無故詣其門辱乃宜耳太后曰吾終不與達俱生未幾以事論殺僧達讀史快編卷二十一

弘孫也

王融復附

融嘗詣從父僧祐遇沈昭畧昭畧屢盼融謂祐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君長東隅所謂方以類聚居然應嗜此自恃人地三十內望公輔及爲中書郎撫案歎曰爲爾寂寂使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馳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其躁競如此後以謀奉竟陵王子良賜歿時太學生魏準實主融

謀融誅準懼而夙舉體盡青時人謂其膽破族于

遠
微字景玄少嗜學無宦情所居止屋一間尋書玩古
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積塵埃惟坐處獨淨第
僧諱病微爲躬調藥餌而僕失度竟不起微痛恨爲
作書告靈後四旬而微亦病遺令以所常彈琴置牀
上僕何偃來卽以與之亦卒微兄遠人謂遠如屏風
能屈曲從俗而可蔽風雨不乖理物也其族子籍詠
若邪溪詩有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句劉孺爲
之擊節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三

王僧綽

僧綽深沈有局度自嫌早達每執謙退而能策大事
元凶劼逆萌始露僧綽卽密啓之時文帝與江湛徐
湛之謀所立意各有主久之不定僧綽曰建立事仰
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
取笑于載上曰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
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後人言陛下惟
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謂綽曰卿向言將
不傷直耶綽曰吾正恨君不直及劼弑行湛聞變曰
恨不用王僧綽言綽憂首于

王藻

宋世諸主皆極嚴妬藻尚臨川公主主護之下獄死
明帝痛恨之令近臣虞通作如婦記會江湛孫敬當
尚臨海公主上乃使人爲毀作讓婚表畧云自晉世
以來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才名至如王敦驕
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于敬炙足以遠禍王
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階何瑀乏龍工之姿而
投體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冲幾不免於強
鉏彼毀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崇嚴吞悲茹氣制勒
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四

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抽席廢
筵絕接對之禮非惟交游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
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于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
姆姊爭媚相勸以苛尼嫗競前相諂以急乃至殘餘
飲食詰辨與誰敵垢故衣必責頭領又或進不復前
人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
以三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
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
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進裾袂向席則醜
老叢來禮有列膝象有貫魚而今必義絕傍私皮恭

正匹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詞輒云輕易我雖云家規有甚王憲如王藻雖復強很頗經學涉戲笑之快遂為冤魂褚璽憂憤用致天絕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臣幸逢聖明可得自盡非惟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若使披請不申恩詔難降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窺海云表上帝以徧示諸主并為戲笑自是妬主為之稍沮

王琨惠附

現在孝武世嘗為廣州刺史廣故饒沃官其地者多致巨富相傳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五

萬堤獨無所取及罷任還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現對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是帝嘉其不欺及順帝禪齊百官陪列現舉帝輪囷哭曰人以壽為懽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頻見此事時百官見之皆為雨淚族于惠

惠字令明寡交游無雜事嘗與謝靈運遇靈運談鋒迅發而惠時然後言詞約旨遠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則如萬頃波劉懷敬之會稽送者傾都惠亦請別還願從弟球球問何所見惠答曰他無所見惟覺逢人耳惠兄鑒頗好積貫

惠嘗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應曰亦復何用食為

王景文編附

景文少有高名託意簡遠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獸亦復可觀文帝嘗垂綸天泉池良久不獲景文進曰當是時綸者清故不獲食餌后以貴戚為明帝所猜帝疾篤遣藥酒賜厥勅曰朕不謂卿有罪然不能獨厥勅至景文正與客某既叩函復置局下神色怡然仍與客爭劫竟斂于內查徐謂客曰奉勅見賜以茲因出勅示客客憤欲覆其酒景文曰為我百口計乃墨啓答勅併謝贈詔願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徐仰飲之遂絕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六

景文知明帝猜嫌先亦固求解職帝答詔云人居貴要但同心若為耳昔巢徐二戴位不適執戟而權傾人主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若不知有巢居貴要者常如巢富有致憂競不有心於避患不如無心於任運也千仞之木恒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踏故晉將畢萬七戰而歿於闕下蜀相費禪從容坐談斃於刺客以此而推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云其說甚辨然竟殺景文

景文子純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謂曰耶耶乎文哉純以犯父名應聲答曰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尚之外祖名偃舅名也及長位祕書丞先景文卒

王裕之

裕之字敬弘以字行性恬靜不解世俗元嘉初爲尚書僕射帝嘗問以獄事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謀進僕射敬弘曰訊謀臣已見讀之正自不解帝爲決笮于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遣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朝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七

裕之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帝嘉之

弘妻弟桓玄嘗自荊州遣使邀其大婦已至巴郡玄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婿徑遣妻往而已浪游山水以歸諸兄孫歲不過一二見亦未嘗課督學問各隨所欲或問之答曰丹朱不聞之教越不聞被捶

王弘之

弘之字方平嗜山水無宦情自義熙迄元嘉微辟屢至俱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喜釣常垂綸上虞江之三石頭經過者不識或問漁師魚

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暮收釣還經親故門爲各置魚一兩頭於門內而去謝靈運嘗謂廬陵王云會境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孔淳之隱約窮岫阮萬齡辭事就閒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節造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王韶之

韶之家貧嗜學嘗絕糧三日而不輟卷家人謂之曰窮如此何不耕韶之答曰我常自耕耳時王淮之亦以學業著曾祖虎之祖臨之父納之並博聞強識練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八

韶朝典家世相傳集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號王氏青箱學

袁淑

淑文彩過豔才辨縱橫嘗爲彭城王義康祭酒而不見知從兄湛欲招之亦不屑爲賦詩云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元嘉晚年爲吏部侍郎時大舉北伐淑從進曰便當席捲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

淑嘗爲始興王濬長史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

淑答曰朝廷遣淑欲以光公府望耳潛嘗餉錢三萬
業一宿而復遣追取謂使人悞謬蓋以戲淑也淑與
潛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予一奪義士猶非之
況邇密旬大何哀益之急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窺
大國之政矣

袁粲

粲字景倩性方嚴大明中嘗與宴東宮與顏師伯等
相酬勸師伯應之稍後粲毅然曰吾不能與儔人周
旋廢帝嘗保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
如晦鷄鳴不已其作妙德先生傳云先生夙多疾性
疎嬾無所營尚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
識其大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聲迹晦
心用席門常掩三徑裁通彷彿楊子之寂寞希嚴叟之
沈冥蓋以自況也

明帝時粲領丹陽家居負郭嘗獨步林野杖策逍遙
常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饒竹石粲率爾步
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便與語笑
畧不見其有異俄而騶從至方知是袁尹又嘗步
遊白楊郊野適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此人謂被知
顧明日到門求謁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作伴耳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九

竟不復出接嘗作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
蕭道成將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恥事二姓與宗室
劉彥節深相結謀起義道成覺遣戴僧靜攻之粲知
事不濟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難支
大厦徒以名義不能沒沒耳僧靜舉刃最抱父大叫
乞先死時兵士人人墮淚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
孝子仍舉筆作啓云臣謹奉大宋矢無二心今便歸
魂墳隴永就丘山投筆遂遇害

粲既遇害有幼兒方數歲乳母携之投粲門生狄靈
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
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
行見汝滅門也兒竟死兒存時故嘗騎一大犍狗戲
於後年餘忽有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於庭即嚙殺
之併嚙殺其妻乃即袁郎向所騎狗也

孔靖

靈符秀之附

靖子靈符家資巨萬嘗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
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山其孫秀之有吏才爲吳令
有十歲兒偷刈鄰家稻一束秀之付獄按罪或解之
秀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一縣震肅後
爲臨海太守清約特異還時獻帝乾薑二十斤

孔觀

觀字思遠骨鯁有風力居恒貧罄豐約不以闊懷與吳郡顧觀之並推清素觀弟道存從弟徽嘗請假東還載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物觀見爲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有用因命搬至岸側既乃正色謂曰汝輩忝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去之後爲御史中丞日攀首緩帶而風貌清嚴三吳豪宦莫不重跡氣

褚彥回

彥回名淵幼有清譽元嘉末魏寇逼瓜步百姓咸負擔立彥回父湛之時爲丹陽尹使子弟並著芒屨於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一

齊前習行或議之答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十齡許甚有慙色景和中仕吏部郎山陰公主淫恣窺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宿西上閣十日公主夜就之備通迫彥回屹立從夕至曉卒不亂主謂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育爲亂階彥回嘗聚衆衆所值初秋涼夕風月甚美爲授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神情諧暢時王該謝莊在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然陰歸歎蕭道成衆嘗謂之曰國家所使惟公與衆耳願各自勉毋使竹帛笑人衆又嘗謂人曰褚

公眼晴多白所謂白虹貫日忘來必此人也及道成謀禪竟爲推戴之首

彥回長子賁以父二宋終身憾之堅棲退之志入齊稱疾不出讓爵居墓下會疾篤其子齊載歸及病間知非故處大怒遂併內外閣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謝瀛往候排閣不可開爲槌破入見曰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賁曰吾少無人間心何身名之可慕但願歸全舊隴而兒輩未達余趣是所恨耳賁居墓上時會王儉喪爲騎水牛赴弔入哭盡哀返而家人猶未知

褚昭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二

昭字彥宣以世爲宋臣道不仕齊其從弟彥回爲齊佐命一日見彥回子賁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敕在齊大司馬門昭正色曰不知汝司空將一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賁客滿坐昭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是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歿不當是一名士祿名德不昌遂有則順之壽彥回弟澄澄字彥道精醫術嘗爲吳郡太守民李道念以事見澄謂曰汝病且重答曰然爲診脈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瀉鷄子過多耳令煮蘇一升煮服之始一

服卽吐得物升許涎裏之動開看乃鷄雛也羽雖足澄曰未也更一服又吐得十三頭而病乃愈當世神之

蔡廓

廓字子度仕武帝爲御史中丞以剛直見憚加吏部尚書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當盡委蔡此上故宜竝參異同廓曰吾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干木羨之小字也卒不拜

亮等既廢少帝將害之廓聞謂曰營陽一旦不幸卿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三

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可得耶亮不聽已謝晦之荆州因別廓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此北而以古推今恐自免爲難未幾言驗

蔡興宗

興宗字興宗強正挺立人不能撓竟陵王誕謀逆事既平孝武御宜揚門勅左右文武呼萬歲賀興宗時時羣議然帝顧曰卿獨不賀何也興宗正色對曰陛下今日政應漸流行未嘗得當呼萬歲帝亦默然時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

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命坐先是元嘉初中書舍人常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農宗爲文帝所寵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上球坐乃當列耳殷劉竝祿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興宗復爾

何尚之

尚之字彥德元嘉中尚之以尚書令致仕方山作退居賦以明所守未幾而復出大明初歷開府儀同三司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四

色愧

尚之嘗以吏部侍郎休假定省傾朝送別及至父叔慶笑曰此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作豫章歸省錢別者傾朝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覩者汝識之士論甚高叔度尚之與顏延之少相狎竝短小尚之目延之爲後延之亦曰尚之爲猴一日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而笑路

人曰彼似猴耳如君乃真猴尚之大笑

何昌寓

昌寓字儼望風流藉甚所交必當世清名仕米為臨海王昭秀長史明帝欲殺昭秀使裴叔業往密勸昌寓昌寓拒之曰臨海未有失德寧得從單詔行事吾當自有啓聞叔業曰拒詔恐非佳事昌寓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昭秀乃得免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人求官姓閔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塞後昌寓以團扇掩口笑曰遙遙華胄

張暢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五

暢字少微有才辯嘗為南譙王義宣長史義宣謀逆暢以計得脫適孝武宴朝士何偃因醉言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而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閣初元凶行弑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于與婢妾共洗黃閣故暢譏之也暢第放有詳婉之致每與人別必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效之

范曄

曄字蔚宗工文能書長不滿七尺而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元嘉帝欲問之屢諷以微旨曄若

為不曉也者一日與宴上歡甚謂曄曰我欲歌卿可

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絃亦止嘗集諸家後漢書

為一家之作至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三致意也以

仕不滿志居恒怏怏為孔熙先所窺竟以逆謀敗

熙先素有縱橫才尤精星歷知文帝必有骨肉禍而

江州應出天子陰謀奉彭城王義康遂囚曄甥謝綜

以結曄初微言動曄曄不為動乃說曰丈人若謂朝

廷相遇厚者何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耶人作

人豈相待而猶欲為死與蓋曄素有閨庭議故門貴

雖曄而國姻不及熙先蓋發其私以激之也曄意乃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六

決

熙先等謀為徐湛之所發詔下廷尉熙先望風吐款

詞氣不撓上奇其才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賢省

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猶於獄中上書陳

謝併誠上必有骨肉相殘之禍曄時於獄中為詩曰

禍福本無屯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

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

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

生存子謂湛之也

曄在獄中上有白團扇甚佳付曄令書佳句曄書之

中云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爲悽然
畢本謂入獄卽歿而獄忽經二旬便希長繫熙先笑
之曰昔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謂一世之雄何
怖歿乃爾設令今日賜卿性命入臣園主亦復何顏
可生及詣市畢最前顧謂綜曰大第當以位耶綜曰
賊帥當先耳及至市畢食後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
事強飯已家人悉至監司問曰須見不綜曰別不別
亦何所在徒亂人意畢時獨與母妹妻妾別悲泣流
連綜謂曰舅殊不似夏侯色是時獨綜母不出視畢
語綜曰妹今不來勝人多矣尋伏誅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七

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事發帝
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郎耶那不作賊
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而黜迹仕
流豈非時匪失乎尚之曰臣昔待罪選曹誠無以濯
汙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文彩俟時而
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
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
嘗不遺恨於後哉

畢在獄中與諸友生宗屬書畧曰吾所通處皆自得
之襟懷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古今文
人多不了此吾既造後漢書轉得統緒班氏最有高
名然任情無例惟志可推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
愧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敘
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
秦篇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諸贊自是吾文傑
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自有賞音自古體大
而思精未有此也吾於音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
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來亦嘗以授人而未見一
人似我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八

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敘並實故存之

徐廣

即綜

廣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徧所撰有晉
紀四十二卷時高平却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
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須此
延譽如袁宏千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耳我寒士無
間願以爲惠紹不與書成法紹詣盛適盛不在徑竊
書去紹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鄭鮮之

鮮之字道子武帝少不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

有談論人皆依違鮮之獨與抗難未嘗寬假理之所
屈必須帝詞窮然後置之帝時或慙惡變色而終感
其輪情時人謂爲格倭然性通率每爲帝所押帝嘗
宴內殿朝貴畢集獨不召鮮之謂羣臣曰鮮之必
當自來俄而外啓鄭尚書啓事帝大笑引入

裴昭明

昭明在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及罷任刺史王蘊之
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日身忝郡佐不能光益公府豈以鴻
郁之事仰累清風齊武帝嘗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九

荀昶

昶字茂祖昶子萬秋字元寶元嘉中父子並以文學
顯昶一日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琳
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
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將不傷道德耶琳答曰大
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

何承天

承天剡人也元嘉中張永嘗開玄武湖過古冢冢上
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莫能辨承天曰此是
亡新咸斗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
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甄墓也俄啓冢內又
得一斗別有石銘云大司徒甄邯之墓
承天嗜古博物文帝每有疑議必訪之信命相望於
道性褊促不耐煩嘗對使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帝知
之每應遣必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毋多陳
其見憚重如此

顏延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十
延之字延年文章冠絕當世徐羨之擅政延之爲
同異出任始安太守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
斥守始平郡卿今又爲始安可謂二始殷景仁聞之
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行道經汨潭爲平
屈原文以寄意焉
羨之等既誅微入中書侍郎已忤劉湛復出守永嘉
延之怨憤作五詠以述竹林諸賢皆自況也其詠康
云鸞鷟有時鑿龍性誰能馴詠籍云物故不可論塗
窮能無慟詠成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伶云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湛聞大怒

延之性嗜酒常日不營職但於酒店裸袒挽歌文帝遣傳詔召之每不得見他日醉醒乃入對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者延之與焉吏送札至延之正醉投之地曰吾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沙門慧琳以才學見賞帝每引之共榻延之一日乘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應使刑餘居之上默然

延之四子帝嘗問諸子孰優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獎得臣義雖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輕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延之有愛姬姬憑寵嘗盪延之隆林致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十一

竣殺之延之痛惜每上靈林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

何尚之一日在直延之醉請之尚之望見便賜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既出尚之顧左右曰此人太可畏竣爲孝武參軍義師入討檄狀元凶竣筆也元凶召延之示以檄延之曰此是竣筆問何以知曰竣筆體臣何得不識元凶曰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顧陛下乃得釋

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詞藻擅名而遲速縣絕嘗奉詔授樂府北上篇延之援筆立成靈運久之始就延之

晉問鮑照吾與靈運孰優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天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曰惠休作委巷中歌謠耳是時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陸謂陸機也

劉湛

湛自負才氣慕及黯崔琰之爲人名其長子曰黯字長孺次子曰琰字季珪先從義恭於江陵文帝徵入朝與殷景仁同輔政遂專恣無忌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帝稍嫌之嘗謂左右曰劉琨初自西還吾與語恒看日早晚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惟恐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湛小字斑虎未幾湛被禍

江智深

智深與沈懷文交善懷文每言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詞采清瞻孝武特遇之每從遊宴見傳詔馳來知必呼已深以爲恥慙慙每徵於色上既酣恒使羣臣自相嘲訐以爲惟笑智深恒若不曾旨者上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後以忤愛成僧安智深父

沈慶之

慶之有將畧而年四十未知名檀道濟識之爲言於文帝自是漸以能見河北諸山蠻畏之號爲蒼頭公以常著狐皮帽也帝議北伐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帝不聽使徐湛江湛難之慶之曰爲國如治家排當問奴織當訪婢今欲伐國而乃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軍行果無功

元凶劬弒逆孝武起義出次五湖時主簿顏竣馳入見曰劬已據有天府而四方尚未知義兵之發脣齒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三

不相應危道也慶之厲聲曰今方舉義而使黃頭小兒皆得參預禍至矣宜斬以殉孝武遂定策慶之謂竣曰君但主筆札他勿有所預旬日疾下遂斬元凶時以爲神兵

竟陵王誕反廣陵慶之往討誕遣客餉玉環刀因說之不爲動兵臨城誕登樓謂曰君白首之年何復來此慶之答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煩少壯故使白首老人來耳遂悉攻具身先督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奏上慶之曰我奉命討賊不爲汝上表尋斬誕

慶之宅在清明門外甚宏麗乃別築園要湖一夜携其子孫戚屬徙居焉而以其宅還官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矣僮奴千許妓妾數十優游其間歡愉極意每朝會從騎不過三五郊行或盡屏從人遇者不知爲三公也廢帝嘗賜以三望車慶之曰吾居恒出遊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乘此車將安之固謝去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列杖鳴笳騶從盈道會慶之在田間止從一奴既見悄然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多矣諸君炫此欲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十四

何爲乎二人爲改容時鄉里老舊有素輕慶之者來見皆膝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耳烏用此然卒以直諫忤旨賜死

沈攸之

攸之字仲達慶之仲子元嘉中嘗求補白丁隊主劉遵考以形陋黜之攸之歎曰昔孟嘗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乃取肥大哉已隨慶之征討累績封貞陽公時遵考在御前攸之謂曰形陋人定何如帝問故攸之以實奏帝爲大笑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記憶每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是榮攸之司馬也攸之敗榮被執見張敬兒敬兒曰
邊公何爲同人作賊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
是宋世忠臣何可謂賊吾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
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欣然去時程邕之者抱持榮謂
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聲而先殺士三楚之人
寧蹈江漢歟豈肯與將軍同日生也敬兒曰歟何難
何不許乃先殺邕之而後殺榮時以此藏洪陳容云

宗慤

慤字元幹幼時叔父少文令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便當破我門戶兄泌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五

娶妻始入門劫夜乘之慤時年十四挺身出拒劫十
許皆逆數不得入後從軍伐林邑以計破其象陣獲
珍寶無算而慤絕無取行李蕭然累功監督五州軍
事先是富人度業者素豪奢嘗與慤對食白列方丈
而爲慤別設粟飯菜俎謂客曰宗申噉粗食慤致飽
而去及是業爲慤長史慤厚遇之

劉休

明帝甚惡妬婦休妻王氏妬帝聞之爲賜休妾勅與
王氏二十杖仍令於宅後賣皂莢掃帚以辱之時尚
書右丞勞彦遠者以善其親於帝而婦妬傷其面帝

見詰知之謂曰吾爲卿斷此患何如彦遠應爾爾其
夕齋鳩賜歠

王諶

諶仕明帝爲中書侍郎帝好園基置園基州邑以建
安王休仁爲園基州大中正王諶沈勃庾珪之互抗
四人爲小中正褚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諶少貧
常躬自紡績及通貴每爲人言之世稱其達

明僧紹

僧紹百里奚後也奚乎孟明以名爲姓僧紹精儒術
而好栖遁齊受禪詔徵之稱疾不就帝令與弟慶符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十六

俱歸僧紹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
得息談慶符時官青州故云沙門僧遠有宿德僧紹
依之定林寺高帝欲往寺見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
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惟鑿坏以遁若辭不
獲命當依戴公故事耳蓋戴顓高臥牖下以山人服
加其身也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
夢想幽人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也賜竹根如意筇

齊宗室

衡陽王鈞

鈞性嗜文學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曰巾箱中有五

經既便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於是諸王爭効
之世傳巾箱五經自此始也九清率喜林泉孔珪有
家園列植桐柳多巖石釣恒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
門遊紫園詎復與山人交鈞答曰身處朱門情遊碧
海形入紫園意在青雲張融嘗謂兄緒曰衡陽王飄
飄有凌雲氣其高風素韻融與之遊幾不知老之將
至其爲名流賞重如此

南豐伯穎胄

穎胄字雲長明帝每節儉約欲鑄壞元日上壽銀酒
鎗諸臣咸稱盛德時穎胄獨曰朝廷大禮莫過三元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十七
且此器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
席穎胄起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處帝慙
長沙寺僧嘗以黃金數千兩鑄爲龍埋土中歷相傳
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取充軍實

豫章王嶷

嶷在武帝時位大司馬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帝
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恩
講易朱廣之講莊子臣與二三兄弟夜生時復擊贊
以此爲樂上大嘗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
斯嶷曰此大司馬公次第安得不爾上乃以王如意

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爲善最多也嶷嘗謂上曰
人臣祝君壽必曰南山或曰萬歲此殆近親言如臣
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歲上曰百歲復何可得止得
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嶷薨王融爲之銘
有半岳摧峯中河墜月之語子子顯子雲

子顯工屬文有才辯仕梁爲侍中武帝嘗言我造通
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昔仲尼讚易道黜
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稱善對
性嗜山水能飲酒數斗負才使氣及掌選見九流賓
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恨之其自序畧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十八

云平生頗好詞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
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
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天監中預九日宴獨以
廣坐中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
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
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云

子雲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十卷上之祕閣
尤工書爲武帝賞重謂其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
元帝並驅爭先百濟國使人特至建鄴求書會子雲
出守維舟將發使人乃於渚次望船三十許步遙拜

而謝子雲遺問之答曰侍中尺牘流傳海外今欲求名跡耳子雲爲停船三日與書三十紙獲金寶百萬性最吝自外答餉曾不書佳楮

武陵王羣

羣小字三昧高帝初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羣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遂工篆法無羣局破荻爲片縱橫以爲羣局指點形勢遂入名品嘗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帝報曰見汝二十字於諸兒作中可謂最優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二九

羣性剛於武帝無寵帝嘗宴豫章王東門諸王畢集獨不召羣豫章王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召羣及羣命射屢發屢中上神色甚怪豫章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仗天威上意乃釋後復於華林園射六發而五破的賜錢五萬文上舉酒勸羣乃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

羣嘗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謂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讓答曰羣立身以來未嘗敢出一佞語已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羣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意羣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耿

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一日與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

豫章王家有土山列桐竹因號桐山武帝樂之願臨川王映曰王郎亦有佳名不映對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羣羣曰臣山卑不能棲靈昭景惟有薇蕨直號首陽羣蓋以志貧薄也常冬月過子良宅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羣衣薄別進襦羣曰吾與向人亦復何異王儉嘗詣之羣置設食惟菰菜鮓魚而已儉重其品爲飽食盡懽而去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三十

如典王鑑

鑑在益州時有益發古冢者得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諸珍寶甚多皆不可識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盡將還都吾嘗心非之今安得躬蹈此乃命功曹爲起墳諸寶玩一不得犯

時有段祖者獻淳于於鑑淳于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八四寸圓如箭銅色黑如漆薄甚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

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子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鑑後嘗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江夏王鋒

鋒四歲卽好學書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更書晨興不拂牕塵而先書塵學書如此者累月書遂工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帝大悅賜王麒麟曰麒麟賞鳳尾後南郡王昭業亦工書嘗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帝曰閣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黎鋒小名也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三十

武帝待諸藩服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惟得看孝子圖而已鋒獨密遣人廣收圖籍而善自匿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祏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弊寡人詩酒是耽狗馬是耽復一豪於生平哉

鋒意忽忽不樂嘗著脩栢賦以自寄畧曰旣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零而尤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

出業潛移慨然有匡復之志行事

典籤非其好也嘗對明帝言遙光之於殷下猶殷下之於高皇蓋言遙光可託社稷帝爲之默然已被殺江敬聞之流涕曰芳蘭當門其脩栢之賦乎

宜都王鏗

鏗三歲喪母稍長哀思篤至嘗祈願一見母於夢至六歲果見母夢中以其形問舊侍儼如也已鎮姑孰有發柩溫女墓者得其金蠶銀璽諸寶玩甚盛悉落聞鬱林卽以賜鏗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堪熱念命長史脩復之諸物悉內冢中尤善射每嫌棚的闊曰此復何難乃取甘蕉植百步外射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十發十中

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每從容雅步詠陸機平魏武文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未幾鳩歿初陶弘景爲鏗侍讀甚契遇弘景旣隱忽於山中夢鏗來惓然言別曰某日命盡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冥間事多祕不出覺後遣信參訪竟與夢符

竟陵王子良

子良字雲英信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嘗於邸園爲齋集賦水行食必皆躬親頗失宰相

體已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之見淮中魚無算浮見水上向城門俄亮先是豫章王疑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久而有知請葬茲地及是遂葬焉初子良之亡也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象問之曰王融見彼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蒼生方當塗炭但淫耳聽之孫賁

黃字文奐入梁參軍湘東神識耿介善書畫嘗於扇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三三

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惟自娛而已湘東起義王爲檄有假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見窮廬龜帳之語賁進曰聖製此句覺猶可商似體目朝廷非闕序賊王聞大怒收付獄賁久賁好著述有西京雜記六十卷

晉安王子懋

明帝時都陽隋郡二王見殺子懋將起兵入匡社稷而爲舅子琳之所詭竟被害時陸超之者先以靜雅爲子懋所知懋旣敗琳之勸其逃答曰人皆有外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

人乃端坐待命超之門生有周姓者謂殺超當得重賞忽從坐後出斬超頭墜而身不僵及斂周又助舉棺棺未出戶而墜正壓周折其頸卽死

巴陵王子倫

明帝之殺子倫也使茹法亮圖之法亮以屬典籤華伯茂伯茂嘗鳩遏倫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承冠受詔徐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殂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宜亦復何怪因謂亮曰君是我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具不敢相先遂仰之盡而歿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三四

先是高帝爲諸王置典籤一方事悉以委之入覲則刺史黜陟悉憑其口於是權重諸藩莫敢衡命南海王子罕欲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罕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以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尋殺行事劉寅武帝聞謂羣臣曰子嚮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帝曰何故僧靜曰天王無罪咸被拘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卽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又安得而不反及是明帝誅諸王盡以屬典籤蓋積威所劫也按武帝子二十三人惟四子早

太文惠竟陵病亡餘十七人俱爲明帝殺又殺高帝
子七人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二

讀南史

齊龍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齊臣

王敬則

敬則嘗任南沙縣時方兵荒縣有劫一羣聚匿山中
爲民患官捕之不能得敬則遣人致劫帥曰若能自
出首者令當爲申白請盟之廟神定無負蓋縣有廟
神甚酷烈鄉民多信之故云劫帥許敬則卽設宴廟
中致帥帥至卽於坐收之曰吾業啓神矣若負誓當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一

還神十牛遂殺十牛卒神而竟斬帥賊旋散

高帝將受禪宋順帝未肯出宮敬則入逼之順帝謂
曰欲見殺耶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家先取司馬氏
亦復如是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與
天王作緣時宮內哭聲徹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
他當餉輔國十萬錢敬則輔國將軍也

敬則本武人與王儉俱進開府儀同特徐孝嗣候儉
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
傳孝嗣大笑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
儉侍建風雲以至此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撫其

曰臣幾落此奴度內帝問何故答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郎令史耳邯得今日

初敬則窮時嘗與既陽縣東關謂曰吾若令既陽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若令既陽我已得司徒公矣已敬則果令既陽關吏懼亡敬則勒令出出則厚遇之第謂曰吾業得既陽今矣汝何時得司徒公乎

張敬兒

敬兒饒膂力而性貪殘鎮襄陽見人間一物堪用必奪取嘗於城西起宅欲移羊叔子墮淚碑而於其處置臺或諫曰此羊太傅遺蹟不宜輕徙敬兒曰太傅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二

是誰目不識字及為方伯始習讀孝經論語嘗於新林姥廟祈神口自稱三公初在宋世本名狗兒其子即名猪兒宋明帝為敬兒猪兒亦改恭兒

崔慧景

崔慧景

明帝時東陽女子妻遲粗知圖基解文義變服詐為丈夫徧遊公卿間仕至楊州議曹從事發驅令還東遲始作女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倆還為老嫗豈不惜哉時敬則遙光顯達慧景相繼以謀逆敗識者謂陰圖陽而事不果此婦其妖也

焦度

高帝鎮東府時度欲就帝求州而不能置辭見輒默親人為授十餘語度既習誦數日會帝行石頭度將於大衆中自陳臨時忽復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為賜米百斛度貌肥醜皮膚若漆朴溫鄙慳嘗與周彥同事郢州彥有吏與度父明同名彥故恒呼吏名役之度積忿一日呵彥曰若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彥失笑

周盤龍

高帝時魏攻淮陽成買戰沒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陳魏軍萬騎左右翼圍之一卒馳還報奉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三

叔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魏陳自稱周公來覲人素畏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呼殺出而盤龍不知也東西衝擊不已奉叔見父久不出復躍馬入一時但見兩騎縈攪魏陣而莫敢當其鋒者後歷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若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貂蟬從兜鍪中生耳盤龍有愛妾杜氏帝嘗賜以金釵二十枚勅曰倘周公阿杜

荀伯玉

伯玉字弄璋高帝鎮淮陰時方見疑於宋明帝被詔徵入心憂之感澤中羣鶴慨然命筆詠之曰八風儼

遙關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詩次以
示伯玉伯玉喻指卽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傍若
作進兵狀魏時遣遊騎數百行備界上帝表其事前
詔遂寢

武帝爲太子時頗專擅伯玉啓之帝怒將議廢事良
久不解武帝憂且病謀之王敬則一日上書臥敬則
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省太子上無言敬則輒大聲
宣旨駕往東宮又勅大官設饌而客遣人報武帝令
迎駕然上猶了無動意敬則復索衣衣上勉牽就輿
遂幸東宮卽宴集玄圃園時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四

崔祖思

祖思嘗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竟廟廟有
蘇侯神與堯偶坐護之曰嗟聖人而乃與蘇侯神
偶坐耶祖思曰使君若能清靜此坐是唐堯重去四
凶也自是諸淫象盡除衛侍高帝宴羹餽既至祖思
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是品非

祖思所解祖思曰包鼈膽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
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笑曰尊羹故應還沈

蘇侃

高帝鎮淮陰以久在兵見疑爲作塞客吟以喻意曰
寶緯焚宗神經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叱壯
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
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
月澈河明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鞋晨征
蘭含風而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欬園琴之孤弄想庭
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壘首暉霞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五

成旋鵠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裏裏而遂多擊
柝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
陵山驚巖兮滌汨淮流兮潏潏胡埃兮雲聚楚旂兮
星懸愁壘兮思宇愴惻兮何言悟樊籠之戍累悵遐
心以樓玄吟成侃達其旨遂被知遇

胡諧之

諧之豫章人武帝欲獎以貴姻謂諧之家入語侯音
不正乃遣宮人四五人往其家正音二年後帝問曰
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家人多非惟不能正
音遂使宮人亦復俚語帝大笑諧之性貪嘗就梁州

史范栢年來佳馬栢年忠謂使者曰馬非狗子那得應無極之求使人歸報曰栢年云胡語是何僕狗

氣厭之求諧之切齒竟讒殺栢年

附栢年梓潼人初仕宋明帝言及廣州食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答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對

陸澄

澄字彥深好學博覽王儉嘗集學士何憲等盛相商畧澄每俟儉語畢徐質所遺漏百十條皆儉所未睹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七

者儉又嘗在尚書省出几案問雜玩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二物澄後至更出諸人所不

陸慧曉

慧曉字叔明清公特以養母不仕久之高帝輔政除尚書郎賓戚來賀曉舉觴謝曰陸慧曉年踰三十以婦翁領選始作尚書郎乃復爲慶耶何默嘗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燭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似懷水暑月亦有霜氣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

楊柳二枝點數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柳便是交讓池國劉進嘗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定有異味因命駕往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慧曉持躬清肅待僚佐以下必恭嘗言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居恒未嘗卿士大夫或問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貴賤於懷抱以故終身但呼人位號歷輔五政俱任已獨行未嘗與曹郎令史語帝遣人謂曰都令史諸悉舊貴可共參慧曉答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七

陸厥

厥字韓卿善屬文時沈約謝朓王融各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厥與約書論其事畧云長門上林殆非一家洛神池鴈便成二體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厭事容促乎一日理或賒於七步一

人之思遲速天懸一手之文王拙壤隔何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約答云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豈思力所能學哉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況復過此者乎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外上衡雖云煥若緝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一片復是衛文之服陸生之言卽復有不盡者矣云

庾杲之

杲之字景行武帝時杲之嘗兼主客郎接對魏使時都下民家頗帖賣宅魏使因問曰百姓那得家家題讀史快編卷二十二 八

門賣宅杲之答曰朝廷將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備從宅耳魏使縮鼻不答嘗爲王儉長史蕭綸與儉書云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爲蓮花池故云

王儉

補博學有美才王儉嘗集諸文學士總校虛實類物錄之謂之隸事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性極江何憲獨勝賞以五花簞白團扇憲坐簞執扇客氣自得儉時後至儉乃出所隸示曰卿能奪之乎儉操筆成文詞極工瞻舉坐擊賞儉乃命左右抽簞而手自擊其

扇竟登車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孔珪

珪風韻清疏好文嗜飲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王思遠何點交居恒惟尋訪山水凭几獨酌每飲輒七八斗門庭之內草萊不剪頗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何必效陳蕃吾以當兩部鼓吹耳王晏嘗鳴鼓吹候之間羣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此及晏爲之慙

劉善明

善明少立節行嘗言在家當孝作吏當清已累歷州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九

郡頗黷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流涕答曰管子有云叔牙知我方寸亂矣豈暇爲廉蓋善家青州魏克青善明母在焉徙置代郡所得金錢盡以贖母及母至而清節仍峻及卒家無別儲惟書八千卷高帝聞其貧賜爲唐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也

劉虬

虬字靈預抗節好棲靜居恒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永明中辟命屢至詔以蒲輪束帛徵並不就其答竟陵王書云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精信

釋氏衣大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建武二年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香氣盈室聞磬聲尋卒

范縝

縝博通經術好爲危言高論竟陵王子良多賓客縝與焉王精信因果縝獨稱無佛王曰若無因果何因得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飄墮有拂簾兒墜茵席之上有關牆籬落糞溷之中慳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凡庶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王不能屈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十

縝又著神滅論云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形神不相異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子良特集諸僧與縝不能屈然深怪之

縝執神滅朝野譏然非之太原王褒爲著論譏縝末云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乃爲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從之其堅辭如此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堅持神滅恐傷名

教以卿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乖刺乃爾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爾時當得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蕭惠基

永明中勅王抗品基使惠基掌其事時能基者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進巧於關基高帝嘗使思莊與王抗決賭自食時至日暮局猶未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卽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也

蕭琛

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每坐杖罰琛密啓曰郎有杖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十一

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郎自魏晉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卑不應官高品卑而詞仍襲制也卽宋元嘉中有被罰者或由別作上心非關常準加有子弟成長彌難爲儀宜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詔可

謝朓

朓字玄暉仕隨王子隆鎮西功曹特以詞賦見重時人者朓卽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勢委嚴霜寄語羅羅者寒廊已高翔既還嘗作

賤遺隨王子隆畧云朧雲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
明山川受納故得捨未竟圖奉筆免固東泛三江西
浮七澤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沐髮晞暘水測涯渙不
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酬先謝清切藩
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折弔影獨酌白雲在天龍門不
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是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
渚朱郎方開効蓬心於秋實攬涕告謝悲來橫集云
云時去信倚待朧執筆立成文不點易

王僧祐

僧祐字胤宗幼時叔微嘗撫其首曰見神明意用當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十三

不作率爾人從兄儉或鳴笳列騶到其門祐輒推疾
不出儉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琴書自娛亭然獨立
不交當世齊受禪召爲著作郎祭酒謝病杜門高帝
嘗謂儉曰賢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
直是愛閒耳嘗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
汝家僥賓客我家多鳥雀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
直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
闔步直轡高驅蓋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

謝超宗

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縱仕齊嘗直省既醉高帝召

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世亦
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司馬人問曰朝命定
是何府超宗曰不知是司馬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
是司驢耳有司奏其怨望詔禁錮十年

司徒褚彥回以送王僧虔悞陷水僕射王儉驚跳下
車超宗撫掌大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時彥回出
水很藉超宗於僧虔航大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
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有彥回大怒曰寒士不
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圖富貴焉免寒士朝野競傳
之後下廷尉一宿而髮皓白卒不免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十三

超宗本謝鳳子先仕宋嘗爲殷淑儀作誄文帝大嗟
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可謂靈運復出時將軍劉道隆
武人無識出候超宗謂曰君有異物可見乎旦侍至
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觸其父名徒跪還內不顧道
隆猶意其檢毛也待至昏暮不出乃去

王儉

儉字仲寶僧綽子幼孤養於叔父僧虔僧虔奇之曰
吾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衰榮見之曰此宰相
之門也括伯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高帝受禪儉
有佐命功博收典故明習朝章決斷如流八坐丞郎

無能異者每十日還監試諸生中卷在庭劔衛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效之常謂人口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少時有詩云櫻樊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已隱然有宰相之志及生十字之曰玄成亦取世相義云

齊朝草創衣服未有定制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謁謁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也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也時又疑百僚敬齊公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四

齊齊則應稱名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及世子鎮石頭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此漢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並從之

武帝卽位將郊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卽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卽位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

此二代明例今聖明踐祚元號初改宜以明年正月從事二郊自茲以後仍舊間歲有司又疑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議遂定

王僧虔

僧虔弱冠卽善隸書先在宋世文帝見其所書扇數曰非惟跡踰于敬方當器雅過之孝武欲擅書名僧虔用拙筆書以自匿昇明中作飛白書趨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五

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一時鑒賞比於坐右銘袁淑嘗言卿文情宏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寶物莫之窺魏元陽之射主汝南之騎無以加也

入齊官侍中高帝素善書嘗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當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虔又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亂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僧虔嘗爲吳興郡先是晉王獻之善書亦爲吳興郡郡人侈爲盛

僧虔博物嗜古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者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嘗示僧虔古跡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桓玄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琅及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等書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僧虔嘗自書議尚書令表詞致既雅筆跡又麗時以比于敬崇賢吳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十木

郡顧實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擅世僧虔爲作飛白以示實先曰吾當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爲註序甚工

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與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第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于敬云第書如騎驃駉駉欲度驃驃前更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更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鷄皆學逸少書須吾

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爲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草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代無以辨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都情章草亞於右軍都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于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于敬故當在欣後范畢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十七

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更斯學右軍亦欲亂真矣

僧虔嘗有書誠于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取聞斯唱未睹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曼倩有云談何容易吾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一書轉誦數十家註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

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
鄭何所異而便盛於麀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豈有
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未窺題目未辨指歸而
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
重筆無嚴父放勲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今壯年自
勤數倍許勝劣及吾吾在世雖乏德素要服推排人
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卽化之
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
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則龍鳳劣猶虎
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正應各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十八

自努力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
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
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汝年人立時
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
在爾身豈復關吾事鬼惟知愛深松茂相寧知子弟
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

王慈

慈八歲時外祖江夏王義恭嘗於內齋羅列珍玩恣
所取慈惟取素琴石硯孝子圖餘置不顧義恭奇之
袁淑一見拊其背曰叔慈內潤謝鳳子超宗嘗候慈

父僧虔會慈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戲謂曰卿書何如
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學鳳耳超宗狼狽而
退十歲時與蔡約入寺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生
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稚乃爾何以與蔡氏之
宗鳳超宗父與宗約父也

王瑩

瑩字奉光嘗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
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
如湯澆雪耳及書至瑩竟不許超宗請懋故對諸賓
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爲之洞赤懋一日詣超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十九

宗超宗爲設精白鮑美鮮麀牝懋問那得許佳味超
宗詭言義興始見餉復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
大忿言於朝謂瑩之供養瑩竟坐廢
瑩從弟亮字奉叔嘗爲晉陵太守任職清公有政聲
而頗拘忌諱亮父名攸時晉陵令沈嘖之者性麤疎
每犯亮諱亮不堪啓代之嘖之怏怏乃直造亮坐云
吾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攸尊
傍大爲大傍無攸尊若是有心攸是無心攸乞明示
亮不及履爲下牀跪而走嘖之撫掌大笑去

王思遠

明帝廢立之際王晏實爲之思遠謂晏曰兄一旦貸人如此事未知何以自立及今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也晏曰方啖粥未暇及此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寧有今日思遠遂進曰如阿戎見今猶未晚已明帝旣內相疑思遠復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思遠退晏乃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哉旬日而晏及禍

思遠居身高潔以靜退爲宗諸客詣者知其雅尚永服垢穢卽方便不前必形儀新楚乃與促膝然去後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猶令二人交箚拂坐處也李珪之嘗言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靡不整拭便思丘明士見明士擊頭散帶終日昏酣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思遠言其兩反也

崇祖

崇祖自少有將畧高帝踐祚魏遣將攻壽春崇祖審察形勢令於西北小城立堰築肥水使數千人守之謂其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十萬之衆可坐淹也魏軍至由西道集堰南果攻小城崇祖於城上指麾決小史埭水

勢迅急攻城之衆溺死無算大軍遂潰上聞捷謂朝臣曰崇祖嘗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崇祖兄榮祖少習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孟上馬橫槊下馬高談此亦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一當有急何異犬馬之就屠尤善彈仕爲東海太守嘗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徑彈其兩翅毛脫盡墮地而無傷爲養其毛長放飛去人服其精絕

何點

點字子皙父鐸素風疾無故害點母坐法歿以故點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與兄求並無官情點好狎人物遂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柴車志興所適彼醉而歸故世以點爲孝隱兄求居吳隱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窺其面嘗出赴國哀除永嘉太守不詣臺乞於野外拜受業見許一夜忽乘小舟遁歸吳隱武丘山

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作齊書竟貸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問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疑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常望卿息心矣梁武帝嘗與點論傳賜鹿皮巾又召飲華林園爲

贈詩一日下詔徵爲侍中點入持帝鬚謂曰乃欲臣老子遂辭疾不起

點性通脫遠近愧遺一無所逆然隨入隨散無蓄蓄嘗出行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輿人擒盜獲之卽以衣與盜盜不敢受點曰不受當告之有司盜懼乃受之垂老忽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士也既婚竟不與妻相見爲築別室處之人莫論其意

張緒鏡充

緒字思曼從父鏡有高名嘗與顏延之鄰居延之高談酣飲喧呼不絕而鏡靜默不聞聲一日鏡偶與客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二二

談延之從籬邊聽之聲聲有致因取胡牀坐聽爽然心服顧謂客曰彼有人焉自是不復敢酣呼鏡兄演仰緒父也緒澹簡無欲鏡嘗比之樂廣宋明帝時袁粲嘗言之朝曰張緒清淡有正始遺風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其爲名流慕尚如此

永明中緒爲太子詹事每朝見武帝必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時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如絲絳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靈和殿前賞玩咨嗟久之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當年王儉爲丹陽尹有一令史動止可觀儉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曰十歲餘在張令門下時尹丞殷存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

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不食門生意緒儼爲之辨餐然未嘗求也吐納風流聽者至忘倦屢見者肅然如在宗廟終日與居卒莫能測焉灰之日至無宅營殯遺命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事緒如親兄時齋酒於緒靈前飲痛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初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王儉執不可緒子充與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二三

儉嘗畧云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充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情塗隔氣岸疎凝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岸每迴迴於在世長羣魚鳥單景松阿雖復王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如此而已充問識故若夫驚巖單日吐海逢天疎石崩尋分危落仞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幽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道佐蒼生功橫海望而茂陵之產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昨竹簪裾而踈歎

得無惜乎充西崑百姓代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知已造時人騁遊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云儉得書謂爲脫畧仍以示緒緒杖之一百沈約見其書賞之

張融徐孝伯嗣伯

融嘗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任其播盪了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因作海賦文詞詭激與衆獨異他日以示鎮軍將軍顧顗之顗之曰卿賦大奇但恨不道鹽耳融求筆立注曰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二十四

融少構白然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文不加點而詞極精切融勅止說越坐營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豫章王太安賓寮方食炙炙始行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曰終不言竟搖食指幾半日見者驚詫聚觀而融融若無涉也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嘗手詔賜融水曰見卿多散誠素懷有本但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多意謂雖故猶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受之

融善草書嘗自矜許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融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嘗休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嘗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正恨古人不見我融嘗接對北使李道固道固就席顧左右問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無對已遇疾爲問律自序以示子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二五

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定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世人皆驚吾文吾亦何常顛溫涼而橫歌哭哉正以屬詞不羈不阡不陌非塗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響鳴節疎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吾義亦如文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云臨卒又戒其子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世自名其集爲玉海融與東海徐文伯交善文伯祖熙嘗得扁鵲鏡經

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熙子秋夫彌工其術能針腰痛鬼愈之其說近誕不具錄秋夫生道度道度亦精其術宋文帝嘗言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

附文伯弟子嗣伯亦精其術有姬患滯冷嗣伯診之曰此尸注也命取灰人枕煮湯服之立愈後林陵人張景腹脹面黃嗣伯曰此石蛇極難療亦令服灰人枕湯得大利出蛇蟲頭堅如石者五升病即愈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嗣伯曰此邪氣入肝亦覓灰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十六

人枕煮湯服之竟即瘳然故處病亦愈於是王晏問曰三病不同而皆用人枕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使附體故差不蛇者久蛇也醫療既瘳蛇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鬼物應須以邪物釣之故亦用死人枕氣因枕去故仍令埋於塚間也

時有薛伯宗者善從癰疽公孫泰患背疽伯宗爲氣封之從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潰樹便起一痛如拳大癰潰長二十餘日瘡大潰爛出黃赤汗斗餘樹

爲之瘳損

沈頤

顓字處默性清靜生平慕尚惟黃叔度徐孺子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巷顓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顓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素不事生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衆肉者閉門不內惟採葑荇根供食怡然不改其樂焉

江敦

敦字叔文性簡貴不爲權倖降意中書舍人紀僧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十七

武臣也幸於武帝謂帝曰臣邀逢聖世階榮至此頃爲兒昏得荷昭光女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天帝曰此由江敦謝藩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前敦登榻坐定敦顧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返告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沈昭畧

附

昭畧故狂僞使酒仗氣無所推下一日醉携子弟至婁湖絕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非王約耶何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畧耶何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癯奈何王約奈汝癯何昭畧處

之孫文叔子

東昏狂暴昭累與叔父文季並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進藥酒昭累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因取甌擲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歟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太初昭累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吾乃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遂引觴歿

武帝在東宮時文季嘗與宴時褚彥回司徒貴望而季數舉酒勸之彥回不平啓曰彥回經爲季郡季依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八

然猶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文季諱稱將門彥回故推於帝曰陳顯達沈文季常令將累季怒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不知身歿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帝笑解曰沈率醉也他日又集豫章王宅酒闌彥回取琵琶爲明君曲季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彥回怡然終曲而止季文叔弟

柳世隆

世隆性無他嗜獨嗜墳典嘗啓借祕閣書上爲給二千卷張緒嘗問曰觀君舉動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

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且笑我之拙時韋祖征者爲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見必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拜自爲後生楷法豈吾所能止士論兩賢之

世隆少立功名晚更喜談義善琴世稱柳公雙瑣爲士品第一嘗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風韻清遠尤精術數嘗與客遊倪鼎十往五往恒指一處集坐及卒作墓正取其坐處爲尤善別龜甲價至一萬著龜經祕要二卷行世

劉瑱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九

瑱善丹青時陳郡人殷荂善寫人面如真齊鄱陽王妃瑱妹也與王伉儷甚篤王旣被誅妃追傷疾痼不能療瑱乃令荷畫至平日與寵姬狎昵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因密使媼娼携示妃妃視畢唾之復罵云故宜早歿於是恩情卽歇病尋愈

曹武

武字士威有知人鑒齊末蕭衍崔慧景並在襄陽崔方貴盛武獨時餉衍曰卿必大貴願以弱子相託所遺貨遂至十七萬及衍受禪竟忘之天監二年忽見夢於衍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願托之言昨吾

人饑寒甚昔者十七萬幸還市宅衍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子世澄世宗竝抽擢

王廣之

廣之子珍國以才見知武帝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一日謂廣之曰珍國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應曰臣不敢辭帝大笑梁兵入國珍以明鏡獻誠梁武斷金以報既即位嘗因侍宴謂國珍曰卿明鏡尚存黃金何在珍對曰黃金謹在臣肘

梁宗室

臨汝侯猷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三十

猷性倜儻嘗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恒至一斛每酬祀必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有禱必驗後爲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荀兒反率衆十萬攻州城猷乃遙禱請救是日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疾馬猷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過捷疾如風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富是時廟中請祈無驗者十許日侍衛土偶皆濕如汗云

猷子韶本都鄉侯嘗爲太清紀十卷紀齊梁間時事非實錄也湘東王德之爲起封長沙王歷郢州刺史

韶昔童年庾信愛之有斷袖之好衣食皆信資給信宴客至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之甚薄坐信青油幕下及引入宴復坐信別榻意色甚矜信不堪乃託酒酣徑上韶牀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曩昔時賓客滿坐韶大慙

臨川王宏

宏無他能惟極意貨賄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擬齊之潘妃好食鯖魚頭日必進三百其庫室垂百闔帝一日就宏飲半醉謂曰吾欲觀汝後房宏甚懼及檢視皆錢庫也每百萬一聚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三十

衡山王恭

簡文時恭爲雍州刺史有政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呼碑石明且視之碑涌起尺餘矣恭命以大柱置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乃具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守者不見也恭惡之

鄱陽王恢

恢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散宗戚在荊州時常從容問其實僚曰中山好酒越王好吏二者孰優時未有對者恢顧謂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漢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眾服其識體

恢有至性嘗以孝感愈母疾後恢病日久廢視瞻道人慧龍者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見聖僧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格也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王上

者三十九女三十八人

宜豐侯脩

脩為秦梁二州刺史人號慈父長史范洪曾有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有勸捕之者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見飛鳥千羣蔽空而至瞬息間食蝗殆盡莫知其為何鳥上聞降聖書勞之

新喻侯暎

暎為北徐州刺史時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一十二歲暎召問之凡七娶有子十二次亡畧盡惟季子存

年六十矣暎賜之食食猶兼人檢其頭肉角長寸許

因載還都謁見天子與言往事多異所傳擢散騎侍郎賜奉宅年百二十卒先是普通中北伐攻樓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會孫婦乳簡文帝勞之賜束帛又有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減先年九十七始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履行皆徧終時湘東王好奇畱其枕

昭明太子統

林附

昭明性度寬和若忘喜愠惟日引文學士與討論墳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王三

典商確古今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性愛山水玄圖中穿築亭館偕朝士名素者遊詠其間嘗泛舟後池番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

昭明年十二時嘗於內省見讞獄問左右曰是是承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其幼諭之曰得獄皆上刑統悉判杖五十有司具以白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折獄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縣以太子仁愛故輕常杖四十太子令曰彼誣若行便合家拏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可

付治十年其精明又如此

昭明子棟字元吉簡文既廢景奉以爲主時棟方與妃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愕不知所爲泣升輦卽位未幾禪景景併棟二弟橋穆並鎖之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則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及王僧辯兵將發啓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建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付他人棟竟爲朱買臣沈於水

豫章王綜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三四

綜武帝第二子母吳淑媛先寵於東昏入梁帝幸之七月而生綜已淑媛寵衰顧怨望綜年十四五夢一年少貌甚肥自挈其首對綜如是者非一綜心怖頻問淑媛淑媛摹其狀似東昏因密語之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此諸皇子幸勿洩綜遂相抱哭自是每於靖室中閉戶籍地披髮席褻輕財結士以伺風雲又常於齋內布沙地上終日跪行至日三百里以習勞也外人竝知其有異而帝不疑

綜在西州每逢歲時卽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

者血漚灰者骨滲卽爲父子遂私發東昏冢出其骨漚血試之既滲矣會已生太子月餘潛殺之爲取其骨又試之又滲於是乃密求北來道人法鸞使入北通於蕭寶寅謂爲叔父因以通於魏久之謀出鎮彭城一夕馳三騎開北門竟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元延明而拜問名氏不答有識綜者曰豫章王也遂送洛陽武帝聞大駭削其屬籍綜在魏不得志爲作聽鐘鳴悲落葉等篇當世悲之

廬陵王續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三五

續與元帝少相狎長相謗書關絕不通續之薨也元帝聞之入閣而躍屣爲之破續就色愛財極意聚斂臨終有啓遣參軍謝宣融主金銀器十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以此爲多何可知也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予應蠶駭無知識王薨後檢閱內庫珍物見金鉞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竝乞汝

邵陵王綸

綸嘗爲南徐州輕躁酷虐民不能堪一日出行道逢喪車奪孝子服者之匍匐號叫以爲笑樂帝聞而震怒

貞之綸頑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因使就坐剝械捶之於庭事聞賜死賴昭明太子泣救得免

綸知屬文尤工尺牘嘗賦餞行詩有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之句武帝賞之曰有才如此何患無聲元帝圍河東王與綸遺之書畧云道之斯美以和爲貴卽臣之敵猶強天譬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入如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且爲戰之理義在克勝惟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必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醜徒聞此何快如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三本

之云元帝不聽綸省回書流涕曰天下事一至於斯綸子確

確善屬文工隸書武帝愛之以爲祕書永臺城陷確排闥入啓時武帝猶寢確進曰城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綏下僅得至此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因謂曰爾急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令在左右陽事景而陰圖之以射飛爲應絃落爲景所忌尋見殺

武陵王紀

紀攻江陵元帝遺之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瞻西顧我勞如何自憊醜憑陵竭胡叛換吾年以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驚長別生聲悲夜猿時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三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貴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覽詩泣圖正紀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三七

子也先見獲被囚大智紀別字

哀太子大器

附

大器簡文太子也侯景廢簡文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色不動徐曰久知有此嗟其晚耳太子神用端凝在賊中未嘗詘意左右危之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凌侮呵叱其終不致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何益或又曰何憂逼而神怡也答曰度吾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賊賊必前殺我然後自殺若遂開拓上流亦必先殺我後取富貴等之一歎何能以無益之愁憤憂必歎之命乎已

將及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指帳竿下繩命取絞之時年二十八

器第大球簡文帝十七子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行當身代時大球甫七歲聞而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身代其早慧如此

世子方等

方等字實相元帝世子也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常虞禍及爲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二

三八

葬溝壑瓦棺石槨復何以異吾嘗夢爲魚倏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舉有攣綱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游去人間如脫屣耳已南討溺歟麻溪帝聞之心喜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三

讀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梁臣

王茂

茂字休連梁兵入茂爲第一勳武帝擢之侍中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帝將畱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也畱之恐貽外議帝出之軍中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曾見遇時主豈能下匹非類有歟而已義不受辱遂縊之而以余妃賜茂余亦潘之亞也帝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十一

曹景宗
曹賜茂樂及奏鐘磬在格無故而編皆絕墮地茂歎曰樂既極矣能無憂乎未幾卒

景宗善騎射亦涉文史而不甚深嘗破魏楊大眼振旅凱旋帝大宴賦詩命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帝謂曰卿伎甚多亦何須此景宗固求帝詔約約曰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時醉矣操筆立成詞曰去時兒女悲歸來船鼓競偕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嘉歎不已朝賢驚服

夏庚璽

竇仕武帝歷六郡三州錄賜所得盡給親性儉率
居處服用絕無華侈晚年頗好音樂家有妓妾十數
人並乏姿容鮮被服每出侍客必令隔簾奏之時謂
簾爲夏侯妓衣

魚弘

弘嘗以軍功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每言丈夫生如
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於是恣意酣賞侍妾車馬
服玩皆驚絕一時恒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
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嘗西行
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羹米飯自弘度後人覓一菱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

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爲西昌侯藻主簿使至都武帝悅
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
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
意擊席久之擢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

張弘策

東昏時帝爲雍州刺史兄懿行郢州事帝知大亂將
起遣弘策陳計於懿曰方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嗣
主在宮本無令譽一居萬幾必且大行誅戮始安欲

爲趙倫形跡已露人上天信無此理所可當軸江
劉而已祗怯而無斷續弱而不才折冲獲餽踵踵可
待蕭坦之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杜石聽人
穿鼻若一聞聲必中外土崩今兄既得外藩郢州控
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
本朝世亂則爲國剪暴如不早計悔無及也懿不能
用未幾而禍及

張纘

纘字伯緒家藏書萬卷晝夜披讀仕爲祕書郎郎例
居職不過十數日卽遷纘固求勿徙欲徧讀祕閣書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三

四部目示之讀之三載轉洗馬負其才氣無

抑 紇定襄衛山二侯皆爲太子賞愛無學術而
纘從兄謚聿亦不學問性凡愚一日太子戲纘曰丈
人謚聿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如殿下之衡定
太子慚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而名地稍卑纘出鎮湘邵陵王
綸餞之南浦規時在坐纘意不平忽舉盃曰吳規吾
以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問故知
之一時氣結前夜便卒規恨纘慚兒憤哭兼至信宿
間亦卒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卒時謂張纘一盃酒

氏三人

僧珍

僧珍性極嚴固每入直卽盛暑不解衣侍御必鞠躬屏氣家兄弟至外堂並不得坐每指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呂僧珍坐宋李雅罷南康郡歸市宅適與僧珍鄰僧珍造之因問宅價幾許答曰一千一百萬珍怪其貴李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珍生子李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關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發函則金錢也

僧珍初時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額骨益大其骨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四

法遂有異焉十年寢疾帝駕臨幸中使相望於道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執病發黃時謂必歿主上問我曰卿有富貴相必不歿俄而果愈乃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同必不復起矣未幾如言

沈約

年譜

梁臺建約實首創密謀而范雲大之帝嘗語雲曰明早卿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既諾而約輒先期入爲帝草請記令併定諸選置帝初無以取伏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但云咄咄而已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

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平生與沈休文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乃見才智縱橫

約少孤貧嘗干宗黨得米數百斛一宗人侮之履其米而去及貴亦不以爲恨用爲郗部傳嘗侍帝宴有一妓師是齊文惠時宮人帝問之曰識坐中客不妓曰惟識沈家令耳約伏地流涕帝亦愴然晚年昧於榮利每進一官亦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

約左目重瞳子好墳典聚書至二萬卷時謝玄暉善詩任彦升善筆札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學甚博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五

洽而好自矜嘗侍武帝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歟帝惡其不遜欲罪之以徐勉固諫止

約年二十時便有意著述又踰二十年撰晉書一百餘卷已遇盜失第五帙遂不得爲全書又被勅撰宋書上之其所撰國史齊紀二十卷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通言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千載不悟而已獨窮其妙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對曰

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用約韻

約孫衆亦有文詞帝嘗召見令爲竹賦賦成上之帝
勅報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已降戾景復仕
陳性各書積貫巨億而絕無所賑贖自奉甚薄每朝
會衣裳破裂裂至以麻繩爲帶或躬提冠履又糞麥餅
以給食朝士共鄙謂之後以非毀朝政賜歿

范雲

雲字彥龍性機警善屬文與沈約庾杲之並負時譽
嘗從竟陵王子良登泰望山山故有始皇刻石其文
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並不得韻又皆大衆人不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六

識雲攷史記有之乃先讀史記及登山王今賓僚讀
皆不得句雲遂一讀如流子良驚其博因以爲上客
梁臺之建雲與沈約同心翊贊雲年長於帝十三嘗
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
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遂革吾甚念之汝
宜代我呼爲兄二王因下席拜與同載還向書省其
見親重如此

初武帝九錫之出雲忽遘疾居二日餘召醫徐文伯
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亦得愈但恐
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

火而林焉重永覆之有頃汗流如注病卽起及二年
而果卒有集三十卷

初雲之幸於竟陵也江祜欲與聯姻求雲女一日酒
酣就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而受之
及祜貴雲亦因酒酣謂祜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
將軍已化鳳凰矣因出剪刀還之祜無復前念遂姻
他族祜敗妻子流徙雲仍爲經紀周恤士論多之

江淹

淹字文通少孤貧慕長卿伯鸞之爲人博物多識
陽人有發古墓得玉鏡及竹簡古書者簡如新字不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七

可識時王僧虔精識古篆亦不能諳之直云是科斗
書或以示淹淹按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簡也雅好
著述然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嘗欲撰赤縣經以補
山海之闕竟不成仕梁至右衛將軍輒謂子弟君
素士不圖本竊至此正須歸身草萊遂引疾去
淹自宣城太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
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
數尺與之其人大恚曰那得割截乃爾顧見丘嫂
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又嘗宿冶亭夢一丈
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淹乃

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自是文思漸室爲詩絕無佳句時謂之才盡

任昉

昉字彥昇生四歲卽日誦詩數十篇八歲能自製月儀辭甚美褚彥回見之謂其父遙曰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永明初王儉見其文以爲當世無輩至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援筆爲定數字儉折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貴重如此時琅邪王融亦才儁擅世而讀昉文不覺悅然自失

梁臺建昉爲記室參軍專主文翰制書多出其手沈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八

約一代詞宗猶深推挹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書卷多紛雜昉手自讐校篇目始定焉家雖貧衆書至萬卷多異本昉卒後武帝使學士賈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昉家錄其本

昉所著有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旣以文名世時人遂有任筆沈詩之目昉聞而病之晚好著詩欲以傾沈而用事稍多屬詞不得流便士子頗以穿鑿效之

昉性至孝居喪每一慟經良久乃蘇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腰帶素充服闋後至不復可識齊武

帝嘗謂其伯遐曰昉哀毀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家寶亦時才可惜尤好士多所獎借經其延舉者每見升擢以故衣冠貴游莫不願交坐客常數十咸呼任君以方漢三君也

昉素清約無營其自郡還臺也登舟止絹七疋米五石衣不能全沈約遣裙衫迎之後復出守新安卒官惟挑花米二十石至不能殮遺誠勿以新安一物還閩郡痛惜武帝方於西苑食綠沈瓜聞訃輒投之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適四十九可謂知命哭之慟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九

昉不事生產而頗多乞貸亦隨盡之親故或譏之常自歎曰知我者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昉卒後諸子流離不克振生平舊交亦莫有相收恤者西華嘗於冬月著葛帳練裙道逢別孝標泣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記因著廣絕交論以刺其舊交論成到溉見直抵之地終身恨之蓋慨嘗藉昉延譽也

論畧云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是乎非耶主人曰客笑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阜螽躍彫虎嘯清風起故氛氲相感霧涌雲蒸嗚相召星流電激是以

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蒨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簾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捶直切絕交游視黔首以鷹鷂嬾人靈於豺虎不已過乎主人忻然曰客無乃撫絃徵音未達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高飛者也夫組纆仁義濯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交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音霜雪零而不渝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也叔世人訛狙詐踐起溪谷竝險鬼神呈變於是乎素交盡利交興矣利之爲流畧有五術寵均並石權壓梁實吐嗽與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薰灼於是鵲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皆願摩肩迄踵披騰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分鷹鷄之稻粱需玉笋之餘瀝於是衍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安喜西都郭有道人

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或騁黃馬之劇談或縱碧鷄之雄辯然溫煥則寒谷成喧淪嚴苦則春叢零葉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樂共鱗翼正其齒牙附驥驥之旌瑞軼歸鴻於竭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舒忻慘感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响沫鳥因將歿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操權衡執纖縵衡以揣其先遲縶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縶不能飛雖顏南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蘭轍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誰能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鎔銖纖微影撇雖共驩之蒐隱窮奇之掩義荆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亦皆匍匐委蛇折支砥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款故輪蓋必遠夷惠之室包苴必入張霍之家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需循環翻覆迅若波瀾由斯以談張陳蕭朱有絲來矣而翟公方且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則王丹戚子以梗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

皆哉有旨哉是以耿介之士寧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顛懼與麋鹿同羣棲焉守其孤貞皦皦然經其

王僧孺齊文瑛

僧孺字僧孺魏王肅八世孫以文學重於世任昉嘗贈之詩云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畧斑藝虞志荷錄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天監中帝畱意諸籍僧孺奉詔撰十八州譜凡七百一十卷其他著述亦不下六十卷僧孺少孤貧其母鬻紗布自給嘗携僧孺入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墮溝中已身

讀史後編卷二十三

拜中丞引駟清道爲悲感不自勝

僧孺多識古事有欲注素問者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人服其淹博

初是與丘令楷蘭陵蕭文琰濟陽江洪等皆有才名與僧孺同在竟陵王坐每夜集則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洪等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詩皆

可觀時又有徐寅者父以罪繫獄旦日輒原而寅髮已皓白

傅昭

昭字茂遠幼孤貧十歲時於朱雀航賣日曆刺史袁顗見而奇之嘗造其讀書所神色自若宋建安王休仁廷尉虞愿皆欲迎致之而昭並不應愿弟通之當世名流也昭之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遵遺芳袁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幃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昭仕梁爲安成內史郡自兵亂後府舍久虛人鬼相

讀史後編卷二十三

觸莫敢住昭至寂然時有夜見兵甲騰空而去者妖遂息郡溪故無魚一客暑月餉魚昭不納又不能拒竟候之門側子婦嘗以家餉牛脯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爲取而埋之

孔休源

休源精識鑒詳練故事武帝每訪時政即以所誦記題機決斷無疑滯任昉呼爲孔獨誦昭明太子薨帝夜召休源入議建儲事時公卿珥貂插筆者皆奏決休源前休源怡然當之時人名爲兼天子

休源清介強直舉朝重其品初詣都寓其宗人孔登

家侍中范雲嘗命駕詣源登爲拂筵整具備水陸之珍及至休源命取自常膳惟赤倉米飯蒸鮑魚而已雲食休源食不舉登饌高談盡日並載而去登深以爲愧嘗爲晉安王長史王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家藏書七千卷皆手自讐校

江革

革少孤貧嗜書力學王融謝朓皆重之朓嘗過候革會寒雪甚革敝絮單席而學不倦朓嗟歎良久爲脫所著襦又手割半穗與充臥具而去後歷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三千石而家徒壁立行李蕭然嘗自

讀東坡編

卷三十三

十四

會稽還都乘一舸舸體偏欹或請以輜重走輕艚革無物令就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革嘗隨鎮彭城城失守被執魏安豐王元延明待重之革稱脚疾不拜已令革作丈八寺碑併祭彭祖文革辭因執久無復思致延明逼之革厲色對曰吾得歟爲幸誓不爲虜執筆延明乃止已放還上大宴舉酒屬革曰卿那不畏延明革對曰臣行年六十久不爲天亦復何畏帝歎曰今日乃見蘇武

帝深奉佛教朝賢多受戒革亦精信因果而帝未之知謂革不奉佛乃作覺意詩五百字賜革末云惟當

動精進自勵行勝修豈可行底突自同必久囚又手勅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革因乞受菩薩戒

徐勉

勉雖居顯職而不營生產業家無餘貲門生故舊爲言則答之曰人遺子孫以財吾遺之清白嘗爲書戒其子語甚長中云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兩還之貲其中所須不少郊園之園遂貨車黠獲兩金成就兩宅今已消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桃李茂密桐竹成陰華樓迴榭雅有臨眺之美

讀東坡編

卷三十三

十五

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讀中並饒荷芡湖裏殊富蓮菱雖云人外城闕密邇章生欲之亦粗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

書又云吾年來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臨履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居常以待終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使免水湯旱豈

如之何若其滿度盈猶爾之幸遇如斯事過並無令
吾知也勉所撰流別起居汪六百六十卷孔釋會林
五十卷又雜著七十卷

殷鈞

鈞字季和父殷與武帝有故舊帝因以鈞尚永興公
主主帝女也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不檢而主更
甚鈞狀貌不揚主憎之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戲牛
鈞見輒流涕出主又命婢東而返之鈞不勝忿爲言
於帝帝乃以卑如意擊主碎於背後出鈞臨川內史
在郡有聲郡人多病瘧自鈞至瘧竟絕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十本

徐君倩

君倩字懷簡嗜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飲
酒數升輒醉醉輒閉門酣歌盡日亦時載妓游行荆
楚山川靡不徧歷尤工詞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以婦
從軍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
欲驅戰婦人君倩應聲曰項藉壯夫猶有虞兮之愛
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時推其敏辯

蕭介

介性高簡寡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朂素洽弟淑等
爲文酒賞會襟懷不得入時人以比謝以鳥衣之游

任梁位侍中帝嘗延後進名士一十餘人置酒賦詩
時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語笑自若介染
翰立成文無加點帝兩嘉之曰盾之飲介之文卽席
之美也

第九少知名風神凝遠侯景陷臺城百僚迸散九獨
整衣冠坐宮坊景亦弗之逼時盜賊縱橫居民逃徙
允家京口獨不移人間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逃
所能免今攘攘者方奮臂而爭大功寧事一書生哉
竟免於患嘗爲會稽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
託異代之交作詩敘言意詞理清典世傳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十七

蕭琛

天監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度者齋一瓠蘆
中有漢書敘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
琛固求得之其書多異今本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
龍舉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琛又嘗爲吳興太守郡
聽事有項羽神位郡人號爲憤王前後二千石至皆
祭拜廳下而身避他室琛至爲著履登堂聞案中有
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而乃奴據此
廳事耶何陋也竟遷之他廟祀并絕
琛歷官尚書侍中以武帝舊恩嘗犯帝偏諱帝敘容

從容曰禮名不備諱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如
一日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正中
面時御史中丞在坐上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爾豈
有說耶琛應聲答曰陛下既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笑每呼為宗老

賀琛

琛字國寶嘗上封事規時政武帝詰之曰卿云至道
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
與女人同寢亦三十餘年所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
之物不以入官此亦人所共知也受生不飲酒受生

讀史集編

卷之十三

十八

不好音朝中勸宴未嘗奏樂三吏出理事隨事多少
少或日前得竟多則日晏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
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十圍今
瘦削裁二尺許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
故也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
下予言不令而行徒虛語耳

朱异

异少貧備書自業書畢便成誦會有詔求異能之士
博士明山賓表薦之言异德備老成神表峯峻金山
萬丈綵陟未登生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

錦組初構爾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循行非惟千室
所稀若使負重遙塗必獲千里之用武帝召見自此
遂被知賞然貪財冒賄善伺上指固權寵頗傲朝
人或規之答曰我寒士也諸貴皆恃骨輕我若下
之為度尤甚我是以先之

侯景之降也帝意尚未果納异力贊之及魏相高澄
請和景疑懼致書异求絕和議异受景餉金二百而
和仍不絕景遂反景初謀逆都陽王範累表啓聞异
謂其使曰王遠不許國家有一客及景入即罪狀异
帝顧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簡文作國城賦云彼高

讀史集編

卷之十三

十九

冠而厚履竝食肉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
金屏而四郊以之多壘萬姓以之流離周封舉其何
者訪他場之為誰並斥异也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
曰是誰罪與异不能對慙忿病卒

徐摘

摘字士績貌陋小若不勝衣而五經百家釋教宗旨
無不精究周捨薦之武帝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何
須簡貌擢皇太子家令摘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
春坊一時盡學之官體自摘始也帝不喜召詰之摘
辨對詳敏反被知遇侯景入簡文方在永福省時兵

鋒海湧侍衛皆散擗振然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不得無狀景氣折焉之下拜已簡文被幽摘忿鬱卒

鮑泉子正

泉美鬚髯有文筆而名第不高見知元帝為通直侍郎常盛飾服玩列騶從出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永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欲辱之更遣人過車問曰鮑通直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每見豪華人輒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相傳以為謔云泉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元帝為書責數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類似

毛空勞撓嗽

泉弟子正好交遊日日通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達鳥獸無處不逢鮑正侯景陷鄴城正時為外兵鄆病不能起景雜之灰人中燒之湘東王聞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素如於是乎得

王神念楊華

神念少善騎射老而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絕華本名白花即魏名將楊大眼子姿貌瑰偉胡太后通幸之華懼禍奔於梁胡后追

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詞使宮人連臂蹋蹄晝夜歌之聲甚悽惋

羊侃賜附

侃字祖忻性貞正嘗與蘭欽同侍宴欽少交詞色侃直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章榮作兄昇時適在席亦不顧也宦者張胤候侃侃曰吾林非閭人坐竟不令前侯景圍城侃長子驚時為景獲景執至城下招侃侃謂曰我領宗報主猶恨不足寧復計此子明日復持來侃謂驚曰吾以汝為戚矣猶在耶吾誓不以爾故生進退因引弓射驚景亦義之不殺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十一

景儀同傅士哲者叩城呼曰在北日久挹風猷願一望見侃為免胃示之士哲瞻望良久而去

侃負弩力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能碎之嘗從幸樂游苑適少府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以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盡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折樹稍帝又為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應詔帝覽之曰卿魯遺風英賢不絕信然

侃善音自造採蓮棹歌甚有新致效妾刻侍俱極名
品有彈箏人陸大喜八長七寸儂人張淨琬腰圍一
尺六寸能掌上儂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席上
玉簪歌人王娥兒屈偶之竝妙蓋奇曲嘗赴衡州於
兩舟中起通梁水齋三間飾以珠玉乘潮解纜臨波
置酒觀者如堵侃不飲酒而好客終日酬獻同其醉
醒嘗奉詔宴北使陽斐與宴者三百人食器皆金玉
雜寶侍婢百許俱執金花燭其愛修如此

侃第三子鵬臺城陷景以鵬妹為小妻因遇鵬甚厚
而鵬密圖之隨景東走景松江戰敗浮三舸下海欲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二

向蒙山會景畫寢鵬語舟師曰蒙山知在何處汝但
且直趨京口既至胡豆洲景覺大驚猶欲向廣陵依
郭元建鵬拔刀挾王元禮謝葦蕪謂景曰王百戰百
勝自謂無敵今至此豈非天乎願就王乞頭以取富
貴景將透水鵬抽刀斫之傳首都市

陸鏗

鏗字子堅善五言詩名重於世為湘東王參軍嘗與
王宴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衆皆笑鏗曰吾情
終日酣飲而使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
亂鏗被執或救之則前行觴者鏗父子春當官頗康

而身積汗穢垢不浣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
敗事在梁州以浣足致州敗云

江子一

子一字元亮第子四子五三人竝負慷慨有志節子
一嘗表求為刺史不許仰啓求觀書祕閣帝奇之子
四嘗上封事議切時政帝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臺城被圍子一及二弟竝力戰子一騎忽倒稍折遂
被害子四曰與兄俱出何而獨旋遂免胃赴敵亦歿
子五傷脰還至壘一慟而絕子一有續黃圖及班固
九品詞賦數十篇行於世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三

袁昂

附

昂本名重姿貌脩偉齊武帝見之曰昂昂千里駒在
卿有之遂改名昂字千里義兵入建康昂為衆哀慟
哭帝勅將士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
容之勿以兵威相劫後吏部尚書謂曰齊明帝用卿
為黑頭尚書我為白頭尚書良足多愧對曰臣
生四十七年矣七年以後陛下之賜七歲尚書未為
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昂子君正有子憲年十四君正令客岑文豪引見博
士周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見憲至延之

入授以塵尾令登義與謝岐何妥窮辨與臧荊析如
流弘正顧謂文豪曰卿歸語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
博士矣吳郡謂君正也時生徒對策多行賄文豪為
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學司問者
衡之憲尋舉高第

劉峻

峻字孝標嗜異書每聞異書必祈借借祈必得至不
辭蹈險崔慧祖目為書淫入梁與祕閣已坐免遊東
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栖山志文甚美武帝每集文
士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一日策錦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四

被事衆已帝帝乃呼問峻峻立疏十餘苦約等所未
識者坐客皆驚帝亦稍忌之峻先作類苑及是書成
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畧以高之
峻嘗為自序其畧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
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而節
亮慷慨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余遭命
世英主亦擅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曰
井余有悍室令家道輒軻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
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一異也敬
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二異

敬通奮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疾瀝久無時三異
也敬通雖乏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風流
彌永余聲塵寂寞魂魄一去將同秋草四異也所以
力自為序遺之好事者

劉杳

杳字士深博綜羣籍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
問焉約嘗語及宗廟犧樽云鄭玄答張逸謂畫鳳凰
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杳曰是未必然古者樽彝皆
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
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晏於青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五

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
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
張仲師及長頸主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
出論衡長頸是昆侖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
不夙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王僧孺被命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
太史公三代世末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
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尚書紫
荷囊相傳云望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紫
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紫囊也

簪筆以待顧問大通中查爲步兵校尉昭明太子
曰酒非卿所好而職酒厨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夫
有飭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
之器所著撰五十餘卷

劉敞詩附

敞字士光少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
問酬答皆有思理性嗜山水而有濟勝之具於危履
險人莫能及也好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久而歎
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
常有愧乎天監中著革終論畧云形之於神逆旅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本

館耳及其疾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
漢伯方廣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吾
欲從四子遊剪截煩厚合至人之道昔張負止川幅
巾王肅惟溫手足范丹殮畢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
度故舟爲棺子履中載極叔起誠墳隴康成無卜
吉此數公者尚武如之況爲吾人而尚華泰云其
卒也士友論爲貞靜處士

敞從弟訂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本州徵召之爲挂徽
於樹而進尚書郎何炯嘗通遇之曰此苟奉信諸叔
寶之流也其族祖孝標嘗言訂超越俗如半天孫

霞敞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製寒年之
纖纈訂嘗著數皮巾披衲衣遊山澤間悠然忘返家
貧并日而食隆冬或無袍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
寒也兄絮欲爲娶不聽已終於敞舍戒勿求繼嗣士
友謚爲玄貞處士

劉之達

之達小字僧迦博古嗜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
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
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第一種鏤銅鸕夷槎二枚兩
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七

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第三種外國
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造茲國獻第四種古製鼎
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達嘗因牛奔墮車折臂每
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黯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
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

時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上之東宮皇太子令
達與張橫到溉等參校同異之達爲列其異者數十
條畧云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但稱敘傳今本敘
傳載班彪事而古本云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
傳不相合爲大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

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
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
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今本韓彭盧
英吳述云信惟俄諫布實黥徒越亦徇盜芮江潮
雲起龍驤化爲戾王古本述云淮陰穀毅伏劒周章
邦之傑千寔爲彭英化爲戾王雲起龍驤古本三十
七卷解釋音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古本稱永
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
上書年月日

戾景初奉蕭正德爲帝之遼時陷景所將使授璽綬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二八

之遼預知爲削髮披法服乃得免先是平昌伏挺出
家之遼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
遼披髮時人笑之湘東王忌其才聞其西上至夏口
乃密投藥殺遼而不使人知自爲製墓誌銘前後文
集凡五十卷子三遼亦有異才年十八而卒之遼爲
題其墓曰梁妙士

劉顯

顯博聞強記爲時流推服天監中波斯獻生師子帝
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
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滯考校

年月一字不差時又有沙門訟田者帝惟大署一員
半有司莫辨以問顯顯曰貞字文爲典上人帝因忌
其能而出之

明山賓

山賓字孝若天監中坐事籍其宅山賓不自理爲市
地築居昭明太子聞之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珥
金拖紫而恒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
平仲古稱奇夷齊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
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庾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
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時論高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二九

庾肩吾

文章自謝朓沈約始用四聲爲新變後乃轉拘聲韻
彌劇麗靡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畧云人有敘謝
康樂裴鴻臚文者吾頗感焉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
然時或不拘是其精和裴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
美今學謝則不屑其精華但見其冗長師裴則蔑絕
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决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
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徽金鏡反爲拙目所嗤巴
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
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肩吾

時爲簡文學更令

范岫

天監中岫官祠部尚書秩金紫岫初仕齊以文學爲沈約推引岫文不逮約而名行過之時流稱重其外祖顏延之見岫於少時卽品目爲中外之寶蔡興宗爲荊州岫主簿興宗疾將革知其貧遺旨特賜錢二十萬岫固辭拒之免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後更數十年屢歷貴顯而卒不易其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太多云尤賸博多聞能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讀史快編卷三十三

柳琰

琰字文通與兄悅齊名王儉嘗言柳氏二龍一日千里琰居恒甚重其婦頗成畏憚家有女妓精麗不敢視僕射張稷與琰狎密爲琰妻敬賞稷每造琰必先相問夫人琰每欲見妓必因稷請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琰因得目焉

琰弟暉字文暢善琴能傳蔡安道法先在齊嘗與竟陵王子良譙授以晉太傅謝安鳴琴暉彈爲雅弄子

良曰卿可謂妙越稽心手臻羊體又嘗於王坐投壺梟不絕與琅邪王瞻射嫌其的闊爲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中的

暉少工詩有亭皋木葉下攏首秋雲飛之句王融爲書之齋壁及白團扇武帝嘗會景陽樓賦詩暉和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離聲逐風游深見嗟賞天監中帝好奕使暉品定碁譜登格二百七十八人暉居第二第其優秀爲碁品三卷又著十杖龜經更精醫術帝嘗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求備至如柳暉可謂備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劉孝綽

孝綽七歲能文王融見而異之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綽小字也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流聞河朔亭苑杜陵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子侄凡七十人並能文近古未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嶠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名而罪妻文允清拔世稱劉三娘

綽以工詩爲沈約任昉所愛重嘗於武帝坐作詩七篇帝篇篇嗟賞遷祕書丞因謂周捨曰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一

日綽詣澆適兄黃臥具綽謂僧物色也撫掌笑視如
行奮拳擊之至傷口又輕洽文洽銜之綽爲廷尉嘗
携妾入署而停母於私宅洽幼之云携少妹於華省
棄老母於下宅帝隱其惡改妹字爲妹字綽負才使
氣每朝集公卿林立無所與語而反呼驕卒訪道塗
問事以此忤物前後五免

孝綽子諒字求信嗜學有文悉管代故事人號及襄
翁書與湘東王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
今日之遊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諒爲刺
已應曰卿言日眇眇以愁子耶自是嫌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

周弘正

弘正醜而不陋喫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
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嘗於開善寺開講門徒數百
弘正時猶年少未知名著紅裀錦紋皆踞門而聽衆
蔑之已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以爲非世人也劉
顯素好奇嘗之尋陽朝賢畢祖顯爲縣帛十疋約曰
險衣來者與之衆競改服然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
有甚於此矣弘正至綠絲布袴繡假軒帛而來爲
折標取帛去

弘正善占候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

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帝納侯景正曰亂階此
矣王僧辯東討元帝謂曰王師近大朝士孰當先來
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
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報弘正至
辯喜甚飛騎迎之曰吾固知公非後機者可坐吾膝
上弘正曰可謂進而加諸膝矣

元帝既稱大號仍都江陵正等謀當遷建康帝左右
不欲遷言弘正王哀皆東人勸東下非爲國也他日
正於上前折之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
住西是私計不會魏兵入不果正以善清談爲玄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

冠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瑛法師隱
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正於義理
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

江祿

祿字彥遐嘗爲武寧郡富貴財積錢壁間一日壁爲
之倒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此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
湘東王恨之因其名祿改字之祿財以志其忿子徽
有文采而清狂自放嘗以父爲戲

何遜

遜字仲言承天曾孫也范雲見其對策結爲忘年交

天監中南平王薦之武帝與吳鈞同被遇已稍忤旨
帝曰吳鈞不鈞何遜不遜王僧虔嘗集遜文爲八卷
初遜文名與劉孝綽並重時號何劉梁元帝論之云
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個亦
以才著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
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粟賜不殊仕終臺郎

裴子野

子野字幾原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
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中表戚獨不造昉昉恨之
沈約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松之昭明祖也子

讀史快編

卷之十三

三四

野遂撰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至言及義師
則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不從義師也約懼徒跣謝
之請兩解約歎其述作曰吾所弗逮

普通中帝大舉北伐勅子野作檄移魏子野受詔立
成帝以其事體大召羣臣有才名者共讀正得失而
人無能易一字帝曰之曰其形則弱其文甚壯俄又
勅爲書喻魏相元入夜受旨子野問待旦方奏未屬
筆也甫五鼓催敕至子野徐起操筆味爽而就及奏
帝深嘉焉自是一切符檄皆令子野具草

張率

魏陵侯

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至十六詩賦頌已及二千

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
訥詭云此沈約作也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徐
曰是吾作耳訥大慙率與陸少玄善少玄父澄有藏
書萬卷率盡得而讀之天監中武帝見其待詔賦手
勅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
子於金馬時沈約見率亦比之南金叔稷

讀史快編

卷之十三

三五

下不得言無勲當日義師內向寧惟在臣而已帝
其贊曰張公可畏人稷亦自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
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
其志也稷初嘗爲刻令至嶧亭生一子卽名曰嶧字
四山侯景之逆嶧以身殉時子弟被害者十許景欲
謂其一嶧答曰一門已俱在忠義鬼錄不向爾逆賊
求生遂絕

何敬容

敬容字幹幹脩偉而好矜莊武帝雖恒衣浣衣而左右
永必須整潔有侍臣服卷摺者帝謂曰卿永帶如繩

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華嘗以膠書刷鬚水棠
必毀貼或暑月背爲之燥尤難捷大同中朱雀門災
帝謂左右此門制狹我意欲改構遂遭天火敬容進
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帝悅

敬容每署名敬字必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則大作父
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敬容
不能答嘗有客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內吉遠近客
答曰如明公之於蕭何一坐爲之失笑敬容惟一子
年八歲就兄胤求名胤卽命筆名之曰穀書云兩王
曰穀吾與第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三六

蔡樽

樽字景節口不言錢爲郡不依郡井齋而自種白菟
紫茄以爲常餌性方嚴仕梁武帝嘗設大臣麴樽
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食麴不答帝覺其負氣乃改
喚曰蔡尚書樽乃放箸執笏對曰爾

樽嘗奏用琅邪王鈞爲殿中郎不取參軍通署武帝
嫌之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俯躬拾
牒正色對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旣是所
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
事之目徑捧牒出仍抗表自解帝尋悔之帝嘗爲昭

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惟有
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
曰當須我名也遂投刺乃入

何胤

胤字子季仕齊累官中書令建武後以二兄求黜並
棲近輒表解職不待報去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號何
氏三高人梁帝踐祚詔徵胤及謝朓遣司馬王杲之
以手勅諭意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爲謬示起
狀跪受詔及杲之從朓所還問胤出期胤知朓已應
召乃答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米四斗猶不盡何容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三七

復有宦情杲之失色胤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
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
兩卷皆言物始自卿作始亦何必例

胤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
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門人
鍾岷曰鮓之就脯聚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
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草蜚蠅蠅眉目內爾惡池潭
之奇獨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
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奚辨故宜長充庖水爲口
實竟陵王子良見議大怒

沈僧昭

僧昭別名法朗有伎術武陵王紀嘗宴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時在坐咒厭十許鳴便息及日晚王曰吾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蛙復喧然又嘗出獵中道還人問故曰急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頃聞南山虎嘯知之俄邊報果至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不獲已及亂百口皆滅

到溉

字茂胤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並以文學知名為任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

昉所奇賞昉廣為聲價梁天監初昉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彭城劉孝綽劉荀吳郡陸倕張率等諸名士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倚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流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到到則溉兄弟也

溉性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帝每與對奕從夕達旦有時失寢所居齋前有奇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賂之並禮記一部溉並輪焉

未進帝一日謂朱异曰到溉所輪可以送永溉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即迎石置華林園是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溉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嘗及時無待涼秋目溉答云余永本百結園中徒八體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食屋吏部尚書嘗以選事不允與何敬容執敬容怒謂人曰到溉尚有餘奧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嘗攜囊自給敬容以為讓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

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便捨為寺溉所得俸並以充寺僧供養性不喜交游門可羅雀其歲時往來為置酒極懽者惟朱异劉之遴張綰二三人而已臨終遺令殮以法服殮畢便葬不須擇日及卒顏色如生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溉子鏡字圓照五歲能詩嘗作七悟文先溉卒鏡子蓋位殿中郎嘗從武帝登京口北顧樓受詔賦詩立就帝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疑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溉每和上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云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而書信如

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至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

沈約洽謝朓文名極盛見洽獨契賞洽時方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人號為居士武帝嘗問待詔丘遲到洽何如沈既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沈嘗與蕭琛任昉待宴同賦二十韻高洽詩獨工上謂昉曰請到可謂才子昉曰臣竊慕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武謂彥之也

王筠

筠字元禮沈約見筠於幼時以為似外祖袁粲曰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四十

郎非惟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僕射張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嫺笑此一條故自不同始仕尚書郎或勸不就曰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此踪昔人亦復何恨欣然就職士論高之

沈約見筠文輒咨嗟歎賞嘗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又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厥後復有此子謝朓嘗云好詩同美流傳如彈丸近見元禮數首方知此言為實昭明太子嘗與諸名士

遊宴玄圃獨執筠手撫孝綽肩曰所謂左北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也

筠嘗為沈約郊居齋作草木十詠書之壁惟直寫其詞而無題約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嘗自製郊居賦構思積時以示筠筠讀至雖寬^五的連蜷約撫掌曰僕嘗恐人呼為寬^五今大至墜石礎星及水懸埒而帶坻筠皆繫節稱贊約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筠詩又能用強韻約嘗啓上晚來名家無先筠者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四十

氏並累葉有文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著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嘗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來未聞爵位蟬聯文彩相映如王氏之盛者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文章每一篇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守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世

謝幾卿

幾卿超宗子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與天監中嘗與宴樂遊不得醉而還輒詣道邊酒壚停車囊帷與

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而幾卿恬如也已從西昌侯北使別僕射徐勉勉云淮肥之後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前徐後謝何必愧前謝勉默然一日公卿集議僕射省幾卿至宿醉未醒竟取枕高臥傍若無人

謝覽

覽字景滌尚齊公主梁武初入朝朝士皆拜而覽特年二十餘獨長揖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覽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是天監中覽與王暕並受詔賦詩詩俱稱旨帝爲賜詩云優文既後過二少實

續東懷編

卷之十三

四十一

名家覽弟舉與覽齊名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讓取二龍於長金也覽稱玄理釋義微士何能每出虎丘山聽講覽所居宅泉石之美天然徑拾爲寺邵陵王綸每燕集好聚衆賓冠手裂之以投唾壺蔣及舉舉正色曰裂冠毀冕弗敢聞命竟拂衣出有文集二十卷

王規

規字威明工詞賦爲昭明太子所重湘東王經嘗宴集朝士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時蕭琛傳昭並以爲知言規嘗集後漢東家同異注

續漢書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及卒皇太子哭之慟遺書湘東王曰王威明風韻遺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優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涸潤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俾王生俱往之傷倍非虛說

王承

承字安期官園子祭酒王氏自儉陳及承三世爲國師云儉性備實持風格時承昇專朝每休下輒車馬填門或郡申英者門衆才俊好以危言觸警權近嘗指吳門曰此中轉瞬皆爲利來能不入此門者惟太

續東懷編

卷之十三

四十二

小王東陽耳大東陽謂承小即承弟穉也承弟訓亦以警慧著上嘗召見顧承弟曰可謂相門有相

王琳

陳霸先既受梁祿琳以梁室舊臣起義勸王捨侯安都敗吳明微而大勢已去卒見殺傳首建康琳最得人心卒之日哭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奠號醉盡哀爲收其血懷之而去時琳故吏朱瑒致書僕射徐陵求琳首其詞畧云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登已謝馬乎稱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王琳輕躬殉主追蹤往彥身沒九泉頭行萬里雖馬革裹尸遂其

素志而封樹靡卜良可愴焉所敎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昔廉公告逝肥川猶建營城叔孫云亡芍陂仍植松楸毋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前獨有悲田之客云陵嘉其志節為啓陳主歸其首

張彪

彪不知何許人亡命若邪山為盜侯景之亂彪歸誠元帝為王僧辯爪牙陳霸先既殺僧辯併求彪彪盡遣徒眾而獨與其弟崑崙妻楊氏大黃蒼乘夜間行歸若邪霸先將章昭達以千兵躡其後至則彪尚眠未起黃蒼驚吠嚙殺一人彪拔刀出逐映火識之曰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三

四四

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霸先也因呼妻與訣曰生必從此別若見沈泰申進為語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二人故處部曲而投昭達者遂殺彪并崑崙昭達即進迎處妻改啼為笑請殯彪殯畢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觀辛若日久請暫入莊飾昭達許之楊入竟以刀割髮毀其面昭達還白霸先義之聽為尼黃蒼則晝夜號叫塚側益處起於若邪終於若邪妻與大皆因之重云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三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四

讀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震節

陳宗室

伯興王伯茂

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嗜學下士以太子母弟帝深愛重之特有盜發晉郗曇墓於丹徒者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法及諸名賢遺跡事覺並沒縣官藏之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盡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一

伯興王叔陵

宣帝四十二男叔陵第二自幼機辯強梁無所推屈徹夜常不臥令侍者執燭達旦呼召賓客與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極性不飲酒但多置餽徹晝夜食噉而已好修虛名每入朝輒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及歸齋閣至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焉又好游家墓過塋表知名者即發掘取其古器為玩弄具宣帝朋以謀殺太子被誅

伯興王叔陵

叔陵宣帝第十六子後主甚愛之日夕陪宴賦詩被

建寧楊素兵下湘州州內將士謀且降叔慎置酒大會酒酣歎曰君臣之義蓋於此乎長史謝舉伏地流涕時遂與素正理憤然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外不能今日後應者新來咸諾遂刑牲結盟遣人詐降誘素將龐輝至伏甲斬之已素大兵至叔慎見殺

陳臣

周文育

文育本姓項名猛壯少時能反覆游水至數里與羣兒戲跳高五六尺獨奮見而奇之請爲養子周捨名

陳史佚編

卷二十

三

之文育取蔡邕勸學文及古詩教之文育不省曰誰能事此取富貴桓有大梨耳因教之騎射兵法育大悅已爲南海令至大慶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遇作令長南入富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望公侯乎卜者又曰君須東當暴得二千金請先以此驗其夕宿逆旅適有大賈至求與文育博果勝之得銀如數自是累擢勳敵爵司空遂爲陳室元勳

陳安都

文帝之立安都自以定策功驕倨無忌每有表啓封封訖試復開封書云又啓某事嘗陪宴樂遊苑忽問

帝曰何如作舉川王帝不應復再三詰之帝曰此陳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借供張水飾明日將載妻妾游御堂帝勉許之及明安都來自坐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自是帝陰爲備

安都先在武帝朝嘗與杜僧明周文育同侍宴三人各爲壽俱自誇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將也而亦竝有所短杜公志大識暗狎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居危蹈險不設猜防侯郎誕傲而無懼輕僥而驕險非全身之道卒一一如言

唐廣運

陳史佚編

卷二十

三

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隋兵入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拒賀若弼於鍾山若弼爲之屢退已勢不支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曰我不能救國負罪多矣士卒皆涕泣歎歎入隋追痛本朝以憤鬱歎尚書令江總撫柩哭之爲命筆題其棺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成不作負恩生又爲誌銘述其忠烈勒之墓

蕭摩訶

侯景之亂摩訶時年十三從武帝赴援每戰單騎獨出鋒莫敢當已歸侯安都安都方拒齊軍於龍尾謂

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庫訶大呼直衝齊陳萬衆披靡安都乃得免已復從吳明徹攻秦郡齊大將尉破胡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西域胡妙弓矢弦無虛發先聲頗震明徹謂庫訶必先殪此胡令彼軍氣奪餘便可迎刃解庫訶請識其形乃召降人熟胡者語狀將戰庫訶見胡在陳馳馬直出相去十步許胡方殺弓而庫訶遙擲銃親正中其額應手倒乘勢殺奔齊軍遂大潰是役也人以北關羽之斬顏良

劉師知

續東漢書

卷二十四

四

武帝將受禪以劉師知爲中書舍人時梁敬帝在內殿將加害焉師知詐敬帝令出敬帝覺遽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敬帝行事者加刃焉已還報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

虞寄

寄字大安自幼慧辯數歲時客有造其父者過寄於門嘲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入謂其父曰文舉不是過也果大同中嘗雨雜色寶珠於殿前寄爲作瑞雨頌帝見之謂其兄

荔曰此頌與裁清拔是卿家士龍將何如擢用寄聞歎曰吾以寄擊壤之情耳豈買名求仕者乎輒閉門稱疾侯景之亂寄客閩陳寶應所已知寶應有逆謀慮禍及遂製居士服隱東山稱脚疾不復出其致書寶應也自稱東山居士

寶應出兵沙門慧標者爲詩餞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還照紫微宮寶應得詩甚喜他日標以示寄寄一覽默然無言退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未幾寶應敗標與賓客皆誅惟寄得免尋秦勅還朝文帝迎謂曰管寧無恙授之官

續東漢書

卷二十四

五

辭疾不拜朝廷每有疑議輒就訪或出遊閭里則老幼羅拜道左有言警者但指寄便以爲不欺云

傅緯

緯字宜事七歲能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累仕祕書監性木強負才使氣譏者中之後主收下獄緯忿恚於獄中上書極言朝廷缺失終篇有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東南王氣自斯而盡之語書奏後主大怒已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綽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遂賜死既歿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酬去而復來者百許日

時時聞彈指聲

蔡凝

凝字子居仕陳爲吏部侍郎以才地爲時所重宣帝嘗謂凝曰吾欲用義興上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中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會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肅聞而恨之後主嘗置酒懽甚將移宴弘範宮衆皆從惟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故凝對曰長樂清嚴非酒後所通臣不敢奉詔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

蕭引

讀史集編

卷二十四

太

引字叔休梁肅允子以善書爲當時所推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陛下假其羽毛耳帝又謂曰吾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引對曰自是陛下不遷怒臣何預焉人嘉其善對性抗直不附權貴後主時李蔡用事舉朝彈之引獨不爲禮或諷之引答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去耳士論高之

陳暄

暄才俊逸而放浪無檢嘗以玉簪掃髻綠絲布裹頭袍拂蹀躞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吏部尚書徐陵坐陵

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恬不動容後主在東宮時引爲學士與孔範等並爲狎客暄恣諧謔後主侮之至倒懸於梁臨之以刃或使作賦仍限以畧刻暄亦援筆卽成而傲弄轉甚後主一日乃博父爲帽加其首以火焚之然及髮暄號泣哀求聲徹外賴衛尉卿柳莊釋焉數日悻成

暄嗜酒無節兄子秀嘗遺書規之暄復秀書畧云吾有此好五十餘年矣昔張季舒六十引滿大勝少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吾方欲與此子交歡地下耳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

讀史集編

卷二十四

七

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雷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昔周伯仁度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十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吾生平所願身沒後題墓云陳故酒徒陳君神道足矣豈遺南征之不服買誼之慟哭者哉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江總

總字總持神米英拔初仕梁以工詞賦爲武帝嗟賞與張纘劉之遴諸名士相推重爲忘年交然溺於浮靡入陳官詹事日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太子卽位是爲後主總日從宴後庭多爲豔曲淫詞以相傳諷時同事者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

徐陵

陵有高才仕陳以吏部尚書領大著作時多躁進馳競者陵作書示曰昔永定之世下大夫未息軍實空虛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遂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接踵豈是朝章應其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九

如此今衣冠禮樂日當年華何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府車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耶諸賢宜深明本意自是羣情稍沮

陵清簡無營所得俸賜隨入隨散食建昌戶戶送米至陵悉召宗戚貧乏者取之數日而盡府寮怪問之陵曰我有車牛衣裳可賣他家有可賣不尤精釋義

後主在東宮嘗令陵講大品經時宿德名僧自遠雲集而講筵商較莫能抗焉屬文多變舊體出新意遂爲一代文宗後主嘗自爲文示陵而詭託他人文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主衡之

袁憲

憲仕陳後主爲尚書僕射隋軍入朝堂朝士皆散走獨憲侍不去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可謂歲寒知松栢也非惟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至此避將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竟不從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忽投井憲爲哭拜而出

姚察

察字伯審家南圖書萬卷聞見日博歷度支吏部二尚書門無私謁一門生知其介爲送南布花練各一端察謂曰吾所衣止麻布蒲練此物於我無用門生復遜詞請察厲色驅之自是餽遺遂絕已入隋大業中卒初察欲讀一藏經並究竟將終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卒後身體柔軟顏色如生所著撰七十餘卷又撰梁陳二史未成子思廉續成之

韋鼎

鼎善望氣武帝在南徐州鼎望而知其當王遂陰託焉及受禪仕太府卿久之乃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虎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不可不蚤為備初鼎聘周與楊堅晤熟視久之謂堅曰公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矣願深自愛及陳亡隋文遇之甚厚

鼎嘗為光州刺史州有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陰為劫掠一日於都會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為條其徒黨劫狀其人驚伏自首又有客遊而通主家

續東漢書

卷三十四

之妾者客還妾盜主珍物夜逃尋於草中被殺主家知客故與妾通即許客有司鞠得姦狀當客久獄上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則非也乃某寺僧某姦妾盜物而故殺之耳賊在某處急掩捕之僧伏辜自是部內肅然稱神

鼎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而未嘗僂詘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良久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因命大官給饌而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曰世康以下二十餘世並論大昭穆作韋氏

諸七卷示之歎飲十許日乃還

循吏

杜坦

坦先自魏歸宋朝廷以儉荒遇之每為清塗所隔坦慨然嘗與文帝言及漢事帝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然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因亂播遷直因南度不早便以儉荒陽陷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能有

續東漢書

卷三十四

十一

是乎上默然後官青冀二州刺史有惠政

阮長之

元嘉中長之自武昌太守徙臨海故事太守田祿以苦種為斷此前去官者一年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苦種前一曰解印綬去後嘗為中書郎直省偶夜詣鄰省誤著屐出閣明日依事自列門下以夜間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之曰一生不侮暗室文帝嘗言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甄法崇

法崇為江陵令以清肅知名先是江安令繆士通者

卒於官一日法崇坐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士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敝不自存故來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遂遜謝下席去法崇如其詞詰雅雅狼狽輸送太守王肇以聞事在宋永初

崇孫彬有操行嘗以一束苧就州寺庫質錢後贈苧還於束中得金五兩彬急送還寺道人願以半為報彬笑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入梁彬參軍益州將行同列五人武帝皆誠以廉慎至彬獨曰然聞卿還金事此言非可為卿道也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十二

傅琰

琰字季珪嘗為山陰令山陰故多訟琰聽訟往往以意撻發人不能欺二老姥爭團絲一業針一業糖琰取其絲鞭之得鐵屑乃罰業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問何以食鷄一云粟一云豆被鷄得粟罪言豆者於是縣境稱神明琰家世作吏多著奇績故世傳諸傳有理縣諸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琰子翹嘗代劉玄明為山陰令玄明亦夙稱能吏政為天下第一翹問之曰何以告新令尹玄明曰吾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曰衛云何答曰作縣令惟日食

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義也

翹子岐為如新令有縱囚事聞於朝召入禁省太清初魏相高澄遣使議和時朱异力請從同議者竝然之岐獨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以疑侯景使景意自不安則必圖禍亂若許之正是墮其計耳不可許异固執帝竟從异未幾而景入寇

沈疇之

疇之為丹徒令在縣以清廉不事左右毀言日至竟抵罪鎖繫尚方歎曰得一見天子足矣上問名問曰復何言答曰臣坐官清獲罪上曰清何以獲罪曰無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十三

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疇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承諸賢皆是上亦不責令復任入縣謂其吏人曰我今重來當以入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虞愿

愿為晉安太守有善政郡出髯蛇可製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山山去郡二十里越一夜蛇復還愿復放之四十里外亦復還海邊有越王石嘗隱雲霧相傳云惟清廉太守得見愿往觀風日清朗褚彦回嘗詣愿見其所臥床積塵寸許惟置書數帙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宋明帝嘗廢故宅起湘宮寺爲莊嚴刹十層層高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時巢尚之方罷郡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乃進曰陛下起此皆百姓賣兒貼婦致之佛若有靈當悲哭哀感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令曳下殿愿徐去時尚書袁粲爲之動容

何遠

遠字義方仕梁歷武昌宜城東陽諸郡所至以廉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則連水還之他事多類此故清爲天下第一

讀史懷編

卷二十四

十四

後得罪復除武康令太守王彬巡屬縣諸屬皆盛供張以待武康惟設棹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雙鶩彬笑謂曰卿禮過陸納將無爲古人所嗤乎遠嘗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當謝卿一縑衆共何之不能得

吉翰

翰字休文累官徐州刺史政尚嚴刻時有外罪囚與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史呈謂典籤曰卿意欲宥此囚耶昨於齋坐見此亦有心活之但罪重不可貸卿既欲加恩便當身代遂

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而縱囚

儒林

何休之

附錄

休之字士威少好三禮長用儒術顯性好潔一日中浣濯每至十數徧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時又有劉璋者好潔彌甚嘗爲遂安令他無所事惟日拂掃街達至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坐免官

沈文阿

文阿以經術著性執固戾景之亂竄匿山中景求之甚急文阿窮迫至登樹自縊避所親救之自樹投下

讀史懷編

卷二十四

十五

竟折臂陳武帝受禪文阿復棄官歸帝大怒謂比我於侯景發使往誅之適文阿宗人沈憺爲郡請之使者得寬其成爲而縛鎖頸致帝前帝笑謂曰腐儒復何爲者因釋之

張譏

天嘉中周弘正在國學普危坐高論人莫能難譏獨時屈之弘正嘗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座未嘗不懷然譏譁周易老莊吳郡陸元則朱孟博沙門法才慧拔道士姚綏皆傳其業爲三教宗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三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

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初祕書就其家寫入藏之祕閣

王元規

元規字正範八歲而孤隨母往依舅氏於臨海臨海士豪劉瑱者貴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孤弱亦欲結婚強援元規時年十二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及長精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受禮記左傳新安王伯固特爲國子祭酒啓請執經四方來學者不遠千里門徒恒數十百人

文學

丘靈鞠

靈鞠嗜學工文詞在宋孝武時嘗作殷貴妃挽歌有雲橫廣階開霜深高殿寒之句帝爲嗟賞褚彥回爲吳興嘗言此郡才士惟丘靈鞠沈勃耳性強切少所推下嘗詣褚彥回彥回臥不起謝曰此脚疾更增不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功臣不可復覆餗又嘗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今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頗達於儉

齊武帝時靈鞠領東觀祭酒嘗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初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吾應還東掘顧榮塚從來士子風流皆由東南自顧榮忽引諸僮輩度妨我塗轍或有餘罪子遲亦有文譽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辭如流風迴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王彬

彬字士蔚爲人險拔有才與物多忤蕭道成晉位齊王彬進曰殿下卽東府請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自此

謝靈運

卷二十四

十七

破廢性嗜酒居恒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食飲器物多詭異自稱下田居婦傳稱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操檢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耳嘗爲上虞令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遂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政爲此幘今投之矣卿猶能以勳門傲天下國士不竟拂衣去

彬以仕不遂爲著枯魚賦以寄意又著蚤蠲蠅蝨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蚤蠲賦畧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綌履失時四肢乾乾加以臭穢故羣蠲蓬纓之

間蚤蟲猥流淫穢滑漫無湯沐之慮絕相甲之憂晏
聚平久穉爛裳之中復不勤之捕計蓋孫孫子子二
半五歲焉又為禽獸決錄云羊性淫而猥猪性卑而
率鷲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羊謂呂文顯猪謂朱隆
之鷲謂潘敬狗謂文度也蝦蟆賦云紅青絕紫名為
蛤魚北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開水唯朝繼夕
幸後如鬼北令史話事也

高爽

爽博學多才嘗客遊諸孫抱抱時為延陵令子無故
人之懷爽出從閣下通取筆題其鼓云徒有八尺圖

讀史懷補

卷二十

十九

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木渠史抱體肥故以
此嘲之也又嘗詣劉蒨蒨為晉陵令亦了不相接俄
而爽代蒨蒨遺餉其豐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
人問故爽曰劉蒨蒨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桓冲之

冲之妙有機思元嘉中川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
案為密而冲之以為疎乃更造新歷考武令善歷者
難之不能屈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
人於內轉之冲之為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
二人謂馬均以承所未有也晉時杜預嘗造敵器三

改不成冲之造敵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又
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不勞人
力而施機自運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
餘里弟恒之亦有巧思而更極精微當其詣微雖雷
霆不能入也嘗行遇徐僕射勉頭觸之勉呼乃悟

賈希鏡

希鏡家傳諸學能博古宋孝武時青州人警古塚得
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諸學士魚照等並不
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趙女嫁荀稀兒檢証果
先是希鏡祖霸之廣集百氏譜記撰定繕寫藏之祕

讀史懷補

卷二十

十九

關至希鏡已三世名十八州士族諸合百帙七百餘
卷該究精悉有如貫珠當時莫比

鍾嶸

嶸字仲偉有思理工詞致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
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次優劣其評約云休文衆
藥五言最佳值齊永明中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
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
前轍以此報約也何胤居若邪山洪水漂拔樹石而
胤室獨存嶸為作瑞室頌詞甚麗

何思澄

附父

思澄字元靜以作遊廬山詩見賞於沈約因為約
其弟居齋閣約重之見工書人題之壁天監中與領
協劉杳等共撰華林遍畧合七百卷思澄每分其書
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請客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
命駕晚始還家所賓客不盡不止朝賢無不悉狎狎
處即命食人方之斐護亦欣然當之

思澄父敬父仕齊為長城令有廉聲誼嚴一介會歲
饑夏至節忽勝其門受餉數日中遂得米二十餘斛
他物稱是乃悉以代貧民之不能輸租者

顏協見遺事

讀史懷編

卷二十四

二十

協字子和父見遠以先仕齊梁武受禪遂不食發憤
數日卒帝聞之曰吾自應天從人何負天下士大夫
事而顏見遠乃至此協博涉羣籍尤工草隸飛白荆
楚碑碣半出其手時會稽有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
方寸千言京兆有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協書
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每至數斗醉後輒
張眼大罵貴賤親疎無所擇時名為謝方眼是時吳
郡顧協與協才名相亞又並在藩府世稱二協

紀少瑜

少瑜字幼場年十三有志節慕王安期之為人王僧

儒見而賞之少瑜嘗夢陸倕授以一束青鏤管筆謂
曰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自是文日進
大同中為東宮學士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
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未幾卒

孝義

丘傑

傑字偉時年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食食生菜蔬
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茶苦乃爾汝嗽生
菜遇蝦蟇毒靈林前有藥三丸亟取服之僕驚起視
乃得甌甌中藥丸如數即服之下科斗千數升於是

讀史懷編

卷二十四

二十

丘氏世寶此甌大明七年遇火災甌失

解叔謙

叔謙鴈門人也母疾謙虔禱庭中忽聞空中語云此
病得丁公藤為酒可愈即問醫及本草注皆無此物
因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之答曰此
丁公藤療瘋尤驗謙便拜伏泣言來意老公以四段
與之併示之漬酒法忽失老公所在謙持歸依法為
酒母病即差

江泌

泌字士清少孤貧讀書乏繼晷則隨月光光斜則握

卷升屋讀有至性母亡惟食菜蔬遇菜心卽置之以其有生意也時宗人有與泌同名者人稱孝泌以別之仕梁爲南康王子琳侍讀明帝殺諸王泌懼子琳不免憂惶惴惴以問誌公道人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遇害泌哭之淚盡繼以血

庾道愍

道愍晉司空冰之弟少孤其母漂流交州時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縣去交尚遠乃親負擔冒險達交徧訪經年日夜悲泣一日入村日暮雨驟寄止逆旅忽一嫗負薪自外還而道愍心

讀史懷編

卷三十

二二

動因徐叩之正其母也於是相持號痛遠近赴之莫不揮涕

衛敬瑜

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遂截耳誓不嫁手植墓樹數百株其一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女因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類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鸛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懷乃以縷繫脚爲誌越歲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時刺史西昌侯藻爲起樓於門題曰貞義之閣

隱逸

陶潛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世爲晉臣恥屈二主自義熙以前所著文章明書晉代年號永初後則推稱甲子性真率嗜酒先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嘗遣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薪水自給吾以此力助汝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與顏延之善每至必酣飲彌日延之嘗餉錢二萬潛悉送酒家九月九日無酒生籬邊菊叢中良久適郡刺史送酒至便命酌爲之盡醉一日郡將候潛逢潛家酒熟見其取頭上

讀史懷編

卷三十

三三

巾漉酒漉畢還著之

潛嘗作書訓誡其子畧云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使汝輩幼而飢寒猶感爾神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少來好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每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人自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雖親舊不遺藥酒覓教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樂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

道舊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妻
翟氏亦有志節潛耕於前妻鋤於後

宗少文 測附

少文妙琴書工圖畫尤精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
嘗立宅江陵之三湖又入廬山就釋慧遠自宋初禪
迄元嘉徵辟累至皆不就武帝嘗問其故答曰栖谷
飲泉三十餘年又西陟荆巫南登衡岳飄然有尚平
之志及遭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賂
惟應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因取所游履畫圖之屋壁
每云撫琴動操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
讀東坡編 卷三十四 二四

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之
少文孫測有祖風自少不樂人間曰吾誠不能潛威
地金其致江鯉亦何能食人厚祿受人重事齊豫章
王疑辟之答書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疑又強
之測又答云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
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蒼已白豈
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中忽懸尚子平圖於
壁齋老莊書二卷長嘯拂衣徑往廬山止少文舊宅
時魚復侯子嬰厚餉之測答曰量腹而進松木度形
而永辟蘿溪然已足豈能當此子嬰造之不見後不

告而奄至測亦不交言嘗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郭
上坐臥對之著衡山廬山記續高士傳三卷

孔淳之

淳之字彥深嗜山水每游必窮幽峻竟日忘歸嘗過
妙門釋法崇於山中遂畱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
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已淳之還
卒不告姓名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不能致使謂曰
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
水巢栖者非辨其林叢澹所至寧問主乎元嘉初徵
命至淳之逃入上虞界家人莫知所往

戴顓

卷三十四

二五

顓字仲若父逵隱遯有高名顓能修父業善琴書黃
鵠山北有竹林精舍顓恒憩其中宋文帝思見之嘗
言吾東巡日當宴戴公山上也自漢世始有佛像遠
特精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
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顓曰非面瘦乃臂
胛肥耳爲減臂胛遂不覺瘦觀者歎服已景陽山成
而顓已亡文帝歎曰恨不得戴顓觀之

朱百年

百年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亡携妻孔氏入南山伐藥

採箸為業以藥箸置道頭輒為行人取去明日復然人稍怪之良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或遇寒雪藥箸不售輒自榜船送妻歸孔氏天晴迎之母以冬月亡不並無絮自此不復永綿與孔類友善常就頭宿值寒甚飲酒醉眠頭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顓曰綿定奇溫因流涕顓為之悲感

漁父

漁父不知何許人孫福為壽陽太守偶遇道消際見一輕舟渡波隱顯俄而漁父出焉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細心異之問曰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吾釣非釣

讀史集傳

卷二十四

二大

寧賣魚耶細益怪輒寒淅水謂曰吾觀先生有道者也方今王道文明子何用晦漁父曰僕山海狂人未辨貧賤何論榮貴乃浩歌曰竹竿簞簞河水激激相忘為樂食餌吞釣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俄飄然鼓棹而去

褚伯玉

伯玉字元琰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前入門伯玉從後門出遞入剝居瀑布山一往三十餘年隔絕人世王僧達苦致之不得已為停信宿交數言而去僧達與丘珍孫書云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畱

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巖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波臨滄洲矣齊高帝勅於白石山立館伯玉常居一樓上

顧歡

歡吳興之鹽官人家世業農歡獨好學六七歲時父嘗使驅雀田中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不知也晚年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擊取食元嘉中將求歸忽題東府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遂去已元凶弒逆正其年月日云有一病者來問歡歡曰汝家有何書其人曰惟孝經耳歡曰可取仲尼

讀史集傳

卷三十四

上七

居置病人枕邊當爾差俄而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惡正勝邪也

歡以佛道二家互相非毀為者夷夏論譽云趙則佛也佛則道也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在名則反在實則合焉王獸長往往是佛在焉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佛號正其道稱正一一歸無滅與會無生但無生之教除無滅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除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說

煩而顯道論簡而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導此二法之辨也

歎將終為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鷃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連生任去留善外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尸解

沈麟士

張永為吳興黃招麟士郡後堂有佳山水即數安道因古墓為山地也麟士思一觀之因赴永住數月永

續史集編

卷二十四

二八

遂擬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泉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病疲如必飾混沌以峨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有蹈東海永乃止王夷甫約竝薦之麟士與約書曰中央無心空勤南北者黑蝶賦以寄意焉臨終遺令惟設清水一盃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七歲時能却嗣父遺財百萬雖與兒童戲恒樂穿池築山十五而冠父彥之誠曰三加人道之始宜忘自量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不出戶家人莫得見其面

呼為居士天監中任昉欲造之而不敢望廬歎曰其室雖逼其人則遠為名流所欽如此而平王致書要之報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磨殿可駭何以與夫驕驕

孝緒嘗撰高隱傳中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劭劉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君等成耶孝緒曰所謂荷君雖少後事常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就獲麟於二子二劉果卒為益二傳及孝緒卒所兄黎為錄其遺行次之昭來成絕筆之意云

續史集編

卷二十四

二九

南嶽鄧先生

先生名郁荊州人隱居衡山之絕頂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洞水服雲母精日夜誦大洞經嘗為梁武帝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先生信道彌篤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乘雲降其室從少姬三十許談語良久謂曰君有仙分故來訪尋當相假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舞其前先生謂其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惟聞香氣帝命周捨為之傳

陶弘景

弘景十歲時得葛洪神仙傳讀之日夜研討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遠矣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曾為諸王侍讀雖身在朱門而棲心物表家貧求縣不遂遂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因止句容之句曲山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君人間書札即以隱君代名

弘景性嗜山水而身復輕捷有濟勝具每臨瀾谷必坐臥其間盤桓不能已已嘗言吾見朱門庭屢雖識其華樂而無志欲往望高巖瞰大澤明知難止恒樂

讀史後編

卷三十

三十

就之且永明中宋祿得輒差舛者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非身有仙骨亦勢使之然也晚年惟聽吹笙尤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聞其響忻然為快或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神仙

弘景既得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為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遂合飛丹丹色如霜服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深敬禮嘗手勅招之屢致幣聘並不出惟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一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教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大事

無不前詣諮訪時以為山中宰相

弘景隱居辟穀歷四十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暈時方逆知梁數將盡嘗謂時云夷甫在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俄而侯景果在昭陽殿

寶誌

沙門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間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詔然不倫或徵其術者或問其日不食一日中每分身易所還近者或言其術或言其術或言其術或言其術

讀史後編

卷三十

三十

遊行市里及檢校仍在獄中忽語獄吏門外有兩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供養物也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為寒愛過之至憐林見害果載尸出此門血流門限梁武帝尤極敬事嘗問以年祚近遠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知享祚倍宋文也卒如語

馬樞

樞字要理邵陵王綸重其各稱為學士嘗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綸嘗舉兵援臺謂諸二萬卷付樞樞讀之幾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

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雋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讓王羅子傲帝遂爲千古美談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間甚乎自是遂隱翠山有終焉之志陳時展徵大官俱不赴晚年目精洞黃能觀閭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時集凡案間椿秋未去幾三十年

恩倖

戴法興

法興在孝武朝已蒙寵任大通黃龍至南齊帝立朝

讀史懷綱 卷二十

三

廷詔勅盡由法興手帝有失德法興輒謂曰官事動如此欲作營陽耶蓋少帝廢爲營陽王也帝自是不能堪適有所倖聞人華願兒者與法興爭權心恨之而道路之謠謂法興與太子帝廣天子願兒卽以告帝曰人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賜法興死

茹法珍 王賢

東昏最寵潘妃妃王敬則妓也本俞姓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遂改姓潘其父寶慶帝呼爲阿

丈呼梅蟲兒俞靈頭爲阿兄每與茹法珍等詣寶慶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更爲市中雜語以相諧謔時又有奄人王寶孫者年十三四號爲假子最寵擅朝政雖蟲兒等亦下之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無不懣息

孔範

範字法言善五言詩在後主時與江總諸人並爲狎客孔貴妃最幸範與結爲兄妹以是寵愈優渥範自謂文武全才隋師將濟江諸臣請爲備範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

讀史懷綱 卷二十

三

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言北軍馬灰範曰此是我家馬何因灰去後主笑以爲然竟不設備未幾國亡

四夷

扶南國

梁大同五年扶南遣使獻生犀因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帝因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致之先是三年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齋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藕莖絲又三昧

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天竺迦毘黎國

元嘉中沙門釋慧琳者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義恭所知嘗著均善論畧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乃有黑學道士起而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不及來生之化弗達西域之宏深也為客主酬答而其要歸頗貶教佛法文帝見論實之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琳皆得與議勢遂傾朝倖於宰相孔顗嘗謂之見賓客填隘慨然曰不意朝中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王卿

有黑永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琳迦毘黎國僧

賦臣

羨景

景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朱景遂為歡用稍遷吏部尚書然非其好也歡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戰勝必驕急請假數千勁騎入關取之歡以語妻婁氏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益益歡乃止景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

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惟請倭用事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絕世景每輕之曰此豕突耳勢何所至景雖被遇而歡諸子皆心疑景景亦心知之將之河南家請於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書請別為識異於他者許之自是歡書與景必別加徽點雖子弟弗之知也歡疾篤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弗赴自是遂叛入梁

梁武帝初許高澄議和景聞尚未信乃偽作鄒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答書果有貞陽且至景夕返之語景出書示左右曰我故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尋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三五

又南始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朱張以下訪之景志曰會將吳兒女配奴王偉進曰今坐聽亦死眾大事亦久惟王蚤為計自是逆謀遂定

景將起兵先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便與連和臣寧與粉骨投命齊門請乞江西一境授臣控督如其不許便當領甲臨江上向闕越非惟朝廷自耻亦是三公肝食帝乃使朱異傳言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未幾景反反之日景率將帥登壇歃血地大震

景兵之入也王偉進計曰兵開拙速不貴工遲於是師發時魯聲云游獵人不覺也已報至朱弁猶曰景必無度江志及濟采石兵八千人都下猶弗覺既至朱雀航景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帝乃遣中書賀季往勞之叔橋季問景曰今者之舉欲以何名景曰欲爲帝耳王偉進曰朱弁徐麟詔實亂政欲除奸臣遂留季不遣

景攻臺城久不能克以王偉計僞表乞和帝覽表怒曰吾有疾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多詐云何可信已而城中日感簡文乃請於帝曰賊圍既逼又無勤王之師且姑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久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曰爾白圖之毋令取笑千載未幾而景敗盟

臺城既下景乃先使王偉陳慶入殿陳謝帝謂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令引向三公楊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景出謂其黨王僧貴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一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已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與見亦無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三六

懼色

景嘗請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又請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自是帝有所徵求景多不奉旨至御膳亦被裁削帝雖外迹不屈而中實鬱忿久之遂以病崩於文德殿時百濟國使至見城邑丘墟乃號泣於端門外行路見者皆爲灑涕焉

簡文卽位景請宴樂遊苑及上還宮景卽據御床南而坐文武列侍焉未幾又召帝幸西州帝御素輦白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三七

紗帽白布裙襦景服紫紬褶加金帶景西向坐景妻與其母並東向坐上聞絲竹聲悽然泣下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僞景卽下席應絃而歌景遂逼上起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不念臣臣何由得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索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惟觀世音經小景卽唱爾時無盡意菩薩大笑夜乃罷

王僧辯東下既屢破景進營石頭景挑戰復大敗景

遂不敢入宮議逃去王偉按劾諫曰自古豈有逃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奈何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歡一種人南來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於是仰觀石闕遠巡歎息久之遂以皮囊盛其二子挂馬鞍上與百餘騎東走王偉遂棄臺城竄逸未幾手斃殺景其二子景已先墮之水中矣初景有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嘶嘶鳴意氣駿逸但奔北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令左右拜請更加筆策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終不肯進人謂馬能知亡猶勝於景也

初景之篡也每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分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帝嘗語人曰侯景必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按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實踐宸極款滿百日云先是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啖肉遊行世間已數十載人莫知其姓氏鄉里並呼為闍黎景甚敬信之景嘗於後堂宴射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矣景後又召集通乃取肉搗鹽以

進問景曰肉野不景答曰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歿僧辯徵其二子送齊文宣而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實腹中送建康暴之市

王偉

偉有才藻工屬詞景之去齊也高澄嘗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書詞甚辯澄曰是誰所作左右以偉對澄曰有才如此何不蚤使知及景敗竄匿草中被執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僧辯謂曰卿為景相不能死節而求活寧問耶偉曰使侯氏早從吾言明公豈有今日僧辯意奇之命且由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

讀史快編

卷二十四

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十里為偉笑曰是吾心也尋送江陵偉意猶望全乃於獄為詩贈元帝要人詩云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頗憐其才朝士惡之乃出其前所作檄文有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之句帝大怒遂以釘釘其舌於柱刺其腸益帝前為湘東王眇一目也

讀史快編卷二十四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五

讀北史目

帝紀

魏神元帝一則

穆帝一則

昭成帝一則

太武帝一則

孝文帝一則

節閔帝一則

孝靜帝一則

齊神武帝三則

文宣帝六則

周文帝四則

武帝一則

隋文帝一則

炀帝一則

讀史快編卷二十五

列傳

魏保太后一則

靈太后一則

齊武明后一則

彭城太妃一則

文襄后一則

琅邪公主一則

馮淑妃一則

隋文獻后一則

楊帝蕭后一則

河間公一則

秦王禎一則

刺史法毒二則

京兆王義一則

臨淮王季一則

任城王順二則

彭城王勰一則

元文遙一則

崔浩十一則

崔順一則

崔陵五則

崔瞻一則

宋弁二則

韓延之一則

盧玄三則

盧景裕一則

高允六則

高季式一則

崔暹二則

李元忠三則

李曹二則

李謐一則

高閭一則

胡叟一則

宋遊道一則

薛聰一則

楊大眼一則

裴伯茂一則

房豹一則

讀史快編卷二十五

年烈一則

尉瑾一則

韓子熙一則

李彪一則

楊侃一則

郭祚一則

張葵一則

邢邵二則

李崇一則

李諧二則

崔光二則

傅永一則

孫紹一則

鹿念一則

賈思伯一則

祖瑩一則

爾朱榮三則

高恭之一則

齊永安王一則

彭城王浹一則

樂陵王	一則	安德王	一則
斛律金	一則	斛律光	二則
彭樂	一則	孫塞	一則
陳元康	一則	杜弼	四則
王紘	二則	庫狄伏連	一則
楊愔	二則	辛術	一則
盧詢祖	二則	裴謁之	一則
皇甫亮	一則	高德正	一則
高昂	二則	王晞	二則
封孝琰	一則	祖珽	二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陽休之	二則	魏收	六則
周廣昌公深	二則	東平公慶	一則
宇文忻	一則	王思政	一則
蘇綽	一則	蘇亮	一則
章孝寬	七則	元巖	一則
王悅	一則	杜果	一則
孟信	二則	李德林	一則
于謹	一則	盧光	一則
裴俠	一則	賀谷敦	一則
蕭大圖	二則	隋蔡王智積	一則

河間王慶	二則	房陵王勇	一則
秦王俊	一則	元德太子昭	一則
齊王暕	一則	高頴	一則
牛弘	一則	楊素	五則
劉行本	一則	韓禽	一則
賀若弼	二則	蘇威	二則
宇文愷	一則	長孫晟	一則
張乾威	一則	裴矩	二則
薛胄	一則	杜正玄	一則
房彥謙	一則	張衡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裴蘊	二則	李密	二則
來護兒	一則	周羅喉	一則
李諤	二則	高孝基	一則
榮昆	二則	梁昆	一則
柳彧	一則	沈光	一則
宇文述	二則	李惠	一則
李業興	二則	劉晝	二則
熊安生	二則	溫子昇	一則
荀濟	一則	柳晉	一則
崔暕濬	一則	侯白	一則

實瓊	一則	燕瓊	一則
魏德深	二則	崔暹	一則
田式	一則	燕榮	一則
李順興	一則	檀特師	一則
賈子儒	一則	徐之才	一則
馬嗣明	一則	姚僧垣	一則
房景伯母	一則	符承祖娛	一則
燕國夫人	一則	孝女王舜	一則
王儉	一則	和士開	一則
穆提婆	一則	韓鳳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五			
後秦姚萇	一則	北凉蒙遜	一則
梁蕭瑒	一則	蕭琮	一則
高句麗	一則	烏洛侯	一則
流求	一則	真臘	一則
吐谷渾	四則	于闐	一則
大秦	一則	蠕蠕	一則
突厥	三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五	
讀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震節
帝紀	
魏神元帝力微	
帝有太子名沙漠汗性雄異諸部大人多忌之讒於	
帝帝頗惑焉適太子自使晉還帝令諸部迎於陰館	
酒酣太子仰視飛鳥飛九落之特因俗無彈衆大驚	
並先驅馳白帝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	
異法不可不亟除自是遂遇害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一	
穆帝	
帝以國法太寬爲峻法令嚴刑辟諸部人多以違命	
得罪凡有所徵發後期者必舉部戮之時有室家相	
携悉赴死所者行道人間曰若何之曰當就誅耳其	
一時虐饑如此	
昭成帝翼什健	
帝生而奇偉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有大度國少	
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令匿之曰卿	
勿洩吾不忍視謙而使謙或慙而自殺是以財辱士	
也又讎擊賊流矢中其目賊破得射者左右各持刀	

雖欲辱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何罪竟釋之

太武帝薨

帝有倫鑒而果於誅戮然亦輒追悔崔浩既誅帝北伐有傳言李孝伯病革者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卽又曰朕失言矣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司徒謂浩宣城謂孝伯也

孝文帝宏

帝幼有至性五歲受禪悲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戚內切於心焉太后忌其蚤慧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而帝初無憾宦人有譖之太后者太讀史懷編 卷二十五 二

后爲杖數十帝默受亦不自明及太后卒行三年喪再周忌哭於陵所至三日聲不絕尤好讀書五經百家無不淹貫善談莊老精釋義文章詩賦隨興輒作有時馬上口授及其成不改一字也詔冊大半皆出御製所著撰凡百餘篇

節閔帝恭

帝少有智度正始中以元叉擅權託病稱瘖絕言垂一紀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莊帝崩爾朱世隆謀立之恐實不語乃令所親申意帝勃曰天何言哉世隆大悅遂卽帝位踰年而高歡廢之既廢爲賦詩曰朱

門久可患紫極非借寵顯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修具觀未幾被弑

孝靜帝

帝既禪位齊文宣乃下御床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虛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替敝屣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可遂入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秋戚掩涕嬪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以下皆痛哭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帝顧謂曰今日不滅常道卿公漢獻帝果皆悲愴

讀史懷編

卷三十五

三

齊神武帝歡

爾朱兆時大小二十六反誅之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使統焉若有犯罪其帥則罪者寡而徐定矣兆曰誰可時賀拔允在坐謂歡可歡心喜故拳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服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分置在王而爾爾泥敢誣下罔上請殺允兆信歡爲誠遂委焉歡以兆醉慮醒後疑貳輒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亟集汾東受令遂卽日往建牙陽曲川自是大權悉歸歡矣天柱謂爾爾泥允小字

歡計圖爾朱逸陰收衆心乃詐爲北書將以六鎮入配契胡爲部曲衆遂悉怨又僞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而故令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於是衆皆號哭聲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今直向西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胡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歡歡曰爾等皆鄉里難制雖百萬衆無法終末能取笑天下衆皆頓首生歎惟命於是明日遂推牛

懷柔錄

卷二十五

四

衆士攻郢破之

先是歡在爾朱榮帳下榮飛父也榮嘗問其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飛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耳代我主衆者惟賀六渾因誠飛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遂以歡爲晉州刺史已一一如言賀六渾歡小字也

文宣帝

帝生而貌類神氣不揚兄澄嘗嗤之曰此人亦得當貴相法何由可解然深沈有知畧歡嘗試以事一兵四出而化道影樂平甲騎僞攻之澄頗撓帝知

勒衆與樂相格樂亟免胄情告竟會之以獻歡自是奇之曰此兒意識過我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忽或袒跽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爾漫戲蓋陰習勞而不泄也

高澄既死帝將嗣王位赴晉陽親入陛辭謁魏靜帝於昭陽殿從者十人居前帶劍者十餘輩帝立殿下數十步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既辭出靜帝目送之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厥在何日尋禪位

懷柔錄

卷二十五

五

不怠行千餘里惟食肉飲水登碣石臨滄海氣色彌厲卒降突厥已又破山胡男子十二以上皆斬時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救帝命剗其五臟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又自西河築長城東至海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

帝在位六七年後狂惑無度一日手持矛槊遊行市廛見一婦人問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遂殺之時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獨登有疾走累無怖色復於其上雅舞旋折見者靡不膽寒

帝所幸薛嫗甚寵愛忽意其與高岳通無故斬首納之懷中旋赴東山宴勸酬甫合忽探頭投於梓上復取弄其髀爲琵琶一坐驚怖喪膽良久復收之對之流涕云佳人難再得殊可惜也因命載尸出被髮徒步哭而隨之

時有典御丞李集嘗面諫至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又沈之又復引之更問如此者數四集對如前乃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故非俊物解放之

讀史懷編

卷二十五

太

周文帝泰

高歡既除爾朱氏專朝政帝時方從賀拔岳軍中請往觀之至并州歡一見謂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甚異將斷之帝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遂倍道行行一日而歡悔發驛千里追之已無及矣帝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未發憚公兄弟耳但恐岳備圖之亦不難今若合靈夏河西等衆移徙近龍扼其要害收其士馬以爲吾用匡輔魏室此確效之舉也岳大然之遂定計

東魏遣將齊泰趣潼關圖洛州帝召諸將問曰賊將

吾三面又造橋示必欲渡是伴綴吾軍而陰使泰得西入耳賊起兵以來泰每先驅部多精銳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走矣諸將以爲賊在近捨之襲遠非計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徂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至五日吾已取泰矣於是帝還長安聲言向隴右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齊泰等卒聞軍至陳未及成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

讀史懷編

卷二十五

七

至咸陽人情惶擾泰未至可擊也即造浮橋令軍士人齋三日糧輕騎渡渭至泓苑距齊軍六十里帝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即先據渭曲待之令將士皆偃戈葭蘆中間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帝遂令鳴鼓葭蘆中鐵騎齊發橫截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首六千級降其卒七萬悉縱歸高歡破膽時於戰所準當日兵數令人種柳一株凡栽柳七千株以旌武功

帝泰既廢魏帝立恭帝大饗羣臣時魏史柳虬執簡書告於朝曰廢帝文皇帝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

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才由公公宜勉之公受
茲重寄任元輔又納女爲皇后乃弗克訓誨負文皇
帝付屬各其誰歸帝乃作詰曰嗚呼我羣后暨眾士
維文皇帝以徽猷之嗣託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予
罔克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之志嗚呼茲咎予
其焉避惟予之願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
按泰小字黑獺

武帝卽

建德三年詔曰至道宏深廣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
幽玄但岐路既分源流遂遠淳樸散形器斯乖遂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九

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
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馳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
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策祕笈玄文有可濟養黎
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既培塿者識
嵩岱之崇嶺宗禋礪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隋文帝堅

帝生而多奇有文在手曰王皇妣親自撫之一日見
頭上忽出角編體起鱗鱗隆之跡已而復舊周明帝
嘗遣善相者來和視帝和詭對曰不過柱國既乃私
謂帝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後齊王憲

復言於武帝臣每見堅貌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
除之武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帝以是深自晦匿宣帝
后帝女也后嘗以爭寵忤宣帝宣帝怒曰必族滅爾
家因命左右堅至色動卽殺之及召至帝容色自若
竟免

煬帝廣

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
紫河二旬而訖死者十五六四年詔徵天下鷹師悉
集東京五年遂大獵於延山長圍周亘五百里八年
詔征高麗塔云提封所漸細柳蟠桃之外聲教爰暨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九

紫杏黃枝之域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朕親帥六師
用申九伐掩渤澥而雷震及扶餘以電掃誓而卽行
勝而後戰高麗電逝巨艦雲飛顧盼則山岳傾頽此
咤而風雲騰鬱時軍分左右各十二軍總一百一十
三萬三千六百八人號二百萬自癸未發第一軍終四
十日而引師始盡旌旗亘千里從古出師之盛宋之
有也兵進圍遼時有二大鳥高丈餘觸身朱足游梁
自若上異而圖之未幾敗沒還者千餘騎

列傳

后妃

魏保太后竇氏附后

保后竇氏太武帝保母也操行純潔訓釐內外甚有聲稱太武卽位感其訓尊爲皇太后及后崩詔天下哭臨三日後文成帝乳母常氏初尊爲保太后尋亦復尊爲皇太后告郊廟及崩亦詔天下哭臨三日

靈太后胡氏

后明帝母以姑爲尼通佛經大義親覽萬幾手筆斷決嘗於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射者罰因自射射孔中之登鵲頭山自射鵲牙簪亦一發中又嘗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詩太后詩曰化光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

造物含氣貞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羣臣廣成之然宜淫無忌久秉朝權魏氏由此不振

齊武明后婁氏

后帝高歡妻也諱昭君有智畧強族聘之多不肯行及見歡執役城上驚曰此真吾夫卽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娣已父母不得已許焉既歸歡與蔡密謀蠕蠕進茹茹公主后卽避正室遜之文宣受禪后嘗固執不許後濟南孝昭武成諸帝立皆后定策

彭城太妃爾朱氏

太妃爾朱榮女魏孝莊后也高歡納爲別室蠕蠕公

主來爾朱迎之而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迎射翔賜應弦而落妃亦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中之神武喜曰吾此二婦並堪擊賊

文襄后元氏

元氏高澄妻魏孝靜帝妹文宣卽位尊爲后未幾令移宅高陽曰吾兄昔妾吾婦我今須報輒悉之其元氏女婦無親疎皆令左右亂之於前又以葛爲經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至自呈露以示羣下

琅邪公主玉儀

玉儀本孫騰伎女澄納之被殊寵奏封公主以出自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一

魏宗室也澄初納時嘗謂崔季舒曰崔進必來諫我當有以待之及遷諸事澄故峻其詞色如是者三日遲知意爲懷一刺入故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遲懷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遂把遲臂入見季舒出語人曰崔進嘗忿吾伎不圖伎乃過我

馮淑妃小憐

小憐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妃於後主號曰續命後主惑之坐同席出並馬願得生處一處已國亡入周周以賜代王達達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榮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

絕應看膠上絃

隋文獻獨孤后

后獨孤氏文帝堅后也突厥入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或曰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之畢賀然性極妬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黜之太子妃元氏暴薨意妾雲氏故意譴廢太子

煬帝蕭后

后梁明帝蕭歸女性姚順有文學見帝不德心知不可不敢言為述志賦以寄意畧云子備箕箒於皇庭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三

恐脩名之不立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夫居高而必危願攝生於冲澁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為而抱一珠廉玉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絲絃之工豈絲竹而喧耳蕩竊煩之俗慮乃服膺於經史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從中江都亂將作宮人有白外反狀者上大怒輒斬已復有白者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矣育之何益徒滋止憂煩耳後入突厥

魏宗室

河間公志

志字猛畧性清辯博覽有文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處士路詰於上前兩不相屈孝文帝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其分路行志出遂與處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那蠻曰此兒竟可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蠻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秦王禎

禎嘗為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出抄掠禎計召新蔡要城蠻首使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三

以一囚易服參其間禎先自射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即斬之蠻相視股栗又前令左右以次囚十人皆著蠻衣以俟禎臨坐會微有風動帆舉目瞻天傾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曉不遇十許人當在西南五十里即命馳騎掩捕尋縛十人至禎告諸蠻曰非爾鄉里耶作賊合不即斬之蠻懼伏不知其為囚囚也自是境無暴掠

安州刺史法壽

附慶智

法壽平陽土熙孫也將之安州先令所親微服入境察風俗得其善惡主名蒞任遂大明賞罰境內以肅

子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無曲直必得物然後判或二三十錢或十數錢亦輒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京兆王又

又小字夜叉靈太后妹婿也驕慢恣橫母直宿禁中必臥婦人於食輿以帑覆之輿入禁出亦如之無敢言者鄴王元樹嘗遺書公卿曰又本名夜叉其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罹此二災尋被殺

臨淮王孚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四

字季秀和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宇文泰甚眷之嘗於室中置酒十罍罍上皆加帽以戲季也季入室見輒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臣坐相對宜早還宅即令左右盡持歸泰撫掌大笑季嘗集古賢明妃后爲四卷上靈太后以志諷

任城王順

順自幼下帷力學性尤寒謬高聲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時年十六懷刺謁聲門者易其年少不爲通曰坐多貴客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入直登牀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詞吐傲然若

無所睹聲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父澄聞杖之數十

靈太后宣淫特甚頗事粧飾遊幸無度順一日面折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水不被綵陛下母儀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太后慙而還召入責曰何衆中見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人笑而獨羞臣一言乎后默然

彭城王勰

勰敏而嗜學善屬文嘗侍孝文晏芳林下帝令侍鄴崔光讀諸臣暮春應制詩至勰詩帝爲改一字曰雖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五

瑠瑠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瑠瑠一字價等連城又嘗從幸代都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林帝住賦詩因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甚遠汝可作之比至吾問令就也勰時去帝十步許且行且思未至帝所而詩就曰問林松林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道誼相親

元文遙

文遙亦宗室有異資過目成誦濟寧王暉業欲試之嘗大會賓客客有初將何遜集入洛者王命文遙讀

之一覽便誦時年十餘齡耳王顧謂邢邵曰吾家千里駒定何如邵曰此真從來未見也又遙于行恭交范思道遙嘗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情詞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自得

魏臣

崔浩

明元時姚興歿之前歲太史奏熒惑一夜忽亡不知所在帝召諸碩儒史官求其所詣崔浩對曰按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本

此二日內庚與午皆主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見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天星人安測其所前而妄為渺論浩笑不答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競起明年而姚興與國滅於是諸人乃服

晉劉裕伐姚泓欲奔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羣臣皆謂裕揚言伐姚而意已測宜先發兵斷江上母令西浩曰此非上策也劉裕乘危西伐臣窺其意必自入關若塞其西路裕必北侵如此則姚泓無事而我反受敵矣我赴南則蠕蠕北入顧北則南州復危不

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卡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且裕得關中彼懸遠必不能守終為我物故可不勞兵馬坐觀成敗而收萬全之利然議者多異同帝遂從眾遣將拒之竟為晉將朱超石所敗

裕既西入至潼關帝問浩曰裕事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無實用子泓又病裕乘其危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兄之資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力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此人傑也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七

裕若平燒必歸篡其主秦地戎夷混處裕雖得必不能守終為國家有耳帝曰裕今已入關我遣精騎斷其歸路何如浩曰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得親出長孫嵩又非裕敵也臣謂不妨姑待帝笑曰卿量之審矣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或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

時慧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天漢而滅帝召諸儒衛問之浩對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慧星出入正與今同是為晉祚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未幾宋果代晉改元帝時方幸東

南局瀘池間之驛召浩謂曰往卿占慧星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浩性不好老莊書每讀不過十數行輒棄去曰此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神廟二年議擊蠕蠕朝臣皆不欲行時西人張深徐辯以天文進曰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北伐必不利帝以問浩浩對曰戰伐刑之人者三陰用兵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臣觀此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八

大破苑頭之國蠕蠕高車苑頭之類也且深辯自謂通解數術臣請試問西國未滅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其不知是謂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遂決策師既發大帥寇謙之問浩曰是行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項項顧慮効不全收耳及軍入境蠕蠕出不意倉皇奔遁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畜產數百萬殺及降者三十餘萬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將果慮深入有伏兵遂止天師以浩前言勸帝窮討不聽其後降人言蠕蠕焚窮廬將

入山南走人畜窘聚者方六十里去大軍僅百八十里以追軍不至得徐西去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盡殄之矣帝聞恨之

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欲先討赫連羣臣皆曰劉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未必剋而我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以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互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而皆莫敢先人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誠可憂今東西列兵徑二千里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十九

形分勢弱正可固河自守其不能北度明矣赫連定殘根易摧願陛下必行無疑未幾下凉定帝欲討收捷於凉州命羣臣議羣臣皆言凉州地純枯石無水草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許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而又赤地無草則士馬渴之不戰自弊帝疑以問浩浩曰漢書地理志稱凉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且漢人決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滑灌數百萬頃乎李順等曰吾輩目見浩曰若輩受

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耳衆乃不敢復言帝意遂決兵入多善水草竟如浩言平之

浩造五寅元曆曆成上之表云臣自奉詔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殫究歷三十九年晝夜無輟臣性稟弱方力不及健婦人乃專精竭思忘寢與食至夢共鬼爭義遂得窺周公孔子之微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後漢興以來世人妄造曆日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無算臣實憫之故除僞從真敢誤曆以從天道今始成訖謹用奏呈幸陛下省察宣示中書博士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十

然後施用云云

浩先奉詔著國書書成三十卷時太史令閔諶卻標素諂事浩請立石銘勅以彰直筆遂營於天郊東二里方百步用工三百萬訖後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通衢於是北人被詆訾者咸極忿毒遂相與構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受賕狀浩託伏遂以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時清河崔氏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以浩宗姻盡夷族

浩晚成不羈羣采故始時人未有知者惟太原郭逸妻王氏獨深奇之妻以已女俄女亡復以少女繼之

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敬奉獨至時時誦讀浩怒取焚之捐其灰廁中及浩幽執檻內送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徹於行路自來宰司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時人以爲冥報

崔頤

頤與崔浩崔模三人別祖而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而模頤相親善浩恃其家世晉魏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而模歸依獨至雖糞壤中禮拜惟謹浩大笑曰持此頭頤不淨處跪眞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見桃簡浩小名周兒頤小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十

名太武頤聞之故誅浩時三家獲免

崔悛

悛字長儒有文學偉風貌嘗從齊神武入洛與議廢立時清河多盜石愷爲太守得專殺愷一日經悛宅謂諸少年曰郎輩莫作賊太守能殺人悛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竈摸領賊悛建義佐高歡廢節閔立孝武故云

悛偉風貌端凝若神以簡貴自處高歡嘗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道趙郡李渾將聘梁朝士餞之

名輩畢萃詩酒正譏後到一坐默然鄭伯猷歎曰
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氣爲洪鐘響胃中貯千卷書
使人部得不畏服後以籍地自矜嘗與蕭祇明少選
輩高宴終日後獨無語少選晚謂後曰驚風飄白日
忽然落西山後直曰爾

後初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後曰收輕
薄徒耳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後時爲州刺史借
刺史鹵簿迎收使人謂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
收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功何稽古之有後聞大恨
後專典國史後恐被惡言乃復悅之曰昔有班固今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二

則魏子收縮鼻笑之
後嘗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趙李何
爲者崔蓮衡之會高歡葬後竊言黃領小兒堪當
任不遑聞以告高澄澄爲絕後朝謁後懼爲要月道
左澄謂口黃領兒何足拜也遂鏤後赴晉陽以結姻
陳元康元康救之得免然澄怒猶不釋曰金石可消
此言難滅

後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世範稱要
太后嘗爲博陵王納後妹爲妃勅其使曰好生法用
勿令崔家笑人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

富貴後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人善
其對然風政不立寵幸爲氏長且姣家人號爲成母
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爲御史糾劾既下廷尉復與
諸囚姦詔斬之支解其尸九段後亦入獄中

崔暉

暉字彥通風流才學不減其父侍中李神僧雅有風
譽晚年無子見暉歎謂邢邵曰崔後兒便爲後矣
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孝靜帝以人目暉
龍門暉與父後俱侍宴賦詩帝問邢邵暉詩何如其
父對曰後博雅弘麗暉風調清新竝詩人冠冕宴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三

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暉父子常使陳陳舍
人劉師知見而心醉謂曰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
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

宋弁 附

弁字義和自少爲尚書李冲所推曰此兒一日千里
弁性矜高孝文嘗言郭祚晉魏各門一日謂弁曰卿
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
漢魏來既無高官又無偶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
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
不惡乃復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弟翻

翻字飛鳥性堅決嘗為河陰令顧陽公主家太夫人
翻執主婿馮穆立之陪署中竟日賤賈有人以泥目
彌尾青翻初至謂主吏曰此非常用軍南境下以待
豪右未幾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詞不遜令收尾青
鎖之駒脫後以訴宣武宣武大怒延請之曰若作是
買名耶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宜亦非臣所以謂
者正以待暴豪如駒者耳自是威震京邑

韓延之

延之先仕晉劉裕將篡延之義不加以裕父字顯宗
名翹乃以顯宗字已而名其子翹示不臣劉也晉亡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四

人魏賜爵陽侯嘗往來栢谷塢慨然有終焉之志
謂其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族
勿向代北離子孫從其言遂葬其地後五十年而孝
文果徙都於洛

盧玄

懷仁
明附

玄字子真崔浩外兄也浩每與玄談契輒歎曰對子
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初浩欲大整人倫分明族姓
每對玄言之玄諷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
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竟不納浩之敗頗由此玄諸孫
懷仁元明

懷仁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
嘗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傾嵇生峭立鍾
會遇而絕言吾處李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所
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

元明風尚開雅居洛東緱山嘗作幽居賦中山王熙
見而歎曰盧郎如此風神惟須離騷飲美酒自成
佳器時友人王由居潁川元明一夕忽夢山陽酒就
之言別而已賦詩為贈及省詩有自茲一去後市朝
不復遊之句起而歎曰由性不狎俗乃夢詩如是當
必有他故越三日聞由為亂兵所害詰其亡日正發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五

夢之夕也

盧景裕

弟
附

景裕性清靜敝衣粗食終日端嚴如對大賓尤精釋
典大竺胡沙門道愉譯諸經論每託景裕敘之初生
兄仲禮連逮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忽自脫時又
有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為前千
編臨刑刀忽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高
王世音經
辯 皇 宣 永 熙 二 年 平 等 浮 圖 成 孝 武 帝 會 萬 僧 於
寺 忽 一 石 佛 低 舉 其 頭 終 日 乃 止 帝 為 下 拜 辯 時 在

便謂帝曰石立社移自古有之何足爲怪未幾帝

高允

允字伯恭少嗜學千里負笈博通經史尤精天文術數然不輕洩初著作令史闕謀却櫛素嫻事崔浩勅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閱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初與崔浩同撰國史浩見收允時方侍景穆太子太子召允囑曰入見至尊我當爲卿白至尊脫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爲解甚悉請赦允帝召允謂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本

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大耳臣向問來皆云浩作帝復問如東宮不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家臣乞命耳實不問臣帝領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告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於是允得免先是崔黑子有寵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以問允主上見詰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帷寵臣各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被誅及是出謂人曰吾所以不奉東宮導者恐崔黑子

黑子也

浩既誅太武勅允作詔自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遲疑不即奉旨奏乞更一見帝召允進曰浩若別有餘數非臣敢知如直以書觸忤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爲叩頭謝久之帝悟徐曰微此人當復有數千口歟矣浩族滅餘竟止身歟後嘗與景穆論及此事允曰史籍者帝王實錄將來炯戒浩以私欲沒公廉此是其罪至直書朝廷得失此史家本體浩未爲失也臣實與浩同事死生並無獨殊而違心苟免實非臣意景穆爲動容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十七

上嘗謂羣臣曰高允與忠臣朕有誤必正言而論朕不樂聞亦必侃侃無所避就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非真忠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其勞不過弓刀侍從而皆位公王乃此人盡誠匡我位不過著作汝等不亦愧乎時司空陸麗曰高允家貧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蚤言今見朕知其忠乃始言也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纒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清貧有驗是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允表辭不許上重允恒不名必呼令公公之

名播四遠

允卒年九十八允初嘗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若陽報不爽應享壽百年及是先卒旬餘體微不適然猶不寢臥不醫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之遣醫李修視脈告以無恙修人復命密陳允脈有異懼不久上遂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鹽醢百有餘品皆極時味又衣服茵被牀帳几杖之類無不羅列王官往返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謂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此可贍客矣親為表謝初不他慮又數日而夜中忽卒人無知者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百斤錦五十疋雜絲百疋粟千斛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八

以周喪用從來賜賚之盛莫有及云

游雅嘗論允曰崔公嘗謂余云高生博學豐才一代佳士所乏矯矯風節耳余初亦然之已遷起纖微及於詔賁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燕入色而高子敷陳事理詞義清辯音響琅然至明主勸率仁及寮友然則向所謂矯矯者乃在斯乎宗愛任勢滅震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下公以下望庭畢拜而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所謂風節豈謂是耶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高季式

季式豪率縱酒恃舉家勳貴不拘檢押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素遊款式在濟州嘗夜飲酣飽忽憶元忠乃亟開城門遣人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飲朝廷知而不責司馬洵難神武壻也威儀甚盛一日遇季式季式雷飲自夜達旦洵難欲出重門並關因固請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耶竟不許洵難不得出酒到亦不飲式乃索一車輪自括其頸又取一車輪括洵難頸引滿相勸洵難無如何笑而飲之始得脫

崔進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二九

暹字季倫雅知學問好薦引人士每對高澄道邢邵才品宜親重而邵恒毀暹澄一日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卿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魏帝嘗幸華林園謂高歡曰百司頗多貪暴其有直言彈劾不避貴戚者王可勅之酒散降階跪而對曰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敬奉明旨敢以酒勸舉朝畏羨之

暹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好聘使行朝士皆遣人隨使市珍物而暹唯寄求佛經梁武為繕寫以送然好天言嘗密令沙門明藏者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

子達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二字輒集朝貴名流命達高坐開講同郡杜仲讓陽推服之擢仲讓司徒中郎郭不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

李元忠

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舉義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迎之歡以酒客未卽見元忠乃下車獨坐酌酒摩膺食之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俊傑今國士到門不能吐握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歡聞遽出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已見明公猶事爾朱氏乎非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三十

英雄也因密請建義歡大然之

孝武既納歡女爲后詔元忠設聘晉陽每宴輒談敘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難舉大樂比來寂寥無人相聞更欲覓建義處歡撫掌大笑曰建義不慮無人正恐如此老翁不可多遇耳元忠曰止爲此老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持歡鬚大笑劇飲而罷

元忠性落拓不以物務榮懷大率常醉每言寧使我無食莫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縱酒不可任臺閣其子撻聞之請節飲元忠曰吾謂作僕射不如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晉貢文襄葡萄桃一盤文襄以百緡報其見重如此卒時僅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而金蠅質絹始得效焉諸孫曾

李曾 附安世

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郡三辟功曹皆不就曰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數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復棄去還家道武時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盜數爲山東害亦相戒勿入趙境一日盜於常山界得鹿盜長曰此猶趙郡地上物也責還故處於是郡人爲之謠曰許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三十

作趙郡鹿猶勝常山栗

曾孫安世文成時齊使劉縝入聘安世奉詔勞之縝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奈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縝曰周漢云何安世曰周名掌客漢名鴻臚因朝曰主客君何不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時都下富賈多出內藏珍寶與南人貿易縝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所以川資金岳獻瑞且聖主不貴金玉遂令璠璣等於瓦礫耳人稱其敏辯

李諡

謚字永和仕門却掃絕跡下帷嘗師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謚嘗言丈夫擁書萬卷何似南面百城以是業產管書手自刪削者四十餘卷性不飲酒而喜尋山水每遇遊賞悠然亡歸河南尹甄深雅負時望嘗謂其子曰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在邇何不就業又謂朝士曰甄深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謚卒博士孔璠等四十餘人上其狀詔準玄晏例謚曰貞靜處士

高閭

孝文時閭上備邊策畧曰六鎮之北宜築長城以禦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三二

北虜其法以六萬人分爲三軍立征北大將軍府而精選忠勇有智幹者爲之帥令二萬專習弓矢二萬專習刀楯二萬專習騎稍十日一習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結晝夜如一七月則各備戎作之具八月直抵磧南楊威沙漠虜來則與決戰不則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一勞永逸計莫便此孝文詔曰此當與卿面論

胡斐

斐字倫許才高無所屈下嘗入沮渠見牧犍牧犍不

甚加禮斐爲詩寄所知曰羣犬吠新客伎暗非疎賓直塗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視鮑盼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嘗謂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絃章爲幽贊允深重之安少孤每言及父母潸然淚下春秋當祭則必求旨酒佳膳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陳設奠拜致其孝思時有汜潛者善釀酒每逢佳節則必以一壺致餽問其故曰吾以供孝子也斐無子以一養子自給字之曰螟蛉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三三

宋遊道

遊道性重交游嘗與頓丘李獎僅一面便定交獎卒二子構訓居貧遊道時爲司州從事令其求三富人歿罪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蝌蚪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通名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冠者大怒將與構絕及構謝輒歡好如故

薛聰

聰字延智性方嚴雖在暗室矜莊終日文成帝嘗言

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餘人帝一日與侍臣論
海內氏族戲謂聰曰世謂諸薛是蜀人聰對曰臣遠
祖薛廣德世仕漢朝是為漢人九世祖永隨劉備入
蜀因呼為蜀人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
曰卿可自明非蜀何遂苦朕聰猶投戟而出帝曰薛
監醉矣時見者為之悚然

楊大眼

大眼負絕力虜果震世淮泗河間兒童輩者悉之
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至蕭第康歸國爾大眼曰在
南閩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三

旗鼓相望願時奮發足使君目不暇視何必大如車
輪大眼不學然使人讀書而聽之頗能得其大意每
奏捷作露布皆出口授亦畧近之

裴伯茂

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籍文藻富麗而性嗜酒劇飲
無度逮至伐生卒年僅三十九年後葬於家園友人
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李景季等十許人皆
名士也於墓側設祭置酒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
有知知吾曹在也為各賦詩一章時魏收亦與伯茂
善而在晉陽李壽錄詩寄之收亦歸和荀勗風想玄

度對酒思公榮之句伯茂疎傲識者以為知言

房豹

慕容紹宗出討潁川豹時為行臺郎中紹宗自以術
家言有水厄每於戰艦中漂浴并自投水入冀厭當
之豹進曰命也在天公若實有水厄必非履辟能却
若其實無禍亦何為如舟船難以防災何不岸上指
麾足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已卒
遇溺識者謂豹知微

讀史快編卷二十五

讀史快編

卷二十五

三五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六

讀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羊烈

烈家傳素業閨門修整一門女不再譙嘗於兗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為尼肅守戒行時尚書畢義雲有惟傳之羞猶盛誇門閥烈徐應曰吾家無他長惟男清女貞可以相冠差不愧漢河南晉太傅耳雲為之默然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尉瑋

瑋歷仕魏齊官尚書僕射仕雖通顯而內缺風訓閨門穢雜為出所嗤嘗通其寡嫂元氏一日譏吏郭郎中頓丘李構曰郎不稽古構對其令史曰我實不稽古但不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大慙

韓子熙

天平初子熙除國子祭酒熙清白自守好靜退時還鄴之始百司竝給兵仗以祭酒閒局獨止給二人或有諷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

李彪

彪嘗為御史中尉多所糾劾豪右屏氣孝文帝重之呼為李生而不名彪嘗使齊齊主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閒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不彪答曰請重賦阮詩竄衍清猷中一去永矣散齊主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闕朕當以殊禮送卿遂親詣瑯琊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為饌

楊侃

侃嗜琴書尤好奇計蕭寶實據雍州反進圍華州長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三

孫承業討之侃請為前驅兵進恒農北度礫石錐壁下今日且屯軍於此以待步卒來降者令各自還村候臺軍三舉烽各亦舉烽為應其無應烽者即係不降便須殄戮於是人各相傳告一宿間火光徧數百里圍城之寇不測其故遂各潰散

郭祚

文帝嘗以李彪為散騎常侍尋悔之謂郭祚曰朕昨誤授一人當復浣吟良久曰此自應有讓祚對曰豈容聖詔詭行而有差異須臾彪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此官臣自揣堪之不敢虛讓帝嘉其質正遂更

張彝

彝事明帝位大中正每削抑武人使不得預清品頗招謗議神龜二年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竟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彝長子不獲遂以瓦石敲擊公門上下震懼莫敢出詰衆遂持火搶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下堂極意撻撻使其屋宇彝子始均拜請父命輒生投之火而彝僅存餘喘遠近惶駭官僅收掩八人斬之不敢窮誅以安衆心也高歡見知國紀將墜遂歸而散財結客

邢邵

讀史懷編

卷二十六

三

邵字子才幼有慧性讀書五行俱下日誦萬言嘗因霖雨讀漢書數日畧徧年未二十名動朝紳嘗與名士裴伯茂等賦詩王昕舍詩凡數十首稿俱在主人奴處旦日奴出諸人索稿不得邵一一爲誦之奴還得本不悞一字九工屬文每構文出京師輒爲紙貴焉北使至南南人每問邢子才故是北間第一才士何不作聘使其見重當世如此

邵藏書極多而不甚營校每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校此惟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耳或曰誤書何由能得邵曰若不得誤處便

不勞讀書性脫畧恒坐臥一小齋有果餌則懸之梁上賓至則下共噉之或時對客解衣覺風味滿如也與婦甚疎未嘗內宿嘗自云一日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李崇

壽春縣人苟泰有三歲子遇亂失亡數年莫知所在後乃見之同縣趙奉伯家泰求不許告之郡邑泰奉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邑不能斷崇時爲江西南督請鞠之乃取二父與兒分禁三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兒遇患某刻暴死時泰聞卽號

讀史懷編

卷二十六

四

咷痛哭奉伯谷嗟而已崇卽以兒還泰

李諧

諧字虔和丰采巖峻趙郡李播嘗於元乂所見之歸謂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嘗奉使至梁詞頗翩翩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嘗言北間無人此等從何處來諧貌短小嘗因瘦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

嘗而徐言世稱諧善用三短有文集十餘卷時南北通好每遣聘使必極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諧及李神僞屈元明王元景楊遵彥崔瞻其最

也梁使每入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館門幾成市當晏日齊高澄每使左右視之賓司得一言制勝澄大爲撫掌魏使至梁亦然

崔光附亮

光字孝伯初官著作郎與李彪參撰國書甚爲孝文所知重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二十便當作司空宣武時詔光爲太子師勅太子出拜太子遶南面再拜光北面立不答拜惟西面拜謝而出太子卽明帝也光尤信佛法老而彌篤嘗於門下有畫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綴臂上肩久之乃去人皆異之

光弟亮

亮初貧傭書餬口時隴西李冲當朝貴重兄光謂之曰彼家多書可因就學亮曰弟妹饑寒豈能獨飽自當觀書於市安能仰人眉睫乎光言之冲冲召與語曰讀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休退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不亮卽誦之涕淚交集冲奇之爲誡其子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愛之小崔生峭整清微汝宜敬之已官尚書孝文欲創選格詔羣臣舉一吏部郎曰必使才望兼允者徐思三日假已忽言朕素得人不可復煩卿矣徑驟徵亮亮入吏部創停年格識

者謂魏世失才自亮始

傳永

永字脩期少負奉勇不學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諫之不爲報乃始發憤讀書自是才兼文武孝文時永爲平南長史齊將魯康祖侵豫州永擊之度吳楚兵勢乘夜劫營來則必先記淮淺處以火爲號乃預設伏兵而密遣人渡南岸當深處置火以亂之其夜康祖果帥衆劫營渡舉火火競起不能復別深淺溺歟者無算伏兵夾擊遂斬康祖時兩月間捷書再至帝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能作露布惟傳脩期耳

孫紹

紹爲太府少卿曾因朝會靈太后見之謂曰卿年老矣紹對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爲遷依紹精祿命一日赴朝於衆中獨引吏部郎辛雄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歿盡惟吾與卿獨存未幾有河陰之難

鹿念

念嗜書能詩性介潔嘗爲冀定公子直中尉爲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鳴中華又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

莫令結響絕蓋子直少有令聞念欲其克終故託詩志諷也念嘗舟行詣徐至大梁而睡從者上岸竊木四束飼馬行數里念覺卽停船持繚三丈還至斫木處置之而返

賈思伯

思伯與弟思同少時俱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酬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永思伯後爲青州刺史特遣問遺鳳百繚復具車馬迎之鳳慙不住

祖瑩

祖瑩

卷二十六

七

孝昌中廣平王第掘得一古玉卽勅召瑩辨之瑩云此當是晉太康中于闐國王所獻因以墨塗字驗之果如瑩言人服其博物瑩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之好竊他文爲已用者瑩本范陽人孝文嘗謂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擲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

爾朱榮

明帝崩事出倉卒皆謂靈太后燭之榮遂與元天穆等密議舉兵入匡朝廷抗言聲罪表云舉潘嬪之女

以誑百姓奉末言之兒而臨四海因與世隆天光等謀立莊帝將渡河太后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時謂天下乘機可取輒詣朝士共盟於河陰至南北長堤朝士方下馬西渡卽遣胡騎四面合圍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盡殺之時王公卿士凡二千許同時畢命遂併沈靈太后及少帝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八

助言奉迎莊帝不敢入京將北向爲移都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時莊帝左右惟故舊數人耳榮自是每達口不寐不復敢宿禁中

莊帝雖爲榮所制而亦夙夜勵精榮曾啓北人爲河內諸州上不卽從天穆進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將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時皇后復以爭寵挾恨因曰天子由我家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卽自作今復誰決世隆曰兄若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

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自是快快不復以萬乘為樂
樂天柱將軍也

高恭之

恭之字道穆莊帝時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貴無所避
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
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怒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猶重
安得以私恨責之他日帝謂道穆曰日者家姊行路
相犯深用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方愧卿卿何焉

齊宗室

永安王浚

讀史微編

卷二十六

九

浚神武第三子文宣末年昏狂特甚浚屢諫備極遂
被收浚至盛以鐵籠逐與上黨王煥俱置北城地牢
飲食沒機共一處明年帝將左右臨穴謂諸令浚等
和之浚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慘然將赦之長廣
王湛進曰猛獸安可令出穴帝默然遂令壯士劉桃
枝就籠亂刺仍亂投薪火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其
尸皮髮皆燼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

彭城王浚

浚神武第五子嘗為滄州

絕塵民間幽隱

微服單衣沃縣主簿張達詣州夜投旅舍食鷄羹日

入謁浚謂曰食鷄羹何不還值也遂惶恐謝他適發
皆類此已徵為侍中士民送別悲號載道有老公百
許相率具饌白曰殿下來五載惟飲此鄉水未嘗此
鄉食茲行矣聊獻薄蔬浚重其意為食一口

樂陵王百年

百年孝昭子昭帝崩遺詔傳位武成未復手書云百
年無罪可置之樂處無學前人河清中白虹罔日再
重又橫貫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蓋之一夜
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百年常作數勅字賈德胃以
奏帝怒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決與妃為訣見帝

讀史微編

卷二十六

十

於涼風堂令寫勅字驗相似遂命左右亂捶擊之流
血偏地斬而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袂哀號不食月
餘亦外決猶在手拳不可開妃斛律光女

安德王延宗

周兵入後主奔鄴諸將無主延宗為眾所迫稱帝號
未幾與周兵戰力屈被執延宗在鄴以十二月十三
日晡時受勅守并州明日踐帝位是日即被圍經宿
至食時敗年號德

齊臣

斛律金

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各金從便易也然
替難之司馬子如以作屋況字始就初仕魏爲第二
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屬臣其行兵能
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燥地知軍度遠近入齊
以元勳佐命累官右丞相結婚姻一門一皇后二太
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盛而謙慎自抑嘗謂其子
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竇等無不傾滅汝
若有寵不能當衆無寵更無論矣我直以立勳抱
忠自致富貴非藉女也卒年八十

斛律光

讀史侯編

卷二十六

十一

光字明月工騎射嘗從文襄校獵射雲表一大鳥中
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遂稱落鵬都督自
結髮從戎百戰百捷嘗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
取爾十倍周卽歸之拓地五百里祖延挾私恨讓之
武成會西魏章孝寬忌光造謠云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謠傳鄴下延遂以此中之竟被殺
時邢祖信奉詔籍光家延於都堂問所籍何物信曰
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延厲
聲曰更得何物曰他無所有惟棗枝二十束蓋奴與
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以棗枝杖也延大怒爲下聲曰

朝廷已加重刑幸勿爲理信出人尤其抗直信慨然
曰好宰相尚欲我何惜餘生周武帝聞光必爲赦境
內後人鄴謂人曰光若不从朕豈得到此

彭樂

樂驍勇絕世每戰必陷陳神武西征與宇文泰對壘
樂乘醉深入被刺腸出內之不盡爲截去復戰尋敗
西師於芒山追秦甚窘秦還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
明日豈有汝何不亟趣前營收金寶樂從之獲金帶
一束以歸

孫季

讀史侯編

卷二十六

十二

季字彥舉爲文授筆立就而學沒行薄邢邵嘗謂曰
須更讀書季曰吾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十萬少與
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曰不如卿
季要其爲誓昇笑曰但知不如卿便是何必爾季悵
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又嘗服棘刺丸李諸謂之
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中間之大笑竟以醉卒

陳元康

元康性機敏能暗中書嘗從神武行間馬上號令凡
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並能記憶神武伐劉劼升
天寒雪深使人舉氍元康於氍下作軍書風飄運筆

筆不及凍俄頃數紙神武目之曰此人世間稀有何如孔子時稱三崔二張不如一康

杜弼

弼受知神武嘗謂神武曰臣內賊却討外寇蓋指諸勳貴掠奪民財者神武不答第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夾道而立使弼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出還入戰慄流汗神武謂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爾鋒冒刃百死一生縱令貪鄙所取處大奈何便欲一切繩之弼頓首謝

讀史餘編

卷二十六

十三

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弼擊擒之文襄曰試論思政所以敗弼曰思政不察順逆不識大小不度強弱有此三暗宜其被俘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自可還立

弼精玄理初嘗侍魏帝帝問佛性法性同異弼曰正是一理帝曰說者謂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帝又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便不能成狹

若定是狹便不能成寬以非寬非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帝稱善賜地持經一部

弼嘗與邢邵論名理邵謂人死還生恐是蛇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異因前生後何獨致疑邵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弼曰形墜魂遊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無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邵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知必不短於長秋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

讀史餘編

卷二十六

十四

時辨論往復邵終不能屈之

王紘

紘字師羅性敏辨幼時嘗見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讀孝經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曰君子防未然亦願留意時年十三耳十五隨父北豫州行臺適侯景與人論掩衣左右有引微管仲語謂在應右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最奇之賜以名焉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樂紘曰亦有大苦曰何

苦絃曰長夜流連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怒使燕于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絃大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苟免位僕射尚書冒危効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乃捨之蓋文襄遇害絃曾冒刃犯難故云

庫狄伏連

伏連鄆佞愚陋居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百錢買藥猶恨其多家百餘口常有飢色冬至日妻爲設豆餅問豆所從得云於馬豆中分之伏連大怒杖與馬食者積年賜物俱貯別庫令一婢專司管餉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十六

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以身惟敝禪而家積絹至二萬餘武平中被誅竝籍入

楊愔

愔字遵彥小字泰王幼喪母嘗詣其舅源子恭子恭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讀至渭陽未耶愔卽悲痛子恭亦爲歔歔仕齊朝典選二十年以獎擢入倫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人言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文宣失德愔多匡救身居大位門絕私交篋篋中惟圖書數千卷平原王隆之與愔比屋常見王門外有

富胡如許顧爾人曰我門前幸無此物後長廣王謀逆愔被殺賜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乃殺麒麟策蹇驢耶愔所著撰甚富多散佚

平術

術嘗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鄒文宣以告廟卽奉璽也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二漢相傳歷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沒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送建鄴歷宋齊梁陳庚景得之景敗時中趙思賢以璽投南充州刺史郭元建術因得之以進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十六

盧詢祖

詢祖贈文詞爲後生之俊嘗與李祖勳宴通文宣勅至督祖勳蠕蠕既破何無賀表勳亟屬詢祖祖操筆立就中有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之句世重其工天保末爲樂長城使意快鬱作樂長城賦以寄意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綠岡而殖但令十步而一芳余亦何辭於荆棘蓋以自況云

那邵嘗戲謂詢祖曰卿少年才盛戴角者無上齒懼不壽耳對曰詢祖初聞此言頗懷惕懼見丈人蒼蒼

在齋差以自安邵大笑性好臧否衆多嘗議宗人思
道言之詢祖曰骨肉還相殘況孰王周者萬國魏收
嘗譽思道而少詢祖詢祖聞之曰兄未能高飛者借
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翎翮耶子廣嘗言詢祖
有規檢補衡思道無冰稜文舉人以爲知言

裴謁之

謁之少負志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
上書諫言極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詞色
愈厲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彼正欲取後世名
耳帝投刀笑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偏不依爾
謁之少負志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
上書諫言極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詞色
愈厲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彼正欲取後世名
耳帝投刀笑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偏不依爾

名遣人送出

皇甫亮

亮字君翼性質朴文宣時勅有司各列勤惰亮三日
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文宣優容之所居宅欲賣有買者問其故亮每對曰
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卽流入牀下耳以是宅終不售
其質實多類此

高德正

文宣受禪德正實謀之婁太后問謂文宣曰汝父如
龍汝兄如虎尚猶以人臣終爾乃行舜禹事都因高

德正教汝文宣不悅既受禪晚年酗酒昏狂德正屢
諫文宣怒曰高德正每以精神凌逼人因以刀刺之
血霑地又令劉桃根斬其三趾送還家德正妻懼出
寶物滿牀將寄人而帝忽掩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府
藏中猶無此詰所從來皆諸元賂也遂并妻斬之曰
德正嘗教我誅諸元今殺之爲諸元報讐也

高昂

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兄乾嘗求婚於博陵崔聖念崔
不許昂與兄徑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其兄曰何不亟
行禮遂野合而歸事高歡歡甚得其力任西南道大

肅東條編

卷二十六

十八

都督行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歡實地上
之虎行經君所故出決酹卽陰之戰爲周兵所逼昂
知不免顧追者奮其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頭追者遂
斬其頭以去
昂少時父令就學昂不顧曰男兒當橫行中原取富
貴乃作老博士耶父曰此兒不減吾族當大吾門以
其狀昂藏教曹遂以爲名字父嘗謂人曰我四子皆
五眼我次後豈有人與我一銀土及父歿昂爲大起
冢同其父曰老公生平愁不得一銀土今被許土壓
竟知不其強橫無忌人以比項羽

王暕

暕字叔朗小名沙彌昭帝嘗斬人於殿前問暕曰此人合死不暕曰辜實合死恨未得死地帝為之改容帝欲以暕為侍中苦辭不受武勸暕勿自遠暕曰非不愛作熟官恩之熱爛耳暕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問暕妻暕令妻答妻終不言暕以手揅眉帝聞大笑

稀性閒淡嘯詠遨遊登山臨水無虛日時人謂之方外司馬嘗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畱連時相王使者召暕不時至明日盧思道謂暕曰昨赴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十九

召遲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暕緩笑曰晚來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畱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晉陽陷與同志避周兵行每不疾或尤之暕曰莫尤我我若能疾步久作三公矣

封孝琰

琰文筆不甚高而善談諧以風流自立和士開母喪一時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時有一士人亦與哭焉考琰入弔出門謂人曰嚴興之南下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失笑士開大怒

祖珽

珽嘗為山東課輸大納賂遂豐於貲又自解琵琶能制新曲每招諸少年譚集倡家陳元康元士亮輩皆其聲色游也諸人嘗就珽宿珽出山東大紋綾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夾賂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妻司馬慶雲女魏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至席間與諸人遊寢其淫縱無忌如此

武成帝禪位太子祖珽謀也珽遂被寵志圖宰相因疏列宰相罪狀帝大怒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某儉儉故收養之珽曰何

卷二十六

二十

不開倉賑給乃將入后官乎帝愈怒以刀鋸禁其口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帝少寬之珽輒曰有一范增不能用帝又怒曰爾乃比我項羽珽曰項羽入身亦何由可及羽布衣率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資得至此臣謂羽未可短若臣何止方范增縱擬張良未易及也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定漢嗣臣位非輔弼能使陛下尊為太上蓋爾張良亦何足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乃輟

日從光州刺史

陽休之

文宣崩朝士都哭臨休之惟頓眉而已無涕淚武問之答曰依哀詩泣實非本懷崔暹勢傾朝列其子達率年十歲能作五言詩會梁使在館暹持達率詩數首先示朝士因擬傳示梁客時朝士同聲贊和休之獨曰郎君聰慧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示達率暹然第後之

俊之位常侍嘗作六言歌其詞淫蕩俚拙村布流傳名爲陽五件侶等貴粹而賈之後之出見於市欲取改其書半變書者曰陽五古之貴人作此件侶君何

魏收

卷二十六

二

所知敢輕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嘗自稱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

魏收

收昔在京洛故有浮薄名入號云魏收驚蛩蝶文裏皆冥集東山謂曰魏收恃才須出其短時坐客往復數番收忽唱曰楊遵彥已屈情從容曰我雖有餘閒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近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裏喜稱善因曰向語猶微宜更直指惜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辦此文裏大笑曰吾亦有閒時合坐

皆大笑收雖深自理雪而不能振終身病之

初收北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及邵疎出子昇罪死收遂獨步一時然三家各有朋黨互相詆訾收每輒邵文邵則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又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頗推之嘗以二義問之僕射祖珽珽答云見邢魏之瑕瑜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子昇全不作賦邵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章表碑志直同兒戲耳蓋自志也

魏收

卷二十六

二

天保中帝嘗令羣臣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使魏書蚤成帝遂使專其事其書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收筆也然恃才作意輕任情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果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人地先嘗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稱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以貪虐獲罪而書云固在北平多惠政坐公事免官爾朱榮於魏爲賊而論云若脩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於是書成後收者百數共譏爲穢史收無子齊亡後家破發至暴骨野外

收叔季景雅擅文譽名在收而然收每心輕之兩人嘗同赴并州有頓丘李庶者李諧子也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輪之比邪邪輪者故尚書繼伯子大愚癡奸入市肆高價買物為商賈所嗤者人謂收以自矜故損家聲

收初仕魏魏帝宴百僚語次問何故名人曰時羣臣莫能對收進曰晉議郎並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鵠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在側頗為之惡梁魏通好聘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書至去彼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二

字而自稱猶著此蓋欲示無外意也收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遂依以為體

收初嘗副王昕使梁斯風流文辭收詞藻賄逸梁國臣主俱倍加敬禮先是李諧虛元明亦以聘使見重於梁梁主歎美曰虛李令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當復何若然不修細謹在使館多買吳姬入館其部下亦多買婢者收皆召入恣其淫誚梁朝館司頗因之獲罪人以是少之

周宗室

廣川公深

人多智畧齊遣將齊秦趣潼關文帝將襲秦而將進之深獨曰齊秦高歡驍將歡每仗之今大軍就蒲坂則高歡必堅拒實從外援內外受敵取敗道也若選輕銳潛出小關實性躁急必來決戰而高歡持重未即來救實可擒矣實擒則歡勢自阻迴師卻之可全制勝文帝喜曰正獲我心未幾復襲秦

高歡沙苑之役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惟歡恥失實秦懷諫強來所謂忿兵一戰擒之必矣何為不賀帝然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二

未幾歡果大敗文帝嘗言深是吾家陳平

東平公慶

文帝龍潛時常謂慶曰天元質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且法令煩苛耽恣聲色諸侯微弱又各令就國羽翮既剪安能高飛尉遲迥貴戚帝若聲望國家有憂必為亂階而智量庸淺于弟輕佻終必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非池中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寡謀無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意素無籌畧恐終為人所誤不足多虞已而其言一一皆驗

周臣

牛文忻

忻有智畧善左右馳射捷疾如飛自十八從戎每戰必勉文帝之陷并州拔晉陽皆其謀也尉遲迥作亂忻以五百騎襲迥精甲三千斬獲畧盡迥下迥背城結陳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上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乃徑射觀戰者觀戰者卒驚數萬人轉相騰籍聲若雷震忻遂傳呼曰賊敗矣乘勢殺入迥軍大敗

王思政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二五

思政漢王允後孝武入關思政決策西魏實自此始政雖被遇文帝而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帝一日大會諸將愕滿為樂出綾錦十段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決賭曰先得盧者即與之諸將徧擲大至思政乃攸客跪曰王思政竊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圖報知已若此念頗實願擲即為盧若中懷不誠神靈亦當明之使當殺身以謝所奉言訖即拔佩刀橫膝上時諸將驚愕帝正欲手掣止之而一擲已盧矣遂拜受賜明當更深

蘇綽

綽字令綽博覽羣籍通世務文帝嘗與周惠達論事達不能對出以語綽綽為量定而達呈之帝曰誰為卿議此達以綽對帝曰吾亦聞之久矣此真奇士遂任以政高歡入寇竇泰被擒綽之謀也綽每出遊帝必預署空紙授綽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第啓知而已綽以奉職精思遂成氣疾卒年四十九帝為痛惜及葬舉酒酬之曰尚書平生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方擬共定天下而遽捨我去奈何因慟哭失聲不覺危墜於地

蘇亮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二本

亮有機辯善談笑文帝甚重之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至一歲三遷亮曰才致之不怪其速也與從弟綽俱知名世稱二蘇亮第湛從蕭寶寅西討寶寅將叛使姜儉詣湛湛問輒舉聲大哭儉曰何遽爾湛曰閨門百口即時屠滅那得不哭哭數十聲謂儉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議豈有辦哉行見荆棘生王戶庭矣未幾寶寅敗

韋孝寬

高歡入寇以玉璧衝要先攻之連營數十里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當其止處城中故有二高歡孝寬

令更縛木接之極高多積戰具爲禦歡曰縱彼縛樓至天我能穿城取彼遂於城外鑿地道孝寬卽掘長塹要其地道每穿至塹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兵有在地道內者便下火以皮排吹之人皆灼爛歡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敗孝寬又縫布爲纆隨其所向懸布空中車竟不能及城城外又縛松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燒樓孝寬則作長鉤利其鋒刀俟火竿舉卽以鈞遙割之松麻俱落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於中各設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頗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欄捍之

讀史集編

卷二十六

二十七

敵終不得入

歡旣盡其攻擊之術而無如之何乃遣祖孝徵呼寬謂云不聞有援兵何不降也寬報曰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自逸豈有旬朔之間便須救援且孝寬關西男子肯爲降將軍乎歡乃爲募格射入城中云能斬寬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卽手題其背射城外云有斬高歡來者賞一依此格歡時苦戰六旬傷及疾病者幾七萬智勇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竟忿恚歎孝寬善用間

疏者時主帥許益孝寬託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陰遣謀取之俄斬其首至

汾州之北離石以南生胡抄掠爲患孝寬擬於要處置一大城而地入齊境衆難之孝寬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岳甚懼孝寬曰吾計之審矣十日可竣役此中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便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墜足得辦矣已齊人至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南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皆軍營竟收

讀史集編

卷二十六

二十八

兵去不十日而殺竣

時斛律明月末政齊朝頗爲國患孝寬參軍曲巖者精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字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樹不扶自豎遂陰遣謀人流傳其語於鄴下時祖孝徵正與明月隙一聞卽潤色之以聞於朝未幾明月誅

武帝旣平晉州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今朕惟共二三少年一舉平賊公謂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耄惟有一寸赤心他無

然書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克定關右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尉遲迥為相州總管朝廷詔孝寬代之迥因有異志寬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齊書候寬寬留飲與語察知有變遂稱疾徐行因遣使相州求醫藥密伺迥動靜到湯陰悉其反狀遂馳還所經橋道盡撤之悉括驛馬自隨又勅驛將蜀公將至必多備餽酒芻粟以待已迥果遣眾追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處輒停留追者遂不能及尋以計破迥

世康恬素好古不以得喪榮懷任絳州刺史悠然有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二十九

止足之意貽其子弟書曰吾宿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志除三惑心慎四知奉不貪以為實處脂膏而莫潤今老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必春有疾便辭其雅致如此性孝友以諸弟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達乃舉父時田宅盡推與之世康孝寬兄子

元嚴

嚴字君山雅以氣節自許周宣帝昏狂特甚京兆丞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言極切至帝大怒將殺之朝臣莫有救者嚴慨然曰威洪同日尚可俱死況

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遂詣見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成然所以不顧死者其意單欲取後世若陛下殺之是成其名隨其術中也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竟獲免

王悅

悅字泉喜大統三年侯景據河南叛來附請援文帝欲遣將助之悅進曰侯景之於高歡始為鄉黨之情未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誼有同魚水乃歡始死而景便二夫豈不知君臣道缺蓋所圖既大不恤小嫌也彼尚能背德高氏豈肯盡節朝廷今若援以兵而張之後非惟景不為池中物亦恐朝廷貽笑敵國帝納其言梁遂中其禍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三十

杜杲

陳安成王瑱梁亡時曾沒入周陳文帝立歸魯山於周周乃還瑒命杲送之文帝謂杲曰家第幸蒙禮遣然不歸魯山恐亦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在關中特威陽一布衣耳而於陳為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推已及人故德音勃發若知止倖魯山固當不食一錢況魯山係梁舊地梁即本朝藩臣梁亡魯山自合歸國奈何以尋常之上倖骨肉之親乎使

臣猶不可聞何以聞諸朝廷也陳帝慙

孟信

信事魏孝武爲趙平太守絕餽遺茹苦良久山中一老人忽以他酒餽信和顏勞之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餽念久食菜欲爲卿受一他樽酒吾自有不能相費也於是乃自出酒以鐵鎗溫之出薰青菹爲肴而別以一鎗借老人令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老人再拜勞他進之酒盡別去

信去官後居貧無食家惟一老牛其兄子賣之以供薪菜券既立信適從外至問故知其賣也因告買者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三十

曰此牛先有病小用卽發君勿買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不安謂曰但見與亦未必須其力信必不許其入乃文帝帳下人帝聞爲之歎美尋舉太子少師

李德林

德林四歲時誦左思三都賦一覽成誦高隆之歎異徧語朝紳於是鄴京人士多造宅求觀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召今文集陰陽緯候無不徧涉尤善屬詞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當繼溫子昇隆之笑曰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時德林未字收謂必至公輔卽以公輔字之初仕齊入周授內史

上士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期今日我乃得驅使作文書檄爲大異時以比麒麟鳳凰

于謹

武帝時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帝嘗幸太學餐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几席於中楹南面大師晉公護升階拂几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坐大司寇楚公寧升階正爲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跪授爵以醕有司撤皇帝乃北面立訪道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三十

曰很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教之三老起立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治本在忠信古人去食去兵終不去信又曰爲國有法法者國之紀綱賞罰不可不必願陛下慎之語畢皇帝再拜受教三老答拜禮成而出

盧光

光字景仁性崇佛道文帝狩於檀臺山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問左右曰若等有所見不成曰無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臺一丈得瓦鉢一枚名一帝歎異因命立

及爲京兆郡舍數有怪前後郡將皆辭居者尤不顧竟人居之其所乘馬忽升廳事南面而立光絕不以介意卒無恙

裴俠

俠年七歲猶不能言一日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遂言後世周爲河北郡守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輒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疾竟廖字文護聞之曰裴俠病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而疾愈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賀若敦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三三

陳將侯瑱圍逼湘州敦奉命赴援值糧匱敦令聚土以米覆之敵不得窺虛實土人每以輕船載米粟餉瑱軍敦令僞爲土人船中伏甲士瑱軍望見以爲餉船至來迎敦出甲士盡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令別牽馬趨船而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船不肯上後乃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伴招瑱軍謂投降者瑱兵來迎競牽馬馬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自後有實饋餉及亡奔者瑱俱不信敦後以失職怨望誅臨死呼其子若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蓋誠以慎言也

蕭大園

大園梁簡文帝子四齡卽能誦三都賦長瞻文詞梁亡入周廢王追問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諸餘傳猶可抑揚帝紀隱則非實實則攘羊奈何大園對曰作史妄也卽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宗爲顯宗紀是成例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亦安得而隱之矧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園師遂克不園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今基旣拔矣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未幾齊滅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三四

園深信陰果棲神間曠嘗作詞以寄意畧云拂水寒雲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夫知不逸羣行不高物而勞勞辛苦一生豈不僻哉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塢舍叢林環堵幽薄近瞻煙霧遠瞻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蔬園居前果園在後二頃以供餽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儼莊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披良書採至履歌箕纂唱鳥鳴有朋言遠揚確古今因嘆相遇談談殊

稽崇不可支斯亦足矣孰與感足人絆申頸就羈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云

讀史快編卷二十六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三五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七

讀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隋宗室

蔡王智積

智積父整文帝堅弟也初倚婦家勢凌帝帝銜之每言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借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也智積以父嫌常懷危懼聽政之暇惟端坐讀書門無私謁與二三文學士交延坐惟設餅果酒行三酌便止或勸管產業答曰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讀史快編卷二十七

也吾幸無可露更何營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故答曰多讀書廣交游才由是益有才亦能致禍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令更益薪以助火勢賊竟不得入

河間王慶

慶傾曲善候時變嘗爲滎陽太守李密據洛口倉城中糧且盡密遣慶書畧云江都荒漚流宕志歸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濟涉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發發蕭牆空以七

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竟降密

密既破慶復歸伺及王世充僭號妻以女署榮州刺史已世充又敗慶又欲携妻還長安妻曰國家以妾奉侍箕箒蓋欲申誠款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國事貼危公乃負囑託為全身計非妾所能知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安用妾願送還東都慶不許妻竟沐浴觀粧飲藥歾

房陵王勇

勇既立為太子不得於母獨孤后居性妬不喜畜嬪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

妾而勇甚寵昭訓雲氏妃元氏無寵偶心疾二日薨后怒甚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刻自矯飾以悅母每獨與蕭后居不御姬妾后益喜廣乘間進曰臣失愛東宮恒恐鴆毒過於杯杓后大怒曰蜺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竟不作夫妻專嬖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遣人投藥忽爾逝今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惡我在尚爾我必後魚肉汝可勝言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痛苦廣復再拜泣別去自是知后意移與楊素謀奪嫡蜺地

伐勇小字也

秦玉俊

俊有巧思好奇技嘗自運斤斧作水殿為香塗粉壁玉砌金堦相棟間局以明鏡綴以寶珠無所不極上闢怒責免官有諫者言王罪不至此帝忿然作色曰若如爾意何不別置天子兒律及薨王府官為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子孫不能保徒與人作鎮石耳卒不許

元德太子昭

昭煬帝長子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和文帝與文獻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

后適至帝時患腰痛舉手憑后昭見之即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敬乎大奇之因謂曰當為爾娶婦昭輒應聲泣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往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爾出外懼將遠離是以啼耳上歎其至性

齊王暕

暕煬帝第二子太子昭既薨立暕為太子故驕恣多不法帝亦入閤漸疎暕而暕亦每懷危不自安父子常相猜也暕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作亂帝初聞猶顧蕭后曰得非所貴時化及已今人據

陳尚臥未起賊進陳驚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蓋意帝捕之也賊竟殺陳并其二子陳公猶不知殺者爲化及

隋臣

高穎

穎字昭玄有幹畧開皇初帝嘗咨以取陳之策穎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集賊必屯兵禦守便可廢其農時及彼聚兵我還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忽濟師出其不意破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四

賊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害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日可令彼財力俱困帝用其策卒敵陳陳平晉王欲

牛弘

牛初弘爲秘書監表言書有五阮因請廣獻書之孔子開素王之業定禮刑詩正五始闢十翼而秦皇御宇墳籍一燬畧盡此一阮也漢興藏書置策校書置官考成遺謁者求遺書於天下劉向父子奉詔校典斯盛而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二阮也光

武嗣興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於是蘭臺石室祕牒填委及獻帝移都圖畫繼帛盡爲帷囊收而西者殺七十餘乘而西京大亂一付燔炬此三阮也魏文更集經典藏在秘書內外三閣令鄭默刪定舊文朱紫有別晉代承之荀勗檢定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復遭散佚此四阮也永嘉以後寂滅無聞及劉裕平姚雅意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爰景滅梁雖從兵火而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五

蕭繹因之公私收集至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已周師入郢繹盡焚之外城存止十一此五阮也邇者御出軍本合一萬五千餘卷而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舊目未及其半誠宜發明詔縣購賞不可令王府所無而私家乃有上納其言遂下詔獻書一卷養一緣於是二二年間篇籍浸備

楊素

素字處道多權智有將畧馭戎嚴整每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必先令一二百人嘗敵陷陣則已不能

陷陣而還無多少悉斬之又令一二百人復還進如向法以是將士股栗人懷必死戰無不克

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命素討之先是諸將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但可自固耳乃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大喜以爲天賜下馬拜天及戰素奮擊衝突任意破其十萬衆又嘗出雲中擊虜虜走素追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乃令騎稍後獨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雜虜中竝行而虜不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塞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本

素既位極人臣尋常賞賜動以巨萬嘗賜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子玄感位柱國玄縱淮南郡公諸子無汗馬勞俱位柱國刺史后庭伎妾曳綺繡者以千計其妻鄭氏性妒素忿之曰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奏之坐免第宅華奢制擬宮禁家僮有飽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皆江南士人汝爲奴其勢饒極盛近古未有也

煬帝待素外示殊禮而內實猜忌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卽收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視賜以上藥然必密問醫惟恐其不死也素亦自知名位

已極不肯服藥語其弟約曰我豈須東活耶生平貪饕無厭諸都會處邸店水磴田宅毋慮千百

素既精武畧而尤工文詞先在周武帝時嘗令爲詔下筆卽成詞義兼美帝嘉賞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對曰但恐富貴來過臣臣何心圖富貴將卒前猶作五言詩七百字以贈番禺刺史薛道衡詞氣頓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乃若是乎有集十卷

劉行本

行本性剛烈有不奪之志文帝嘗怒一郡將舊之行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七

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願行本直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言若非當致之理又安得輕臣而不願遂置笏於地徑出上追謝之爲原管者後爲左庶子太子一日得名馬令夏侯福乘觀之太子悅因令行本亦乘本正色曰臣職在輔導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于慙

韓禽

禽慷慨有膽畧開皇初伐陳之夜禽實爲先鋒以五百人宵進遂襲采石因與賀若弼共執陳主捷聞帝下優詔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是公功也

及至京會弼爭功會曰弼先輕敵損士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並刀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納之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

賀若弼

弼自陳平後每自許宰相已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意頗怨望上謂曰吾以高類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惟堪噉飯何也弼曰類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上曰朕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以八千兵渡江擒陳叔寶竊以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弼固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徊久之特令除名上嘗數之曰公有三太猛疾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突厥入朝上嘗命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不能當此乃命弼弼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時嘗與弼論將畧弼曰楊素韓會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謂誰弼頓首曰惟殿下所擇意蓋以自許也已卒被誅

蘇威

威字無畏事文帝以直亮見重帝嘗欲殺一人威諫不聽當前去帝欲出威輒遮止之帝拂衣入良久悟謝曰公乃能如是帝嘗言楊素才辨無雙至斟酌古今非威匹也威若當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然政尚苛細嘗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遂激變江南至有生鸞縣令而啗其肉者或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能使我誦五教不朝議以此短之

楊玄感反帝懼密問威曰此兒聰明得不爲患耶威曰蠢疎非聰明也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及天下大亂宇文述猶言盜賊少不足慮帝問威威對曰臣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九

不知賊多少但憂其漸近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榮陽汜水蓋帝不喜言亂故婉以寓諷云威子曼有盛名嘗與博士何妥議樂朝臣同變議者十八九妥志曰吾庸闕函丈四十餘年乃爲昨暮兒所屈

宇文愷

愷強記博覽尤多巧思大業中爲將作大匠煬帝北巡欲誇耀天秋愷奉勅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列侍衛下施輪軸離合轉移倏忽若神運或欲見之莫不驚愕帝悅甚賞賚無算時議復古明堂制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圖謂張衡

象用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今此圖以一分爲一寸推而演之皆出証據相發明說甚詳文多不載

長孫晟

晟性通敏涉書記善彈射嘗奉使突厥有二鵬飛而爭肉突厥主攝圖與晟二矢請射之晟一發貫雙鵬攝圖大驚喜開皇四年晟又奉使賜公主姓爲楊氏時攝圖奉詔不肯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不拜亦復何言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於是攝圖笑謂曰須拜婦翁遂讀史休編 卷二十七 十一

千金公主

張乾威

煬帝時乾威爲謁者大夫素謹愿太守楊紘等十餘人朝見帝問咸曰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熟視乃對曰淮南太守楊紘帝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不識參見何人耶咸對曰臣非不識紘亦石建數馬足意耳帝嘉之咸嘗得一遺囊於道令其奴目負囊行道中因得遺囊者還之

裴矩

文帝幸東都裴矩以蠻夷朝貢者衆諷帝大徵天下奇伎陳端門街令各見所能以誇示諸夷時永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士女傾國縱觀終月而罷又令肆店各設帷帳盛酒食掌蕃者率蕃夷入肆貿易所至悉令延坐恣其醉飽於是蠻夷歎美謂中國爲神仙

煬帝在江都屈突通數問至帝爲失色左右驍果多有逃散者帝憂之以問矩矩多伎巧謂帝曰車駕西此已二年驍果之徒無眷屬則無固志臣請聽其納室帝大悅曰此真奇計遂令矩檢校將士召江都境讀史休編 卷二十七 十一

薛胄

胄字紹玄文帝時爲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尋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適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僕代比至秩滿公私不覺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

力會經賜代爲郡豈得疑之君襲乃又速俱羅言固請曹呵君襲竟收之道力引伏

杜正玄

開皇中詔舉秀才正玄試策高第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妄舉徑抵策於地不視時選期將盡曹司爲重啓素素意在試退正玄乃手命題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且曰吾不能爲君住宿可未時急就正玄及時脫稿素讀幾遍大驚曰真好秀才命吏部優敘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三

房彥謙

彥謙仕大業中知王綱不振遂棄官去結廬蒙山隱居志嘗從容獨笑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吾獨以官貧所遺子孫惟此清白耳文筆恢廓開雅有古人深致又精草隸人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所交皆知名士雖冠蓋成列而絕無雜賓也初開皇平陳天下一統論者皆誇太平之感彥謙獨謂所親李少通曰天下方憂危亂耳少通初不謂然已卒驗

張衡

衡字建平在煬帝時以爲隱居思特見親重帝自喻

林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衡即馳至河內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抵其家悅其山水畱賞三日因謂衡曰昔從先皇拜太山塗經洛陽瞻望及此深恨不得一過不圖今日乃恆素心衡俯伏謝奉觴上壽帝爲盡歡因賜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一圍緣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辭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蓋爲此也不足辭衡拜受先是帝奪嫡之謀實衡首建其後卒以罪賜

裴蘊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三

蘊性機辯善逢人主意大業初禁網疎闊戶口多漏蘊嘗歷刺史深悉其情因奏令有司親檢閱又許民互糾但糾得一丁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於是郡縣上計增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至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覽狀喜甚是歲大業五年也未幾楊玄感反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百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則相聚爲盜耳不盡誅無以絕后蘊即峻法令爲殺數萬人帝大稱善

蘊既讒殺薛道衡又欲問蘇威帝一日問威以遼事威不願帝行又欲帝知天下多盜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後不必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令關內

及山東賊歷山飛張金稱等別爲一軍出遼西道又令河南賊王薄孟讓等並給舟楫浮滄海道此輩皆於免罪必競務立功一歲間可滅高麗矣帝聞不憚威出蘊奏曰此大無謂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於是威父子並除名

李密

密字法主折節嗜學喜談兵少與楊玄感爲刎頸交玄感之謀逆也密進三策曰天子遠在遼海公若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關中四塞吾批亢擣虛傾其根本爲我造基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一

十四

此中計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則計之下矣玄感曰公之下計乃爲上策密知計不行退謂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勝吾屬爲虜矣未幾玄感敗玄感既敗密亦被執與其黨七人俱送帝所七人多金密令盡出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近矣此物無所用之幸用相痊其餘悉以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既出關密每夜設宴極歡行次邯鄲醉使者一夜七人盡亡去密詣淮陽變姓名劉智遠聚徒教授村舍經數月鬱鬱不意得爲賦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怪之以告太守密乃復亡去

來護兒

護兒自幼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鐙踊躍用兵素豹飾孔武有力乃捨書歎曰大丈夫當爲國滅賊取功名安能區區筆硯間乎及長爲世父報讐斬虜頭祭世父墓因入關開皇初楊素討高智慈護兒從時賊據浙江岸連營三百餘里船艦蔽江聲勢大震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夾之賊難與爭鋒公請嚴陳以待勿與接刃別假奇兵三千潛渡江掩其壁使賊進不得戰退無所歸此韓信破趙策也素然之護兒乃以輕舸暗渡徑襲其營因縱火燬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十五

酸障天素遂乘勢一鼓破之智慈遁入海

周羅睺

羅睺好兵書任俠自喜有文武才陳尚書孔範嘗言周羅睺執筆作賦還如馬上揮戈大業中出兵絳晉中流矢而卒柩還行數里輿馬無故忽止策之不動飄風旋繞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耶於是風靜馬行是年七月其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至期其靈坐所發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者已絳州城陷止其日云

李譔

諱字士恢仕隋爲侍御史見風俗日薄有公卿甫沒而愛妾侍姬旋爲人有者因上書言妾雖微賤親承永履斬衰三年豈容裁被衰紵速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僂入他人之室更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交契情若弟兄而及其云亡杳同行路朝臨其死夕規其私方便求娉以得爲限詎既薄於朋友情可槩於君臣上覽嘉之遂詔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譙譔又以文體輕薄上書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江左齊梁其弊尤極遺理存異尋虛述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十六

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門既啓愛尚之情彌篤於是閭里童昏青游總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傲誕爲清玄指儒素爲古拙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矩模構無用以爲用也疏上朝野傳誦之

高孝基

孝基歷仕周隋工吏事馮掖武鄉有女子焦氏者既瘞又輦嫁之不售偶樵採於野爲人所犯孕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中省才基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或以爵氏或以居氏此

兒生在武鄉可卽姓武孝基名構以字行

梁毘

開皇中華陰多盜朝廷妙選能吏楊素特薦毘爲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其家人豪縱多不法毘一以法繩之絕無寬貸一日朝集素謂毘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毘答曰奉職一心正恐負公所舉耳素笑曰前言戲之卿奉法不撓素所望也

毘兄建緒亦素以直亮著故與文帝有舊帝初陰有禪代謀一日謂緒曰且躊躇共取富貴建緒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語非僕所聞帝不悅開皇初緒以息州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十七

刺史來朝上謂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處上笑曰朕雖不解書亦知卿此言不遜

梁毘

文帝時楊素擅權百寮震懼毘獨上疏曰竊見越國公素幸遇愈隆威權愈重親戚子弟兼州連縣夫奸臣竊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親詰之毘抗言曰素作威作福殺戮無制當太子蜀王之罪廢舉朝無不驚惶而素獨揚眉奮肘喜見顏色豈非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乎帝竟無以屈時

朝士無不股栗者上自是亦稍疎素

柳義

或字幼文文帝時國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戟已列門外尊當厭卑子宜避父豈容門外既設內閣又施頴聞歎服右僕射楊素嘗以微譴勅送南臺素侍驕貴人坐或林或從外入見之徑身立階下端笏整容謂曰奉勅推公罪素遽下或遂升坐據案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深銜之

沈光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十八

大業中朝廷有事高麗光以驍果應募時用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敵十數人賊競擊之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手攀之復上望見者俱爲神恆帝馳召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劍良馬

宇文述

高麗之役述將九軍至鴨綠水糧且盡士有饑色時乙支文德窺之謀疲述每戰輒作北述一日七戰皆捷恃驍勝遂濟薩水去平壤城僅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謂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

在所通知士饑不可戰入平壤險固未易拔遂計其降而還衆半濟賊從後擊之遂大潰九軍敗績一日夜行四百五十里至鴨綠水九軍計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惟二千七百人帝怒甚爲除名

述從帝江都遇疾篤帝遣中使往視問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下一降臨中使反命帝遣司官魏氏往謂曰公危困朕憐相煩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幸早除之望不破臣門戶魏氏反命竟隱其言後化及逆謀盡智及導之也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十九

外戚

李惠

惠魏思皇后父也爲雍州刺史廳事有燕爭巢關且累日惠令掩捕獲之問左右能斷其曲直不並辭惠乃自以弱竹彈兩燕已釋之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寧忍痛無捨彼去者本圖倖福反以買禍理無固心耳羣吏服其深察

儒林

李業興

業興性嗜學家藏書萬卷嘗師事徐遵明於趙魏間

時漁陽鮮于靈護者亦聚徒講授業典一日詣靈
靈復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業典然不答靈
復說左傳業典因問大義數條靈復不能對於是振
衣起曰羌弟子正如此徑還自是靈復生徒大半俱
就遵明

業典家世農夫鄉音不改嘗使梁武帝問其宗門多
少答曰陸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
答曰業典猶被笑試遣公去當被罵矣邢子才云爾
婦疾癲或問實耶業典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
信者半誰檢看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十

道惡其狂率如此雅精術數高澄征穎川業典曰往
必勉勉後函澄既勉欲以業典厭函竟被殺

劉書

畫字孔昭閉戶讀書而文多綴雜詞極古拙舉秀才
不第嘗製賦一首以六合名篇自謂絕倫呈魏收收
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
愚於文畫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疥
駝伏而無斌媚卒不售

畫自謂奇才每言我數十卷書使行於世不易齊景
之千驪也齊昭帝詔求直言畫聞喜曰董仲舒公孫

弘可以出矣乃求詣上書然卒不收畫嘗夢見貴人
若吏部尚書者補畫交州典俊令寤而審書記之未
幾卒卒後旬餘其家幼女忽作鬼語云我被用為典
俊令暫歸辭別其聲恰似畫

熊安生

宗道

安生著撰甚富而性迂愚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
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神道去今七十二世舊有
碑為村人埋匿安生信之往掘地求碑不得遂訟之
官連年不決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
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亦無此號安生乃率其族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十

向塚而號嘗通客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
才諱雄士開諱安稱為觸觸生時人目為腐儒與同
郡宗道暉相友善

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
舉肘則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齊任城王潛怒
而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失
體復躡屐而去冀人為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
暉展李洛姬肚時稱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
守洛姬婦人

文苑

溫子昇

昇字鵬舉晉溫嶠裔避亂入魏嗜學工屬文東平王
匡嘗博召詞人同時射策者八百許惟子昇孫奉等
二十四人擢高第時諸士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
盡屈其辨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之
北也梁使張臯嘗寫子昇文傳之江表梁武讀而奇
之曰曹植陸機乃生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傳標
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濟
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
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凌顏轉謝舍任吐沈後爲高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十二

澄所配餓之晉陽獄中食敝襦歎

荀濟

濟字子通初與梁武帝爲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
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墨作檄文又上書譏佛法
忤梁武遂歸魏館崔陵家後被任以謀誅高澄被執
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自傷年幾摧頽恐功名
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想故挾天子誅權臣時
澄猶惜其才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
澄何謂反於是遂屠殺之

柳謩

謩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
太煬帝嗣位謩常入侍宴讀帝與妃后對酒或逢
典會輒召謩與共欄同席尤恨不能夜召命工刻木
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謩每月下飲輒令
官人置之坐相酬酢爲歡笑焉後從幸江都卒

崔祖海

開皇初祖海以射策高第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
每更日來往二王間及河南反晉祖海自此別去豫
章王念之不已移書書畧曰足下博聞強記鈎深致
遠視漢臣之三讓似陸象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夢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十三

續史快編

二十三

澤吾兄先築郭隗之宮常設穆生之醴今復大啓南
陽新開東閣想時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
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樂風流若此何樂如之高
視上京有懷德祖書不盡意多慙子建云祖海報
書畧曰伏奉明教榮脫非恒心靈自失理高象繫管
谷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五色相宣八
音繁會鴻池播美鸞樹騰聲望我清塵悠然絕路祖
海燕南賓客河朔情游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
尺況復桑榆漸暮暮暮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
以燕求馬骨薛養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

以起海比報德而非難堙昆崙以爲池匪酬恩而反
易真龍將下誰好空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
抑揚損上益下曹植倘預聞高論豈殞令名楊脩若
竊在下風詎虧淳德云云祖潛名廢以字行

疾白

白字君素敏辯滑稽嘗舉秀才通脫無威儀好爲俳
諧雜說所至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同
退朝白望見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謂牛羊下
來耶文帝聞其名召與語甚愜令於祕書修國史每
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時人傷其薄命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十四

循吏

寶璣

璣事神武爲長史嘗上表論麟趾新制云伏讀新制
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者外夫
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竊所未安時
尚書郎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外便是子
殺天下豈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所之璣復曰
既不告母便同殺父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
何所之乎議卒停寢

蘇瓊

瓊字珍之幼嘗從父謁父友曹芝芝戲問曰若欲官
不瓊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大歎異仕齊除清
河太守發獲若神境內盜賊屏跡至鄰郡富家各將
財物寄界內親識以避盜盜劫冀州富人成氏甚急
成告曰吾物實寄之蘇公處矣盜遂引去尤嚴儼遣
郡人樂陵太守趙頌者年八十餘五月得新瓜一雙
自來奉獻頌恃年老苦請瓊爲勉畱縣之梁上人聞
趙頌爭獻新果已知瓜猶在相顧而去

魏德深

德深初爲貴鄉長政清淨惟約束吏事而官府寂然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十五

常若無事未幾調館陶長貴鄉人傾城送之見館陶
人欣然擁去號哭追隨乃問關詣闕乞畱詔許之及
詔至館陶人以爲詐羣訟之郡會持節使者至兩縣
人共詣白爲斷歸貴鄉於是貴鄉人復欣然擁之去
而館陶人復相望號泣遂有徙家從之者
先是館陶有趙君實元寶藏者二人負大力素把持
令長自德深至二人杜門不敢出深銜之會越王侗
徵兵於郡寶藏輒謀以德深率兵東赴而自遂以武
陽叛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知本土從賊念
其宗親每東向慟哭人謂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

此僅二十里汝必欲歸誰復相禁何自苦其人垂涕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因道路阻艱乎其得人心如此

酷吏

崔暹

暹爲瀛州刺史性酷暴民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行村落中見一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遭此瀕兒刺史暹默然去

田式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本

式仕隋文帝時爲襄州總管政峻急雖至親昵無曲貸女婿杜寧自長安來省式局之內齋久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散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而後宣讀尋被譴除名式志甚不食至索椒欲自殺椒不得則陰遣侍僮市毒藥妻于奪棄之式又怒臥不起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前流涕曰大人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不久必復召用何至此式歛起抽刀斫信信急避之刀中門得免上聞謂式罪已深也復其官

燕榮

榮爲幽州總管鞭笞動以千數人或自陳無咎榮曰今日受後有罪當免及後有犯即細過仍過之人曰前許有罪見原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乃敢弄我計遣弘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糠一秕輒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中乃至再三已更付獄弘嗣妻詣闕訟上怒甚賜貳方術

李順興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本

順興字智作愚人莫之識言時事多中嘗於隆冬著單衣跣行水上或入浴不謂寒家嘗設齋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盛餅即往取之日不移影而葉至其家去池則十數里也蕭寶寅反召順興問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有百年者有十年者有一年者有百日者寶寅敗才百日冠道士冠人有思之者不數日輒至時呼爲李練大統十三年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曰何爲答曰笑破蠕蠕耳一時莫解其說及蠕蠕滅憶其語爲作與像於老君側順興杜陵人

懷特師

特師不知何許人飲酒啖肉語默無常大統十七年春忽著白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特師曰汝亦著王亦著也三月而魏文帝崩已復著一白絹帽左右復問之特師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特師又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

賈子儒

子儒官御史精相術崔暹嘗引子儒私視高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而眈速非帝王相也未幾澄遇害魏正始初有沙門學相者遊懷朔舉目見人皆富貴之表以爲無此理燔其書而後乃一一如言故知相法自不虛也

徐之才

之才精醫術而無行武成時與和士開陸令萱母子備極卑狎歷位僕射嘗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也之才從文襄求得之和士開每淫其妻之才有時遇反爲之避曰妨少年戲笑

馬嗣明

嗣明精方脈能前知人生死邢邵惟一子大寶年十八雅負時名偶患傷寒嗣明爲診脈退語楊愔曰卿公子傷寒不藥自差然脈候不佳恐不能出一年矣已而果然愔以是重嗣明愔嘗患背腫嗣明以線石塗之立愈作煉石法以蠱黃色石如鷲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內頸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旋和醋塗腫上無不卽差者

施僧垣

僧垣在周會武帝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二六

卷二十七

二九

覆目不能視一足學縮又不能行急召僧垣垣以爲諸病雜發不得並療軍中所急莫先發言爲處方進藥帝遂言次療目又次療足未幾俱愈比至葦陰帝霍然矣自是詔令隨駕不許出鎮帝後幸雲陽寢疾垣視脈出內史柳昂私問之答曰天子上應天心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未幾帝崩

列女

房景伯母

房景伯母覽書傳有高識景伯爲清河太守有訟于

試呼其母子來吾有以勸之景伯爲呼入崔處其母於榻與其食令景伯如常行溫清禮而立其子塔下使執視未及數日子悔罪求歸崔曰未也特其面懸耳更需之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亦涕泣然後聽歸竟以孝聞

符承祖姨

承祖姨楊氏媳婦也承祖本閩人文明太后貴寵之諸戚皆乞其餘潤而惟楊獨不屑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致饋多不受惟常著敝衣自執勞後承祖每遣與往迎之則臥不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三十

熊國夫人

夫人沈氏高涼人其先世爲南越首領夫人自幼習其家風善料敵設奇諸越畏服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慕之聘爲子寶妻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旱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將杜平虜率兵入嶺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嶺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遂仕在州無能爲也宜

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恐彼必不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則然可圖矣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覲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乘虛擊之遂大捷因督兵與陳霸先會於嶺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已霸先受禪冊封夫人

孝女王舜

舜父子春與其從兄長忻素不協齊亡時長忻乘亂與其妻謀殺子春舜時止七歲二妹琛五歲璿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家二妹漸長陰圖報復一日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我今欲共汝往報汝意何如二妹垂泣曰惟姊命遂於夜中各持短刀乘間入長忻家殺其夫婦還告父墓因自詣縣待罪縣令以聞文帝嘉歎特原之恩倖

王叔

魏永明時王叔以給事中幸於文明太后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綵絲鉅萬計而人莫知叔有二女將嫁先入宮中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帳中及女登車太后送過中道時人皆謂天子太后嫁女也叔卒

之日送葬者千餘人皆編冠纓經舉聲號慟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和士開

武成時士開以尚書僕射兼侍中寵愛彌篤或累日不歸或一日數入武放還俄頃即追或不至連騎促喚前後賞賜無慮鉅萬夜以繼旦姪襲微都無復若臣之體每謂武成云從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情作樂一日快活可敵千年勞徒自勞苦帝大悅

穆提婆

讀史快編

卷之十七

三二

提婆本姓駱以其母陸令萱依媚穆昭儀因改姓穆令萱本以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嬭呼姊姊令萱巧媚百端於宮中獨擅威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阿彌皆為義士提婆迷朝夕帝側大被親狎母子勢傾中外自太后以下無不受攝制者解律后廢令萱欲令昭儀正位中官時胡后方寵令萱以厭盛衛間之而密為昭儀具寶帳列珍玩坐昭儀帳中趨白後主云有聖女出大家試往觀及既見即獻媚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遺何物人作皇后於是遂立穆氏為右皇后而胡氏為左昭儀胡

以穆為正皆令萱所為也

韓鳳

齊後主時韓鳳高阿彌肱穆提婆

附號曰三

貴靈國害政日滋月甚壽陽既陷報至鳳與提婆仍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奉命築戍城於黎陽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歷和如此

僧偽附庸

後秦姚萇

萇燒當羌後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

讀史快編

卷之十七

三三

初事苻堅堅伐晉以萇為龍驤將軍謂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之號初未假人今特相授時左將軍宣衡以為此語不祥堅默然及慕容泓兵起萇遂乘堅敗僧稠秦王堅奔五將山萇繼之新平佛寺未幾病夢堅將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后宮宮人迎長刺鬼悞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必處拔不出血石餘縋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長乃狂言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也尋歿

北涼蒙遜

魏太武時沙門曇無讖者東入鄯善自言能使鬼療

病令婦人多子因與鄆善王妹曼頭陀林淫事
亡奔涼州時沮渠蒙遜寵之號曰聖人無識以男女
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而
召之蒙遜不遣

梁蕭啓

啓字理孫昭明太子第三子工屬文精佛典性不飲
酒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猶云遙聞其臭經御婦
人之衣並皆棄去不更著或一幸姬媵則臥病累旬
又惡見人白髮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
葉帽晚見于戈日尋威畧不振不勝鬱憤爲著愁時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三四

賦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未嘗不叩齋抱恨歎吒者久之竟以憂恚歘
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
三十六卷並行於世

蕭琮

琮有文學善騎射嘗道人伏地持帖自奔馬射之十
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周文帝時徵入朝國亡隋煬
帝甚重琮封梁公琮性澹雅不營職務惟縱酒自適
楊約言之琮曰使琮復事事亦何異公約笑而退琮
嘗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

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矣莫陳此復何疑素曰鉗
耳羌也族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
前聞素慙而退

四夷

高句麗

句麗國有二京其官凡十二等官之最尊者曰大對
盧貴者之冠曰蘇骨多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
秋每歲初則聚戲浪水主王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
水入水分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喧呼競逐再三
而止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土出三尺馬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三事

所謂果下馬也

勿吉國

勿吉於東夷最強國南有從太山俗甚敬畏之不得
於山上漫汗國無牛有馬有鹽池鹽亦生木皮上國
人滌手面以溺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禮成
其父母春夏秋立埋之冢上作屋舍不沾濕若秋冬
秋則以其尸解貂貂啖其肉則取之他種種與隋史
鞬鞞畧同

烏洛侯國

國人尚勇不茹霜雪野積而無寇盜之虞其國西

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
七十八室有神靈太武帝嘗遣中書李敞告祭勒文
石壁而還國中諸水皆合於難水東入海西北有於
巴尼大水則北海也

流求國

流求俗無文字望月盈虧以紀時節睹草木榮枯以
爲年歲凡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
亦呼王名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墾田之
鋪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王所居壁下多聚燭骸以
爲佳大業初海師何遜等至其國每春二時天清風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三本

眞臘國

國中多奇樹婆羅那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
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果實似瓜葉似杏實
似楮葉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
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

吐谷渾

吐谷渾有子六人長子吐延爲昂城羌姜聰所刺劍
猶在體急呼子葉延以屬其大將絕拔塗然後抽劍
歎葉延才十歲壽草爲人皆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

中則嗥叫涕泣其母曰賊讐已屠膾矣汝何自苦葉
延泣曰誠知無益罔極之痛不能自釋耳母病三日
不食葉延亦不食三日性嗜書自謂始祖封昌黎公
吾爲公孫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
谷渾氏

晉義熙初國主阿豺立自號沙州刺史沙州者部內
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嘗登
西強山望墊江源顧左右問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
由何郡國入何水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
出宕渠始名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海阿豺喟
讀史快編 卷二十 三本

然曰水尚知歸吾乃無所歸乎遂遣使通宋獻方物
阿豺有子二十人長子緯豺病革召諸子弟告之曰
先公車騎舍其子度而以大業屬我我敢望先公之
舉而以私緯乎其以慕瓚繼車騎者樹洛干豺所從
得位兄也慕瓚亦豺弟又謂其子曰汝等各奉吾一
雙箭俄命母弟慕利延曰汝試取一箭折之利延卽
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延不能折豺曰汝曹知
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儻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
訖而死

于闐

國之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所有辟支佛跏趺處雙跡猶存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城東二十里有大水曰樹支水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有大水名達利水二水會合俱北流所謂黃河也隋大業中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見王髮其年必儉

大秦

國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西海之西有河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又西有白玉山白玉山西有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三八

母山所謂玉爲堂者也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即日入處失之遠矣

蠕蠕

蠕蠕者其先白號柔然魏太武帝以其狀蠢蠢類蟲故改號蠕蠕數傳至社輪遂大強盛盡有沙漠之地自號豆大可汗豆大猶言駕馭開張也道武聞之謂尚書崔宏曰蠕蠕昔來寇掠曾駕犍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犍牛伏不能前人有教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卒不易遂爲敵所虜頑秦若此今社輪學中國法置戰陳大啓邊害道家言聖

人生而大盜起信哉

突厥

隋文帝時嘗遣開府徐平和使沙鉢略可汗沙鉢略因遣使致書書云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誼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緡絲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

讀史快編

卷二十七

王九

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意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慶則至諭之稱臣沙鉢略曰何謂臣其屬曰隋稱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力也贈馬千疋鉢略名攝圖

沙鉢略可賀敦本周千金公主文帝時改大其姓楊氏其子入朝宴內殿引見皇后沙鉢略大喜是歲貢不絕公主雅知文藝平陳後主以陳叔寶

屏風賜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
自寄詩云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空
自寫丹青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暗成敗懷
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昭君曲偏
傷遠嫁情上聞惡之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可汗及義城公主捧朝
行宮獻馬三千疋帝大悅時啓人欲改服飾上表曰
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室
臣種末為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姪惡共相殺臣臣
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
讀史快編 卷十七 四十一

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必命養
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歎者
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令還如聖人先帝於天
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
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詔曰但使
存心孝順何必改易衣服不許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讀宋書目

帝紀

武帝 五則

少帝 一則

前廢帝 二則

明帝 一則

志

曆 一則

樂 一則

符瑞 三則

五行 三則

列傳

文帝后袁 一則

明帝后王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一

劉穆之 二則

傅亮 二則

謝晦 一則

王鎮惡 二則

劉德願 一則

趙倫之 一則

王仲德 一則

張淹 一則

朱齡石 一則

劉鍾 一則

張興世 一則

宣城太守韞 一則

營道侯義恭 一則

臨川王道規 三則

王誕 一則

謝景仁 一則

謝述 一則

庾炳之一則

謝方明 一則

羊玄保 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蔡興宗二則	范泰一則
	羊欣一則	張敷二則
	王微二則	王華一則
	王曇首一則	何承天一則
	杜驥一則	王敬弘一則
	謝靈運二則	南郡王義宣一則
	劉湛一則	范曄一則
	徐湛之二則	始安王休仁二則
	顏延之一則	沈攸之一則
	王玄謨二則	顧覲之一則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	
	周朗三則	孔覲一則
	袁粲一則	郭原平一則
	潘綜一則	余齊民一則
	周續之一則	劉凝之一則
	雷次宗二則	索虜二則
	大且渠一則	倭國一則
	訶羅施一則	呵羅單一則
	迦毘黎國二則	元凶劼濬五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讀宋書

梁吳興沈約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紀

武帝裕

孫恩自句章敗復北出海鹽帝拒之慮眾寡不敵一夜偃旗匿眾若為已遁者明旦但使羸卒數人登城賊遂問劉裕何在答曰夜走矣賊信之遂稍懈帝乘懈奮擊大破走之即追賊及於泥瀆時海鹽令子鮑嗣之以吳兵千人請為前驅帝曰賊多精兵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吾事敗矣嗣之不聽帝乃為設伏四而但多置旗鼓而每伏實不過數人也明日賊以萬眾來兵既交旗鼓四起賊不測虛實輒引退嗣之竟以追奔沒於賊

桓玄將篡使其兄謙密問帝曰楚王德望隆重朝廷似宜有揖讓之舉卿謂何如帝心圖玄乃陽應曰王宣武子勲德蓋世晉室寢微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爾便是真可爾未幾篡先是劉牢之既敗何無忌謀於帝曰吾將安之帝曰卿可隨我還京口使玄必能守節者我與卿事之不則與卿共圖

之今方是玄嬌情任算之日必且用我輩也已果委
任如舊卒滅玄

帝之起義也檀憑之何無忌協謀焉羅落橋之戰憑
之敗歟先是有善相者言帝與無忌皆大貴惟憑之
無相帝謂無忌曰吾等既屬同舟理無偏異吾徒皆
富貴檀何獨殊正在不解及憑之戰歟帝因自知必
捷遂進屯覆舟山覆舟玄所屯大軍處也帝乃計令
丐夫張旗幟山上以爲疑兵而躬率勁騎常先奔之
將士皆殊歟戰無不一當百乘風縱火煙燄漲天是
時呼聲動天地玄遂大敗將子姪乘輕舟南走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

帝既北伐盧循乘虛入犯劉毅敗於桑落京師震驚
於是孟昶等便欲擁天子北渡以避鋒銳帝曰重鎮
外傾強寇內逼人情惶駭竝無固志若一旦遷動大
勢瓦解江北寧復得至乎今兵雖少尚足戰若其
克濟臣主俱休苟阨運必至吾寧橫尸廟門以歿社
稷不能向草間求活也吾計已決卿勿復言昶乃自
爲表曰臣裕北討衆竝不同惟臣贊裕致使強賊乘
間臣之辜也謹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遂仰藥歿而
帝從容謀議竟滅循

帝性簡易寡欲內庭無珠玉紈綺之飾諸主出適道

送不過二十萬諸子旦間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褶
帽如家人禮萬幾之暇時出神虎門逍遙從者不過
十餘人一日幸徐羨之宅羨之住西州帝輒步出西
掖門及羽儀絡驛追隨已過西明門矣

少帝

帝字車兵有膂力善騎射解音律卽位後多過舉於
羣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
與左右引船唱呼爲歡樂一夕游天泉池卽龍舟而
寢徐羨之等謀廢之幽於吳郡已逼之金昌亭爲門
關所踣而歿皇太后令云居帝王之位好皂隸之役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

處萬乘之尊悅厮養之事蓋實錄也

前廢帝

帝性驕縱在東宮時已屢爲孝武所詰責嘗因書迹
不謹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諸凡猥戾日甚
何以頑固乃爾及踐祚誅戮無度諸大臣無不震栗
者尤懼鬼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
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
兒已因巫言羣林園竹林堂多鬼遂親射鬼竹林是
夜爲壽寂之等所弑

時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夫與陛下雖男女有

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時吏部郎褚淵貌美主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逼迫備至而誓終不回乃得免

明帝或

帝在藩時好讀書愛文義嘗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然性多忌諱語言文字稍疑凶敗者必回避犯必加戮如改駙字爲馬邊瓜以駙近禍字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二百年期訖更啓又禁稱白門有誤稱白門者變色熱之曰白汝門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四

其愚癡如此

志

曆

按鄒衍子、周爲火行張蒼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秦漢雖殊而周之爲火一也今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或云神母夜哭赤帝子殺白帝子以證漢火斯又不然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且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土自火子漢以土爲赤帝子秦以水爲

白帝子也

樂

周褒有前漢虞公者善歌歌能令梁上塵起秦青者善謳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伎忽辭歸青餞之郊爲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遂困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陬門糧匱乃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逆旅人辱之娥因曼聲悲謳一里老幼俱悲愁垂涕三日不食遽追之韓娥還爲曼聲長謳一里復喜躍忼舞忘其向之悲也因厚遺之去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五

符瑞

武帝裕生於丹徒生之夕神光照室甘露降於墓樹父以爲奇徵因名奇奴後養於舅氏改名寄奴少嗜酒自京都還宿逆旅逆旅姬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盤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亦至此逆旅姬曰劉郎飲室內可入共飲生入驚出謂姬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姬遽入視則帝已覺矣姬問生何見曰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也生異日以白謐謐戒勿言而厚結帝

元嘉十四年春大鳥二樂秣陵民王顓園大如孔雀

頭足高羽色五采聲音諧從衆鳥如山鷄者隨之行
三十步頃飛東南去彭城王義康以聞改所集處名
鳳凰里孝武孝建元年春鳳凰見丹徒楊賢亭雙鵠
爲引衆鳥陪從武昌王渾以聞

元嘉中以嘉禾上獻者前後三十二見皆一莖七穗
九穗惟二十二年生華林園者一本百六十穗二十
五年生華林園者十株七百穗園丞梅道念以聞時
江夏王義恭吉陽侯沈演俱上嘉禾頌

五行

晉惠帝世梁國女子有已受聘而未嫁者其夫戍長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本

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父母逼之不得已去尋得病亡其後夫還問女所在家人具道所以夫不勝哀悼往省女墓私發冢開棺哭之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爭之訟之官官不能決以聞於朝祕書王導議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詔從其議

晉惠懷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蓋自咸寧太康後士大夫皆尚男寵甚於女色遂致陰陽氣亂而妖作晉安帝義熙中無錫人趙朱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列傳

文帝叢后

后袁氏初生子劭自詳視之急白帝兒狀異常必破國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聞狼狽至手禁之止卽元凶劭也已帝寵潘淑妃甚后憤鬱崩上頗悼念后既崩時時作靈有沈美人者帝所幸也偶以非罪見譴賜歿經后昔所住徽音殿前過此殿自后崩久閉矣美人至前流涕號呼曰今日無罪就歿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憲戶忽豁然應聲開有司以白帝帝驚往視美人因得釋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七

明帝王后

后王氏諱貞風其事上以剛正見憚廢帝無度后時爲皇太后后屢訓督之帝不悅會五月五日后賜帝玉柄毛扇帝怒其不華遂欲醜后已令煮藥左右詭說之曰若行此事官家便應作孝子豈得復出入行樂帝曰汝言大有理乃止

劉穆之

穆之天才敏辦事武帝內總朝政外供軍旅賓客輒奏求訴百端一切諮稟盈階滿室而能應之充然目覽詞訟手判成案耳行聽受口相酬應絕不參游養

膽舉又與朱齡石並工尺牘常於帝坐共答書白曰
至中齡石得八十兩而穆之直至百兩

穆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鰾魚嘗詣孟靈休靈
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邕輒取食之靈休大驚邕曰
吾性好嗜此於是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被取以飽邕
邕既去靈休與何晏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
血邕後爲南康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
鞭瘡痂用以絡腸

傅亮

亮在少帝時以布衣儒生僥倖際會既居宰輔兼總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八

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爲作感物賦以寄意敘之
云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於
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煩飛蛾翔羽翩翩滿室赴軒幌
集明燭者必以燠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
感莊生異鵠之事與彼同迷而忘返鑒之道此先師
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感遂賦之
云賦文多不載

亮既廢少帝奉迎文帝於江陵道賦詩三首其一云
風懼發皇邑有人祖我舟僂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
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仕倦長路君轡可以收

張邴結晨軌疎董頓夕輶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甞
性命安可圖懷此忤前脩敷衽銘薦誨引帶佩嘉謀
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
忠誥豈假知識微發直謳蓋亮亦自知必傾故詞多
悔懼意而卒不免亮又著演慎論甚妍麗

謝晦

晦既敗被執檻送京師於道中作悲人道詞終云但
憚耕今從祿暗世道今艱故規志局今功名每謂之
今爲易今定謚今圖棺慙明智今昔議雖待盡今爲
恥詹厚顏今靡真又云百齡兮浮促終焉兮謝克臥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九
盡分斧斤理命今同得既至與兄子世基同伏誅世
基亦有才臨歿爲絕命詞云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
翼一朝失風水翻爲蜃蟻食晦續之云功遂睥昔人
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王鎮惡

鎮惡王猛孫也以五月五日生猛見奇之曰昔孟嘗
君生惡日而相齊是見亦必興吾門矣遂名鎮惡年
十三苻氏敗投颺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鎮惡謂方
曰若遭英雄主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永相孫
才調如此何憂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

後從武帝入關定三秦師次龜池造方升堂拜其母厚加酬賚卽授方龜池令

武帝親討劉毅鎮惡爲前驅先是毅貳於帝稱疾表求從弟劉蕃爲副武帝僞許之而陰令鎮惡先以百舸直上鎮惡旣受命卽晝夜兼行在道揚聲皆言劉充州上於是津戍及所在居民皆晏然不疑未至江陵五六里毅將朱顯之出問何人猶答言劉充州問充州何在曰在後顯之候良久但見兵不見蕃而江津舟艦被燒煙燄突起鼓角甚盛始知僞也急馳告毅才入城而鎮惡馳及之門關不得下矣遂攻殺毅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

蕃爲充州刺史故云

劉德願

德願性粗鄙爲孝武帝所狎帝特寵股貴妃妃薨旣葬猶數與羣臣省殷墓一日願謂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願應聲號慟撫膺擗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醫人羊志哭殷氏志遂鳴咽他日人問志卿得此副急淚志答曰吾爾時自哭亡妾耳蓋志時新喪妾也

趙倫之

倫之以外戚故久居方伯然生而鄙野茫無所知仕

至領軍將軍光祿大夫范泰好戲嘗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謂汝資地能任當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致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詣泰

王仲德

仲德世事苻氏苻氏滅仲德時年十七起義戰慕容垂敗走迷道不能前困臥林中忽青衣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復來携飯食仲德食畢且行水潦不能渡忽一白狼前至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行仲德隨之獲濟自是南歸事武帝漸以功名顯前後凡三臨徐州因於彭城立佛塔奉白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一

張淹子像誌河北所遇也

張淹

淹爲東陽太守每逼羣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於是一罪人有至數千拜者坐免官淹從祖祿嘗爲琅邪王郎中令武帝賜王鵠酒一甕敕祿齋往祿受命竟中道自飲之斃時重其義烈

朱齡石

齡石少好武事輕佻不檢其舅將故俸勞齡石嘗使舅偃臥而自剪紙方一寸貼舅枕因以刀子懸擲之相去七八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怖甚懼拂齡石訖

不敢動舅頭有大痛齡石伺舅眠戲割之舅竟死

劉鍾

朱齡石伐蜀鍾爲前鋒既至去成都僅二百里齡石以天時熱甚而賊嚴兵固險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進曰前已揚聲言大衆向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從外水卒至出不意蜀人破膽矣賊今阻兵不戰蓋懼不敢戰非能堅壁爲持久計也因其危懼盡銳攻之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自老彼漸知吾虛實設盡撤涪兵并力來拒爾時求戰不獲軍食不繼將不爲蜀子虜乎齡石恍然遂決策進尋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三

斬譙說破蜀

張興世

興世累戰功仕至光祿大夫左衛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嘗謂興世曰吾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應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可吹興世將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爲之減撤

湘雍刺史輶

韞宋宗室人才凡鄙以歸誠明帝特寵之爲湘雍三州刺史輶嘗使善書者圖其出行圖簿羽儀時自

戲玩一日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者指輶象問曰此何人而在輶上輶曰正是我世爲傳笑

營道戾義基

義基凡鄙無識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嘗謂輶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基曰士衡初不相識不知何以忽見苦人士競傳以爲笑柄

臨川王道規

道規善謀斷有將畧桓玄既敗西走江陵畱何澹之守湓口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舟而身寄他舟時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三

何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者諸將曰澹之不在此舟雖得何益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舟固也既不在此守衛必弱而我以勁兵攻之必成擒矣擒之則彼且以爲失軍士而我徒揚言已得賊帥則我氣盛而彼必懼懼而薄之迎刃之勢也道規喜曰此名計即從之一鼓而舟獲遂鼓噪唱曰斬何澹之矣賊駭惑以爲然竟瓦解

湓口既克進平尋陽因追玄遇玄於靖嶢州道規兵不滿萬而玄兵勢甚盛諸將皆憚之議退道規曰彼衆我寡強弱勢異今若畏懦不進必爲彼乘雖至尋

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惟怯已經奔敗眾無固心決機兩陳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曹操官渡皆以少制多吾雖才謝古人豈得先爲自弱遂麾眾力進大破玄軍尋斬玄

盧循入寇聲言已破京邑而桓謙荀林復會兵交逼於是江陵人士竝懷異心道規知之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自足相濟諸君若欲去者竝不相羈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而泉威懾服莫有去者是時眾請遣檀道濟到彥之共擊謙道規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四

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親往其事不決乃自將攻謙或曰荀林近在江津伺吾動靜若乘虛來攻吾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豈無他奇謀彼謂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取謙一往必克彼沈疑間而吾已還矣謙敗林必破膽事可兩收也未幾果斬謙還復斬林初江陵士庶頗有通書於謙謀爲內應者及是檢獲其書道規令悉燒之羣情大定

王誕

盧循據廣州誕被畱吳隱之亦與焉久之誕進說曰

誕寓此中被蒙恩眷士咸知已敢忘稱塞願本非戎旅圖報無繇念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在委任公私際會定可得當自効也猶愈處此空移歲川循然之他日又謂循曰將軍畱吳公似非完計孫伯符豈不欲畱羣子魚獨以一境不容兩君耳誕尤大然之於是遂與隱之竝脫還

謝景仁

景仁太傅安孫也桓玄篡時武帝嘗謂景仁諮事景仁與語因畱共食食未辦而玄召景仁玄性猜急俄頃間騎詔畱至武帝不自安屢求出景仁不許曰主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五

上見待要應有我方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少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性矜嚴每唾或唾左右人衣必聽一日斛濯以是景仁吐左右必爭來受

謝述

元嘉中張劭以贖貨下廷尉述爲表劭舊勳帝原之述語其子綜曰主上矜劭夙誠將加曲恕吾啓謬逢其會故見誅納耳若此啓宣布便爲侵奪主恩卽今綜對燭燼之帝後嘗謂劭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而述時已亡矣述先爲義康長史與劉湛共事已湛被誅義康亦外鎮將行歎曰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

言進述亡而湛存宜吾之得罪也帝亦曰謝述若在義康當不至此

庾炳之

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淋然其領選貪黷無厭聞劉遵考有材即乞材見好燭盤即乞燭盤荀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者謁炳炳之問曰有好牛不云無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曰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張幼緒嘗語人曰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束縛猶未得解手其在尚書中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六

令奴酤酒亦利其百十具爲何尚之所列

謝方明

方明常爲江陵縣治不拘文法嘗值歲除欲盡遣諸囚歸寧三日時有重囚二十人左右切諫以爲不可方明不納悉縱之囚父兄皆驚喜流涕以爲就死無恨及期二人不還方明不聽捕討其一人先因醉不能行逮二日才至其一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方明謝曰不須見囚自來無何囚果至蓋因失期懼責遂巡里中里中人爲之

無逃者

羊玄保

玄保子二文帝並賜名一曰咸一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善其時何尚之亦雅好基吳郡褚胤年七歲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世胤父榮期與藏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奕基之妙超絕今古魏肇犯令以才獲免父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其命使異術不絕詔不許

蔡興宗

薛安都據彭城反後復遣使歸順朝遣張承奉軍迎之興宗曰安都歸順事誠不虛今若撫之以和遣單使責咫尺書可耳若重兵迎之彼必疑懼恐招引北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七

虜爲患不測如謂叛臣必宜剪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宏矣且安都外據強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臣爲朝廷憂之不聽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嬰索虜抗戰我師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初興宗父廓罷豫章歸起二宅東宅先成以居兄軌子興宗宅未立而廓亡後軌罷長沙還遺錢五十萬補宅興宗時年十歲曰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母悅而還之軌慚謂其子諶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蓋其識力高卓自幼然矣

范泰

泰字伯倫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忱嗜酒一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以傷生自游處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語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可說忱嗟歎良久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遜忱曰茂度慢然則何如殷覲忱曰伯道易武帝嘗問謝混泰於名輩可誰比混對曰故是王元太一流人

羊欣

欣汎覽經籍尤工隸書年十二時從父烏程會王獻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八

之爲吳興太守甚相知愛獻之嘗夏月入縣欣方著新絹裙置寢獻之輒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此益善欣嘗造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出見時靈運在坐退謂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爾易衣拂席欣由此益知名望蔡混字也欣每拜官輒辭病不入覲武帝文帝並恨不能識之

張敷

敷性簡貴風韻甚高嘗赴假往江陵武帝適欲遣一沙門詣江夏王義恭謂敷曰卿以後編載懷道人道中可得旨昭敷對曰臣性不編雜竟不奉旨中書舍

人狄常周趙並縮樞要以敷同省各家欲詣之趙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顧左右謂曰移我牀遠客趙等失色而返

敷有至性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云已亡卽不勝哀慕求母遺物止得一畫扇卽珍藏之每至感恩卽開箚流涕及父亡吳興敷奔訃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自是鏹瘠成疾世父茂度特譬止之敷愈慟絕久始甦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乃反爲害未幾卒顏延之書弔茂度云賢弟子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十九

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豈謂中年奄忽長逝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

王微

微素無宦情託志採藥之遊累徵大官俱不就江湛舉爲吏部郎微與湛書畧云弟心病亂度非但寒覺而已騁會忽扣閭里咸驚祥怪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耶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今雖王道鴻臚或有激勵於天表必欲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

又皆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
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益驚乎生遭太公將卽華士
之慘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馮衍才浮其實光武
棄而不齒孔明有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沈無古
人之才槩于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
否恐君逢此時亦或不免高閣乃復假之不知已者
豈欲自比衛賜耶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
公孫倅毛髮之文莊生縱滌濫之極終不能舉其契
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
衣而不朝鬼谷以揣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也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十一

君平公云生我者殺我身夫入爵猶且滅生安用
吏部郎哉時袁淑見書謂爲訴屈微嘗言文情不怨
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故其詞致都若此

微嘗與何偃書畧云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
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自信攝養有徵故門冬
昌木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薰白首
家貧乏役至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採之
吾嘗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
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
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書績亦鳴鶴識夜之機盤紆

紛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

王華

華與會稽孔甯子並有富貴之願時因徐羨之等秉
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
泊船甯子曰此殺君亭何可泊也命去之華每閒居
輒諷詠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
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曰當見太平時不已
羨之等誅華遷侍中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文帝
所任與華相埒華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
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十一

王曇首

曇首有識局喜慍不形於色兄弟分財惟取圖書生
平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玩飾武帝常言此宰相
才也文帝入繼大統曇首有佐命功帝每指御牀謂
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將議封曇首曰豈得因
國之災以爲利已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意怏怏曇
首固乞吳郡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後以
疾遜位未幾卒左右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慟之
曰非王家衰直是我家衰耳

何承天

承天劉人儒吏百家無不博覽尤好奕棋頗廢事文帝嘗賜以局子承天表謝上答之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其勿謝嘗爲著作佐郎撰國史時承天既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荀伯子謝之呼爲姁母承天曰此爲鳳凰將九子何云姁母

杜驥

驥有才而性傾險元嘉中嘗奉命守洛陽洛陽城既不治又乏糧到彦之敗驥便欲棄城走慮禍及會帝遣姚聳夫將千五百人迎大鐘於洛水驥乃誑之曰洛城雖弱今修理幸已堅完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二

君肯率衆見就其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鐘未晚聳夫信以爲然及至見城不可守輒引去驥遂委城南奔白帝曰本欲以歿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喪不可復禁上大怒竟殺聳夫驥子幼文以貪橫致富家列女伎數十絲竹聲不撤晝夜廢帝每微行輒從幼文門牆間聽其絃管積久不平遂誅之

王敬弘

敬弘性恬靜不耐應酬女適何述之述之尚之弟也一日往看女會尚之出寄臥尚之齋中遣二婢守閣俄而還聽入曰正熟不堪相見尚之爲徙他室

見兒孫歲中不遇一再見見必勉日子恢之嘗請假東還定省敬弘勉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如是者數四假將盡恢之乞奉辭敬弘乃呼前既至閣復不見恢之不得已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

謝靈運

靈運詞賦之美江左莫逮而性豪奢放浪山水翫稽太守孟顗表其有異志靈運爲詣闕自陳疏畧云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我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於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組豆之學指爲逆節之萌山棲之事而構陵上之覺影跡無端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二

橫罹讒譴終古之酷未之或有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求歸歸款仰憑天鑒云文帝知其見誣置不罪以爲臨川內史

靈運在臨川遊放不異永嘉仍爲有司所糾帝復原之而彭城王義康堅執文致其獄竟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嚴上

南郡王義宣

義宣在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義宣謫劣無學孝建時聽臧質言起兵犯順已敗歸江陵近侍崔靈寶教令慰撫賓客引漢高祖敗終成帝業語義宣忘之云項羽千敗衆皆掩口後與五愛妾同入獄俄而五妾被遣出宣號慟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尋盡於獄

劉湛

文帝時湛自江陵還朝時義康專執朝權殷景仁獨當時政湛結義康以傾景仁於是僚屬及諸附錄皆潛相約結無敢造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一日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恃老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四

范曄

曄嘗言人者神賦欲著無鬼論及坐孔熙先獄將伏誅乃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又語人曰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其謬亂如此收曄家樂器服玩竝極珍麗妓妾皆有盛飾而母所棲止甚單陋惟一厨盛樵薪耳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絕無所顧惜士論以此少之餘詳南史

徐湛之

湛之武帝姊子會稽公主其母也武帝微時甚貧嘗於新洲伐荻服布衫襖皆敬皇后手製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出此示之及湛之得罪文帝將致辟公主急持錦囊入宮見帝不及行禮竟從囊中取納衣擲地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吾母爲汝父手製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戕害我兒子上乃號哭湛之得全

湛之性極俊縱使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十餘人皆三吳富人子裝飾妍麗每出入悉載之後車時安成公何遜無忌子也臨汝公孟靈休孟昶子也其車服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五

脩膳競以豪華相尚京師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及湛之出而二事之美兼於何孟時江湛爲吏部尚書絕餉饋甚貧宴一日上召之值湛潸永稱疾竟日永乾始得赴牛餽人求芻湛良久曰可與飲

始安王休仁

景和中廢帝狂悖無道忌諸父竝囚之殿內凌曳無復人理時休仁休祐及明帝形體俱肥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明帝尤肥則號爲猪王仁爲殺王祐爲賊王良海王禪最凡劣號爲驢王又以木槽盛飯內諸餅食授令和勻掘地爲坑穿實以泥水俟明帝內坑

中令以口就槽中食用爲歡笑

帝又嘗於休仁前使左右逼淫休仁生母楊志妃左右不得已竝順命大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曲意奉旨盡諸醜狀一日欲殺明帝令保之縛手脚以杖貫其隙使人擔付大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曰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乃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時廷尉劉矇妾孕臨月帝迎入后宮冀生男立爲太子故云其後休仁竟殺於明帝

顏延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本

延之有才名性狷介長子竣饒貴重權傾一朝延之心惡之資供絕不受嘗乘羸牛車逢竣鹵部卽屏住道側嘗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大起先延之謂曰善爲之母令后人笑汝拙也嘗蚤過竣見賓客盈門而竣猶臥不起怒曰出糞土之中升雲霓之上而驕盈若此其能久乎卒敗

沈攸之

攸之以貳於蕭道成王師致討武陵王贊督軍攸之遣王戔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永爵命已及親黨辨救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

若此復欲何求所爲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也旣貫誠於白日不獲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族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落他人之手未審於聖心何如耳卒見殺

王玄謨

孝武時人有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者及爲雍州刺史又以處置失宜境內嗟怨民間遂訛傳玄謨欲反於是諸郡郡議與兵討謨玄謨第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而馳啓自白於帝帝知其誣報曰梁山風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七

塵初不介意且卿年六十反欲何爲聊復爲笑以伸卿眉頭蓋玄謨性不妄笑人言其眉頭未曾申帝故戲之也帝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葦茶供春膳粟漿充夏餐晚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帝曰玄謨爲老僧凡四方書疏皆稱老僧云

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齒缺號之齧時劉秀之儉客呼爲老慳呼王玄謨爲老僧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集會故多所賜予使其瞻謝傾陪以爲歡笑又寵一崐嶠奴子名白圭常在左右令杖擊羣臣

顧覲之

覲之吳郡人明帝特爲本郡太守性廉貞中子綽財甚豐賈賁責鄉里覲之禁不能得一日謂綽曰我嘗不許出賁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不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何在綽大喜盡出諸券一大厨覲之乃悉燒之卽宣詣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券書悉燒矣綽懷恨彌日

周朗

朗性嗜奇雅有風氣孝武時仕廬陵內史爲州司所糾還都表謝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惟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虎三食人蠱鼠犯稼以此二事仰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蠱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朗爲建平王奉軍營上讒言中語節儉款云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更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箭身未時親目豈常視是爲櫝帶寶箭著衣也且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菹肉者不可稱紀是故商販之室飾等王宮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云書極切直幾三千言

朗嘗報羊希書畧云吾幸病不及死役不逮身蓬梨

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林惟苦積塔砌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變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警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權然不覺是羲皇後也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云書幾二千言其雅致都類此

孔覲

覲嗜酒中酒輒彌日不醒恒使酒仗氣孝武帝每欲引見必先遣人覲其醉醒然明曉政事醉日雖多醒時判決無有爽悞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猶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九

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後以反誅臨歿求酒曰此吾

袁粲

粲字景倩幼失怙小字慙孫清整有風操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主不任其苦亦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力權然今我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飲泉耳人故若此後以齊禪列節公

孝義

郭原平

原平有至性事親孝尤嚴餉饋無妄取家園饒竹人有盜其荀者原平偶與遇盜走陸溝原平悔輒於溝立小橋爲渡又嘗抹荀置籬外聽人取鄰曲慙遂無復取者文帝崩原平慟哭日食麥料一枚如此五日人謂曰誰非王民何獨爾原平泣答曰吾家見異先朝不能報恩私切感慟耳蓋平父亦以孝旌故云

潘綜

綜烏程人孫恩之亂與父驃同出避賊適與賊遇驃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十

年老不能疾行語綜自爲計綜不肯第向賊叩頭乞父命父曰兒壯自能走以老子故不走老子不惜歟乞活此兒賊乃碎驃綜輒抱父於腹下遂碎綜頭面凡四創綜罔絕忽一賊從傍謂曰此兒以歟救父真孝子殺孝子不祥乃得免

余齊民

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以病亡於家家人第以病報之計未至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且時時惶駭必有異故即束裝急歸四百里一日至至則知父歿痛哭絕久之復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恨

不見汝民曰相見何難遂拊膺號叫一慟而絕

隱逸

周續之

續之好讀老易嘗言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布衣蔬食謝絕徵辟終身不要妻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與劉遺民陶淵明並號尋陽三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朝謂其清真貞素思學鈞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遭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武帝亦深知之每曰續之心無偏吝真高人也

劉凝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十一

凝之小字長年慕老萊嚴陵之爲人立屋野外非其力不食元嘉中徵辟屢至皆不就臨川衡陽諸王屢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荊州饑衡陽王餽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見饑色者卽分與之俄頃立盡旋隱居衡山之絕頂采藥服食終其身

雷次宗

次宗豫章人少入廬山不交世俗嘗作書與子姪畧云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昔在童穉已懷遠心暨於弱冠此業匡阜於時師友淵源

洗氣神明玩心墳典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懽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也自遠道餐風二十餘載而淵匠忽傾良朋凋索疇昔誠願頓盡一朝遂復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遠想尚于五嶽之舉猶幸耄耄未至昏衰不及頃尚可縱心所托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帝爲崇室於鍾山之西巖名招隱館招次宗也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三

史臣曰巖壑閒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畜壤開泉影影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翫碧澗清潭翻成麗囑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

四夷

索虜

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陵降匈奴後乃有數百十種索頭亦其一至晉懷愍時而始盛托跋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其俗以六月未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平城間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煖氣却寒也開拓醜暴因神巫言開當

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開乃爲滅清河一郡又恒手自殺人日常數十欲令其數滿萬夜必變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者知之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處事覺欲殺開今萬人爲內應乃夜伺開獨處殺之臨歿曰清河萬人之言乃謂汝耶開歿而嗣立嗣歿肅立

元嘉中文帝命將北伐屢無功爲肅所輕侮遺書多不遜語一書云自天地啓闢來爭天下者非惟我二人而已聞彼今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三

往楊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兒復何知我鮮卑惟馬背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儂白鹿馬十二匹并禮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暇土水藥可自療云未幾肅遂直趣渡淮至瓜步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水三十斗慮南水毒也遣使餉駱駝名馬求和親報以黃甘甘蔗等物肅得黃甘卽噉之大進鄒酒左右有耳語者疑有毒肅不答第以手指天又指其孫兒曰吾至此非但爲功名實是貪結姻緣耳已北渡去所過殘殺甚慘

大且張

元嘉三年蒙遜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合四百七十五卷詔盡與之蒙遜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十四年茂虔表獻方物稱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僧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煒煌寶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典七卷魏駁九卷謝父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敬傳青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因承晉趙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三四

倭國

國在東南大海中高祖時賜封爵順帝時上表欲與師問罪高麗其畧曰自昔祖禰躬擐甲胄東征毛人五十五國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壅塞天路臣控弦百萬方圖大舉奄喪父兄居在諒闇是以偃息今當練甲治兵以申父兄之志云

訶羅陁國

訶羅陁本西南夷元嘉中遣使表獻方物表詞畧云

皇帝是我眞主臣是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玉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所遣二人一名毘紉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歿猶生二人是臣同心誠實可信

呵羅單國

元嘉中表獻方物表稱常勝天子陛下或稱大吉天子足下十三年表文云大吉天子足下離姪怒癡哀愍羣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月中月初升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莊嚴國土城閭高峻如乾他山著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五

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勝今遣毘紉問訊大家云

迦毘黎國

迦毘黎在天竺元嘉中表獻方物表畧云臣之所住名迦毘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歸誠大王足下大王若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使還願賜一使具宜聖命望不空返謹奉獻金剛指鐲摩勒金環諸寶物亦白鸚鵡各一頭

附宋世名僧有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有才

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論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何負於殊論哉迺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卽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萬品盈生就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本

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廈罔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擅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爾太山蔑累息之固與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爲悞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僞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缺垂簷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

常增其惕蒞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夷鳩之榮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與故不舉以爲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道累虛心爲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見無窮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溟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七

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闢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絲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歟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罔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觀善救之貌篤學者弗刻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者嗟金剛之固安觀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易

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
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流一以微百倍弗乘無
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就逸之慮贊法身之妙摩好
奇之心近欲未與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
有欲矣甫救交敵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
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
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嬰彼
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
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
在無欲而以貪欲爲之誘人耶西征索越方長迷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八

三

於幽都水滯於昧谷途途間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
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
欲日去淳白自生豈得以少要多以纖易妙俯仰之
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丹青收媚綵之日
土木夸好壯之心興糜費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
之事制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
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
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
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
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歟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

符章之偽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
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
無僞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
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爲高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
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
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爲其然爲則開端宜懷屬緒
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
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未流爲
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
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三九

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愛之旨請嘗言之
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
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天
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
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開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
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
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
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
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
與議焉賓客輻奏門車常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

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

元凶劭濬

劭文帝太子也生時帝猶在諒陰故祕之歷攷前代人主卽位初元而皇后生太子者惟殷帝乙生紂及是乃有劭帝以其體元居正甚喜六歲立爲太子帝晚年勸課天下耕桑使宮中皆蠶績以示風厲時有吳興女巫嚴道育者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劭姊東陽公主有婢曰王鸚鵡與道育善言之主主因託善鸚鵡白上求召入上許之道育入自言能服食事及劭並信惑之始與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處上知因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四十

祈道育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當自上天陳請必不至濬劭等敬事號曰天師自是遂以王人爲帝像埋之合章殿前爲巫蠱上禍始此

東陽主有奴曰陳天典故與鸚鵡淫通會主薨鸚鵡當出嫁劭慮外嫁巫蠱事泄卽以與濬府佐沈懷遠爲妾鸚鵡既爲懷遠妾又慮泄前私通事因語劭殺天與時天與黨慶國者慮禍及具以謀白上上聞驚惋卽遣收鸚鵡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事因得所埋王像上大怒捕道育道育亡匿劭濬所會江夏王義恭還朝上語之故曰常見典籍有此謂爲

空言不意遂乃親觀自是窮治不已積費日積而上禍烈矣

濬母潘淑妃也有盛寵於帝六宮內政皆潘綜之帝以故甚寵意潘及巫蠱事發帝謂淑妃曰太子圖當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且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虎頭潘小名也因賜潘書曰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能爲汝隱此耶潘懼不知所答淑妃嘗抱潘哭謂曰汝始咒詛事發猶冀汝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應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四十

藥來我當先取自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潘書永出曰天下事尋自當判必不上累劭入弑時旣殺帝卽併殺潘還謂潘曰淑妃竟爲亂兵所害潘忻然曰此本是下情

當事發時潘報劭書因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計臨賀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往來書

皆類此彼人謂帝也佞人義恭也臨賀臨賀公主也
王鸚鵡姓嚴卽道育躬上啓聞言道育上天白之天
神也

義兵既起劬自謂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
文書勿措意戎事寇至我當自出惟恐賊虜不敢動
耳及被執賊質見之慟哭猶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
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當自有處分遂縛劬馬
上送軍門義恭詰之曰我有何罪頓殺我十二兒劬
答曰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呼罵劬猶厲聲曰汝
輩復何煩爾已先殺劬四子劬謂南平王曰此何有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八 四二
哉隨斬劬臨賀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斯劬妻殷氏
臨刑謂曰劉家骨肉自相殘害何若殺天下無罪人
或曰受拜皇后非汝罪耶殷曰此晉時耳終當以鸚
鵡爲后也 潘語備南史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九

讀南齊書目

帝紀

高帝道成三則

鬱林王昭業一則

海陵王昭文一則

志

樂

一則

符瑞 三則

列傳

裴皇后一則

文惠太子一則

豫章王嶷二則

王儉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張敬兒三則

王敬則二則

陳顯達二則

劉善明一則

桓康 一則

褚炫 一則

王延之一則

王僧虔一則

張緒 一則

沈冲 一則

庾杲之一則

虞玩之一則

長沙王晃一則

武陵王晔一則

劉祥 二則

虞棕 一則

劉瓛 二則

陸澄 一則

王子昭曹一則

巴陵王子倫一則

臨賀王子岳一則 張融 五則

周顒 四則 王晏 一則

蕭詵 一則 謝朓 一則

沈文季三則 豫州刺史遙欣一則

王秀之二則 王融 二則

謝朓 二則 劉繪 一則

江夏王寶玄一則 崔慧景一則

崔怱祖一則 虞愿 一則

顧歡 二則 臧榮緒一則

華寶 一則 江泌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二

杜栖 一則 紀僧真一則

魏虜 一則 林邑 一則

扶南 一則 芮芮 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九

讀南齊書

梁簡陵蕭子顯本

帝紀

高帝道成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沈深有大畧事宋明帝爲南充州刺史威名甚盛
帝疑之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而密令喜
頓兵破釜先持銀壺酒賜帝帝戎服出迎卽酌飲之
喜還奏帝悅尋詔徵入朝部下勸勿行帝曰主上誅
諸弟自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吾惟應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一

連發緩必見疑今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
興方當與卿等僇力耳入朝拜太子左率

元微中桂陽王休範舉兵內犯蒼梧使帝禦之集議
中書省帝建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至覆敗
休範此舉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
術下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卽大沮衆心惟宜頓兵新
亭自下堅守宮掖石頭以俟之賊千里孤軍後無委
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解我請自頓新亭當其銳鋒征
北可將見甲守自下領軍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
諸貴但坐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

必也征北謂張永領軍謂劉劭右軍則王道隆而諸貴則褚淵劉秉諸人云未幾休範傳首

蒼梧既廢順帝踐祚詔進帝爲齊公策文畧云嚴冬播氣貞松之振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彌顯自王綱弛秦海水羣飛彘器已塵宗祧誰主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精貫朝日氣凌霄漢正情與皎日同光引畧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執金板而先馳登賓車而戒路遂令光被六幽永清四海云

鬱林王昭業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二

昭業初爲南郡王以文惠太子嘗禁其起居節其用度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知作市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卽位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由是未暮年而帑藏幾竭好鬪鷄買鷄一價至數千

海陵王昭文

昭文以隆昌元年七月卽位改元延興至十一月而明帝殞之復改建武是歲凡三改元按漢中平六年獻帝卽位改光熹張璠後改昭寧董卓輔政

改永漢凡一年四元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敗成都王頴改永安穎自鄴會河間王頤復改永興凡一歲三改元及是復然喪亂之軌千古同轍也

志

樂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瑞裳情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瀟若思凝且翔轉盼流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鴈行秋來何所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右舞曲白紵詞尚書令王儉造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三

符瑞

武進縣彭山帝舊塋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常見五色雲氣有龍山焉宋明帝惡之遣形家高靈文視之靈文先與武帝書說報云不過方伯退謂帝曰貴不可言宋明惡不已常遣人於墓所校獵又以大釘長五六尺者釘墓之四維爲厭勝已高帝受禪改立墓柱柱忽作龍鳴響振山谷云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尺其下得柱十餘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上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曰江東

不開隸書此秦漢時物也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潮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必有聲如牛土人呼為海鰲取食之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稱浦一入永興江皆喝岸側百姓取食之

列傳

裴皇后

裴武帝后也后早薨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為置鐘景陽樓上宮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四

人間鐘聲則早起裴飾嘗從幸琅邪城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云時吳郡韓蘭英者婦人有文詞宋孝武世獻中典賦被賞入宮入齊武帝召為宮中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年老多識呼為韓公

文惠太子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而性頗奢麗開拓玄圃園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郭又造游塼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障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移徙又善製珍玩物織孔雀毛為裘光

彩金翠過於雉頭云復啓上求東田起小苑觀遊者殆傾京師而上弗知也太子心不喜明帝每密謂子良吾目中殊不樂見此人已明帝立殺文惠諸子

豫章王疑

疑在宋時蒼梧帝常夜行謀掩襲宅內疑每令左右解刀戟庭中蒼梧從塔隙窺見有備去自高帝受禪疑每懷盈滿之懼其治一務寬厚盡削煩苛武帝踐祚嘗奉詔代往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井忽有一牛突入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為取絹一疋橫繫牛角而放歸之其他政皆此類也疑臨終遺詔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五

其子殮葬一從簡素勿為後患士論高之
疑後吳郡張稷彭城劉繪南陽樂詢諸名士謀為不朽繪移書沈約乞文約報書曰丞相風道宏曠恕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但郭有道漢世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舞倫儼然寓內自非一世詞宗難或與此聞命慙顏不覺汗之沾背云

王儉

高帝曲宴嘗使羣臣各効伎能時褚淵彈琵琶王僧

虔彈琴沈文季敬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獨曰臣無所解請爲陛下誦書因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上後又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起儉曰澄所誦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張敬兒

敬兒在宋時桂陽王休範入犯敬兒白高帝曰桂陽疎於防若詐降取之可成擒也高帝卽以其事屬之敬兒輒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入敬兒爲陽致密意忽取範防身刀竟斬範左右莫敢動已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六

復爲帝斬沈攸之歷位開府武帝朝以不蒙勞問心自疑其妻謂曰昔吾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已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乃今復夢舉體熱矣未幾被收敬兒怒脫貂投之地曰用此物誤我敬兒本武人初自司州徵入爲護軍將軍以不習朝儀先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對客空中俯仰如此者累日妾侍窺之爲之傳笑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諸妓妾曰吾拜後便應開黃閣矣輒於口中自爲敲聲其鄙陋如此王敬則嘗戲之呼爲豬淵敬兒曰吾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之

王敬則

敬則嘗爲吳興太守卽故多劫敬則至有十歲兒於路拾遺物輒殺之劫爲之懼已錄得一劫召其親屬至前撻之令長掃街路良久令舉劫自代於是諸劫懼舉悉遁去境內以清後爲征東將軍有廣州刺史子妾路氏殺婢敬則輒殺路氏家爲訟冤事聞會敬則入朝上謂曰人命至重何得擅殺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律但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耳

敬則在明帝朝自以高武舊臣心懷疑懼明帝亦深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七

猜之敬則子仲雄善彈琴時有蔡邕焦尾琴在御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乃卽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云常歡眞情儂則今果行許帝爲之愧已帝疾屢殆除張瓌爲平東將軍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祇是平我耳且東亦何易可平遂起兵反尋見殺

陳顯達

杜姥宅之戰顯達雖破賊而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鐵不出有黃村潘姬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爲禹步作氣釘卽時出顯達目中鐵亦出後鎮益部山獠恃險前刺史皆不能制顯達遣使責租獠帥曰兩眼刺史

尚不敢調我竟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說出獵往襲無少長盡殺之條目是震恐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有子十人皆尚豪奢與王敬則諸兒相馳逐每戒之曰塵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提此

顯達在廷武世心懷不安嘗因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極惟少枕枕夙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辭矣以年老告退不許已北伐失利愈危怖遂有異圖爲移書朝貴畧云高皇帝超人作聖武皇帝克己克勤於是四關罷險三河塵淨何圖後主行悖三才靡房啓征戰之門皇陛爲市廛之所料噬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人

刑四割於海路家門之慶一起於中都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清未酬匡翼之功已情傾宗之詞流僕射將念几杖絕影朝門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絕縉紳之儔纓組罷金張一亂悲哉憐兒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也而末廢孰不可與今且按劍餐風橫戈待節神武於七伐雄畧震於九綱信父之間森然十萬飛於睥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洗蟹烈火消棟之日也吾子其擇善而從之毋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已敗伏誅

劉善明

善明有詞藻崔祖思山爲青冀二州善明遺之書畧曰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洲逐清風於樹杪追素業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割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里同異風雲龍虎古今豈殊吾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還視生世倍無大緒足下鳴笳舊鄉永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泗上歸業稷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九

還風君欲誰讓耶青州饑善明出其家積粟爲賑青人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桓康

康素驍果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獨擔裝一頭貯糗石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移置山中而身復與門客四十餘人還破郡獄出帝其所經村邑殘殺恣毒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瘴無不立愈者元微中少帝嘗微行至領軍府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少帝曰吾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時康獨於門間聞其

諸明夕王敬則遂得帝首

褚炫

炫字彥緒以清簡爲舅王景文所重從兄褚淵每謂人曰吾弟廉勝獨立殆十倍我永明初爲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每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至病無以市藥云時何戢亦爲吏部尚書家富盛極華侈宋孝武嘗賜戢蟬雀扇顧景秀所畫也陸探微顧彥先皆歎其精絕及是知帝好書扇因王晏獻之

王延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

昇明中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士情懷彼此時延之與王僧虔獨潯然中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延之與阮韜俱劉湛甥也湛嘗言韜當第一延之即大延之甚不平自是每致餽韜與朝士同高帝嘗謂延之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豈劉家月旦故耶在江州靜退獨處吏民罕得見其面家訓方嚴雖子弟非節候不見見必先覲日韜亦有風氣宋孝武嘗選四侍中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

王僧虔

僧虔元僧綽先爲太初所害或勸虔逃虔涕泣曰今

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與亡兄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塗病僧虔爲廢寢食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此心若此兒不救便當同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已徙會稽阮佃夫家在焉客有勸其加意者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便當拂衣去耳卒以忤佃夫免

張緒

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流嘗與客問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人有以緒言告之者即授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一

緒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上嘗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爲遷僧達以近之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嘗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諸卦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沈冲

冲與兄淵淡三人名譽互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三人並歷御史中丞職皆司直晉宋以來未有也亦以是多結怨永明中淵彈吳興太守袁粲建武中粲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即彈淵子續免其官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大呼曰吾三兒皆作

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

庾杲之

杲之在武帝朝以左丞常侍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得人儉府者人謂入芙蓉池儉每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是今亦應須吾輩人也乃用杲之杲之清貧自立每食惟列非菹藟韭生韭諸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蓋言三九云

虞玩之

高帝鎮東府時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帝取屐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二

視之說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因問曰卿此屐已幾年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已著二十年矣貧士竟不辦易帝咨嗟久賜新屐玩之不受答曰賜出尚方恩華俱重但遺弊席古人惜之故不敢當帝善之

長沙王晃

晃負智力好武飾嘗從武帝幸鍾山道中戲以馬稍刺枳葉入之帝令左右數人引板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晃乃自馳拔之應手出時有獻駿馬者帝每令晃於華林園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時臨川王映能工左右書左右射

桂陽王鑠

明帝屢殺諸王鑠不自安一日詣見帝及出謂其侍讀山陰曰吾前見上上流涕鳴咽而鄱陽王尋見殺今日見上上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我耶是夜三更王遇害鑠好名理鄱陽王鑠好文時稱鄱陽王

劉祥

祥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司徒褚淵入朝以腹扇鄣日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王與爲僕射祥與與子融同載行至中道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三

人才今皆令僕矣後卒貶所

祥嘗著連珠辭以寄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懸饑在歲式美繁霜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勸道以調俗爲尊蓋開理定於心不期俗實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分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鼎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水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何胥垂涕不荷肉食

之謀王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算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蚶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譏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遁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賦不抱屠龍之數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戀之舉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俚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四

虞仲

仲餘姚人善爲滋味和齊有法雖在北土而會情游味無不畢致豫章王疑盛饌饗賓謂仲曰今日餽羞寧有遺不仲曰恨無黃領雁豈何曾食蔬所載也武帝幸芳林園就仲求扁米榻仲獻柵及雜餚數十輿大官鼎味不能及上就仲求諸飲食方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仲乃獻醒酒鱠鮮一方

劉瓛

瓛通五經聚徒講學常數十人性通率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其後主人未通便坐牀問客住檀橋瓦屋數間上已穿漏而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竟陵王爲別築館瓛曰此華宇非吾宅也遂乞詔作講堂

丹陽尹袁粲嘗於後堂夜集瓛在坐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粲誅瓛微服往哭之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次謂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戒前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五

陸澄

澄以博物者王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面未嘗鳴其義安在澄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閣昔是茅茨故設鼓有人則扣以集眾遂相傳至今時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

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果如澄言

竟陵世子昭胄

明帝時王敬則事起帝慮諸王侯有同異乃悉召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令太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須三更當悉殺之時刻已至命帝眠不起時沈徽手與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驚問曰未耶景雋具以事答及旦乃各遣還自建武來高武諸王居恒震怖胡不保夕而是時尤其昭胄遂逃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六

江西變形爲道人

已陵王子倫

子倫武帝第十三子明帝時殺武帝諸王畧盡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宜然君是我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時年十六

臨賀王子岳

明帝誅武帝諸子惟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每朔望入朝上還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儻武

子孫日長大已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子岳等盡被誅自延興及建武凡三誅宗王每舉事帝必先燒香火鳴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有殺戮也

張融

融字思光弱冠知名陸脩靜嘗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是異物以贈異人新安王嘗爲其母殷淑儀建齋灌佛寮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錢帝聞曰融貧當序以佳祿因出爲封溪今從叔永送之謂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復去耳及行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七

融方作洛生詠神色不動獠異而釋之

融以家貧求祿嘗與叔永書曰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貧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復大十年七仕未足代耕昔求三吳一丞雖屬外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政以求亦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復可求丞其繼誕大都若此

融入嘗遺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

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所晉平閑外時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嘗謂其子曰人生有口止可論道說義給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融嘗詣吏部尚書何載吏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又嘗奉勅聽講總明觀融入榻私索酒飲之已問難畢忽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劾免武帝一日問融住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他日主以問融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八

居止權牽一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融將終嘗言吾命因竺超人得活必報其子孫會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融弔之悉脫已衣爲縛披牛被而返未幾病卒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切勿暫停閨閣蓋縱達不拘其天性也

周顒

顒善老易辭韻如流先在宋明帝帝性峻刻所行皆

慘毒事顒不敢顯諫每誦經中諸因緣罪福以寄諷帝亦爲小止嘗爲蕭惠開參軍惠開性太險峻顒每致諫惠開答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險亦何妨但問用險何如耳顒亦無以難之

顒尤精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智林道人見而奇之曰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顒長蔬終日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曰山中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十九

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味孰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言佛法無妻子太子問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何累對曰周妻何肉胤食肉故云

何點亦通節清信顒遺書勸令菜食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耶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齋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吁哉若云三世理誣幸矣良快如此道果然則一往一來輪

週自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渺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晨免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夫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歿之草不食聞其風者寧不怛然云

王晏

晏性便辟先爲武帝所親頗專恣已事明帝自謂有佐命功每言次輒非武帝時事帝心猜之一日料檢武帝時書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以此愈猜薄將讀史快編卷二十九二十

誅之而未果始安王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意遂決未幾誅之華林省併及其子德元德元初名湛武帝嘗謂曰劉湛江湛皆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改之卒及禍

蕭謙

鬱林海陵前後廢黜謙俱有力焉明帝初許謙事克用爲楊州及踐祚授南徐州刺史謙志曰見炊飯醢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謙作亂節者時帝

日然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及此而卿云飯熟與人耶今賜卿歟謙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昔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吾今歿還取卿於省殺之及秋而智明果歿

謝藩

明帝嘗燕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藩獨不起曰陛下應天受命而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士大笑解之謙罷晏呼藩共載還省欲相撫悅藩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建武初藩惟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觴酌交懼每一飲各至數斗蓋意有所避也先是武帝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藩得父膏腴汪淹有意

沈文季

文季雖不學而言必有文先是武帝嘗言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王晏嘗戲季爲吳興僕射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其敏辨皆類此

文季父慶之先爲景和所殺時併收諸子季兄文叔謂季曰我能歿汝能報遂自殺季揮刀躍馬去收者不敢追明帝立季乃出昇明中季殺攸之弟登之以

報父仇蓋先殺慶之者攸之衛命也

文季嗜飲一飲必五斗妻王氏亦能飲三十爲吳興太守時恒夫妻對飲竟日而不視事及與宴殿中明帝令御史糾不醉者文季獨不肯飲被驅下殿亦不顧也

豫州刺史遙欣

建武二年魏主元宏南下遣使入壽春遙欣遣崔慶遠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毋乃勞苦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無足爲勞遠曰屈完有言不知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齊主廢立有其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二二

例不遠曰吾主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廢昏立明獨何疑怪宏曰昔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何在遠曰七王同惡咸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藩三十餘國哲婦之戒古人所感然十亂臨朝實惟文母宏曰如吾所聞靡有子遣且卿主克黜凶嗣何以不學周公輔成王而輒自取遠曰成王亞聖故周公得輔之今近藩未有如成王者霍光亦嘗遠立宣帝宏曰若霍光爾自立爲君復得爲忠臣不遠曰吾主但可比擬宣帝何得與霍光共稱若爾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宏大笑明日

引軍去蓋明帝立不以次故魏主云

王秀之

秀之性貞潔初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穰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容久畱以妨賢路遂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懼富求歸也先是秀之祖裕事宋世與徐傳同朝而絕不一詣隱吳興子璿之與柳元景顏師伯同朝而亦不一詣及是褚淵欲約婚秀之而秀之不肯又不詣王儉蓋三世不事權貴士論高之

秀之爲南郡內史州西曹荀平遺書內交秀之不答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二三

平復苦讓之畧云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亦何隔於愚夫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飢寒白首望物嗟來薦我寸長聞君尺短推風期德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亦何犯於麟哉相如不見屈於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執若秦楚二主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敢薦貧者之贈

王融

武帝時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言畧云匈奴以禮聘為惟牀馳射為糧糧冠方帽則犯雪凌沙服左衽則風飄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消趣必同艱桎梏等懼水淵婆娑歸附而不能前矣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驪會之懽息滯居於素墟別醒乳於冀俗照同雅如聾聵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酋族其如病何於是風上之思深懷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十莊之勢必也帝然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二四

上嘗幸芳林園禊宴命融為曲水詩序文藻瞻麗當世傳之他日北使宋弁至融為主客弁見融問曰北朝間主客作曲水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示之他日燕瑤池堂謂曰昔觀封禪書知漢武之德今覽詩序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豈直比蹤漢武鄙製何能仰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良多駿驥而所獻乃不若駑駘將旦旦信誓有時而棄駑駘之牧不能復嗣弁曰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徧天下若驥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顛矣弁曰主客何慙慙於千里融曰若

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或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謝朓

朓遷吏部尚書上表三讓中書謂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永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孫興公孔穎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備官之大小擢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諸閣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五

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自非疑朓又啓讓上不許王敬則反朓實發其謀朓妻敬則女也妻嘗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戲謂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東晉時朓坐詆議時事誅臨終歎曰吾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劉繪

繪機警有文辨對華敏先為豫章王彧主簿與功曹王訓並負時名彧嘗言吾閣下有二驥永明末竟陵王西邸文章談義之士畢集繪獨為後進領袖時張融周顒並有名融嘗有緩韻顒辭致綺捷而繪之言

吐更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繪嘗奉敕接對虜使事既畢當撰語詞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頗矜詡焉

江夏王寶玄

寶玄明帝子東昏在位崔慧景起兵入犯寶玄實內之已慧景敗寶玄被執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褻之令羣小數十競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近汝圍我亦如是少日乃殺之

崔慧景

讀史懷編

卷二十九

二本

慧景既敗子覺亦誅覺弟偃主書和帝訟寃其畧曰竊惟太祖高帝之孝子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陛下昏主之弟注憂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命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皆同殊者惟以成敗耳若云狂主雖狂猶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則未審陛下亦是人臣而鎮軍亦奉人臣逆人君嚴兵勦卒直指象魏其故何也陛下誠引臣之寃發惻愴之詔則桀之犬可吠堯跖之客可刺由又何況山之大堯之客乎云云上優詔答之尋見殺

文學

崔慰祖

慰祖家貲千萬悉散賑無餘惟聚書萬卷有來借書者亦不靳必手自檢點之沈約謝朓常問地理中所不悉者十餘事慰祖酬對精晰朓約自以爲不及也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未成而卒遺令與弟緯云曾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籠可檢寫存之嘗賣宅責價四十五萬居間云寧有減不答云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不許

讀史懷編

卷二十九

二七

良政

虞愿

愿先事宋明帝帝體肥憎風夏月嘗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每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愿爲之帝好園葵而甚拙去格七八道衆諛爲第三品與王抗賭抗故第一品每饒惜之曰皇帝飛恭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愿每進曰堯以此教丹朱非聖主所宜好也數忤旨亦不顧

高逸

傾軋

歡嘗作論合佛道袁粲駁之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釋氏出世仙化變形泥洹陶神變形者首還縑未能無效陶神者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效地何謂其同歡答之畧云道經著於西周佛經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十數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若謂觀風流效其道必異魚鳥天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三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教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剪落爲異則胥靡野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夙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灰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繁亦不能難之

時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被召入使禮佛景翼不肯竟陵送十地經與之景翼爲造正一論畧云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幾莫之

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太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衆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道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老釋非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徧成聖千號萬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時張融亦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鴻常一耳其說世竝傳

臧榮緒

榮緒隱居京口嘗括東西晉事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褚淵命駕尋之不覓榮緒嘗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竝有禮敬之儀乃爲著拜五經序論以宣尼生庚子日每於是日陳五經而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孝義

華寶

寶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

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豪殺虜寶年
至七十竟不婚不冠或問之輒號痛彌日不忍答相
傳稱華孝子

杜栖

栖杜京產子也張融與京產友善每造語栖常在側
融指栖曰昔陳太丘召元方以今視昔古人何貴栖
有至性京產疾旬日間栖便皮骨自支及亡水漿不
入口者七日晨夕哭不絕聲至吐血數升不止時何
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至懇胤兄點見栖歎曰
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既祥禪忽暮夢見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三十

紀僧眞

劉係
宗附

僧眞初事蕭惠開益州土反惠開被圍甚急時有一
道人謂開曰城圍當自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
也開密謂僧眞曰我子弟見在者竝無異才政見
道成耳僧眞自此歸誠高帝帝任之遠矣

裁答頗與密謀帝常令僧眞學已手跡署名良人以
示上上笑曰吾亦不復能別也僧眞容貌詞吐雅有
士風武帝恒日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如紀僧眞
者諸貴人恐未能及之時有劉係宗者以敏辨得幸
明帝帝嘗言學士不堪治國惟大讀書耳一劉係宗
足當此輩五百人

四夷

魏虜

明帝時齊使至魏魏主宏甚禮重顧謂其臣下曰江
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故歲一易
讀史快編 卷二十九 三十一

林邑

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時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
麗遂名楊邁楊邁者華言紫磨金也邁次子咄立慕
其父仍改名楊邁國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
道鑄金銀神像大十圍

扶南

永明二年扶南國王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表
稱臣僑陳如闍耶跋摩獻金鍍龍王坐像及白檀像

等物因表林邑國王鳩酬羅劫使之罪中云豈有師
子坐而安大鼠

芮芮

芮芮者塞外雜胡也元魏既南芮芮盡有匈奴故地
其國相希利聖解星算術數常言南方富有姓名
者其人當與太祖踐祚遣使人貢書稱上為足下
稱吾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

讀史快編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

讀梁書目

帝紀

武帝衍七則

簡文綱二則

元帝繹六則

列傳

昭明太子一則

曹景宗一則

鄧元起一則

張弘策一則

呂僧珍二則

韋叡四則

范雲一則

沈約三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任昉一則

謝覽一則

馬仙琕一則

康絢二則

劉坦一則

樂藹一則

陳伯之一則

王志二則

王峻一則

張充一則

柳惔一則

徐勉一則

陸倕二則

到洽一則

裴之高一則

夏侯夔一則

韋放一則

南康王子又理一則

裴子野一則

顧協一則

王僧孺	一則	張率	一則
張徽	一則	蕭子雲	一則
何敬容	一則	朱异	二則
賀瑒	一則	羊侃	一則
劉顯	一則	劉之遴	一則
許懋	一則	王褒	一則
韋粲	一則	沈浚	一則
世子方等	一則	建平王大球	一則
宛陵女子	一則	庾黔婁	一則
吉玢	一則	江紆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			
范縝	一則	嚴植之	一則
到沆	一則	鍾嶸	二則
劉俊	一則	劉勰	一則
劉杳	一則	陸雲公	一則
何胤	二則	阮孝緒	一則
陶弘景	一則	劉歊	一則
庾詵	一則	顧憲之	一則
沈瑀	一則	林邑	一則
毘騫	一則	扶南	二則
于阇利	二則	狼牙脩	一則

婆利國	一則	中天竺國	一則
師子國	一則	新羅國	一則
倭國	一則	文身國	一則
扶桑國	一則	女國	一則
滑國	一則	波斯國	一則
豫章王綜	一則	武陵王紀	二則
侯景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

讀梁書

唐吳興姚思廉本

明當湖趙維震節

帝紀

武帝衍

帝字叔達小字練兒生多奇徵右手有文曰武帝及長有文武幹所居室常若有雲氣人過之輒輒肅然王儉一見奇之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帝亦隱然有以自負東昏踐祚令遙光等六人更直內省分日帖敕帝私謂舅張弘策曰一國三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一

公吾誰適從況六貴同朝乎政出多門亂將作矣遂於襄陽治戰守具

東昏誅蕭懿懿帝長兄也帝自是謀起義東昏遣劉山陽爲巴陵太守令督精兵三千過荊州襲襄陽帝知其謀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如屠亡齒寒自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之尋以計問斬山陽詳南史

帝前軍王茂曹景宗至漢口逼郢城郢刺史張冲拒

戰我師不利或勸帝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帝曰漢口不關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爲郢城犄角吾若悉衆前進賊軍必絕我後悔無及矣今惟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軍相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郢城竟陵間粟方舟下而江腹湘中兵連騎踵至兵糧交足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事可臥而定也未幾大破張冲

東昏遣將以十三軍援郢進據巴口諸將懼各不取西陽武昌議求救於魏帝謂曰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懼然悟機一郡生亦足脫距王師故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

非三千能下也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守守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危一城既沒諸城土崩天下事去矣若郢州既拔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憂不滅豈容北面請救先自示弱但須靜鎮之未幾大破援兵

武帝晚年尤崇佛法中大通三年十月駕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涅槃經義自己西訖

是年十一月又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義自乙未訖辛丑五年復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字摩訶般若經題自癸未訖己丑太清元年上捨身同泰寺公卿等以錢一億萬贖回

帝生知純孝六歲哭母哀過成人及奔父計投劬星馳風濤不避每哭輒嘔血數升涕泣所灑松蘿變色勤政孜孜卽冬月四更竟必敕把燭起至執筆觸寒手爲皴裂日僅一食品無鮮腴豆羹糲飯而已幾務煩冗或不遑暇便嗽口以過木綿皂襪一冠三載一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

被二年泊如也六藝備閑其登逸品諸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射御無不精絕歷稽古昔人主恭儉博洽未有如帝者崩年八十有六

帝學洞儒玄撰述甚富所著孝經義六十四卦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周易老子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又造通史贊序凡六百卷撰金策三十卷詔銘贊誄箴頌成奏諸文集百二十卷博士何佟之明山賓等所撰吉凶軍賓嘉五禮凡一千餘卷又撰刑制裁斷云

簡文帝綱

帝六歲卽能屬文辭致精美武帝嘗歎曰此吾家東阿也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詞賦操筆立就尤精玄理澹世味其卽位初元詔云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朕以寡昧哀策孔棘志不圖全方當玄默在躬栖心事外云雖激憤於事會亦其雅意如此

帝在位二年侯景廢之幽於永福省先是帝夜夢吞土以問殷不害不害曰昔重耳餓堯卒還晉國陛下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四

將無類是乎懋念良久爲題壁自序云有梁中主蕭陵蕭世繼立身行道非欺闇室言況一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詞極悽惋末幾景造上侍進觴上壽帝心知不免笑曰言酒得無盡此乃爲之極酣盡醉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旣寢倖遂進上蠟帝崩帝著述甚富詳南史

元帝綱

帝旣舉兵討河東王譽岳陽王譽平之於是南平王恪等奉戡請進位相國署云大王志存社稷投袂勤王能使游魂請盟醜徒銜璧眞所謂上流千里持戟

百萬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
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
致車輿結轍野蠻自績何謝歐絲閒田生稻寧殊商
粟豈可徵號不彰云帝不許

簡文既被弑王僧辨上表勸進畧云蠢茲凶渠遂憑
天邑閭閻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屢承華
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天祚大梁
必將有主掃地升中柴天改物西向無所讓德南面
即可居尊斬莽觀車燒卓照市此其時也云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五

帝令各曰孤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
追霜露之哀自憂總華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
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儻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
臧之高誼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戾景項籍
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
周發猶稱太子附鳳雖聞來議飛龍孰謂可躋云
蓋帝性殘忍爾時已明欲殺棟矣

僧辨再表勸進畧云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
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黃屋廟堂之下
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衛之縛蓋由應物取訓陛下

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周旦則文王之子方放勳則
帝摯之季不疑何卜無待筮龜方今飛騰巨艦竟水
浮川鐵馬銀鞍凌山跨谷所待陛下昭告后上虔奉
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漢宣嗣位斯遣蒲類之軍
光武即真始有長安之捷云仍下令不許

帝檄討侯景畧云賊臣侯景匈奴叛種鳴鶴餘懸
軀空城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
賑常平之米徵九府之費錫三官之錢不知紀極敢
行稱亂皮劉我生靈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阜獵
躬擐甲冑霜戈照日龍騎蔽野信與江水同流氣與

讀史快編

卷三一

六

寒風俱憤賊猶不悛矢流王屋遂使路深衝索之悲
家飲隕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
或有穹廬墮帳幕府雄據上流定惟分陝投袂荷戈
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牢彼皆末屬猶能如
此況熙華日月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方今天馬
千羣長戟百萬按劍則江水倒流抽戈而皎日退舍
如捧崑崙以壓卵若傾渤海以灌熒謂山蓋高則四
郊多壘謂地蓋遠則千里弗遠如彼怒蛙譬諸鼯鼠
如其執迷恐孟諸焚燎之艾但燼宣房決潰玉石同
沈資罰之科有如白水

侯景既誅僧辨復上表勸進帝報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華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於是乃遣朱買臣密害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穆然後卽位卽位三年而魏兵下江陵帝被執遂崩帝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各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按帝資性猜殘同氣連兵殆無虛日簡文三子無故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七

昭明太子統

太子自幼有異資讀書數行竝下賦詩每至十數韻或作劇韻賦援筆立就無所點易更崇信三寶宮中別立慧義殿延致名僧談論不輟遭母丁貴嬪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痛絕高祖殊憂之屢勸慰云吾在那得自毀如此我比無餘病正爲汝胸中亦圯塞成疾太子乃強進麥粥日止一溢體素壯腰帶十圍至

是滅胤適半焉每入朝士庶見之至爲泣下及卒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語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曹景宗

景宗幼習騎射於書義不深解而性機警每作字或未濟不以問人輒意造焉輿行必褰帷慢左右有諫者景宗每謂所親曰我昔居鄉騎快馬如龍與少年數十輩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鷄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覺耳后風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八

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楊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月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蓋其豪致如此武帝數識見功臣道故舊景宗醉或誤稱下官帝亦故縱之

鄧元起

元起先在隨王府主欲板元起爲從事而別駕庾康堅持不可元起恨之已從武帝將大軍至京師康在圍城內甚懼及城下元起先遣人迎康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解後爲益州刺史將迎其母同行母不許曰貧賤家兒驟得富貴詎能久我

不能與汝共禍敗已至益筮之得蹇喟然歎曰吾豈
鄧艾而及此乎竟不克終

張弘策

建武之末弘策嘗從武帝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
事弘策因問曰緯象云何帝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
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明年都邑
有變故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
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帝
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請定君臣之分

呂僧珍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九

帝爲雍州時嘗按行城西空地起屋數千間爲止舍
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若山阜衆莫測其用僧珍
獨心知之爲私具櫓數百張長師起帝悉取檀溪竹
木裝艦艦成須櫓僧珍出之裕如也天監中累官直
祕書省已而病語其所親曰吾昔在棠縣病熱發黃
自謂必死主上謂曰卿有富貴相必不來俄果驗今
已富貴而復發黃吾必不起矣未幾卒
僧珍初起於微及既貴其從兄子宏原以販蔥爲業
乃棄業向珍求官珍曰吾荷國恩無以報汝自有當
分但當速反蔥肆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與弟肆雜

處珍嘗導從鹵簿到其家不以爲嫌每侍御燕果食
列前未嘗舉箸一日因醉偶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
曰便是大有所進

韋叡

叡沈智有將畧天監四年王師北伐叡奉命督軍攻
小峴城既至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策之曰
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完而無故出人於
外此必其驍勁者也先挫其勁城一鼓可拔諸將疑
不前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
可犯也兵遂進殊死戰魏兵大潰急攻之城遂拔因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

進攻合肥

叡之攻合肥也先按行山川曰吾聞之汾水可灌平
陽絳水可灌安邑乃爲之堰肥水堰成而魏援兵大
至諸將懼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而請益雖鞭之
長能及馬腹乎初賊不利諸將議退巢湖又議走保
三又叡怒曰將軍來緩有前無却妄動者斬乃取繳
扇麾幢樹堤下示無動意而更築壘於隄以自固久
之堰水滿魏救兵無所用城竟潰俘獲無算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以百萬衆寇北徐州圍刺史昌
義之於鍾離帝遣曹景宗將二十萬往救救叡帥所

許往會之。敵自合肥徑進。時魏兵聲勢甚盛。諸將懼。行敵曰。鍾離望救甚急。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魏兵深入。已墮吾腹中。勿憂也。不旬日至。遂於景宗營前二十里。一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其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英兵甚強。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聚百步。跨淮。通道。敵乃裝大艦。乘淮水暴長。競發以臨其壘。而令小船載葦。蒙灌之膏。油乘風縱火。煙倏障天。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我軍乘勢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兵遂大潰。赴水死者十餘萬。斬獲如之。元英僅以身遁。時昌義之得報不眠。語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一

七年馬仙琕北伐。還軍為魏所躡。三關援動。聲言將復邵陽之取。敵奉詔往援。至安陸。為增築城。墮開大塹。起高樓。有議其示弱者。敵應曰。為將亦應有怯時。寧得專恃勇耶。魏軍聞敵至而退。晚出為雍州刺史。初敵起兵。鄉中客陰偶光者止。敵及敵還。為州偶光迎候之。敵笑謂曰。向若從公言。當乞食於道矣。餉以耕牛十頭。敵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圖之於壁。以自玩。雖老猶自誤。諸兒學幼子。稜頗稱博洽。而敵與討論所發。槩稜猶然也。

范雲

雲八歲時嘗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瑒呼與語。雲應對詳雅。傍若無人。令賦詩。操筆立就。瑒甚器之。父抗參軍郢府沈攸之。兵起。抗留其家屬城外。而身入城固守。雲時適為遊騎。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異。雲應之恬然。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日屬令送書入城。城內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指。禍必及親。今日就僇。是所願也。柳世隆義而釋之。仕武帝累官僕射。

沈約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二

約以佐命功與范雲同。被寵遇。帝嘗謂雲曰。吾起兵於今年。父成帝業者。卿與約二人也。約時年已老。而尚有母。帝拜約母為太夫人。奉冊之日。左僕射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天監二年。母卒。帝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為斷客。節哭朝野。咸榮之。約嘗立宅東田。囑望郊阜。為作郊居賦。以寄意。凡三千餘言。詞極瞻麗。文多不載。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果。及求出外。又不見許。約素與徐勉善。乃遺書陳情於勉。屬轉聞。畧云。開年以來。病增慮切。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

用不相綜攝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
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
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
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長久云云勉爲言於帝求三
司之儀卒不許

初帝嘗有恨於張稷與約言之約曰已往事不足復
論稷約姻親也帝大怒輦入內約驚惶不覺帝起坐
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遂病困夢蔡和帝
以劍斷其舌召坐視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
章於天稱禪代事不由已出帝聞大怒遣中使詣責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三

任昉

昉與帝叔相暉帝在竟陵王西邸嘗威謂昉曰我登
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
參軍昉因奉箋謝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舉之旨
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述淪
驕仰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驩蓋語前事云云
謝覽

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初中書舍人黃睦之

爲程子弟頗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將至郡
睦之子弟來迎覽令逐去其船而杖吏之爲通者自
是睦之家人杜門不敢與公私事覽先在新安頗聚
斂及是以廉著時人以方王懷祖

馬仙理

仙理初名仙婢以婢名不典乃易女以玉理爲將與
士卒同勞逸行則與廝養之最下者同食飲其在邊
境嘗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
多克捷先是帝起義時仙理嘗爲齊斬帝使又以兵
微帝輒道已建康陷理入見帝勞之理謝曰小人如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四

康絢

武帝時魏隆人王足獻計請堰淮水以灌青陽帝然
之爲作浮山堰而命康絢董其役堰長九里下闊一
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深十九丈五尺
先沈鐵器自千萬斤以辟蛟龍緣淮百里內開陵木
石無巨細斬伐殆盡役丁夫二十萬工始於天監十
三年訖於十五年四月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
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澈俯視之居人墳墓了然皆在
其下及秋淮水暴漲堰決奔流入海殺數萬人其初

崩也聲若巨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騰逝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者不可勝記

初淮堰成或謂綢曰四瀆天之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乃不壞耳綢然之爲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日夜分流水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北南居人亦散就岡壘未幾綢爲張豹子所讒徵還朝堰遂決

劉坦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五

坦初爲西中郎義師起議湘州行事而難其人坦進曰湘境入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又威畧不振必欲鎮靜一州使軍民安堵無踰老臣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帝遂以坦爲長沙太守兼湘州事及至王僧粲謀反湘部諸郡蜂起應之而前鎮軍鍾玄紹者潛謀內應將剋日起坦偵知之伴爲不省如常理訟至夜故開城門以疑之玄紹不敢發明旦詣坦問故坦久置與語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尚在坐收兵還具得其文書本末因出以質紹紹首伏即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黨州部遂

安僧粲亦旋定

樂誦

誦晉樂廣六世孫宗慤甥也慤嘗陳諸玩器以試諸甥姪謁時尚幼乃獨取書及長以博物著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謁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檢之果得積灰時稱其博物

陳伯之

伯之仕梁累征南將軍以爲褚綸所惑去梁投魏臨川太守王宏故與伯之善詔宏書招之畧云主上屈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六

法中思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莫不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而將軍獨覲顏異域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寧不哀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所以廉公還思趙將吳子涕泣西河也將軍獨無意乎伯之乃遂以壽陽八千衆來歸褚綸在魏嘗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黥歟

王志

志爲宣城內史有惠政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爲政吾鄉豈可有此爭二人輒請罪交讓所訟爲閒田後守東陽郡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悉遣還家約過節返惟一人火期不至獄司尤之志曰此自太守事勿憂明日因自詣辭以婦孕吏民數服

義師且至城內先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聞而歎曰寇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偽悶不署名帝覽愛無志心嘉之弗以讓也天監中累官中書令恒懷止足每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七

止中書吾今豈可過之因謝病其門下客有盜志車轆賣之者志知而不問

王峻

峻澹雅無競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故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世之情既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身雖不退亦恬然靜守絕無外營子琮尚始興王女後以事離婚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有此峻曰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張充

充張緒子少不持行一日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忽道遇其父放縱脫韉拜於水次父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明年果側身修行天監中官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自皇太子下至王侯皆執經以拜充但朝服而立示不敢當

柳惔

惔字文暢性貞素自少工詩有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王融爲書之齋壁及白團扇天監中帝嘗大會景陽樓賦詩惔詩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八

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嗟賞惔有少子偃年十二引見帝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帝深器重之

徐勉

勉字脩仁天監中仕吏部郎掌大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每一休沐家中羣犬驚吠歎曰吾以憂國亡家至此吾亡后此亦是傳中一事矣雖位通顯家無餘蓄嘗書誠其子云吾清明門宅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然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高門甲第連閭洞房宛其

以矣。讀是詩室其清疏之致大較若此

陸倕

使吳人少勤學嘗於宅內起茅屋兩間杜絕往來諸書其中如是者數載所讀一過卽成誦嘗借人漢書誤失五行志四卷卽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善屬文爲任昉所重因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爲中丞替祔輻輳時預其讌者惟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鍾虢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昉讀倕賦卽因此名報之詞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衮衣與繡裳還伊人而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十九

世載竝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承旣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離似子雲之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載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經籍之樂時坐睡而梁懸鼓校悟而雖握旣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客舍之春再追歲暮而傷情

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鍾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對於短生飢虛表於徐步逋責顯於疾行予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廢惑萬類閑求千里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旣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豈離婁能識

到洽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十

洽爲尋陽太守卒於郡昭明太子悼惜之與晉安王綱書曰北窆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悼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云殂今茲二賢長謝陸生文該四始學編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介然真東序之祕寶談敘如昨言言在耳零落相仍遂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云陸太常傳也時明山賓亦卒故云二賢

裴之高

之高字如山讀書負氣弟之悌嘗陷侯景不能自拔一日傳言之悌斬景元帝遣信報高高直曰賊自殺

耿非之高所聞第之橫好客自喜重氣俠高以其縱誕爲俠被疏食以激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率僮屬數十人營田芍澤致殷富後累戰功仕至吳興太守果作百幅被成其初志

夏侯嬰

嬰爲南豫州刺史在州七年甚有聲績性豪奢後房伎妾曳綺羅飾金翠者殆百數文武賓客恒滿坐焉時亦以此稱之次子譚險薄無行嘗爲蕭淵明長史淵明沒魏有四妾章於王阮並國色譚爲破第盡之

韋放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十

放宏厚篤實轉財好施於諸弟尤雅睦每將遠別及行後初還必臥起同一室時稱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善皆有側室懷姬固指腹約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遺孤孱弱放恒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能失信故友乃以子岐娶率女而卽以女適率子士論高之

南康王子又理

又理生十旬而王薨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輒問故或答曰此先王宮人喪畢去耳又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及長

讀書每見古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矣景入以魏降人元貞者立節貞正可託孤乃贈之玉柄扇貞怪其故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幸勿辭已被景害元貞悟其前旨因收葬

裴子野

子野博極羣書仕至著作郎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人貢二國歷代弗通人莫知所出于野曰漢書胡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殆其後乎人服其博識子野自剋夙期不過庚戌果驗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二

顧協

協張永外孫也嘗從遊虎丘山永撫協曰兒何戲協對曰正欲枕石漱流耳永歎曰顧氏必興於此子及長清介有志操仕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身上襦遺之竟不敢有一門生畏其廉不敢厚餉止餉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日遂絕餉饋初聘舅氏女未婚而協母亡免喪後遂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卒無胤嗣

王僧孺

僧孺既中讒免官家居遺書友人何炯以見意書甚

長其末云先貴後賤昨富今貧李倫所以發此哀言
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嚴秋殺氣具物多傷長夜展轉
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蛩多叫合輕
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矧耀
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鴉吠犬俛眉事妻子舉
手謝賓游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愜其長息
忽不覺生之爲重矣云

張率

率字士簡嘗爲楊州別駕性簡脫不以簿領繫懷一
日奏事武帝覽牒問其委曲竝無對但答云事在牒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

中尤闕畧家務在新安時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
既至竟耗大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也率笑而言曰
壯哉鼠雀竟不研問

張紇

續自幼神氣英爽武帝異之嘗言張壯武云後八世
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累官吏部尚書負才任氣與參
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時居權輿賓客幅輳客有
以便過續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
遷僕射表云自出守股肱入戶衛尺可以仰首伸眉
論列是非矣而恒苦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

也續著南征賦餘四千言卒之日湘東王爲檢其貴
惟得書二萬卷

蕭子雲

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吾効鍾元常王逸少
而微變字體嘗答勅云臣昔不能拔常隨世所貴規
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
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
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畧畧筆勢洞澈
字體又云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
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
功遜其書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子雲書云筆力
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是當與元常並
先子雲子特亦善草隸帝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
及逸少頃見特迹遂逼於卿

何敬容

侯景之自渦陽敗退也朝中未得實信猶以爲憂簡
文時在東宮謂敬容曰淮北傳信未確侯景定得身
免敬容對曰若景遂歿甚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
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頗疑
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晉代祖尚玄

虛胡賊遂傾中夏今東宮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未幾而景難作

朱异

异錢塘人偏治五經尤精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琴書無不諳究年二十詣尚書令沈約約面試之因戲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未達約笑曰天下惟有文藝基書卿一時將去非不廉而何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自貢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理紹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齒皆近代所未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臺池亭館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十五

勝賓客恒滿財寶充積而性怯壽未嘗散施尉下珍羞腐爛每月常素十數車雖諸子親房亦不分贈

賀瑒

瑒嘗上疏詆黜時政而無指實帝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教詰之云卿珥貂紆組不宜自同閭叢止取名牛宣之道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遠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獻樽皆其人也卿何不分別言之卿云民失安居收守之過夫竟爲聖主四凶在朝大澤之有蛇縱不盡善不

容皆惡卿何不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尚書凶虐某舍人姦猾向令舜但聽公車上言四凶終不自知也卿云戶口空虛由使命煩多未知此是何使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廳急蓋皆不得已遣之若不遣使天下何由綜理不遣使而得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卿既言之應有祕術母徒懷寶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夫勤修產業以營盤案亦自己營之自己食之耳無賴子弟情營產業蕭然貧窶亦無可施設且富亦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者而富者設亦何損若使朝廷緩其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十六

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之則曲屋密房之內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若以此指朝廷則宰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同螻蟻若以爲功德者皆是園圃所產變一瓜爲數十種分一菜爲數十味以變故多毫芥不關國家也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歲累月矣云瑒不能答

羊侃

侯景之圍臺城也初爲尖頂木驢來攻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錐灌以油擲墮上焚之直盡俄又

東西兩面起土山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無勞設備矣車動果倒賊既頻攻不克乃築長圍朱异等議出擊之侃曰不可賊久攻不克其立長圍欲引城中降人耳今擊之兵少不足破賊若多萬一失利門墜橋小自相蹂踐必大挫衄此自弱也异不從一戰敗退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後大雨城內土崩賊乘之垂入侃令多擲火把爲火城以斷其路而徐於內築城賊卒不能進未幾侃遘疾卒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十七

劉顯

顯幼號神童好學博覽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無有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沈約嘗命駕造顯策經史十事顯得其九約曰老夫不能受策請聊試數事顯問其五約止得二陸倕聞之歎曰昔王粲謁伯喈吾家平原詣張壯武亦無此對也

劉之遴

帝於易書詩禮並有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

以上之帝大悅詔答云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叔之解不遺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鑠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許懋

天監初有請封禪會稽國山者帝集諸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不可建議駁之畧云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續紫微禪平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惠者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十八

伏義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不禪奕奕而云盛惠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

於身者顯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嘗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父子繼者禹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禪梁甫者封泰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乃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二十九

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差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韓侯之書斯爲謬矣

王褒

褒字子漢七歲能文爲外祖袁昂所愛重曰此兒當成苦宅相累官僕射侍中褒嘗著幼訓以誠子其一畧云若乃玄冬脩夜未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墻仞門無樛維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十

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則組奇而邊豆偶道家則墮肢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棄智釋氏則見苦斷習證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雖爲教等殊而義歸汲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韋粲

逆粲時閭部下得精卒五千卽廬陵僞道韋章就劉孝儀共謀議孝儀謂事須有敕不得爲置酒粲怒以盃擲地曰賊渡江便逼宮闕何從得敕假令無敕能自安乎粲亦何情

飲酒即帥眾下推柳仲禮爲大都督而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遲疑不決裴乃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滅賊所以推柳司州者司州人捍邊疆先爲景賊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右耳若論位次柳在衆下論年齒亦少於衆爲社稷寧得較及此乎裴公朝之舊老豈應挾私情沮大計乃即單舸造之高營切讓之高爲感動已事不濟志士痛之

沈沒

侯景既盟偵知城內疾疫仍懷姦不退皇太子令沒諸景景曰天氣向熱豈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十一

尚欲立効朝廷耳沒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且盡而國家援兵外集十萬之衆亦何所資而設此言豈欲脅朝廷耶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沒正色讓曰明公親爲人臣舉兵犯關聖主申恩宥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輒翻背沈沒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來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也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然密衛之卒殺沒

世子方等

方等元帝子母徐妃失寵方等不自安元帝惡之會侯景亂方等啓曰申生不愛其父方等豈願其生帝

省書嗟嘆知無還意乃配張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修城柵樓雉周迴相望七十餘里帝觀之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帝怒爲疏其職行榜於大閣方等入見益自危因受命征河東臨行謂所親曰吾此出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何恨未幾戰沒於水帝聞之喜

建平王太球附大筆

球簡文子七歲時見武帝歸心釋教每發誓願衆生應受諸苦悉行身代球即悟亦六時禮佛云凡有衆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十二

生應復苦報悉大球身代其早慧如此球弟大摯幼有膽氣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時妳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擊應曰禍至非由此言

孝行

宛陵女子

宣城之宛陵有一女子與母同寢母爲虎所搏女號叫隨之擊虎虎毛盡落行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絕太守蕭琛上其事詔旌之

庾黔妻

黔妻有至性嘗爲屏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遽疾

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驚時易病哉二日耳聞醫云嘗糞可知差劇爲取嘗知且劇遂每夜積賴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徵君壽數盡不復可延以汝誠至得申至月杪及晦而易亡居喪毀瘠過禮已從鄧元起入蜀平城都珍寶山積而黔婁無一取又不欲異爲請書數篋人稱其孝廉

吉粉

粉字彥霄父爲原鄉令坐事議辟粉時年十五乃擢登聞鼓乞代武帝疑之意有主者敢延尉取其款實廷尉爲盛陳獄具厲色問曰爾求代父赦已相許但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三

刀鋸至劇爾審能承不爾重孺必爲人所教姓名謂誰粉對曰諸弟盡薨惟囚最長明詔聽代何異登仙委骨泉壤此豈細故而受人教也廷尉復和顏誘之對更懇切具以奏聞帝釋之於是丹陽尹王志議舉粉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薄也父辱子死斯道固然因父買名余獨何人忍視面目爲力拒止

江杯

杯字含潔光祿大夫江禧子禧患眼杯時年十三永不解帶者累月夜夢一僧云飲慧眼水眼必差及覺不解訪草堂寺智者法師師云無量壽經云慧眼見

真能度彼岸藉因表捨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寺名詔云慧眼五眼之一造寺卽名慧眼及寺成浚故井得泉清冽異常藉取飲之眼尋愈

儒林

范縝

縝著神滅論設爲問答或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耶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能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知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四

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答曰是也問曰五藏何殊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可用不均問曰思慮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眼分何不寄於耳分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

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則張甲之情
可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可託趙丁之體然乎以不
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形而凡聖殊故知形神異
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機者不能昭有能昭之
精金寧有不昭之機質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
器又豈凡人之神而寄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助
華之容龍顏馬口軒輊之狀形器異也比干之心七
竅列角伯約之膽共大若拳心器殊也聖人非惟道
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問曰陽虎類仲尼項籍似大
舜非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鷄似鳳而非鳳貌似非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五

實似也問曰丘且不殊姿湯文不異狀耶答曰馬殊
毛而齊逸王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
騾駟驂騑同致千里聖同於心形不必同也或問曰
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有何同耶答曰浮屠
害政桑門蠱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輩其弊思拯
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
窮困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
涉貧友慘情動於顏色千鍾委富僧歡意啗於容髮
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種之報又茫昧之徒
懼以阿鼻之苦忻以免率之樂故捨途掖襲橫衣廢

組豆列餅鉢家棄其親愛人人繼其嗣續致使兵
挫行間吏空官府粟罄情游貨殫泥木若陶甄稟於
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乘夫天然
各安其性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論出朝野譁然

嚴植之

植之好行陰德雖暗室未嘗怠嘗山行見一病者問
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療救六日而歿殮葬之
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一人病臥側植
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家本荊州為舟傭賃疾危船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太

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差黃
請終身充奴僕以報植之不許為資之糧而遣之天
監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植之兼五經每講坐
聽者千人

文學

到沆謝微

沆善屬文工篆隸武帝嘗譙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
詔沆為二百字限二刻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時
謝微亦稱才捷魏中山王元畧還北帝餞之武德殿
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即奏詞甚工

鍾嶸

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畧云
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子曰正則雖詩體未
全畧是五言之濫觴矣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
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哀周
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
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東
京惟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爲
奸斯文平原兄弟變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
乃有攀龍託鳳者彬彬大備於時邇後凌遲訖於有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七

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踵武前王風流末沫亦文章
之中興也永嘉貴尚清談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
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
風盡矣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
剛之氣贊成厥妙劉益壽斐然繼作謝靈運才高詞
盛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
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
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又云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若專用
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淺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

浮則文散嬉戲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
春風春鳥秋月秋蟬暑雨夏雲祈寒冬雪嘉會寄親
離情託怨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
飛蓬或負戈還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
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不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
城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
何以釋其情哉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終朝點綴分夜
呻吟獨觀自謂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更有輕蕩之徒
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
師鮑昭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八

劉峻

峻以高才不能浮沈隨衆爲武帝所嫌終不任用因
著辨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與反
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序之曰劉侯既遠斯
難值予亦有天倫之戚未之致也尋此君長逝化爲
異物或有自其家得之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沒而其
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何從雖
駟隙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
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

劉勰

勰字彥和早孤篤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居積十年博通經論嘗著文心雕龍五十卷自序云文心者言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又云予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顧小子之垂夢與於是擗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賞重勰欲取定於沈約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三九

無由自達乃負書約車前作貨鬻狀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自是遂行於世勰精釋典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皆出勰手尋表求出家至燔鬚鬚以自誓詔許之遂變服改名慧地入定林寺先是奉敕與沙門慧震撰經故定林經藏勰所定也

劉杳

杳字士深嗜古博物嘗在任昉側有人餉昉格酒而作機字昉問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者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日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言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

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昉檢楊記果合

陸雲公

雲公嘗製太伯廟碑文張纘罷郡經塗讀而異之曰此今之蔡伯喈也言於武帝遂召除著作雲公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燈帝笑謂曰燭燒卿貂蓋帝將用爲侍中故戲之云是時天淵池新製鰋魚舟形闊而短帝暇日常汎此舟同遊者惟劉之遴到溉雲公等數人而已卒年三十七張纘遺書其兄宴子敘致愴惻中云京洛遊故多成雨雲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跡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揮袂讀史快編

卷三十

四十

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云

處士

何胤

胤先仕齊爲祭酒恒懷止足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未幾賣園宅將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卽拜表辭職不待報而去初胤兄求點並栖遁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帝自霸府初開訖於受禪屢書招之俱不就卒年八十六先是胤妻江氏嘗謂人曰汝夫壽盡以有

至德復延期爾當代之妻覺悅焉俄病卒及是胤夢
一神女從八十許人來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終
具病亦不自治云

胤初自吳徙居會稽之若耶山後復徙秦望將築室
忽見二人衣冠甚偉問胤曰君卜居此耶指一處云
此中殊吉忽不見胤依其言俄山發洪樹石皆拔唯
胤居巋然獨存鍾磬爲作瑞室頌胤素禁殺有虞人
逐鹿鹿徑趨胤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室
馴狎如家禽胤嘗在般若寺見一僧校胤香奩函書
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啓函乃是大莊嚴論世
讀史懷編 卷三十 四一

未行也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放光凡七日七夜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自幼與兒童戲即以穿池鑿山爲樂天
監中詔徵之孝緒曰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不赴
嘗往鍾山聽講會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
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母病求藥須得生人蓀
舊傳鍾山出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
孝緒隨其後至一所鹿忽滅就視獲蓀母遂起其恒
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一夕忽自完衆咸
異之

陶弘景

弘景字通明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卷兼工奕
棋精草隸初仕不遂便隱句曲山築三層樓身處其
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嘗夢佛授之
菩提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高祖時曾獻二丹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蓋
貞白先生

劉歊

歊幼有慧識及長隱棲山水不要不仕嘗獨坐空室
有一老公至前謂曰心力勇猛能精爽生但不得久

讀史懷編

卷三十

四二

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又有道人實誌者過歊於皇
興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而去歊
未成之春人爲栽柿庭中歊謂兄子弇曰吾見其栽
不見其實爾勿言至秋果驗

庚說

說新野人博涉經史而性夷簡嘗乘舟從田舍還載
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寄者曰君三
十我百五十訖默不言恣其取足九尊釋教六時禮
懺誦法華經忽一夕夢有道人自稱屈公容止甚異
呼訖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

覺曰願公復來吾不得久住言卒而輿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舉室咸聞云

止足

顧憲之

憲之歸終爲書誠其子畧云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亦安知所往延陵有云魂氣無所不之故夫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永周於身聊以蔽體棺周於身聊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勿使爲人惡已矣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四三

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庸人可不節束乎靈筵止設香燈朔望素饌勿用牲牢祀先人有舊典不可闕自吾以下祀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上世

憲之嘗爲建康令有盜牛者主既認之盜亦稱已牛二家詞証互許前令莫能決憲之至謂曰無多言吾得之矣今縱牛任其所之牛徑奔本主盜遂伏辜

良吏

沈瑀

瑀嘗爲建德令教民每丁種桑十五株柿及梨栗四株而女丁則半之里中自是桑麻相望遂成樂土已

又爲餘姚令邑有大姓虞氏多請謁前後令莫能抑瑀到非以訟至廷者不得通其有至者立之階下繩以法又別有豪族數百甚縱橫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自是豪右屏跡先是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別瑀怒悉使著芒屨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榜捶之蓋瑀微時嘗至邑賣瓦器爲富人所辱故以此報也然廉白自守故能行其志

諸夷

林邑國

林邑古越裳界也卽漢馬援植兩銅柱處國有金山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四四

石片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有吉貝吉貝樹名也其華如毵毵抽其緒紡之以作布絮白與紵布同可染色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嫁娶必八月女先求男

毘騫國

毘騫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古來不歟莫知其年其子孫生歟如常人王神聖國中入善惡及將來事皆知之人無敢欺者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食其肉嘗遣扶南王純金五十人

扶南國

扶南東界即大漲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之火中更復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之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其國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不得逕過其市東西交會凡有萬餘人珍奇異寶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橘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便成酒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四五

干陀利

干陀利在南面 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政陀羅以四月八日 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王十年後佛法大興汝 貴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 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即圖其夢中所見容 草帝容以質宛然肖 寶函之 天監十七年國王毘邪 遣使奉表畧云常勝天子陛下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爲世間尊六通三達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

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成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云 是年獻金芙蓉香藥諸物

狼牙脩國

天監十四年遣使奉表畧云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恣癡慈心無量身光明朗如水月中月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臣忝承先業今遣使問訊本欲自往畏大海風波不達云

婆利國

讀史快編

卷三十

四六

婆利在廣州東南海中土氣蒸熱如中國之盛夏歲一歲再熟草木常榮其王頭著金冠坐金高坐以銀證支足天監中遣使貢金席白鸚鵡等物表文畧云 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云

中天竺國

中天竺即身毒國地方三萬里中列國數十每國置王然總名身毒蓋佛道所興國也其俗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國有恒水味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晶產火齊瑤瑁金銀等物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

九耀薄如蠅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者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市珊瑚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等物蘇合者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國人採蘇合先榨其汁以爲香膏其賣諸國人者皆香澤也鬱金獨出屬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連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賈人所賣他國皆糞去物也左右有嘉維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監初王遣使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表文末云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信還國願賜一讀史快編 卷三十 四七

使其宣聖命望不空返云

師子國

國在天竺旁其地無冬夏舊無人民止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鬼神及龍不見形但出珍寶顯其價值商人依值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競往焉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嘗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瑩潔形製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圖併玉像號爲三絕至齊東昏毀玉像前截臂爲雙妃潘氏作釵釧而像亡大通中王遣使來貢文頗類中國

新羅國

新羅本辰韓種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里東瀕大海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咏評在外曰邑勒國有六咏評五十二邑勒其官有子賁早支齊早支謁早支壹告支奇貝早支等名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倭國

倭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土產椒蘇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之蛇皮堅不可作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有光射中孔則蛇成人性嗜酒讀史快編 卷三十 四八

文身國

多壽其國女多男少貴者四五妻賤者猶二三妻王所居曰耶臺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其額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豐樂行者不齋糧王居最壯麗多飾以金銀珍寶繞屋爲堦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

扶桑國

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餘里其土多扶桑木桑葉似桐

初生如笋實如梨而赤國人食之績其皮可爲布爲
綿亦以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國王衣色隨年改易甲
乙青丙丁朱戊己黃庚辛白壬癸黑牛角最長以角
載物至勝二十斛國人畜鹿如中國畜牛鹿乳爲酪
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

女國

女國在扶桑東千餘里女容端正潔白身有毛髮長
委地二三月競入水則娠六七月生子臂前無乳項
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子生一百日卽能行
三四年成人矣偏畏丈夫食鹹草鹹草葉似斜蒿而

讀史懷編

卷三十

四九

氣香味鹹天監中有晉安人渡海風飄至一島見其
人女則如中國而言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聲如
吠食有小豆其衣如布其所居戶如窰

滑國

滑國車師別種普通中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
物其獸有兩脚駱駝野驢有角其王坐金牀隨太歲
轉與妻竝坐接客禮尚一拜其國女子少兄弟共妻

波斯國

波斯國其先爲波斯匿王因以爲國名國中有優鉢
曇花鮮華可愛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

瑪瑙真珠玫瑰等物國人不以爲珍市用金婚烟法
聘訖則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
夫婦之禮畢於此

豫章王綜

綜旣叛梁歸魏復抑鬱不得志爲作聽鐘鳴悲落葉
詞詞云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
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
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以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
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響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
鴈何所棲依依別鶴夜半啼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

讀史懷編

卷三十

五十一

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
桡柳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悲落
葉落葉悲人生譬如落葉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
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時人讀而悲之綜叛
梁事詳別傳

武陵王紀

武帝崩紀借號於蜀時元帝已正大位遺紀書云自
天長喪亂德醜憑陵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
於二方無諸廢之人百身被厲甲手貫流矢嘗膽待
旦志不圖金雞復結壇待將塞帷納士拒赤壁之兵

無謀於營蕭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殲金
貝且竭乃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
雪天下無塵方與岳牧同茲清淨弟比如何常有勞
弊云紀負固答書一如家人禮

初紀之僭號也改元天正時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免
矣昔桓玄建號大亨識者爲之二月了而玄敗實在
仲春今日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未幾敗先是
王將僭號內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羅
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比之王敦杖花非佳事也

炭景

讀史快編

卷三十

五十

景既幽簡文帝乃矯詔進已爲宇宙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簡文見詔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及
受禪有司請立七廟景曰何爲七廟對曰天子祭七
世祖考并請七世之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
名標衆爲之失笑景墓後猶著白紗帽披青袍或以
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
馬遊戲宮內及華林園彈鳥其謀臣王偉諫勿輕
於是鬱快更成失志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一

讀陳書目

帝紀

武帝霸先五則

文帝禘三則

宣帝一則

後主叔寶一則

列傳

章王后一則

張貴妃二則

歐陽頎一則

吳明徹二則

蔡景歷一則

沈炯二則

虞荔二則

張種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丁

王固一則

孔奐一則

王瑜一則

周弘直一則

孫瑒一則

徐陵五則

徐孝克一則

江總二則

毛喜一則

顧野王一則

傅縡二則

蕭摩訶一則

殷不害一則

謝貞二則

張譏二則

陸瑜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一

雪應讀史快編卷三十一

讀陳書

唐吳興姬恩廉本

明當湖趙維震節

帝紀

武帝霸先

梁末交州土人李贇反連結數州聲勢猖獗帝奉詔領武平太守會楊驥蕭勃兵南討既至屢摧敗之賊率數萬衆據蘇歷江與微湖立柵造船船塞江衆悍不敢進帝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歷歲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寧有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一

生還望耶今乘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正當出百歛力摧之稍稽留大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奔流迅激帝獨當先乘流直進賊遂大潰未幾贇傳首

侯景之亂帝起義入援師次蔡洲是時王僧辯遣人來問計何出帝謂曰前柳仲禮兵數十萬皆隔水安坐韋粲在青溪亦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因肆凶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無能當鋒者我請身先之乃即自石頭城西橫隴築柵連次作八城直出賊東北賊時恐西州路斷亦於東

北果林作五代以過六路景身率兵萬餘鐵騎八百結陣而進

兩軍既對景帝謂諸將曰我兵既寡賊徒甚衆應分賊勢以弱制強何故聚其鋒銳令必歿於我因令諸將各分地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帝令以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賊乃却帝遂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柵時我軍分置者已拔果林一城旋又剋其四城遂乘勝騰柵直入景時急棄稍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我兵遂北遂至西明門景不敢入臺輒潛取二子遁去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二

紹泰元年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城叛入齊而杜龔章戰任約等各以兵應之嗣徽以京師空虛率精兵五千奄至關下齊又遣將柳達摩等於湖野渡糧三萬石馬千匹帝乃遣將立柵冶城寺而遣侯安都以水軍夜襲湖墅燒齊船千艘復其米數千時嗣徽來攻冶城柵帝自將拒嗣徽而密遣安都襲嗣徽家口於秦州俘數百許於是軍連艦塞淮口斷賊水路是時柳達摩等拒戰帝親督兵疾攻無不一當百縱火燒賊柵煙燄漲天賊潰爭舟溺歿者無算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振天地嗣徽乘單舸脫走自是齊人請

盟帝許盟尋計斬杜龕

明年齊人叛盟徐嗣徽等率眾十萬向梁山自蕪湖抵秣陵故治帝乃分遣周育等一屯方山一頓馬牧一頓大航而自親率宗室侯王及朝臣將帥盡會白虎闕下刑牲告天慷慨誓眾於時士卒感憤無不競奮者因密遣精兵三千襲齊行臺於瓜步獲其百艘栗萬斛又別遣錢明出江乘要擊齊運道盡獲其糧時齊軍餒移據北郊壇帝亦移屯與齊軍對而據其高處是夜大雨雷電齊營水深丈餘我軍處燄更奮得休息乃命眾軍秣馬蓐食以俟遲明我大將吳明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三

文帝舊

武帝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塔杜龕據吳興兵威甚盛武帝密令帝還長城立柵以備之帝收兵才數百人戰備又少龕遣杜泰將精兵五千乘虛掩至時將士皆相視失色而帝言笑自若部分嚴明於是衆心始定泰知柵內人少日夜苦攻帝身督矢石禦之相持數旬泰卒退

天嘉六年詔曰江左肇基王者攸宅時更四代歲逾二百其間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泰簡傳於世載王杯得自民間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昔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憫悵於子房墟墓生哀生靈共惻朕用典懷永日思慰幽泉其自古侯王忠烈冢墓被發及無後者亟檢行修治稱朕意焉

帝在梁太清初嘗夢兩日闕一大一小大者如斗色正黃墜地帝三分取一而懷之其踐祚也勵精勤政一夜內刺闔取外事分判至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四

傳更籤於殿中勅必投籤階石之上今鏘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

宣帝頃

帝先爲中書侍郎夜嘗被酒張燈寐時馬軍主李總自外人惟見牀臥一大龍總駭走避及踐祚雅意節約豫州監陳桃根得青牛於所部獻之詔遣還民又獻織成羅文錦被裘各二詔焚之雲龍門外

後主叔寶

帝踐祚之初下詔求賢畧曰夫人才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

者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者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亟宜去彼幽谷翔茲天路起銅駝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豈以食王炊桂無因自達其毋令朕空勞宵夢屢勤卜史

列傳

章皇后

后章氏名嬰兒武帝后也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生后紫光照室隨失龜所在后少聰慧手爪長五寸許色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善書記能誦詩及楚詞

續東漢書

卷三十一

五

張貴妃

貴妃髮長七尺黝黑如漆其光可鑒才辨強記善候人主意后後主怠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侍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貴妃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悉由是貴寵異凡後宮家有往還但求哀貴妃貴妃令李蔡先啓其端而已從容竟官之外臣亦復如是於是內外交結以至於亡後主嘗選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旬引賓客遊宴後庭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傳客共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麗麗者為曲詞選宮女

色者千百數習而歌之其曲指歸大較美張孔二妃之容色也有雙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之句

歐陽頤

交州刺史袁曇續曾以金五百兩寄歐陽頤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知也頤後為蕭勃所破貨財並盡惟金獨存時曇續已卒而頤並依前約還之時推其重然諾

吳明微

明微幼孤有至性年十四悲先人墳塋未備勤耕以爲地會天大旱苗稼焦枯微哀憤爲號泣田間仰天訴如是者累日苗忽更生及秋大穫足充葬用已位通顯家有粟三千餘斛而隣多飢餓時所在盜賊蜂起微謂兄曰與其爲盜齋居若與鄰里共之於是計口散給畧盡羣盜聞而去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六

王琳據壽春徵督師通之益修攻具又進肥水灌其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會齊遣大將皮景和以十萬衆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兵不進諸將請曰堅城在前強援在近明公計將安出明微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其不敢戰明矣急攻之一鼓可拔也遂躬擐甲冒圍面疾攻城遂陷生獲王琳即斬之

傳其首帝優詔褒崇有風行電掃虎爭馳月陣雲
梯金湯奪險之語

蔡景歷

景歷家貧嗜學工草隸善尺牘武帝鎮朱方聞其名
致書招之景歷對使各書筆不停而詞不加點其畧
云伏惟明將軍節下雄姿秀挺志匡多難抗威克服
整飾徐方冠蓋通於北門咏歌溢於東道是以天下
之向風慕義者雜遝而至武夫則猛氣橫飛雄心四
據文士則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復有
三吳辨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風雲於倏忽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七

而明將軍撤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
安之盛矣哉盛矣哉如走庸妄人耳秋冬讀書刀筆
爲吏方惟飲啄是謂來蘇而明將軍欲以鷄鶩廁焉
鴻於池沼將移瓦鏤參金碧之聲價眇眇纖蘿憑喬
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驂尾而遠馳竊不自涯且爲
腹背之毛濫充鳴吠之數云

沈炯

炯仕武帝官常侍中永表請歸養不許文帝嗣位又
表陳情畧云臣弱冠而孤命存亂世妻息誅夷昆季
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與運臣母妻劉今年八十有一

臣叔母妻丘今年七十有五妾丘兒孫又久亡絕
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孤孑矜臣溫清所以一
年之內再三休沐今臣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
家書前懼後喜悠悠吳天哀此罔極云表上帝答
詔曰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睹朝榮不虧家禮
久之乃解中丞

炯初仕梁朝梁亡入魏以母老思歸嘗獨行經漢武
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惻表云臣聞橋山雖
掩鼎河之電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從伏惟陛
下降德荷蘭慕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八

於海浦瞻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
宴其其樂豈不然與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
子於塵一朝零落茂陵王爺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
原田而應騰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
無落淚肯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
恭聞故實竊有愚心瞻仰煙霞伏增悽惋是夜夢入
一宮禁所兵衛嚴肅見主者陳情聞傳語云甚不
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已數日果得東歸

虞荔

荔字山披少有志操先仕梁雖任參權輒而浚然獨

以靜退聞侯景之亂避歸鄉里文帝踐祚再書追之
出荔不得已應命荔以母沒遭亂情禮不申終身蔬
食不御滋味弟寄又流寓閩中言及輒流涕帝哀而
謂之曰吾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求
寄於陳寶應寶應不遣自是感病帝令荔將家口入
省荔辭不聽乃住蘭臺帝再三臨視焉又以荔羸疾
不宜蔬食敕曰卿年事已多精力衰減今給卿魚肉
不得堅持所執荔終不從

荔弟寄以避亂入閩客陳寶應所寶應有異志嘗令
左右誦漢書臥而聽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九

不可言驟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鄴驕韓惟
此一語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之識所歸乎自是
遂託脚疾不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
臥不動左右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矣避將安之
會縱火者自救止得免已寶應滅還朝

張種

種字士苗性恬靜不妄交游亦無所造請宣帝時累
官中書令雖歷位通顯而家貧屢空不以爲病先嘗
爲無錫縣縣有重囚種以天寒憐之呼出令曝日俄
而失之文帝聞爲之大笑亦不深責

王固

固字子堅清虛無欲尤信佛法自所生母沒卽終身
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西魏因宴請停殺一
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士嗜魚爲
設罟網固陰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孔奐

奐在宣帝朝以吏部尚書掌選後主欲以江總爲詹
事今陸瑜言之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無國綺
之實何可輔導東宮因奏上曰江總徒賸文華皇太
子文華不少寧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方順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

儒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與
其人後主時在側進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詹事
奐奏曰宋范曄卽范泰子亦爲詹事又何疑後主固
爭之竟用總卒以亡國

王瑜

瑜字子珪常奉使北齊袁憲爲之訓齊以王琳故執
而囚之先是齊文宣帝每出則必載妓囚以從有他
怒則殺囚以快意齊人因呼爲供御囚瑜及憲屢備
供御演或者數矣會楊遵彥憫其無辜屢救之得免

周弘直

弘直性簡素寡嗜好疾革時遺誡其子曰吾年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惟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啓手啓足差無遺恨氣絕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使易提挈歛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布裙衫既應侍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惟置白布手巾麝香爐他勿有所置

孫瑒

瑒性豪奢所居庭苑必極林泉之致出鎮鄂州合十餘船爲一大舫中立亭池植荷菱每值良辰則泛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一

長江賓僚宴集爲一時勝賞及卒江總爲誌銘後主又題四十字敕鑄於銘後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爲榮

徐陵

徐陵

陵字孝穆其母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已而誕陵陵年數歲家人携謁寶誌上人誌手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陵目有青睛弱齡學尚文擅詞宗國家有大手筆皆陵具草每一文出好事者輒傳寫成誦遂被華夷後遭亂散佚存者僅三十卷

宣帝嘗議北伐命朝臣議元帥衆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且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時衆共爭之尚書裴忌進曰臣同徐僕射議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帝遂詔明徹大都督而忌監其軍未幾淮南克復他日帝置酒特舉觴屬陵曰賞卿知人

陵先在梁元帝朝嘗奉使北齊被留不遣陵遺書楊遵彥畧云足下高才重譽非豹非獵聞詩聞禮而謬譎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氣哉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夕萬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三

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歿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僂分請灰釘甘從芥鏹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存何必期我等必歿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井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

云

遵彥不報

陵在梁太清中嘗奉使至魏魏人宴之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收太懸

陵子儉份歐陽紇反廣州儉嘗奉救往諭紇拘留不遣一日紇見儉儉從容謂曰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紇味其言遣之份九歲能為夢賦陵見之曰吾幼時屬文亦不如此陵嘗遇疾份燒香涕泣跪誦孝經如此者三日夜陵疾霍然

徐孝克

孝克清素淡泊尤信佛法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誦法華經天嘉中除郢令非其好也後主知其貧嘗救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以為設齋寫經費隨傷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三

隨齋所生母患欲梗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遂嘔麥屑有以梗米遺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之辛年七十三臨終惟正坐念佛室內香氣非常鄰里駭異

江總

總事後主秉朝權而惟與陳暄孔範等日與後庭之宴嘗為自敘畧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為上計吏光乎列傳吾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波頗致怨誹太建之世屢被羅網奈何命也後主嗣位特寄謬隆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為

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備來之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禪山布上人游款深悟苦空而不能蔬非尚染塵勞以此負愧時以為實錄

總又嘗於會稽龍華寺製修心賦畧畧曰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會稽龍華寺此仰瞻者余六世祖州陵侯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庾亮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有終焉之志寺城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通跨南北紆紆聯聯與昔節名僧同銷日用晚修經戒多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樓水月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四

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御覽卷結賦云嘉南斗之分次登東越之靈祕表體風於韓什著錄山於周記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問竹箭之為珍何賦賦之罕值本盛德之鴻洞寓安禪之古寺寔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遂寂然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嶠阜之超忽通平湖之迴深山條偃蹇水葉浸淫挂猿朝落帆樯夜吟果叢華苑桃蹊橋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穢望嶺嶼之遼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潭曉光耀之曉風引蜩而嘶譟雨鳴林

而伶殿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爾迺野荒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遶樂樹扶疎經行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雙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鍾風雨之如晦倦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湖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造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其何已

毛喜

喜在宣帝朝抗直無所回避時後主爲太子日與諸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五

帝容爲長夜之飲喜每言之帝太子陰患之宣帝崩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創愈置酒後殿引江總以下諸客酣飲賦詩爲慶喜時亦與焉喜不憚欲諫而後主已醉乃伴爲心疾升階輒仆遂移由省中後王習知之謂總曰吾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不過欲聞我數言耳

顧野王

野王字希馮九歲即能製日賦十二歲父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朱异大奇之及長於天文地理筆迹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精解與琅邪王褒並爲彭城主

賓客哀善書野王善丹青王嘗令野王圖古賢於東齋而衷書贊時稱二絕所撰玉篇二十卷與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玄象表各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傅綽

綽篤信佛法從惠朗法師受三論時有大心謁法師者著無諍論以詆之綽乃爲明道論用釋其解畧云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要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其言曠其意遠斯固龍象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六

之騰蹶焉鵬之博運寒乘決羽豈能缺望其間哉項來代鮮曠士人習小學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常之心同畫地之餅而攝山之學則守一遵本言無預設理非宿構睹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煩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爲是可毀毀故爲棄爲不可毀毀自不及且大乘之文指斥小道今以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入而不同其心亦異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無諍外不達而心平等耶無諍有言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夫道德之士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他人達高

則自勝無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詞將非虛說中道之心何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且夫心造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若夫弘道之人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苞藏亦無忌憚但直心而行之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蓋根緣所宜爾雖復終日接劍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從欲分別虛空

南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七

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鶴鵬已翔乎東海而虞者猶窺乎澤藪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且無諍有言諍者用末而教末夫本而管末夫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望前則為前居前望後則為後猶如彼此此呼彼為彼彼亦呼此為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萬事可知矣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穿受羈維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最不與道相應而起知見故也聖人念繞怪之不脫路黏膠之難離故虛已遊世而僕仰於電露之圓明月在玉象

南風和氣雖無雲雲若豎逆物哉不入鮑魚不
堂子豈復見有尋焉非無諍為是諍者自諍二諍者
自無諍曾俱取靜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綴筆說
浮詞無所用詐道自然清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後
主時輝官秘書監以諍賜衣

附時有章華者事後主亦上書極諫啓云陛下即位
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憂樂不知天命之可畏意於
繁寵荒於酒色親七廟而不由拜號難而臨軒老臣
宿將棄之草莽詭譎侵蝕邪惡之朋今疆場日蹙隋

南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八

非歷境及今不改絃良恐暴虎復遊於姑蘇之臺也
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附摩訶

禪明中隋將賀若弼乘虛襲京口摩訶詰兵逆戰不
許若弼至鍾山摩訶又南曰賊懸軍深入聲援尚遠
壘壘未堅出兵掩襲必可大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
大至後主乃言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
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已領軍諸將支離陳未
合而主請摩訶無所用力被執見若弼時後主已先
被幽于蘭閣曰今為國事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

歿無恨彌許之摩訶入見於德教殿俯伏號慟仍入舊厨取食進後主辭訣而出守衛者至莫能仰視

孝行

殷不害

不害字長卿性至孝少居父憂過禮江陵之戰失母所在時冰雪交下老弱凍斃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道路尋求無所不至每見坎人溝水中卽投下認開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尸哭每舉音則氣絕行道爲之流涕權殯江陵自是枯槁骨立其弟不齊不佞並以孝聞從江陵迎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九

母柩還葬者不齊也

謝貞

貞字太傅安九世孫也八歲時嘗爲春日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舅王均見之謂曰此子乃追步惠連矣十四丁父艱號慟絕絕而復蘇者再先是貞父蘭居母阮憂不食泣血卒家人懼貞復然至往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師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若毀滅誰爲養母自是乃稍進鹽粥已後主朝丁母王氏憂毀羸瘠更不能復起尚書右丞徐祚左丞沈客卿俱候之見其體骨立爲之愴然已出相謂曰

信哉孝門有孝子然此番恐不能起如何姚察候之問以後事以六歲兒靖爲託是夜卒

貞臨終遺書告其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陰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踣地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壠於吾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虛薄累致清階愧無酬報今在憂棘峇漏將盡何所多念氣絕後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宛陀林法是吾願也正恐以矯俗見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吾又終渺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又小未聞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二十

厚之情旋卽除之無益事勿爲也

儒林

張譏

譏字直言大嘉中爲國子助教一日在講席與周弘正論議弘正屈弟弘直助正中哩譏正色謂曰今日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爲有助舉坐大笑譏所撰易詩書義六十五卷孝經論語義二十卷老莊義五十三卷玄部通義十二卷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徵就其家寫入祕閣

後主時嘗適王栢塵尾新成主親執之謂曰嘗今雖

復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已召從
臣坐開善寺松林下譏時取麈尾未至後主手取松
枝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卽是張譏

陸瑜

瑜善詞賦宣帝時爲太子洗馬太子以子集繁多方
命瑜鈔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弔祭特厚仍與
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歿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
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披文摘句一激一揚真令
聽者解頤自以爲布衣之賞每清風朗月對琴山之
參差望已波之混漾或慨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
實史快編 卷三十一
於秋高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間以嘲謔日
磨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意王折蘭
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胸日增
如此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二

讀魏書目

帝紀

聖武帝詰汾一則

神元帝力微一則

道武帝珪一則

明元帝嗣一則

太武帝燾一則

文成帝浹一則

獻文帝弘一則

宣武帝恪一則

列傳

平太后上一則

文明太后馮一則

靈太后胡三則

文陵伯長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中庶子壽興一則

清河王紹一則

鉅平公欽一則

衛尉卿太興一則

儀同特進驍業一則

齊州刺史誕一則

秦州刺史修義一則

太常少卿忠一則

任城王澄四則

東阿公順六則

中山王英一則

威陽王禧一則

燕鳳 二則

張褒 一則

崔玄伯一則

崔道固一則

長孫道生二則

穆壽 一則

莫題 一則

古弼 二則

王建	一則	安同	一則
于烈	一則	崔逞	二則
封回	二則	宋隱	一則
王凝	一則	公孫軌	一則
李先	二則	崔浩	十則
李順	四則	李騫	一則
司馬楚之	二則	刁雍	一則
陸俟	四則	源懷	三則
源子恭	一則	酈範	三則
毛修之	一則	羅結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			
伊敏	一則	裴穆	一則
高湛	一則	裴宣	二則
柳崇	一則	李訢	一則
盧度世	二則	高允	五則
慕容大	一則	胡叟	二則
宗欽	一則	段承嚴	二則
劉邵	一則	李孝伯	三則
李冲	一則	高閭	二則
劉芳	一則	崔巨倫	三則
崔挺	二則	楊椿	二則

楊昱	三則	劉昶	一則
蕭寶寅	一則	韓麒麟	二則
韓顯宗	五則	程駿	一則
張謙	一則	李彪	三則
王肅	一則	宋鴻貴	一則
郭祚	二則	張彝	二則
邢巒	一則	李諧	一則
李崇	二則	崔亮	一則
崔光韶	三則	崔光	三則
高聰	二則	袁粲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			
傅永	三則	袁粲	四則
夏侯道遷	二則	李苗	二則
陽固	三則	賈思伯	二則
奚康生	二則	楊大眼	三則
爾朱榮	二則	爾朱兆	二則
爾朱天光	一則	辛雄	二則
高謙之	一則	張普惠	一則
成淹	二則	叱列延慶	一則
侯莫陳悅	一則	侯淵	一則
山偉	一則	李瑛	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二	靈符 二則 釋老十二則	天象 一則 貨食 四則 刑罰 一則	志	魏收自敘三則	大秦國一則 小月氏國一則 烏菴國一則	悅般國一則 波斯國一則 大月氏國一則	獠 一則 龜茲國一則 疏勒國一則	馮跋 一則 劉子業一則 高昌 一則	石虎 二則 慕容廆二則 呂超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四	抱老壽一則 劉聰 一則	封卓妻一則 王敷 二則	王早 一則 江式 一則	哇夸 一則 劉靈助一則	賈璠 一則 張敖提一則	王玄威一則 張長年一則	裴伯茂一則 邢昕 一則	劉蘭 一則 盧景裕一則	平恒 一則 陳奇 二則	祖瑩 一則 常景 二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壽一百四歲	北齊長用寶便之自是部民咸服後魏帝五十八年	帝紀	聖武帝詰汾	帝以神獸導引徙都匈奴故地嘗敗於山澤歟見輜	輯自天而下中一美婦人待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	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此	日仍會此處言訖別去及期帝至殿所天女果復來	抱一子授帝曰此君子也善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帝王子即力微帝也時有謠云詰汾皇帝無婦家力	微皇帝無舅家	神元帝力微	帝有雄傑之度時人莫測先因國勢離散依沒鹿回	部大人寶寶寶寶攻西部軍敗失馬帝亟以所乘駿	馬給之寶乃得歸已徧令部內求所與馬人弗得帝	深祕不言久之始知帝也大驚將分國之半以奉帝	帝不受寶乃進其愛女復固請所欲帝乃請率所部	北居長用寶便之自是部民咸服後魏帝五十八年
-------	----------------------	----	-------	----------------------	----------------------	----------------------	----------------------	----------------------	-----------	----------------------	--------	-------	----------------------	----------------------	----------------------	----------------------	----------------------	----------------------

道武帝珪

帝始生於參合陂體倍重常見眾皆奇之埋胞之坎明年忽生榆遂成林卽位之元葬昭成帝梓宮木柙亦盡生成林皆異徵也卽位後辟地開境雄武絕世而晚年因服寒食散以致藥發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寢喜怒乖其常度至追思已往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休若有鬼物對揚之者未幾崩

明元帝嗣

道武晚年將立帝先賜帝母劉貴人歿已乃告帝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蓋不欲婦人與國政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

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遵漢武爲長久計帝最有至性聞哀痛不自勝道武怒帝還宮哀更甚至日夜號泣道武知而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帝於不慈不如且出待怒解而進帝懼從之因微行逃外道武崩始人繼統帝兼資文武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爲撰新集三十篇

太武帝宣

始光二年帝初造新字千餘詔頒行遠近永爲武真五年詔王公以下至於卿士其子弟皆詣太學其

工伎巧驪卒子息當各習父兄本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歸歿主人門誅

文成帝濬

帝五歲時嘗從太武帝北巡逢一虜帥柱其奴將加罰帝謂之曰奴今遭我可釋之帥奉命卽解其柱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能以天子自處自是奇之和平二年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帝詔羣臣仰射山峰無能喻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獻文帝弘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

帝卽位之二年詔祭孔廟止用酒脯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儀蓋先是祭孔子無限制至有禳禱以徼福祚者女巫妖覡倡優鼓舞雜仰特甚及是始肅然犯者以違制論

宣武帝恪

帝嗜經史尤長釋義每講晰奧旨至徹夜忘疲而臨朝淵默端凝若神有人君之度嘗於閱武時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實計三百五十餘步羣臣勸射所

平文后王氏

列傳

王氏平文帝后也生昭成帝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王子后匿帝袴中咒曰若天祚未終者見勿作聲果良久不啼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潁源川築城郭后聞之曰國自上世來遷徙爲業今基圖未固若城居一旦寇至卒難移徙且奈何事遂寢帝興復大業后功居多

文明太后馮氏

馮氏文成帝后也帝崩后悲痛至自投火中左右力救良久始蘇其後常同孝文帝遊於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慨然謂羣臣曰舜崩蒼梧二妃不從豈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四

必遠禱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後神其安此孝文乃別爲建陵方山孝文富春秋太后爲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詔十八篇嘗幸靈泉池孝文帥羣臣上太后作歌帝和焉遂命羣臣屬和時和歌者尤上人性嚴明果誅戮迄后崩孝文不知所生爲何人也孝文文成孫

靈太后胡氏

太后宣武帝后也魏故事后宮產子將爲儲貳則其母先賜死以故宮人相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而不願生太子惟后每言天子豈可獨無兒何得最一身

之疾而令皇家失冢嗣乎後有姪同列相恐懼勸爲計后獨權然更清夜私祝但令所懷是男大當長子身或無恨遂生孝明帝

后嘗幸左藏自王公嬪主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仕負布絹卽賜之時惟長樂公主手持絹二疋示不異衆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極力負重至顛仆崇折腰融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太后淫縱無忌因懼諸宗室遂內結朋黨明帝所親幸者多以事殺之母于間嫌愛遂起鄭儼徐紇太后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五

嬖人也密許來潘充華生女詐以爲男大赦及明帝崩輒奉女詭言太子卽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嬖本實生女宜更擇嗣君於是天下愕然爾未榮兵入太后自落髮請爲尼榮竟沈后河陰

艾陵伯長

長性嚴毅雖逢吉慶未嘗開口笑孝文遷都以甚舊鎮懷朔別賜長酒因謂曰聞公一生不笑今且隔山幸爲朕一笑竟不能得孝文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內亦何事不有時左右見之皆扼腕大笑

中庶子壽興

宣武時壽興爲王顯所讒賜死臨訣目作墓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因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吾必訟顯地下若孝文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其無知亦何足惜未幾顯被誅

清河王紹

紹道武帝子自幼險殘好遊市里劫剽行人以爲戲樂道武怒嘗倒懸諸井垂炙而出之自是常慮其爲變母夫人賀氏有譴道武將賜之炙而未決賀謂紹曰若何以教我紹乃結帳下壯士乘夜入弑帝已明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六

鍾平公欽

元兵入執紹誅之紹時年十六耳紹母色殊麗初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歸語獻明后后曰過美不善且已有大道武密殺其夫而納之卒致大逆

衛尉卿太興

欽字思若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讓僧壽僧壽故滑稽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麻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散一沙門始來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盡矣惟有酒肉耳沙門曰亦能食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無餘猶言不飽及辭出則酒肉宛然亟追之失所在矣太興遂於佛前發願將捨王爵入道未幾病愈遂請爲沙門表十上許之

儀同特進暉業

暉業少無賴長涉子史能文有志節高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以誅澄也暉業以時事既去不復圖全惟事飲陷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七

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居恒無事爲撰魏藩王家世四十卷名辨宗錄

齊州刺史誕

誕在州大以賄聞牛驢雞犬無不逼奪奴隸皆逼取良人爲婦甚爲民患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誕問之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惟聞上舍願王早代去耳誕曰齊州七萬戶吾到來一家未及得三十錢何言貪也尋被糾罷職誕之先世以貪敗

泰州刺史脩義

脩義嘗典銓衡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

居者應得上黨郡缺脩義私以與人抑居不與居一日入銓省忽對衆大呼有賊脩義詰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謂曰此上座者違天子明詔物多得美官京師白劫非大盜乎脩義失色

太常少卿忠

明帝嘗泛舟天淵池命諸宗室陪宴時著紅羅襦綴作領碧袖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乃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寄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本願也帝歎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任城王澄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八

孝文帝意圖徙都而陽言南伐命太常從之得草計帝曰湯武革命之兆也澄進曰今有事伐無不得云革命帝曰象云大人虎變非耶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方同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是我社稷任城奈何沮衆澄曰社稷誠陛下之社稷但臣是社稷之臣得與聞因事久之乃密召澄論以本旨澄遂力贊曰此真所謂革也帝曰北人懷土間將徙能無驚擾澄曰此非常事豈常人所知惟須決自聖意自是南遷之計遂定

梁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帝議將兵親赴之而虎

使不復來帝遲疑詔羣臣議行止澄曰虎使一去靜無音問其詐甚明今新遷之衆居無一椽家無礪石而令怨苦卽戎流當白刃豈歌舞之師也時司空穆亮以爲宜行公卿皆附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旣張而有憂色每云不可行何得對聖顏忽作此語國事傾側當由公輩佞臣帝笑曰任城欲自北汲黯也竟南伐

帝旣南遷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於北陽平王願表狀帝曰南北紛擾是使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時澄方抱疾帝令力疾勉行敕曰若其勢強承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九

帝旣南遷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於北陽平王願表狀帝曰南北紛擾是使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時澄方抱疾帝令力疾勉行敕曰若其勢強承

帝旣南遷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於北陽平王願表狀帝曰南北紛擾是使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時澄方抱疾帝令力疾勉行敕曰若其勢強承

陛下前經灑掃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帝恩故感夢耳因命求兆域遣使弔祭

東阿公順

順澄之子性勁直寒謬無所避忌元又擅朝順除黃門侍郎不造門謝又一日見謂曰卿何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方委政宗輔叔父宜乘至公舉士報國奈何以王爵賣恩而責人私謝乎自此見憚出爲恒州刺史時北鎮方梗順請假都督便行事又不欲假順兵辭曰此朝廷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生殺由已嘗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寧復曰朝廷也又銜之轉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

乃徐州刺史

盧同討就德興於營州人敗而還適侍中穆紹與順同侍太后因論同喪師罪紹時頗爲同解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言順曰同有奸害安要勢侍中豈應罪也先是同有近宅借紹故云紹惡而語寒

順自負才地不得居中目縱酒不視事及又解領軍乃復徵入爲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之順曰不憂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先是中山王熙以謀討元又被誅順一日侍太后言及奏曰昨中山行葬一家同月

七葬行道之人皆爲酸楚時又妻在側順指謂后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又之罪使天下懷冤乎太后默然

時徐紇間順於太后出順太常卿順奉辭西遊園適紇時侍側順指紇奏太后曰此人是魏之宰詰魏國不滅終不允亡紇脅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凡案間吏寧應忝茲執戟遂振衣起太

后失色

順爲吏部尚書高陽王雍欲以令史朱暉爲廷尉顯託順順不許雍徑下命用之順直投之地雍聞大怒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一

坐都廳召尚書以下官畢集欲於衆中挫順順故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元順何人而敢抵我成命於地順鬚髯怒張仰面看屋長歎而不言久之搖白羽扇徐謂雍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別旨令殿下參選事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耳雍遂笑曰豈得以暉小人便相忿恨遂同順入室與劇飲而解

順疾讓諸盈朝爲作蒼蠅賦以寄意畧云遐哉大道靡矣洪氛隨緣賦體生此穢形收脰纖翼紫首蒼身

身不能迴聲若遠聞點素成縑變白爲黑寡愛蘭芳
偏食穢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側亂鷄鳴之響毀
皇宮之飾反覆往來譬彼殘賊膚受既通諧潤罔極
緝緝翩翩交亂四國夫物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援而
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貞或天胎以奉味
武殘軀而獻珍雖生歿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豈如
爾之無用惟構亂於蒸民後歿河陰之難家徒四壁
惟圖書數千卷所撰著二十卷多散佚

中山王英

英知兵善將畧宣武時郢州督榮祖叛入梁三關並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三

降蕭衍帝詔英南征英奉命行策之曰三關相須如
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
東關易攻但慮其併力於東耳乃令長史李華向西
關遙爲疑兵以分其勢而身督精銳直攻東關時梁
將彭梵生徐超秀等各以兵赴援英乃故緩其軍曰
且縱使入吾觀此城形勢易拔與其散之以煩吾兵
不若令令一處一舉而全收之也諸將未之信二將
既入英促圍城六日果拔三關盡復是役也擒大將
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獲米四十萬石

咸陽王禧

禧性驕奢貪淫無厭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嬖以恣其
慾由是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邇宣武帝惡之
禧不自安遂謀逆已而事敗賜歿與諸妹公主等訣
猶以一二愛妾爲囑公主哭且罵之曰坐多取此輩
以致今日何復矚此禧愧而無言其宮人歌曰可憐
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林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
洛水湛湛瀾岸長行人那得度歌傳江表時北人在
南者奏之無不灑涕焉

燕鳳

昭成時苻堅遣使入貢朝燕遣鳳報之鳳有才辯堅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三

問代王何如人鳳曰主經畧高遠一時雄主也有并
吞天下之志堅問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絃之士數
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猶可說馬太多虛語
耳鳳曰雲中川是牧馬處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
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而秋馬常大集畧爲滿川以
此推之使人言猶爲未盡鳳還堅厚遺之
昭成帝崩道武將還長安鳳以道武幼弱請於苻堅
曰代主初崩臣于亡叛遺孫冲幼其別部大人劉庫
仁勇而有知鐵弗爾辰殺稍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
部爲二今此兩人統之兩入素深讐其勢莫敢先發

待遺孫長存而立之是陛下禦邊良策亦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道武乃得自立

張袞

道武帝嘗征蠕蠕家從蠕蠕遁追之五六日諸部帥進曰賊遠糧盡不意深入帝令袞問諸部帥殺副馬足三日食不衆皆言足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山下大破之帝因問袞曰外人知我問三日糧意乎袞曰莫知也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類至水必畱計其去程三日足及吾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破之必矣袞出告部帥部帥咸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四

畏服帝時猶爲代王

崔玄伯

道武既稱帝詔羣臣博議國號玄伯進曰陛下登極之初曾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魏者人名神州之上國宜號魏蓋魏號自玄伯始也玄伯工文詞而頗自矜重非朝廷文詔四方書檄不染翰尤善書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草書俱法索靖竝得其神諶傳子偃偃傳子邈邈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潛初坐兄渾誅其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偶得

之計誅至今將二百載猶寶藏其迹武定中道素子松年以遺黃門侍郎崔季舒人競相摹擬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潛書謂過於已也

崔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父轉爲太山太守有賤妾生道固嫡母兄攸之目連等甚侮之輯謂曰此兒能典門戶彼之等侮愈甚輯乃資道固令仕宋劉駿駿嘗謂人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以寒士終而世因偏庶相殘爲歎息後奉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五

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印爲諸兄逼也咸起拜謝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報貴客汝宜答辱於是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談其諸兄後歸魏官太守賜爵臨淄子

長孫道生

道生善機權有將畧太武帝所在者道生實泰大議本性廉約身居三公而衣無重帛舍不兼米一能皮障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更修繕爲起堂廡道生還歎曰崔去病句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遊魂漠北而吾乃安居乎切

黃子第令毀之其恭慎如此帝常止之崔浩曰智如崔浩若道生孫稚

靈太后時蕭寶寅反雍州朝廷命稚計之稚聞將畧
將重及是方以背疽在告太后勞之曰卿疾如此
朕欲相停奈別無可寄何稚答曰疾而後已其子子
彥時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
備位大臣各居寵盛而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
可乎時莫有對者稚諸子皆以驍果著號鐵小兒
子彥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開肉鎔骨流血
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

南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六

穆壽

太武帝親征涼州將行召壽及崔浩李順至顧謂壽
曰蠕蠕吳提與牧健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
朕故謂壯兵肥馬使卿還輔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
伏漠南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涼州路
遠朕不及救卿若違朕指授朕還定斬卿崔浩李順
為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策謂賊不來竟
不設備而吳提果卒至京師大駭幸無大損釋不問

莫題

題有武畧嘗以三千騎搜山窮討盡平上黨丁零諸

盜昭成末道武季父窟咄徙長安題時貳於道
建窟咄謂之曰三歲頃豈勝重載時窟咄長而
武少題蓋薄之也道武深銜之會有告題倨傲無狀
者道武遣人示之箭諱之曰三歲頃能勝重載不題
奉箭泣自殺

古弼

太武時上谷民有請苑園為田業曰弼為入奏會上
與給事中劉樹基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徑起持劍
頭擊下牀手搏其耳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
罪上為之失容放基謝曰罪實在朕弼乃具狀以聞

南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七

上盡可之弼於是詣公車免冠自劾曰為人臣而逞
其志於上前請伏無禮之罪上釋不問
太武帝校獵西河詔弼以肥馬給騎上弼故給弱者
上大怒曰失頭奴敢裁量我還臺先斬此奴時弼扇
盡惶懼獨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監遊不適其罪小不
備不虞其罪大今竟秋無勞校焉啓疆地吾憂也吾
還肥馬以備軍實苟利國家亦何惜哉明主可以理
下罪自我卿等無咎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
也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王逸

道武既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將簡擇俘衆畱其堪用者而給資糧以遣其餘建時獨曰不可縱敵生患不如殺之上曰如建言恐阻南人向化之心非弔伐意建爭甚力帝不得已坑之已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城中無主而百姓猶閉門固守攻連日不拔帝使人登巢車招之曰慕容寶已棄城去汝曹將爲誰守內應曰羣小無知但恐復如參合故事欲求全旦夕之命耳上聞爲顧建而唾其面

安同

道武征姚平於柴壁時姚興悉衆救平帝爲增築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八

圍以拒同進計曰臣嘗受遣詣絳晉祖見汾東有棠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重圍難固不可制矣亟宜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四面既固賊至且無所施其力帝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同以謀功賜爵

于烈

宣武帝時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一日遣宗室傳言於烈須舊羽林虎賁執杖出入烈答曰領知典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如惘然返禧怒

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天子元輔有命與詔何異烈厲聲答曰向不道王非天子兒天子叔但是詔當遣官人所由遣私人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怒甚遂謀出之烈子忠勁直不減其父嘗以鯁忤北海王詳詳面責忠曰吾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亦安能殺臣

崔逞

逞嗜學有文而落拓任性道武攻中山六軍乏糧民多匿谷詔問羣臣取粟方畧逞曰取糧可以助糧故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十九

飛爲食棋而改音詩稱其事帝時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棋當租還又曰可令軍人及時自取時恐落盡帝怒曰賊未平兵人安得解甲仗入林野收棋乎是何言也他日竟以作答書不稱旨賜死逞既歿晉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來奔業至陳留南忽分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帝初聞休之等來大悅已怪其不至詔踪跡之獲其從者問故皆曰休之等遠慕威聲咸圖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分投二處耳自是帝甚悔不輕殺士

封回

領冀州大中正性剛直時有鄭雲者以賄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為便回正色答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縱不能拔園葵去織婦亦宜勤思方畧以造百姓而乃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語塞

回族叔軌字廣度有獨行善自修潔或謂曰學士不修飾此賢何獨爾軌笑曰君子正衣冠尊瞻視何必繁頭垢面然後為賢言者慙而退軌既以方直自業時高綽亦以風樂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為之請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十

送往迎來而軌竟不請綽顧不見軌乃還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今日舉動不如封生遠矣

宋隱

隱字處默性恬澹不以夷險易操道武平中山拜隱吏部尚書屢乞骸骨不許會以母喪歸自是屢徵周解不出詔以冀州郡牧發隱遂棄妻子間行避之已隱終道書戒其子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至功曹史奉之以忠清斯亦足矣何勞遠詣諸臺閣汝曹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也汝若忘吾言是為無父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士論高之

王巖

巖字道長孝文帝時任南部尚書凡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案盈几而巖需最委隨了無斷決終日兀然昏睡而已是時李訢鄧宗慶等竝號明察卒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而惟巖以功名終時人為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公孫軌

明元既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昌府藏令各任意取金玉諸將俱取之盡袖而軌獨不探把帝乃親探金賜之仍謂曰吾以此賜顯廉於眾人也已軌歎太武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十

謂惟活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言公孫軌受貨縱賊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其南也輜車百輛丁零眾帥乘山駕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軌今幸早歿若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李先預聞

道武之拒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姚興屯天渡姚平據柴壁相為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始聞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今宜及興未到遣前兵先邀之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以備其表裏而陛下第觀變乘之興且欲進不得

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此皆兵法所忌而與居之可不戰擒也道武從其計與卒敗歸先諸孫預

預字元愷仕終馮翊太守每羨古人餐玉之法躬訪藍田掘之得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枚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經年云有効而好酒損志卒致疾已疾革謂妻子曰服玉當屏居山林絕嗜欲定有大神力而吾酒色不禁自致於歿非玉咎也然吾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值秋孟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改其妻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二

崔浩

明元初秋豫不登有謂國家應遷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者浩與周澹進曰遷都即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東州之人嘗謂國富民畜無算號牛毛之衆八畝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間不便水土疾疫或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我心屈丐蠕蠕必且提挈而來

雲中平城危矣阻隔但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今仍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此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迨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采果足接來秋來秋得中熟卽吾事已濟今但簡窮下戶向諸州就穀如來秋無年願更圖也帝深然之議遂寢其後魏氏不振實基於南徙

浩侍明元嘗泛論近世人物曰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三

太祖用漢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土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舉齊烈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鄰報仇雪恥而乃結忿蠕蠕背德姚興擡豎小人無人經畧終爲人所滅耳明元大悅於是有所酒之賜
明元晚年浩請建儲帝從之遂命浩奉冊告廟立太武爲副主居正殿臨朝時長孫嵩奚斤安同爲左輔浩與穆觀丘堆爲右弼百官總已聽焉明元避西宮時隱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有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

遐邇安同曉解世情練於物務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記精究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而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強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泰所疑明元曰此非吾事當決之汝曹國主

明元銳意南伐浩以伐喪諫不從遂遣奚斤督軍以行諸臣議曰此行先攻城也先畧地也斤曰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刻挫損軍勢敵得嚴陳徐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四

守宰收斂租穀使彼之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則勢必沿河東走若其不走卽是固中物耳時公孫表復請先圖攻城斤等至遂攻滑臺不克

太武譙擊蠕蠕羣臣皆不欲行惟浩力勸武允浩曰方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師行千里若蠕蠕遠遁而無所獲而南寇乘之得無危乎浩曰不然比破蠕蠕還吾未見其至也何也劉裕得關中當其愛子精兵良將而猶不能固守舉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絕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運士馬強盛之日而敢以駒犢齒虎口乎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猶決不能守

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膏肉一嚮識饑中之味類可推而得也已大軍破蠕蠕還南寇竟不動

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入犯請先其未發逆擊之詔羣臣議浩曰此不足聽也國家往年大破蠕蠕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也就使能來亦當待其深入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是爲萬全之計今在朝諸及西北守將從陛下滅赫連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取貨是以妄張賊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五

勢恐喝朝廷徒爲國生事耳如必先發是招之速至所謂張虛聲而召實害也帝深然之而邊將猶表賊至不已遂遣司馬楚之等督兵前進兵發而南將到彥之等來遂疾

太武西巡親臨叛賊薛承宗壘進兵圍之顧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承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此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彼見官軍勢盛必夜遁矣帝然之承宗潰滅已駕至洛水橋詔問浩曰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朕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懸所在擊地之法當須

破頭頭破尾不能復動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後則向長安亦一日可至一日之內即穀草不備未便虧損臣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易平矣帝不從徑渡渭南吳聞帝至盡入北山軍至竟無所克

浩狀白誓如美婦人而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天師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師之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謙之聽浩言古治亂之迹亦述旦不倦求浩為撰治典二十餘篇尤明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鈇於醕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鈇畫紙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六

作字託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浩或舍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即不服精美帝必為舉七箸意則立嘗之時高車新降梁帥數百人見帝為指浩不曰汝曹視此人冠纓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臂中所懷乃諭於甲兵朕有征討事前後克捷皆此人導我也又嘗執浩手以示蒙遜使人曰所云崔公此人其見親重如此

浩以刊勒國書事族誅時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坐浩姻戚盡夷族初浩構害李順時順已成夜夢乘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歿浩與室家羣止觀

之俄見順弟息號哭出曰此輩皆吾賊也揮戈奮擊悉投諸河浩寤而惡之以語館客馬景仁景仁曰此真不祥也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乎夫兆始惡者有終殃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校至是禍及

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至老不憚勞所書殆以百數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世實其述多裁削連綴以為模楷浩嘗著食經敘曰余自少至長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工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七

時祭祀皆不任僮使手自親焉自遭喪亂饑饉仍臻饘粥口不能具物十餘年間遂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約舉婉而成章親沒後值國龍興余備位台鉉典參大計實獲豐厚牛羊蓋澤貴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云浩母盧氏女孫也

李順

太武時順常奉使涼州既至蒙遜遣人謂曰年老多疹腰脚不隨不堪拜伏順曰王年老朝廷所知業有

詔旨豈得不見上使蒙遜翌日乃延順入至庭中而
自其坐隱几無起迎意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與無
禮乃爾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徑握節出蒙遜乃使人
追順於庭曰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故敢自安若太
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順怒謂曰
昔齊桓九合一匡功在周室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
下拜而桓公恪遵臣節降階拜受今君功高未若小
白朝廷非有不拜之詔也乃便偃蹇自大一旦朝廷
震怒屠滅不遠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
故不祇命乃下拜成禮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八

蒙遜既成禮順曰博德者昌博力者亡朝廷頃來
征伐四出山崩勢成強恐本可保常勝順曰我太祖定
基太宗承統自今上臨御志清六合是以戎車屢駕
親目以霜西滅赫連北走蠕蠕王師所及若時雨降
何云博力大聖王之朝遠東征西夷恐南徂北狄
怨豈得已順武哉蒙遜曰誠如太常言則涼土之民
亦願親帝遠至何復進驛告警意君若始慮事耳順
曰前民叛帝奔親恭若有起違后廢從逆主此皆逼
懾於近地牽制於西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蒙遜
為之屈

順既使還帝問以蒙遜國事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
十年許涉歷艱難粗識機變荒陬遠人頗畏服之雖
不能貽厥孫謀猶足終其一世然前歲表言十月送
墨無議及臣往迎輒乖前指不忠不信無禮不敬豈
能久享福祿乎以臣觀之殆不復周矣帝曰蒙遜即
欲其子必襲襲後早晚謂何順對曰臣累見其子並
非才俊僅保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健器性粗立若
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亦已不逮殆天所以
資聖明矣帝曰如卿言三五年不足為晚日停前計
為後圖未幾蒙遜來帝謂順曰卿言蒙遜歟今已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二九

又言牧健立何其妙哉朕魏涼州亦當不遠
順之使涼州也凡十有三年而蒙遜殺與順遊宴頗
多時慢語惡順泄之輒厚以金寶結順為掩覆得
不聞微時崔浩心惡順偵知之密言於帝帝時未之
信也太延二年帝以三方無事議伐凉問順順對曰
臣瞻目所歷私謂如然猶畏其勢既久未獲寧息不可
順動帝從之五年又議伐涼順言凉州之水旱遠征
不便於是浩遂與順庭靜帝從浩議及至姑臧水草
盡與茂帝自是倚順謂浩曰卿昔所言今乃信矣浩
遂曰臣所言順事虛實皆此類也懷詐若此幾誤國

事身爲不忠而反謂臣讒之非陛下今日親見臣亦可以自明乎於是帝大怒尋殺順

李藩

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嘗作釋情賦幾二千字文極宏麗自謂比潘生之秋與王子之登閣也與盧元明魏收友善作詩贈之詩云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拒岵瀛流火時將木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舂陰蔽長野冰雨暗窮汀侶俗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就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閒居同洛溪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舊坐夢尹勲荆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十

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遠友趣延尉辦交情豈若街逢輩收志偶沉冥仕終給事黃門侍郎所著撰別有集

司馬楚之

悅附

太武伐蠕蠕詔楚之督糧運時鎮北將軍封杏亡人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遣謀覘楚之入楚之軍截驢耳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解楚之曰此必覘賊也截之歸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卽命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米峻城固不可攻賊乃散去

楚之孫悅仕宣武朝爲豫州刺史時有上蔡人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於道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亦自誣服獄上州悅察言色疑之問毛奴兄靈之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賊曾遺何物靈之云惟得一刀鞘耳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詰城中刀匠匠郭門者前曰此鞘是門手作賣董及祖悅卽收及祖詰之時復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遂一訊服

刁雍

雍在太武時爲薄骨律鎮將朝廷詔雍出鎮車五千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十

輿運也殺五十萬付沃野鎮雍上言曰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至陷滯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鄯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沿流數千周年一至而猶稱國有糧儲民川安樂今處於牽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十舫千人臣鎮內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可達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

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省於車運十倍有餘而又不廢田詔曰甚善其永著爲式

陸侯教附

太武時侯以平東將軍爲懷荒鎮大將未替高車莫弗訖訟侯嚴急而請舊鎮將郎孤帝詔許之徵侯還侯至入見奏曰陛下今以郎孤往臣愚計之不周年必敗矣帝不謂然責令以公歸第明年莫弗果殺郎孤叛太武驚亟召侯問曰若何以知孤之然也侯曰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蒞之威嚴節以憲綱使彼知有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煩有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三

使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德其舉已必重加恩譏臣之失寬弛既久陵傲必生不出暮年無復上下勢不得不收之以威威行而人怨矣怨懟既多禍亂必作此臣所以策孤敗也帝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除放騎常侍侯嘗都督秦雍蓋吳大破之吳竄而獲其二叔諸將欲獻俘侯不許曰長安險絕不斬吳受未已也吳今竄匿非彼親信誰能致之若停十萬衆以退一人非上策今宜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便獲吳自効諸將曰二叔既獲吳一人亦何所至侯曰諸君不日見地

手斷其頭猶能爲害況遺其頭而僅披其鱗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恐二叔一去不歸耳侯曰此罪吾自當之不以累諸君於是遂遣二叔與期及期而叔不至諸將懼侯曰彼未得便耳姑俟之又數日而吳傳首至

盧永劉超聚黨萬餘以安定叛太武召侯謂曰秦川險絕頻年屢叛朕若以重兵與卿超等必合力拒戰若與輕兵又不能制卿其爲我以方畧定之侯承命遂單馬之鎮超等聞大喜以爲無能爲也侯既至第中揚威信已復納超女結姻親然超猶自警備侯一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三

日傳諭將親往侯超遣使逆曰三百人以外者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請酒食相迎侯乃止將二百騎往超設備猶嚴侯竟縱酒盡歡而返既歸謂將士曰超可取也因密選精兵五百激以忠義中之約束而徇以微請超與超縱飲詐醉上馬大呼卽手斬超首衆遂縱擊出不意竟平之

侯長子敏多知畧有父風文成兒而器之嘗謂朝臣曰吾每歎侯智過其軀今此子又過其父矣尋假長廣公爲相州刺史敏至州政尚清平州有宿德望重者十人皆待以友禮詢之政事方畧號曰十友又簡

諸縣強門百許人以爲假子盡賜衣服飲食令各歸家黨耳目於外於是發摘隱伏號稱神明境遂無劫盜已徵入行李蕭然吏民歛布帛遺之一不受民用以建寺卽名長廣公寺

源懷

宣武帝時懷奉詔巡行北邊六鎮得毀最諸屬吏先決後聞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政以賄聞懷入境祚郊迎道左懷默不與語竟劾祚罷之懷朔鎮將元尼須亦與懷舊而貪穢特著懷至尼須置酒飲懷徐謂曰命之長短

源懷

卷三十二

三四

昔由卿口豈得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非鞠獄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耳厥明檢其罪狀尼須但揮淚不能對

正始元年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南入恒代懷奉詔出據北蕃詔賜馬一細鎧一御稍一懷拜受訖卽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傾謂賓客曰吾氣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可便欺奉朝勝之規總驍捍之衆猶足掄其首帥獻俘闕下懷時年六十一矣懷至雲中蠕蠕遁

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但當

操罕綱領何必須太仔細譬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椽桷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芥斤不精斷削不密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好客喜置酒飲客雅善音雖在白首燕居之暇恒自操絲竹不輟

源子恭

子恭嘗爲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蕭衍亡人許周者自稱爲衍黃門侍郎心有山水不好榮宦以屢辟爵被出今願歸朝畢志嵩嶺子恭疏駁之云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節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五

榮祿而反以獲罪假令蕭衍不存雅道逼之出者亦非必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士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志遊嵩嶺初屆之日便應杖策尋山負帙浴水而乃廣覓知己徧造執事昔梁鴻去鄉終備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考之事實何其懸哉疏入詔有司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其言職官皆僞也

鄭範

範字世則好奇計文成時嘗爲左司馬從慕容白曜南征師次無繭宋戊主申纂憑城拒守時議者咸謂攻具未周未宜輕進範曰我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

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正謂我軍來遠不能速攻方城可憑設防懈緩此正天亡時也今若外潛內整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鼓剋耳白曜然之遂潛軍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一夜部分及旦騰城直上立剋之

無鹽既剋進次肥城白曜議攻之範曰肥城雖小而堅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彼見無鹽之塗炭衆已喪膽若飛書告諭自可不攻下耳縱其不降亦當逃散曜然其策移書曉之城果潰白曜目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六

肥城既潰軍達升城青州刺史沈文秀奉牋歸款請援曜擬遣偏師赴之範曰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填栢之肴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強則拒戰勢屈則走我師未逆竟何所畏而遽求援且覩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恐成羸角且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我多遣兵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則擊之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乘之腹背受敵進退無益雖韓白其能有全理乎願更深思毋墮賊計

曜深察其言而止

毛脩之

脩之初仕宋已沒於赫連昌及魏滅赫連遂入魏脩之善和飲食手自煎調得太武意被知遇位次亞於崔浩浩以脩之中國舊門涉書傳每推重之嘗與論及陳壽三國志浩曰壽有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班史以後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被擢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蓋挾憤之言也浩不以爲然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七

置結

晉代人也太武初任侍中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年已一百七歲後除長秋卿典后宮出入時年一百一十因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馳驛馬詢訪焉賜私第於東川并爲築城名羅侯城卒年一百二十歲

伊微

微自少健捷走及奔馬力能曳牛使却行官振威將軍太武之討涼州也羣臣咸諫謂涼無水草師行必不返獨崔浩勸行羣臣既出微言於帝曰若涼州無水草何以爲國羣議不可用也宜從浩已克涼帝大

會姑臧顧羣臣曰崔公智謀有餘吾不復奇之如敝弓馬士而所見乃與崔同此深足奇也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術青霍去病日不知書而皆策勳豎名流芳竹帛豈盡山學乎帝大悅

費穆

爾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兵以拒榮及榮推奉莊帝穆卽投策輸款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故耳旣無戰勝之武羣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衆有官之盛一知公虛實必起輕侮心若不大行誅戮更樹親黨恐還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八

蘇湛

蘇實實豫州有異謀湛時事實實實使姜儉告之故湛聞輒舉聲大哭儉止之曰何遽爾湛曰一家自口卽時居喪六旬不哭哭數十聲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林賴朝廷假王羽翼寵榮至此一旦乘國多虞遂欲以羸敗之卒叩關問鼎但見其敗本見其成也湛不能以自口爲王族滅且衆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能有成

班不吾恐棘荆必生王之庭矣未幾寶寅敗

裴宣

附 女祖

宣通辯博物早有聲譽而性慕廉退仕至南秦州刺史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主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顧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想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國贍言往哲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職宣武不許爲作懷田賦以寄意焉已遭疾宣素精術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勉亡日果如其言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三九

會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不肯獨食開居養志不出城市各有勸其入仕者安祖曰高尚之士非敢庶幾京師遂遠實憚於栖屑耳一日閒遊偶息樹下有鷺鳥逐雞雞急投之遂觸樹死安祖憐之會天熱公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雞蘇安祖喜而放之越宿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緇衣曲領向安祖再拜怪問之答云感君見放故來謝聞者爲之歎異

柳崇

崇有吏才嘗爲河北太守郡民張明失馬疑逮者十許人崇廷致之都不問賊事八人別假詞色爲問其

父母老壯存沒與所業農桑多少而但微察之應對舉措之間卽獲真賊二人餘悉遣放合郡稱神明

李訢

文明太后時訢爲徐州刺史范曄告訢叛詔訢不伏太后令引曄證之訢謂曄曰爾不顧予之德爾而忍爲此乎曄應曰公德於曄何若李敷之德於公訢慨然曰悔不用曄言以至此訢先在獻文時以賄敗尚書李敷實由護之其後抵罪乃詰敷短以自免而左將軍璞嘗語訢不可託曄心腹訢不聽故云

盧度世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二

四十

初盧玄有子惟度世嫡而餘皆庶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度世度世深術之以是誠約諸子絕交孽不得令長以防後患是時度世子四人凡婢妾生子雖形質甚肖者皆不舉士論非之

族子義偉有學尚識度流遠靈太后臨朝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信策其必敗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拒不許因以女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常侍就其家敕停婚時內外惶懼而義偉夷然自若

盧讀史快編卷三十二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三

讀魏書

北齊鉅鹿魏收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高允

太武帝多禁封良田允欲諫未得其會適一日帝問允萬幾之務何者最急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亦復何憂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給民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一

崔浩嘗薦冀定等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勩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而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親民宜使便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間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身爲人臣而苟違其非以校勝於上如何能濟浩卒敗

允同徵諸人如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調

時百官無祿允使諸子樵采自給怡如也嘗感昔歲諸同徵者零落將盡爲作徵士頌以懷之敘畧云神廡以後夢想賢哲徵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其就命者三十五人爾時髦士盈朝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日而日月推移凋穢畧盡在者數子猶復分張今在朝皆後進之士居里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永歎不已予不爲文二十年矣事切於心豈能默乎遂爲之頌詞多不載

允嘗上酒德訓畧曰酒之爲狀變感情性雖曰哲人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

孰能自競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一味之適不亦寡乎而所損者天年亂志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往者有晉士多失度散誕長酣者非法之言謂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豈非妄乎云

允精於曆數然少所論議崔浩作魏曆多集術士校漢元以來日月五星行度譏前史之失以示兄允曰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案星傳金水二星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蓋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議漢史而不及是恐後人譏今猶今議昔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越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今更考究果如君語是年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服允嘗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要畧者爲八篇太武見而善之曰高允之明允與豈減崔浩乎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

慕容契

文明太后時問文祖以受南安王金事發坐罪太后謂羣臣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人心信不可知也於是獻文帝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歸位契乃進曰小人之性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獻文曰昔鄭相嗜魚遂不受魚契能心知不可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

胡叟

叟性冥悟學不師受人咸識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

入神者其惟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寧有探賸未垂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人長安章祖思聞其名召見之不甚加禮與聊與敘溫涼即辭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與應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何誇言也竟拂衣去至逆旅主人家即賦章杜二族一宿而成前述舊美未及鄰人皆奇其才而畏其筆

叟不治生產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時趙郡李瓌被服華靡見叟敝章衿褶意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衿褶衣君欲作何計瓌爲之失色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四

外假盛服而中無所有也高閭營造其家叟短衣柴從田舍歸爲問設蔬食皆極精潔見其二妾年長貌醜衣衾穿敝閭贈之十餘疋叟亦無愧辭

宗欽

飲博綜羣言詩才竝高允嘗著東宮侍臣箴畧曰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非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塗改慮及於三季道喪純遷築起瓊臺糾酸槽山川滅妖奴界以田豈伊害身厥亂職焉龍盤應德隋地街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於昭儲后運

應玄錄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君有諍臣庭立謗木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仕著作郎坐鄒浩事伏誅

段承根

釋附

承根機辯有文思鄒浩奇其才薦著作郎甚爲燦煌李寶所敬根嘗贈寶詩十章紀其五其一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衡交問鼎路盈訪壘狗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摘其二曰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靖亂制蟬求珍搜若採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三曰自昔涼季林焚淵竭矯矯公子鱗羽雁託靈慧雖奮秋氣未廓鳳戢崑丘龍潛玄漢其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五

四曰數不常援艱極則夷奮翻幽喬翰飛示師珥蟬紫閣仗節方幾新我王度庶績緝熙其五曰聞諸交舊累聖疊耀淳源雖清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音和茲清調根亦坐浩事歲初承根父暉少時師事歐陽湯忽有一童子迷暉同學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一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游學乃煩子厚贈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以是自知必貴後卒如其言

劉邨

那年十四時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經者八十餘瑀有女始芳方妙選良偶為別設一席召諸弟子謂曰吾有一女年漸成長欲覓一快婿誰能坐此席者吾以女妻之邴時竟整衣冠肅然就坐曰先生求快婿邴其人也瑀遂與婚邴後隱酒泉不應州郡之命道譽日重弟子受業者亦五百餘人邴以三史文煩著畧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畧並行於世號玄處先生入魏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初仕涼李嵩為祭酒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本

李孝伯

安世

孝伯有才辯太武南巡登亞夫冢遣孝伯勞問劉駿駿亦遣其長史張暢來酬孝伯曰上上有詔欲與太尉安北相見因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彼國何得稱之本朝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然則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因問曰何遽杜門絕橋暢曰此間精甲十萬人思致命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遠疲恐輕相凌踐耳孝伯曰令行禁止此主將事何用廢橋杜門且窮城中復何以十萬計我亦饒有精

騎百萬暢曰王公設險豈但法令而已我若誇君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素所畜養城中士庶猶勿論也我本關人不關馬足且冀北馬所自生雖多逸足亦何足相誇孝伯曰王公設險誠如君言但開閉有常而遂杜塞義所未喻且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焉亦猶君之恃城耳於是駁奉酒二器甘蕉百挺以報駱駝貂裘之賜

安世孝伯子多智畧嘗為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者恃宗黨強盛殘掠一方前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波拒戰大破官軍自是遂為逋逃數郡邑莫敢問百姓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七

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雙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至以計誘波及諸丁姪三十餘人盡斬之郭市境內始肅安世子瑒

瑒字瑒羅有氣尚靈太后時民多絕戶為沙門瑒疏論其非云水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時沙門都統僧暹忿其鬼教之言訴於太后謂瑒謗法太后詔責之瑒疏自理曰鬼神之名通神達靈之稱也三皇五帝皆號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曰能事鬼神禮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
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
曰鬼豈爲毀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未達
衆妙之門耳太后雖知瑒言持正猶罰金一兩

李冲

冲事孝文屢參大計位僕射初李彪入京孤微寡援
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因言之帝致位中尉兼尚書
彪既貴謂非復藉冲遂相輕背無復宗敬之意冲銜
之後因事表其倨侮之罪辭極激切併以自劾帝覽
表嗟恨久之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云滿矣冲時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八

震怒數處前後愆忤輿目大呼至投折几案冲本性
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扼腕叫誓不已只稱
李彪小人時醫藥罔效旬餘日竟卒或謂其肝臟傷
裂云道固處字

高閭

閭嘗侍孝文論忠佞之辯閭曰袁盎撤慎夫人坐是
其忠殺趙錯是其佞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否顯是
佞帝曰自非聖人忠佞時或互有史據成事而書其
辯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也閭曰儵者備知忠發
本心譬如玉石噉然易耳帝曰玉石同體異名忠佞

異名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
其所以同同異交換之境豈瞭然易明哉或託忠以
飾佞或借佞以成忠如楚子恭後事顯忠初非佞也
閭曰子恭適欲幾諫非爲佞也且子恭不設初權忠
無由顯帝善其對

閭好屬文撰軍國詔令書檄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
三十卷與高允並稱二高閭強果敢直諫其在廣坐
裁語及朝廷事卽議鋒起人莫能敵然貪福矜慢
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餘人凡有干
求者無不通財賄及老出爲二州乃更以廉稱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九

劉芳

芳以社稷無樹上疏論之云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
朱絲爲繩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周禮司徒職云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此
一證也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
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
二證也論語云哀公問社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虞
人以柏周人以栗此三證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
樹使民望見卽敬之以表功也此四證也五經通義
云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土生物萬物莫善於

不故樹木也此五證也周禮司徒職云班社而樹之
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
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六證也又見諸家禮
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七證也芳
又嘗論四郊制皆有証據

崔巨倫 楷附

巨倫字孝宗博涉經史有氣決嘗任殷州別將州爲
賊所陷葛榮聞其才名欲用之巨倫規自脫適五月
五日會集官僚命巨倫賦詩巨倫詩曰五月五日時
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來牛復吐出舌聞者閔然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

噤以此自晦獲免已潛結於士數人乘夜南走遇邏
騎衆危之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遽給賊
曰吾受敕行賊方募火觀救巨倫輒拔劍斬賊帥餘
衆遂潰因得脫歸朝

初巨倫有姊未嫁以眇一目中外親黨莫有求者其
家議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妻也而明有謙鑒
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應令此女屈事
卑族遂爲其子翼內之時人重其誼崔氏有文其與
翼書詩凡數十首巨倫弟楷

楷在孝昌初除殷州刺史時葛榮作亂鋒銳甚盛楷

將之官咸勸留家口以獨身行楷曰食人祿者受人
憂吾獨身往將士誰復有固志乎徑携合家俱赴賊
既逼或勸減幼丁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已出旋
復追還曰國家置我此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
且謂我虧忠全愛賊獲耻之矣未幾城陷合門死

崔挺

挺爲光州刺史威惠並著時犯罪配邊者多逃亡朝
廷遂立重制一人逃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云父子罪
不相及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恐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撻盜跖之誅也詞極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一

切直孝女善之帝嘗幸兖州挺朝行在輿論及文章
謂曰別卿來修焉二載吾所緣文已成一集今給卿
副本蓋挺有文名故出以質正云

挺在宣武時猶爲北海王詳司馬世皆歎其屈而挺
處之恬然詳擢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獨無
語詳曰逮伯玉恥獨爲君子卿何偏默默宜投一牒
當爲申請挺對曰自術求進心實羞之詳嗟嘆良久
已去州尋卒州人爲鑄八尺銅象於廣因寺起八關
齋追奉冥福挺尤能識崔光於貧賤識邢劭宋弁於
童稚八推燕鑒焉

楊椿傳附

椿在莊帝朝以老乞歸固請乃許臨行入辭帝爲下御坐執手流淚詔百寮餞之城西觀者人人歎羨椿嘗作書誡其子孫曰我家自初入魏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盛因得於親故吉凶之際厚加贈贈來往賓寮必酒肉飲食之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綠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猶記清河翁恒著布衣韋帶每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二

驍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觀汝等服乘漸華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日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救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且列人事何容易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卽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當時或大被嫌責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譙高祖謂曰北京之

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輒有是非言語時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自後脫若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萬不可輕論人惡也聞汝等學時俗人有箕踞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議短長者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之大病汝家仕皇魏來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存禮節不爲奢淫憚慢假不勝人猶足免尤請足成名家吾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重欲使汝等知滿足之義爲一門法非是苟求千載名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三

汝等能記吾言百年後亦復何恨憐從子侃侃有將畧蕭寶實反雍州僕射長孫稚討之侃進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快關爲壘勝負久而無決豈才雄畧抗行當以湖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隄形勝縱曹操更出亦難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夾地人有關心然後華州之圍可解潼關望風潰散則長安自剋也稚曰薛修義已據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珍孫倅師虞坂久不能進此計不無可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趣堪爲人使未可使公一旦受任元戎處分萬眾精神亂矣

豈辦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在東境修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州今若率衆一隔彼人思內顧郡圍自解此理昭然易見也稚然之師進次石錐壁遂以舉烽策潰其衆語詳南史

楊昱 津附

昱椿之子也王肅爲楊州刺史出頓洛陽都亭朝貴畢集爲餞時昱伯父播亦在焉酒酣北海王許廣陽王嘉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昱對曰見父道隆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四

從其隆道汚則從其汚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如一坐歎其善對肅曰非此郎無以申二父之美

昱季父津少與馮誕友善及誕貴寵津每避之誕每招津津多辭疾不往或謂曰司徒君之少舊何遽自外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已爲岐州刺史剖決明辨武功民有齋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者適馳驛使至見其狀以語津津卽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家人可視隨有一老母出哭云是吾子也津津卽遣騎追緝獲之闔境畏服

津家世純厚一門父子昆季並敦義讓與人言必自稱名兄弟聚坐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事以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休偃談笑恒於斯椿年老或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候其安否津椿年過六十並登台閣而津每旦暮率子姪問椿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每食津必親授箸味必先嘗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時府主皆引寮佐人說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主裁何爲見問一家之內男女自口人無間言近世希有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五

劉昶

昶劉義隆第九子雅涉文藝棄宋歸朝孝文器重之嘗命昶都督彭城命百寮皆賦詩爲贈帝賜文集一書又出御製文筆示之謂曰時契勝盛事鍾文業雖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足爲笑其自冲抱如此和性弛縱呵嘗僮僕音雜曳屣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徹御聽帝亦優假之不以怪也

蕭寶實

寶實徐東昏母弟也國亡歸朝爲尚書僕射上言時

政雅有思理其論計吏云朝廷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匪輕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限秩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則是歲周十二始得一階也至兩省閒職公府散佐或數旬一直或朔望暫朝及其考日乃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甚艱此以冗散虛糜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厚薄之殊絕乎自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蠅營開百方而殫逐乘釣者益不勝其苦矣

韓麒麟

書上詔褒答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六

麒麟嘗參慕容白曜軍事白曜攻升城多損傷及城潰耀怒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圖進取宜新寬及以招敵入此韓信降范陽計也幼敵在前而遽坑其衆愚自此以東人自爲守攻之難克日久師老變故乘之三齊未易圖矣曜從之齊人大悅

麒麟後爲齊州刺史在官簡刑弛罰從事到普慶進說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刑將何施若必須斷斬以立威者當借卿立法耳普慶慚懼語塞性澹泊居官清貧不異寒士臨終教其子以素

相殯士論高之

韓顯宗

孝文帝時顯宗任中書侍郎上言朝廷取士但檢門望徒託秀孝之名而無其實亦不復彈坐夫門望者是其祖父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其人賢雖屠釣奴虜聖皇不恥爲臣如其不才雖三后之胤自夷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古今通誼也若必檢門望直須卽門望制科亦何假秀孝之名乎帝是之而不能用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七

意一以爲可一以爲不可宜相商之時李冲對曰未審上古置官但爲膏粱兒地抑爲賡治也帝曰亦爲治耳冲曰若欲爲治豈得專崇門品傳嚴呂望豈以門第見推帝曰此曠代一兩人耳李冲進曰若專論門第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於是顯宗進曰就國事論之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不審項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賤葉賤帝不能屈

帝嘗謂顯宗曰著作之任國書定司卿等文況古班

馬固自遼闕求之當世應推崔孝伯又曰朕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校卿才能可居中第顯宗對曰臣誠才第短淺然竊謂陛下貴古賤今昔楊雄著太玄當時不免覆盆之謂二百年外則超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視祖宗巍巍之功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且臣遭逢明時直筆無忌又不受金安眠美食竊自謂優於遷固帝哂之

帝嘗南伐顯宗爲統軍親督戰斬賊將法援首帝詔曰卿破賊斬帥何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人

軍王肅獲賊二三級牛馬數頭便作露布臣在東觀正心恥之近雖仰憑威靈畧摧醜虜顧未臻蕩定亦何敢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帝笑曰如卿此黜誠合茅社然竟除廣陽王諮議後竟以表詞無檢坐免官意不自得嘗託詩以寄意焉

顯宗幼時性極聰悟有沙門法撫者故亦以聰悟著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覆之法撫猶一二訛舛而顯宗了無誤撫因歎曰貧道

程駿

駿少時師事劉炳炳嘗謂門人曰今世名教之儒咸尚老莊吾謂其言虛誕不可以經世駿對曰不然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本性之有人若乖一則煩傷生爽性則冲真喪恐老莊未盡非也炳瞿然曰卿年尚稚識乃老成自是聲譽遂顯晚年事獻文嘗與論老易義帝顧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闇聖因問駿卿年幾何對曰臣年六十有一帝曰昔太公八十遭文王卿以六十遇朕豈非早也

張謐

謐初仕宋遭兵亂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九

乃謐不能洗沐日暴頭垢面以自完謐後爲劉駿黃州刺史內賂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賂太盛召皇甫視之則年垂六十矣帝因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誼此老嫗復何所任而乃如此致費也皇甫歸謐令詣妾於境上奉迎

李彪

彪字道固家世寒微而才高博學李冲舉之爲言於胡官祕書丞恭著作事自成帝奉至高允撰著圖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類始與高祐奏從遷固體創紀傳表志之

史中尉以剛豪多專恣爲留臺僕射交章彈劾被廢
宣武卽位徵因王肅復舊修史事乃上表自薦末云
先朝賜臣名虎蓋欲遠追漢史之叔皮近準晉史之
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於是命以白永修史如王
隱故事

虎爲中尉頗任嚴酷以姦款難得創爲木手擊人脇
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之又嘗論汾州叛胡得其兇
渠皆鞭面殺之李冲劾虎畧云往年曾共諸公卿集
閣廷尉所問因徒時有訴枉者臣等方欲聽採虎輒
震怒口稱賊奴高聲叱吒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十

奴肋折又云南臺所問惟恐枉活終無枉歟蓋虎之
被廢以此及虎病其體多潰瘡楚痛備極人以爲酷
虐之報云

虎有女幼而聰慧虎奇之教以書史經傳嘗謂所親
曰此女當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虎亡後宣武聞其
名召爲婕妤婕妤在宮教帝妹書授經史後宮咸宗
師之宣武崩婕妤請爲比丘尼通習內典法座講論
爲諸名宿所歎重虎子志字鴻道亦工屬文虎嘗謂
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

王肅

孝文二十年以久旱不雨帝輟膳三日肅等進言臣
聞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俱已澇濡
惟京城內微少沾潤蒸民未缺一餐陛下徹膳三日
臣等惶惶無復情地帝詔曰比十日來炎熱焦酷人
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朕雖不食數朝猶然
無感昨傳言四郊有雨朕意此輩皆慰解之詞比當
遣人往驗若果雨也便命大官進膳豈得以近郊內
地慷慨要天若其無也朕之無感亦安用朕身以苦
民庶朕志確然歟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

宋鴻貴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

鴻貴仕爲定州泰軍嘗送兵荊州取兵絹四百疋兵
欲告之鴻貴怒議斬兵十人貴故武人不學聞有梟
首律乃生斷兵手以水流之然後斬決世爲傳笑時
鴻貴族人頗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一夕忽見夢於
弟去初無由異之及旦以語崇未幾崇歿

郭祚

祚事孝文帝爲吏部尚書守潔清愔名位每至銓授
卽得人亦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每下筆必云此人
便貴矣由是事須稽滯恒招怨讎然所拔用皆得人

時論以此歸之祚初爲李冲所識自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苦陳挹退詞色甚懇冲每謂之曰人生有運命非可避也卿但明白當官亦何所忌自是積二十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

祚在宣武朝領太子少師嘗從帝幸東宮孝明時尚幼冲祚懷一黃鰐出以奉獻帝左右應詔有趙桃弓者頗爲帝所親信祚每私結之於是時人謗祚有桃弓僕射黃鰐少師之語後以裁抑于忠被殺天下聞而冤之祚太子思恭善事權貴世號郭尖時李世哲者亦傾巧善權刺世號李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三

張彝

彝愛好知已而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晚年雖患偏風手脚不便而善自將攝能朝拜志氣彌高嘗撰歷帝圖表上之畧云元天高朗猶假列星助明洞庭淵湛尚精衆流增人孤照不必詣幽獨探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孜孜不逮用能經十氏而不淪歷三千以孤鬱臣家自奉國來及臣四世八十餘年鏘玉紆金恩深罔極實思碎首膏原增廣高爵輒訪舊書披圖史起自苞義迄於晉末凡可輝風景行併垂鑒戒者謹編丹青以標睿覽計十六代二百二十

八帝三千二百七十年雜書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古謗木諫鼓意云又表上其出使時所採詩謠七卷宣武皆善之

彝以次子仲瑀上銓選格裁抑武人觸怒虎賁將長子始均被焚歿彝亦遭捶辱未幾歿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悼惜之每言及輒泣下謂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亦復凋落又云彝前屢乞冀州吾欲從之有人阻之而止使當時若從其請或不至是追悔何及初始均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爭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焚畧盡用息僥倖而見者傷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三

心焉及始均歿竟在煙炭間不勝焦爛之痛論者亦頗咎其前事云

邢辯

辯有將畧多智算宣武時梁兵入寇緣邊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命辯督軍東討辯既摧之宿豫斬其列侯將三十許人俘卒萬餘獲其粟米四十餘萬石中山王英遂乘勝進攻鍾離辯策其未可表請徐圓諒不許仍重促之辯乃上表極言曰中山進軍鍾離深入重地臣實未解彼半城自守不與吾戰城壘水深非可填塞若空坐至春則士必敵苦若令臣赴彼

糧何從致夏兵不齋冬衣脫遇水雪何方取濟臣寧任怯懦不任損敗也鍾離天險若有內應所不可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理陛下倘信臣言願賜臣停如其不然願回臣所領盡付中山任其調遣謗云耕則問奴織則問婢臣雖不武忝備戎行臣既謂難何客強遣詔猶不謂然已中山收服其識畧

李諸

諸字虔和風流闊潤以詞賦擅名仕歷史職元穎入洛授給事黃門侍郎及顯敗除名因為述身賦以寄意文凡三千言極雋麗難盡載中云邇俟庠澤賞許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四

煙霞接開虛以築館背城關而為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山隱勢於複石水迴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武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腹旨吐文藝之英華羞綠葉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慚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誼譚云孝靜時使梁與梁主客范胥和酬對不辱命

李崇

崇為兖州刺史州故多劫崇設方畧為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擣鼓

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各守要路於是盜發俄頃聞輒聲布百里中險要處悉置伏盜遂無有得脫者兗境自是寧息

崇為楊州刺史時定州人解慶賓者兄弟坐事俱徙楊弟思安背役逃慶賓懼追詰乃認城中死屍為弟云破人殺迎歸殯葬因誣訟蘇李二人殺之二人不勝悲掠各誣伏獄上崇崇疑停之為密遣一人非州內所識者偽詣慶賓告曰吾住此州某村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詰之乃逃軍也姓賈字思安吾停為備財賄此人即報崇一訊遂伏

崔亮

自張彝遇害朝議武人皆得依資入選於是人多官少銓衡計詘亮入典銓為創停年格以限之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先後亮甥劉景安書規之亮答書自解畧曰武人至多員缺至少今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五

入選而不見從是故權立此格限以停年昔子產鑄刑書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汝引古禮難權宜亦復何異仲尼云德我春秋我亦春秋但今來世君子知吾意焉耳已亮先在雍州讀杜預傳見預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作碾及官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頗資之

崔光韶

光韶天性方嚴聲音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人或疑為忿怒而孔懷雍如也博學強記尤好理論至人倫名教得失之介確然不以一毫假人家足於財而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十六

任儉嗇人或非之然其家財皆第光伯所營光伯亡遂悉焚券河間郭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實不知竟不納

刺史元弼嘗以私恨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被拘掠甚苦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枉白之或勸韶詣樊謝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故事無勞往後刺史侯淵謀不軌一夕遣數百人劫光韶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者必有名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父老無能為計也淵雖恨之不敢加害

光韶嘗誡其子曰吾官雖經為九卿未嘗虛冒一級

平生立身無慙古烈目謂案業足遺汝官闕亦不須也但吾運薄忽更三娶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百年後自不須合贈諡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汝等若違吾志神靈當不汝享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見女婚宦事必先相推第煩橫禍權作松觀今亦可為我作松棺使吾見之也

崔光

宣武帝正始初元顯以四足四翼鷄獻詔問光光引漢書劉向蔡邕之說以對而終之曰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其理未始不相類夫翼足果多當是羣小扇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十七

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可制御也今或有自賤而貴招權結黨干預政事者倘亦前代君房之匹與惟陛下睹影察形云疏上帝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竝以罪伏法

永平元年秋將刑元瑜妻李氏敕光為詔光奏曰元瑜妻李妖惑扇亂誠合屠割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慘至剗胎謂之虐刑禁紂之主乃行斯事酷而不法何以示後且陛下春秋長未育儲體皇子襁褓致有夭折以臣之愚乞停李獄培生機帝納之光在靈太后時諫習射諫幸王公第宅

諫登九層佛圖諫幸嵩高俱有所救正

光弟子鴻弱冠便有志著述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惟劉淵石勒慕容儼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乞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圖書未能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褒貶損益焉書成未奏鴻卒其子于元奏之

高聰

聰性傾巧反覆險鄙趙修之嬖於上也聰深附修爲修父作碑文又爲修作表陳時事便宜教以自安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八

術及修成聰慮危及每見人語及修則必醜詆之而曲事高肇以自免已見茹皓寵聰又媚附皓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因之啓請田宅及皓見幾輒復對人言恨其成之晚也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意及病恐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士論羞之

哀韻

魏自廷尉出爲平陽太守意不自得爲作思歸賦賦云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隨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水而蔽月川

無梁而復深恨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

石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繚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

驅馬之悠悠徵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登翠橫萬里

而揚波彼暖然兮羣洛北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

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觀兮青岸岸

上兮似飄飄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二九

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曉情恍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縈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兮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

傳永

彭城王勰廣陵侯衡同鎮壽春爲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臺授不至甚憂之朝廷命永以三千人往赴時伯之防淮甚固永以計潛渡直達壽春勰等出不意

見之迎謂曰北望已久恐洛陽不復可見何意卿能至此因令引軍入城永曰執兵披甲將敵是求若奉教旨便是與殿下同圍守豈是赴援之意遂孤軍列城外與懿并勢擊伯之伯之敗退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也蕭衍將馬仙琕率兵赴援英將張懷戰敗永時為統軍即擐甲揮戈單騎獨出餘人未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大破之斬仙琕子賊遂燒營遁英時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令人知永雖微國家帥也奈何使虜有傷帥名遂與諸軍力追極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十

夜而返時年七十三矣

永後為恒農太守中山王英進攻鍾離屢表乞求為將不許永悵然曰文淵充國獨何人哉吾乃白首見拘此郡也常諱言老年踰八十每自稱六十九時登北邙於平坦處躍馬奮稍盤旋瞻眺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之為人欲葬附其墓為買山數頃以教其子叔偉及沒後妻賈氏易葬之清河至併承父母舊葬遷焉舊葬已為桑棗根纏結棺去地尺許極周圍賈徑令斧斫而出之不出三年叔偉卒叔偉亦負絕力能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

與人角騁人謂得永之武而不得其文

裴叔業

遠附

叔業初事東昏為南兖州刺史時茹法珍王暉之用事而南兖又近建鄴叔業恐受制於人乃遣所親馬文範問計蕭衍曰天下事大勢可知恐無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僂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當不失河南公衍令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若意外相逼便當勒馬步三萬直搗橫江以斷其後天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向北彼必遣人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十一

相代以河北一城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叔業遲疑久之竟歸國事在宣武時

叔業從子也神情閒逸舉動詳雅嘗在高陽王坐王謂之曰吾愛若動止可更為一行叔便下席從容行由宣武間之亦欲觀其風度故令傳詔就家召之須臾間使者相望於道合家恒懼不測所以而叔恬然神色自若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勢傾朝朝士見之咸望塵拜謁叔見惟長揖而已又嘗詣清河王憺會由暴集叔容步舒雅不改恒度憺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出帝初桀爲膠州刺史屬亢旱士民以故事請禱海神桀不欲違衆勉從之及至神所直據胡牀舉杯曰僕白君云左右言故事當拜桀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下拜海神也竟不拜然迂緩不達變青州賊耿翔入犯桀猶日事高談左右白賊至徐云豈有此理又白賊已入州門猶云可引耿王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立過害

桀弟衍先事齊東昏已歸國授通直郎欲辭朝命隱嵩山乃上表曰臣攝性乖和恒苦虛弱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滋痰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非敢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二

追踵高舉芳第清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荷永葛屨拔營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塗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病中嶽練石嵩嶺栖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既已神往便從來請宣武末復出山仕相州刺史與葛榮戰遇害衍宗人名遠者亦放情琴酒無拘檢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人號爲柳癡

夏侯道遷子大

道遷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曰吾

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以爲戲也及婚日覓之竟不知所在久之橋訪則逃入益州矣仕蕭爲輔國將軍已復歸國累官漢陽侯道遷雖學不淵洽而尺牘札記雅有意理好觴宴窮口實水陸珍羞罔不畢具於京西水大市地大啓園池植蔬果延致秀彦往往遊適列侍妾十餘以自娛歲入三千餘匹專以供酒饌不營生產每誦孔融詩云坐上客嘗滿尊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時亦以此多之于夫

夫有父風醇醪肥饌不離於口以是父時田園貨賈畧盡而人間債負猶千餘疋嘗言人生何常惟當縱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三

飲未幾以昏酣卒夫先與南人辛謹庾道江文遙等友善恒相謂曰此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聞耳脫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宴飲靈前靈而有知庶歆饗也夫亡後三月上巳諸友憶夫言相率前爲節日將晚室中微暗咸見夫在坐形容不改時執酒盃若獻酬而但無語夫家客雍僧明心怖披簾欲出便即僂仆夫從兄忻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遽暈之僧明乃寤

李苗

正光末二秦反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

矧隴兵強悍且聚羣無資乃土書曰臣聞食少兵精
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
蓄其勢宜於疾攻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大賊至
風起逆徒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
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將無法令士非教習恐有莫
叛輕敵之志無克國特重之規脫今隴東不守沂軍
敗散則二秦迷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
宜亟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而別命偏師出麥
積崖襲其後庶沂岐之下羣妖可散也於是詔苗爲
統軍出梁益尋平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手四

苗素有志操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
葛不許輒爲之浩歎及覽周瑜傳木嘗不絕倒解鼓
琴好文詠人牘之彼當世罕及以拒爾朱世隆於河
橋援兵不至戰歿朝野壯而悲之後莊帝幽崩世隆
入洛主者議遮道封爵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
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城任抄掠賴苗
力拒京師得全天下之善士也其勿追

陽固

固佳俠好劍客不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讀書遂
博覽篇籍工文詞在軍武時嘗感憤時事爲作南北

二都賦託以諷諫已仕不得志復著演廣賦以明幽
微通塞之故二賦各五千餘言又爲詩二首可五百
餘言俱浩博工緻傳於世

中尉王顯起宅成大宴寮友酒酣問周曰吾宅何如
周對曰此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
他日顯又謂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謂何如因
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加州郡賦贖悉入京
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
不戒哉顯大不悅遂坐免

固嘗爲清河王曄從事王爲元叉所殺朝野震悚時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五

曄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遠引而固以故誼獨
請喪所慟哭盡哀良久乃去游聲聞而歎曰君子哉
若人雖樂布王修何以尚也固居官潔清歿之日家
徒四壁立無以治喪親故共爲之殮

賈思伯

思伯故業儒精經術崔光薦之朝以杜氏春秋入授
明帝性謙和好折節雖街巷相遇必停車下馬接誘
恂恂如也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
曰我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談嘗從任城王澄
圍鍾離澄失利令思伯殿後澄謂思伯儒者意必哀

已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黑伯託言迷道不居功
伯弟思同同為別駕時清河崔光韶先為洛中自以
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將抵官徑去職州里人士大
為思同恨之已光韶沒遺誠其子不許求贈謚思同
輒上表列光韶業操印時蒙贈謚士論歎服

時國子博士衛冀隆者為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
六十三事思同為駁其舛錯凡十一條互相非是積
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已
魏郡姚樂陵秦道靜復為申思同之說會冀隆亦卒
而浮陽劉休和又復持冀隆說終其能裁正焉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六

奚康生

康生負絕力精武藝嘗從王肅問義陽齊將張伏護
者自昇城樓有不遜語肅命康生射之康生引強弓
注矢望樓伺窻扉開矢即入伏護應絃而斃敵驚
以為狂弩後拒梁兵於郁洲蕭衍問康生能引強弓
至十餘石為特作大弓兩張送康生弓長八尺把中
闊尺有二寸箭如長笛然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用
以平射猶有餘力也尋表上其弓藏之武庫

靈太后嘗大會西林園文武皆侍宴酒酣迭起舞大
至康生康生起為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

手蹈足瞋目領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先嘗為相州刺史天旱禱雨令人鞭石虎像復就
西門豹禱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病
至以為虎豹之祟也卒忤元叉歿

楊大眼

大眼楊難當孫也孝文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
官大眼往求焉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某出一
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
一時見者莫不驚詫冲曰此千載逸才也遂用為軍
主大眼輒還顧其徒偶曰蛟龍得水此後不復與諸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三 三七

君伍矣妻潘氏亦善騎射每逢戰獵潘必戎裝與大
眼並鑣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
眼每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大眼裝束雄偉擐甲折旋疎動觀望衝堅突陳無所
不摧先為荊州刺史常縛縶為人衣以青衣而射之
召諸蠻果指示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殺又北清
郡有虎患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樓市自是荆蠻
相謂曰虎尚不免何況吾儕寇盜遂息

大眼有三子皆潘氏生潘死繼娶元氏大眼疾將革
謂生曰我子潘氏之子也其腹中有一印授當

我兒襲之若等婢子勿有所望觀生深恨之大眼既
歿喪還京宿城東七里地甌生乃於夜二更開大眼
棺出其屍抱持上馬左右扶挾以行叛歸蕭衍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三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三

三八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四

讀魏書

北齊鉅鹿魏收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爾朱榮

葛榮寇亂將向京師衆號百萬榮啓求往討率精騎
七千倍道兼進葛榮時聞兵少喜見顏色令其下曰
易與耳爾等各辦長繩至便縛取榮乃潛軍山谷爲
奇兵部分督將每三人集一處處屯數百騎所在楊
塵鼓譟令賊莫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
讀史快編卷三十四

餘衆悉定

榮既廢立稱王威儀甚盛身雖在外而遙執朝權舉
朝莫敢異性好獵盛暑不輟縱虎豹逸聞者必坐歎
部衆殊苦之太宰元天穆一日從容進曰大王勲高
日月今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似不必盛夏馳逐
恐傷天和榮遂攘臂大言曰太后女主亂朝推奉天
子自是人臣常節葛榮本奴才妄自署假譬如奴走
擒獲便休若乃廓清驅蕩正有所待何宜今日便言

勲也邇聞朝士頗多寬縱今秋正欲共兄戒勒士馬
校獵蒿原令舍并朝貴人圍博虎仍出魯陽歷三荆
悉擁生蠻北境六鎮回軍遂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
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然徑往縛取
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
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弛
安可復用人穆乃不敢言是時榮廣布親戚伺朝
廷動靜朝事無不關白者卒敗

爾朱兆

兆即榮子也榮既伏誅兆遂據晉陽與世隆等定計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二

攻洛率騎南出進達太行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渡掩
襲京邑是日暴風狂吼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尚
未覺也及覺而兆衆已集不能發一矢侍衛一時奔
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兆騎繫之幽之永寧佛寺尋遇
害先是兆將渡河河邊一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
渡河用爾作濯波津今爲縮水月餘夢者歿及兆至
果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表插而導道焉既渡
忽失其人所存

高歡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律度約共討之仲遠度
律次陽平北出并陘屯廣阿衆號十萬歡謀欲緩之

乃廣縱反問一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一云兆與高
歡商圖仲遠於是流言互傳兆黨遂相猜貳徘徊不
進兆一日忽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意氣不平手舞
馬鞭長嘯凝望若深疑仲遠等有變者竟趨出馳去
於是仲遠等各自危歡知計行遂進擊兆大破之兆
窮自縊矣

爾朱天光

建義初万俟醜奴偕大號朝廷受之天光奉命率賀
拔岳等往討岳等先驅至破醜奴將尉遲菩薩擒獲
步騎萬三千餘醜奴遂棄岐州走安定置柵平亭爲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三

拒守討天光與岳合兵汧渭間故停軍牧馬宣言遠
近曰今天時將然不利行師待秋涼別量進止有執
賊謀送者天光故縱遣之蓋陰傳其待秋之言也醜
奴信以爲實輒分諸軍散耕岐北之涇川而別遣將
侯元以兵五千據險立柵每千人爲一柵如是者數
處天光知其勢分遂一夕潛兵直進昧爽及其柵一
戰拔之一柵破諸柵皆歸款因直搗涇州醜奴走岳
以輕騎躡俘之長平坑

辛雄

雄執於政理慷慨平直御史中尉元匡欲有所諫與

棺以從任城王澄劾匡夫不敬詔恕為民雄奏畧曰白承元匡歷事三朝譽諤之性帝心簡在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糾劾至若茹皓升並匡斥之曰宜下高聲當政匡詆之曰擅權先嘗與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優容先帝容之於前而陛下繩之於後是杜忠臣之口塞直諫之路也祁奚有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豈不惜哉疏上匡授右僕射莊帝立時會河陰之難雄潛竄未出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帝曰此人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四

孝文帝時辛琛為揚州長史刺史李崇多營生業琛每諫之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琛南梁太守崇置酒酌琛因謂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奉得一方而長史朝夕間過是所願也崇為之慙琛子悠復以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崇時猶在事欲寄人名悠執不許崇曰我肯值其父今又逢其子琛雄族祖也

高謙之

謙之字道讓嘗為河陰令有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而詐市人馬者及發囊知偽則其人已不知所之矣

有同詔捕必得謙之遲回良久一日僞枷一囚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且刑而囚審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適見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察者遂執之謙之為一訊旋伏併前後局論人物盡得之

張普惠

靈太后專朝欲贈其父胡國珍為太上公普惠疏請正名太后為親詣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博議其事任城王澄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而父太上公非為無準普惠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周臣十亂父母預焉仰思所難恐為非匹澄曰前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五

代太后亦有稱詔者今聖母自存謙光故得今耳何得以詔今之故廢祿父之孝對曰前代太后豈不欲尊崇其親亦謂后父太上自昔未有且太后何獨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時清河王懌曰昔諸后臨朝殷法遺諸哀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然則太上公亦何疑對曰諸哀以女補政辭不入朝淵源此語政譏其不恭不謂殿下以此賜難時尚書崔亮曰謙職于已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臣亦兼二名矣且古稱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在太上皇太上公不可同稱對曰尚父者有

德尊稱太上者上中之上稱文武者重其德稱太上者尊其名各同義異何得通施於臣下時廷尉卿承繹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曰禮有上卿上士何止大夫公今所許者以太加上二名雙舉豈得非極卿雖小藝或可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繹慙時同議者頗多附后於是太后令曰普惠所陳忠臣之道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其勿復難普惠乃拜令

成淹

文明太后崩蕭賡造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六

各執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言魏朝下聽朝服行禮是出何典淹時本詔與濟答云吉凶之禮玄冠不弔此童孺所共聞也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以行千載下稱之行人獨未知耶昭明曰昔齊高帝崩魏遣李處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今日見通淹答曰處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已踰月即吉處至齊君臣且鳴玉盈庭紹瞻耀日矣百寮內外朱袍煥然處行人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獨以素服問錦繡之中乎我皇帝仁孝性成諒闇以來泰默思道豈得以此方彼昭明日三皇

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曰若如來談卿乃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語塞竟以素服成禮

王肅歸國孝文敕淹將若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曰城肅曰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曰昔武王滅紂悉其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淹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答曰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耳肅遂伏馬上掩口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詞溺思寧驍馬奏聞帝大悅謂彭城王曰淹此段足爲制勝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七

侯莫陳悅

悅既奉高歡密旨圍殺賀拔岳岳所部不附盡歸宇文黑獺黑獺遂勅衆入龍遠圍悅先四播流言以恐悅軍悅軍惶惑潰散不可止悅知羣情已携勸多疑畏乃獨與弟子及先謀岳者八九人棄軍走數日盤旋往來不知所趣至中山今從者皆步而自乘一驢將向靈州適追騎及遂自縊死從人皆被殺先是悅殺岳神情恍惚恒言我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緊隨我不相置至是敗

侯淵

葛榮別將韓樓以衆數萬屯據薊城淵奉爾米榮令往討而配兵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淵臨機制變是其所長若統大衆未必能用第給七百騎足破賊矣淵行但廣張軍聲多設供具間執行人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揚兵萬餘出淵卽潛伏林莽伺已過輒擊其背大破之俘五千餘人淵乃盡縱之使還入城去或諫曰何縱以資賊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縱之將有所用之耳淵度縱者將至卽率騎夜進昧爽叩其城樓時甚疑縱者爲內應遂遁走旋被獲

山偉

讀史懷編

卷三十四

八

初爾米兆入洛官守迸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聖史書得不遺伏偉時乃竊爲已功獲封爵先是國史自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諸人相繼撰錄而偉及恭儻諸附元天穆爾米世隆以爲國書止應代人修繕不宜他委是以儻偉更主舊籍絕無所述者自崔鴻歿後迄終偉身二十年間時事蕩然莫有記者後人放信無憑偉谷也偉儻俱代人

李琰之

琰之性機警善談議於經史百家無不究覽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既精且博我於二子雅有微

長謂崔光劉芳也時論者許其博不許其精琰之常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非求身後名但異見異聞本心所願蓋天性然豈爲聲名勞七人也每自誇文章其姨兄常景笑而不許又每語人家世將種吾猶有關西風氣云

祖瑩

瑩字元珍幼推敏悟人呼爲聖小兒嘗署彭城王總參軍尚書令王肅曾於王前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總甚嗟美因命肅再詠悞語平爲彭肅戲總云何意悲平城乃爲

讀史懷編

卷三十四

九

悲彭城也總有慙色瑩時在座卽云自有悲彭城王公未見耳肅云請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唯水裏肅殊歎服總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常景

景有才思宣武時嘗與邢巒高聰等各作帝舅高顯碑銘獨景作稱旨帝曰景位諸人之下文乃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勅石景自傷淹滯久以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讚之讚相如曰長卿有豔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

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
我事窮達委天命贊哀云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
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合塗自分
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贊君平云嚴公體沈靜立
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
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凌玉徹贊子雲云蜀江
導清流楊子挹餘休合光絕後彦思邈前脩世輕
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塗謝權寵置酒獨開遊皆自
況也

景自少至老不事權門喜飲酒淡榮利雖歷三京年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下

彌五紀而家徒四壁怡如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雖
清德可尚將何以自濟恐擊太常方饒於栢谷耳因
與羊深刁雙李諧畢祖彥畢義顯司馬彥邕等各出
錢千文爲之買馬性好異書若問有異書必殷勤求
訪或可質買更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爲期所著撰有
刪正張華博物志行於世

儒林

平恒

恒博綜載藉鈞深致遠不以屢空改操有子三人皆
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念其世衰嘗植杜側岡而哭

婚宦任意不復較計門流至戚每以爲言恒答曰此
輩會已衰頓何煩勞我爲別構精廬置經籍其中以
一奴自給禁妻妾不得入時有珍美則呼時老東安
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莫與也嘗撫周以降至魏
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爲撰錄品第商畧
是非而號之曰畧注合百餘篇好事者競傳之

陳奇

奇字脩奇性剛亮與俗不羣志在著述游雅素聞其
名爲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雅商論經義至易
卦天與木違行雅曰自意領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十一

言易之所及待慈領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
宙若如公言慈領以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自
是銜之每衆辱奇或呼爾汝至指爲小人奇曰公身
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
祖燕東部侯釐雅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世革則官異
昔有雲師火正今豈盡同哉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
侍長竟何職也雅不能屈

高允嘗嘉奇遠致謂非凡學所窺一日微勸雅曰君
位望具瞻何與野儒辨簡牘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
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

人不乏樵薪而此雅愈怒而奇曾無降志因謀中之會有人為謗書多刺時事而頗稱奇不得志雅乃罷在事云此書言可不迷當是奇為之律造謗者竊罕戮遂抵奇罪奇元精易在獄常自筆水及成輒數日吾不得度來年冬矣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星壓脚豈善徵也但時命峻迫不敢不赴耳已一一如占

劉蘭

蘭自幼敏悟博通五經學徒數千人而好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一日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令引入其讀史懷編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十二

人葛巾單衣入坐謂蘭曰君是學士何為每見毀短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故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客出蘭少時患卒

文苑

裴伯茂

伯茂好酒多疎傲以久不徙官為著謗情賦其序畧曰余攝養乖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効而草木下性實繁袷袍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都遺斯人之達吾所師焉為作是賦託名豁情寄之風謠云云晚年劇飲

不已乃至傷性永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欲與婦乘車西逃忽乃指壁中言有官人追我婦方知其病也未幾卒

邢昕

昕字子明嗜學有才情入為侍讀嘗與溫子昇魏收等參掌文詔孝昌以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時宋遊道獨以公斷見知恒與昕相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典和中以本官副李象奉使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後也談者謂牛象闕於江南

讀史懷編

卷三十四

十五

節義

王玄威妻裴

玄威陝人也獻文帝崩玄威立草廬於城外寒冢蔬粥哭踊無時刺史上其事詔問狀玄威云中心悲慕不知禮式又詔云若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臣心同何所求謁及百日乃歸家財設四百人齋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威釋服焉時又有妻裴者聞帝崩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為徑引佩刀自刺幾至死

良吏

張長年

長年爲汝南太守郡民劉崇之者兄弟分析家貧惟餘一牛互爭不決訟之郡長年臨訊得其情悽然曰汝曹獨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得一則訟息矣因出案上一頭賜之於是郡中各相誠約敦敬讓

寶瑗

瑗爲平州刺史嘗上表曰蒙班麟趾新制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者或臣再三覆之不得其義夫母殺父不聽子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臣竊惑之時尚書郎封君義立判云父母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十四

生我恩同罔極一也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房山告父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子將何之瑗對申清云既不告母使同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有得所之乎事遂寢

張敬提

敬提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京畿盜魁豹子虎子者人爲劫害至刺人臍引腸進樹而共射之以爲笑樂敬提設方畧擒斬於闕下已爲幽州刺史雅有清稱後乃縱妻段氏納賄遂用貪敗採訪使李貞

香出家之叔提懼將逃其妻始元不妻也妻恃不親貴擬借爲內援以是寬敬提不爲異計已卒正大辟賜死敬提將就盡召妻責之曰貪濁汚吾名卿也又安吾而使不得脫九泉之下當爲仇讐矣

逸上

莊夸

今就書嗜飲浩然物表同郡李順順與父不許獨與崔浩莫逆浩爲司徒奏徵夸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數日絕不及世利浩意欲屈之不敢發言爲投詔書於夸懷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十五

夸亦不開口久之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煩國上也吾便於此別浩慮夸還乃取夸驢內之廐中冀相繼系夸乃託鄉人輪租者爲御車出關浩知而歎曰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使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經年送還驢別遣之馬爲書以謝夸並不受亦不報書及浩誅爲素服受鄉人弔唁歷三月而止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哇夸遂爲作朋友篇夸無子

藝術

劉靈助

靈助精卜筮先爲爾朱榮參軍累幽州刺史元顥入洛榮攻河內及北中皆用靈助筮旬日城陷後竟以妖術惑衆有異謀爲族淵等擒斬初助起兵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著棄之地曰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解入定州而高歡以閏二月破走爾朱滅

江式

式少傳家學數年中嘗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自是工書尤工篆體京洛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式上表畧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十六

教國子以六書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蓋是史順遺法也及宣王時太史之史籀者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

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十七

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與術王敎一端苟有可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慎後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悅文衰於興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

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子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之話詳釋百氏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雖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周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於時諸方獻篋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十八

其特善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指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草詠河東衛凱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謾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官商繅微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巧言為辯小兒為說神蟲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稱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住在晉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衛凱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間識漸漬家風每承澤雲津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策官禁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十九

祖考之訓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大類編聯文無重複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題逐字而注其所不知則闕如也脫家遂許其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許議疑隱

無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於是撰集宇
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
比其下隸云

劉女

封卓妻

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歲一夕卓之官京師後以
事伏法劉忽夢想知卓已歿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
止已凶問至遂憤惋歎時人比之秦嘉妻高允重其
義爲著詩八章其五曰時值險屯橫羅塵網伏鑽就
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二十

愚其七曰人之處世孰不尊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
結念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父兄其八曰茫
茫中野弱弱孤丘藹藹冥冥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
必似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倫餘不載

王叔

王叔

叔在文明太后時因緣見幸寵渥日隆自給事中累
爲中書王叔有二女一妻李冲兄子一妻李恢子女
之將行也先入宮其禮畧如公主儀太后親御太華
殿寢其女別帳叔侍坐殿所親及兩李家人婦人

列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太子
太后嫁女也叔之葬也假親如義舊裝經送者千餘
人皆哀號哭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叔子椿嘗構宅舍極其壯麗時人呼云此是太原王
宅豈是王太原宅蓋椿本太原人嘗爲本郡太守故
稱王太原云未幾爾朱榮居椿宅榮果封太原王事
之巧合如此

時如皓亦以姿貌得幸宣武娶僕射高肇妹爲妻又
爲其弟求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不許北海王詳強
之曰欲覓官職奈何不與如皓結婚姻士論羞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二十

閹人

抱老壽

老壽閹人抱疑養子也以疑故官積射將軍恣酒色
與洛州刺史石崇易妻而姦陳羣徹朝野御史中尉
王顯糾之云二人方恣姦姪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
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儕苟
之在梁若其原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
未聞禽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慰詔可

諸夷

劉聰

聰遊獵無度展出幕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晷其弟人
子聚諫之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若等生來哭
人也是時平陽地震聰所居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
血又有流星落平陽北八十里視之則肉也長二十
丈廣三十七步臭達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
時聰后劉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忽覓之不得頃
之乃見隕肉之旁又有豕著進賢冠有大冠武弁帶
綬並升聰坐宿衛人莫有見其入者未幾聰死

石虎

虎為勸從子或曰勸弟性嗜殺自幼好以彈彈人人

讀史懷編

卷三十四

二二

甚患之勸白其母曰兒無賴使人殺之名可惜宜自
除也母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蓋小忍至年
十八攻城陷壘殺人擄遺類勸更信仗之勸殺太
子大雅而自立將稱皇帝以照鏡無頭大恐怖不果
乃改稱大趙天王而使其子達省尚書事達呈事每
悲曰此小事何足呈時復怒曰何以不呈至加捶杖
遂恨積私謂其左右曰官家甚難稱吾欲行冒頓事
何如左右不敢對虎聞大怒遂殺達及其母女二十
六人一棺埋之

虎嘗令其太子宣及宣弟韜遞月省尚書宣惡韜之

作已也謀殺韜意虎必親臨韜將乘之東大事會
澤虎入幕以鐵線穿宜領而鑽之作木棺如十人和
羹飯其中而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仗破其血因
標所使韜所親宦者斷其手足斫其眼潰其腹板其
髮指其舌繩貫其領而繞體絞上之四面縱火煙燄
際天虎則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觀之火滅取
灰分置諸門又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又殺其四率以
下及宦者三百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虎更
有諸淫酷狀詳晉書

讀史懷編

卷三十四

二三

慕容冲

附

苻堅滅燕時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
納之寵冠后庭冲時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
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
飛入紫宮時又有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
棲梧桐食竹實為瑞符數十萬株於阿房以須鳳
凰之至未幾冲反入長安止阿城蓋鳳凰冲小字也
事之前定如此

慕容熙既僭位政元光始遂築龍騰苑起景雲山遊
達宮甘露殿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妻苻氏鑿曲

光海清涼池後徒數萬盛夏賜灸者大半熙一日遊
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
其樹及待氏灰熙辨跡斬衰假仆幾絕大赦之後復
啓而交接焉詔百官哭臨檢有淚者爲忠孝無淚者
罪之時羣臣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呂趙

趙呂光從子也光歿子纂嗣趙設幕而自立曰今猶
未記上天豈得中下纂妻楊氏明烈婦人也將山起
應其持去珍寶使人搜之楊謂趙曰即君兄弟手刃
相圖新婦旦夕來人何用金寶趙惡而退楊有國色

卷三十四

二四

趙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告及卿宗桓以告
楊楊曰夫人本賣女於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適可
也后二氏乎守自殺

劉子業

子業既襲位以羣臣謀立義恭遂殺義恭其眼精
殺中謂之鬼目綜又以昔在東宮不爲父駿所愛
欲殺其慕一日入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
符早願謂左右曰渠大難鼻如何不難之即令畫工
磨像像鼻

高昌國

國有草名羊刺其土生塞而味甚佳又有白鹽其形
如玉國人取以爲枕名曰鹽枕

獠

獠者南蠻之別種也其人能以水底以刀刺魚並鼻
飲或則豎椎而埋之至於食殺即父子不相避若殺
父則求得一刺以謝其母母得刺遂不復嫌恨

龜茲國

龜茲國俗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羣
飛山谷間人養而食之乳如鷄鷄王家恒養千餘
隻其西北大山中有膏流出成川人餽餉甚吳人服

卷三十四

二五

之則齒髮更生

疏勒國

文成末年國上嘗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段二
丈餘文成曰宋是佛衣常有靈異遂燒之以驗
置猛火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屈國人
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

悅般國

悅般北單于之部語音與高車同而其人喜清
潔剪髮齊眉以爲飾塗之豈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
飲食與羣婦結好其王常將數千人入蠕蠕欲與大

檀相見人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綰髮不洗手婦人舌舐髮物王乃謂其從人曰汝曹何証我入此狗國遂馳還大檀遣使追之不及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已復堅凝人取爲藥卽石硫黃也

波斯國

波斯產千年棗又產名馬大驍駝日可行七百里諸大島形如素駝能噴火神龜中上書貢獻書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

讀史紀綱

卷三十

二六

大月氏國

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煮石爲五色瑤瑁於是採石山中卽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瑩潤乃於西方來者詔以爲行殿光色映徹觀者莫不駭異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

大秦國

大秦國居東西南海之間王都分五城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面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大事不決則四城臣集議王所王聽而行之王三年一出觀風其黜陟選舉類中國產多球琳琅玕明珠夜

光壁之屬

小月氏國

國城之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至魏之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矣所謂百丈佛圖也又乾陀國亦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丈謂之摩離佛圖其國有關象七百十人乘一象各執兵仗又鐃刀於象鼻以戰

烏菟國

烏菟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人多信佛寺塔極麗人犯罪應死則徙之靈山不殺西有檀特山山巔更無雜草

卷三十

二七

上立寺以蠶穀蠶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又有鉢和國國有大雪山望之若銀然

魏收自敘

收之先出自魏無知無知七傳而至子建卽收父也子建先爲益州刺史思信結民已徵入羣氏慕戀相率斷其歸道主簿楊僧覆者先行驢論諸氏諸氏忿曰我國刺史爾乃送出所之幾幾子建至慰曉之乃得免子建性好秦或議之答曰基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已屬事經五年未嘗對局

故小字佛助自幼隨父邊方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

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
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誦積年板牀減銳而精力
不輟自是以文章顯嘗奉詔試為封禪書下筆立就
不具稿文幾千言無點竄黃門郎賈思同深奇之曰
雖七步才無以過也時與溫子昇邢子才並稱三才
時年猶二十七鄭伯見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
齊獻武嘗於西門豹祠安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
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餽史官飲食司馬
僕射頗曾餽不因共大笑已復謂收曰吾後世身名
全在卿手勿謂我不知文宣時帝命收專史事仍敕
讀史懷編 卷三十四 二八

志

天象

太和十三年九月丙午有大流星自五車北入紫宮
抵天極聲如雷占曰主國大喪宮且空將有千乘萬
騎舉者十四年三月填星守哭泣占曰於女君有哭
泣事六月有大流星從紫宮出西行占曰人主將以
喪事出宮九月癸丑文明太后崩帝哭泣三日不絕
聲酌飲不入口者七日納菅履徒行至陵其反亦如

食貨

之自九月至歲終凡四謁陵皆薦出紫宮之驗也
魏自道武定中原太武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
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
二寸鏤以白銀細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
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
載吐耀含真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
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錦布帛二十萬疋今內外百
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者大
官厨食終其身

讀史懷編

卷三十四

二九

大和九年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年十五以上受
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人年一頭受田
三十畝諸民年及課別受田身沒則還田受田者種
桑五十樹東五株榆柳根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
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多種桑榆者不禁諸
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
不還盈者得賣不足者得買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
過所足諸土廣民稀之處諸地狹之處諸無桑之處
諸舉戶老小疲癯者諸寡婦守志者諸受田而身亡
及賣買奴婢者諸移徙他鄉與徙而新居者諸流配

遠與戶絕無人者一一各有區畫制極周悉其諸
宰民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
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各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
律

宣武時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
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
三百餘斤其色潔白踰上品詔置銀官常令採鑄
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
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先是尚書崔亮
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章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三十

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驚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
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
山齊州高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詔從之
魏自遷都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
置鑛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鑛四百五十二幽州
置鑛一百八十青州置鑛五百四十六又於那那置
鑛四計歲終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斤四月於
是軍國所資頗藉以周贍

刑罰

太武時崔浩定律令內一款犯巫蠱者負役三年抱大

沈諸淵宣武初詔尚書檢柳枝違制者於是高
參量大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本
各方五寸以擬大逆自是枷杖之制始定

靈敏

宣武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太
州皆地震恒州之繁峙桑乾靈丘肆州之秀容鴈門
皆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者至
千七百三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餘正始二
年三月徐州蠶蛾咬人死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
二十二八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三十

孝文延興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
南一百三十里得著一株四十九枝下掘得大龜一
獻之朝詔曰龜著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其賜德
爵五等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凡十六男

釋老

僧鳩摩羅什者姚興時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
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沙門道彤僧畧道恒
道朗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
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習
之諸僧皆識學通洽而僧肇尤最羅什所撰譯僧肇

爲執筆點定其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
僧祇律沙門法顯所定也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
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即譯而寫之如是
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
將三百里始至青州長廣郡不其之勞山南下乃出
海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還諸國皆有記傳於世
其所得律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辨定名僧
祇律大備於前爲今沙門所持受

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沙門曇摩讖習諸經
論於姑臧譯涅槃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咒言他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三十二

國安危多奇中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席中帝命蒙
遜送讖詣京惜而不遣已懼見伐乃使人殺讖讖死
之日謂其門徒曰今日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食訖
而使者至時人以爲知命一曰無讖

僧智嵩者戒行峻整嘗著涅槃義記能闡晰精旨知
涼州將有兵與門徒數人往胡地道路饑饉絕糧積
日弟子求得禽獸肉強嵩食之嵩以戒自誓遂餓死
酒泉之西山弟子積薪焚其屍骸骨都燼而一舌獨
金色不變時以爲誦譯果報也

神元帝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惠始家本清河聞

始出山新經遂詣長安見之晝則聽講夜則靜坐觀
義其去長安赫連屈丐追敗之居人被屠慘者無算
惠始身被白刃而不傷果怪之言於屈丐屈丐怒召
至前以所持寶劍擊之不動乃更謝罪已至京太武
甚重之自晉禪至沒世稱五十年未嘗臥寢或時跣
行雖履泥塵而足不染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腳師大
延中端坐終於八角寺停屍十餘日色不改即瘞之
寺內眞君六年制城內不得鬻瘞乃移瘞南郊外時
已十年矣瘞瘞宛然如生也時會葬者幾六千人高
允爲之傳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王五

太武富於春秋銳志武畧初亦歸崇佛法已得寇謙
之道遂不信佛會西討蓋吳至長安長安僧舍多有
弓矢矛楯從官以爲言遂大怒曰此必與蓋吳通謀
因命有司案誅一寺僧閱其器物大得醢酒具又多
爲窟室與婦女私行姪者帝自是愈忿沙門非法因
詔誅長安沙門尋復敕置臺下令四方一依長安行
事詔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匿限
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者沙門身必屠者門誅
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者亦門誅非常之
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

是諸佛圖形像一時皆擊破經典盡焚燬沙門無少長悉被坑是歲真君七年之三月也

帝之欲誅沙門也崔浩實陰主之時寇謙之與浩同扈從謙苦諍之浩浩不聽因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尹矣後四年而浩誅備極五刑人以爲謗佛之報也時景穆方在東宮頻上表陳沙門不可濫殺且非圖像之罪帝竟不許然言雖不用猶緩於宣詔使遠近豫聞知得爲早計於是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金銀寶像及諸經論皆得祕藏惟土木宮塔則毀拆可盡終帝之世積七八年而禁稍弛至文成踐祚始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三四

下詔稍稍修復爲起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宏敞壯麗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先是興光初詔有司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每一像用赤金二萬五千斤

太武初從寇謙之奏爲造靜輪宮必極高令不聞鷄鳴犬吠聲欲上與天神接時費工役鉅萬而經年不成景穆在東宮言於帝曰人天道殊卑高分定謙之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耗百姓疲勞無乃不可必如其言未若因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

深然其言而以崔浩力主謙之難違其意沈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功九年而謙之卒

謙之之卒也前數日忽謂其弟子曰及吾在汝曹可求遷錄吾去後天宮真難就已設會日謙之乃於上師坐前更布二席弟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是夜卒先一日忽言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便終須臾口中氣若煙雲然後窻出上至天半乃滅尸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後忽復漸縮量之僅六寸許於是諸弟子競以爲尸解變化去不久也

讀史快編

卷三十四

三五

是時有成公典者不知何許人初至謙之從母家求爲傭賃已見謙之請執弟子禮因將謙之人筆山採藥食謙之遂不饑乃將入嵩山山有石室三重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謂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疑怪及出尋有人將藥至皆毒惡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一日謂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乃入第三石室卒謙之躬爲沐浴及明日中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入至戶所興歎

然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京兆人王胡兒曾與
其叔父同至嵩高別嶺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
麗空無人題曰成公典之館胡兒怪問之其叔父曰
此仙人也成公坐失火燒屋七間適爲寇謙之作弟
七年云

讀史快編卷三十四

雪庵讀史快編卷三十五
讀北齊書目

帝紀

神武帝歡四則

文襄帝澄二則

文宣帝洋三則

廢帝殷二則

孝昭帝演一則

後主緯二則

列傳

武明皇后一則

文宣皇后一則

武成胡后一則

後主穆后一則

永安王浟一則

上黨王渙一則

讀史快編卷三十五

任城王湝一則

安德王延宗一則

南陽王綽一則

趙郡王叡一則

尉景二則

庫狄士文二則

斛律羨一則

薛孤延一則

高季式一則

李元忠一則

盧詢祖二則

魏愷一則

崔瞻一則

杜弼三則

平鑒一則

元暉業一則

元韶一則

李繪二則

鄭述祖一則

崔暹一則

高德政一則	王昕三則
陸法和五則	徐之才二則
楊愔四則	魏收二則
辛術一則	元文遙一則
祖珽三則	唐邕一則
傅伏二則	盧懷仁一則
崔劼一則	盧叔武一則
陽休之一則	袁聿修一則
封述一則	許惇一則
馮偉一則	石曜一則
祖鴻勳一則	李廣一則
契遜五則	苟仲舉一則
宋世良一則	郎基一則
孫瓊二則	宋遊道二則
朱文畧一則	張遠遊一則
信都芳一則	許遵一則
雙盲吳士一則	和士開一則
穆婆提一則	高阿那肱三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一

神武帝歡

魏靈太后時帝起家遼西鎮隊主轉內使洛陽令史
 廉祥嘗以肉啗帝帝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
 已笞四十後自洛陽還輒領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
 曰吾至洛陽見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第朝廷
 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可常守耶自是
 帝紀

隋博陵李百藥本 明當湖趙維箴節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一

遂有澄清天下之志

房客入劉貴薦帝於爾朱榮榮未之奇也一日隨榮
 之廢殿有惡馬榮命帝剪之帝不加羈絆而剪竟下
 蹄啖已徐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命帝坐解
 左右訪時事帝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尊寵擅
 令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
 清帝側霸業可舉鞭成此賀陸渾意也榮大悅是日
 自日中與語至夜半乃出遂參軍謀

爾朱兆舉兵內犯帝陽與兆盟而陰圖之既建牙陽
 帝即自晉陽出滏口路逢榮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

匹盡奪之也聞自追帝及於漳帝隔水拜曰所以借馬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言來追今渡河矣無恨奈此衆叛何垂乃輕馬渡陳謝因授刀引頸使帝斫已帝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負六渾更何所仰惟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而爲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遂即投刀刑白馬盟爲兄弟帝宿夜飲已罷大帝謂景曰垂雖勁捷兒狡然無益一足圖也木幾滅也

帝疾將革謂世子澄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卽又曰得非憂疾景耶曰然帝曰景奪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

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養之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多事勿遽發泉庫狄于斛律金並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兄杖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韓軌少慙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設之獨少堪敵疾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出以與汝宜深加禮委之經畧已其言皆驗

文襄帝澄

魏孝靜時帝權侔其主恒使崔季舒監察孝靜嘗與季舒書云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木一日靜帝獵馳

逐如飛都督烏那羅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大將軍謂帝也帝又嘗侍飲米大鵬進曰臣澄勸陛下飲孝靜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帝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毆之三奉奮水而出尋遣季舒入謝孝靜賜季舒絲帛未敢卽受啓帝帝使取一段孝靜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孝靜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泣下

景旣叛歸梁澄遣書招之多誇張語景復書畧曰世本鄉曲布衣出身爲國遠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

日承旗旆援鼓袍北面相抗何哉定畏懼危亡乎景告故也往年尊王遣疾神不祐害遂使髮膚不附腹離臍妻子在宅無事兄圖及河歸長社布呂陸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習咫尺不遠龍首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特雄眇然非顧運哉推鋒握開堰水舉目相石命縣漏刻夫禽獸惡人倫好生僕實不幸相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臨辭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況今梁道邕然招攜以禮彼我虎文縻之

好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歸氣以拯黎元東歸
既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黃馬控弦
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落秋帶自頽此而
爲弱誰足稱雄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強百里出虞人
秦斯霸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
稱上馬精新魁日齊舉切以寒泉白露節候乃同秋
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方爭木識西南之合
是政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也權變非一
有萬全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開時燕衛
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四
仍北救如好求吊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昔
李父福之業孰與驅農夫於隴畝抗勑敵於三方迺
千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將不能獲存
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昔云安子老幼悉在司寇昔
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因楚乞義自若胡伊安子
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正不能救之無損復加
時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
聞之翻爲敵讐撫茲擗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
能運帝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帝曰
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文宣帝洋

帝神武第二子少時嘗與諸子同在神武側神武欲
試諸子意議各使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
斬歟奇之後從兄澄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
見者

帝卽位之七年詔并省天下郡縣畧云崑山作鎮厥
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魏自孝昌之季政出多
門自室之邑便立州名三尸之民空張郡目譬如木
人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於是併省三州一
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五

帝以征伐四克威振戎夏遂流酒酣歌通宵達旦至
祖露形體塗傅粉墨散髮胡服遊行市里或酷暑
寒去衣馳騁暴身日中或微集淫姬分付從官朝夕
臨視以爲笑樂嘗馬射城東敕京師婦女不赴觀者
罪以軍法凡七日止又詔發山東寡婦二千八百人
以配軍士有夫而醢奪者凡五居一焉木幾暴崩

廢帝廢

帝初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已從文宣登鳳凰臺文
宣使手刃因帝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
以馬鞭捶之三下自是氣悸語吃精神時昏慢於是

齊邵爲帝制名請各殿字正道文宣曰殷家弟及
字一止吾身後兒其不得立乎邵曰文宣不許
曰此天也他日謂孝昭曰奪時但全慎勿殺立裁一
年孝昭竟殺之

帝爲太子時許散愁爲國子助教帝問之曰先生在
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樂童之牀不
入季女之室服膺節節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
斯而已帝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姬而不亂未若此
翁自首不娶者也爲養絹百匹

孝昭帝演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六

帝既殺濟南卽位二年卽暴遇疾時尚書令史某於
鄧見文宣楊愔燕于獻諸人西行口言復讐已帝與
毛夫人亦親見之因備極厭厭而諸厲方出殷梁騎
棟上歌呼白若病既劇太后臨視問濟南所在者三
帝不對太后怒曰汝殺之耶或其宜矣臨終惟伏床
枕叩頭乞哀詔長廣王入蔡太統手書囑云宜將我
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後主緯

帝驕縱無忌爲製無愁之曲每日彈胡琵琶而令羣
和之人傳無愁天子宮掖中一裙直萬匹一鏡常直

千金御馬皆籍檀厨食物必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
青廬其牢饌而親觀之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
號所謂亦虎儀同逍遙郡君凌雲郡君是也犬則於
馬上設御抱之鬪鷄亦號開府又於華林園立貧窮
村舍及乞兒市帝自敝衣爲乞食兒躬詣交易
周師逼鄴帝憂懼不知所之欲走突厥不果斛律孝
卿請帝慷慨流涕感激將士因爲帝撰詞使先識之
臨時宣諭及出對衆不復記所受言輒大笑左右遷
帝衆遂解體未幾周師入與太上皇幼主俱被執

列傳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七

武明皇后

后裴氏歸神武孕六男二女宣威夢孕文襄則夢一
斷龍孕文宣夢大龍首尾屬大地張口動日勞狀驚
人孕孝昭夢蟠龍於地孕武成夢龍浴於海孕魏二
后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主夢鼠入衣下后未崩
前有童謠云九龍母久不作孝及崩武成緋袍如故
登三臺置酒作樂武成次第九所謂九龍也

文宣李后

李氏文宣后色甚麗武成立逼
太原王紹德嘗入閤求見不

知腹大耳后聞人慙自是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
吾女吾殺爾兒后大哭帝愈怒為盛以絹囊投諸渠
水良久復甦送尼寺

武成胡后

后先與和士間通及武成崩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
曇獻通嘗託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僧徒有遙指太
后以弄曇獻者至指獻為太上后上未之覺也適一
日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於是曇獻事
發伏誅后亦被幽齊王后入周恣人姦穢

後主穆后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八

后小字黃花武成嘗為胡后造真珠裙袴費無算遇
人焚及穆后立復營之遣商人齎錦綵三萬市珠於
周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自后入宮
後上謂宴無度不久國亡花落其兆也后母名輕霄
李穆子倫婢

本安王凌

凌神武第三子早慧彼能入歲時常問博士盧景裕
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凌曰有神
常由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文宣幼時
性雖懦每祭文襄有時涕出凌責其左右何因不為

二兄弑葬文宣以是簡之後直陳被殺

王堂王渙

渙神武第七子文宣既殺渙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
文洛故帝家奴也乾明初詔原渙勅李氏還第而文
洛辭以舊意修飾請李李盛列侍衛引文洛入立階
下渙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幸蒙恩詔得返藩閭
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遂杖之一百流血灑地而去
任城王湝

神武第十子嘗為并州刺史有一婦人隔水浣衣
李馬過者戲以已故靴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乃持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九

後魏高州告之潛為懸靴於市而詒示之曰有乘馬
人為盜劫殺止遣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婦認之哭
而前曰此吾兒也昨著此往妻家遂捕得其實

安德王延宗

延宗文襄第五子養於文宣年十二文宣猶騎置腹
上今謂已臍中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衛王天下文宣
問焉情怡曰天下無此郡願使安於德因封安德王
每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又蒸脂糝和入
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輒鞭之孝昭聞使趙道德就
州牧一百道德以其受杖不謹加三十後改行周兵

王延宗稱帝二日滅

襄陽王綽

綽武戡長子始十歲愛波斯狗有婦人抱兒奪其兒以飼波斯狗後主聞之詔鏢至行在至則宿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取蠅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卽夜捕焉一斗比曉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縱觀喜噱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蚤馳驛奏聞綽生於五月五辰時後主生於五月五日午時綽後見殺經四百餘日始大斂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十

孔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趙郡王版

版在武成時舉望日降漸被疎忌乃撰集古忠臣事號曰要言以寄意後主立和士開擅朝版請出爲州刺史太后問曹之版孰不可曰吾受先王遺命嗣主幼冲豈宜使邪臣在側太后爲酌酒賜之版正色曰今所論國家大事非爲飽酒徑拂袖出已得惡兆家中妻子咸諫止之版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吾寧死見先皇未幾禍及

尉景

景爲冀州刺史大納賄庫狄干嘗與景同在神武牛

于諸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乃下求卑官干曰欲捉

尉景神武大笑因令優者戲之優進刺景衣曰公刺

百姓吾刺公神武誠景曰可無食也景曰吾止刺百

姓爾乃刺天子與爾較生活孰多神武笑而不答

景子榮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王而景不與焉榮大

悲恨遂閉門十餘日不朝帝怪遣人就宅問榮隔門

謂使者曰天子不封榮父王榮不知或使者云且開

門受敕榮乃彎弓將隔門射之使者以狀聞文宣特

使授詔諭旨榮見詔惟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爲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十一

親詣其宅慰勞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

庫狄士文

士文性嚴介爲貝州刺史其子偶喫官厨餅輒枷之

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嘗入朝上賜公卿入左藏

任取金帛人皆悉取士文獨口銜一絹兩手各持一

止上問之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與人慶弔不通

親故絕跡

士文在州發擿姦吏卽尺布斗粟之贓無所貸遂逮

千人悉配戍嶺南至嶺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諸流

人父母妻子哭聲徧四境盡哭士文士文聞之怒甚

令人捕逐之而哭彌甚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虎因坐免士文父干以外戚位將相而不知書每署干字必逆上畫之時人目爲穿針

斛律羨

羨少與兄光竝工騎射父金每令出收還較獲多寡光所獲常少必被責羨雖多獲恒不免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背箭故能麗龜達腋豐樂但隨處下手不關要害其數雖多去兄遠矣善射者服其言已坐父兄逮無罪歟臨終歎曰女爲皇后公上滿家何得不敗朝野寬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十二

薛孤延

孤延驍果特著嘗從神武戰蒲津一日斫折刀十五口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一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馳馬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正值其而延繞浮圖喝殺走火遂滅延還眉鬚及馬駢尾俱焦神武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

高季式

季式爲濟州刺史會山東賊劉盤陀等攻剽四出又濮陽杜靈椿陽平路叔文等各糾衆爲亂季式並遣兵應時珍之客謂曰濮陽陽平皆屬畿內旣不奉命

又不使境亦有何急而私軍遠戰脫一失能無罪乎季式曰君言何不忠甚也吾與國義同安危寧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以此獲罪吾亦何恨士論多之

李元忠

元忠故富厚而好賑施以焚券爲鄉國推重先爲光州刺史州大饑元忠表求賑詔聽發倉粟萬石元忠曰以萬石給計家不能及升斗於事何濟徑出十五萬石賑之而以身待命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五百人西戍以路梗投元忠奉絹千匹求爲導元忠止受一絹殺五牛食之遣奴導行謂曰若逢盜但道李元忠遣奴如其言盜皆避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十三

盧詢祖

詢祖有學術贈文詞嘗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性好藏石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郡延也自以位不副才恒懷鬱快一日見

楊晉情曰故舊自有其情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屬聲曰是誰之咎詢祖襲爵大夏男

詢祖叔宗道任俠負氣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盛侯效云手甚纖素宗道即遣婢歸士達士達固辭便欲解妓腕遺之士達驚不得已受後於晉元陂宴集有一舊門生語大微疎失徑沈之水

魏愷附

愷性抗直有才辭天保中授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吾與官不肯就召至前詰問夙與長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十四

史執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是陛下能不受長史是愚臣伏聽明詔文宣頓首愷曰何處無人作官若用此漢為自是沈廢愷從兄蘭根能盡伐董卓祠古柏以供喪用士論偉之

崔瞻

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交皆一時名彥在御史臺必於宅中送食備極珍美瞻恒別室獨餐時有河東裴姓者亦為御史伺瞻食往造焉瞻不與言亦不命七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七筋就之恣情飲噉瞻乃謂曰君遂能不拘小節定是名士自是

每食必與共之

杜弼

神武時文武在位多以賄聞弼為記室參軍請纒以法神武謂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都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專事永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咸奔蕭衍人物流散其何能國乎爾姑待之

弼嘗注道德經二卷表上之畧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靈臨波命鈎引沈鱗於大壑在物既爾理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十五

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述也成功致治臣鑽味既久如有所見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今上所注云上優詔答之

弼嘗與邢邵論人處還生之說邵云若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其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塗之歎况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邵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鴽黃母為鶩皆生類也類化而相生曾先夫

此燭復然彼燭窮曰鷹未化為鳩鵲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邵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邵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蠋造化不能離其然也其後別與邵書論之邵不能屈

平鑒

神武時鑒為懷州刺史西魏來攻城內止一井隨汲即竭羣情大懼鑒為具永冠拜井而祝及旦井泉沸涌合城踊躍遂敗魏師其後和士開以佞倖擅權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遣送之謂人曰老公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廿六

元暉業

暉業景穆玄孫也慷慨有志節文襄嘗問之曰何所披覽答曰鼓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見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豬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孤元鬱縱橫以寫恨也天保初從駕晉陽於宮門外罵之詔曰爾不及一老姬背負靈與人何不打破之文宣聞而殺之

元韶

韶妻高氏先為魏武帝后以故親室奇寶多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瑤植容三升玉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文宣嘗問韶曰光武何以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大誅元氏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人不食魚時元世哲弟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鷁以飛黃頭獨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餓殺之韶亦被幽絕食啗衣袖而死

李繪

繪神情雋朗有才辯與梁人汎言氏族有袁姓者狎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廿七

元暉業

曰我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為高陽內史時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翎羽繪答書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疎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依人謀衛之繪與兄暉弟偉俱嘗奉使聘梁而渾子湛又嘗聘陳時目為四使之門邢安繪舅也安與繪清言每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繪族子公緒字穆叔沉冥幽棲而精圖緯之學嘗語人云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恐當終於四七及齊亡上距天保之元恰二

十八年云

鄭述祖

述祖自造龍吟十弄蓋夢中與人彈琴寤而寫得者當時以為絕述祖女為趙郡王叔妃述祖嘗坐受王拜命王坐王乃坐妃薨后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蔭乃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貴重君不得瞽之

崔暹

暹為御史中尉彈劾不避權要如尚書司馬子如咸陽王坦等皆極筆罪狀免其官文襄遇以殊禮每公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十八

會暹必後至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人與文襄分庭對揖不讓席而坐神武嘗於衆中獨握暹手勞之曰自中尉盡心遂使朝廷清肅銜鋒陷陣大有其人今榮華富貴皆中尉自取之高秋父子無以相報也魏帝嘗宴華林園謂神武曰頃來有司頗多貪暴朝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者王可勅之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文襄出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

高德正

文宣之謀禪也德正實力主之先令魏收撰九錫冊

文勸進表及禪讓詔復令楊愔撰儀注諸處分既定遂敦勸帝以五月初發晉陽至鄴於是魏襄城王和等入奏孝靜帝曰五行運運有始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敘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但須作詔中書郎崔劼進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奏之帝曰安置朕何地愔對曰在城北別有館宇帝又曰若為去愔曰依常備法駕去於是帝下御坐就東廊文宣遂御極已德正忤文宣竟併妻子被殺沒其家

王昕弟暉

昕字元景猛六世孫少篤學性清嚴汝南王悅辟為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十九

參軍故事王出參軍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乃令昕騎馬在前手為驅策昕令轡高拱往馬所之王與府寮宴飲起自移床入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王作色曰我帝子帝孫帝弟帝叔起與非卿是何人獨爾假蹇對曰元景位望雖微不敢以親王寮案從斷養之後王為謝昕好清談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後邢邵見文襄述此語為笑昕聞故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才應為吾罵之極深文宣以昕疎誕罵之曰好

門戶惡人身會臨漳令程驤舍人李文師忤帝帝黜
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
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輒以昕言啓帝帝仍曰王元景
比陛下於股紂帝大怒殺昕

昕弟瞻小名沙彌嘗結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
之志獨狐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瞻稱先被大傷不
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之起瞻復書曰辱告
似疑我所傷非獬吾豈願其必獬任既可疑非獬則
亦可疑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設雖獬亦
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倘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乃
讀史懷編 卷三十五 二十

陸法和

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之百里洲衣食居處一
與沙門若行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
測侯景始降梁和謂南郡米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
侯景去元英曰景方為國立効師云云何也和曰正
自如此未幾景謀逆

侯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繹法和乃率其徒八百
人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許望之謂將士曰若待明

日當不損主客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不若急攻遂
縱火直前時風逆不便法和以白羽麾風風便返約
遂潰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
人問之和曰吾前於此州建刹謂為賊標今何不向
標下求賊也尋果於標下得約和既平約即往見王
僧辯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更何能為宜亟取未
幾景平

和既都督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帝
疑使止之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
坐處豈現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
讀史懷編 卷三十五 二一

見主人應有報至故來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
改也及魏舉兵元帝敗滅和著內服哭之受弔

梁亡法和入齊文宣嘗奇和術備三公南都於城南
逆之及至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南居士文宣宴
和賜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
人其徒屬宴賜各有差法和盡放奴婢曰各隨緣去
錢帛散施一日畧盡以賜第營寺自居一房與凡人
同一日無疾而告弟子歿期至然香禮佛坐繩牀終
浴訖將斂尸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后令開棺視之棺
已空矣

法和之將終也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見所書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待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是時要太后所生爲天子者三人自孝昭即位至武城傳位後主共五年也法和在荊郢時有少姬年可二十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私與絮通十許年棄去更他淫有司按驗並實因改適生穀子

徐之本

之十八歲時嘗於周捨宅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之才飽餐拾戲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答曰吾

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二

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性好味諸嘗嘲
一斬姓云有言則註近夫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尾
爲羊盧元明戲之云卿姓本未人人各印各六卿姓
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
李諧嘗於廣坐故稱其諱曰卿嗜熊曰否之才曰平
平耳即曰我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蓋之才父
雄諧父平也諧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
不豫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席運索熊白之才顧坐者
問德正若爲諱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
爲人所諱此何足問

楊情

情初遭亂嘗陷入葛榮榮欲妻之女又逼以爲職情
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伴暗不能言榮
信爲然乃止已歸神武以從兄情懼連累衣冠水
濱若自沉者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屏居削
迹復東入田橫島講誦爲業海隅士謂之劉先生神
武知爲遺書招之乃至

情父津嘗爲并州刺史時前郡人楊寬者求從出藩

情言於父納之孝莊崩情還都行過楊寬家爲寬所

執送相州刺史刺史劉誕以情名家盛德釋之已從

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三

神武大軍南伐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情謂
曰人不識恩義雖非常理蓋亦常事吾不恨卿卿無
怖也人服其度

情性恬默饒雅致典選時吏唱名誤盧士琛爲士琛

士琛自白情謂曰盧郎主潤所以從王耳自前主後

衣紫羅袍金綬帶每過李庶輒不自安謂曰我此衣

服都是內裁既見才不無愧

孝昭踐祚情爲常山長廣二王所昵聊其一目尋殺

之太皇太后哭之哀曰楊郎忠而獲罪乃出御金爲

一眼親內之以識意時同情殺者爲燕子獻宋欽道

鄭願三人皆非端品邢子才哭情曰楊令君來忠無憾恨不得一佳伴

魏收

收小字佛助博洽敏辯爲文不立草藁麗灑千言賈思同奇之曰七步之才無以過也文襄在晉陽嘗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終日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其賦人射詩有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之句文襄壯之

收爲齊州刺史因子姪年少爲著枕中篇以識之其詞曰吾嘗覽管子書云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四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者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酌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前踵而不驚九陽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述蓋乘之而靡恤嗚呼處大壞之間勞歟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率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作危亡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舒也濟世成務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

險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若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騁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煖壑而未足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沈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成前傾人師先覺聞者君子雅道之士遊遂經術厭厭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審道而行量路而止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登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有一於斯羣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五

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則千金之產邀萬鍾之佚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哉誠而隱其貽燕或躡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增有伏寇言不可或失鬼沈彊梁人曰廷徑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謂爲已信私玉非身寶過繒爲緝踰藍負青持繩祀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木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昔遊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甲覆一貫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平月滿如規後夜

則虧慳榮於枝望暮而萎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
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遵則卒謗集任重而
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遯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
口人之我俠在我不可而覆無口人之我厚在我不
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
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
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敬器畱後俾
諸來裔傳之左右

辛術

商在天保中職典選選者幾三千人所品題無謗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六

先是典選知名者不乏而互有得失文襄年少高朗
而弊疎袁叔德沉密謹厚而傷細楊愔風流辨給失
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上必以才器考之前後餘
高術最爲折衷云術之定淮南也諸財物無所取惟
大收典租多宋齊梁時佳本併領陸諸名書二王書
法然俱不上王府盡歸私家及還朝頗以餽遺權要
素識少之

元文遙

文遙魏宗室楊愔器之每云畢解懷侯印者必此人
也齊文宣時忽被中旨幽執莫知其故已文宣忽自

詣獄執其手謝親解御服及金帶賜之卽日起尚書
祠部郎尋參軍國大事先是齊仍魏敝宰縣多用斷
濫士流遂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字人切職乃審按
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
趙郡王叔宣旨唱名厚加慰諭於是選者忻然士人
爲縣自遙始也

祖珽

珽字孝徵機警辯譎故得幸武成已忤旨帝命囚之
地牢夜中以焦蒿子燭熏其眼遂失明及帝崩後主
愷之時陸令萱母子得幸上珽深結之而和士開亦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七

知珽多智欲用爲謀主遂言於帝謂珽雙目必無他
計遂復召入爲領軍於是皇太后幽廢斛律光族誅
皆珽謀也既專機衡總內外事遂欲併傾陸提婆
提婆母子構之因出爲北徐州刺史
珽至州會有陳冠州人多反側珽令勿閉城門守甲
者皆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卽鷄犬不得鳴吠賊
無所聞見不測所以正疑人走城空警備且懈珽乃
忽傳令號呼鼓譟喧天賊遂大驚頗內潰珽輒乘馬
出視臨督戰賊先聞珽眼盲謂不能拒忽見身在戎
行營孤縱鎗相視怪詫竟遲疑進退珽爲且戰且守

者十餘日賊遂引去城賴以全已卒於州

挺貪淫蔑恥嘗飲於司馬世雲家藏其銅壘三面厨人計請搜諸客果於挺懷中得之神武嘗宴眷屬於坐失金巨羅寶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因於挺皆得之文宣每見挺呼為賊所乘老馬常稱驢駒又與寡婦王氏通每入前相問往復表裏之嘗嘲挺曰老馬十歲猶號驢駒妻年耳順尚稱娘子衆為絕倒

唐邕

邕事文宣機識敏悟占對如響文宣嘗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丞相上啓太后云唐邕強記分明每有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八

機人事邕手作文書口相酬答耳又聽受一人當千真異才也為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朕意在車馬不美與卿共敝他日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帝曰此是并州城或曰此金城天府帝曰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已竟降周

魏伏

魏伏

周師既平并州得伏子世寬因遣人以其子來招伏且以金酒鍾二為信伏却其鍾謂曰此兒為臣不忠為子不孝願即斬之以令天下已聞後主殺獲入關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帝執其手謂曰朕平齊

龍見公一人乃自食其肉而以其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我之任公有如此學矣

時有絕矣永安者周師克郭北走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鉢畧處之吐谷渾部下永安抗言曰本朝既敗永安豈惜微命誠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齊朝有末節臣耳今乞一刀頭遠近毋徒羈所靡所短長為也鉢畧壯其烈為贈馬七十四歸之

盧懷仁

懷仁性恬靜蕭然有閒放之志辟記室郡守俱不之官卜居陳留所著詩賦銘誦二萬餘言尤善與人交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二九

與張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謂衍曰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儒生性情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然其言

崔劭

劭性清恬和士間擅朝曲求物舉於時世曹之是京官而劭二子拱鶴就任外其弟從容謂劭曰拱鶴在俱不凡何不令處清華而並任外藩有損家代劭曰立朝以來恥一言自達今進兒與身何異聞者服之

盧叔武

叔武好奇任俠慕諸葛亮之為人築室臨陂悠然獨

遠居鄉有粟土石鄉人乏食聽其自取償否任之而
年幾倍息既通顯自以年老多子遂營一大屋口歌
於斯哭於斯親收會詣之不待食而趨六拜爲子費
叔武固留良久食至但粟餐茶果感以小梳片脯而
已僕從俱設食一與同

陽休之

休之字子烈偶夷有風縣以文藻擅聲爲後世之秀
葛榮之亂河北流氏多歸青邱休之則將有變謂其
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殊競相凌侮難將作如惠
所見請潛往京師避之庶保無虞也諸人多不謂然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十

休之涕泣別去俄而果作亂伯彥等咸被殺諸陽族
者數十人惟休之兄弟獲免

袁孝修

李郡

孝修字叔德袁繇子也於素庵中自有規檢嘗奉命
巡省校官人得失經兗州郡邵時爲刺史以一白袖
將次事修却之書云多言可畏警之防川願得此心
不貽厚責那亦忻然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
承來旨吾無間然兄昔爲清郎今爲清卿矣蓋孝修
先在尚書不受升酒之餽入稱清郎云時有李雅廉
者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

或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授之輒擲之地兄齊州刺
史義深以其蒙雅而廉遂名曰雅廉後歷都官尚書

封述

述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弗顧
也外貌嚴整而中極巧營一子娶麗西李士元女大
輪財娉及將成禮猶競懸達述忽患俱養像對士元
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得此應急像一子娶
范陽盧莊女述人云送贏乃脚跛許田則祿薄鋸
器又皆占廢蓋總以貪嗔多致紛紜朝野共鄙之

許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一

惇字景昇下邳至帶省中號爲長眉公文宣嘗因酒
醒居惇稱美輒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遂不敢
令長時又號爲齊髯公惇素無學術與那邵魏收陽
符之輩助等比肩同列每當朝會諸人或談說經史
吟詠詩賦談諧嘲諷歡笑滿堂而惇竟日默然或問
凡惇睡深爲勝流所輕

儒林

馮偉

附

偉字偉節從李寶壽學歸而杜門專精覃思將三十
年趙郡王聘命三至縣令親及門猶辭疾不起王將

自命駕縣令又自爲之整冠履乃不得已出王下廳
事迎之舉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郡縣歲時餽羊
酒並不納至門徒束脩亦一切謝絕耕而飯而衣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時有郡時者文宣朝授
皇太子經方嚴見憚厨宰進食有菜名郡高時命去
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殿下不宜食文宣聞而嘉之

石曜

曜爲黎陽郡守甚清介時有斛律武都者以皇后兄
出刺兗州所過令丞以下動斂數千匹道之及至黎
陽武都曜曜上持一練爲角仍謂曰此是老石機杆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三

文苑

祖鴻勳

鴻勳弱冠有文性恬靜臨淮王彧表薦之勳不謝已
城陽王徽奏爲司徒法曹參軍勳赴洛微見謂曰吾
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
非爲謝恩未幾去官歸里遺陽休之書以寄意書云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
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
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

基憑林起棟羅生映字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
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
中桃李雜椿栢而蔥蒨時一寒裘涉澗負杖登峯心
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
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
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
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蘭蒲身衣纓纓出
藝梁栢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若
乃繁名聲之輶轍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
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散精神
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情蕪期之繁縟發議必在芬
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
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
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疏布哉欲保其
七尺終其百年也弟今官位既遠聲華已遠象由商
斂官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
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
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杖携酒登嶽舒席平山道素志
論言欲訪丹法語玄書亦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
乖趣別緬寄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三

李廣

廣字洪基少有才思極深微之致累官侍御史掌書記廣一日早朝未明假寐忽見一人若出自身中者語廣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覺而恍惚不樂者數日自是遂遇疾不起累年卒

樊遜

遜家世寒微少有志性爲父負土成墳植柏幾數十畝文名籍甚而性靜默嘗誦東方朔之言曰陸沈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林之下遂借陸沈公子爲上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崔進楊愔特奇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十四

遜嘗奉詔校定羣書時祕書糾繆者多遜上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轉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讐校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悉校得失於是得別本三千餘卷

遜工屬詞天保中詔問并中紀號遜對畧曰我太祖

收寶鷄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

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

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自新伏惟陛下

神武之奏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

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嶓函苑

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

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章漢馳竹使投鼠忌器之說蓋

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

良家蓄銳須時裝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

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東長平金精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五

昂楚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濟但使彼之百姓一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之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炙子陽尚在便欲索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烈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又問求才審官遜對畧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

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

一毛不拔復何足取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

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

致孫秘之笑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
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于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
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陛下受天明命乃格文祖漢
家神鳳懸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應列宿威
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朝無銅臭之公世
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
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
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欣然
間納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無令桓譚非讖官止郡丞
趙壹負才位終計操則康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
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
言可以無愧

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六

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
蓋以理絕涉求難為稱謂如伯陽道德莊周逍遙遺
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
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桑之談求之如係風
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
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江壁既返還入
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

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為不相又未業已
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燒
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
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
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瀝血改
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能言餘論鹿
野前言此而得客道風前降伏惟陛下受命山鬼効
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翹
和風而杓轉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
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威周德上天錫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七

荀仲舉

蕭懿

仲舉世仕江南因從蕭明於寒山被執入齊長樂王
尉案甚加禮重一日與案劇飲留案指至骨文竟怒
杖之一百或問其故答云吾那知許當時止疑是塵
尾耳與趙郡李襲交善案外仲舉弔其家為五言十
六韻以傷之詞極悲切時有蕭懿者亦工詩會賦秋
夜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之句知音傳賞

循吏

宋世良

世良有吏才嘗爲清河太守能施八條之制以散曲隄之盜郡人歌之會朝廷有大赦郡獄先無一囚使者至惟拜詔而已獄中學生桃樹蓬蒿亦滿衙齋寂然已徵還傾城祖道有老子丁金剛者泣而前曰身年九十凡歷三十五政矣君非惟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主民何濟乎爲攀轅出涕

郎基

基爲潁川清勤一節每語人曰任官之所本枕亦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八

作況重此者乎惟願令寫書友人遺之書曰在官亦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基先爲海西鎮將吳明徹圍城基拒之至削木爲矢剪爲羽已圍解楊情勞之曰卿本文吏乃開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能踰也

蘇瓊

瓊字珍之爲清河太守有沙門統道研者費巨萬故以貸人索息每徵郡縣爲徵項至來瓊知其意每見必與談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來無山啓口其弟子問故研曰但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裏何由得

論地上事

瓊發獲如神嘗以左丞行徐州事州內五級寺有銅像百餘一夜被盜有司逮繫數十人瓊畧詰之盡放遣謂諸僧曰但還寺得像自歸爾後十日錄盜姓名及賊處密收掩之遂獲實瓊先在郡凡舊賊百許人悉畧左右以故人間幽隱皆燭照仰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知者

酷吏

宋遊道

遊道性通勁疾惡如仇肆口無忌嘗爲司州從事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三九

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乃於幕下朝夕宴取行有曰此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疑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疑神武聞其各嘗宴朝士舉爲屬遊道曰能飲高歡手中酒者大吏大歡合飲此朝士多忌之

遊道嘗以事忤臨淮王彧王厲聲呵之遊道爲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曠不謝王理即詣闕表其事朝廷直之時崔暹居南臺遊道居北省一時權豪頗爲側目幾得罪楊愔謂文襄曰譬如人家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他日盜至無復吠狗自是得免除

名已湮子昇餓死獄中人畏文襄無敢收者遊道獨收葬之文襄謂曰吾本無意殺子昇天下人代卿怖者殊不知吾心也

外戚

爾朱文畧

文畧以外戚故神武令恕十歲遂怙勢凌縱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請敵以好婢賂之畧敗王索質文畧乃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王怒訴又宣文宣繫之獄文畧在獄中每琵琶橫笛倦時臥枕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射人曰不如是天子不

史快編

卷三十五

四十

億茂有司以開伏法文畧嘗大遺還收金爲其父乞作住傳收論爾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此也

方伎

張遠遊

遠遊在文宣時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丹成以獻文宣置之玉匣謂云我食世間樂未能即飛上天待臨灰時取服

信都方

都芳有巧思每精研算術至忘食寢或墮坑坎嘗謂人曰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祖挺謂芳曰律管

灰甚微妙卿試思之芳遂畱意十餘日曰得之矣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子用其術應節便飛條灰卽不動也時真之用故其法不傳又私撰歷書名靈憲歷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術每云司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試書未就而卒其撰次古來渾天地動靜器漏刻諸巧作并畫爲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通甲經四術周髀宗

許遵

遵精易善筮嘗爲神武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積祿故任性縱誕多所凌犯清河王岳之始封也以告遵

史快編

卷三十五

四十

遵曰崑崙亦作王岳往救江陵遵曰此行必凶宜勿往岳不聽曰請與君同行遵曰應與生人相隨不願與人同路未幾岳被文宣無道遣歸人口舌當此狂夫何日灰爲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矣我乃不見文宣十月崩遵灰於九月

雙盲吳士

附

吳士目俱瞎而精於聽聲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皆灰其手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

美曰羣奴猶當極貴況我乎時又有魏寧者善推祿命武成親試之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以問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受詞曰若帝王又當別論未幾武成崩

思倖

和士開

士開性傾險多智數先得幸武成及胡后嘗佞武成曰陛下非天人是天帝武成謂曰卿非世人乃神人其親狎如此武成崩趙郡王叔婁定遠等謀出之力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士開進曰陛下涼闇諸大臣欲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四二

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耳且宜謂叔等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發遣叔等謂臣出必心喜乃當徐圖之太后謂然遂傳旨以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陵畢促就道於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物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生不願更入也但自此長辭願一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遂入見後主進說曰先帝登遐臣觀朝貴意勢必以陛下爲乾明臣出後必有大變臣受先帝顧託恨無面目見地下因慟哭帝及太

后皆泣因問曰計將安出士開曰臣今幸得入復何慮正須數行詔書耳遂下詔責叔不臣召而殺之士開寵遂如故士開擅寵時有一士人入參值士開病醫進黃龍湯曰非服此不効士開難之士人云此易耳請先嘗爲一舉立盡士開因爲強服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

穆婆提

婆提本性略其母陸令萱先以罪配入掖庭爲後主婢呼乾阿姊令萱多機辯胡太后昵之宮中獨擅威福遂引婆提入侍帝親昵戲狎無所不劇令萱又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四三

知事穆昭儀昭儀以爲養母因改姓穆婆提自是封而令萱稱太姬太姬者皇太后母之位號也班在公主上齊亡婆提入周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

高阿那肱

肱以諛佞善和士開士開爲言之後主大被寵任士開久肱遂致位宰輔然武人無學教養不辨也尚書郎中源師嘗語肱云龍見當雲肱問師云龍見何處作何物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雲祭非真龍見也肱乃云漢兒強知天上星宿世爲之傳笑

周師通平陽後主猶校獵天池驛報三至肱不啓曰

大家正作樂何急須奏已平陽陷賊且至肱乃奏知
 即率前軍先進後主問曰戰耶不戰耶肱曰勿戰但
 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
 耳諸內參復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遠來我何
 爲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後主從肱觀戰肱
 一戰陣稍動輒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退奔高梁時
 有諫者曰半退半進此戰之常今兵衆全整未有傷
 敗若御馬一動人情驚擾陛下且安所之肱引帝手
 曰此言難信帝遂馳而北既至鄴肱奏云周軍未至
 尚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俄而周將尉遲迥至肱遂
 讀史快編 卷三十五 四四

降後主旋被執蓋肱先是已獻款周武周武令生致
 齊主故緩之

是時有薛榮宗者嘗自言能使鬼周兵逼從後主出
 猶奏云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前行矣後主信
 之行經古冢問其舍人元行恭曰是誰家行恭戲之
 曰林宗家問林宗是誰漫應曰郭元貞父榮宗即前
 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塚間出著大帽吉莫靴擁馬
 鞭問臣我阿負來不是時羣妄皆類此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五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六

讀周書目

帝紀

文帝泰二則

武帝邕二則

列傳

宇文護一則

李綱一則

獨孤信一則

王思政二則

讀史快編

楊忠一則

蘇綽二則

李賢二則

長孫儉一則

斛斯徵一則

陸勝二則

高琳一則

李穆一則

韋夏二則

崔謙一則

明帝毓二則

宣帝贊二則

賀拔勝一則

于謹一則

王羆二則

達奚武二則

卷三十六 一

柳慶三則

盧辯一則

李遠三則

長孫紹遠一則

田弘一則

耿豪一則

于翼一則

韋孝寬二則

唐瑾一則

裴俠一則

薛善	一則	鄭偉	一則
寇儁	一則	韓哀	一則
柳蚪	一則	呂思禮	一則
王軌	一則	王哀	一則
庾信	一則	蕭大圓	一則
劉璠	三則	李遷哲	一則
熊安生	一則	張元	一則
姚僧垣	四則	黃儁	一則
強綽	二則	蕭歸	一則
宗如周	一則	稽胡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嘯噓國	一則	鄒善	一則
吐谷渾	一則	突厥	一則
波斯國	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六

唐華原令狐德棻本 明長水趙維寰節

讀周書

帝紀

文帝泰

帝之先起自朔野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氏帝初事賀拔岳岳為高歡所圖其部下咸推奉帝帝將赴之夏州吏民泣請停畱以觀其變帝曰侯莫陳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趙超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為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恐眾心漸離時都督元進規等欲密圖帝以應悅事覺即斬之馳輕騎赴平涼道逢侯景景蓋奉歡命招岳眾者也帝謂曰賀拔公雖歿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對曰我猶前耳隨人所射遂還去帝至平涼哭岳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吾屬無憂矣

帝將問罪高歡乃屬諸將謂之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入涼也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羅力足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

吾便直趨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供職之勞
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稱善師遂發會稽兵已過京
邑魏帝且出屯河橋帝顧左右曰高歡數日間行八
九百里知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
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
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因遣別將趙貴李賢分道赴洛
明帝毓

帝博覽羣籍善屬文卽位後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
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摛採衆書自義農
以來訖於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自著文十卷帝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昔幸河州過故宅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
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當道曉背寒井落疎桐
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風世鏡傳之
帝大漸遺詔畧曰朕雖不德實好墳典披覽聖賢餘
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得啓手足
從先帝於地下心實無恨惟性稟儉素每寢大布
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並無雕刻身終之尚
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約簡殮以時服勿令有
金玉之飾若禮不可闕者盡令用瓦葬擇不毛之地
因地勢 勿封勿樹特遣度張病困心阻止能及

此疾而近思古人有之朕忍死書此懷抱 云 詔皆
帝口占也帝爲文帝長子小字統萬突

武帝

帝博綜羣籍尤有至性建德初嘗集羣臣及道士沙
門爲自升高座辨三教先後推儒教爲先道次之佛
最後三年此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累
旬乃止葬水固陵帝祖跣至陵所行三年喪公卿上
表同請從時制不許志平突厥定江南業雖未竟世
推英主

帝沈毅有智初以晉公護擅權恒自晦迹人莫測其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際護既誅始親萬幾取由獨攬羣下振肅身衣布被
宮殿土階數尺一切雕文組緇並撤去之嬪御不過
十餘人每至校兵閱武輒步行山谷履步艱苦皆人
所不堪也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賜之
每宴將士必親執盃酒賜賚必手付故能得士死力
宣帝贊

帝自爲太子已多失德畏武帝不敢肆及卽位遂極
意還志始幸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四百里仍令四
后方駕齊驅不得稍先后時人馬頓仆者相屬尋幸
同州前漢道爲三百六十里自應門至赤岸澤數

十里間幡旗相蔽詔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復詔內外命婦皆執一帝每自比上帝不喜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稱高祖爲長祖凡稱上及大者俱改爲長有人者亦改之自稱天元帝尊太后爲天元皇太后皇后楊氏爲天元大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元氏爲天大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又制天中大皇后以陳氏爲之飲食器率用宗廟中餽葬圭賁之屬每笞捶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制詔爲大制敕爲天敕殿曰天德日所御曰天臺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四

列傳

宇文護

護母閭姬先是與皇四姑並沒入齊被幽繫護求之弗得及護作相周齊議和因並許歸已復先歸皇姑而仍留其母閭作書遺護敘致愴惻或曰齊令人爲閭作也書云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視一人興

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新婦等同居以故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憶汝與吾別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於修禮起日吾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五

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于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於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洛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

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縹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許相見一聞此言汝猶不朽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歎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太

賀拔勝

勝長於喪亂之中精騎射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嘗從文帝宴昆明池有雙鳬遊池上帝授之弓矢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一發兩中之因進曰使勝得奉神畧以征不庭皆如此射矣邛山之戰勝以敢歾士三千犯敵適與高歡遇短兵接歡且窘而勝馬中流矢斃此副馬至歡且逸矣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勝自居重位始愛墳籍折節下士身歾之日惟隨身兵仗及圖書數千卷士論惜之

李樹

樹字靈傑性果決有膽氣而身不盈五尺涉苑之役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七

樹跨馬運矛衝鋒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樹之形貌自如是也文帝亦初聞其名而未之見及是於隙見之乃嗟嘆謂樹曰但令膽決如此亦何須八尺之軀

于謹

謹南征蕭繹文帝親餞之時長孫儉問謹曰爲釋計今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河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爲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埧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策斯下矣儉曰釋將何出謹曰必出下策儉問何故謹曰蕭氏保有江南

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謂我有齊忠必
力不能分且釋懷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
惡動戀安所以用下策也已兵至果然未幾得釋

獨孤信

信風度弘雅有大畧魏孝武西遷事起倉卒從官皆
散信獨追及於澗澤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
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已歸文帝帝
以隴右形勝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遂聲振鄰敵
侯景南奔梁齊魏收為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
宇文弋云無關西之憂蓋借信以威梁人也信在秦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王羆

州時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
皆側其帽扣之以信側帽故
王羆
弘苑之役高歡士馬極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
羆令加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和子那得過及
歡至城下諭令早降羆大驚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
死在此欲來者來歡不敢攻解而去時茹茹南寇候
騎逼幽州京師震懼召羆與議羆不應謂其使曰若
茹茹至渭北王羆自率兵拒之不煩兵馬何為天
子城中遂作如此驚

輕侮權勢如此

羆性木強其鎮河東也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者
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穫春費力不少乃爾選擇當
是本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大慙又嘗與客食瓜客
侵膚稍厚羆意嫌之爪皮落地即就地手取自食客
為之色沮

王思政

思政初事魏孝武任總宿衛高歡有異圖思政密啓
孝武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也洛陽四面受敵非
川武地關中有峭函之固一夫當關萬人莫敢抗且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九

士馬精強糧儲委積起足討除逆命退可保據關河
宇文夏州糾合義師願立功効如聞聖駕西幸必當
竭蹶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
陳勸耕系以此修復舊京可指掌定也帝大然之西
魏之基始此

思政歸朝從文帝同州時諸將宴集帝出筒中錦
命諸將擣蒲決賭物既盡又解所服金帶令先得
者取之思政自以非相府之舊心方狐疑乃斂容危
坐而自誓曰思政蒙宰相同上之遇如誠有實令宰
相知者願擲卽為虛若內懷不誠神亦當明之便當

殺身以謝所奉卽拔佩劍橫膝上攬捋蒲櫛之賜一坐爲驚帝方起急止而櫛已虛矣徐升受

達夷武

高歡自弘農趣沙苑文帝遣武驤之且伺其動靜武止從二騎盡令永敵人水以行日暮去敵營百步許爲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卽上馬歷其營若爲警夜者有不如下法輒往往捷之因具得歡營虛實以告帝大悅尋破敵

武賤時頗好華飾及居重位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門外不施戟蓋恒掩扉或以爲言武謂曰吾在布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

衣時豈望富貴今富貴豈可便忘時昔且國恩未報安事威容乎在同州屬天大旱奉詔禱華嶽嶽高萬仞壁立人跡罕至故事但禱其下武獨將數人攀藤緣崖直陟其巔稽首爲民請命卽於上藉草而宿夢一人白承執武手謂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尋大雨霑洽武帝下璽書勞之

楊忠

忠狀貌瓌偉有將畧嘗從文帝狩龍門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帝壯之號爲拞于蓋北以猛獸爲拞于也嘗將柳仲禮寇襄陽雷馬岫守安陸忠奉

命往討聲言直搗安陸仲禮聞恐安陸不守亟馳歸諸將懼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忠曰攻守勢殊不可卒拔若勞師引日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不開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剋則安陸不攻自拔安陸拔諸城可傳檄定耳遂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忠親自督陣一戰擒仲禮馬岫尋以安陸降

柳慶

慶年十三時父僧習爲潁川郡多權豪會將選請託羣集習謂諸子曰請託我皆不行然須答汝等各以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一

意爲我作報書慶具稿云某受委大邦選吏日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其何敢借恒典而私僧習讀之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也卽用爲報

慶爲雍州刺史州有孟氏者虜陵王元欣甥也倚勢橫甚或告其盜情慶旣推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毫無懼容顧謂慶曰今且枉桎我竟不知後復何以脫我時欣更遣使爲之辨慶乃大集僚吏盛數孟諸橫暴狀數訖立答殺之自是一時權威爲之氣奪

時州有胡家被劫郡縣索賊不得慶以賊徒旣夥必是烏合可詐致之乃作匿名書榜縣門曰我等共劫

胡家徒侶混雜終必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諒若聽先
首免罪便須來告慶乃復出免罪勝居二日有面縛
自首下者乃廣陽王家奴也因此推詰盡獲其黨

蘇綽

自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文帝思革其弊
因魏帝廟饗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皇帝若
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
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訓典以大誥於爾在位昔
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烈祖景宗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襲惟武考不寶其舊自時厥后凌夷用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二

興大難於東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繼戎
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揆於王廷
拯我民瘼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民弗惟逸
念辟惟元首黎庶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
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懿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於政何弗敦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
自是文誥皆式此

綽之卒也帝哭之慟詔公卿等曰蘇尚書生平謙退
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
如其厚加贈賻又乖夙昔相知之雅進退維谷孤有

疑焉時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昔晏子仕齊一狐
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
操履清白謙抑自處愚謂宜從綽雅志以成其美帝
稱善及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帝與羣公皆
步送出同州郭門帝親於車後酬之酒舉聲大哭

盧辯

辯精於經學嘗以大戴禮未有解詁手注之其兄景
裕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纂前修矣魏
孝武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騎從駕或問曰
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已趙青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三

崔之亂魏太子山居渭北辯時從亦不告其家已事
文帝行周官盡革漢魏之法

李賢

賢幼有志操不妄言動嘗出遊遇一老人謂之曰吾
年八十閱人多矣未有如卿者異時必爲台牧卿其
勉之九歲從師受學果觀大旨不尋章句或謂曰學
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人各有志豈能領徒授業惟
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耳至如忠孝之道實盟於心
聞者驚服後官極將相

大統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其鄉

兵與涇州行事史寧討之後熾列柵嚴陣以待賢謂
寧曰賊聚結歲久數州之人皆爲其用若不分其勢
使彼并力於我衆寡不敵未易圖也今但令諸軍分
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而公別統精
兵直指後熾按甲待之勿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
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彼進不得戰退不得
走候其懈擊之可一鼓下也後熾下衆柵不攻而自
拔矣寧不從屢戰輒北賢乃徑率數百騎掩後熾營
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無算時後熾方戰
勝逐寧忽聞報還與賢遇賢接戰即手斬十餘級生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四

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宵遁

李遠

遠字萬歲幼有志畧嘗與羣兒戲指麾部分便有軍
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皆散走遠
持杖叱之輒復爲聚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
兒非常人故將才也後都督義州嘗出獵莎柵於叢
薄中見石以爲伏兔也射之鏃入寸許追視之乃石
文帝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射石沒羽公今復
爾可謂世載其德

東魏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降請赴救時高歡屯兵河

陽諸將懼皆莫敢行遠進曰北豫遠在賊境歎又屯
兵河陽就常理論實難援救但兵凶神速事貴合機
古人有言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
當有濟如其顧望不行終無克定之日矣帝喜曰李
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遂令前驅東出帝以大兵繼
進潛師深入竟拔仲密以歸

文帝嫡嗣未建時明帝年長已有成德孝閔雖嫡尚
幼冲帝乃召羣公謂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
疑大司馬謂獨孤信明帝后父也衆時皆默然遠獨
正色前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爲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五

世子公復何疑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遠拔劍起帝
亦驚起亟止之曰何遂至是於是羣議遂定遠出謝
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

長孫儉

儉爲荊州刺史所部鄖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按治獲
實乃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是我之
愆非璨罪也遂於廳事前肉袒自杖三十拾璨不問
自是屬吏肅然文帝爲言於上下璽書勞之儉嘗詣
關上書值大雪立雪中待報自旦達暮了無惰色

長孫紹遠

紹遠博聞強記年十三父管記王頌欲驗之令讀月令數紙纔一遍背誦若流碩乃服后爲太常創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鍾不調每以爲念一日經韓使君佛寺前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以配奏八音克諧

斛斯徵

徵性穎悟五歲便能博涉羣書魏自孝武西遷音樂廢缺徵博採遺逸倍諸典故樂始備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一見曰此鐸于也衆弗信徵遂依於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六

極振衆乃歎服

田弘

弘少慷慨勇畧善戰文帝嘗以所著鐵甲授弘曰俟天下已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疋其討吐谷渾宕昌羌獲二十五王破七十二柵帝嘗言若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

陸騰

騰性澹雅而有謀斷嘗爲龍州刺史州民李廣嗣李武憑據巖險以爲堡壁而招集不逞攻劫郡縣歷政

不能制之騰密令多造飛梯衝車等具一夕率麾下往襲昧爽遂破其壘執嗣武於鼓下其黨任公忻者更聚衆逼州城乃致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嗣武是爲賊生色也公忻豎子乃敢要人卽斬廣嗣及武傳首示賊賊喪氣騰遂奮擊盡獲之

陵州木籠獠恃險屢出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城攻之未易拔騰乃於城下多設聲伎諸雜樂爲嬉戲示無戰心賊果有棄兵仗至携婁子臨城觀樂者騰知其氣惰無備遂密率衆軍併力齊上諸賊出不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七

意惶懼失措騰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萬餘級俘五千人騰以蠻獠多嶮遠量其山川形勢刊石開道因於路得古銘並諸葛亮桓溫故道也

耿豪

豪嘗從文帝戰邙山先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莫皺眉遂大呼獨入敵鋒刃亂下咸謂豪已陷沒俄奮刀出當其前者歾傷接踵又嘗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遇敵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時李穆蔡祐位居豪右豪不平謂帝曰外間物議

謂豪勝穆祜帝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祜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項在上故為勝之帝笑

高琳

琳字季垠其母祗祿泗濱得一石持歸光彩朗潤是夜夢衣冠老人謂曰夫人向所持石是浮磬之精其母驚寤俄而娠生子遂名琳琳才兼文武邯山玉璧之戰並著驍果文帝比之韓白齊猛將東方老遇之遭數創退謂左右曰吾經陳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帝嘗宴公卿令各賦詩言志琳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為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

于翼

卷三十一

十八

翼字文若燕公謹之子有識度與兄寔先後為滑州刺史並有惠政時比之大小馮君吐谷渾寇河右河右三州咸被圍驛書告急都督遣翼赴援翼不往蔡屬懼獲罪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來不遠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赴亦無所及翼揣之熟矣幸勿復言居數日報至果如所策

李穆

河橋之戰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因墜地敵兵追及之

時左右皆散獨穆策扶帝且陽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遂不疑為貴人捨之去帝以是得脫是日微穆幾不濟矣自是帝寵遇特隆常言人所貴惟身命李穆遂能輕身命濟孤於難雖復加之爵位賞之玉帛未足報也為特賜鐵券恕十死

韋孝寬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民孝寬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書跡令善學者習之因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燈下書者還令謀人送琛琛得書果疑道恒自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一

十九

是恒有謀遂不見用卒擒道恒及琛等嶠淹遂清周齊相構時齊相斛律明月多知用事孝寬參軍曲巖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伯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白崩樹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廣傳之於鄴下時祖孝徵正與明月隙既聞復潤色奏之明月竟坐誅

韋復

復字敬遠志尚簡澹前後十徵辟皆不應所居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明帝敬慕嘗為詩貽之詩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

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
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
陽微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復答詩願朝謁帝大
喜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武帝嘗
賜緜帛甚盛復惟取一匹孝寬貽以名馬復笑謂曰
古人不棄遺簪敝履悲與之同出不與同人也卒乘
舊馬以歸

復晚年虛靜體道會真子確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
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中凶問至家人相對
悲慟而復神色自若謂曰死生命也亦何足悲援琴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十

拊之聊寄淒感嘗以年老預戒其子曰昔士安蓬蔭
束體王孫布囊繞尸吾友之日斂用舊衣勿更新造
使館足周尸墳高四尺墮深一丈朔望薦素蔬勿設
牲牢親友弔祭並不得受一切煩雜毋為也吾恐臨
終恍惚故預以戒汝勿違吾志卒年七十七

唐永

永有二子陵瑾文帝聞其名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
陵縱橫多武畧瑾雍容富文雅可竝遣入朝孤欲委
以文武之任瑾后從於謹平江陵軍還一無所取惟
載書二車或譏於帝曰瑾歸大獲梁朝珍寶帝密

遣使檢之唯墳籍而已因歎曰孤知此人已二十
年而人猶譏之向不令檢視能免投杼之疑乎吾故以
此益明其心迹也

崔謙

魏武西還賀拔勝時鎮荊州謙謂勝曰皇家多故主
上蒙塵正忠臣枕戈之秋義士立功之日也公受任
方面若仗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悅誠
宜順義勇之志副遐邇之心信道兼程謁帝關右然
後與宇文行臺協心同力電討不庭將桓文之勳復
興茲日捨此不為中道而退便恐人皆解體事機一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十

失後悔何及乎勝不能用為侯景所敗

裴俠

俠為河北郡守清約特開常與諸牧守同謁文帝帝
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公為天下最今眾中
有如俠者可出與俱立眾默然無敢應者朝野號為
獨心使君已遷民部中大夫姦吏浸沒倉儲千萬俠
至盡發之尋又遷工部典錢物李貴日於府中悲泣
或問故答曰官物多費用裴公清嚴懼不免耳俠聞
許其自首貴乃首隱費錢至五百萬云

薛善

高歡既敗沙苑善兄崇禮猶爲歡守河東不下善密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致主上蒙塵吾與兄忝承冠緒餘世荷國寵今大軍已臨而兄尚欲爲高氏盡力若城陷之日送首長安題曰逆賊薛某之首歟而有知定有餘愧豈不悲哉不如早歸誠款雖未足表奇節猶愈於助叛効逆重干名義也崇禮猶遲疑善竟與弟濟斬關西入

鄭偉

偉初事魏孝武孝武西遷遂棄官歸其鄉已見洛陽克復輒以忠義感激鄉里聚衆萬餘西附累官儀同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二

然性褻悍恒因難賊殺人朝廷因建義功每釋不問偉口吃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口亦吃偉以爲調已也怒竟射殺之其殘橫如此

寇僞

僞寬雅有識量曾令家人賣物悞刺絹五匹僞知謂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得財失行吾所弗爲必訪主還之仕至散騎常侍以年老乞骸文帝不許竟稱病篤不起明帝立以禮敦逼之不得已入朝帝與同席坐訪以洛陽故事僞鬚眉皓然音聲清明帝不覺屢爲前席以辭歸帝執其手曰公

年德俱尊朕所欽尚宜數相見以慰延想因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仍顧謂左右曰此等事惟積善者能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特論榮之

韓哀

哀在文帝時仕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哀至密訪之並州中豪右也哀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卽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哀因取各簿藏之勝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優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於是每月間盜悉出首哀取姓名簿質之一一不爽並原其罪許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柳蚪

蚪以史官密書書惡不足示勸懲上疏請詔諸史官凡所記事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足垂警省事遂施行時論文體有古今之異蚪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爲著文質論尤脫畧人間敵衣蔬食人或議之蚪曰衣不適適體食不適充饑我後營求徒勞思慮耳士論高之

王軌

武帝時宣帝爲太子多失德王軌時言之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頗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已作內宴上壽又持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帝然之嘗以軌言撻太子及太子卽位追憾被譴事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遂誅軌

王哀

哀字子淵才名與庾信並自梁入周嘗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陳使周弘正來聘哀與正弟弘讓善遺讓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四

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社稷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鐘迹幽蹤銷聲穹谷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嘗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披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採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羣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鬼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交會見

之期趣無日矣提筆攬紙龍鍾橫集時弘讓復書曰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蕕玉音不

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錦京致書穹谷故人之跡有

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襟江南煥熱椅袖冬青渭

北江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

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反東區雖保周

陵還依蔭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康鹿爲曹更多悲

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諸芝朮可求恒爲採掇昔吾壯

日及弟富年俱值邑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尚妙

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王灝金華莫獲難老不虞一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五

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會尚之契各在天

涯永念生平難爲胃臆且常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

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遠悲久房遊魂不反但願愛

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頻經時傳尺

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

觚聲淚俱咽

庾信

庾信

信字子山有盛才與東海徐摛並名文極綺豔時號

徐庾體梁亡與王褒同入周已周陳通好流寓之士

並許歸國惟信哀獨留不遣信時位望雖顯不勝鄉

蘭之思爲作哀江南賦以寄意詞極淋漓不載載其
序序云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九
解余乃窺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
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
道周星物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哀安
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穎之
生平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
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表亂貌是流
離至於暮齒熱河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
及畏南山之雨忽踐蔡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六

亭漂泊旱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
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
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
還寒風蕭瑟荆壁睨柱交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
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李孫行人暫
守西湖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
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喚鶴豈
河橋之可聞孔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屈
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過片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
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而西如草木焉江淮無

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命其斂者今縱締交
組擾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
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
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
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
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颺道阻蓬萊無可到之
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
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七

大開本梁簡文子樂亡入周性好學秘書著述麟趾殿
開招集四方學士大開頂馬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
集九十卷初各止一本江陵平後前藏祕閣大開既
入麟趾方得見之爲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歎美
之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
二卷文集二十卷

劉琨

琨字寶義嗜書有文負才使氣爲上黃侯蕭曄所器
重范陽張綽梁外戚也才高而口辯多所凌狎琨獨
不爲之下綽嘗於新淪侯坐因酒後詈京兆杜嵩曰
寒士不遇琨屬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琨本意在綽而

時以爲屬已詞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遂拂衣起且去璠謝挽之乃止

文帝既納蕭循降仍許循反國已至長安累月弗之遣璠一日侍宴帝顧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嘗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帝曰我不得比湯武猶望與伊周匹何桓文不若乎對曰齊桓有三亡國晉文不信失於伐原語未終帝撫掌曰我解爾意遂遣循璠先爲循府長史

璠嘗臥疾家居對雪感興爲作雪賦以寄意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八

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霏霏皎潔達朝陽之眩照就陵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高皓兮溟濛綬綬兮颯颯灑灑兮颯颯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閭風爾乃憑集異區遵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淫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

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漸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谷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恰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覺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車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流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聞迴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二九

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

李遷哲

遷哲世爲山南豪族歸朝累戰功都督七州軍事爵安康郡公性華侈厚自奉養姬妾至百數生男女凡六十九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令姬人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往來遊幸鳴笳導從縱酒醺酣極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審之

儒林

熊安生

安生字植之通五經尤精三禮弟子自遠方至者千

餘人周武帝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之安生曰
周帝崇儒重道必來見我俄帝果幸其第詔不拜親
執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對曰黃
帝尚有阪泉之戰帝曰齊所積府庫及三臺雜物朕
欲散之百姓何如對曰武王克商財散鹿臺粟發鉅
橋此詔異代同美帝曰朕何如武王對曰武王伐紂
太白懸頭陛下平齊兵不血刃帝大悅賜九環金帶
孝義

張元

元有祖喪明三年元憂泣晝夜禮佛求福偶讀藥師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三十

經見盲者得視之語遂延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
藥師經每行道必籲祝曰天人師乎元不孝使祖喪
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既七
日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鐔治其祖目願謂元曰勿憂
悲三日後汝祖目復明也元於夢中喜躍即驚覺徧
告其家人居三日而祖目果復舊

藝術

姚僧垣

僧垣精藝術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延致僧垣
謂曰吾自廢至臍似有三縛兩足緩縱不復自持僧

垣爲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解上縛再一劑解
中縛又一劑解下縛而足孱弱如故更爲製散一劑
稍得屈伸僧垣曰此非可急取須待霜降患當全愈
及期果起

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精神昏亂諸醫皆云不可收僧
垣至曰困則困矣終不歿若專見付當爲治之因
爲製湯散疾漸瘳時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
不瘳則渴于謹嘗問僧垣二公俱病疾以僕意論永
世似輕僧垣答曰患有淺深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
當保全永世雖輕始將不免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三十

出四月及期而永世歿

武帝時文宣太后寢疾坐醫雜說互有同異帝御內
殿引僧垣入既視脈引與同坐問曰太后患勢不輕
諸醫竝云無慮朕人子之情不能已已公謂何如僧
垣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能特經事良久如太后患
准之常人竊深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復何言未幾
太后崩

僧垣藝術神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記聲
譽遠聞邊服諸蕃外域請祈者戶屢常滿僧垣乃搜
採奇異參校其已徵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

三卷所得朝廷賜資不可勝數而皆用以構異書故其子宗孫思廉並用博洽著

黃僞

僞字僧僞善隸書工模寫侯莫陳悅謀殺賀拔岳文帝志圖之令僞僞作魏帝勅書與賀也頭令將兵爲勸僞依舊勅模寫及代舍人王書等署與真宛然也頭得勅不疑遂遣兵受節制辛平悅僞以字書起自倉頡爲啓太祖釋奠蒼頡

強練

練不知何許人神情惆恍莫之能測建德中每夜上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三二

街衢人哭釋迦牟尼佛戒書達旦如此者數月聲其哀未幾詔廢佛道二教大率本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練張囊投入隨漏於地人問曰汝何爲也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移都龍首山長安城果空盛城音同

晉公護之未誅也練曾手持一火瓠到護門首忽抵地破之大言曰瓠破子苦暗在國伏侯龍恩最被護寵任一日至龍恩宅呼其夫人氏及妾媵婢僕等並令聯席坐諸人

有何貴賤時見者詫之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歿龍恩亦伏法

附庸

蕭歸

文帝既立蕭譽爲梁主譽姐歸嗣位譽機辯有文學文帝平齊歸朝於鄴帝與宴時齊氏故臣吒刻長又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陴罵朕者歸曰長又未能輔桀乃敢吹堯帝大笑酒酣帝命取琵琶自彈之歸乃起請舞帝曰梁主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親拊五絃臣敢不自同百獸帝大悅賜賚特厚併常所乘五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三五

百里馬賜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

宗如周

如周有才學仕晉歷黃門列卿其而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譽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踞踏自陳不謗譽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笑謂曰君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如周謂爲經許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事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

知如州官名如周何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笑曰見侮反深矣亦不校

異域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俗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必與淫者敘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后頗亦防閑

突厥

突厥者古匈奴別部狼種也其王初立近侍重臣輿之以迎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三四

汝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精神昏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乃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旗幟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華言亦狼也蓋本狼種故以示不忘本云

吐谷渾

國王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爲恪尊其俗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婚姻貧不能備物者輒盜女去國有青海周千餘里海內有小山冬水合則以良牝馬置山上至來冬收之馬皆有孕所生駒號龍種多駿異世號青海駿者此也土出犛牛鳥多鸚鵡

鄯善國

鄯善卽古樓蘭國東去長安五千里北卽白龍堆西北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患風將至惟老駝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卽將覆掩閉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卽免患不則危

獻璽國

獻璽東去長安一萬餘里卽王舍城也其俗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

波斯國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三五

波斯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王姓波斯氏王卽位后卽擇諸子中賢者密書其名封之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歿乃共發書視有名者卽立爲王其俗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月十二月一日是日民庶以上並設會作樂極歡娛城外有人別居專知喪葬事號不淨人若入城則搖鈴以自別所產珊瑚珠珀等寶鬱金蘇合等香最富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六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七

讀隋書目

帝紀

文帝堅一則

煬帝廣一則

志

禮儀 一則

音樂 二則

律曆 二則

五行 二則

食貨 二則

刑法 二則

地理 三則

經籍 一則

列傳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一

文獻后 二則

鄭譯 一則

高頴 一則

李德林 一則

房陵王 三則

蜀王秀 一則

楊素 一則

牛弘 二則

宇文慶 一則

長孫晟 一則

韓禽 一則

史萬歲 二則

張衡 一則

盧思道 四則

薛道衡 一則

魏滸 一則

許善心 一則

李文博 二則

元德太子 一則

趙王侗 一則

宇文述 一則

趙綽 二則

麥鐵杖 二則

沈光 一則

周法尚 一則

董純 一則

虞世基 一則

裴矩 二則

王劼 一則

楊玄感 四則

李密 二則

堯君素 一則

王頒 一則

趙軌 一則

辛公義 一則

王伽 一則

庾秋士 文一則

王文同 一則

劉炫 二則

劉臻 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

崔儼 一則

孫萬壽 一則

王貞 一則

李士諱 二則

崔廣 二則

徐則 一則

韋鳴 一則

蕭吉 一則

楊伯醜 一則

許智藏 一則

萬寶常 一則

王令言 一則

張胃玄 一則

呂道貴 一則

獨孤陀 一則

鄭善果 母 二則

陸讓 一則

鞠靺 一則

倭國 一則

赤土 一則

高昌 一則

吐火羅 一則

突厥 一則

西突厥 一則

宇文文化 及 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七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七

讀隋書

唐魏州魏徵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紀

文帝堅

帝有大畧恭儉精勤獨儲貳廢立之際婦言是聽曾
不覺悟遺詔云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下事須
制情勇及秀等泣懷悖惡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
人有言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得志必當修廢徧公
卿酷毒流人世今惡子孫已為百姓屏除奸子孫足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一

楊帝廣

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
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河洛引河達於淮二年成修
儀仗詔課州縣送羽毛及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
髦毘之用者採捕殆無遺類十二年上於景華宮徵
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十三年冬
有石自江浮入於楊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惡之未
幾彼弒

志

禮儀

齊制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皇帝陳法駕
服袞冕至廟拜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
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
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軍不可從中
制臣既受命有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皇帝
曰苟利社稷惟將軍命於是將軍就車載斧鉞出皇
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音樂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

大業初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乃徵百戲大集
東都於芳華苑積翠池帷宮女聚觀有拾利先來須
臾跳躍激水滿衢驚蹙鼉鼉徧覆於地尋有大鯨魚
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
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許二倡女對舞繩
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其他千變萬化染干見
之大駭自是命太常教習母歲元霄於端門外列戲
場連亘八里令百官縱觀役人皆衣錦繡為婦人服
兩京繪錦為之中虛
煬帝初不解音律後乃大製豔曲詞極淫綺令樂正

白明達造新聲於是期有萬歲樂投壺樂七夕相逢樂及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曲客卿續命關鷄子關百草汎龍舟長樂花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其謂諸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能撰書彈曲多能造曲因詔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賞汝宜自修謹時高昌獻聖明樂曲帝先令知音者密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獻輒令工前奏之胡夷大驚

律曆

齊神武時田曹參軍信都芳有巧思能以管候氣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

與人對話仰觀雲色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其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開皇中毛爽蔡子元奉詔取律管隨十二辰位置案上實葭莖之灰而覆其口以輕緹素埋之地中候氣然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卽應或中下旬間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文帝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天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

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日異也今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縱暴若斯之甚乎弘不能對爽等因稽故實著爲律譜

五行

大業四年太原厩馬死者大半帝怒詔按問主者云每夜厩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視之巫知帝將有事東征因希指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

楊帝自京師如東都至孝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

詩其卒章云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咏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獻秋已帝幸江都復作五言詩云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阻絕帝懼遂無還心以春三月被弑蓋遭春之應也

食貨

開皇中文帝命楊素作仁壽宮於岐州北素遂剷山墾谷爲崇臺累榭宛轉相屬是時後令嚴急丁夫斲者載道皆推填坑谷中覆以土石夷爲平地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後值歲晚帝偶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

燐火瀰漫又聞哭聲令左右察之報曰鬼火帝曰此輩皆以役戾今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設祭灑酒宜赦咒遣之自是乃息

大業之初天子以戶口益多府庫充溢營顯仁宮苑園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滙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州郡各貢奇花異卉珍禽怪獸實其中又引穀洛水採大木時役使督促無斁者十四五載或丁者城阜河陽間車相望又造龍舟鳳舸以幸江都舳舻亘二百里所經州郡並令供獻缺者譴至死又課天下利毛髦毼之屬百姓求捕不給則買於豪富積蓄之家價連騰踊是時翟雉尾一而十縑白鷺鮮半之於是租賦之人益減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五

刑法

周宣帝昏狂酷虐制杖刑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後加至二百四十又作虎盧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但云與杖卽百二十云多打卽二百四十帝既流酣無度有下士楊文祐等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賜杖二百四十次已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亦諷諫譯又奏之仍賜杖百二十

開皇末文帝行法峻急殘苛愈甚而犯愈多至白日公行劫帝患之詔有糾告者籍彼糾家產業以賞糾人時月間稍寧息其後無賴乃候富人子弟行道者故遺物於前偶拾之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帝知之乃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於是道路以目已復令見取一錢以上不告言者其罪等自此四人共盜一棧桶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卽決時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未有盜一錢而決者也而不為我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法為罷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六

地理

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髓肉飛俗云齊倡本出於此祝阿俗有婚大會餽饌雖豐至於蒸膾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豫章頗同吳中承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座競分鉢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更要富戚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鷄鳴布新安廬陵諸郡往往畜蠶而宜春尤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火者至蛇小者至蟻合置器中令自相食食盡則

其一獨存者蛇則曰蛇蠱蟲則曰蟲蠱行以殺人因食人入腹能食其五臟外則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斃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者自戾景亂蠱家多絕蓋家無主人蠱飛遊道路殞焉

荊州俗敬鬼尤重淫祀屈原爲製九歌由北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迫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乃歌曰何由得渡溯因鼓櫓爭歸競會亭上習俗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截疾馳擢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七

經籍

自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伎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業詔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畧一曰集畧二曰六藝畧三曰諸子畧四曰詩賦畧五曰兵書畧六曰術數畧七曰方伎畧大凡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卷迨王莽董卓之亂聚散類仍魏荀勗乃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

書兵家術數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亂東晉李充以勅舊簿校之見存者但三千一百四卷江左元嘉中祕書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祕書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二曰諸子志三曰文翰志四曰軍書志五曰陰陽志六曰藝術志七曰圖譜志其道佛附見齊永明中祕書王亮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百卷齊末復多散佚梁初祕書任昉躬加部集得二萬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八

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焉梁有四部目錄而術數之書更爲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時處士阮孝緒篤好墳史博採遺亡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二曰紀傳錄三曰子兵錄四曰文集錄五曰技術錄六曰佛錄七曰道錄至元帝平侯景公私經籍悉歸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其在中原干戈相尋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孝文遷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稍充實爾朱之亂復散落人間迄於周之保定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

纔至五千隋開皇二年祕書牛弘表請搜訪異本每書一卷懸賞一縑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異書間出及於平陳經籍漸備然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入祕書館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之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閣大凡三萬餘卷煬帝卽位又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構屋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品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蹟道佛經則別撰目錄此古今來經籍聚散存讀史快編卷三十七

九

亡之大致也

列傳

文獻后宣華太

后獨孤信女帝初作相后謂曰大事已然騎猛獸勢不得下帝之受禪決於此后性妬後宮無敢進御者聞諸王及朝士妾孕必勸上斥之皇太子嬖妾雲氏會妃元氏暴崩后以爲雲故竟譏廢太子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得幸上后伺上聽朝徑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直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頴楊素等追及叩馬苦諫陛下奈何以一婦人輕天下上

意少解乃駐馬中夜始還宮后自是意頗衰折已后崩帝多內嬖遂發疾疾將革顧謂左右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宣華夫人陳氏姿貌傾城文帝惑焉帝寢疾夫人侍時太子廣亦侍疾乘夫人出更永輒逼之夫人力拒得免因言於帝帝甚急及廣既弑帝遣使者資金資子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疑爲鳩不敢發使者促發之乃同心結數枚也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夫人恚不肯受諸宮人強之乃受其夜廣悉焉已夫人沒帝爲制神傷賦夫人陳宣帝女

讀史快編卷三十七

十

鄭譯高祖

譯於文帝有擁戴功然賊賄狼藉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詔曰譯嘗欲賣官沸騰盈耳雷之爲不道之臣戮之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孝經一部令其熟讀先是周武帝時伊婁諫爲高祖所陷武帝執遵付諫令其報復諫請赦之帝令聚衆唾其面諫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例帝爲止

高頴

頴之諫帝入山也云奈何以一婦人輕天下獨孤后以謂已一婦人心術之會頴夫人卒后言於上曰

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後惟齋居誦佛經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未幾頰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乘間進曰陛下當復信高頰耶始陛下欲爲娶頰心存愛妾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尚安得信之上自是疎頰

李德林

文帝作相時尉遲迴爲亂長史李詢上密啓言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迴餽金人情大異帝憂之議代三將德林進曰諸將並國家貴臣公徒以挾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一

令之威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必能盡心受金事虛實難明一朝後易便須禁錮恐即公以下人人自危也且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如愚所見但遣一腹心知畧爲諸將信服者速至軍所宣諭德意密偵情偽則諸人縱有異志當必不敢動帝乃大悟卽令高頰驛往諸將竟稟節度定尉遲德林少著才名所撰文徧行於世不知者或謂爲古人陳使江總見之歎曰此卽河朔之英靈也

房陵王勇 傳附

晉王廣謀奪嫡厚遺東宮侍臣姬威賄令日取太子

消息密告楊素上之及令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密詔定當廢立君能舉首庶不及禍且大富貴於是姬威抗表告太子不法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惟意驕奢欲總規樊川至散關爲苑輒云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斬百許人自當息又宮內所須尚書或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會須殺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又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遂泣然曰誰非父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二

母生乃至於是先是帝已入獨孤后楊素讒及是遂詔素按勇獄先是勇嘗從仁壽宮還塗中見一枯槐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用或對曰古槐堪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造燧千枚將分賜左右至是楊素搜得之又搜得藥藏局艾數斛大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必急行一宿便還至飼馬千疋云徑往提城門自然鐵索以威語諸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竟舞文

鍛鍊成其獄帝遂下詔廢勇仍付廣囚之東宮已帝
寢疾廣淫逼宣華事覺帝患甚抵牾曰枉廢我兒因
命呼勇未及發廣竟矯詔賜勇歿

長寧王儼勇于也初生以報文帝帝曰此卽皇太孫
何乃生不得地以其爲昭訓雲氏生也時雲父定興
奏曰正是天生龍種所以乘雲而出人佳其敏對及
勇敢儼亦坐廢上表乞宿衛詞情甚哀帝覽而憫焉
楊素進曰此事已同整乎不得復畱意煬帝踐阼幸
鳩之

蜀王秀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三

秀貌瓌偉有膽氣帝嘗謂曰此子必以惡終他
日又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儼如猛獸他物不能
害反爲毛蟲蟲損食耳太子勇廢秀不能平廣懼秀
終爲變亦令楊素求其罪譖之又令陰作偶人書上
及漢王名字縛手釘心埋華山下令素發之於是上
大怒爲下詔數其罪畧云汝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
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
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
收諒魂神閉之山下勿令散蕩我於汝親則父也復
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開化楊堅夫妻使迴心惟

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請神兵收楊堅現魄我
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遂廢爲庶人幽內

楊素

素字處道少拓落逸羣絕倫有英傑之表初仕周武
帝嘗以其父守節陷齊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
帝怒將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歿其分也帝
壯而釋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
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竝高五十尺容戰士
八百人大曰黃龍置兵百人並加旗幟其上後伐陳
素乘之指揮發縱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四

他事詳北史

牛弘

開皇初弘官祕書監上書請廣獻書之路又上明堂
議上雅樂議俱數千言引證詳辯獻后崩王公已下
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弘了
不讓須臾儀注備皆有故實素恃才矜貴每輕侮朝
臣而獨於弘未嘗不改容素嘗奉命擊突厥詣弘別
弘送至中門止素謂曰大將出征何相送之近弘遂
揖而還素笑曰奇章公所謂智可及愚不可及弘亦
不以屑意

楊帝嘗令弘宣敕弘奉命至階下不能言復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故非宰相事愈稱其質直其弟爾好酒而醺一目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其夫人急謂曰叔射殺牛弘直答云作脯已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此亦何異其雅量如此

宇文慶

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語天下事帝曰天元實無積德觀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煩苛貌態聲色且諸侯微弱曾無深根固本之思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遲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變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一五

子弟輕佻終至亡滅司馬消難非池中物而輕薄寡謀無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上謙恩慈素無善譽終爲人所誤不足多虞未幾言皆驗帝既受禪慶具錄前言上之以見舊蒙恩顧冀收用也上省表大悅加優遇

長孫晟

楊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欲令突厥可汗染干親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帳前草謂曰此根大香染干遽艱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

無穢謂是謂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過遂投所佩刀親自芟草於是諸部貴人爭効之自榆林東達酋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韓會

會既奉命平陳復叔寶會突厥可汗來朝上問曰汝知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引可汗至會前曰此是執陳國天子者會騰然顧之可汗不敢仰視已寢疾其鄰母見會門下僮僕其盛願同王者母異而問之中一人曰來迎王意不見又有一人疾驚忽走至會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問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六

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爲上柱國安作閹羅王斯亦足矣未幾卒

史萬歲

萬歲幼讀兵書工騎射嘗見羣鳥擊空曰吾射行中第三者果應茲落高知慧作亂江南萬歲從楊素擊之獨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進踰嶺越海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音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從順流浮之水及者得之以報於素素大悅爲上其事文帝歎異賜錢十萬

南寧夷爨旣降而復叛萬歲奉詔討之入自蜻蛉川經并凍大小勃弄大勃弄行經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其背銘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爲倒其碑而進渡西二河復行十餘里盡破諸賊要害降其二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於是諸夷大懼遣使獻明珠徑寸萬歲爲勒石紀隋德而還

張衡

衡有學涉研精殫思爲同輩所推初事煬帝於藩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帝踐祚特寵任嘗從榆林幸其宅賜賚特厚已諫作汾陽宮帝惡之謂侍臣曰張衡讀史快編卷三十七十七

自謂由其計盡令我得天下也因出之榆林明年帝幸汾陽宮衡方督役謁帝帝惡其不瘦損以爲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久之遂賜歿衡臨歿大言曰吾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

盧思道

思道小字釋奴年十六時遇中山劉松松出所爲文示思道思道讀之多不解自是感激閉戶讀書師河間邢子才後思道爲文以不松松亦不能解也因復就魏收借讀異書數年學益著齊文宣崩敕朝士有文者各作挽歌十首時魏收陽休之等不過得三四

首惟思道得八首時稱八米盧郎以性通脫仕不達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寄意又作聽蟬鳴篇入競傳之

文帝作相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作孤鴻賦以見意序畧云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賞知音弱冠甫就朝列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爲分庭倒屣剪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性質疎懶淡然無營雖籠絡朝市幾三十載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涓沃野彌望器務旣屏魚鳥爲降乃有離羣之鴻爲羅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六

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亭朝夕觀賞既用銷憂兼以輕疾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云鴻飛冥冥竊竊高也淮南云東歸竭石連海者也平子云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鷗鷺以降罕見其儔而鐵關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糗糗鷄鷩爲侶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因爲之賦聊以自慰云

賦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龍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絲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絳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十柄東指女夷司月

乃遂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既嘯倚於淮浦亦弄
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巖之
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關整翰
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歷江湖之
蒼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習嘯嘯而相續
潔齊國之水紉皓密山之華玉若乃遠寒就迷浮沅
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飛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
芳菲而或羅人設網虞者懸機乃辭寥廓蹈迹重圍
始則窘束籠樊糜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
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十九

霞之高想閟江海之幽清意會視而不貴小鳥顧而
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之役榮若夫閩南之羽
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
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鷄而
共飲偶野鳬以同膳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澹澹
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盼

思道自恃才地多所凌轢而官塗淪滯間皇初遂以
母老請解職爲著勞生論指切當世焉論畧云夫人
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執紼之年
伏膺教義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籠絛朝市

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憂勞總至
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
庸愚豈徒疊情春榮鴟怪腐鼠相江郁而永歎傳長
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
張升於焉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耳聽惡來之譟
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莒客之踴躋焦
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
句注之通據鞍振策武落鷄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
九食不敢稱疲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
開四門以穆而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下葉從風無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十

損鄧林之攢植雙鳬退飛不虧渤澥之遊泳候南山
之朝雲望北堂之明月汜勝九叔之書觀其節制崔
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
談禾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
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然而摩霄運海輕爵羅
於澤數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觀人事之隕變觀
時路之遭危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
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而有識者鮮棄周任之
格言忘伯陽之炯戒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
陽且落阜益填閭實之里噉惡求媚賦痔自親諂笑

甘言佞哀許泣近通旨酒遠貢文蛇美女豔姬王華
金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
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
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僂僂若牛兄之遇獸心
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
侶葉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
矢雀羅豐設去等絕絃怡宴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
化鬼出神入凡爲此者皆衣冠士族不恥不仁不畏
不義靡愧友朋莫慚悲于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
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帽劫人厚自封殖雖素論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一

薛道衡

道衡字玄卿年十三讀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爲
著國僑贊雅有詞致楊道彥一代偉人見而奇之河
東裴獻目爲關西孔子嘗爲主客郎接對陳使傅綽
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傳誦焉每構文必隱
坐空齋踴壁凝想謂戶外有人聲便怒文帝最重其

文場帝即位衡上文皇帝頌帝讀之怒顧謂蘇威曰
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尋以事殺之有集七
十卷

魏澹

澹字彥深家世以文學著澹善屬文詞彩瞻逸與魏
收陽休之李德林等同修國史撰御覽書文帝受禪
復爲太子勇注庚信集復撰笑苑詞林等集文帝嘗
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綸爲中興書事不倫序
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凡爲十二紀七
十八傳別作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二

之義例多與收不同書甚簡要大矯收綸之失上覽
而善之有文集三十卷

許善心

善心幼孤嗜學家有藏書萬卷通涉畧徧年十五成
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嘗從文帝幸太山方讌坐有
神雀集合章殿善心請紙筆立製神雀賦上之帝歎
曰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嘗聞其言今乃見其事初善
心父撰梁史未就而卒善心述父志爲序傳畧云有
梁君臨天下建國江左受命一君統傳四主克昌四
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出自諸生爰登寶曆反

境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弘慈不殺大忍無刑屬
陰戎入穎羯胡侵洛廊廟有序剪成狐兔之場珪帛
有儀碎入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
豈天道與豈人事與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撰梁
書紀傳及闕而未就者凡一百八卷而梁室交喪冢
壁皆殘帷裳同毀所撰之書一時亡散善心早嬰荼
蓼覃宗少強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
見其人迨乎本邑淪覆他鄉播遷羈別館而懸壺望
都亭而長慟家史舊書止存六十八卷自入京以來
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三

稱名按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序論一篇云

李文博

文博性剛介每讀書至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玩咏
居貧宴如雖永食乏絕而清操愈厲薛道衡重之奏
爲從事嘗詣房玄齡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惟在正
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
爲多少博奮臂厲聲曰清流者必潔其源正末者須
端其本今源混本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玄
齡爲之悚然

時虞世基子亦爲校書每盛飾谷服而未有所睹文

博從容問之曰卿今年紀幾何答云十八博乃正色
曰昔賈誼當此年不知議論何事而卿徒事容飾何
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甚盛文
博屢空人謂其必喜博乃云賞罰必準功過王妃生
男於羣官何事而妄受賞一時皆愧之

元德太子昭

昭幼有至性文帝特鍾愛之大業初立爲皇太子力
能挽強而恂恂被服如儒素士心咸歸之以體素肥
致勞疾疾甚帝令巫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薨虞
世基爲撰哀冊詞甚婉麗末云神理冥漠天道難究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四

仁不必壽善戒愆祐遷瑤山之類巔忽桂宮之毀構
痛結幽明悲纏宇宙皇情深閤具僚如寂嗚呼哀哉
迴環氣朔在再居諸沾零露於瑤闕下申霜於玉除
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
甫寬長違望苑渡渭浹於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
駕而不迫顧龍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歿長分
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卽潛墜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
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
御而流袂歎纓弁以霜矜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
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卑敢圖芳於篆素

永飛聲而騰賞帝深追悼

越王侗

侗元德太子子也江都既弑元文都等共立之未幾王世充自稱鄭王總百揆加九錫雲定興等遂請侗禪讓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改此言未可發必天命既去亦何有於禪時神色甚厲已退朝對其母良姊泣世充更逼之侗不得已遜於含涼殿遂被幽世充遣之鳩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求見其母不得遂布席焚香禮佛而咒曰從今以去願不復生帝王家仰藥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五

宇文述

述多巧思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煬帝最親任之時雲定興者善附會宇文述述好奇服輿爲製馬轡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兒多効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述當人宿衛輿謂耳冷乃製袂頭中令深和耳世又効之名爲許公和勢述聞大悅曰雲公所作必能變俗

趙綽

綽性勁直無依回文帝時故陳將蕭摩訶子世累作亂江南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累以名將子爲人逼摩

無罪綽固爭上欲絀綽退赦之固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特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承緋綽俗以爲厭疊不利上官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或臣不敢奉詔上怒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得殺亶上遂命高穎行斬綽即解承上謂曰竟何如綽曰執法一心何惜歟上爲拂承入良久釋之

上方禁惡錢有二人犯法上令斬之綽進曰於法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業置在法司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對曰臣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六

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又曰啖羹者熟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呵之不肯退上卒釋之上心知綽實誠每謂曰朕於卿無所愛但卿骨相不當貴耳卒官大理

麥鐵杖

鐵杖走及奔馬能日行五百里以事沒入配執御傘每罷朝夜行百餘里至南徐州踰城入明火行劫旦還及時仍執傘如是者十餘度州人識之以狀聞朝士見鐵杖每旦在不信也尚書蔡徵計於仗下時驛送詔往南徐州者期以旦報命獨鐵杖應募旦還奏

不失期帝曰此其爲盜信矣惜其勇捷不罪後以功累官光祿大夫

遼東之役鐵杖請爲前鋒顧謂醫人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歟鼻治黃不差而死兒女子手中耶將度遼謂二子曰阿奴須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日必死及濟橋未成去岸數丈輒跳岸戰歟杖有口辯考功郎竇威嘗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答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無以難之

沈光

附錄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七

光字總持負絕力爲惡少年所朋附初建禪定寺豎旂竿高十許丈適繩絕非人所及諸僧患之光謂曰可持繩來諸僧驚喜光乃口銜繩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單輒放手透空直下以掌拒地倒行數步觀者駭異號爲肉飛仙時又有權武者勇絕世常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二人皆以功累顯官

周法尚

法尚性果勁好讀兵書煬帝幸榆林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旂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遣一軍旂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千里不

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關山川腹心有事首尾不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取敗之道也不若結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此爲牢固萬全之策帝曰善

董純

齊王暕得罪純坐與王交通帝庭詰之曰汝何旁附吾兒欲相離間純對曰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八

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顧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吾奉詔後每休暇果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於時陛下亦在側臣豈有飾說乎帝改容曰誠有斯旨遂釋之

虞世基

世基博學有高才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徐陵亦曰當今潘陸也初入國備書養親意快快煬帝卽位遂被知遇時四方多事表奏蠅集帝每口授節度命世基爲之敕日百紙無遺謬晚年見帝惡聞盜賊遂習唯諾以取容尤惑於繼妻孫摩飾器服

無復素士之風矣其門如市財寶山積而弟世南國士也清貧不立紀未嘗有所購士論鄙之

裴矩

煬帝時高麗遣使通於突厥啓民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本孤竹國也周封箕子漢分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臣爲外域故先帝征之但以楊諒不肯師出無功耳今因其使者朝於突厥而令入朝必懼望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矣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還詔其主令速入朝不然者即率突厥往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二九

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命矩監其事矩揣帝意方勸遠畧於是諸蕃聞之者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爲撰西域圖記三卷上之序云自漢氏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於今年代久遠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臣近因監知關市訪採胡人王及庶人皆依其本國儀形服飾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良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

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鐵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都善于聞朱俱波唱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滑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門戶也

王劭

劭爲嗜書遺落世事每對食猶閉目凝想盤脩爲僕從所竊而弗覺惟屢以乏少餐司庖司庖白其情劭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十

乃龍閉目伺之得竊食者其顯思如此劭在著作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齊書紀傳一百卷皆鄴野爲有識所嗤獨讀書記三十卷採摭經史誤謬人服其精博

楊玄感

字子幹

玄感楊素子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人多謂之癡其父母獨曰此兒不癡也長好讀書善騎射性驕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方知名士多趨其門見朝綱漸紊多猜忌輒有異志帝時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世荷國恩庶幾執鞭行

陳可圖報塞文振爲言於上上喜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故自不虛於是征遼之後遂命玄感督運黎陽逆謀決於此

玄感進逼東都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先以步騎二萬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已數日復戰戰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得玄感矣玄軍恍惚疑信勢稍懈玄感輒帥精銳乘之玄遂復大潰玄感每戰必身先士卒暗鳴叱咤當之者莫不披靡時以方項羽

時樊子蓋屈突通來護兒等援兵前後繼至與衛玄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合玄感分兩軍西抗玄東拒通勢遂分戰頻北因議釋洛陽直搗關中行至弘農宮文老說曰宮城無備多積粟玄感信爲然而攻之三日不克而追兵至遂大敗獨與數十騎走入林莽間窘迫無復之顧謂弟積善曰事去矣吾不能受人僇辱汝可殺我積善遂抽刀殺之屍磔東都市

時有李子雄者玄感軍師也唐陋無奇初新羅遣使朝貢子雄一日與使人語朝堂問其冠制所自使者曰此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者子雄漫應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

之外未見無禮舉朝傳笑雄先仕隋

李密

玄感既敗密潛竄淮楊變姓名劉智遠教授村舍鬱鬱不得志乃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上空軫鬱陶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泰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其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怪之以告太守太守捕之密復亡歸翟讓

翟讓既破張須陁密因說曰自昏主蒙塵蠅毛競起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明公宜廓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今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一誠觀率大衆直掩洛倉發粟賑窮乏遠近誰不歸附者百萬衆可一朝集也讓曰侯起龍臥問望不到此遂與密精兵七千襲興洛倉破之密開倉悉民取於是老弱繼負道路不絕越王侗以二萬騎至密一戰破之讓遂推密號魏公未幾爲王世充所破率歸國

誠節

堯君素

堯君素爲隋守河東唐兵圍之行李斷絕君素乃作

不驚繫表其頸具論事勢浮之貴河沿流而下河陽
守者得之以達越王侗侗見而歎息時則甚急君素
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自苦君素應曰天下事
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江都信至死殉之
孝義

王頌

頌王僧辨子父為陳霸先所殺誓圖雪恥及隋滅陳
頌對將士日涕泣一壯士進曰陳亡即君雪雪矣而
悲不止豈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故耶何不斂棺而
戮其屍頌乃頓顙答曰正恐帝王墳塋未易發一宵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三

循吏

趙軌

軌少厲行檢風以清苦聞文帝時為齊州別駕課最
徵入朝父老相送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自
姓交故不敢以壺漿餽公清若水請酌水一盃為餞
軌受而飲之軌先在州時居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
公悉拾歸其主仍賦詩曰以此求名意非機杆

問物不願侵人耳

公義

開皇中辛公義為岷州刺史俗畏病一人病合家
避之死者益眾公義欲變其俗因偏檢部內病者悉
輿至聽事暑月疫時病者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
乃獨設一榻其間日夕對之理事所得俸入盡以市
藥付復病視其飲食於是病者多起因召其親戚論
曰死生有命豈因相染汝前案之所以然耳諸病家
子孫懋剛令境呼為慈母俗自是亦變

王伽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四

開皇末王伽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
人詣京因並枷鎖伽哀之呼謂曰汝輩犯法羅網其
分也但枷鎖亦太苦吾欲為汝脫去散行至京總集
汝能不失期不因昔拜謝曰必如約伽遂悉脫之與
期日某日至京畢會伽却者吾為若若受死至期果集
無一人後人聞而驚異召伽與語大稱善因悉召流
囚賜宴殿廷而赦之仍下詔曰人性皆善使官盡王
伽人何不可為李參者

酷吏

庫狄士文

上文清苦刻勵居官不受公料其子偶噉官廚餅餌柳之獄累日步送還京官中所須鹽菜必市之外境初為隨州刺史徙貝州所至峻刻吏人股戰時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並苛虐惟長史有仁聲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噉人上聞尋坐免後以從妹為人離絕忿志歿于三人貧不立親友亦無內之者

王文同

煬帝時王文同為恒山郡丞郡中一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皆憚之文同至令刻木為大槓埋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五

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槓因召其人數之踣其心於大槓上而縛四肢於小槓棒其背須臾潰爛郡中大駭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十人將盡殺之於是合郡士女驚竄帝聞大怒馳使斬之以謝百姓

儒林

劉炫

炫字光伯強記博識左畫方左畫圓口誦目視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自謂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可服注等注凡十三部並堪

論按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于史文集威能補遺天文律曆窮極微渺時知名之士皆信以為非謬上方陳永天下遺書炫遠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之官取賞而去炫所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論語春秋尚書毛詩述議共一百十五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卒後門人謚為宣德先生

大業之末羣盜蜂起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意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敎風微傳芳來葉余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主六

豈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恐一旦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故及餘喘薄言冒臆余內省生平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惟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屬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本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責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青立身立行慙惠實多啓手足無幾可免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驟比翼鴻鴻整細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厚禮殊恩

崇政價幸三也。書滿方盡大者已嘆退又初服歸骸故曰說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閑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幸四也。慨道教之陵遲傷華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天達人願遂不與衡轡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東炫窮乏詣城下索炊郡官乃出炊與之木幾敗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依復投縣上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閉門不納值夜冰凍遂凍餓死。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七

文學

劉臻

臻耽嗜經史情兩漢書時人呼為漢堂而性恍惚於世事多所遺忘文帝時位儀同特劉訥亦任儀同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一日退朝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為訥漫應曰知竟引還既入門尚未悟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手出迎臻謂曰汝亦來耶訥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乃顧盼久之訥曰吾嘗聞訥耳性好啗蜺以音訥父諱呼為扁焉。

崔儉

儉字岐叔性嗜書自負才地忽畧世人大著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不得入此室官給事內史以聲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時越公楊素勢傾中外重儉門第為子玄縱娶儉女始親迎公卿滿座及迎儉儉故敝衣冠騎驢而至待素禮甚倨焉素為拂衣起。

孫萬壽

萬壽博涉子史工文詞開皇初為滕王文學坐衣冠不正配防江南壽本書生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乃作五言詩寄京中士友一時盛相傳誦好事者書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八

壁詞曰貴道長沙國屈原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飛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并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氛氛最晚已成羣郢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淪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髮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

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
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
桐名理風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有條麗景
相招指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瀨岸供帳
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催麥
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
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
逐波潮迴輪常日轉應施不堪搖登高視矜帶鄉關
白雲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
早鸞鳴若值南飛鴈時能訪久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三九

王貞

貞字孝逸王局文場帝時齊王疎聞其名移書招之
晉曰去山就美玉光顯后之問地龜神劍氣浮星
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威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
海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颼凌雲仙掌方承清露想前
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奉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
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今
屬當藩屏坐棠聽訟事絕歌聲桂楫詞眷言高遜
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之應劉置醴關中移
青淮之賓徒聞其高燭燕之芳罕值其人側望起予

甚於飢渴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云及貞
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
畧曰爲荷宜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者雕龍之迹具
在鳳麟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自賞還時移出門分路
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
獨爲麟角孝逸生戰爭之季長風塵之中適鄢郢而
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
過實枉高車以載廢費明珠而彈雀遂得裏糧三月
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慙黎而
並肆將駭騖而同早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十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十

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
沈痼遺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
方見學仙之遠現而不推始知游學之難咫尺天人
周章不暇怖其具龍之降懸過白禾之歸齊王覽集
善之賜良馬尋或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未幾以疾
甚還鄉里

隱逸

李士謙

士謙家富好施里有兄弟訟財者謙爲出已財助之
母有牛也其田時盛夏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

於本主家奴與鄉人董震醉角力震扼奴喉竟死震懼伏罪謙謂曰若本無殺心何謝為然亟遠去毋為吏所執其行德多類此或謂謙曰子多陰德謙曰所謂陰德譬猶耳鳴惟已獨聞人無知者今我所作皆子所知何陰之有

謙嘗論輪迴之旨謂蘇為黃龍杜宇為趙鳩哀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鴟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龜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家之子此皆佛家受異形之謂其說甚僻家行其於相後身化為粉標士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一

謙曰變化皆由心造木豈有心乎客不能對

崔頤

贖嗜學博古大業中從駕河陽藍田令王曇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上之莫有識者詔問贖贖對曰臣按漢文以前未有冠幘當是文帝以來制作臣按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長數寸或現或隱出則令世延長臣敢稱慶上大悅

時又嘗從駕登太行詔問口何處有羊腸坂贖對曰按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羊腸坂上曰不是贖隨

對曰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顧謂牛弘曰崔祖潛可謂問一知二其博洽多類此贖所著碑誌詞賦凡十餘萬言

徐則

則志尚棲隱初杖策入緇雲山已復入天台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水隆寒不服綿絮當在緇雲時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會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於是詣揚州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未便後一夕命侍者取香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二

火如平常朝禮至五更而臥王遣還葬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子弟仍令淨掃一房曰明有客至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去莫知所之須臾輒至乃知其靈化也

燕術

韋鼎

鼎字超盛能知未來陳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皆當葬長安期將及故破產東裝耳尋驗時有盧太翼者目雙瞽能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蕭吉

開皇中獻后崩上令吉卜葬地吉筮得一地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地也正如我家墓田若去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第不當戰沒然卒用吉言及將葬上擬親臨吉奏於法不當臨上不納吉退告友人曰前卜山陵皇太子致余務令吾早立余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葬兆益見矣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卜年二千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取三十二運也汝誌之未幾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三

楊伯醜

伯醜隱山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次之高祖賜之章服至朝堂輒捨去被髮伴狂遊行市道士韋知常詣問吉凶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而者楊素斬汝頭矣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諒反知常逃歸京師時素與常政有隙既破諒急索常以歸得免

許智藏

智藏精醫術高祖時奉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弟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此聞許智藏將至

必苦我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耳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當發痼不可救也數日而俊薨

萬寶常

寶常伶人也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土以寶常知音召問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上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調樂器併撰樂譜六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其損益樂器不可勝記然聲華湮不為時人所好其術卒不售一日聽太常所奏泫然而泣人問之應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方全盛開者皆不然之未幾驗寶常貧甚竟餓死將死盡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四

王今言

大業中樂人王今言妙達音律一日其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今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驟然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今言欲飲流涕謂曰吾聞上幸江都汝慎毋從此行必不返子問故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以是知之帝竟弑江都

張胃玄

胃玄博學精律曆太史令劉暉甚忌之然暉言名不中胃玄所推步則百不失一上嘗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暉與胃玄等辨駁暉杜口無一答而胃玄通五十四焉於是暉黨皆斥胃玄獨擢散騎常侍其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出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胃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起古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五

外戚

呂道貴

道貴文帝母舅也族甚微尤頑駭鄙陋初自鄉里徵入朝帝見之涕泣道貴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帝恥之厚其供給不許接對朝士出守濟南每與人言必自稱皇舅苦桃帝母小字也

獨孤施

施好左道其妻母先事貓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面未之信也會厭后及楊素等俱有疾召醫視之皆

曰此貓鬼病上以施后之異母弟施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施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自辟左右諷施施執言無有上乃命高頻蘇威等雜治之於是施婢徐阿尼言狀本從施母家來上以其事下公卿議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卽絕上令賜施夫婦死已令免死爲民而出其妻楊氏爲尼列女

鄭善果母

母崔氏年十三適鄭誠生善果誠以討尉迴戰歿母二十而寡孀節操識大體善果爲景州刺史每出聽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六

事母恒於節後祭之一日聞其妾瞋母卽退蒙被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不敢起母乃起詰之曰吾非怒汝恨愧汝家耳汝父在官清恪以身殉國吾寡婦有慈無威汝自童子便襲茅土位方伯豈汝身致之安得不念及此而妄瞋怒內墮家風外虧國法吾戚何以見汝先人善果乃頓首受命

母恒自紡績夜分始寐善果進曰兒幸封侯位居三品秩俸幸足何自苦母歎息謂曰汝年已長吾謂汝知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夫此秩俸乃天子所以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君廣惠奈何

以妻子擅之且絲枲紡織婦人本務自王公以下爲之婦者必各有所業若其墮業卽爲驕逸吾縱不知禮可自敗名乎善果頓首曰謹受教

陸讓母

母馮氏仁壽中讓爲番州刺史坐贓賄狼籍爲司馬所糾上遣使按之因囚詣長安讓稱冤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按之狀不易公卿上議皆當讓死詔行刑母乃髻首垢面詣朝堂數讓曰汝無汗馬勞致位方伯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犯王憲贓賄狼籍若一言司馬誣汝百官百姓不應皆誣汝若云至尊不憐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七

諸夷

鞞靺國

鞞靺有七種惟黑水部爲最勁矢鏃石鏃卽古蕭慎氏也國多熊羆豺豹然不害人水氣鹹鹽生木皮之上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其俗淫而妬妻外淫人有告者輒殺妻殺而復悔亦必殺告者文帝時遣使入貢上宴之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帝顧侍

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

倭國

開皇末倭遣使詣關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其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出聽政踟躕坐日出便停其國女多男少女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國有如意寶珠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大業三年遣使朝貢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

赤土國

赤土在南海中俗敬佛尚華靡惟金鎖非王賜不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八

服用大業三年王事常駿王君政使其國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王前竝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器皿俱金使還獻金芙蓉冠龍腦香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使者歸旣入海見綠魚羣飛水面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有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大魚糞也又有真臘國國人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土多奇樹其花實皆異九真海中有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噴高五六十尺又有八足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

高昌國

高昌漢車師前王庭也開皇時主堅立王坐室高
哀公問政孔子像地出亦鹽如珠白鹽如玉多蒲
酒從武威西北有捷徑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行
者於路或聞歌哭聲則皆魑魅魍魎也

吐火羅國

火羅都城方二里勝兵十萬其俗兄弟同一妻迭寢
焉每一人入房則挂其衣戶外以爲志生子則屬長
兄其山穴中有神馬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又有
滑國其國有魚脊骨孔中可通騎出入云

突厥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四九

大業中煬帝親巡雲內游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
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爲賦詩云鹿塞
鴻旌駐龍庭翠輦迴毳帷望風舉穹廡向日開呼韓
頓領至屠音接踵來索解繁廐肉韋韞獻酒杯何如
漢天子空上單于臺是日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甌各
一特勒以下各有差

西突厥

突厥本一國分爲二相雄殺大業中西可汗處羅負
固不朝帝因裴矩計議封尉靺爲大可汗以分其勢
取桃竹白羽箭一萬封尉靺謂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射廣得箭大喜卽興兵襲處羅處羅窮入
朝頓首謝罪帝曰今四海既清天下一家譬如天上
止有一个日照臨莫不寧貼若有兩個二個日萬物
何由得安於是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
所照惟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射墮卽
處羅種

宇文化及

化及既弑帝率衆西歸至黎陽與李密遇戰不利腹
心稍盡兵勢日促兄弟計無復之惟羣聚酣宴奏女
樂醉後輒尤智及曰我初不知都由汝爲計今所向

讀史快編

卷三十七

五一

無成負殺主之名滅族豈不由汝智及大怒曰事捷
不開歸功朕乃卽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已醜則
復飲如初以此爲恒化及自知必亡嘆曰人生苦
歎豈不一日爲天子乎於是遂鴆殺浩借大號
建德斬之浩秦孝王子化及奉爲帝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八

讀唐書目

本紀

高祖二則

太宗世民二則

則天武曌二則

志

禮樂三則

天文一則

五行二則

選舉二則

兵制三則

食貨六則

刑法二則

藝文五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列傳

竇后一則

長孫后二則

王后一則

武后七則

韋后二則

王后四則

張后一則

吳后一則

沈后一則

郭后二則

蕭后二則

王妃一則

江夏王道宗一則

御史中丞漢一則

河間王孝恭二則

渤海王戡一則

隱太子建成一則

巢刺王元吉一則

霍王元軌一則

廢太子承乾一則

濮王泰一則

曹王皐三則

鄆陽王素節一則

太子弘一則

邠王一則

讓皇帝憲三則

漢中王瑀一則

惠文太子範一則

太子瑛一則

祿王瑒二則

建寧王倓二則

通王滋一則

德王裕一則

平陽公主一則

丹陽公主一則

太平公主三則

安樂公主一則

王真公主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魏國公主一則

漢陽公主一則

襄陽公主一則

平原公主一則

李密三則

王世充一則

竇建德二則

薛仁果一則

劉黑闥一則

朱粲一則

劉文靜二則

裴寂一則

屈突通四則

尉遲敬德四則

秦叔寶一則

唐大一一則

段文昌一則

溫造三則

李襲譽一則

皇甫無逸一則

李嗣真二則	王君廓一則
李靖六則	李勣三則
侯君集一則	盛彥師一則
李君羨一則	高士廉一則
竇威一則	房玄齡三則
杜如晦三則	魏徵三則
王珪三則	薛收三則
馬周二則	李綱二則
李大亮一則	戴至德一則
劉洎一則	崔湜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三	
陳叔達一則	封倫一則
宇文士及一則	閻立本一則
韋弘機一則	蕭瑀五則
岑文本一則	虞世南二則
李百藥一則	褚亮一則
李守素一則	姚思廉三則
令狐德棻二則	蘇世長三則
李延壽一則	張玄素二則
于志寧二則	張易之二則
長孫無忌三則	褚遂良二則

來濟一則	杜正倫一則
傅爽二則	呂才二則
裴行儉五則	婁師德二則
崔琳一則	楊再思一則
竇懷貞一則	宗楚客一則
郭山惲一則	王與一則
契苾何力一則	薛仁貴二則
張仁愿一則	王義方一則
員半千二則	韓思彥一則
薛登一則	唐臨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四	
張文瓘一則	徐有功一則
徐彥伯一則	狄仁傑五則
郝處俊二則	朱敬則一則
王絳一則	韋思謙二則
陸元方一則	李日知一則
杜景全一則	裴炎二則
劉祥之二則	魏玄同二則
李昭德一則	吉頊一則
韋見素一則	韓思復一則
李渤三則	裴潁二則

李甘一則	武平一一則
賈至一則	白居易三則
桓彥範四則	楊元琰一則
崔玄暉一則	張柬之一則
表恕已二則	崔日用一則
王琚一則	王毛仲二則
魏元忠二則	韋陟一則
郭元振二則	李嶠一則
蕭至忠一忠	盧藏用二則
姚崇六則	宋璟五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蘇瓌三則	張說六則
盧懷慎一則	張九齡三則
韓休三則	張嘉貞四則
裴耀卿一則	李傑一則
鄭惟忠一則	倪若水一則
崔沔一則	盧從愿一則
嚴挺之四則	裴琰之三則
陽嶠一則	崔隱甫一則
李適之一則	李峴一則
李勉一則	李程一則

李石三則	劉子玄二則
吳兢一則	韋述一則
蔣乂一則	沈既濟二則
王忠嗣一則	韋堅一則
王錡二則	哥舒翰一則
李光弼五則	白孝德一則
郭子儀四則	李抱真一則
房瑒一則	張鎰一則
李泌六則	苗晉卿一則
呂諲一則	楊綰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崔祐甫二則	柳渾二則
韋處厚一則	元結一則
元載二則	王縉二則
李吉甫一則	楊炎二則
李鄴一則	劉宴四則
李揆二則	常袞一則
關播二則	張鎰一則
武元衡三則	李絳三則
段秀實五則	顏真卿五則
李晟五則	李愬五則

馬燧一則	渾瑊一則
邢君牙一則	陸贄二則
章阜二則	張建封一則
韓弘一則	盧坦一則
徐浩一則	楊憑一則
潘孟陽一則	張鷟一則
獨孤及一則	顧少連一則
薛存誠一則	孔幾二則
穆寧一則	柳公綽六則
柳玭一則	胡證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七	
鄭餘慶一則	高郢一則
崔羣一則	賈耽一則
杜佑三則	令狐楚二則
裴延齡四則	皇甫鎛二則
王播一則	韋執誼一則
王叔文二則	王任一則
劉禹錫四則	柳宗元四則
杜黃裳一則	裴垍一則
李藩一則	韋貫之四則
王鐸一則	張萬福三則

郝玘一則	李光顏一則
裴度三則	李逢吉一則
元稹一則	牛僧孺一則
崔羣一則	劉栖楚一則
韓愈二則	孟郊一則
皇甫湜一則	賈島一則
劉叉一則	馮定一則
劉蕡二則	李諷一則
王涯一則	舒元興一則
李德裕三則	曹確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八	
李蔚一則	鄭絳二則
楊收一則	雷滿一則
王潮一則	安金藏一則
顏杲卿三則	張巡六則
南霽雲二則	孫葵一則
元德秀二則	陽城五則
司空圖一則	王績三則
朱泚推一則	孫思邈一則
田游巖一則	武攸緒一則
賀知章一則	張志和一則

陸羽二則	陸龜蒙二則
張允濟一則	李恭立一則
徐曠一則	歐陽詢一則
張後胤一則	石紹宗一則
柳冲二則	殷踐猷一則
孔若思二則	鄭欽說一則
林蘊一則	崔信明一則
張昌齡一則	杜審言一則
杜甫二則	王勃三則
盧照鄰一則	駱賓王二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九	
胡楚賓一則	李適二則
宋之問二則	李邕二則
呂向一則	李白二則
張旭二則	王維二則
鄭虔二則	蕭穎士二則
李莘一則	孟浩然一則
王昌齡一則	盧綸一則
歐陽詹一則	李賀二則
吳武陵一則	李淳風一則
許胤宗一則	袁天綱二則

張果一則	姜撫一則
桑道茂一則	李奮母一則
武承嗣一則	楊國忠一則
高力士一則	程元振一則
魚朝恩一則	仇士良二則
李輔國一則	田令孜一則
楊復恭一則	劉季述一則
韓全海一則	索元禮一則
來俊臣一則	周興一則
侯思止一則	王弘義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十	
鄭弘霸一則	敬羽一則
朱滔一則	劉玄佐一則
吳元濟二則	突厥一則
吐蕃二則	骨利幹一則
渤海一則	高麗一則
新羅三則	日本一則
泥婆羅一則	高昌一則
于闐一則	天竺一則
康國一則	波斯一則
拂菻一則	大食一則

南詔二則

環玉一則

詞陵一則

驃三則

收宗五則

李義府二則

李少卿八則

盧杞二則

柳璨一則

僕固懷恩一則

李懷光一則

陳少游一則

李忠臣一則

高駢一則

安祿山三則

史思明一則

李希烈一則

朱泚一則

黃巢一則

秦宗權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十一

董昌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八

讀唐書

宋廬陵歐陽修本

明當湖趙維賓節

帝紀

高祖淵

帝生而三乳善騎射仕隋嘗擊龍門賊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斂其尸祭京觀盡得其箭於尸不失一矢厥入犯隋兵少不敢帝選精騎二千為遊軍居處飲食隨水草而射獵馳騁示以暇別選善射者伏為奇兵虜疑不敢動帝乘之虜遂敗走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十一

煬帝故多猜忌嘗以事召帝帝遇疾不時謁時帝有女甥王氏在后宮帝問王汝舅疾勢可得疾不帝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悔會天下盜起帝于世民知隋必亡陰與劉文靜謀舉大事帝未之知也欲以情告懼不聽令宮副監裴寂密選宮人私侍帝因酒酣告之帝大驚寂曰正為宮人奉公事發當誅耳帝初欲執世民送官已而曰吾愛汝豈忍告汝自是謀遂定

太宗文皇帝世民

帝四歲時有書生謁高祖見之曰此兒年幾冠必能

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懼語泄急使人追殺之失所
在矣因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大業中突厥
圍場帝於鴈門帝時應募往援隸將軍雲定典謂定
典曰虜敢圍吾天子者以無援故也今宜先後吾軍
爲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爲我大兵至
則虜可不擊而走不然彼知我虛實勝負未可料也
定典如其言虜果引去時帝年十六耳

高祖既起義引兵徇西河將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
盡高祖欲還太原帝諫曰義師爲天下起也宜直入
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爲賊耳高祖不納帝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二

哭於軍門高祖驚召問故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
乘於後死亡須臾能不悲乎高祖悟曰起事者汝今
成敗亦惟汝時左軍已發帝急追之夜半迷道入山
谷遂棄所乘馬徒步及其軍引與俱還卽進攻霍邑
一戰斬宋老生尋克長安

則天后武嬰

后自廬陵幽廢懼人心不附遂以殺戮示威其在文
武大臣則殺劉禕之殺劉延祐殺周思茂殺郝象賢
殺薛顗殺鄧玄挺殺張元一殺弓嗣業弓嗣明弓嗣
古又殺徐敬真殺郭正一殺弓志元弓彭祖又殺王

今基殺魏玄同崔管殺劉易從殺李光誼劉延景黑
齒常之趙懷節殺劉齊賢王本立殺范履冰柳明肅
殺蘇踐言殺裴居道殺阿史那惠殺張行廉張定金
殺元萬頃苗神客裴望在唐室同姓則殺霍王元軌
汝南郡王瑋殺郡陽郡公譚廣漢郡公謚汶山郡公
秦又殺零陵郡王俊廣郡郡公瑋又殺郡王承乾之
子殺鄭嗣王瑋又殺梁郡公孝通梁王重澤王
上金殺許王素節之子璟殺南安郡王頴郿國公昭
又殺諸宗人李直李敞李然李勲李策李越李黯李
玄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玄貞其殺諸無顯名者不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三

可勝紀然後改國號周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
爲皇嗣賜姓武立武氏七廟

志

禮樂

中宗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太
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爲不可左僕射韋巨源獨以
欽明說爲是於是以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
爲齋娘執邊豆德宗時則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
終獻

上元中尊太公爲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等太常卿

主其事建中四年刑部員外郎陸淳議曰武成王殿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入思其道則立節歿義之士安所奮乎武成之祀與文宣等非不刊之典請立廟碯溪令有司以時享是時兵革未靖武臣議難之乃詔以將軍爲獻官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分三獻玄宗知音律酷愛法曲選予第三在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時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羯鼓本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四

天文

吳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以蠡測海者也古人所以恃句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

顧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游於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於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於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數十里置大炬於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稍微分之差若其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大炬於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五

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稍微分之差漸與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復於二表間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扁相合若置大炬於兩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畧差以指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況稽周天里步於不測之中又可必乎

五行

中宗時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傍視爲十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

之狀皆見以其一獻章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轡而
章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初
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
大如黍米眼鼻皆角皆備瞭視者方見之自作毛裙
貴臣富家多効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畧盡
時章后妹又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魑伏熊
枕以宜男皆服妖也

垂拱二年新豐縣露臺鄉有山湧出高二十丈傍有
池周三百畝池中具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
瑞名之曰慶山時荊州人俞文俊上言人氣不和而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本

贅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
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陛下以爲慶山臣
以爲非慶也后怒流之嶺南

選舉

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
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
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
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大抵衆科之
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

文少實及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
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謂莫此之尚

則天時武后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舉人
授拾遺補闕御史著作佐郎者凡百餘明年命舉人
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御史
校書郎中宗時章后及太平公主用事於側門降墨
勅斜封之以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
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
郎也至宋璟姚元之秉銓而其弊始革

兵制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七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
府兵太宗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爲府六
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凡府三等兵十二
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
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其下設屬各有差平居無
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軍解輒罷兵
散於府耕於野而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
握兵之重

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更番代
役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耗散至不能給宿衛於

是張說建議請一切募士募凡十二萬號長從宿衛
每歲二番明年更號曰驍騎其法以十二萬分隸十
二衛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
番頭頗習弩射限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擊張弩
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
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及第者
有賞時府兵雖變而一時宿衛充實訓練有法猶稱
勝兵云

天寶以後驍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相循折衝諸府
至無兵可交於是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自是徒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八

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時府人
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也是時衛佐
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詬罵必曰侍官而六
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為角觝拔
河翹木扛鐵諸戲及安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於是
方鎮之兵日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
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於
天下此方鎮所以不得不強而京師不得不弱也方
鎮者節度使之兵也此唐兵三變之大畧也

食貨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
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
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
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之田年六十以上者人四
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
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桑柰及各所
宜木皆行數諸鄉有寬狹地有肥瘠人有久徙者倍
半買賣各有限制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

稅斂之數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
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九

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拾肆兩之調用人之
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庸皆免
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外戚及於學生俊士為大節
婦皆免課役水旱霜蝗所免租庸調各有差此高祖
太宗致民殷富之大畧也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
更造丁口轉徙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而國家後
費無節且大盜起兵興須財益急租庸調法弊矣於
是代宗時始計畝定稅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

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入無下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取加斂者以枉法論議者謂祖宗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信用炎不疑也法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悅合從叛於是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

是時太常博士韋都賓請借富商錢帝以問度支杜佑佑謂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命戶部侍郎趙贊專行借錢令約兵罷償之時京兆少尹韋禎長安丞薛萃督責峻急民遂不勝寃

讀東休編

卷三十八

十

至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而長安爲罷市矣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宰相盧杞懼爲疾馳而過

時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間架法屋二架爲間上

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罰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今加

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爲率於是民益愁怨及

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兩戶餽質不稅兩間

除陌矣

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

辛卯賊卒以苦寒

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帝金幣之自是遂意聚斂裴延齡用事常賦之外更有月進日進又與常賦羨餘延齡歿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命宦官爲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裂之以酬直民至有賣物入市而空手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俱塞門撒肆

刑法

讀東休編

卷三十八

十一

廣州都督党仁弘嘗於起義時率鄉兵二千爲助天下既定遂恃寵驕縱納豪酋金寶無算已代還裝輜重凡七十艘或告其贓法當死太宗哀其老且先有

功貸爲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謂曰賞罰所以代天行法朕今貸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負天也人臣有過請

罪於君君有過宜請罪天其令有司設葉席於南郊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進曰貸仁弘不以私而以

公何罪之有百僚頓首三請乃止

武后稱制天下不服自徐敬業越王貞瑯邪王冲等起兵討亂后益恐遂修告密之法引酷吏周興來俊

臣侯思止王弘義等共爲羅織構陷無辜時推劫之吏皆鑿空爭能爲泥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王弘義等共爲羅織構陷無辜時推劫之吏皆鑿空爭能爲泥耳

害備極支體糜爛號曰

眠號曰宿囚。是時自宗室以及朝士。日被誣戮。不可勝數。天下人爲之足。

藝文

唐室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書四類曰經史子集。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所著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先是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請購天下書。遠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玄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命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李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八

十二

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仍遣使括訪之。江淮間。文宗時。復以侍講鄭覃言。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迨黃巢之亂。存者復尠。至昭宗播遷。徙洛陽而蕩然無遺矣。

甲部經類其類十一。一曰易類。二曰書類。三曰詩類。四曰禮類。五曰樂類。六曰春秋類。七曰孝經類。八曰論語類。九曰讖緯類。十曰經解類。十一曰小學類。凡

著錄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

乙部史錄其類十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偽史類。四曰雜史類。五曰起居注類。六曰故事類。七曰職官類。八曰雜傳記類。九曰儀注類。十曰刑法類。十一曰目錄類。十二曰譜牒類。十三曰地理類。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卷。

讀史快編

卷三十六

十三

丙部子錄其類十七。一曰儒家類。二曰道家類。三曰法家類。四曰名家類。五曰墨家類。六曰縱橫家類。七曰雜家類。八曰農家類。九曰小說類。十曰天文類。十一曰曆算類。十二曰兵書類。十三曰五行類。十四曰雜藝術類。十五曰類書類。十六曰明堂經脈類。十七曰醫術類。凡著錄六百九家。九百六十七部。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卷。不著錄五百七家。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丁部集錄其類三。一曰楚辭類。二曰別集類。三曰總集類。凡著錄八百一十八家。八百五十六部。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三卷。不著錄八百八家。五千八百二十

原缺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九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長水趙維寰節

列傳

后妃

高祖寶后

后生時髮垂過頸三歲等於身讀女誡列女傳過目輒憶父教為隋定州總管謂女有奇相難其偶書二孔雀屏間凡請婚者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至射各中一目遂歸焉生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

太宗后工篇章有雅體尤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能辨

太宗長孫后

賢妃徐附

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居恒帝與言或及天下事輒肅然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後庭有被譴者必陽助帝怒請繩之俟帝意解則徐為開釋兄無忌以佐命元功帝欲引與共政后固陳不可曰漢呂霍可為明誠帝不聽自用之則密諭兄牢讓必得請而止異母兄安業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外人皆知之今論法人必謂妾釋憾

於兄遂得減死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無與政事而徒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源塞流其識大體類如此

賢妃徐氏名惠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知屬文其父孝德試使擬離騷輒為小山篇中云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茶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所論著非流傳禁中太宗聞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詞致贈蔚貞觀末多兵革土木之後妃每疏極諫其詞剴切精詣太宗善之帝崩妃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殉馬侍寢園吾志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二

也復為連珠詩以見意卒年二十四妃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文世以擬漢班氏云

高宗王后

后與蕭良姊初皆有寵曰武昭儀讓入詔皆廢為庶人囚宮中帝一日念之問行至囚所二人流淚嗚咽帝為惻然昭儀聞即促詔杖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醢囊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歿殊其尸初詔至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外吾分也至良姊罵曰武氏狐媚殺我我後為猶使武氏為鼠定當扼其喉以報昭儀聞詔六宮毋畜貓

武后

后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召爲才人母痛哭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及太宗崩出爲比丘尼會高宗過佛廬見而悅之乃復召入既得幸卽思所以傾王后蕭妃者久之未有以中會生女后就視撫弄去昭儀輒潛斃兒余中伺帝至佯作歡喜狀發衾視兒歔矣輒驚問左右左右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乃大怒曰后殺吾女自是讒遂行

后城寓深痛能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喜其能奉已故排公議立之已得志卽盜威福無憚避帝願受其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

鉗勒人之稍不平乃召西臺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狀與帝意合趣使草詔廢后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澁待之如伺猶慮其悲且曰是皆上官儀故我后卽諷許敬宗構儀殺之自儀殺而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

后多權譎每視朝必垂簾與帝並坐既專制更粉飾文具大集諸儒內禁爲撰定列女傳百寮新誠臣軌樂書等凡千餘篇卽令學士密裁可行之帝晚年苦風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奏鳴鶴曰風上逆逆頭血可愈后陰幸帝殆陽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堪刺血耶

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堪甚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輒從簾中拜謝曰天賜我師爲身負綰寶以賜

徐敬業既敗后殺裴炎程務挺不勝悲怒召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朕輔先帝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伏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戒首者皆將相何見背之遽且受遺老臣仇戾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糾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殺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則謹事朕無貽天下笑羣臣頓首莫敢仰視

卷三十九

四

后將謀革命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使自爲助雖妄男子片言偶合輒不次官之或不稱職尋亦誅廢不少縱務在真才實抱又畏天下有謀之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至則卽日召對厚餌以爵賞凡告變者吏不得訶詰雖耘夫莠豎必親延見焉於是上變者徧天下一時人人屏息無敢發一議者

薛懷義者本姓馮名小寶律岸淫毒伴狂洛陽市千

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乃令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尋拜輔國大將軍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也已而懷義寵衰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失望因縱火焚明堂后羞而祕之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人縛懷義擊殺之還其尸白馬寺白懷義歟而張易之昌宗適得幸

后之始革命也公卿大臣如裴匪躬阿史那輩往往有潛謁皇嗣者后聞盡腰斬之都市時有上言嶺南流入謀反者后遣御史萬國俊往按詔按得實卽論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

決國俊至廣州一日戮三百餘人時劉光業王德壽等亦奉詔分往劔南黔中等道訊鞠諸人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九百許德壽殺七百許其餘少者亦不下五百許

中宗皇后

上官婉兒附

后初與帝幽廢房陵備極憂困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違帝旨謂后曰一朝見天日不相嗣於是帝復辟后輒淫縱無忌至與武三思共御牀帝從旁典籌不忤也三思彷彿天故事諷羣臣上號順天皇皇后正月望夜帝與后

微服過市徜徉觀覽縱宮女出遊盡淫奔去不還尋與上官昭容協謀招權納賂斜封官始此

昭容名婉兒性詭警善文翰中宗昵之羣臣章奏無不與聞與武三思通故詔書必右武氏而抑唐帝嘗數引名儒賜宴賦詩君臣廢和帝后及長寧上安樂主作大節婉兒代也又爲差第羣臣所作已乃營外宅與崔湜亂引湜知政事而穢夫求劇職者十候門下矣臨淄王入斬之闕下先是其母鄭方姪夢巨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甫踰月母戲謂曰稱量天下者爾耶輒啞然應後乃秉機政云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太

玄宗王后

楊媛附

帝爲臨淄王時后爲妃帝清內難妃預大計既踐祚武惠妃有寵后不平每顯詆之已坐兒守一巫蠱事將被廢后泣曰昔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爲生日湯餅陛下獨不念之耶帝惘然動容遲疑良久卒廢王諱作翠羽帳賦以諷帝也阿忠卽后父仁皎

良媛楊氏初侍帝於東宮太平公主用事忌帝帝左右皆持兩端纖悉必聞主良媛時方娠帝不自安召侍讀張說謂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因命說挾劑以入帝將於曲室自責之忽夢有介而戈者環防

三而三黃盡覆寤以語說說曰天命也乃止已生男是為肅宗

貴妃楊氏字太真初本壽王妃自武惠妃薨宮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召入一見異之遂別為壽王聘而自內妃妃解歌舞善迎帝意寵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妃嗜生荔枝帝為走數千里疾致之色味依然未變也妃嘗以譴還兄銛第是日比中又帝尚不食怒咎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供帳酒饌百餘車送妃所帝喜賜力士御膳力士知旨是夕即請召還妃帝撫慰良渥已復得譴還外第兄國忠計以語動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七

帝帝意動詔中人張韜光輟御食賜妃妃因韜光謝曰妾罪當萬誅然髮膚外皆上賜也今且歿無以報即引刀斷髮一縷奉之曰以此謝決帝見駭悅立召還遇之如初馬嵬之厄以紫茵裹屍瘞道側其後帝密遣中使治葬具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為淒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獻獻貴妃三姊皆美劬封秦虢韓三國夫人歲賜錢百萬為脂粉費號國素與國忠亂頗為人知不取每人謁必並驅道中與兄國忠等號五家四方珍奇至必分賜五家如一帝嘗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

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鄉國忠導以劍南旌節遣錮墮烏瑟瑟璣非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

肅宗張后

帝在東宮時后為良姊良姊慧辦善迎合帝趣靈武良姊實贊之於靈武產子載三日即起縫戰士永帝為教止對曰今非養安時也每夕必寢前帝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今方多事若倉卒妾請當之陛下可徐為計已正位遂與李輔國相表裏謀徙上皇於西宮帝嘗召見山人李唐會方擁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八

吳后

后吳氏初以掖庭承冠子侍肅宗於東宮嘗夢神降介而劍決脇以入殆不能堪燭至文尚隱然遂娠已生代宗生之三日玄宗臨澡時負姆嫌兒體弱更他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其故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其真者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因顧高力士曰若一日見三天子樂甚

代宗卽位上尊號啓故受附葬則貌若生永成終色人皆異之

代宗沈后

代宗爲廣平王時妃實生德宗天寶之亂王方北討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王既踐祚則德宗爲皇太子詔訪后不能得乃先下詔追贈其三世一日而拜拜者百二十七人建中初上太后尊號帝奉冊鳴咽左右皆感泣於是詔遣諸沈徧行州郡物色時故中官高力士女年狀差似后又能言禁中事遂有迎歸上陽宮者力士于知具白其非帝貸之曰吾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元

享受百罔冀一得真然終帝世無間焉

憲宗郭后

后汾陽王子儀女孫也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優禮特異是生穆宗穆宗嗣位后移興慶宮每朔望帝幸白官詣宮門爲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咸里內外命婦車騎駢乘環佩聲滿宮帝亦家於朝夕供御務華衍侈大以稱后意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効武氏耶中人乃不敢言

后歷敬宗文宗武宗武宗喜畋游角武藝五坊小兒

得出入禁中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天子后曰審覽諫臣章疏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者相母拒直言毋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閱諫章往往道游畋事自是畋幸稍稀小兒輩不敢復橫

穆宗蕭后

后本閩人初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白見上太后謂得真弟悲不自勝帝拜爲金吾將軍未幾閩男手蕭本又稱太后弟仇士良以間因連洪下獄按治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

之則洪乃代人也詔賜衣擢本侍善大夫帝以爲真未及旬而賜累鉅萬然太后真弟庸輒莫能自達本但給得其家系而上良陰上之遂信不疑實非真也後福建按察使上言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乃復詔御史臺三司雜問之又皆安於是流本愛州弘儋州而太后弟終不獲

尚宮宋氏名若昭其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次若倫若憲若荀皆警慧善屬文而莘昭尤著性皆脩潔鄙薰澤靚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凡裔偶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

綸大都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若昭又爲傳申釋之德宗時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事因召入禁中試文章併問經史上各美其富宮中上能詩每與侍臣吟和則五人皆預焉高宗時不以妾侍名呼學士若華掌祕禁圖籍至德宗時而若昭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皆稱先生后妃諸主率以歸禮見廷芬擢饒州司馬其男獨愚不可教白衣終其身

武宗王妃

妃年十三時以歌舞入侍帝於東宮帝卽位進位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一

人有寵狀纖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相與馳出入莫知孰爲帝也帝何金石沒不豫才人憂之及大漸頗與才人訣曰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請得向帝前才人乃悉所貯物散遺宮中潛自經幃下一時嬖妃卽如才人專上者咸爲之感動宣宗卽位高其誼贈賢妃

宗室

江夏王道宗

人宗將討高麗先遣節督張儉以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日

二十日留十日觀覽山川得觀天子矣已入賊地相險夷度營陳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道宗更走間道謁帝如朔帝壯之賜金五十斤紀千匹帝東征詔道宗李勣爲前鋒旣度遼拔蓋牟城虜救集時道宗騎裁四千而虜衆十倍諸將懼欲保險俟帝至道宗曰賊遠來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因也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勦善之遂選壯騎突進賊營而勦合擊之賊遂破

御史中丞漢

漢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詞雄蔚其剛畧亦類愈愈愛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二

重之妻以女擢進士第敬宗修宮室船買有獻沈香亭材者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爲亭亦何異瑤臺瓊室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多及之其在史館論文憲宗實錄頗稱直筆

河間王孝恭

高祖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尋奉命行破銑三鎮所獲戰艦悉縱放江中諸將曰得舟可濟吾用奈何資賊孝恭曰銑境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今放之令銑瀕江鎮戍見艦妨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覘候往返

懷其救期則吾且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果疑不進鏡內外阻絕遂降

孝恭故有識量常奉命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枯水忽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罪林中血安知非賊人授首象乎立取飲盡卒擒公祏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子晦嘗於第起閣俯臨民舍一日舍民謁謝曰室家之私不願外窺請辭他徙晦驚遽毀之

渤海王戡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三

戡字定臣年二十遂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見吏唱名乃入心恥之徑返江東隱陽羨里所論者數百篇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典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之近古者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

隱太子建成

建成謀傾秦王不已高祖召王謂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爾東宮以爾亟讓故成爾美今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吾欲令爾還洛陽自快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王泣解不顧遠離膝下帝曰陸賈漢臣猶過諸子況我為天下主東西

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王還洛必反宜勿遣事遂寢未幾王薨建成蓋建成實留之云

巢刺王元吉

秦王有大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心喜亂欲并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德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子初未忍元吉數諷許之於是邀結宮掖受多匿亡命結壯士為用時榮九思為王記室作詩刺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四

有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之句而元吉弗悟也未幾敗

霍王元軌

元軌好讀書善射尤有識畧能以計走突厥於定州太宗嘗問羣臣曰朕諸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能盡知惟數與霍王言臣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於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聞不能過王嘗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乃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廢太子承乾

承乾太宗長子初立爲皇太子特稱教惠及長頗耽聲色好慢遊膏嬖排兒兒爲帝所殺念不已至築室圖像朝夕泣祭又時遣奴盜取人牛馬親親烹燂召所幸嬖養與共食之又好胡語胡服設穹廬以自居嘗身作可汗狀而使衆號哭稽首而奔馬環臨忽躍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至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庶當一設顧不快哉又嘗曰吾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誅者卽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尋被廢

廢王泰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五

王好士善屬文司馬蘇勗勸泰著書泰乃奏撰括地志引者作蕭德言祕書顧胤等撰大皇帝詔衛尉供帳光祿給食於是文學士及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令分道計州緡緡疏錄爲五百五十篇歷問莽而就上之詔藏祕閣已謀傾太子事覺出居均州

曹王阜

阜嘗攝溫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爲賑僚吏懼請先聞阜曰人日不再食且奈何侯命脫殺我而活衆其功大矣既貸乃自劾上優詔答之時侍御史李約與其弟錡宦俱遂不肯歸母窮不自給阜行縣知

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也與哉竟効之並銅虎

武國戍將王國良爲辛京果誣激據縣反朝廷發四郡兵討之再期不下阜以河南觀察使至遣之書曰將軍非大逆者特逃讒抗戾耳將軍遇我可以降我故身爲京果誣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有如不信者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破將軍城非將軍福也國良得書喜且疑請降而未決阜乃卽日單騎自稱使者造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我是也來受降良安在一軍愕眙國良卽迎拜叩頭謝阜爲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六

命詔賜名惟新

阜性貞正張柬之有別圖在襄陽阜嘗宴集其所樂之將市取客馬并謂曰漢陽有中興功其遺業當自世保奈何使其子孫習乎阜默然謝曰主上失策以爲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尤有巧思常劍爲敵器以槩木上出五觚下銳員爲孟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強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能不覆又嘗以意教戰艦爲三輪蹈之以鼓水捷進駛於陣馬

鄱陽王素節

素節自少齡卽能日誦千言爲高宗所鍾愛武后惡

之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然實不病也素節自危
爲著史孝論張東之以聞欲省其誣而武后滋不悅
未幾周典誣其謀反遂被逮素節在道聞遭喪而哭
者顧謂左右曰人求病歟亦何可得而尚須哭耶未
幾遇害行道哀之

太子弘

弘嘗受左氏春秋於郭瑜至高臣弒其君喟然廢卷
曰聖人垂訓何乃書此瑜曰孔子作春秋以昭勸誡
書商臣蓋使其罪千載猶不得滅也弘曰然所不忍
聞願讀他書遂改受禮已命儒臣許敬宗上官儀等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七

掩採古今文章之精麗者凡五百篇號瑤山下彩以
獻武后踐祚惡之醜歎

郊王守禮

守禮先在武后時被幽閉凡十餘年中宗復辟始就
封岐王嘗奏守禮知兩陽帝召問對曰臣非有術昔
天后幽臣歲被勒杖凡四五創痕府前而則流涕
辨則佳以足知之耳因泣下帝爲惻然王多寵嬖于
六十許人嘗負息錢數百萬或勸治生守禮曰豈
天子兄而無葬者

讓皇帝憲

憲於玄宗爲兄玄宗之得爲太子憲所讓也而玄宗
友愛同氣亦從古未有嘗賜五王宅環列宮側而自
於宮西建樓署曰花萼相輝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
召入樓與賦詩燕嬉諸王日朝側門退則具樂縱飲
擊毬關鷄或馳鷹犬如是者歲月不絕中使勞賜相
踵雖讒邪竒無以搖也時有鶴鵠數千集麟德殿樹
間羽棲浹日人以爲友于之感後諸王繼薨憲獨在
帝親待愈加每生日必幸其第爲壽往往畱宿其處
也哭之慟追謚讓皇帝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八

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泰五
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之服藥而求羽
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
而絕其朝調卒使憂歎魏祚永終司馬氏奪之豈神
丸効耶頃因餘暇選仙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
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
帝嘗於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食已素餘實中帝
怒命高力士杖殺之憲時侍進曰從複道上窺人之
私失大體且以性命輕餘餐奈何帝遂止涼州獻新
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視之良久憲曰曲雖佳然宮籟

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過下臣僭犯上發心微於音聲將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未幾安史亂帝幸蜀思其言爲之流涕

漢中王瑀

瑀頗知音嘗早朝過宮東門聞笛聲顧左右曰是太常王耶曰然它日識之曰前笛何故吹笛王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冠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蓋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瑟云

惠文太子範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十九

範好學工書愛儒生無貴賤皆爲盡禮又多聚書畫皆當世珍祕者初隋亡禁中圖書灑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求天下善工爲之潢治乃密使募自始不可辨遂竊其真者藏於家易之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其後遇火焚

太子瑛

瑛初爲皇太子與瑤瑒二王並蒙愛及武惠妃專寵生壽王而愛移護始入帝有廢易意張九齡極諫止後李林甫用事妃與相表裏遂構言太子二王有異謀帝大惑之一日妃詭召瑛等曰宮中有賊請介以

入及至妃遽白帝曰太子二王反且甲而來矣奈何帝使中人視果然以語林甫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遂俱賜死天下聞而冤之

懷王瑛

瑛妃韋氏先以過置別室有二孺人爭寵不平求巫者相厭密置符瑛履中瑛不知也人遂有告瑛厭上者帝伺瑛朝使人取履視之果得符帝怒詰瑛瑛頓首謝曰臣罪空然臣與婦不相見二年有二孺人爭長臣恐此三人爲之推驗果然而帝疑終不釋囚之鷹狗坊竟以憂死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二十

按玄宗子三十人于瑛子五十五人琬子五十八人玢子三十六人珪子二十一人開皇末皇子幼多居禁內詔附苑城爲大宮分院處號十王宅言十舉全數也已諸孫繁衍又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天子歲幸華清宮則又於宮側置十王百孫院以俟遊幸

建寧王倓

祿山之亂上皇幸蜀百姓遮道謂太子太子諭曰至尊播遷吾不可違左右倓進說曰逆胡鼎沸四海分崩若不因人情圖興復雖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

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也於是
恢復之議始定後肅宗入長姊讓賜俸及廣平踐
祚始追崇帝號遣使迎喪於彭原既至城門喪輒不
動代宗謂李泌曰豈有恨耶卿往祭之為白朕意泌
乃為挽詞二解追述倏志命挽士唱之泌進爵輶乃
行見者皆為垂涕代宗初王廣平

肅宗既平大難一日與李泌語及倏事帝改容曰倏
於艱難中實有功恨為細人間欲害其兄我為社稷
計不得不割愛耳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
於兄弟最篤睦至今言建寧猶嗚咽不已陛下此言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二

得之說口不足信也帝泣下曰事已爾奈何泌曰陛
下亦聞黃臺瓜乎其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也蔓歸
陛下今一摘矣憤毋得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時
廣平有大功亦為后所構得泌言而廣平始安

通王滋

宣宗十一子滋其一昭宗乾寧三年詔滋與諸王統
軍衛京師韓建畏而惡之會天子將狩太原建道迎
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自稱疾不肯入帝勅諸王詣
建自解建復不出見仍上言請歸諸王十六宅悉散

王所領兵上不許建徑以兵環行在盡逐衛兵於是
天子勢孤建遂與劉季述矯詔帥兵攻十六宅諸王
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於是盡殺十一
王而以謀反聞天下冤痛之

德王裕

昭宗十七子裕其一劉季述既幽帝奉裕即帝位及
季述誅或欲并誅裕帝曰太子為賊逼耳何罪詔還
少陽院復為王時未全忠見王春秋盛標字軒秀忌
之密語崔胤曰王既竊帝大義滅親果可謂胤言其
意於帝帝不許他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二

安敢與必亂賣臣也及帝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
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至謁指流血玄暉
即以語全忠未幾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
飲酣盡殺之投其尸於水

平陽公主

公主下嫁柴紹高祖起義主居長安紹謂曰尊公有
大舉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君行矣我自為計
紹既發主乃散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自將以
應帝於道盡平諸劇賊畧地至武功勒兵七萬威震
關中尋會秦王於渭北已部及主對置幕府於京師

時號娘子軍主壽葬詔加鼓吹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曰鼓吹軍樂也之親執金鼓參佐命古有是耶卒用之

丹陽公主

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笑焉乃為置酒悉召他皆因從容語萬徹請握槊賭所佩刀帝陽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太平公主

公主則天后女也愛傾諸王榮國夫人歿后丐主為

續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二三

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樂之夷乃別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主帶折上中具紛囀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遽爾主應曰以賜駙馬可乎帝悟其意擇薛紹尚之紹必更嫁武永嗣復罷婚殺武攸攸友而以主配攸

主方額廣頤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外示檢畏終后世無他管韋后上官昭容猶自以智出主下其憚之主謂儒者多貧每厚持金帛以結士心收物望玄宗誅韋氏主實與謀蓋侍武后久善測人主微指

先事迎合無不中也時宰相七人出主門下者五逆謀廢太子太子覺勒兵斬其黨主賜死於第

安樂公主

主嫁武崇訓光熿動天下侯王多出其門嘗自作詔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為皇太女魏元忠諫主曰阿武子尚為天子天子女何不可因開府署官屬屠販皆納貨售官降墨勅封之名斜封官鑒定見池延表數里司農卿趙履溫為繕治鼎石肖拳山回澗九折又為諸奇玩用琛貝珊瑚不可涯計崇訓歿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秀時趙履溫諂事主至視朝服

續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二四

以項挽主車臨淄王入主方覽鏡作眉亂兵斬其首

玉真公主

主字持盈睿宗女始封縣主進號上清大洞三景師天寶中上言先帝許妾捨家誠願去主號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玄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入數百家產延十年之命帝嘉其志決許之

魏國公主

公主德宗女下嫁王士平主恣橫不法帝幽主而錮士平已出士平來州又貶賀州其門下客蔡南史獨

狐申叔爲主作團雪散雪詞以狀離曠意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

漢陽公主

公主順宗女下嫁郭曖時貴戚競爲奢詔而主獨崇儉嘗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嘗問主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日之弊自何代始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物賞戰士由是纖麗散布人間內外相矜狂遂成風若陛下示以所好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永製廣狹編論諸主主嘗戒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襄陽公主

公主亦順宗女下嫁張克禮主縱恣常微行市中看薛樞薛渾李元本者皆得私侍而渾尤愛至出渾母如其姑有司欲致詰則多與金錢使不得發克禮以聞穆宗爲幽主禁中

平原公主

公主昭宗女帝在鳳翔以主下嫁李茂貞子繼偁后謂不可帝曰不爾吾無安身所是日宴內殿茂貞坐帝東南主拜殿上繼偁族兄弟皆西向立主偏拜之

諸臣

李密

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幼時嘗因入衛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是兒視瞻非常無入衛已謝去感憤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學以蒲韞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且行且讀越公楊素道遇之謂曰何物書生勤乃爾因問所讀何書曰項羽傳素陰奇之歸語其子玄感玄感遂結納

密既建號魏公遂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遣將軍張仁則致書高祖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好是又生一隋也密適爲我守成阜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即更遣驛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以驛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推讓之密大喜以示下曰唐公見推天下無足慮者

王世充悉衆渡河求決戰密曰將待之邙山裴仁基遣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爾選精騎二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而我乃整軍徐還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不能用未幾敗世充之敗密也

未陳時陰索一貌類密者縛之以映既兩軍接埃露
幕塞世充督兵疾戰須臾索貌類密者過陳衆遂謀
曰復容矣軍中咸呼萬歲密軍驚惶遂潰

王世充

世充既篡隋稱大號每臨朝必誨諭群臣以示勸懲
百司聽受爲疲出則輕騎歷街衢無警蹕行者但止
立勿避徐謂百姓曰放時天子居九重下情無繇察
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
誠恐門衛有禁難盡通令止順天門外置坐聽事自
是章牘填委觀省不遑後遂不能復出尋敗滅

讀史懷編

卷三十九

二十七

竇建德

建德家世業農負絕力任俠自喜鄉人有喪而貧者
建德方耕聞之太息卽解牛爲粥鄉里以是異之有
盜劫其家建德立戶外伺其入擊三人歾餘不敢進
請其尸建德曰可自投繩係取盜投繩建德爲之糜
盜方曳建德輒捉刀躍起復殺數人自是名佈遠邇
隋末聚衆高鶚澤奄定河朔稱夏王

建德率兵三十萬救世充秦王進據虎牢斬其大將
羣情惶駭酒凌敬進說請悉兵濟河先取懷州河
陽以重將成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大行人上黨傳檄

旁郡進壘口以襲蒲津收河東地而諸將掠復滿
思西歸挽其說遂不用建德妻諫曰祭酒計善夫自
濫口道乘唐之虛運管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
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收鄭難紆矣今頓兵虎牢徒自
苦何益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劉黑闥待我業許之
奈何示天下不信未幾爲秦王所獲

薛仁果

秦王之壁高牆也諸將請戰王令曰敢言戰者斬又
之仁果糧乏挑戰不許其將往往來降王策其可乘
遂遣將龐玉擊之淺水原戰謝王以勁兵搗其背賊
讀史懷編

卷三十九

二十八

將羅喉敗王遂悉騎馳之曰勢破竹不可失夜半追
至折無通明合圍遂降仁果諸將入賀因問曰羅喉
雖破賊城尚堅而王立下之何神也王曰羅喉徒將
使得入城未易急取吾窮追窮使賊不及計是以克
耳諸將歎服是時仁果將旁舍地者掠王氏女醉寢
於野王氏卽取金地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夫人

劉黑闥

初秦王建天策府孤矢制倍於常其逐黑闥也爲突
厥所窘王自以大箭射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
後餘大弓一長矢五枝武庫世奉爲寶每郊丘重

禮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

朱粲

大業之末粲亡命爲盜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渡淮
剽劫山南所至殘殺無遺時大饑軍乏食粲掠小兒
及婦人蒸食之謂其徒曰味之美寧有如入者第令
他國有人吾恤無儲哉初引陸從典顧慙楚爲賓客
後盡食兩家諸城懼皆逃散乃乞降高祖高祖遣散
騎常侍段確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賸人多矣若爲味
粲曰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恠罵之曰狂賊歸朝乃
一奴耳能復噬人乎粲即收確於坐併從者數十悉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二九

劉文静

文静個儻有器畧大業末爲晉陽令與呂監裴寂善
寂夜見邏環傳烽叱曰天下方亂吾將安之文静笑
曰如君言是豪英所資也高祖鎮太原文静知其有
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
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與俄坐李密側黨系
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大事者私入視之文静喜挑
言曰喪亂方亟非湯武高光不能定奈何王曰安知
無人今過此非兒女子紛紛相憂直欲與君共大計

耳遂相與定策

文静進策秦王曰今上南幸江都兵填河洛盜賊蜂
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動以萬數須臾主取而用之
誠能投天會機奮機大呼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
盜者皆在文静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立
致加公府兵數萬第下一令誰不願從鼓行入關以
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文静
更因裴寂以交於唐公寂以宮人私侍劫公皆文静
謀也後坐快望諫

裴寂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十
高祖兵起欲先取京師而又恐屈突通倚其後猶豫
未決寂進曰通今據蒲關我未能下之而輒西恐腹
背支敵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動乃萬全也秦王曰
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常乘機渡河以奪其心關
中羣盜處處屯結疑力相仗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
附兵強何向不克通自守虜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
勝負未可料高祖乃兩從之雷兵圍蒲而遣秦王入
關未幾長安平

屈突通

通故以清節著秦王西入通率兵援長安而爲劉文

所破勢窮威說之降通曰吾荷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以死報國耳居恒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情爲之感奮

通既勢盛高祖遣其家僮召通通立斬之其子壽復爲文帝所寶琮所獲琮縱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誓也命左右射之時京師已陷人無固志通知不免乃下馬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敢負陛下遂被禽已見帝帝曰忠臣也厚遇之

太宗時貴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著既沒而其家賣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一

珠帝疑弘節實貪欲進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今天下號清白歟不變節者惟屈突通永道源通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毋乃好善不爲乎帝曰朕過矣置不問於是通之清益顯

通先事隋文帝嘗奉命核隴西牧簿得隱馬二千匹文帝怒將盡誅太僕卿以下諸官屬凡千五百人通曰人命至重奈何以畜產故一日而殺千五百士帝旋悟通適官勁正犯法者雖至親無所回縱通弟蓋爲長安令亦方嚴強執時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

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艾不逢屈突通

尉遲敬德

敬德名恭以字行初從劉武周武周敗同尋相歸國已尋相叛諸將併疑敬德請殺之王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爲引見臥內曰大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介胃臆我終不以浮言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如必去者以此爲資是日王與王世充戰幾爲賊將單雄信所窘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王出王顧曰公何相報之速也仍賜金銀一篋

隱太子與秦王隙嘗遺金匣一車書招之敬德謝曰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二

某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懷一心無忠徇利殿下亦安用之太子怒而止秦王問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謀逆壯士刺之敬德知故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

敬德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陣羣刺之不能傷也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刀與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獨去之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入懼服

敬德性恃直頗以功自負又好延質大臣得失與宰

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怒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論之敬德勃然擊道宗幾眇其目太宗不憚嚴讓之乃頓首謝晚節謝賓客不通頗餌雲母粉爲方士術祈延年云

秦叔寶

叔寶名瓊以字行始爲隋將來護兒帳下卒叔寶母喪護兒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有志節非久處卒伍者已歸朝高祖賜之金瓶從征世充建德黑闥累戰必克進上柱國每臨敵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三

誇與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刺之萬衆中靡不如志已圖其形於凌煙閣

唐大

次宇文編建中初及進上第歷侍御史坐與寶參善出爲開州十年不遷次抑鬱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被放有至殺身而君不悟者因採集其事爲辨謗畧三篇上之帝益怒曰乃以古昏主方我憲宗立始召還憲宗雅惡朋黨覽辨謗畧書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皆宜觀省然大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等起周訖隋增爲十篇號元

辨謗畧

段文昌

文昌字墨卿仕翰林學士歷劔南荆南節度使州旱文昌禱雨雨或雨久遇文昌出遊必霽民爲之謠曰早不苦禱即雨雨不愁公出遊子成式強記博學多奇篇祕籍嘗侍父於蜀以收獵自放文昌諭之明日以雉兔編遺幕府各爲書因所獲僊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著酉陽書數十篇尤精樂律能自度曲

溫造

造剛嚴有識畧興元軍亂殺李絳來謂造往可夷其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四

難文昌遣之許便宜行事造請以八百人自從既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容衆更使牙門坐定將卒羅拜造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主意可悉前舊軍毋得造勞問畢就生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叱之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因命將仗劍傳呼曰悉殺之從兵奮擊凡斬首八百餘醢其親殺絳者取百級祭絳以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悉收之漢江一軍始肅

造族子庭筠工詞章與李商隱齊名世號溫李然薄行無檢多作側詞豔曲數舉進士不中第喜爲人作

又大中末試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矣執政鄧之令狐綯鎮淮南廷筠怨其居中時不已助退其府不肯謁而丐錢楊子院夜醉爲邏卒所擊折齒訴於綯綯劾吏更具道其汙狀綯兩置之卒廢

筠弟延皓有志節嘗爲崔彥曾幕府龐勛反刀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云當爲公信宿恩之勛喜皓歸乃與妻子訣明日入見勛索表皓偕答曰吾乃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吾動衆百萬寧無一人操檄者囚之已卒遇害

李襲譽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五

襲譽事高祖官大府卿所得祿賜隨多少輒散宗戚而以其餘寫書罷楊州歸書遂可數車載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有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苦力讀可進求官若輩能勤此卽吾歿可無求於人矣

皇甫無逸

無逸初事越王侗王世充篡斬侗出追騎及之乃解金帶投之地頓謂曰吾有死不能同爾輩爲逆可取此毋相困騎爭下取帶得免歸朝歷同州刺史益州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所須必市之他境嘗按

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道無逸執袖似帶爲之其孤介若此然還自矜慎每上奏必讀十數過猶懼未嘗使者上道爲追省再三

李嗣真

嗣真善書音調露中章懷太子作寶慶曲嗣真謂人曰宮中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反父子疑也聲灰且玄呂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已太常錄書不能成嗣真疑崇業里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通達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旅之里地若有應者掘果得鐘衆樂遂和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六

嗣真嘗言隋樂府有堂堂曲此明唐再受命也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乎難作不遠矣未幾言驗武后嘗問嗣真以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王君廓

君廓故無賴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輒奪繒去而主不辨也歸高祖職軍部以十三人破賊萬入朝帝賜所乘馬令

自廷中乘出謂侍臣曰昔蕭相如叱秦王曰昔盡裂君廊往擊建德李勣過之發憤大呼至耳鼻皆流血勇何啻相如哉朕當不以例賞更賜錦袍金帶

李靖

靖字藥師姿貌魁琦通文史有將畧微時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談兵輒歎曰可語孫吳晉斯人也楊素見而奇之自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牛弘亦以爲王佐才高祖擊突厥靖時爲馬邑丞察其有非常志輒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已高祖定京師將斬之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七

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而乃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力爲請乃得釋

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尋奉詔副趙郡王孝恭往討兵至夔會秋濤漲濫諸將請俟江平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吾上始集銑不及知乘水傳聲震寢不及塞耳卽舍卒召兵無以禦必成擒也因進師夷陵銑將文士弘屯兵數萬於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彼新失荆門必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惰孝恭不從留靖守屯而自往戰太敗賊時乘勝委舟散掠靖覘其衆亂輒縱

兵擊之取四百艘殺溺者萬人遂率輕騎爲前鋒直抵江陵銑出不意檄召兵江南不及到遂降銑靖又奉詔副孝恭討輔公祏於丹陽時公祏遣將馮惠亮陳正通分兵五萬一屯當塗一屯青林且鎖斷江道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將不戰老吾師也宜直取丹陽搗其巢窟靖曰不然二軍旣精而公祏所自將亦皆精銳業保石頭牢未可拔我雷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受敵非計矣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戰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可必破惠亮拔公祏可立禽也孝恭從之尋破惠亮靖遂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八

以輕兵逼丹陽擒公祏

突厥入寇靖時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頗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取提孤軍至此靖知其內懼縱謀者離其心腹遂使張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捷聞帝歎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昔竹帛靖以三千士蹀血虜庭遂取定襄豈不什伯李陵哉此足雪吾渭水之恥

時頗利遣使謝罪請舉國內附帝卽詔靖往迎之又別遣唐儉安脩仁先行撫慰靖乃謂副將張公謹曰

詔使到虜必自安若選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築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且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亦何足惜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盡俘之以從去其牙七里虜始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其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會以獻於是斥地自山陰至大漠

高祖太宗嘗數有詔書賜靖太和中靖五世孫彥芳奏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三九

太宗手墨文宗愛之不廢手收投詔而以其本還彥芳又上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殘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又靖破蕭銑賜手關玉帶十三勝七方六祖胙各附環金內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鵬算囊等物常佩於帶者天子悉置禁中別賜東帛衣服櫛篦與常讀太宗手詔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靖嘗客師好弋獵至老不衰自京南歸山西際澧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則從之翔人謂之鳥賊

李勣

勣事太宗以忠力者帝謂可托人事至剪髮和藥以

愈其疾使侍太子謂之曰吾兄方位東宮公舊長史官事相委幸勿以資屈爲嫌已復留宮內庭謂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勣感涕至齋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已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我今託事出之我來爾印授以僕射彼必致效力矣乃出爲疊州都督

高宗踐祚立召勣以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進司空先是太宗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馬出入東西臺敕卑官日一人迎送其寵遇優渥從古未有也及帝欲后武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十

昭儀褚遂良等力諍帝意且沮他日密訪勣勣答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於是丁后遂廢而昭儀立幾覆唐祚

勣善用兵能料敵應變戰勝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而持法嚴故人用命臨敵選將必其奇寵福又者或問故答曰薄命人不可與成功名疾將革召弟弼謂曰我即欲欲有言吾見房玄齡杜如晦高李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治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屬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未幾于敬業反夷其族

侯君集

君集嘗從李靖破吐谷渾平高昌頗恃功伐會以他罪被繫快快不樂遂起逆謀代誅初太宗嘗命李靖教君集兵法集乃奏靖曰反帝問故君集曰兵之隱微靖不以示臣帝讓靖靖曰方今中原無事臣所教足以制西夷而求盡臣術此始君集欲反耳已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具有異慮乎未幾言驗

盛彥師

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南山萬寶懼謂彥師曰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一

密驍賊也且挾思歸之士勢殆難與抗彥師曰請以數千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施道難豫言徑引衆踰洛水入譙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漢谷問令曰賊半渡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備此彥師曰密聲入洛其實走襄城我據其要衝之必也密果至彥師橫擊之遂斬密傳其首

李君羨

君羨在太宗時官武侯中郎封武連縣公先是太白數畫見太史占曰女主昌人謠言女武王會內宴爲酒令當各言小字君羨自言小字五娘子帝因愕然

佯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健耶又君羨官名封邑皆有武帝忌之遂出爲華州刺史已有告其與狂人妖言者詔誅之卒驗於武后

高士廉

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閭閻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貨人謂之賣婚於是詔士廉與韋挺等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諸謀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齊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二

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貴不肯下偃然自高取鬻松楸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陳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戎定天下何容納貨門向聲背實買婚爲榮耶太上立德立功次自立言又次則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甚朕今以當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降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敬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奏令史玄道呂才等重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三百三十五

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爲之敘各以品位高下敘爲九等改名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諸限縉紳取焉目爲勲格義府乃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張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潛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婚二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裴大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齊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圻皆取當世勲貴名臣家不尚山東舊族後房

魏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三

實成

威家世皆以武功顯而威獨嗜書諸兄試爲書擬嘗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威笑不答威孫軌性嚴酷每出師才未嘗解甲不用命者立誅之卽小過亦鞭筆流血常以其甥爲腹心偶夜出呼不時至卽斬之又威家奴毋出外忽遺奴取藥

公厨旋悔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寃監刑者疑不時決并斬監者

房玄齡

玄齡博綜墳典善屬文書兼章諫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其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懷神器而不爲子孫計長久滑置嫡庶競相傾闔今雖平其亡趾可須也彥謙心奇之而陽詭曰毋妄言時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時登臺鼎霄恨吾不及見耳秦王徇渭北玄齡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自是參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四

大計定天下爲元勳第一

玄齡嘗以謫還第已帝悟召於家仍避位不出久之帝幸芙蓉園玄齡遽救其子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至有頃帝果幸其第卽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請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詹事帝征遼玄齡留守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吉公玄齡尋追帝帝視奏已立斬男子仍詔玄齡曰公何不自稱其委任類如此玄齡作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晚節多病詔

子肩輿入殿帝視之每爲流涕或病少損卽喜見於色已疾甚帝爲鑿苑垣以便候問至親握手與訣云玄齡嘗恐諸子驕奢爲集古今家誡書之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第留意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爾等宜師之其子遺愛尚主竟以怨望伏法

杜如晦

漢書權

如晦故以風流自命負大節臨機果斷與玄齡深相得太宗定天下二人力也如晦幸帝哭之慟他日食瓜羹輟其半以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淚曰世傳黃銀鬼神所畏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九

因更取金帶遺玄齡賜其家夜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曰爲玄齡言卽勅所御僕往祭詔虞世南勒碑文言君臣痛悼意及神遣尚宮勞問妻子

如晦叔淹有材幹隋開皇中淹與其友韋輔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高尚文帝惡之謫戍江表如晦六世孫審權清重寡言居翰林最久絕不滯樂近語其在方鎮視事有常處非日入未嘗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然或晝日欲少息則必顧直將解簾或旁無人卽自起撤鈎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

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昭宗時李茂貞跋扈不奉法譚擊宰相崔昭緯於道至亡其印帝大怒詔急捕首惡讓能進諫曰陛下卽位願少寬以貞元故事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買生慟哭時也朕奄奄度日忍坐觀此耶讓能曰陛下欲副主威此憲祖之心也奈時未便他日臣蒙寵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帝不從茂貞遂以誅讓能爲名悉兵逼乘輿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請歸外以紓難帝涕下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兵不解乃賜次讓能審權子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六

魏徵

裴瑒

徵字玄成隋末世亂嘗詭爲道士以十策干李密密不能用事隱太子太子敗乃事太宗自以不世遇爲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已徵疾帝令中郎將宿其第勸靜輒以聞中使齎賜藥膳道相望帝復親詣問疾屏左右語竟日已將革帝欲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謂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耐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矣帝哭臨爲之慟詔葬以一品禮其妻裴辭徵性約素禮太侈非徵志帝乃勉許之仍自作文而葬

徵生平以勁直取忌既沒頗多譏毀帝意寢移遂停叔王尚王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高麗之役帝有悔意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至行在賜勞徵妻子而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徵子叔瑜工草隸嘗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故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徵五世孫慕懼進士第文宗嘗沒二宗女入宮慕上言速塵穢之嫌傷治道之本帝即出二女下詔畧曰備灑掃於內非曰聲伎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而疑似之聞不可戶曉慕詞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

朕何愛一官不以增直臣之氣其晉秩右補闕帝嘗問羣卿祖時書詔頗有有者乎羣對惟故笏在詔令上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朕欲以此笏爲徵甘棠耳

王珪

珪事太宗多規切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姬謂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能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朕已言之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姬仍在側竊謂陛下以爲是耳帝自失

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特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珪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笏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皆備婦禮蓋珪實作始云珪徵時與房杜善珪母李頗有人倫鑒嘗謂珪曰兒必貴然不知所與游者何人也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適過其家李闕之大驚勅具酒食懼盡日喜曰二客公輔器汝貴不疑

薛收

秦王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請斂兵覘賊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

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耳向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伊洛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嚴兵結壘戒毋出戰而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以邀德路俟彼疲老吾乃以堂堂之鋒壓之不旬日二賊可並縛麾下矣王曰善遂會建德併降世充

收與族兄德音從兄子元敬才名相埒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維德音爲獨鶯收年最少爲獨雛是時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而結附而元敬謹畏未嘗

申款曲如悔每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蓋收與元敬俱爲參軍直記室故元敬稱小記室

馬周

周字賓王家貧嗜學以無細謹鄉人薄之入關爲漢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乃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貞觀初代常何言事帝詰何何以實對帝立召未至使者四輩致趣一見語大悅卽拜監察御史恩數獨渥周爲御史時嘗遣人以圖購宅衆謂其起家書生素無貴皆竊笑他日曰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遂以聞詔有司給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四九

直併賜奴婢什物由是人始悟周之領選也廢後儀今蓋洩前恥云周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竊榮帝每曰吾頃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嘗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繚繞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鴛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驚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帝每詔上藥視護且躬爲調藥太子問疾周疾甚悉取平日奏藁焚之曰管晏暴君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既卒帝思之甚至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容

李綱

安叱奴者舞工也高祖官之散騎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者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裝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開府此有國之鑒戒陛下新造王業功臣賞未及獨高才猶伏草莽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恐非貽厥孫謀之道帝不納

綱嘗事太子建威時有進魚者太子嘗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胎鯉和鼎殊公舜善之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十

若需諸審論固屬綱矣後太子寢狎亡賴綱諫不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藩臣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藩臣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敢久爲尚書乎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綱先居鄆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

李光亮

大亮初任隋嘗從龐玉戰李密密將張弼執之弼異亮被執者百人皆歾而獨釋亮引與定交已亮歸高祖累官兵部尚書思報弼而弼時爲將作丞匿不見

大亮徧求之不得一日過諸塗持溺泣悉家財推與之弼堅拒亮乃言於帝願推以已官帝遂遷弼中郎將都督代州一時盡賢大亮而多弼之不自伐

戴至德

高宗時至德爲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訴率優谷之至德必詰究本末無私假以是當時多喜仁軌號解事僕射兩人嘗更日聽事至德聽事日有一嫗而投膠膠已收忽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人服其德慶帝嘗賜之飛白書曰汎濫源侯舟楫其賜却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蓋皆託意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一

劉洎

太宗嘗好持論與公卿言事必往復詰難洎諫曰帝王臣庶聖哲凡庸等級遼絕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陛下卽降慈旨假柔顏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辨飾詞援古而進其議哉且多記損心多言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帝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

崔湜

湜在中宗時本桓彥範推引心反附武三思殺彥範

及坐譴王獄湜當外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已作相卽陷幽求嶺表又與太平公主謀逐張說蓋猜毒詭險其天性云弟液兄泣並因文翰居要官每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仕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以足進趣不已卒敗湜執政時年歲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陳叔達

通稱

叔達陳宣帝子其人有江左餘風嘗侍高祖高祖賜食叔達得蒲荷不舉帝問故對曰臣母病渴求此不能致願攜歸奉母帝流涕曰卿乃有母乎卽賜之仍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二

養物百段 時有楊師道者善草裁工詩每與名士燕遊歌咏自適太宗嘗賞其詩因賜宴謂之曰聞公每酬賞捉筆賦詩如宿構今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詩成不加點一坐吟伏

封倫

倫字德柔以字行初仕隋爲楊素妹婿素營仁壽宮極宏麗文帝怒曰素彈百姓力爲吾招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爲此宮也素退問倫何

料之審偷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已歸高祖位尚書僕射然性峻倨隱太子危秦王卒敗

宇文士及

士及事太宗以曲謹得上意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樹也士及輒從旁歎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使人不識使人謂誰乃今知汝是士及頓首謝曰南宮仲卿終日面折廷諍使陛下不得舉手臣幸侍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復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餽拭手帝屢目士及陽若不省徐啗之其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三

機捷類如此

開立本

立本故善畫太宗嘗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池上悅之詔侍臣賦詩而召立本作其狀時閣外傳呼畫師開立本立本至俯伏池頭研吮丹粉望諸侍臣羞恨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脩輩今獨以書見名與廝後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苦屈終不能罷也已入為右相會姜恪適以戰功擢左相一時遂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韋弘機

貞觀時弘機奉使西突厥會道梗三年不得歸為裂襦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名之曰西征記北還帝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後為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肯文儒乃為修學宮畫孔門七十二子及漢晉名儒像而自為之贊以敦勸生徒繇是邊人始知學風俗漸化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四

時引升御榻呼之曰蕭郎瑀多匡弼無避忌帝嘗賜以黃金一函又賜詩有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之句然性福急嘗言房玄齡等朋黨膠結但不至反帝大不平又好浮屠法問請捨家為桑門已復奏曰度不能為乃詔奪爵其卒也謚貞福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四

瑀三世孫嵩在玄宗朝嘗為姚崇所奇累官中書令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帝呼為親家未幾乞骸帝慰之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頓首曰臣待罪宰相幸陛下未厭臣得乞身有知厭臣者首領且不保尚得自遂乎因流涕帝乃許是日荊州進黃甘帝

以紫粉包賜之嵩歸修時園圃以自怡卒年八十
衡子復生於戚里而恒永垢敝獨居一室以學自力
非名士夙儒不與游廣德中歲大饑家口不自振
議需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
宜在帝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需先入
墅以濟婦單耳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
之遂廢良久後卒位宰相

穆宗嘗詔蕭儉撰王承宗先銘儉奏曰承宗不臣迷
而後復臣不樂稱道其先且文成當有餉謝拒之則
非朝廷撫納意受之則於臣誼不當取帝善之而止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五

儉與段文昌當國今天下鎮兵每十歲限一逃歟不
補謂之銷兵已通兵曹聚山林爲朱克融王廷奏所
收用而朝廷調兵不給乃至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
復失河朔則儉罪也儉蕭恒子

宣宗朝蕭儉做爲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集不以入
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官厨和藥儉知趣還之卒以孤
介爲權近所忌于虞宇富侯第進士先是儉在嶺南
南海多殺紙做敕諸子以繕補殘書康諫曰州距京
無行若以之嫌乎似口吾思不及此乃止儉蕭悟子

蕭氏自瑀以後凡八葉宰相與唐世相盛衰云

岑文本

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
帝而事母獨以孝聞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
曰非勲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吾
受乎不受賀武勳營生產輒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
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
墨位宰相奉稍不薄尚何復殖生產世多其雅尚

虞世南

世南卽虞荔子與兄世基同受學於顧野王積十年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六

精思不懈王累旬不憚沐文章婉辭雅慕僕射徐陵
世基文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俱名重當世議者方之
二陸先在煬帝時世基侯敏得君日貴妻妾被服
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其初

帝嘗作宮體詩使世南廣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
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輕薄子必從風而靡臣不敢
奉詔帝曰朕姑試卿耳又嘗奉命寫列女傳於屏風
時偶無木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譚舊學書於浮屠智
永精其法遂爲世寶及既卒帝嘗爲詩一篇述古興
亡已而歎曰鍾子期歟伯牙終身不鼓琴朕此詩今

示耶初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

李百藥

百藥字重規幼多病祖母因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入讀徐陵文有刈瑯琊之稻之語恨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鄒子籍稻杜預謂在瑯琊坐客大驚號奇童性喜劇飲杜伏威嘗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歿既而宿病反皆愈事太宗官左庶子嘗借賦帝京篇帝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也

褚亮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七

亮博覽圖史經目輒不忘與江總諸名士賦詩咸推服事太宗官散騎常侍時老矣帝征遼其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與朕耳其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初太宗嘗聘名碩杜如晦等十八人俱以本官兼學士亮與焉特命圖畫本圖像而亮爲之贊號十八學士是時天下嚮慕比之登瀛洲

李守素

守素故通氏姓學世號肉譜嘗與虞世南論人物始

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世南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嘗謂曰倉曹此名豈雅目耶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也守素仕倉曹參軍

姚思廉

瑋附

思廉初仕隋爲代王侑侍讀高祖入京王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兵升殿思廉抗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愕然却列階下帝義之數曰仁者有勇其斯人乎秦王嘗語及隋事慨然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真古人所難爲賜物三百段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八

思廉嘗奉詔撰梁陳二史以卒父業武后既擅命好以符瑞自神時姚瑋者善傳會綜山川草木名有武字者表上之以爲符應國姓后大悅擢文昌左丞明堂火后欲避正殿瑋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榑火周祚延建章焚漢業昌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燬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非宗廟不宜避殿后喜更御端門賜大酺爲樂延載初有司言瑋族人犯法瑋不宜入侍瑋奏曰王族犯順導乘樞機屈康被戮紹以忠从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瑋嘗謂帝王謨訓不可缺

紀請以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詔從之時政有記自璿始也璿思廉孫

今狐德茶 附

武德初經大亂後祕書湮缺德茶請帝購求天下遺書於是不數年而圖書畧備已復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捐脫陛下受禪於隋隋承周宜各爲一正史幸今耳目尚相及若再易世恐無可攷帝然之遂詔撰定時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已詳惟五家史當立於是德茶岑文本崔仁師定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五九

魏徵次隋史而房玄齡總監修然其原自德茶發之建中初令狐暉爲禮部侍郎楊炎執政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鴻漸子求弘文生炎以託暉暉謝使者曰得公手署暉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暉卽奏相逼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得罪宰相帝詰炎炎具道所以帝怒甚曰此姦人也欲殺之炎爲苦救得解暉德茶五世孫

蘇世長 附

世長滑稽有口辯先從王世充高祖數遣使招之輒殺使者洛陽平始歸國帝謂之世長頓首謝曰帝王

受命比於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復忿同獵者而問爭肉罪乎且武功舊人久亡畧盡惟臣得見太平若併殺臣是絕其類也帝笑而釋之帝嘗獵涇陽大獲入旌門詔左右曰今日歡樂乎世長忽進曰陛下廢萬幾事游畋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已而笑曰狂態發耶答曰臣自計則狂爲陛下計則忠矣性詭激初爲巴州刺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捷於市廛伍伯疾其不情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世傳以爲笑于良嗣

武后時薛懷義甚嬖見朝臣偃蹇一日遇良嗣於道

讀史快編

卷三十九

六十

良嗣惡之叱左右批其頰曳之去后問戒曰第出入北門毋犯南衙宰相其見憚如此然寡學術先在制州州有河東寺本蕭管爲兄河東王建也良嗣不解江漢間何與河東奏易其名士流傳笑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李延壽

延壽父多識舊事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思有以改正之擬春秋編年例事未成而歿延壽乃追述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蕭氏快編 卷四十 一

張玄素

貞觀初詔治洛陽宮玄素上書諫極切直畧云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材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輒輒壞別數百人背轂自隨行終日不三十里是一材之用已數十萬工出其費不啻數百萬他概可知也今必後殘創之人襲亡國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蔡紂對

曰若此後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爲止

初玄素在隋嘗爲令史帝一日問及之素甚羞溫他日褚遂良見帝曰君使臣以禮近世宋武好侮弄臣前史非之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對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至顯若灰精爽頓盡陛下任官以才卜祝備保皆可量能自見豈玄素擢三品佐皇儲而乃使其詞窮負恥耶又何以責之仗節外義帝曰朕亦悔之時孫伏伽亦先爲隋令史雖在廣坐而陳說往事畧無隱諱

于志寧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

志寧嘗與李勣修定本草併圖之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對曰昔陶弘景以神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訛謬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其異也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吳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等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必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

自述大行

開元中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于休烈上疏曰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夫東平漢懿戚尚不以示況西戎國之寇讐乎吐蕃性剽悍善學不同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子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誦之詞深於文則知書檄誓誥之體此何異藉寇兵齎盜糧必不得已請去春秋春秋當周德既衰情偽萌起多臣召君子弑父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疏下中書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張易之

昌之昌宗兄弟也皆以美姿得幸武后每傳朱粉水統綺出入禁中寵震天下朝貴爭造其門號易之五郎昌宗六郎后每宴集則二張請武維侍持博爭道為笑樂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諂附者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后因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徘徊庭中作仙去狀詞臣爭賦詩為媚云后自知醜聲者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

論者引李嶠張說宋之間等名士二十有六人誤三教殊英而以易之監其事時二張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詔參鞠桓彥範曰昌宗賊四百萬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內史楊再思即曰昌宗鍊丹劑陛下解之而驗功最大不應免即詔釋之已皇太子兵入誅之迎仙院

長孫無忌

貞觀中帝嘗從容謂無忌曰人若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失朕當先評公等瑕瑜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肯饒唐儉善和解人然事朕二十年未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四

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謹審無過而慚不更事緩急不可倚岑文本文章議論是其所長謀慮經遠自當不負於心劉洎堅正不輕然諾能自補關馬周敏銳直道而行所任足稱朕意緒遂良饒亮有學術竭誠以親朕若飛鳥依人人自憐愛之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罕得其比然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諸臣皆頓首謝

高宗欲冊武昭儀為后無忌不可乃密賜寶玩錦帛復自幸其第權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請其家恐無忌堅不許及后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已助衛之

許敬宗揣后指即謀令人上變告無忌反帝不信敬宗力傅會之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安能反無忌竊雄天下畏伏一旦竊發誰為陛下禦者且陛下不見字文化及乎此亦今日股肱也帝猶豫泣曰舅即果爾我決不忍殺敬宗固趣之乃召制置黔州敬宗矯詔殺之開成初文宗嘗言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浩歎也

無忌族叔順德事太宗逆爵薛公以受賤為有司所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若能有益國家者朕當與共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五

府庫何至貧冒聞平為賜帛數十匹大理卿胡演進曰順德所敗奈何復賜帛帝曰使有取者受賜之辱甚於受刑如其不爾一禽獸也殺之何益已順德則喪女感疾帝薄之謂玄齡曰丈夫無剛腸至以兒女牽愛遺大病亦何足惜

褚遂良

高宗之欲冊昭儀也召遂良勸無忌等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脫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勸上所重當先諫遂良曰司空國元勳脫不如意使上有黜功臣之嫌吾奉遺詔不竭愚誠無

以下見先帝既入帝謂曰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先帝疾執臣手語臣曰吾兒與婦今付卿德音猶在耳陛下豈遽忘耶帝不悅明日復言遂良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牀棄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然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時昭儀忽從帷後大呼曰何不撲殺此獠尋貶愛州

遂良既出憂禍及疾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永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曠宜遣漢王居之臣引義固爭即日杖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勸及臣定策立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六

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方草上疏勸臣奏請即位大行柩前時陛下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臣力小任重自貽伊戚雖餘生乞陛下哀憐帝牽於武后訖不省卒憂歿遂良故工楷隸初太宗嘗言虞世南死無可與論書者魏徵為白見遂良帝時方博求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而莫能辨真偽遂良獨論其所出無舛冒者

來濟

濟護兒子初嘗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同客宣城石仲覽家四人私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

云處約言宰相或不可幾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
濟領吏部處約始以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
為通事舍人其後皆至公輔濟兄恒亦同中書門下
三品恒濟父本驍將而並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
虞世南子和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
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杜正倫

正倫本出涇水與城南諸杜昭穆頗遠以求同譜不
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永
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民既鑿川流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七
如血閣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
董思恭夜直共論文思恭出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
日覺吾文頓進初隋世重秀才舉天下不十人而止
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當世美之

傅奕

武德初奕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教無君臣父
子以三塗六道欺誦庸愚於是有身陷大惡而猶於
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倖免者今天下僧尼十
陛下若以十萬之衆令相夫婦十年孽產十年教訓
兵農兩足其利寧有既乎帝下其疏議時蕭瑀進曰

佛聖人也禹非聖無法請誅之奕曰佛逃父出家瑪
非出空桑乃尊其教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
掌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是奕議

奕卒時年八十五方其病也未嘗問醫一日酣寢忽
蹶然悟曰吾疾矣夫即自為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
也以醉臥嗚呼其遺言戒子六經明教可習妖胡之
法慎勿為吾外當保葬奕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
可傳又註老子併集晉魏以來與佛駁議諸論說為
高識篇

呂才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八

貞觀時上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
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詭擬其可用者為五十二
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其祿命篇曰世
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其命若胎而夭壽異故長平
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厄親非俱當六合魯桓
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
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蹙又觸勾絞六害皆驛
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人也生當病鄉法曰為
人厄弱雖隨而詩言莊公之嗟昌兮頤而長兮美
目揚兮巧趨踰兮唯回命一法當壽而公薨止四

十一 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
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偕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
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
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
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
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
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
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
未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
父灰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九

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
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
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丁墓中法宜嫡子
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
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潛皆篡逆
五不驗

其葬篇曰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後代葬
說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灰生多爲妨禁以
售其術附妄憑妖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

月士庶人逾月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
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
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
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君子善之
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
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
今法葬宗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按禮
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用日中夏尚黑用昏此直
取當代所尚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
簡公於是司墓大天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

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得日中
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
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此
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子姓蕃衍
葬可招也夫臧孫有後於魯不聞葬得吉若放絕嗣
於祖不聞葬得凶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
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
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城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
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

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上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所欺妄期微幸於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歸殯吉服避送其親詭教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 義行儉

貞觀中行儉以將畧嘗與突厥戰大軍旣立營行儉乃忽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水深丈餘矣衆莫不駭歎因問何以前知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也未幾殺虜萬計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一

儉有人倫鑒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時王勣楊炯虛照鄰駱賓王才名甚稱或引示行儉儉曰士先器識勣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炯稍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久已一一驗儉所引偏裨程務挺張虔瓘李多祚黑齒常之等俱爲世名將位刺史將軍
行儉嘗有賜馬及鈴鞍令史私馳之馬蹶鞍壞懼而

逃行儉招還置不問初平都支獲瓊寶不貨番酋將士請觀一日因宴出示坐客有瑪瑙盤廣二尺許文彩燦然俄後吏趨蹶碎之吏惶怖叩首流血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動

行儉故工書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上之甚祕愛每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譔選諸草字雜體凡數萬言又爲行兵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遂不傳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二

大臣請禳之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禍可祝而來也識者謂爲知言光庭曾孫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瑒太素嘗展省文塲得引入臥內自喜瑒待已厚及徐觀後榻業有先入者乃均也

婁師德

師德深沈有度量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豐碩不能疾步昭德遲之患曰爲田舍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在夏官注選選人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
師德弟守代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吾面吾

第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意怒且甚正當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每薦之及同列數擠師德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由師德薦誠知人矣出其奏以示仁傑大慙出而歎曰吾乃爲婁公所容

崔琳

玄宗每命相必先書其名時崔琳頗負重望帝一日書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也若意之爲誰卽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虛從愿乎帝悅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三

賜太子酒琳家世貴顯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騁哄道相望每歲時家宴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弟珪瑤俱列繁戟世號三戟崔家

楊再思

再思佞而知延載中爲宰相十餘年嘗因水泚閉坊門以讓再思入朝適有車陷於渚者叱牛不前悲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使我艱於行再思聞遣吏謂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專責宰相一日張同休宴客再思在坐酒酣或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忻然剪綬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傳

笑而再思自若

竇懷貞

中宗嘗以除夕宴近臣懷貞在坐帝謂曰聞卿畏妻今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禁中以寶扇障翟衣者出則韋后乳媼王卽莒國夫人也世謂媼壻爲阿翁自是懷貞每謁奏輒自署皇后阿翁人或謂國者軒然不作時已進御史大夫矣尤諧結宦豎或見無嫌者每悞爲之禮

宗楚客

中宗時楚客黨紀處誦一時號宗紀御史崔琬廷劾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四

之楚客屬聲謂琬詆誣上不能詰詔琬與約爲兄弟兩解之時謂帝和事天子楚客嘗密謂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則愛宰位及位宰相又思作天子得南面一日足矣以是外附韋氏陰蓄逆謀旋敗

郭山惲

中宗嘗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各自爲伎相惟時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宗晉卿爲渾脫舞將軍張洽爲黃鵠舞祭酒祝欽明爲八風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爲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

嘉其直後乃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

王嶼

嶼以禱祠見寵肅宗時位平章帝嘗不豫用嶼言遣女巫來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飾中人護之所至恣橫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黠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肅晨至館請事門簾不啓震怒破鐃入取巫立斬延下因悉誅所從諸惡少籍其贓餘十萬中人還以聞帝亦不罪

契必何力

貞觀中薛延陀毘伽可汗方負固帝許之尚主何力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五

諫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諸毘伽身到京師彼畏必不來則姻不成而彼憂憤下必交相疑阻不戰擒矣帝然之毘伽果不敢來何力雅有文梁脩成新作大明宮植其庭以白楊謂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悟更植以桐

薛仁貴

仁貴起自耕農將改葬其先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君盍圖功名以自顯貴還鄉葬未晚也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自是每

戰輒捷位至領軍大總管名震異域烏海之後坐失事貶象州已突厥人寇召還擊突厥師至雲州虜間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歟矣何給我仁貴爲脫兜鍪見之虜相領驚下馬羅拜尋解遁去

仁貴每戰必自袍以自標一日與宴內殿帝謂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時九姓衆十餘萬寇邊先遣驍騎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悉降潰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是遂衰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六

張仁愿

中宗時愿爲朔方總管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東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詔從之仁愿爲盡斬其逃役者二百人於是役人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方仁愿之初建三城也不置壘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奈何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

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世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堽門議者乃益重仁恩輕元楷

王義方

義方淹究經術性審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卽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自是舉人顯魏徵見而奇之欲妻以夫人之姪義方辭不敢俄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答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嘗買第居數日愛其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債乎又與之值其獨行皆類此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七

員半千

半千者其先姓劉十世祖疑之募伍員之爲人遂改姓員始名餘慶幼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策擢高第王義方謂曰五百歲一賢生子宜當之遂改名半千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資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禪岳舉豪英故密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改孝親行年三十未蒙一秩陛下亦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得天下英才五千互與權所長有一居臣先臣當伏灰都市書上不報後累官至德學士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陳衆未對半千進曰古以星宿孤虛爲天陳山川向背爲地陳編伍彌縫爲人陳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順天時是天陣也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占地利也陣也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和是人陣也帝曰善武后嘗謂曰久聞爾名謂是古人乃在朝耶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半千歷事五君清白一節以山水自放遊堯山樂之遂定居焉卒年九十四

韓思彥

思彥有異才下筆成章舉志烈秋霜科擢監察御史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八

以清直著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餽繒二百不受時盧內家宴甚僧徹同請爲受一繒仍命其家曰此孝子繒不可輕用他行多類此其子琬亦爲御史景雲初上疏規切時政未云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而解者未見其入世頗傳誦之

薛登

天授中選舉濫甚登上疏言之畧云自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競相馳競緝綴小文名曰策學至於今而尤乖其本明詔甫下彼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

之第陳簡希恩奏記警報者不可勝數故俗號舉人爲覓舉覓舉者言自我覓之非彼知我也云疏入不省

唐臨

臨性堅直執誼不回見妻子必正衣冠嘗爲御史大夫一日在朝韋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嘗持節按交州獄出冤繫三千人他日上課臨自署其考曰形如灰心若鐵石

張文耀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十九

璿字稚圭嘗爲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每數日惟圭今之管蕭勣入朝文璿與屬僚二人並往候勣勣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璿璿疑請焉勣曰子無爲嫌若某猶豫少決吾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如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於是入朝極爲推引

徐有功

武后時周興來俊臣之徒數起大獄羅織無辜獨有功屢諍之以平恕顯薛季昶嘗勸有功黨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以告且泣有功曰豈吾獨然而諸

人長不灰耶安去后召詰曰公比斷彼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臣之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免爲民已復起與皇甫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對曰爾所言私忿我所守公理安得以私害公有功治獄凡三坐大辟將成泰然不憂及赦之亦不喜

徐彥伯

諱味

彥伯七歲能文武后選三教珠英取文辭士極天下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兼筆累朝後來之士翕然慕効晚爲文稍強溫然當時猶莫之及也時蘇味道亦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十

工文嘗爲裴居道作章攬筆輒具而當世盛傳之然其作相無能有所發明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候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味道爲摸稜手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爲兒時家人有被訐者吏詣家訊衆方爭辨衆觀而仁傑獨吟誦不輟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壯舉明經嘗爲吏所誣黜陟使聞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卽薦授法曹參軍仁傑親在河陽一日登太行山及顧見白雲孤飛謂

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帳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輒請長史蘭仁基自請代行仁基高其誼司馬李孝廉方與不平而仁傑相視怡然孝廉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帝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并州長史李冲玄以俗言盛服過祠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避止其後帝壯之已巡撫江南吳楚多淫祠仁傑一切毀撤計千七百所止雷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十

仁傑爲來俊臣所構捕送至獄俊臣引詰仁傑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挺繫之而私使其屬王德壽謂曰爲我引楊執柔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可爲此事乎卽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乃丐書帛置楮水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乃遣使按視俊臣而命仁傑冠帶見先是德壽已爲仁傑作謝表上矣后見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此時必答掠矣后示以表仁傑曰無之后知其誣得免死

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問宰相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兵踰月不及千人而廬陵王代之一呼輒五萬大較可知矣今欲嗣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爲無子天其儆陛下乎夫姑嫜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姪寧附姑於廟乎后乃感悟卽日迎歸廬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至泣下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

郝處俊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二

高宗嘗命宰相刊正國史因謂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爲欲轡而却顧謂朕曰此事發當必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爲實處俊對曰先帝仁恩類此者非一昔臣弟處傑備員供奉時有衛士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事史臣亦應載上元初帝觀醵時齊縣與太常音伎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二朋因而角勝處俊曰禮示童子無誑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令分朋造黨競相誇詡彼俳兒優子言詞無度爭勝負相譏訕豈

所以杜嫌費帝遽止先是帝欲傳位武后處俊諫止后深銜之以操屢無玷不能害後乃殺其孫象賢象賢臨歿極口罵不絕聲后怒甚磔其尸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其口自象賢始也

朱敬則

武后稱制之初盛誅將相以鉗勒天下及革命中外晏然敬則上疏云仁義猶遠廢制等禮相祝祠畢芻狗捐矣陛下向時之秘策亦今之芻狗也願亟毀遽廢遺禮柏下寬太之令與天下更始后善之擢修國史章安石常見其藁史歎曰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三

王綝

武后嘗就綝求義之書綝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有惟一軸并上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憲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爲御武成殿編示羣臣賜號寶章集爲之敘綝作相十參軍眉州武

后一日謂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后爲之默然

韋思謙附立

武后時思謙爲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如不能動搖山岳是不任職也時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知直思謙卽劾罷之累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鸞鸞豈衆禽偶故事大夫與御史均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子嗣立

長安中朝廷重內除輕外補每除牧守非過累不得

卷四十

二四

遣時嗣立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獨進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臣請先行爲羣臣式后悅遂以本官出刺汴州於是楊再思等十八人一時悉補外中宗時嗣立營別第於驪山之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因封爲逍遙公而名其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栢藤盤數十種

陸元万

元方三子長象先次景倩景融皆有名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畢構核州縣殷最欲必得實其言吏狀曰某強清某詐清而於情獨曰真清元方從父餘慶以

博學舉制策甲科與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辨過之

李日知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致嘗免一囚次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元禮不去曹因終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因終無死法兩狀並謝武后用日知議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謀於家及治行妻嘗曰生產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五

足也士論高之

杜景佺

景佺亦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並治詔獄時言遇徐杜必生遇來俊必死累鳳閣鸞臺手筆事後嘗於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爲祥衆皆賀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實卽爲災今方草木黃落而梨復花陰逼陽也臣待罪宰相變理無狀臣當任其咎頓首謝罪后曰真宰相

裴炎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授乳媪子五品官炎

固執不可帝怒曰朕以天下與玄貞亦何不可而惜侍中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遂命炎及程祿挺等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烏得無罪帝語塞乃廢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

太后欲立武氏七廟議誅宗室諸王羣臣皆默災獨強諫后銜之太后議出游龍門炎計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天久雨太后不出於是御史崔瓘奏炎有異圖太后遂收之時胡元範劉齊賢等極明其不反曰若炎反臣等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竟斬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六

劉禕之

禕之在上元中嘗與元萬頃諸人偕召入禁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叅決時政號北門學士武后專政禕之私謂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偵其與許敬宗妄私通詔王立本鞠治之本立以勅示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后愈怒遂賜死

禕之既得罪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得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極哀到郭翰周思約讀其文爲之悵歎后聞怒二人俱貶郭

翰者為御史巡察隴石大寧州秋仁傑時為州刺史翰就館以筆紙置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毋久畱也即命駕去

魏玄同

玄同與裴炎締交能善終始人號為耐久朋先是秋仁傑督運太原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為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畱與懸衡之至是誣玄同欲復皇嗣后怒遂賜死時房濟監刑謂曰丈人急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猶可活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告人事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七

李昭德

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進曰承嗣已王不宜復興樞機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變然曰我未之思耳議乃罷時有人於洛水獲石白而赤文以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耶後為來俊臣所誣被收會俊臣亦下獄同日死

項

項父哲為易州刺史坐賕當死項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巾盥承嗣喜迎內之三且無所言承嗣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誠憂之承嗣即為表貸

哲死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上畱中不下項乘間言曰俊臣狀入不出外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頃曰俊臣殺戮忠良罪惡山積而降下猶惜之耶於是俊臣斬天下快之

章見素

肅宗時十月丙申有星犯昂見素言於帝曰昂者禍也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昂應在德禍應在刑昂金忌火刑當火位昂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殘乎帝曰賊何等死對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昂犯以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八

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遂以相剋賊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慘乎及期祿山死

韓思復

思復為兒時家故饒金玉玩好而思復絕不省舉秀才高第永淳中家益落歲饑京兆杜瑾以百綾餽時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封完不發也仕終太子賓客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邑人孟浩然為立石峴山子朝宗為襄州刺史州故有昭王井傳言汲者必行人雖喝不敢汲朝宗為移書諭神自是

作者亡恙人遂號韓公升

李渤

渤字潛之父釣以不能養母廢於世渤恥之遂不肯仕勵志力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言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遺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與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儒梁鴻六人圖像而讀其行因以自警久之更徙少室

元和初侍郎李異諫議章况交章薦渤詔以左拾遺召於是河南尹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不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二九

拜洛陽令韓愈乃復遺之書畧云有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威鳳始見爭先覩之為快又切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標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渤心善其言始出官右補闕屢以直忤旨由分司東都身雖在外而表凡四十五獻

懿宗立召拜考功員外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奏曰宰相俛文昌植未聞慰一首公黜一不職使天下勒懼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宜皆知而不先

諫陷君於過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張惟

素右散騎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收遊得事君之

體考上下崔元畧當考上下而前考于輩不實聲以

賄次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鞏應考中下燕垓

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

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拾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

入不報

裴濟附

憲宗晚年喜方士柳泌為治丹求長年帝御丹中躁病渴濟諫畧曰臣聞士有遁者必匿名滅景豈肯干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三十

謁貴近自衛其技哉今所至者非同知道咸求利而來及偽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宜信其術御其藥禮石之藥臣先嘗父之藥子先嘗臣子一也願以所治還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

時有布衣張皇者亦上疏穆宗朝畧曰神慮肅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用藥餌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人寒暑為賊節宜乖度有資於藥尚當慎重故禮稱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士庶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創金石累致危疾陛下所親見幸毋蹈前悔帝善其言

李甘

甘字和鳴長慶末第進侍御史鄭注求宰相朝

廷將用之甘抗言於朝曰宰相當先德望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注坐是卒不相而甘亦終

貶始河南人楊牢有至行甘時尚未顯輒書薦於尹

日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見殺於趙牢自洛陽

走常山二千里號伏歟委髮羸骸誠動警賊還其

屍冬月單線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衄血行路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三十

稠人皆為牢感泣而未間執事門哈書顯之也今河

北騎叛萬師不能據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

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即能詩洛陽見曹皆出其下開

牢之歸喪洛師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皆執

事事他人既慕之矣即有請牢于上者執事能無恨

其後事激昂多類此

武平

平一以博學聞仕兼修文學士時崔日用自言明左

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請與平一言經崔

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平一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

三子也孟孫至薨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還問曰齊桓楚莊時諸侯屬齊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崔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其始末具悉崔乃曰吾請北面一坐大笑

賈至

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時有謂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能守者肅宗惜其才詔貸衣至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三二

進曰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敬實守

靈昌魯吳守南陽賈實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

榮未見賊能下也以一能免次彼特能犯上者何以

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情一去

榮且殺十去榮之才其傷益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

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梓縣令能不忤

君乎法律者太宗之法律去榮非至德罪人實貞觀

罪人也詔羣議卒盡法

白居易

居易奏對殿中論執強餒人主或未論輒進曰陛下

僕矣上爲之變色罷已忤宰相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歎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召入知制誥而屢進忠不見聽仍乞外爲杭州刺史築堤捍錢塘湖鍾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仕終刑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宣宗以詩平之遺命猶存成於誼已敏中作相謚曰文

居易被遇憲宗朝以讒忌不盡展晚年放意文酒於東都故居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尤慕浮屠道至經月不御輦稱香山居士嘗與高年不事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香山九老圖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三三

所著詩凡千篇人士爭傳寶鷄林行賈以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僞者相輒能辨初與元稹酬咏世號元白後復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二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律其篤於才章蓋天性然也

穆宗好畋遊居易嘗獻虞人箴以諷箴云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棲曠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馳騁田獵得心發狂何以効之曰弊與康高祖方畋蘇長史不滿十旬木足爲歡降及宋璟亦諫玄宗璟處方出鵠然懷中噫逐獸於

原走馬於路豈不快哉銜蹶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詩別有集行於世

桓彥範

中宗初復辟韋后頗有機聲彥範疏諫畧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賁撓朝政陛下且輕騎微服數幸其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帝方屏昏疏人不省

武三思謀殺彥範既貶龍州復陰譖韋后隱穢榜諸行道即奏帝帝震怒三思輒曰此殆彥範輩爲之遂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三四

詔訊鞠當範等死帝不忍詔禁錮終身而三思慮五王復用密遣周利貞矯制殺範利貞至縛彥範曳竹槎上肉既盡杖殺之

初範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將勒兵逐夷諸武薛季昶亦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會日暮範意不欲廣殺乃言三思枕上肉耳畱爲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歎所矣俄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時同功者皆歎歎我者桓君也範亦曰昔主上英明故吾畱武氏使自誅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

彥範初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後家

時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範被殺福業亦坐流已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併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豈得已乎見者傷之

楊元瑛

元瑛字溫漢太尉震十八世孫官刺史嘗與張東之共舫江中私語及革命事元瑛悲涕慷慨志存王室東之執政遂引爲右羽林將軍因與定計斬二張及敬暉等爲三思所構元瑛知禍未已輒詭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暉時聞尚戲之曰胡頭應祝以多髮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三本

似胡也元瑛曰功成不退懼禍及我不空言聊感之然已無及矣暉等死元瑛獨全

崔玄暉

玄暉母盧氏有貞操嘗戒玄暉曰吾姨兄幸玄暉云子姓仕宦或貧窶不自存此善事也吾以爲難論此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祿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鹽乎若今爲吏宜藏吾意以故玄暉所歷並以清白著坐五王同事貶然武后之遷上陽宮也顧玄暉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暉我所擢何至是暉曰此正所以報陛下

張東之

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士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難覓不足成天下務與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才也即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乃爲司馬非用也即再遷秋官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東之初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年已七十餘及作相坐五王事流龍州卒年八十二

袁恕已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三本

恕已素餽黃金及流環州爲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數升不次憤懣爲垢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盡利貞擊殺之時敬暉亦同事薛季昶請收諸武暉力贊之而彥範不從及三思橫暉每椎坐張恨暉指流血已貶瓊州亦爲周利貞所害

按五王後玄暉曾孫郢爲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東之四世孫惲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校書郎文宗嘗訪御史中丞狄兼善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求其後時惟彥範後無聞云

崔日用

三思延秀之擅權也日用多所結納嘗與宴內殿日用酒酣輒起爲迴波舞已帝崩懼禍及卽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叅審謀平韋氏誅太平公主日用俱有力焉進吏部尚書嘗自言曰吾平生作事惟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念輒若芒刺之在背其子宗之有文譽與杜甫李白相知

王琚

琚有才畧明象緯玄宗爲太子時嘗遊獵韋杜間息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及至敝廬蕭然已殺牛進酒食殊豐厚太子異之自是危復韋

讀史挾編

卷四十

三七

杜輒止其舍太子旣平內難琚過東宮至延中尚行閣步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陽曰在外惟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見因與言太平事且泣下曰計安出琚曰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目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工詣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尋授學士

王毛仲

李守德附

毛仲故臨淄王琚也累官朔方道討擊大使於牧事尤力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帝東封取

牧馬數萬疋每色爲一隊相間如錯錦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自是驕縱不法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高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曰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帝大怒

時有李守德者先亦爲人奴後與毛仲同立功位武衛將軍數求主不得一日出遇故主於道主避之守德亟命左右迎主至其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主帝嘉其意擢爲郎將

讀史挾編

卷四十

三八

魏元忠

高宗時元忠爲監察御史帝嘗從容謂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曰然亦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夙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間其夙願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陛下所知而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又棄此帝默然慙元忠本名真宰初以諸生見帝慰道之不知謝徑出帝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儀然名故不虛也相也因避諱改元忠元忠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變前次

子三十餘尸相枕藉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
赦舍人王隱客馳詔免死傳聲先及市諸囚號譁呼
元忠獨堅坐或令起元忠曰未知實不及隱客至宣
詔已乃徐起謝亦不改容尋復陷戾思止獄復得釋
他日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錄何罪對曰臣猶鹿也
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臣則何辜

韋陟

陟少有盛名而爲林甫國忠損廢及肅宗擇相自謂
必得竟以後至不用遂鬱鬱不得志以歿性後縱侍
兒闖重列左右常數十伴於王宮主第窮治僕羞擇
讀史快編 卷四十 三九

膏腴地藝穀麥以爲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直猶
不減萬錢也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常以五
絲箋爲書記使侍妾分主報答惟受意而已書皆有
楷法陟惟署各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
號郇公五雲體其弟斌性凝厚嘗朝會大雪至韓在
廷者皆振裾更立而斌獨不徙足

郭元振

振字元振少有大志嘗遊太學其家送資錢四十萬
至會有緣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
振盡舉與之無吝色亦不召氏十八舉進士爲通

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錢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
遺賓客武后聞召詰之既與語器其才索所爲文章
因上寶劄篇后奇之卽進位奉宸監

神龍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款塞
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雪元振立設竟日烏質勒
已老數拜伏不勝寒罷歸卽歿其子崇葛以元振計
殺其父謀勒共來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追
元振故堅臥若爲不疑者及旦素服往平道逢妻葛
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
弔賻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安葛感義更遣
讀史快編 卷四十 四十

使獻馬五千驄二百牛羊以萬計

李嶠

嶠字巨山兒時嘗夢人遺雙筆自是文章日進十五
通五經二十歲進士第仕至宰相嶠富才思有所屬
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上皇符一篇爲
世譏薄然其文與駱賓王王勃楊盈川蘇味道並名
晚諸人沒而嶠獨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一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蕭至忠

至忠初為御史時李承嘉為御史大夫承嘉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吝大夫者可乎眾不敢對至忠抗言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所奏請得專達若必大夫許而後上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語塞中宗嘗言宰相中至忠最憐我章后嘗為其請東快編卷四十一

蕭至忠

蕭至忠字潛聖進士以不得調隱終南小室二山學安中召授左拾遺未幾累官修文學士初藏用隱山中不忘用世人口為隨駕隱士晚乃附太平公主素飾畧盡焉時司馬承禎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有大佳處承禎徐應曰以僕視之亦仕

臣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書善琴奕思精遠士尚其多能嘗以俗狗陰陽多拘泥者折滯論以啗之頗為達識所重子昂貞固前次藏用撫其孤有恩士論誼之有弟名若虛亦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為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姚崇

崇為侍郎時武后嘗謂曰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讀史快編卷四十一

二

欲朝臣相逮一切承反自俊臣等誅後竟無反者然則向所論得無冤耶崇對曰自垂拱後天下以吉言為功名口羅織近臣初彼不自保故怙寵更哉賴天之靈發悟陛下今而後臣請以閤門自口保內外官無反者后悅曰前宰相陷我為淫刑主問公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

玄宗講武新豐崇為同州刺史帝召之至謂曰知卿乎對曰少所習也帝遂與俱馳逐緩速如志權甚既罷咨天下事深淡不知倦帝曰卿在遂州帝時方銳於治他宰相畏帝威明惟崇獨盡言崇

僻遠或移病在告帝每令源乾曜往諮以政乾曜所奏善則曰必崇書也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崇辭帝謂曰恨不處禁中亦何避其得若如此

崇頗任權滿魏知古知東都選崇二子在洛頗多請託知古悉以問他日帝問崇曰卿子才乎今安在崇揣知帝意即對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度必以事于知古帝始以崇私請于及聞言大喜因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臣子必謂其見德而干之臣意其然耳帝自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三

崇與張說有素恨崇當國說懼請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故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日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病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帝遂出說相州

初天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張柬之謂曰此豈涕泣時悲禍由此始崇曰此與討逆不足為功吾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以此獲罪甘心焉先是天后疾狄仁傑請太子監國魏元忠止之及太子復辟有以此枕元忠者

事曰事君當一其心豈有上少疾而遽異論朕未元忠過也

崇三子季子劼擢進士第與李德裕善德裕為令狐綯等所構時隨索支黨無敢通勞問者既居海上貧病乏湯劑劬數為餉問世高其誼嘗自許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瑩之旁署其窠曰寂居墳曰復真堂中劉士為牀曰化臺而刻石以告後世

宋景

武后時有告張易之引相工祝言凶者景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母容以首原臣誠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四

知易之寵言之且有禍然死不悔后不釋姚崇連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乃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璟歎曰吾悔不先碎懦子首而令亂國

武后嘗宴羣臣於朝堂璟階六品坐一張下易之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何言第一是時廷臣皆不名易之官但稱五郎昌宗六郎鄭普果謂璟曰公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正當卿君非其家奴何耶之云

積怨常欲出璟於是詔璟按楊州獄崇奏此

監察御史事已又詔按幽州督屈突仲翔璟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賊乃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無故事易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璟有告璟者璟宿他舍不得發未幾二張歿得免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帝詔殊歿璟請付獄按罪帝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外議必按而後刑乃可復天下帝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五

愈怒璟曰必誅月將者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開元初璟都督廣州廣人以竹茅焚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之利其他惠政種種已自廣還廣人請立遺愛碑璟上言碑所以誌功德臣治不足紀廣人徒以臣當國故爲溢詞世競諂諛臣正欲整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璟既沒後張嘉貞入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歎息失聲

蘇瓌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必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拜中

書門下三品獨不進一日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奏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衛士至三日不得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瓌子頊性超悟玄宗平內難時書詔填委頊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百緒無差書史曰曰公幸少徐之手腕幾脫矣中書令李嶠每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逮帝一日謂曰方美官缺便思用卿而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自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以易卿遂晉中書侍郎加知制誥

頊父子相繼爲宰相襲封許公帝嘗言前世李嶠蘇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本

味道文擅當時號稱蘇李今朕得瓌與李又對掌書命亦何愧前人時張說亦以文章顯與瓌稱望畧等故又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謂曰卿所撰詔令可別錄則本署臣某撰朕當畧中自後遂爲故事

張說

天嘗問說曰諸儒言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因生賜姓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

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故姓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

說有材辨能斷大議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禍塞矣帝悟如其言議遂息王駿之降阿不思也九姓等部皆疑懼說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召見酋豪慰安之或曰虜難信說謂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自是九姓遂安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七

帝將有事吐蕃說密請息兵帝曰朕待王君奭計之說由告源乾曜曰君奭好兵彼入吾言不用矣已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必敗因未上舊州關羊於帝爲志諷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關而不解立有歿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未幾甘州失守君奭歿

說多權誦初與姚崇忤出刺相州說懼念與蘇懷素而懷素顯時方作相因作五君詠獻頌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投之頌覽詩鳴咽未幾頌言之上遷荊州長史入朝以戎服見帝大悅已復忤宇文融爲李林

甫所劾帝怒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卽於第蓬首垢面席藁家人持瓦器饋脫粟鹽蔬若不勝憂懼者高力士言其狀帝惻然仍集賢院修國史

說爲文屬思精壯朝廷大製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其文尤長於碑誌當其謫岳州也爲詩益悽惋有致人謂得江山助云其在朝恒典國史始爲天兵大使救賈素就軍中論議已致仕亦勅修史於家說嘗自製其父碑而帝爲書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人並稱燕公云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八

反帝西符願力士曰若計朝臣孰至者力士曰張垆兄弟世恩戚當卽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所器必不來矣帝曰是未可知也後琯至入見帝帝命撫勞因問垆兄弟琯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與琯來均曰馬不善馳當繼行然觀其意恐不從也陛下矣帝嘆恨願力士曰吾豈誣人哉均垆

懷領官宰相祿賜盡遣親故妻子寒饑先幸選東都止一布囊爲奉身具會有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

簞單籍門不施箔風雨至輒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
豆兩器菜數杯而已既沒家不能治喪帝聞爲賜粟
帛帝一日校獵鄆杜間望懷愼家家人若有所營者
馳問知懷愼大祥帝爲罷獵復賜縑帛經其墓停蹕
臨視流涕法然詔官立碑命蘇頌爲文而帝親書之

九齡事玄宗爲中書令李林甫忌之會上欲擢張守
珪侍中九齡諫止已欲進牛仙客尚書復諫欲賜寶
封又力爭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卿固素有門
閥哉九齡頓首曰仙客起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
讀史快編

九

一壯夫猶羞與絳灌列臣實不願與仙客伍帝不悅
林甫遂進曰仙客宰相才乃不問尚書耶九齡拘古
義夫大體帝自是遂疎九齡

九齡既爲替甫所忌心竊之帝嘗賜白羽扇乃獻賦以譏意其末云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云
灑秋氣之零落終感恩於漢中帝雖優詔答之辛罷
故事公卿皆指笏於帶而後取馬九齡獨使人持之
因設笏囊笏囊曰九齡始也

初安祿山自范陽偏校入奏九齡一見卽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繇也及討奚契丹敗九齡署其

狀曰軍法若行祿山人容免次帝曲赦之九齡曰祿山有逆相畱之忍爲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帝後入蜀思其言爲泣下乃遣祭韶州當是時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休咎靖直事玄宗言時政得失必剴切無隱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嘗引繼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春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吾退而寢不安韓休論事多訐直

讀史快編

卜

五其而寢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計宜爲身故休太子
寢安有名

混雖宰執子一朴衣妻萬斛上一易其器不執
扇所居無常一微風由舍有增絹混即職去之婦鼓
琴書得張旭筆法品與宗人幹並名嘗自言不能定
筆不可論書所以非急務故自暇不傳尤有倫鑒能
識李晟於偏裨使其子拜之晟卒以名臣顯

濕子皇親類其父父歿遂終身不對鑑能生知音律
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也聞鼓
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殆晉魏之際乎

去音主商商為秋秋者搖落肅殺之候也晉乘金選商又金聲此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為楊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楊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為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音雖終與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踈感惻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地乎康蓋避晉魏之禍託於見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張嘉貞延賞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十一

長安中御史張循憲有事未決病之頓吏曰若頗知有往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與語大驚因命草奏奏入武后異之循憲以實對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乃須卿讓耶即召見內殿后於簾內見其儀止秀偉與眾之嘉貞誦曰臣草茅末暗朝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未盡后曰善詔上嘉貞即引拜監察御史

玄宗朝嘉貞奏對稱有業許之相乃徙忻州刺史嘉貞因進曰昔馬周起從後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道南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陞

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年壽雖為至者臣嘗恐先朝露歟溝壑願得蚤効萬一以無負陛下帝曰第往行召卿

宋璟龍相帝舉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一人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者其風操可想而名不能憶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令作詔以為相夜且半道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疏也得其名即擢同平章事遷中書令于延賞

德宗時延賞以四川節度使入相先是李晟還朝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十二

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之晟銜忿至是表劾延賞帝以晟本韓滉識擢滉授書為解滉因與晟俱入朝從容釋之已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紫之以示和解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盍酒間可釋儒者舉犯對示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後延賞果奏罷晟兵延賞于弘靖亦入相時號三和張家其所居坊曰鳴珂里

裴耀卿

裴卿恬靜夷易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而李林甫代之林甫至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郎官唱按

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替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此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耳林甫默然慙

李傑

傑有吏才為河南尹精聽斷有寡婦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而婦曰若子法當死得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傑乃命知出市棺為斂屍地而陰使人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語頃之棺至傑捕道士按之故與婦私而藏於子不得逞者傑即殺道士納之棺傑嘗為帝婿長孫所所殿訴於朝曰敗髮膚痛在

讀史集編

卷四十一

十

身辱衣冠恥在國玄宗為之斬斬

鄭惟忠

天授中惟忠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策問舉者何所事為忠時對皆不稱旨惟忠對曰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后曰善擢曹參軍尋遷水部員外郎已后自東都還復以待制召后謂曰此非前對忠臣者乎朕不忘復還恩閣舍人時有滄好禮者雖執不私其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舉明經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管之械而拘於門

倪若水

開元中天下無事朝士尊榮人皆重內任而輕外轉雖冗官權方面猶謂下遷時楊州採訪使張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遷澤若水後於都下左本曰班公此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其騎僕若水時為汴州刺史

崔沔

沔字善中有史才平生事親篤孝母亡受平盧南賓客無有入柩室者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得升堂入謁豈能以存亡變禮其在武后特擢進士高第下第者皆之屢試對益工更擢第一

盧從愿

讀史集編

卷四十一

十四

睿宗朝從愿官吏部偽牒詭功檢給無遺而開元中以議上下考忤宇文融融護於帝謂從愿有良田數百頃帝薄之目為多田翁然非其實也竟以此不得相當在吏部時所執罷斜封官一日凡十四員

嚴挺之

開元中戶部侍郎蕭吳李林甫所引也目不識書嘗與嚴挺之言稱燕嘗伏臘為伏獵挺之自九齡自省中而有伏獵侍郎耶出吳州刺史岐州林甫大恨挺之故重交游急然諾外生不易官嫁孤女數十人當時之然依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哀服臨其喪已自

葬其塔左

挺之既為林甫所擠徙絳州刺史久之帝顧林甫曰
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
舊款曲且許之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假事
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
甫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間官得自養帝歎
息詔以詹事歸東都子武

武字季鷹兒童時見父不禮其母裴而嬖妾其怪問
母母語之故武忿然神鐵鎚竟就英寢碎其首左右
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妾有身為大臣乃厚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十五

妾而薄妻乎見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
兒武時僅八歲後累劔南節度性豪侈母一言之悅
實至百萬蜀故僥幾為之空生平最善杜甫然屢欲
殺甫李白著蜀道難蓋為甫危也年四十卒母哭之
復曰今而後吾得免為官婢矣

挺之從孫綬亦第進士仕至節度使初木顯時嘗過
閬州李達達方使客不禮綬後達罷過并州晨入
謁綬時亦大宴賓客乃先戒客勿起而召達至讓曰
吾昔為旅閬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我今亦不敢
出右達慙左右引出悻而瘖臥館數月不得去久之

解然綬為僕射時帝使中人賜合桃綬拜中人為
御史所劾素論薄之

裴琰之

琰之在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
史李崇義輕之論曰同三輔地吏事煩子宜求便官
母雷此琰之唯唯吏自積案數百崇義趣使斷琰之
曰何逼人乃爾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
剖析當理而語復妍勁崇義大驚曰子何自晦以成
吾過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子寬
寬嘗為潤州參軍時刺史韋誦為女擇婿未得會休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十六

日登樓見有所瘞於後園者訪其人曰此裴參軍也
我不以苞苴污家適有人餽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
故瘞之耳說嗟異遂妻以女婚日說憐其族使觀之
寬瘡而長時水碧族人皆笑呼為碧鵲雀說曰愛其
女必以為賢公族妻可親求人乎歷禮部尚書後為
李林甫所擠懼見殺正為浮屠不許寬喜與桑門遊
誦其書至老彌篤寬子諱

德宗新即位治低刑名百吏震竦時大行裏事禁屠
殺尚父郭子儀犯禁誅疏列其狀帝謂不長強禦善
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何不稍為寬諒笑曰非若所

知也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發其細過上以明國家之法下以明大臣之不樹黨而安大

陽嶠

嶠陽休之四世孫也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桓彥範袁恕已爭薦爲御史楊再思爲言嶠意不樂彈枉事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情樂乎惟不樂者固當與之以抑競躁也歷官以清白聞魏州人至務耳關下求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親督生徒以觀楚遂有怨之者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十七

崔隱甫

玄宗時梨園子弟胡雛有罪怙寵匿禁中隱甫時爲洛陽令適以他事入對帝從容指雛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職帝遂謝與雛雛至立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帝嘗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不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竟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子弟問故答曰吾不以地微易之顧其才不及中人可與對語耶

李適之

天寶初適之爲左相林甫忌之林甫陰賊嘗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願上采之知適之信其言他日言上上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故知之願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耳帝遂謂林甫愛已而薄適之於是適之所善若皇甫惟明裴寬輩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卒仰藥死

李峴

峴方嚴強直天寶時爲京兆尹玄宗幸溫湯旬內巧供獻以媚上惟峴獨無所獻上異之代宗時峴執政唐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至引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十八

升堂爲置榻峴初入省卽敕吏撤榻時有李尚隱者亦清強一節嘗督廣州及代還有聚金以贈者尚隱却之謂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李勉

勉字玄卿系宗室嘗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恣橫大將常崇嗣至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觀察江西人有以父病爲憂求服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事發勉曰是其爲父則孝也釋不治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識勉對曰惟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

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世奇其對

李程

程擢進士宏詞科嘗賦日五色造語精警士林推服德宗時學士入署每視日影爲候程爲學士性慵懶日過八埒始至時號八埒學士云德宗嘗於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瞿然止

李石

石字中玉有風節文宗銳意求治嘗威然謂石曰吾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十九

每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便不覺氣拂吾膺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永之今富人多有之者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人猶不敢鮮衣美食願以天子示之法

時有中人自邊還者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傳兵且至京師民譁走塵起百官或戰而騎臺省吏都引去宰相鄭覃亦將出石獨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具瞻相走則亂矣且雙卽不虞走安適因益治海昔如恒俄而定時閭里無賴有陰持兵望南園伺變

者是日非石鎮靜幾離亂

李訓既敗中人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宰相石徐謂曰亂天下者訓注也顧不知其進也孰爲之先者士良語塞石志欲收威柄張權綱以強王室而仇士良等疾之一日石入朝騎至親仁里犯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爲撫慰賜良藥始命衛士二十人爲宰相護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者纔十一

劉子玄

子玄名知幾父藏器初授以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二十

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聽輒解曰書如是見何忘父奇之爲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領國史三十年嘗修武后實錄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凡爲史官皆宜置此座右

子玄嘗自比楊雄謂同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者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劉歆所譽及聞作經以爲必覆讐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

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善持論辨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廷每有論著無不豫者

吳兢

兢在中宗朝任史事值武三思等監領兢不得其志爲私撰唐春秋未就開元中詔兢就集賢院論大咸之初與劉子玄撰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証魏元忠事言說已然可賴宋璟苦諍故轉爲忠不然皇嗣且殆說作相讀之知兢筆也一日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藁尚在說以情祈救兢曰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三一

韋述

述在史局同令狐德棻吳兢等論大國史蕭頊上以爲無周陳壽之流典掌圖書四十年任史事二十年而性澹榮利家無衣物惟舊書二萬卷皆手自鐫校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遺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則失皆盡獨身抱國史藏之南山述所著書凡三百餘篇行於世

蔣乂

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主當百代不遷

又議曰中宗卽位春秋已壯而爲母后篡奪以移神器張柬之等國祚再復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何得不遷有司疑曰五王有次日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又曰祫祫時功臣合食太廟中宗主雖遷而祫祫並陳太廟五王配食依然在也議遂定又熟於故實家藏書萬五千卷

沈既濟

既濟有良史才官史館修撰時吳兢撰國史爲則天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二

本紀既濟議曰則天進以強據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太后不宜稱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稱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稱相王未嘗稱帝中宗嗣位在太后前敘年製紀豈應反居其下昔呂后無革命之事且孝惠已歿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初年卽位季年復祚原足以首事改元何必別分二紀乎昔魯昭公之出春秋猶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明君在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某事則名實兩得矣若后之姓氏名

諱崩葬日月才藝智畧並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時雖不用其議識者是之子傳師傳師治春秋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並喜推轂士世號權許德輿一日稱傳師於孟容孟容曰此吾故人也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若相聞夫人脫中第恐累公舉故不敢過耳孟容曰如子者可使我急賢請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凡七十人推傳師顏子

王忠嗣

忠嗣素驍果所當敵無不披靡及爲大將乃能持重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二

不生事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銳氣彌盛日夜思戰忠嗣弟何遜隙間出奇兵襲之每出兵弓矢刀楯必各誌姓名其上軍還道絃亡鐵皆按兵弟罪無得遁者以故人盡歟力白朔方至雲中延袤數千里皆爲據險築城自張仁愿以後四十年而忠嗣繼其業佩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將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韋堅

玄宗時堅以聚斂術擢陝郡水陸運使堅欲通漕道乃爲堰絕瀟灘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

澮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於樓下鑿潭以通漕帝爲升樓詔羣臣並臨觀堅豫取洛中山東小斛舟三百貯之潭蒿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卽以某郡物產暴陳其上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綾絳紗南海瑤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則力士薨飲器茗鑑釜宣城則空青石絲始安則蕉葛蜩膽翠羽吳郡則方文綾船皆尾相銜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蓬櫓挾櫓觀者駭異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其潭曰廣運

王鉷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二

玄宗時鉷以按獄深文得幸復工聚斂歲進錢鉅億萬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以是寵遇益厚橫益甚領二十餘使每日文書填委更有求署一字而累日不得入者然鉷心畏李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鉷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鉷語久祿山益奉林甫亦忌鉷姑以附已親之鉷卒敗初鉷附得慎於以貴已遂佐林甫陷慎於其家凡五年而鉷亦族時有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被劾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慎慎於

瑄瑄至鎮得罪方為開脫判官妄曰大夫以牒寄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坐貶廬江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歿

哥舒翰

翰任俠負絕力嘗持半段槍遇吐蕃於苦拔海輒迎擊萬衆披靡天寶中與安祿山有隙帝欲和解之會俱入朝帝命高力士宴之城東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淪腸為熟洛河以賜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那得不相親愛翰曰謬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

高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二五

心狐胡同音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欲應之力士目翰乃託醉去後為祿山所扼

李光弼

光弼奉命以兵入太原時節度使王承業政事為侍御史崔衆所侮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弼長揖不仰付兵弼怒收衆之會詔至拜衆御史中丞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竟斬衆以徇自是一軍震肅

史思明乘勝西向畱守韋陟進曰益陝兵保潼關可

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大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審軍勢勝負公不如我時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須守光弼曰汜水崤嶺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決策悉兵趣河陽

光弼之趣河陽也既入三城賊攻南城不克攻中澤又復敗乃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登埤望之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鬻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因問賊陣何處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二六

之曰廷玉將皆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貞辭曰藩將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於是光弼執大旗誓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歟以之退者斬已懸壘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命易馬有裨將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立斬之乃麾旗三諸軍爭奮無不一當百賊遂敗斬首萬餘俘八千餘馬二千思明大懼當光弼之將戰也內刀於鞬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賊手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

動

光弼圍懷州既敗史思明壁於野水渡夕乃還軍
牙將希範守壘戒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
賊必使劫我爾雷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
竊怪弼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大爾
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則無歸日越至壘使問曰太
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希範
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範歸必死遂請
降願與偕至弼厚禮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
降或問曰公降之將何易也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

讀史懷編

卷四十一

二七

野戰聞我野次必易之命將來助必與以疾希範無
名不足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口越上
越見暉安得不思舍手聽者驚其神算

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衆天下服其威名
軍中指揮諸將不敢仰視而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
郭兩戰功推中興第一其代子儀嗣方也營壘士卒
麾無所更但一經光弼號令氣色若益精明云已
為魚朝恩程元振所譏頗懷反懼帝為有問其母
以得也及疾革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書不許將
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久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

何言既沒帝遣使弔祭命郭子儀自河中營其母
京師厚恤之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寸

白孝德

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
足馬驚上而謾罵光弼傾諸將誰為我取是賊左右
舉孝德弼問所須幾兵對曰亦只宜五十騎大軍鼓
謀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
馬絕河濟龍仙心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
振手止之曰付中使致辭無他因與語久之忽瞋目
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即躍馬與搏斬其首

讀史懷編

卷四十一

二八

郭子儀

廣德中懷恩叛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
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
本臣偏將雖懷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詠思歸
之人劫與俱來耳皆臣故部曲恩信素結忍以刃相
向乎未幾虜先驅至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
速戰彼下素德我吾故綏之彼當自戢因下令敢言
戰者斬擊斃之虜果遁
承泰初懷恩復糾虜衆三十萬掠涇州人奉天京師
大震時子儀奉詔至屯涇陽才萬人乃令諸將各當

一面而身率健騎二十放出陣中回紇怪問是
報曰公令公勝驚曰公存手懷恩言天汗可棄天
下今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來今存天汗可存手報
曰天子萬壽勝驚疑之曰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
諫勿往子儀曰力不敵宜示以至誠即傳呼曰令公
來勝與子儀滿待子儀乃僅從數騎出免胄示之回紇
下馬拜曰與吾父也子儀曰與諸君同艱難人何忍
忘乃即召與飲遺之錦綵結惟誓好因說之擊吐蕃
吐蕃疑夜引去子儀躡之斬級五萬

代宗立程元振忌宿將難制難搆百端罷子儀副元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二九

帥子儀懼讒且成乃盡東肅宗所賜詔赦千餘篇上
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實自愧自是疑
稍釋時方多虞子儀握重兵在外而每詔至必即日
就道以故讒卒不行魚朝恩陰使人發其墓盜未得
子儀自涇陽來朝帝夢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
禁士殘人之墓人今亦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
朝恩又嘗修具或言將不利公其下願衷甲從子儀
不許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
以所聞朝恩惶惑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田承嗣倣
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

者曰茲朕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

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俸無
慮二十四萬歲年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
人三十出人不知其前後賜良田美器及名園甲館
不勝紀代宗時為大臣而不名也按中書令歷二十
四考八子七婿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旦夕問
安但領之而已處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而子儀
願指進退之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皆為將相

李抱真

抱真方士謂不久可至有孫季長者為治丹曰服

此當仙去抱真表署之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

偶此吾乃得之與時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
宿而刻寓鶴衣羽衣習乘之因疾七歲司空餌丹至
二萬九不能食且歎醫以視助穀漆下之疾少間季
長曰危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而卒

房琯

琯字次律少隱陸渾山十年不出雅自負以天下為
已任而好老子浮屠法談有餘而不切事用兵非其
所長所善李光弼劉秩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信任不
疑每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及將兵達有

陳濤針之敗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緣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果賊投芻而火之人畜俱焚殺卒四萬血丹原野

張鎬

鎬有大志視經史猶魚獵然好王霸大畧居恒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卽杖策往醉卽返語不及世務天寶末賊圍睢陽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逗畱不前比至淮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鎬起布衣纔二晷而至宰相蓋望實致之云

李泌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五十一

泌字長源七歲能爲文開元中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時員僛九歲升堂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爾因問童子有類若者乎僛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奕因命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員動靜必遂巡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員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圖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遂起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腰大於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之是時張九齡尤愛重泌常引入臥內九齡與嚴挺之

蕭誠善挺之每惡蕭佞勸九齡絕之九齡一日忽獨念曰嚴太若勁蕭軟美可喜輒命左右召蕭泌時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謝因呼爲小友嘗遊嵩華終南慕神仙不殊術已謁肅宗於靈武授官不拜請以客從是時衆指曰水黃者聖人永白者山人帝因爲賜金紫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鄆國夫人以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知帝意將廢立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嘗爲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三十一

臣言之失有猶子而猶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不顧家然耶對曰臣老位宰相以諫誅分馳使太子廢他自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我諫我亦殺泌乎則臣祀遂絕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卽憶鳴流涕帝悟太子乃得安

德宗嘗謂泌曰前世主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生同時皆欲以三月名節自我作古若何而可泌曰然正月晦以二月初爲中和節朝廷賜大臣戚里人謂之數度民間則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屬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

百官進展書以示重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爲燕會先是泌隱衡山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四方亦爭効之

初肅宗頗重陰陽巫祝一切興造工後多有禁忌而京兆尹黎幹復以左道佐之德宗殊不謂然及嗣位卽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輜車行不中道帝問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微身利者命直午行又宜政廊塚木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營塞從時何魁岡爲巫詔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三三

茸之自桑道茂之說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然泌自別有建明非以術售也四年八月月使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乃當之明年果卒年六十八

泌子繁浮薄無行泌先起陽城官諸朝城以是德泌而親繁城疏表延齡既具奏謂繁親已使書之繁書已錄示延齡明日延齡預自上曰城以疏示於朝固掩數條以自解於是城奏入帝怒遂不肯泌又由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肅卒卽蒸其室士論醜之終損於世

苗晉卿

李林甫專政時選常萬人苗晉卿宋遂主銓事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擢張奭第一與御史中丞張倚子也倚新得幸帝故晉卿附之而奭本無學物議囂然安祿山乘間上上乃御花萼樓覆試之上裁得一二與時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爲曳白帝大怒倚遂晉卿皆貶

呂諲

諲在朝不任職而處方面頗有名及卒有司議諡曰肅其故吏嚴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請諡曰忠肅讀史快編

卷四十一

三四

獨孤及上議曰諡在義不在多文王周公重耳皆諡曰文黃缺甯俞隨會皆諡曰武二名諡非古也漢肅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乃有文終文成桓景宣成之諡唐與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廢一莫可故諡文貞肅端直近貞多猜近福言福則失貞言貞則遺福故曰貞福若跡無他異則止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彦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相位者諡總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二名固所未聞詔從及議

楊綰

綰字公權性沈靜恒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
詹如也一生不問生事造者清談竟日而不及私人
欲干以私聽其言必內作止拜相之日中丞崔寬故
豪修城南別墅華侈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驛從甚盛悉裁損僅留十一中書令
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適除書至坐中聲樂爲
減五之四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綰初舉詞藻宏
麗科玄宗既試又加詩賦一篇綰爲冠遂擢右拾遺
制舉加詩賦自綰始

讀史集編

卷四十一

三五

崔祐甫

祐甫性毅直與宰相常袞數執諍朱泚軍中貓鼠同
乳表其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乎不可賀臣聞
禮迎貓爲其能食田鼠去民害也今貓受畜於人不
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其應必有法吏不
解邪強吏不忤敵者臣請詔有司亟察貪吏初邊候
庶猶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對袞益不喜其爲
相也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
多觀舊何也對曰擬官者必悉其才行如素不與聞
何由知其實帝以爲然

時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
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而
輟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
十萬以規朝廷朝廷未知所答祐甫曰正己誠詐爾
陛下遣使卽以獻錢犒其軍若正己奉詔是陛下恩
洽士心也若不用命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謂
朝廷不重賄帝如其言正己慙服卒後妻王氏陷朱
泚賊中泚與祐甫先同列恒遣以綸帛救果王受而
悉緘之帝還京具以獻封說宛然士林益重其家法

讀史集編

卷四十一

三六

渾宇夷曠奉天寶初進士立朝抗直能盡言渾瑊與
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詔大臣和戎之便馬燧賀曰今
日盟可百年無虜患渾進曰五帝無誓詰三王無盟
詛盟詛季末事也況以季末事行於戎狄乎今日事
臣竊憂之時李晟繼言曰夷情不測誠如渾語帝受
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卿爲大臣亦爾耶晟頓首謝
夜半邊書飛報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旦以
表示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萬里外
時宰相張延賞嫌渾宇正遣所親謂渾曰明公舊德
第慎言卽位可久渾應曰爲我謝張公柳渾頭可斷

舌不可禁也卒爲所擠渾性豁達好談諧與人交不設城府既爲官不數日卽置酒召故人出遊酣電曠然無愧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第視柳宜城吾等真拘俗人哉渾兄識文情簡拔與蕭穎士元德秀並著聲渾亦能文而沈思不及識

韋處厚

敬宗荒暗月視朝紫三四處厚每入見卽自陳有罪願前必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來諍使先帝因敗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誅者陛下時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恃也今皇子方穉祿

讀史錄編

卷四十一

三七

臣何敢避或亡之誅帝頗感悟王庭奏之亂帝每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川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爲我慨於願收也帝默然

元結

結自幼不羈年十七始向學擢上第肅宗朝上時政三議帝讀訖曰卿能破朕憂累荆南節度使代宗時授著作郎馬侍親歸樊作自釋篇詞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大山結字也小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稱兵興逃亂入倚玕洞始稱倚玕子後

家瀼濱乃自稱浪士有官人言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箸而盡船獨聲辭而揮車也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者皆不帶笭箸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辭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

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帶笭箸乎聲辭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

讀史錄編

卷四十一

三八

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笭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辭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仕終經畧使

元載

載智畧開果歷肅代兩朝久得君計誅魚朝恩自以爲文武才莫已若復厚結中人董秀爲內助於是外委主書內劫婦言縱諸子闢通貨賄遺忠良進食穢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雕奢冠絕當世近郊則亭榭池苑膏腴疆畛相望名姝異伎羅禁中不逮也帝盡得其狀嘗於獨見時深減之然不爲意客有賦都盧尋橈篇以諷其

危者動亦恬不悟學少長發其姦遂殺少長帝積怒為賜以籍其家得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事在大曆十二年

初載用事時人皆嫉厭有晉州男子鄒謨者以麻繩髮持竹筴輩游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請貯屍筴席裏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載其言圖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言監請罷諸道監軍也它字幸類是蓋皆載所建議特指刺之

王縉

續史懷綱

卷四十一

五九

縉字夏卿有文譽與兄維並名權上第九仗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來捨其第為佛祠代宗初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為屬陳福業報應帝乃向之自是於禁中祀佛諷唱設內道場引沙門且百餘出入禁地或夷狄入寇則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於是胡人官有至卿監封國公者京畿止田美產半歸浮屠氏雖藏姦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

縉尤上言國家慶祥靈長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深慮祿山思明方纓亂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降亂

路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皆非人事也故帝信念篤每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鏤珎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饒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道從虞以為常人事置而不脩矣已與元載同論於帝憐其老貶括州

李吉甫

吉甫明練典故有相才自德宗以來朝廷專務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作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又嘗奏罷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歲省供億鉅

續史懷綱

卷四十一

四十一

萬平劉闢平李錡大半皆其謀也初政事堂會食有巨棼相傳不可從從則宰相輒罷吉甫笑曰豈有一棼而能制宰相禍福者竟撤棼之前卒之一歲災祲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冉遜位不許尋卒論著甚多行於世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二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楊炎

唐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無姦欺者自第五琦領度支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蓋以權歸天子而自是不復出天下公賦竟爲人君私藏矣有司不得計贏縮宦官持簿者三百人承給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

其間根株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國家大命先朝權以中人領職而五尺宦豎遂操邦柄多寡盈虛大臣莫敢問則何以計天下利害臣請仍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從其議於是度支始得關財計炎復作兩稅法載食貨志

炎與盧杞同秉政杞貌寢陋無學術炎心薄杞每託疾不與其食又議論屢相左杞大憾之遂謀中於帝貶崖州尋賜死天下冤之然初與元載善恃害根深不能自拔而果自用毗睚必讐卒以此及禍初炎之

自道州還也家人取綠袍木簡棄之炎止之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寧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禍必有非常之禍其勿棄後仍貶謫若爲之兆云

李鄴

鄴性堅正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鄴尤剛峭自淮南節度佐王師討蔡時吐突承璀監軍歸而薦之朝召入相鄴不喜由宦寺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尋致仕去其孫程亦位宰相好學家藏書萬卷世號李書樓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

劉晏

晏八歲時玄宗封泰山卽詣行在獻頌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此國瑞也一時公卿邀請旁午詭爲神童代宗時累官平章出領江淮轉運使晏乃按行淮泗出汴入河循砥柱硤石觀三門遺跡歷宇文愷梁公瓌視李傑新堤盡得其利病然畏爲人牽制爲移書宰相元載列陳四利四病載方擅朝權得書卽盡以清事委晏晏故得盡其才歲輸凡四十萬斛時兵後京師米斗千錢餉饋艱阻至蔡騰不能給自歲運至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其始至也天子喜甚

詔以鼓吹迎之東渭橋

晏以轉運兼吏部尚書與銓事所任用皆新進敏銳極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手請欲假職任者晏第以厚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核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使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頗神諧戲不敢能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其奉詔考核屬吏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

蕭史集

卷四十二

主

錢六十萬末乃什之歲入至千二百萬而權居大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贖關中自揚州四旬抵都都人訝其神速河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令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歲貯緡錢十餘萬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即甚遠不數日已知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物無其貴賤而物常平恒自言如見錢流地上云

晏措置纖悉事多立辦如江淮茗橘珍甘與本道分貢者競欲先至他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而晏厚賞

致之常冠諸府任職久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謂晏任術所居修行里粗糲痺陋飲食儉狹室無婢媵德宗朝晏與楊炎不相下炎構之誣與朱泚語怨望遂賜死時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天下聞而冤之晏既沒舊次推明其功以為管蕭之亞

李揆

肅宗時揆為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核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辭枕圖史且不能自措於辭乃於試日大陳書延中進諸儒約曰上還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才士喜得自盡揆美丰饒善奏對帝每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時稱三絕

李揆
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揆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應願鳳目子乃求官耶載銜之及載秉政揆遂流落德宗時復召入為盧杞所擠用為入蕃會盟使揆時年七十矣辭以老恐道遠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事非揆不可揆至蕃酋長迎謂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耶揆畏其語約

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常衮

衮舉天寶進士性狷潔不妄交遊代宗朝累官執政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罷之又議讓堂封他宰相不可而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入院各速政事者衮始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槩不用故世目爲鷄伯以其齟齬無賢不肖之辨也

關播

德宗嘗求宰相訪之盧杞播時爲吏部侍郎韋柔易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五

制杞心喜之因從容言播有相度遂晉平章於是政事都決於杞一日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攝之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引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播自是情畏不敢復有所與

播作相薦宗室李元平擢汝州別駕元平無他奇至州爲李希烈詭謀縛去元平見希烈至道矢於地狀眇小無髯希烈戲謂其將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囚嫚罵曰首宰相使爾當我何薄我如是問者傳笑

張鑑

鑑性嚴正與盧杞同在政府杞忌欲去之會朱泚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輒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憚者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材擇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鑑知爲杞陰中然無所辭再拜受詔未幾涇軍變鑑見殺

武元衡

元和中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政府頗佞授元衡叱去之承宗怒未幾元衡入朝夜漏未盡有盜乘暗呼曰賊屠射元衡中肩擊其左股徒御格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六

闕不勝皆駭散元衡遂遇害盜批其顙骨持去是時邏司傳謀盜殺宰相聲連十餘里達朝堂然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始知元衡也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爲之哀慟再日不食

賊既殺元衡輒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急我先殺汝吏卒遂不敢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颺言於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竊爲朝廷羞之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千萬因積錢東西市以募於是賊始泄捕得張晏等十八人即斬之自是公卿朝則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殺騎導翼每過里門必搜索喧呼

詔實漏上一二刻乃傳點

元衡弟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元稹倚宦官知制誥與儒衡同省儒衡厭薄之會食瓜蠅集瓜上儒衡揮扇驅之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盡爲失色時帝意欲大用之而爲令狐楚所沮仕終兵部侍郎

李絳

絳字深之立朝亮直敢言憲宗嘗與安國佛寺中人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營構華廣使絳爲之頌遣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方延頸望德音而忽自立碑何示人不廣自堯舜至文武皆不傳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七

其事惟秦始皇刻石嶧山以暴揚誅伐巡幸之勞此安足爲法乎安國有碑恐爲秦始之續帝悟曰微絳我幾不自知卽命以百牛例其石

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壹萬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未幾絳遷戶部故事戶部有獻而絳獨無帝問故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需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焉有羨餘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以結私恩也帝瞿然悟先是德宗時諸藩貢大銀瓶高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後齊映繼兼瓶乃高八尺

絳嘗以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殊溷人意與卿談天下事固甚樂也教坊使嘗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然絳將入諫李吉甫止之曰諫官宜有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公便欲移之耶知吉甫不敢言卽上疏獨諍帝詔悉歸其家

段秀實

秀實初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占民田給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人令謨曰吾知入不知旱也責愈亟農以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選論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八

今謨令謨怒召農責曰吾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之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吾乃困爾自裂裳爲裏劍卽賣已馬代償之時淮西將尹少榮者性剛鯁入罵謨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而爾必得殺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以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尚不愧奴隸耶令謨大慙恚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歎

白孝德鎮鄆寧鄆子儀子暉以尚書領行營節度也鄆士暴橫白晝殺人都市莫敢問秀實時爲涇州請於孝德曰公誠以實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

撤署之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醖器
孝實列卒取之斬其頭置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
晝甲孝德悉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
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至晞門甲省出秀實笑且入
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貽因曉之
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以亂敗郭
氏晞出秀實謂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
暴亂天子邊亂由尚書出人皆曰以副元帥故不戢
士然則郭氏功名其殆矣晞乃再拜謝叱左右悉解
甲令曰誰者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設具已食曰吾
讀史懷編 卷四十二 九

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
因與俱至孝德所謝罪由是安

自馬璘代孝德始城涇州大曆三年詔徙涇州是軍
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
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驚鼓而縱秀實知之戒鼓
人延數刻盡四鼓已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藥積
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及夜火果發令軍中曰敢
救者斬時童之居外請人不許明旦捕之并其黨八
人斬以殉即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
秀實爲楊炎所沮遂失兵未泚反意秀實必忿恨且

素望遂遣使迎之秀實遂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
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復賜不豐有司過耳
人主何與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論果
以禍福掃清宮禁迎乘輿是公職也泚默然秀實知
不可乃陽與合而陰結劉令賓姚令言等圖泚會源
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
秀實以社稷危不容喘乃道諭靈岐岳竊取令言印
不復卽倒用司農卿印追曼曼至駱駝得待還是時
非秀實計奉天危矣

泚將僭號召秀實議事時源休李忠臣等皆在坐秀
實戎服往語及僭位事勃然起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可憐萬段我豈從賊反遂奪休象笏前擊泚中其額
流血噴面輒匍走秀實大呼曰吾不同反賊何不殺
我遂遇害初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未泚
必致贈慎毋納至岐泚果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能
遂携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汚吾第取置司農治
堂之梁間也後以告泚泚視封相宛然如昨也

真卿字清臣初爲監察御史嘗使河隴五原有冤獄
公不決天且旱真卿至立辨之得雨郡人呼御史雨
類真卿

已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陽託霖雨急增埤繕障儲廩料材而日與賓客泛舟宴飲以紓祿山之祿山果目爲書生不疑也及反河朔盡陷平原獨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朔二十一人所不若此

祿山既破聲郁殺李澄盧奕將清而傳其首河北以徇諸郡真卿恐動衆給諸將曰吾素識澄等其首皆贗卽斬傳首者而藏其首他日結芻糲體斂而祭之後官刑部尚書以直不容於盧杞真卿謂杞曰先中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一

水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水拭親舌砥之公忍不見容耶杞矍然下拜而衛恨更切骨未幾李希烈反杞建議遣真卿往諭蓋假手於希烈也

真卿之使希烈也賊黨譏罵居之恬不動希烈請爲疏言已亦不從已復大宴令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聞希烈曰聞太師明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首舉義師寧罵賊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肯爲賊脅耶吾有效無二無多言諸賊失色

希烈既拘真卿守以甲士命掘方丈坎於廷傳言將阮之真卿見謂曰死生分矣何多爲會有謀襲希烈者擬奉真卿爲帥事洩乃送之蔡州真卿度必死爲作遺表基誌指其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仍遺諸子書戒其嚴奉家廟恤諸孤無他語希烈將僭帝使人問儀注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儀餘無所聞

興元後王師復振賊處變遣將至其所積薪於廷曰不能屈當焚久火起真卿即趨赴火賊將辛景臻遽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朱泚黨伏誅希烈怒使閹奴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二

來洩憤奴至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賜卿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者何日發長安奴曰從大衆來耳真卿大罵曰此逆賊何云詔遂遇害遠近聞者皆爲感慟真卿正色立朝爲當世重人不取以姓名稱並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道古世傳寶之

李晟

晟多謀勇有將畧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有一悍酋殺人甚衆忠嗣惡之募善射者晟挾一矢往立殪之自是署列將屢戰輒克所至無不被靡者累功爵郡王德宗狩奉天晟督兵東渭橋與李懷光合晟每

戰必錦裘繡帽指顧陣前以自表懷光謂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累為賊餌晨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奪其氣耳懷光惡之

朱泚叛天子既狩奉天賊據都城晨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及者晨泣數行下曰天子安在而憚家乎泚使晨故吏王無忌詣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晨怒曰爾乃為賊間立斬之時處夏士猶永晨能與士同其苦激以忠誼士終無怨遲十得她令言謀晨命釋縛飲食之道還赦曰為我謝令言善為賊守勿不忠於賊令言聞之隕

讀史懷編

卷四十二

十三

晨既克都城大破賊於苑北賊伏發千騎突出官軍背晨以麾下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遂驚前泚出走晨引兵屯含元外廷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通家問違者斬先令京兆尹撫慰秋毫無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伯取賊馬一皆立斬以徇居人遠僻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

天子時幸梁露布至為之感泣羣臣上壽帝曰天生晨以為社稷豈獨朕哉帝還至三橋晨以戎服見帝駐馬傍之晨再拜頓首先賀賊平已乃跪陳臣備位爪牙殺秦與冉有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扶之

起詔賜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導迎至其第仍立碑東渭橋自為文而命皇太子書之

晨晚年與馬燧同被恩眷賜春相望於道每日出兩家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問今日何不舉樂其義也帝為之流涕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及葬親御望春門臨送令百官拜哭道左他日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晨特致鹽靈座云晨十五子思最著

李愬

讀史懷編

卷四十二

十四

憲宗時王師討吳元清久無功愬乃求自試詔許之愬至軍不為斥候部伍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賊遂信而易之不為備愬沈驚務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給粟帛遣還曰而亦王人也毋棄親戚故事含謀者族愬悉刑其令一切撫之於是謀者反効以情因盡得其山川險易情偽虛實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愬既進兵襲朗山平青陵禽賊梟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及因退曰吳秀璠兵數千而不可就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遂擒以獻秀璠等以文據柵降愬遂以其果攻吳房吏進曰往亡

法當避愬曰彼謂我不來正可擊也既殘其外垣殺其將衆勸遂取之愬曰未可吳房拔則賊得專力於我不若畱之以分其勢

初秀琳之降也愬單騎迎之釋其縛署爲將琳進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其功者愬遂以計禽祐祐本賊健將多殺我軍我軍每恨請殺之愬不聽引爲春每以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先亦賊將也軍中多誅此二人不可近愬益親厚之諸將莫益不服愬不得已陽械送之朝而密表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祐還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統六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五

院兵三千祐奉檄鳴咽諸將自是不敢言而襲蔡之謀遂定

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愬謂隙可乘即以十月己卯夜發兵祐爲前鋒李忠義副之由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鐵其戍會大雪天晦風凜士膚裂至有抱戈僵者張柴之東陂澤阻與衆未嘗踰愬行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益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術中矣然不敢異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積薪愬令鑿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乃坎墻先登斬

門者發關入兵令持柝者警夜如故黎明雪霽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吾洄曲子弟來索宿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遂就擒檻送京師

愬之平蔡也元濟兵尚餘二萬愬不毀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如廚藏斯食之類皆悉用其舊而身振旅鞠場以俟裴度度既至愬以繫轡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受之示以分度乃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爲之聳動始展之克復長安也市不易肆而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爲近世所未有愬性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六

儉朴絕不事華侈所居惟父時故院而兄弟聽頗盛飾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家薄何以見忠功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也聽方古擇其驗者題於帷窗墻壁間皆滿

馬燧

李懷光反燧奉詔討時賊將徐延光守長春宮城燧自度賊名足驅延光乃挺身至城下見之延光果遂拜賊上燧領其心已屈謂曰公等朔方士自平祿由以奉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未對燧輒披其腹曰爾謂吾欺

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乃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未幾賊將牛名俊傳懷光首

渾瑊

瑊年十一時嘗隨父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若與乳媼俱來耶尋以戰功顯德宗之狩奉天也朱泚兵逼之百道並攻城中或者相籍御供乏至夜徒城出掘蔬本爲供而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宦侍拜舞左右又縱慢辭侮天子責大臣不識天命帝時授瑊詔書子餘仍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永以授至持瑊泣謂曰朕且與公訣瑊俯伏鳴咽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七

受命是時乘城者皆凍餒甲兵盡散而瑊獨以忠義感激將士戰中矢則被血而戰愈厲會賊縱火攻風反賊自焚歿國乃解

邢君牙

君牙位尚書右僕射雅好客有布衣張汾者無紉而千君牙軒然坐上坐君牙心訝之會吏有盜沒宴錢五萬者君牙怒其欺汾輒不謝起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傑今乃與吏論錢此何足與語君牙慙遂釋吏而引紹爲上客月餘以五百緡餉之去

陸贄

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時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鑑奇之請爲忘年交

將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壽贄辭爲受茶一卮曰以識公意入翰林天子愛重其才嘗以輩行呼而不名至解衣衣之同僚莫敢望也時以贄常居中號內相德宗狩南山道險阻從宦皆相失帝夜召贄不得驚且泣下詔軍中能得到贄者賞千金已謁見帝喜動顏色自太子以下皆賀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八

士武關筆不得下贄獨沛然有餘至旁吏承寫不給其文周畫事情衍釋熟覆人人可曉也然他學士才遠不逮贄徒以單言偶合輒陟台司而贄孤立一意爲權倖沮短久之不得相貞元八年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中裴延齡譏貶忠州士論惜之贄性孤介諸贈遺絕無取惟草屨以布衣交有所致必先以聞乃稱詔受之其在忠州也地苦瘴癘爲古今集驗方五十篇以示

韋皋

牛雲光者朱泚部將也泚既反雲光謀劫阜以臣泚

而懼不克會泚有奴使臯所先謂雲光曰太尉今爲天子矣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雲光喜遂與俱至臯所臯固已偵知其計迎謂曰大使來甚善苟無他圖請釋甲雲光方薄臯諸生亡能爲遂命士盡釋甲臯乃陽受命明日置酒大宴泚奴雲光而陰伏甲左右廡酒行號舉盡殺之事聞帝授臯節度使

臯鎮蜀二十一年師數出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等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於西南最著善拊士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十九

士皆綜皆厚資之塔給錦衣女給銀塗衣各錢萬貳喪者稱是自以侈橫務爲蓋藏而劉闢階其厲遂以反朝廷後欲追繩其咎言者遂詆臯所進兵皆錢定泰宇以此爲逆證時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泰乃匡名也議始息暢字達夫臯門下士始李白嘗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蓋以美臯云

張建封

德宗時命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塵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償一至有重荷趨肆而空手歸者時有一農人

以鹽負新出市宦豎用帛數尺易之又取他費因農不能給徑驅鹽入宮農乃納新帛但求亟去又不許悉曰惟有欠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以聞帝乃爲斥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卒不廢時張建封請間爲帝極言之帝稍聽

韓弘

劉玄佐既沒朝廷詔弘知節度事先是吳少誠有使至汴謀共襲陳許使尚在館弘得帥欲以忠節自表卽驅出少誠使盡斬之汴軍故驕縱及殺陸長源主帥勢益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錡等三百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十

人一日數其罪盡殺之血流丹道而弘笑言自若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

盧坦

坦字保衡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戶召坦論曰某巨室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我之知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語坦後累著績歷東川節度使

徐浩

浩字季海工文詞嘗賦喜雨五色鶴爲張說賞識肅

宗開召爲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撰詞賄速而書法尤精大被寵遇先是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故浩益精其法書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楊憑

憑爲江西觀察使以簡傲爲御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時姻友憚避無敢候者憑故所善客徐晦獨徒步走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得無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忍違素有如公異時爲豪雄階斥又可爾耶德輿嘉歎稱諸朝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十

潘孟陽

憲宗時孟陽奉詔轉運江淮并察諸使治狀孟陽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高會賓朋雷連倡樂帝聞以鄭敬宣代之將行詔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惟賑民無所吝卿是行宜諭朕此意毋若潘孟陽但離飲遊山寺已也孟陽官侍郎年尚未四十其母嘗謂曰以前之材而位承郎吾甚憂之

張翥

翥字文成兒時嘗夢紫文大鳥備五色集其廷其父曰五色大鳥鳳也紫文鸞鷟也若且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名之翥調露初登進士八應制舉皆甲科員半千數稱翥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翥爲文下筆輒成然浮豔少理致而一時後進莫不傳誦遂名者華夷每新羅日本使至必別具金寶購張翥文云

獨孤及

及兒時讀孝經其父問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宗黨大奇之天寶末擢有道高第代宗朝爲左拾遺疏論時政灑灑千言皆切中事情晚嗜琴會有眼疾遂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十一

顧少連

少連字夷仲舉進士擢上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患少連命盡去機檻而獨遺文祝嶽神虎遂不爲害德宗朝歷吏部侍郎時裴延齡方橫莫敢忤者會與少連宴田餽第酒酣少連忽挺笏起曰段季實劾擊賊臣吾今欲劾擊裴臣奮且前元友直勸之乃止

薛存誠

貞元中浮屠鑒虛者倚宦豎爲姦存誠發其贓數十

萬當以大辟帝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至諭曰朕須此四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無庸更詰陛下必若赦者請先殺臣不然臣不敢奉詔卒抵死已敬宗嘗造清恩殿用銅鑪三千薄金十萬餅果莫敢言獨薛延老言之帝屬聲色訖不動即存誠手也

孔戣

憲宗時明州康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道抵京師後人凡四十三萬孔戣為明刺史奏罷之他日嶺南節度缺帝顧裴度曰嘗論罷蛤菜者誰與今安在是可往其為朕求之度以戣對即拜既至捐屬州通賦半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三

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韓愈重之嘗特疏其清節戣孫緯

昭宗初即位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不與怒緯奏曰中人不朝服自是國與陛下必假借問請以兼官為之時天武都頭李順節兼平章事臺史自已謝當班見百官緯諷止之不聽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意快快以讓緯緯答曰吾固知公見望也然百辟卿士班見宰相以宰相為之長公提天武健兒而欲據堂受禮其誰許之必欲云云去都頭然後可順節慙而止

穆寧

寧舉明經負氣節上元初以殿中侍御史轉運捕稽時李光弼屯徐州餉乏檄寧取餉寧不與光弼怒召軍欲殺之盛氣謂曰吾師數為天子討賊而君開庫不發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救也公可檄取耶且公求糧而寧專饋將寧求兵而公亦專與耶光弼執其平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其強執多類此寧四子贊贊員富兒弟德器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名為醢贊美而多入為醢員為醢副贊為乳腐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四

柳公綽

字季公

綽為鄂岳觀察使朝廷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諫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我儒生不知兵耳即請自行引兵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聽負弩豈非兵事耶若被戎客則兩郡守耳何所統壹公世將吾欲以兵法從事聽即署授三牒分兵六千屬焉公綽御士有法善撫循能得士死力戰必勝當時服其知權

公綽為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道即時務必避其車殺公綽曰此非衛武臣乃輕陛下法

年曰既矣何不以聞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外職金吾在坊外職左右巡使帝意解已爲山南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一納賄一舞文同系獄令以公綽持法必殺納賄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徑誅舞文者

時有道士獻丹藥者問所從來曰來自前門時朱克融方亂前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卽棄藥逐道士廐馬害圉人公綽卽殺馬或言良馬可惜答曰安有良馬而害人者牛僧孺以平章出鎮武昌公綽具軍容伏謁或諫之綽曰吾非重宰相重宰相乃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五

以尊朝廷時服其得大體子仲郢

仲郢幼時其母韓卽星女也善課子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讀長工文爲韓愈所咨賞家藏書萬卷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又嘗手鈔六經遷周暉史皆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凡再又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小楷精真無行字郢仕終天平節度使先是每遷秩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俱滿五日乃散及拜天平烏不復集卒於鎮

公權年十二工屬詞尤精書法穆宗見之曰朕嘗於

佛寺見卿筆蹟思卿久矣卽拜侍書學士其書結體遒媚能自占一家嘗奉命題詩殿壁字率徑五寸文宗歎曰鍾王無以加也宣宗時召至御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最奇祕賜資甚渥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苟非其筆人便以手孫爲不肖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以購柳書其書京兆西金明寺金剛經備鍾王歐虞褚陸諸法自謂得意是時公卿以書貺遺者鉅萬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六

文宗嘗幸未央宮忽謂曰朕有一喜邊成賜永久不時今中春而永已給公權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詞旨婉麗詔再賦亦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矣他日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皆有屬而帝獨諷公權語命題於殿壁公權公綽弟

柳玘

玘性介特嘗著勸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雖生可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何者

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余幼聞先公僕射言處世以恭默爲本畏怯爲務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勤則恐懼奢驕奢則禍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間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七

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旦櫛縱并升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莫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苦無資願下髮爲尼忽有尼自外至曰女福厚必有令匹子孫將福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競及涇門則裴已齋裝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

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飯朝夕食飽而巳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賈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瑪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而首飾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僕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木幾馮晨謁賈賈木山有二青水齋銀罍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八

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不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牀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與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已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倣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天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

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此膏為嶺南節度解中橋熟取食之必納直於官其他事皆類此

胡証

証舉進士第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遇時嘗羸服私飲為武士所困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酬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向枝葉際合其跡顯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酬者以此擊之衆唯唯一飲輒數升大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裴公乃得解時稱其俠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二九

鄭餘慶

餘慶歷仕四朝砥礪一節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節就第時一使至有饋遺百萬緡者憲宗每命餘慶官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索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語也餘慶第在昭國坊北時鄭綱第即在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

高郢

郢為宰相掌制誥家無留業或謂曰故事有傳制集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有初之營產業者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用郢子定七歲讀尚書

至湯魯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君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僇於社是人順乎郢奇之以神童顯

崔羣

羣在憲宗朝嘗慷慨論事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禮王長帝將建東宮詔羣為禮王作讓表羣奏曰大凡已當得則須讓若不當得於讓義何取今立東宮自宜嫡禮王固無所庸讓也帝意遂定他日入對語及開元天寶事進曰人皆謂祿山反為先朝治亂所自分臣謂龍九齡相林甫此時治亂蚤已分矣左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三十

右閫皆為感動羣字敦詩

賈耽

耽為宰相十三年頗悉地理每見四方之人與夷狄使者必從詢察風俗故凡土宜物產山川夷岨必究詳之普圖海內率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伯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莊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為賜珍幣耽亦字敦詩

杜佑

建中初河朔用兵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敵莫若省用

省用莫若省官因上議畧云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三咎繇也昔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昔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昔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昔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御史使署則二伯益也伯同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同也

議入不省佑孫宗收

綜歷事憲宣懿三朝出入將相而惟厚自奉養未嘗

薦拔幽隱之士佑之素風衰焉時號秃角犀綜子猶林與錢鏐忤鏐建說棄害之梟至孺林謂曰勿殺我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三一

常與爾金祭曰殺爾金焉往遂遇害

牧性剛亮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天下大事

帝憤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爲作罪言

謂已不當位而言罪也其指陳利病切中時事李德裕甚奇之然無右援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

振意怏怏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

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知不祥乃卽自作墓誌

悉取平日所爲文焚之牧工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

杜以別於老杜甫也

令狐楚

楚字殷士五歲能詞章弱冠舉進士京兆尹將蘇爲

第一適許正俗者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

懼其爭讓而下之始事德宗歷憲穆卒官平章事方

疾時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力疾

作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

成之復教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勿請誌葬銘誌毋

擇高置是夕有大星墜寢上其光燭延生與家人訣

乃卒

絢字子直大中初宣宗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

時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願而尊者奉梓宮不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三二

離是誰耶敏中對曰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手對

曰絢今守湖州其人宰相器也召召知制誥官翰林

承旨絢嘗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

史望見以爲天子來及至始知爲絢也人皆榮之

裴延齡

延齡初不善財計及領度支爲取宿姦老吏與謀因

建言左藏歲入不貲登耗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校盈

虛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其三百

萬緡爲廢庫棟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

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者皆窮人債入無

期抽賈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實無加也

延齡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財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然且官有缺今兵興以來戶減半只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缺不即補收其廩以實帑帝然之京右故有崔草池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乃數百頃願以為內廩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廩等帝信之以問宰相宰相請遣使按覆乃許也延齡大慙然帝不責

帝嘗謂延齡曰朕所居洛堂殿一棟將傾念易之未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三

能也延齡曰陛下本分錢用之不盡何所難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筵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供君庖厨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于四夷用十一猶有贏也陛下所御褰帷其簡儉以所餘為百官廩料餐錢未盡也則諸所未盡者皆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為朕言

延齡嘗奏勾復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費然實無有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為獻至逮捕工匠為白役號曰教索弗與其直名曰

和嵬弗與之庸又妄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教是時帝亦頗知其詐獨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陸贄疏其姦帝遂大怒逐贄

皇甫鏐

鏐為度支以獻羨財得幸憲宗嘗斥內帑舊物詔度支許直鏐高其直以給邊兵故繒陳絛獨手輒壞士怨怒至聚焚之裴度以聞鏐指所著靴曰此亦內庫所出堅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者許也帝信之尋又進方士柳泌及浮圖大通為帝製長生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

柳泌者本姓名楊仁晝習方伎鏐召入禁中言能致藥為不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採藥遂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諫臣爭之不得泌驅吏民採藥山谷間歲餘無獲懼詐窮舉族遁浙東觀察使捕得之鏐為營解復待詔翰林大通自言百十五歲帝竟以餌藥崩鏐敗二人皆伏誅

王播

播在長慶初亦以言利致位宰相性勤敏每視簿籍紛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再領鹽鐵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盤

數千綾絹四十萬因得再相播從子龜性高簡無貴
胃氣所居光福第惡其多客更於林木窮僻處構半
隱亭以自適已復廬中條山州人號爲郎君谷云

韋執誼

執誼在順宗朝以黨二王致位宰相憲宗受內禪任
叔文皆坐貶執誼以宰相杜黃裳皆貶崖州獨後先
是執誼知禍必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
足聲心輒悸初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及爲郎
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去及爲相
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偶觀之則崖州圖也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五五
爲不祥惡之卒死崖州

王叔文

叔文淺衷浮表初以片言合得幸太子遂肆志大言
曰某可相某可將於是士之躁進者往往諧附之與
韋執誼陸贄李景儉呂溫韓皋陳諫柳宗元劉
禹錫等爲友友已太子卽位是爲順宗不能御朝獨
牛昭容與宦人李忠言用事而王任善宦豎復喜叔
文爲陰陽其間大抵叔文因任任因忠言忠言因昭
容更相引仗任主傳受叔文主裁可既可則授之中
書執誼作詔施行之無非招權納賂事也

叔文母友匿不發猶置酒翰林李忠言俱文珍等皆
在叔文揚言曰老親病吾以身任國事朝夕不得侍
今當請急宜聽然吾向悉心戮力難易無所避今一
去此謗必集執誼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
杖殺之而執誼愾不果劉闢來爲韋皇求三川吾將
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時左
右竊語曰母友已腐猶出此將何爲明日乃發喪未
幾謀起復及憲宗爲太子叔文始憂每誦杜甫諸葛
祠詩以自況明年誅夷

王任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五五

順宗爲太子時任以善書入侍貌本關茸猥陋無大
畧而好言事帝藝龍之時王叔文進猶止翰林任乃
直至柝林院與牛昭容等見諸黨人門若沸而任
尤劇焉爲巨置數窾以受天下賂滿則身寢其上已
失勢憂不免行且臥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與未幾貶
疾時惟陸贄侍憲宗於東宮問言事太子怒曰陛下
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他事實惶悚然得全

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以名重一世爲
王叔文納交遂與朝廷大議然頗獨勢多中傷憲宗

立貶連州刺史尋斥朗州州接夜郎諸夷俗喜巫覡
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僖僖錫謂屈原居沅
湘間作九歌楚人以送迎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
餘篇於是武陵夷悉歌之人落魄鬱鬱不自聊其間
大鈞諫九年等獄皆寫怨也

禹錫意欲感諷權近為敘張九齡云九齡作相時建
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當悉徙五谿間然九齡自內職
出始安有瘴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
一出遐陬便不勝失意不堪處矧華人士族乃必致
醜地然後快意哉九齡開元名臣而卒無嗣豈伎心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三七

失怨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云久之召還將任以
南省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詩語多譏忿當路不悅
復出為播州刺史

禹錫之出播州也裴度憐其才言於帝曰播極遠後
狄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訣恐傷陛
下孝治諸稍內移帝不許曰孝子不貽親以憂已復
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徙變
州入為主客郎乃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
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
存者惟免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意仍以詆權近也聞

者益薄之會度作相薦為集賢直學士

裴度既罷相禹錫出為蘇州已復徙汝州同州高才
被廢年益晚乃以文章自適素工詩與白居易酬和
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而嘗推禹錫為詩豪又言其詩
在處應有神物呵護云卒年七十二始疾病自為子
劉子傳推所自出為漢中山王勝裔又云王叔文李
景儉柳宗元三人者皆與予善叔文實正言治道屬
太上久疾宰臣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定策功歸
貴臣用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畧如此

柳宗元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三八

宗元敏辨絕倫其文章精刻名重當世第進士博學
宏詞科王叔文章執誼奇其才引入禁近已叔文敗
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又地極荒瘠因自放山澤聞其
堙鬱感忿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雅善
蕭儷許孟容作書詒之痛自悔咎冀有所感動而一
時畏其才高忌其復進卒無有用力者

元和中宗元徙柳州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
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如不往便母子
永訣即具奏請以柳授禹錫而身往拊會大臣有為
禹錫言者乃止宗元在柳南方進士往往走數千里

從之遊但經指授其文詞皆有法世號柳州卒年四十七柳人懷之託言神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歾爲立廟羅池韓愈作碑記

元宗詒蕭儼書五百餘言畧云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惺然注視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三九

聞北人言反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通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其言許孟容書千餘言中云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又不能卽歿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瘴氣孤立未有子息恐一日填委溝壑墜先緒荒陬中少上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眎無後

繼者懷懷然欲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急松柏芻牧不禁毀傷近世禮重拜掃今關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二

四一

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是以當食不知辛鹹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遠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獨婦翁者然賴當世愛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章彼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誦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二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三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杜黃裳

黃裳嘗為郭子儀主盟事時李懷光陰矯詔誅大將欲代子儀黃裳得詔立判其偽懷光愧汗服罪入為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年不遷順宗立壻韋執誼頗專取黃裳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一拂衣出其大節類如此

裴垣

李吉甫初執政垣時為中書舍人吉甫謂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今乃入相天子比來人物我惜不及知宰相職當進賢君精鑒為我言其可任者垣即取筆畧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於朝士林推服已執政尤獎勵諫官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一時並遷過謝垣垣獨讓休復曰君異二人非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因疑休復大愧

李藩

肅在憲宗朝位給事中制有不便輒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何名敕已拜門下平章會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宰相上密詔中書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時權德輿失色曰不可宜別為奏奈何以筆塗詔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卒寢其命

韋貫之

貫之始居貧噉豆糜自給而丰節懷然後為禮部侍郎取士務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相除安得重貫之曰然為陛下東宰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

相將無更重乎帝美其言裴均子常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足一生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子澳

漢舉宏詞科第進士十年不肯調中丞高元裕欲薦之語其兄溫諷使兩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入相私叩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乍聞愕眙已味其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

德宗時韋綬為翰林學士帝一日幸其院韋妃從會綬稱學士鄭綱欲馳告帝不許時方大寒帝乃以妃

袍覆之而去。帝過若此，嘗感心疾，罷還第九月九日，帝賦黃菊歌，頌左右曰：「安可不示章綬，卽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者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願養耶？」敕自今勿復爾綬貫之兄。

綬，字溫年，十一卽舉兩經及第，拔萃高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庭，文立就不加點，乃喜曰：「兒無愧矣。」已召爲翰林學士，固辭先。是綬在禁庭，積憂畏病，廢戒溫不得任近職。及是，帝謂曰：「溫辭學士，寧綬治命耶？」侍郎崔彥對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溫寡交，獨善蕭祐，祐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

具真誓然塵外溫號爲山林友

王鏐

鏐，用武幹，顯累官，嶺南節度廣，故饒多諸蠻，商舶鏐其稅，以爲時進，而哀其餘悉自入。於是財寶物積，數年間京師樞密無不富。鏐之財者，性纖奢，析秋毫。官曹廉壞吏易之，鏐卽取壞者付船坊，破斧以收值。其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已除中書門下懼物，歲納錢二十萬。鏐卒，其子穆爲德州刺史，悉金寶，懷侍以行李，全畧利其貲，殺穆而納其女。

張萬福

萬福，初業儒，去習騎射。大曆初，鎮壽州，時許杲有異志，陰窺淮南，代宗召萬福謂曰：「欲一識卿面，且以許。」杲累卿萬福，謝辭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有如河北諸將皆叛，將屬何人？」帝笑曰：「爲我丁杲事，且大用已。」萬福至，杲懼徙也去。

李正己反，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召萬福爲亳州刺史，謂曰：「先帝改爾名正，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皆知爾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今復卿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發漕船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四

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其使曰：「幸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溷公意。」天下聞而壯之。卒年九十，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天子爲圖其形，凌煙閣。

郝玼

貞元中，玼奉詔鎮臨涇，虜不敢近。玼每出師，不輟糧，糧取之於敵，每獲虜必剝剔而歸，其尸虜大畏，多舉其名以怖兒啼。虜酋贊普等玼身鑄金像，今於國曰：「能得生玼者，以金玼賞。」朝廷慮失名將，爲徙慶州。

李光顏

弘素驕蹇挾蔡賊以自重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
賊之乃飾名姝教之歌舞六博於以遺光顏使致辭
曰以君暴露久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乃約
旦日置酒大會諸將校引使者以待姝入秀曼都雅
一軍驚豔光顏徐曰我久去家室以爲公憂誠知公
念重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吾何心獨樂爲我謝
公朝廷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吾有死無二因
嗚咽泣下厚賂使者而還之是時將卒數萬無不感
激思自効者未幾破賊五溝李愬自是得乘虛入

裴度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五

上師討蔡命度視行營諸軍度還奏方畧時王承宗
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既害辛
用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至傷度首
辛旬復得不死導從駭散獨驕王義持賊大呼賊斷
義手度墜溝賊意度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以安
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適障賊謀吾倚度
足破三賊卒平蔡

訓注既敗關豎益橫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自是
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別作墅於午橋
具煖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沼石林叢岑綠幽

勝度野服蕭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交把
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事文宗知度神明未衰每大
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已復強起河東節度尋乞
帝嘗於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以疾不赴帝賜詩曰注
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
詔曰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
而度薨帝爲震悼度臨終自作誌銘帝怪其無遺表
敕索之得半藁言建儲事他無語度名震四夷凡使
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
一時比之郭汾陽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六

李逢吉

逢吉字虛舟性伎刻險譎多端穆宗崩宦人王守澄
用事而鄭注得幸守澄逢吉乃遣其從子訓賂注以
結守澄爲奧主自是肆志無所憚避其黨張又新李
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
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時號八關十六子凡有求請
先賂關子因以達逢吉無不得所欲者

元稹

稹始仕言事峭直欲以立名而中見斥一廢十年信
道不篤遂附宦人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益沮

然長於詩與白居易並名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之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其謫江陵也與潭陵善陵得幸上因以種歌詞數十篇奏御帝嘉賞問樞密今安在即擢入知制誥然不為公議所予其在越也多所廢和錢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絕唱云

牛僧孺

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昧當歛賂權近為助帝曰直臣有才朕將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特持祿收容耳天子制法正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徒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七

以才故亂天下帝異其言韓弘歿帝遣使者索其家貲薄弘餉中朝臣皆有籍獨於僧孺注其左曰某明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自是屬意大用然維州之議與李德裕忤士論非之

崔羣

羣字月列負意氣德宗時以拾遺為張薦判從使吐蕃因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修為和蕃一判抑何易帝相其言止遣主叔文不喜羣欲逐之羣往見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羣曰去年李實

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寧不思路傍亦復有如君者伺其間乎叔文悚然羣兄弟皆工詞章有聯珠集行於世

劉栖楚

高少逸附

敬宗視朝恒晚栖楚切諫至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母叩頭待旨栖楚為捧首立帝動容詔慰諭之乃去先是宣宗時高少逸為陝觀察有中人過陝峽石吏以供餅惡被鞭少逸為封上聞一時並推強直云

韓愈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八

憲宗時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時王公士庶奔走膜拜至灼體膚委珍貝者騰香係路愈惡之上書切諫畧云佛自漢時始入中國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十八歲舜及禹皆百歲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桀太戊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不言推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也自漢明帝以奉佛法明帝在位裁十八

其後亂亡接踵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至前後三拾身性
半撤於廟祀而後焉矣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明矣臣今
乞以此骨投之水火永絕根本云云帝覽疏將殺之
以裴度力救得免潮州

愈既貶潮初至問民疾苦具言惡溪有鱷魚食民畜
產且盡民是以窮愈乃自往視爲其羊豕各一投斃
水而祝以文畧曰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溪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九

潭食民畜產以肥其身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雄
長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以爲吏民羞
且承天子命來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
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鯢之大蟹鰕之細
無不容歸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
其率醜類悉南徙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徙是終不肯徙也是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
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倣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與
頑不靈而爲民物害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

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毋悔祝之夕
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
民無鱷魚患

孟郊

郊少隱嵩山性介孤少諧合愈一見引爲忘形交年
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瀬平陵城林薄蒙
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
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郊工詩最爲愈所稱
然思苦奇澀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謝及卒張籍謚爲貞曜先生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

皇甫湜

湜字持正急辭使酒裴度辟爲用官度修福先寺將
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令湜而遠取居易請
從此辭度謝之湜卽索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綵
采甚厚湜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
三千字三緘何過我薄耶度笑曰不羈才也更酬之
湜嘗爲蜂螫小兒敏蜂螫取其液一日命其子
錄詩一字悞諾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流血

賈島

島字浪仙韓愈弟子初爲浮屠時洛陽令禁僧午後

不得出島乃爲詩自傷愈憐之教以屬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覺也一日道過京兆尹會有所思跨驢不避訶詰良久乃得釋

劉又

又亦愈弟子故任俠使酒殺人亡命已復折節能爲歌詩然自負不能俛仰時貴間愈好士步歸之作冰柱雪居二詩出盧仝孟郊右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亦聽之

馮定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一

定字介夫微時故與于頔善頔在襄陽定徒步往謁關吏不爲通定卽亟去頔聞責吏而歸錢五十萬追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已弟進士文宗時定官太常部諸王立懸間端疑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因誦定送客西江詩召片殿賜禁中瑞錦其後源寂使新羅新羅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章休符使西域其所傳寫定商山記於屏名播戎夷如此

劉黃

黃字去華沈健多謀浩然有救世志元和之末宦人

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文宗卽位思洗宿恥而澄等握兵橫甚號曰北司天子不能制黃痛忿之會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黃對策四千餘言極切直無避忌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讀其對咨嗟嘆伏謂過古晁董而畏觸中官不敢錄士人傳諷之時中選者二十三人所言皆冗辭常務頗得優調於是參軍李邵曰黃逐我謂我願其厚耶爲上疏直之帝不省

黃策畧云陛下奈何以衰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姦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二

生帷幄禍稔蕭牆是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其法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彼陛下不得正其始許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隨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不忍姑息時忌也昔龍逢歿而啓商比干歿而啓周韓非歿而啓漢陳蕃歿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取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則退必戮

於權臣之手臣得從四子遊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歿之後將孰爲啓之哉云

李訓

文宗時訓因鄭注以進帝親之每使承戎衣號王山人與注俱出入禁中謀誅宦人王守澄元和逆黨幾盡而以去惡太銳卒起甘露之變訓之敗也走中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被執傳其首訓歿仇士良捕宗密將殺之密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歿吾分也乃釋之

訓之謀誅宦人也本出帝意帝蓄憤久幾幸於訓之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三

一弊而竟以敗自是居恒忽忽不樂每游宴雖倡劇雜沓鎮日慘然或裴回眺望賦詩見志尋感疾至棄天下訓既歿鄭注亦誅時坐注族者千餘人未誅前箇生注所服帶上積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注故挾方伎能以餌黃金起李愬痠用是顯本姓魚冒姓鄭時人謂爲水族

王涯

涯亦訓注黨嗜權固位積資鉅萬訓歿涯亦誅貲盡爲亂兵掠彌日不盡家藏書與祕府傳前世名書畫常以厚貨釣致或私以官鑒垣納之重複祕固莫可

者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書畫棄於道

舒元興

太和五年元興獻文閣下不得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惡其浮躁出分司東都已坐鄭注事誅元興嘗爲牡丹賦既沒帝一日觀牡丹憑欄誦其賦爲泣下

李德裕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四

德裕性孤峭有經濟大畧武宗任之言聽計從王室幾中興其所居安邑第有起草院精思亭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也宣宗卽位黨人傾之貶崖州司戶參軍尋卒貶所後見夢令狐綯曰公辛亥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滿漚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綯乃懼口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且及因言於帝得以喪歸綯及白敏中皆德裕素仇也德裕之節度劍南也先是成都南失姚協西亡維松蠻寇滋橫德裕懲章阜之養寇痛加振刷爲建懿邊樓召習邊事者與壽畫其中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

入者圖之左其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率二百戶取一人使習戰謂之雄邊子弟多築城堡以控扼諸要害又通漕道以節民力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俘掠四千人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會牛僧孺忌之功不就

初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若飲病者戒勿近輩血以是危老人率多歾而水斗三千奸人益他汲以相欺詠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爲嚴勒津運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有聖火皆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五

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詔從之妖乃絕時憲宗方迎數百歲老人周息元於浙西德裕亦疏論其誕妄

曹確

懿宗時優人李可及最昵幸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惋京師浮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名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襍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繪五千倚曲作詞哀思徘徊聞者無不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可及娶婦帝曰弟

當賜酒俄使至捧二銀盞發之皆珠珍也可及恩寵無忌惟平章曹確言之傳宗朝貶歾

李蔚

懿宗感浮屠法嘗飯萬僧於中自爲贊唄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以金銀爲刹珠玉爲裱飾以孔鐫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陸城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殺冰瑟瑟旣至長安絲觀夾道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不遑小人至斷臂指流血盈衢所過鄉聚皆裹土爲刹爭以金翠裝飾傳言刹皆震搖若有光怪者京師高貴相與集太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六

衛作繪臺綬關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桑門羅像考鼓鳴螺夜以繼日先有是言憲宗爲此俄宴駕者帝曰使朕生見之歾無恨及是夏四月迎至秋七月帝崩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辭餞猶鳴咽流涕云時李蔚疏諍之不聽

鄭綰

綰字蘊武及進士第善詩語多俳諧故落調世傳鄭五歇後體大順後王政徵綰每詩語託諷有誦之上前者昭宗謂其有蘊未盡適有司上班簿即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省史以聞綰笑

曰諸君誤矣人盡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俄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請慶縈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矣立朝侃然無復故態才三月卽以疾乞罷

縈初爲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縈移檄請無犯州境巢讀檄笑爲之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袋滿去竄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密爲刺史送錢至京還縈

楊收

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十三通經義哭人目爲神童多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七

楚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川爾吾藩其切當皆類此收能博古嘗耕澤陽得古高尺餘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嗣拭視其刻果然然言安浣者稱善琴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浣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浣曰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有武聲浣大悟因問樂意收與語甚辯仍示以律浣時年七十餘以爲始聞而收永冠也

雷滿

雷滿

縈宗時滿以亡命嚮聚致位節度使本起漁師不修節每宴客輒抵寶器潭中指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卽裸入水俄取器出時有鍾傳者亦由羣盜起累進節度嘗醉遇虎與虎鬪虎搏其肩而傳猶持虎不置會有殺虎者傳得免已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好謀毋効吾暴虎虎因畫搏虎圖以示後

王潮

僖宗入蜀江淮盜王緒劉行全與縣史王潮及潮弟審邦審加等哨衆據壽州畧潯陽緒暴橫淫殺約軍中以老孺從者斬時潮與二弟獨奉母行緒怒曰軍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八

行有法無不法之軍潮對曰人皆有母無母之人乃得免意擬殺行全行全縛之以殉潮王潮爲軍主潮讓不克乃除地刺劒視曰拜而劒三動者吾以爲主至審知劒忽躍投地衆以爲神遂拜之緒初盡殺軍中諸豪傑及是數曰吾不能殺是子豈非天乎審知後爲卿郡王

忠義

安金藏

睿宗爲皇嗣時有譴以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伏太常工安金藏獨大呼曰公不

信吾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遂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納服視桑紕紕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賴爾忠以免當是時朝士咸高其誼神龍初金藏葬母親營石墳晝夜弗息廬墓側甘泉忽湧李亦冬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玄宗以付史官

顏杲卿

杲卿守常山史思明攻之杲卿晝夜戰糧矢竭六日城陷遂被執賊脅降不應乃取其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活若子杲卿仍不應遂殺季明送杲卿於祿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十九

山祿山怒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寵天子何負汝而反吾世爲唐臣恨不磔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之杲卿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言否乃含糊而歿時同被執者爲袁履謙歿時亦先斷手足譴咀血噴賊面賊銜之

杲卿既被殺狗首於衢莫敢收有張奏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亦見夢帝寤爲賜祭瘞後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忽動後杲卿子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大時一足先斷與袁履謙同坎瘞因指其處得之乃

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併得之爲悉錢三萬僅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復失矣

初杲卿與履謙俱爲祿山表署官范陽祿山反兩人謁之於道祿山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杲卿退指所賜衣謂履謙曰公何爲著此履謙悟遂密謀圖賊已履謙歿妻于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之泉明之殯父也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殮具儉薄發視之乃與杲卿等因號踊崩角待泉明如其父

張巡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十

祿山反楊萬石以譙郡降逼巡使西迎賊巡率吏士嬰於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賊圍雍丘今令狐潮舉城附賊巡乘間復城皆潮妻子磔之城上潮忿甚合衆四萬薄城攻圍六旬是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入白曰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矣巡陽言明日爲設天子畫像於堂上率軍士朝人人泣下巡乃引六將至責以大誼盡斬之士心益感奮

潮圍城久巡軍矢盡爲縛素人千餘被黑衣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已還素人得箭數十莖其後復夜縋

人賊笑不設備乃以灰土五百所潮營管軍大潰賊
慙益兵圍之巡謂潮曰吾力竭欲走恨無馬幸歸我
善馬三十疋潮信之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
人取一將明日潮至責巡不走答曰吾欲去將士不
從耳語未畢突出三十騎會賊將十四斬卒百餘潮
遂解去是時賊常數萬而巡兵纔千餘每戰輒克
賊圍睢陽巡與許遠合兵固守經數十戰皆以寡敵
衆無不一當千賊將尹子琦最雄巡欲射子琦莫能
辨因刻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奔白子琦因得其
狀即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賊攻城以雲衝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十

傳堞巡出鉤干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其梯賊又以
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有大酋披甲引千騎來
城招巡巡先絕勇士數十伏墮中與之約聞鼓聲而
奮賊恃衆不爲備城上忽譟伏發竟禽酋城上注矢
外向莫能救
賊圍城久城中食盡日賦米一勺至甃木皮鬻紙爲
食才十餘人皆羸劣不能穀多餓死存者復多傷痍
氣乏巡乃出愛妾謂諸將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
不少哀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不以充士飯
乎乃殺妾爲大饗坐者皆泣不下咽巡強令食之時

遠亦殺其奴僮以哺卒在羅雀掘鼠煮弓膠而士
莫有叛者

南霽雲還自賀蘭所賊知援絕攻益急巡士皆病不
能戰巡乃向西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
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被執賊將尹子琦謂巡曰
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而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
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僅存三四
尋遇害巡長七尺每怒鬚髯頓張讀書不過三復終
身不忘爲文不屬彙擢進士第其在睢陽士卒居民
但一見卽識其姓名遇大小四五百戰斬將三百殺卒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二

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
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
巡既死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
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巡及校
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
臨命歎曰嗟乎人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
賊何足恨恨遠心不可得耳我父若有知當不放遠
地下然則國威挫勦使巡功業墮敗皆遠也臣於遠
不恭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事下尚書議卒寢
之後將愈著論爲遠辨誣議乃定遠許敬宗曾孫與

巡同年生而長巡呼爲兄

南霽雲

雷蘭

霽雲少微賤爲人操舟睢陽始被圍巡築壇募勇士數日莫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對巡卽泣下是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往請師進明頗無出師意愛霽雲反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睢陽士不粒食已彌月吾何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也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其指一生大驚爲出涕霽雲旣出抽矢回射佛寺浮圖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已城陷與巡俱被執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三

賊招霽雲降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滅遂與三十六人同遇害

時有雷萬春者亦巡偏將也賊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而著六矢萬春不動潮疑木刻人已謀得其實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節制矣

孫揆

昭宗時揆奉詔討李克用克用伏兵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各廟堂何自履行陳揆大罵克用怒令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

夾板豈未知耶行刑者如其言至死罵不輟

卓行

老德秀

德秀字紫芝性恬淡無緣飾兄子蚤孤不能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而湏流至能食乃止玄宗時德秀爲魯山令任滿筭僅餘一縑駕柴車去家陸渾愛其山水不築墻垣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殺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房琯見而歎曰觀紫芝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蘇源明嘗言吾不幸生衰俗惟得識元紫芝差可自慰其卒也人不敢名而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四

稱之曰元魯山

德秀之卒也其族弟結哭之慟或謂結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歟無餘人情所共耽溺者大夫盡無之生年六十未嘗觀女色視錦繡未嘗有十畝之地十人之舍止康之僮未嘗完布帛而不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侈懼綺紈膏粱之徒也

陽城

賊字元宗性嗜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覽書六年而盡之及進士第乃去隱終條山李泌

諸朝詔以著作郎召城封還詔德宗時復以泌薦召拜右諫議遣長安尉賁來吊到其家城猶褐衣詣闕辭帝遣中人以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不得已受命天下想望丰采

城爲諫官以他諫官論事苛細意不屑寢聞得失且熟不言也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亦不動惟時與二弟延客日夜劇飲客有欲進說者城揣知其情強飲之客辭卽自引滿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客卒不得闢言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城乃約諸拾遺守延英閣極論延齡罪狀至累日不去帝大怒賴皇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五

太子中教得免已聞上擬相延齡城曰延齡若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議遂寢

城居官常以木枕布衾資錢人重其賢爭贊之每約

二弟吾休入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

餘悉送酒家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與之

有陳長者候其得休每往稱錢之美乃月有獲其謫

道州也月休僅取足羨則官貯之今日欲米二斛魚

一大驚置甌杓道上以食行人之不能食者

城在道州時賦每不及期觀察使數詣責會上考功

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

判官督賦至州惟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亟入謁曰吾奉命來候安否耳使君何罪強之出城竟不肯歸至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留數日卒辭去已府復遣官官不欲行有載妻子中道引去者

城一生誼不娶謂其弟曰一娶卽間外姓吾兄弟將遂疏二弟化之亦皆不娶微時嘗絕糧遣奴市米奴以易酒醉臥於道城怪往迎之奴未醒躬負以歸及覺引咎城曰寒而飲何咎寡妹依城居其子年四十餘癡不知入城每携以出入山東節度府高其誼遣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六

使遣五百緡且戒勿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絨置之會里人鄭叙貧不能葬城遂舉緡與之其獨行多類此

司空圖

圖字聖表仕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爲遂隱於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其說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曠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幸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豫爲棺家遇勝日輒引客坐壻中酌酒賦詩徘徊其間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灰生一致

也吾寧暫遊此中耶嘗為人作碑贈絹數千圓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蜂起獨不入王官谷哀帝被弑圖不食而卒

隱逸

王績

績字無功王通弟也性簡放不喜拜揖一切慶弔都不與仲長子先帝而隱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率徒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獨與對酌其惟刺史崔喜慕之請相見績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其故人杜之松請講禮績答曰吾不能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七

揖讓邦君之門棄醇醪而談糟粕並不諱

績嗜酒每出行或經酒肆則送數日高祖初年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醪可樂耳侍中陳叔達聞之為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太樂署使焦革家善釀績求為水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每送酒不絕歲餘又或績遂棄官去因追述革酒法著為經又集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諸李淳風見之曰君酒家兩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又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

斗不亂又著五斗先生傳

績之仕也以醉失職鄉人或嗤之績為作無心子以見趣其詞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藏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出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承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髻鳳臆馳驟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灰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雅患不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八

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

桃椎成都人澹泊絕俗人莫測其蘊結廬山中每緝木皮葉以自蔽長史寶軌遣以鹿幘鹿鞵委之地不與常織十芒履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儒也以米茗易之置僑所輒聚雲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為長史備禮延我降階與語卒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曰祭酒其教我無事治蜀乎後屢遣使有輒走深林自匿

孫思邈

思邈自幼通百家說善言老莊獨孤信見其少時異

之曰聖重也顧器大難爲用及長居大白山隋文帝召官之不受密語人曰後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貞觀顯慶間皆召詣京授以官不就還山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子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也及溥爲蕭水而齊卿果徐州刺史卒年百歲餘

田游巖

游巖三原人隱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曾被召赴京行及汝輒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二十九

物絮帛帝復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帝因自書榜其舊宅門曰隱士田游巖居

武攸緒

攸緒則天后兄子也好奇莊子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自后擅制前後累封王俱固辭后疑其詐許之以覲其所爲攸緒結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板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錦帛及王公所遺鹿裘素障至塵積卒不御市田頴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瞳有紫光晝

能見星中宗嘗以璽書迎之將至敕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輟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入舍人贊就位攸緒竟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爲之歎息俄而諸武禍及攸緒獨超然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真性夷曠與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言季真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吝生自證聖初歷玄肅二朝積官秘書監而晚節趨嬉誕放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詞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恆卽不復拒紙纔數十十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知章夢遊帝所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十

數日寤乃請爲道士詔許之捨宅爲千秋觀卽居之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爲之餞送

張志和

肅宗朝志和待詔翰林遭親喪遂不復仕浪跡江湖自稱煙波釣徒所居室茨以生草橡棟不施片斧荆席屢倚喜垂釣不設餌縣令後之浚渠執畚亦無忤色趙泰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巷曰四軒門阻流水少游爲之梁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如各一志和配爲夫婦名其夫曰漁童妻曰樵青陸

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有何往來嘗謁顏真卿於湖州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答曰願爲浮家泛宅不必更也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嘗撰漁歌紙筆輒成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得

陸羽

羽字漸鴻竟陵人不知其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携歸畜之者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因以爲名氏其師令執糞除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學書得張衡南都賦不能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十

讀危坐効羣兒囁嚅狀師拘之令薙草茶當其記文字惜惜若遺過日不作主者鞭之因亡去天寶中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上元初隱者上自稱桑苎翁閨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則踴哭而返時謂爲接輿也

羽說口吃而辨與人游意有所欲往輒去人疑其多與而非也與人期雨雪虎狼弗避尤嗜茶著茶經三篇於是天下始知飲茶時常茶者至陶羽形著煬突間祀爲茶神有以善茶薦於御史大夫李季卿者季卿召之羽野服挈具入季卿不爲禮羽愧更著毀

時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季卿大臨淮亦召伯熊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其後尚茶成風至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云

陸龜蒙

龜蒙字魯望性放逸舉進士一不中輒浪游蘇湖間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聞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不乘馬喜御舟楫每設蓬蓆資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云其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越海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二

取石爲重時號鬱林石

龜蒙善屬文當其有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無十日資計不少輟文成窺篋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必熟誦譬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書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或篇帙壞必爲緝補刊正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每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嗜茶置園渚山巖取茶租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淞江好事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葺乃已其後客至絮壺置杯不復飲俗人雖造門不肯見後以高士召亦不赴

良吏

張允濟

允濟為武陽令。擿發如神。嘗有民以牝牛依婦家久之。茲十餘犢將歸。而婦家勒不與。以訴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家。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家牛質所自。婦家不知。遂曰。此堵家牛也。我無預濟。即命左右。椒蒙曰。牛還堵婦家。叩頭伏罪。又有行人夜發者。遺袍道中行。十里餘。乃寤。人謂曰。吾境未嘗拾遺。須還取之。及還。覓果得袍。

李素立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三

貞觀中。素立為瀚海都護。諸夷人擾邊者。皆遣使諭降之。而不用兵。夷人感慕。饋獻甚盛。素立為受酒一。柸而盡。歸其餘。先是。武德初。素立為監察御史。與高祖爭。不當殺者。高祖重之。命授以七品清要官。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為權侍御史。

儒學

徐曠

曠字文遠。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時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故。答曰。

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微指彼固未之見也。李密見之。執弟子禮。文遠不拜而教。以忠於國已見王世充。輒先拜。或問恭與踞。何以異。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之道。宜爾已忤世充。絕其食。幾餓死。歸長安。

歐陽詢

高祖時。歐陽詢為給事中。貌寢而工書。初。仿王羲之法。後乃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高麗。嘗遣使求書。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輒返。如此者十數。及疲。乃布坐至宿。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四

其旁三日。乃去。辭嗜如此。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此。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通曉。自矜重。狸毛為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本嘗輒書。

張後胤

附

後胤字嗣宗。以學行著。高祖鎮太原。引為客。命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嘗賜宴月池。因從容問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仲尼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

璽贊一人乃王天下臣功頗過先聖帝爲之大笑授官國子祭酒時有谷郡律者淹識羣書稽遂良重之稱爲九經庫嘗從太宗出收遇雨沾漬帝問曰油承若爲可無漏律對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嘉其直

石紹宗尹知章附

紹宗少貧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傭以自給凡三十年傭足給一月卽止不取贏人雖厚償亦拒不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比余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並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五

同時有尹知章者少入學不甚解一夕忽夢有人持巨鑿破其心納若劑焉自是志思遂開徹

柳冲

貞觀中命諸儒撰氏族志未成先天時詔討綴成書姓系錄開元初詔復刊正冲皆與焉其後柳芳著論其詳今刪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後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

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豷豸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爲彊家漢興高帝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六

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門胄品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過江則爲僞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自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間闕爲之制凡三世

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
爲甲姓九卿若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
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諸
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
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
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
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
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
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
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七

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
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
不經也
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
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三篇甄析上庶無所遺宋王
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
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又傷寒省王儉又廣之王
僧儒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
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
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

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
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
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
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富孔至爲世
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
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
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上姓族次第爲
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殷踐猷

踐猷殷不害五世孫學淹博與賀知章陸象先善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三八

章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族子成
已其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先爲酷吏所陷顏率
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

孔若思

山陰孔若思性恬介人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爲納一
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則此爲
多矣更還其半權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使官至郎
中已足因於座右置止水一石明知止意也
若思子至明氏族學嘗撰百家類例謂張說等爲近
世族剽去之書成以示韋述述謂可傳時說子相

方有寵於上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事而妄紛紛至聞垣語懼欲更增損述曰丈夫奮筆著述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必不可改遂止

鄭欽說

欽說天性敏慧精曆術開元後累官右補闕內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起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昉編窮之莫能辨因遺戒子孫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得其解者吾亦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五九

欽說時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數水三十里輒悟曰此卜宅者搜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也甸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月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已巳七中已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起

林蘊

莆田林蘊常爲四川節度使劉闢反蘊諫闢怒且殺之蘊臨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吾得死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刀磨其頸以脅之蘊嘆曰死即死耳吾頸豈頑奴砥石耶闢知不可奪卒捨之性辯給嘗有崔姓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定何如其人不能對

快編卷四十三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三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四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文藝

崔信明

信明生於五月五日方中時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占之曰五月爲大火爲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兒殆以文顯耶然雀類微位不顯及長強記博問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弗許時有鄭世翼者亦鶩倨怵輕忤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

卷四十四

1

張昌齡

昌齡以文自名應進士舉爲考功王師旦所黜太宗問其故師旦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慕効恐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末昌齡獻翠微宮頌帝召見謂曰昔禰衡潘岳傲物矜已不得成卿才不減二人宜監前轍以副朕求才官修文學士謨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杜審言

附子并

審言字必簡恃才傲世蘇味道爲天官審言集判出
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
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
羲之北面已病甚宋之問等來候答曰甚爲造化小
兒所苦尚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恨
不見替人耳初審言嘗被廢周季重實構之審言子
并時年十三懷刀刺季重於坐季重將死曰審言有
孝子吾不知郭若訥誤我若訥與季重同構之故云

杜甫

甫字子美負才放曠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與李白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

齊名時稱李杜玄宗朝獻賦三篇帝奇之拜曹曹參
軍因數上言高自稱許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羸服
走三川往依嚴武武以世舊頗見親待而甫褊躁誕
傲嘗醉登武牀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幾殺
之左右白其母奔救得免大厠中出瞿塘下江陵泝
沅洲登衡山因客耒陽大水驟至涉旬不得食縣令
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

甫所上言其畧曰自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結業自七歲屬詞且四十年然永不蓋體嘗寄食於人竊恐轉成溝壑

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塗泥之乂辱則臣所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云云嘗從李白高適過汴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時人莫之測其詩傷時感憤情不忘君云

王勃

勃字子安六歲能屬詞九歲讀顏思古漢書注作指暇以擿其失年未冠對策高第是時諸王鬪鷄勃戲爲文傲英王鷄高宗見怒曰夫夫且交構因斥出府既廢客劍南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某大宴滕王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

閣宿命其婿某作閣序將以誇客因卽席出紙筆徧請客莫敢承至勃九然不辭都督怒起更永遣使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亟惟能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立成不易一字故時謂勃爲腹藁勃父坐勃徙交趾令勃往省父渡海溺悸而卒時年二十九

勃兄劇弟助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集始悟其缺宰相失色勅乃召五吏人執一筆分占之其詞粲然俄頃奏

朝士驚服尋進天官侍郎先是裴行儉典銓見勅史蘇味道曰二子皆銓衡器至是果如言

助與弟勸勸並以文名世勸最少父福時嘗詫之韓思彥思彥戲曰昔武子有馬癖若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其多耶助因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真可誇也初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世稱王楊盧駱爲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知文者以爲然

盧照鄰

照鄰嘗爲新都尉以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幾有起色會父沒號嘔而丹出病乃甚客龍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

門山恒寒餒餓履冰韋方質等時時供其永藥已足攀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繞其舍復預爲墓時時偃臥其中自言高宗時尚吏而已獨儒武后時尚法而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已廢因者五悲文以志感病既痼乃與親知訣自沈潁水同調憐之

駱賓王

賓王七歲能文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執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傳檄天下斥武后罪狀文出賓王手后讀之但嘻笑至一搯之生未乾六人

之孤安在矧然曰誰為此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首

崔融嘗評勃等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張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絕嶺孤峯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間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然不可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五

類之風雅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饒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素練輕縑實濟時用而蒼邊幅王翰如瓊盃玉竿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胡楚賓

楚賓工屬文必酒酣然後下筆高宗每命爲文則飲以金銀盃斟文成輒賜焉居恒沈飲無間賄貲盡復入得賜而出率以爲恒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伺其醉飽之亦熟視不答在武后時號北門學士與元萬頃范履冰等譏列女傳臣軌樂書等凡九十餘篇

李適

適字子至武后時與修三教珠英進學士適嘗夢與人論太衍數寤而曰吾數盡此乎因救其子曰霸陵原西眺京師吾樂焉可營墓樹之十松未病時輒衣冠往較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士高其達卒年四十九

中宗景龍初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瓶夏宴葡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六

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屬和一時競豔之然皆得猥俳佻佻無君臣體

宋之問之體之

之問字延清偉貌雄辯武后時累官內供奉后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時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俄之問獻后覽之賞甚更奪袍以賜張易之時以丞昵寵其賦頌俱之問闔朝隱代筆也至爲易之奉溺器后疾命朝隱禱少室遂沐浴伏身俎盤以當犧其佞諂如此

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詞工書更負絕方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關人莫敢櫻令文直拔其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詞顯弟之梯以踰勇著之憑精草隸蓋各得一絕云開元中之梯節度劔南蠻陷驩州詔擊之梯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敢起遂平賊之憑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穩日執笏立廉外吟唱自若

李邕

邕弱冠時嘗詣特進李嶠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祕書嶠曰祕書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嶠乃假直祕閣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七

未幾辭去嶠驚試問以奧篇隱快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遂薦拜左拾遺邕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後以讒忌負謗外杜甫為作入哀詩讀者傷之初武后時宋璟劾奏二張反狀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可之既出或謂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得幸邕疏諫畧云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與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耶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

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耶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云云疏入不納

呂向

向字子回少孤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世號聯錦書嘗托賣藥即市閱書遂通今古玄宗召入翰林初向父是客遠方不還或言已死因葬母招父魂合之墓后有傳父仍在者訪之累年不得一日向朝還道遇一老人物色之則父也向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之流涕帝聞而嗟異之官是朝散大夫賜錦綵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八

李白

白字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因名焉初與孔巢父諸人隱岷嶺山號竹溪六逸賀知章奇其文謂為謫仙人言之玄宗即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猶從酒徒醉市上帝一日坐流香亭有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絕帝愛其才每宴必召入侍嘗以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忿讒之貴妃白知不為親近所容遂與知章等八人縱飲號酒中八仙懇求還山放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

永石至金。著宮錦袍坐舟上旁若無人

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而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已白坐永王璘獄當誅子儀請解官以贖得長流夜郎會赦還依李陽冰於當塗及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謝家青山將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觀察使范傳正祭白冢禁樵採訪其後裔惟二孫女在嫁爲民妻進止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葬東麓非本意傳正卽爲改葬立二碑仍告二女欲爲改妻士族二女辭曰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歎美爲復其夫徭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九

張旭

旭吳人性嗜酒精書法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示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乃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逸顏真卿云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斐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旻不知何許人嘗與幽州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無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前曰此虎也稍北有真虎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趣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旻自是不敢復射虎

王維

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丞年六十一疾甚作書與縉別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畫思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

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永不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敬湖竹里館柳浪軒茱萸泚辛夷塢日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初安祿山反維爲賊所得以藥下利陽瘡祿山素重其才必致之已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合樂諸工皆立維聞悲甚爲賦詩痛悼賊平皆下獄縉時表請制已官以贖肅宗憐其才釋而用之尋自表五短願就農田里維嗜古精音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

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代宗嘗語縉朕嘗於諸王坐間維樂章今傳幾何因遣中人往取縉爲哀集數十篇上之

鄭虔

玄宗時鄭虔爲廣文館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虔日往取葉肄書歲久幾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署著作郎已爲祿山所劫賊平與王維並囚二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二人悸歾爲極思以祈解得免久居官貧約如洗杜甫贈以詩有才名四十年坐客寒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一

無穩之句

時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業相如曰孔子稱百世可知吾亦能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得免虔因問曰君自謂云何曰相如有官三年歾衛州是年虔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歾矣祿山反虔念相如言故終不附賊

蕭穎士

穎士梁裔孫也年四歲知屬文開元中舉進士第一

名高天下一時知名士皆執弟子禮受業焉時號蕭夫子已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詔不許與陸據李華善書偕二人遊洛龍門諷路旁碑穎士一覽卽誦華再閱據三之聞者以是定三人品第穎士有奴役十年笞楚慘毒或勸其去奴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初穎士爲集賢校理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爲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往乃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爲前弔而去怒其不下調廣陵參軍穎士作伐櫻桃賦以寄意中云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二

以自托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也

李華

李華者工文辭然多綿麗少宏傑氣嘗作含元殿賦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謬爲故書雜置梵書之虔他日與穎士翻及讀之稱工華同今誰可擬穎士曰君若加時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孟浩然

浩然字浩然任節自喜隱鹿門山年

京師賦

詩莫敢抗張九齡王維亟稱之維嘗邀入內署俄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須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仕耳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已韓朝宗欲薦之約與俱至京師會故人至浩然劇飲忘約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追惜其他自是卒不顯初王維過郢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署曰浩然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王昌齡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三

開元天寶間王昌齡崔顥皆有詩名而位不顯顥舉進士第有文無行好捕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更四五娶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至則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齡叱曰小兒無禮即遣去昌齡亦第進士以無細謹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其後張鎰按軍河南曉最後期法常斬曉曰有老母乞貸餘生鎰謂曰王昌齡之親今與誰養曉默然

盧綸

德宗時綸嘗以才高被召帝有作輒使賡和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

以能詩號大厝十才子文宗尤愛綸詩嘗問宰相綸文章幾何因遣中人索之家得詩五百篇以上翃字君平德宗時詔翃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尉史字相請執與上曰與詩人韓翃李端嘗從郭曖遊曖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耶請賦起姓端立賦錢一章更工於前客乃服

歐陽修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四

勸於仕詹初隱潛湖往見袁袞奇之爲泛舟飲餞遂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等聯登皆極天下之選一時稱龍虎榜云閩人第進士自詹始也

李賀

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賀立就如宿構然輒自題曰高軒過三人大驚自是名籍天下賀每旦出必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輒書投囊中爲詩未始先立題如他人率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平喪日率

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肯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卒不出

賀詩尚奇詭語皆警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所作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時賀宗人李益詩名頗與賀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多忌刻防閑妻妾過苛世謂妬爲李益疾

吳武陵

武陵慷慨有文嘗自稱吳王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祖道武陵謂郾曰君方爲天子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五

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示郾郾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也詞極警拔坐客聽之皆大驚武陵因請曰牧方試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人擬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請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遂擢異等時李商隱亦工詞瑰邁奇古與溫廷筠段成式相誇競號三十六體

方伎

李淳風

太宗時淳風直太史局上得祕讖言唐中弱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入且在宮中矣又四十

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殆盡帝曰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夙徒使疑似之數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用其言止未幾則天驗淳風於占候若有鬼神相之非學可致人莫能測也

許胤宗

胤宗者精醫術仕陳爲新蔡王參軍王母病風不能言醫告術窮矣胤宗至曰餌液不可進請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令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六

義興太守人武勸其著書答曰醫特意耳思精則得之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効速今人不善脈顧多藥物以幸有功卽一藥偶中它味相制力弗能專此難愈之驗也脈妙不可傳虛若方劑無益

宋天綱

武后幼時天綱嘗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因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時后最幼姆抱持出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曰曰龍瞳鳳頸極貴徵若爲女當作天子高

士廉嘗問曰君當終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且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其言杜淹王珪韋挺實軌岑文本張行成馬周諸休咎無不奇中子客師

客師精父術高宗嘗置一鼠於廬令術家射之皆曰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濟俄一跛男子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濟矣中流風忽起舟幾覆得免跛男子則妻師也

張果

果不知何許人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七

太池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或後復見恒山中玄宗時再以璽書邀至命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天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璞推果生歟情然無端更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伏重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乃寢頃視齒漸焦縮頽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戴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生矣帝乃益神之欲以王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一日忽謂王迥蕭莘曰

謠言娶妾得公主平地生公府是大可畏二人怪其語不倫俄使者至傳詔曰王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不奉詔辭還山詔可賜號通玄先生尋尸解去

姜撫

玄宗時姜撫自言有不死術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童則長生可獲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取之太湖宰相裴耀卿卽奉觴上千歲壽帝悅因宴出藤自奩徧賜羣臣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以作湯餅賜大臣時右衛將軍甘守誠上言曰常春藤卽千歲草也旱藕卽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八

杜蒙也方家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有酒漬藤飲者多暴疾帝乃止撫內慙悻假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

德宗時道茂待詔翰林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使可容萬乘帝素驗其術詔城之時盛夏趣工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焉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一日謁晟再拜曰吾命在公手能見赦不展怪其語道茂出懷中一紙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展判展

欽作何語道茂曰第判准赦足矣展勉從已復

出一嫌請易成衫乞題矜膺曰他日爲信再拜去未幾道茂汙泚僞官成盡收長安逆徒將就刑道茂出衫及判以示成爲奏得原宥

列女

李會母

會母不知何氏有卓識會爲監察御史得廩米母量之三斛而竊問於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傭有幾曰史傭不償也母怒敕歸其贏米償其傭因切責會會乃効倉官自言狀於是諸御史間之有慙色

外戚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十九

武承嗣

承嗣天后兄元爽子恃恩驕橫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竊娘姿豔冶且善歌承嗣聞奪取之知之爲作綠珠篇以志悲感婢得詩恨歎承嗣怒告酷吏殺之碎其家其諷后革命誅殺唐家子孫皆承嗣謀也已寄今洛州人上書請立已爲皇太子以衆不與議格

楊國忠

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嗜飲博無行檢不齒姻族去爲優益困從父玄琰死於蜀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外通所謂號國夫人者哀其貧主成都擢蒲一日盡

亡去久之以貴起竟得召入供奉會就國新嘉中用幸國忠與宣浮密伺上指遂累進右相是時國忠居宣陽坊左國忠居其南每自臺禁還輒趨觀國忠不爲怪也已與祿山爭寵激之反歟馬嵬

宦者

高力士

力士既爲驛騎大將軍權傾中外帝時或不召而呼將軍東宮宗廟兄弟事之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則尊曰蒼嘗建佛刹及道觀珍樓寶屋國費不逮也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十

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伎悅者至五十扣少亦不減十扣然能以陰巧得人譽後爲李

程元振

肅宗時張皇后謀廢太子元振發其謀以是太子卽位振遂總禁兵威權振天下卒致吐蕃之禍天子倉惶出奔陝時翰林待詔柳伉上疏畧曰犬戎入犯兵不血刃陷京師而謀臣無一奇武士不一戰此將帥教門下豈自史朝義敗陛下疏元功委近習而羣臣

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甫出都百

姓填然劫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兵諸道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今獨有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庶幾收拾人心云疏入帝乃削元振官已流外太子即

魚朝恩

肅宗之世內臣專兵柄為觀軍容使自朝恩始永泰中復詔判國子監朝恩每視學集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大而身從神策兵數百已乃與宰相忤會釋菜升坐講易言鼎有覆餗象意侵宰相也王縉怒元載獨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一

仇士良

士良自甘露之變動指李訓以錯勅宰相天子拱手莫敢誰何繼不樂聞成中帝嘗謂直學士周墀曰爾試泥狀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報漢獻孰愈何云堯舜墀惶駭曰陛下屬情求治成康文景未足擬何自方季主帝曰報獻受制強臣朕乃受制家奴自以不及報獻遠甚因泣

八流涕帝尋大漸

武宗時士良以觀軍容使請老詔可中人舉送還第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開暇暇必親書見儒臣則必納諫智深慮遠却玩奸省遊幸則吾屬恩必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迷獵聲色蠱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閑外事而萬幾乃在吾握恩澤權力將焉往哉眾再拜士良用事時凡殺二王一妃四宰相極貪酷二十餘年而恩禮不衰皆此術也

李輔國

輔國起微賤得幸暴貴以不為高力士所禮衛之一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二日妄言於肅宗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太上入禁中帝不寤會帝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接行宮中至睿武門忽五百兵遮道太上驚幾墜馬問何為者輔國馳奏曰興慶宮湫陋陛下奉迎乘輿還宮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令馭太上馬輔國時大轡轡而走與力士對執轡奉太上還西內事既定太上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代宗立令俠士夜刺殺之

田令孜

傳宗故冲駭喜圖驚走馬數幸六王宅與諸王關焉一驚至五十萬尤狎昵內園小兒令孜初事帝東宮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令孜知帝不足憚恣橫無忌尋釀大亂黃巢陷東都帝入蜀見蜀陝陋稍鬱鬱時與嬪侍懷袂北望潸然流涕焉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爲悅

楊復恭

復恭本隋諸孫謂恭帝禪唐輒名復恭與其子守亮謀不軌分布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謀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丐致仕詔可賜几杖復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三

劉季述

昭宗時季述與宰相崔胤忤疑帝與胤有謀乃約朱全忠爲兄弟謀廢帝立太子議既定一日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牀將走季述乃手持帝坐以所持鉞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

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乃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帝曰昨與爾等飲甚歡何忽至是后遂以傳國璽授季述帝就輦入囚少陽院季述爲液金以完鏹卒伏誅

韓全誨

全誨季述黨也季述既誅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爲內調及朱全忠兵入全誨等遂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攻城外兵詭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詭外兵曰奪天子賊攻漸急全誨等食不能捉七垂頭喪氣於是帝令先去四大惡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張彥弘等皆傳首全忠入又捕殺中官七人又誅第五可範等八百人於內侍省時哀號之聲徹道路

酷吏

索元禮

元禮本胡人性殘虐武后將除異已者元禮揣知旨即上書告急變因爲制獄作鐵籠聲囚首加以楔囚或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驅翅或紡囚梁上絕石於頭訊一囚必牽連至數百自是來俊臣周

去遂踵起天下謂之來索後坐受賕下吏更訊之不服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乃服歟獄中

來俊臣

天后屢與大獄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救來俊臣顯按之俊臣與其屬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鞠囚必注醢於鼻掘地爲牢寢以區溺又作大枷十各爲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卽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歎指愁九求卽歎十求破家最後以鐵爲帽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俊臣所誣告皆大臣狄仁傑等後爲諸武所構詔斬西市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五

歟之日人爭挾其目擲其肝醢其肉須臾立盡仍以馬踐其骨無孑餘

周興

周興者來俊臣黨也嘗誣左史江融與徐敬業同謀詔斬市融尸奮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反詔俊臣鞠狀興時未知被告方與俊臣對食俊臣曰因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麁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麁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噉汗叩頭服罪誦嶺表未幾爲怨家所殺

侯思止

思止渤海高元禮奴也以告舒王謀反拜游擊將軍素不識字語言鄙俚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蓋洛陽有白司馬坂謂將軍有孟青棒也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正如乘驢而墜足挂脚錄爲所曳耳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耶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銘截之毋抑我乎反汝位御史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耶思止驚起謝曰幸蒙公教世傳爲笑柄侍御史霍獻可具奏其語后亦大笑

王弘義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十六

弘義與來俊臣等相競爲慘殺暑月系囚必別爲狹室積糞施毆罵其上囚人俄歟已必自誣乃移他舍始賤時嘗求傍舍瓜不與因上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哇蕪無遺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倉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坐罪胡元禮按之詞窮曰與公氣類何持我太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因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

弘霸在天授中嘗因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筋武后大悅擢御史大夫

時號四其御史魏元忠病弘霸往候憂見顏色詰視便液卽染指嘗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後按刺史李思微極慘毒思微歿爲厲竟自援刀刳腹歿是時大旱忽雨又洛陽橋久壞新成后一日問羣臣外有佳事不郎中張元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歿

敬利

肅宗時羽嘗治獄作劬尾輪囚多歿又每仆囚於地以門牡轆其腹又掘地實以棘席蒙其上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歿鄭國公李遵坐賄羽按之遵肥而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七

羽瘠故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申足則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引服已坐罪伏誅臨歿猶出袖中牒數番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藩鎮

朱滔

建中三年朱滔與王武俊田悅李納約爲連衡如七國故事以拒朝命遂於冬十月庚申築壇魏西祀天各僭王號武俊等三讓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僭尊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見笑

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耶先是其地上忽高三尺後二年滔等冊遣正値其所

劉玄佐

德宗時亦有相國寺忽傳佛軀汗流時劉玄佐爲汴宋節度使卽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者恐後積十日玄佐收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玄佐起於微及旣貴母尚在母月織紵一端以示不忘本云

吳元濟

元濟旣擒天子嘉裴度功詔韓愈爲平淮西碑文愈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八

以元濟之平歸裴度能固天子意斷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多歸功度而愈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時重悟武臣意詔斷其文而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

按藩鎮起自肅宗朝自安史旣平君臣幸安河北地遂付之叛將之手自後叛以襲叛至大曆貞元間而害滋劇紇唐亡百餘年不爲王土魏博始於田承嗣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其拔州七成德始於李寶臣更三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王庭湊反又傳六世其據州四盧龍始於李懷仙

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而朱克融復反傳十二世據州九瀛始於李正已傳五世滅據州十二橫海始自程日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滅據州四宣武始自劉玄佐傳四世滅據州四彰義始自吳少誠傳三世滅據州三澤潞始自劉悟傳三世滅據州五

諸夷

突厥

貞觀中頡利被會至京不室處每設穹廬延中久之鬱鬱不自得恒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羸瘠帝憐之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二九

以號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樂拜為刺史辭不往尋歿其子墨羅支有至性諸婦得品供羅支母以後至不得給羅支遂不教當品肉帝聞歎曰天生仁孝詎限華夷哉遂厚給其母頡利歿其臣以歿殉者曰渾邪曰蘇尼失帝異之命葬頡利冢旁

吐蕃

貞觀中帝自伐遼還弄贊遣使貢獻上書曰陛下平定四表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侍遠弗率天子自將度遼隨城陷賊指日凱旋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大驚猶屬也臣謹治黃金為鵞以獻其高七八中實

酒可三斛許弄贊故尚主

長慶中虜遣使來乞盟詔遣大理寺劉元開就盟其國元開踰成紀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廢蘭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自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人也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草多百合掇其根以飯產良馬首似橐駝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又北渡海則晝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十

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云貞觀中大酋侯斤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有騰霜白皎雪驄疑露驄縣光驄決波驄飛霞驄發電赤流金驄翔麟紫奔虹赤諸美名

渤海

渤海本附高麗其國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綠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丹契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王之父曰老長子曰副王俗所貴者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或扶餘之鹿郊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

龍州之細盧城之稍涓沱河之鯽果有九

高麗

高宗時蓋蘇文歿子男生嗣帝遣李勣薛仁貴等討之時侍御史賈言忠白軍中計事還帝問狀對曰必克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狠爲我鄉導虜情僞我盡知之故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李勣年八十是行不再舉矣未幾果滅之收其城百七十六

新羅

卷四十四

三十

貞觀五年新羅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一言思卿乞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永徽初國王織錦爲頌遣使來獻頌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成康旂旄赫赫鉦鼓何鏗鏗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王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皇家唐帝美其意哀詔答之
國人有張保臯鄭年者皆善戰年猶善沒水行水中

五十里不啻角勇健保臯不及也年以兄呼保臯保臯以爲年以藝常不相下二人皆自其國來爲將校後保臯歸國其主用爲清海使清海要路自是海上遂無驚恐人者年客久一日謂其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張保臯元規曰若與保臯負毋取死年曰飢寒不如兵故快況故鄉耶年遂去至則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忽聞其國大臣殺王國亂保臯即分兵五千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國難年至國立誅反者立王以報保臯王遂召保臯爲相而以年守清海

新羅

卷四十四

三二

史臣曰昔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爲牙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每睨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弼分半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謝曰一衣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趣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選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泣涕相勉以忠義詔平劇盜夫保臯之賢與汾陽等孰謂夷無人哉

日本

永徽初國王孝德獻琥珀大如斗瑪瑙如五升器建中初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

英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之識是時又有蝦蟇人朝貢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

泥婆羅

貞觀中李義表使天竺經泥婆羅國王提婆大喜延義表同觀阿耨婆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人獻波稜酢菜渾提蔥

高昌

高祖時高昌遣使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中國之有拂菻狗自此始貞觀中朝貢不至

續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三

上命侯君集等討滅之俘其君智盛盛弟智湛有子昭好學嗜書見書異書者其母輒顧筒中金歡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以是昭頗工文藝

于闐

于闐有玉河國人取玉每視月光盛處即得美玉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人工紡績初無蠶焉鄰國不肯出其王爲求婚將親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永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宇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遂刻石約無殺蠶蛾必飛盡得治

五枕一帶胯三百簪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斤及還詐言道經回紇被掠已事洩坐流

天竺

天竺有五分東西南北中而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其畜有稍割牛相傳飲其血者壽五百歲牛壽如之率十日一割國有文字善步曆學尚浮屠法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貞觀中浮屠玄奘至其國國王尸羅逸多見謂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陳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英武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因遣使者上書關下帝遣使慰撫王驚問國

續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四

康

康國卽康居也貞觀中獻獅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作賦後又貢金桃銀桃帝命植之苑中又有吐火羅者高宗時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鸞駝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爲駝鳥顯慶中又獻瑪瑙燈樹高三尺其國頗黎山之陽穴中有神馬國人牧牝於側生駒輒汗血又骨咄國有四大鹽山山出鳥鹽

波斯

波斯國有鸞鳥能食羊產珊瑚高不能三尺貞觀中獻活鸞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是時波斯之隣有健達王者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赤花紫須或曰大雪山勃律河北有蒲萄若榴

拂林

拂林即古大秦也居西海上其國地方萬里勝兵百萬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小國數十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鉅以黃金王宮三襲門飾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一時一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五

丸落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椀香水爲梁黃金爲地象牙爲閭王出則一人挈囊以從有訟書輒投囊中還省枉直王坐之側有鳥如鸞綠毛土食有毒輒鳴以白石墜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俗喜酒嗜乾餅多幻人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膏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磔碼磔木難孔翠琥珀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人乘大船墮鐵網於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船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卽腐有羊生土中膺屬地

割卽灰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膺卽逐才不能羣也貞觀中獻赤玻璃綠金精詔褒賚甚盛

大食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則障面日五拜天神見王則不拜銀帶佩銀刀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鷄卵有千里馬相傳爲龍種云開元中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詰之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其國有二種一曰黑衣大食貞元中遣使來朝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有木生花如人首然與語則笑笑則落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十六

南詔

南詔一曰六詔夷人謂王爲詔六帥各治一區故名六詔其地草木不枯蠶以柘祔鮮以西人不蠶割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覽驗井產鹽最瑩白惟王得食取足卽滅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較多駿始生若羔飲以米滓七年可御日馳四百里其俗女娶婦與人亂不禁已嫁而姦則抵死其味膾魚寸以胡椒椒和之號驚闌貞元中南詔酋異牟尋遣使獻鐸稍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琥珀牛黃等物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

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愛月以血祭之
鬱刀鑄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
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必浪人所鑄故亦
曰浪刃王所佩蓋已七世云

環王扶南

環王即林邑也國之南有銅柱五相傳漢馬援所植
援之還也甯者才十戶至隋末而繁衍至三百皆姓
馬遂號馬甯人其國以二月為歲首檳榔瀝為酒椰
葉為席貞觀中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百乃詔還
之自交州渡海歷赤土丹丹諸國多火珠大者如鷄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七

卵圓白光照數尺日中以艾籍珠輒火有舍利鳥能
通人言其隣有扶南國生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
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殺角乃泮

訶陵國道明

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極嚴峻道不
舉遺大食君聞之齋金一囊置其郊行人輒避如是
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
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足羣臣又固請卒斷指以
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有二屬國曰曇陵曰陀
真觀時貢白鸚鵡首生十丹毛齊於翅又有道明

國人無衣服見衣者則笑之

源

驃古朱波也其屬國十八有江支流凡三百六十土
熱王居金為甕厨覆以銀瓦燹以香木堂飾明珠有
二池以金為隄舟楫皆飾金寶其浮圖鉛錫為瓦荔
支為材又有百寺民七歲祝人寺至二十而不達
其法乃復為民國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其
前自思是非而退國有灾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
又有姑蔑國婦人總髮為角以辨夫之多少
貞元中吐蕃數侵勿鄧其大鬼王乞援於章阜阜遣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八

將直郡時大破之青海斬其將乞藏遮遮等遮遮尚
結贊子也以尸還其部下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
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傳藥又問欲食乎曰
然即進食又問欲衣乎曰然即進裘又問欲歸乎曰
然即以馬載尸而去勿鄧亦驃屬也

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
以絲係環人牽之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
出又有一種額前為長髻下垂過臍行則以物舉之
其君長則以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

姦臣

敬宗

敬宗博聞強記性領險高宗嘗幸故長安城裴回故墟問侍臣曰秦漢以來幾君都此衆未對敬宗輒進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皆居此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二年將伐昆明爲此池以肄戰帝遂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進中書令

帝東封太山次濮陽顧寶德玄曰此名帝立何也德玄不能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顯頊始居此地以帝天下其後夏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

謂史快編 卷四十四 三九 自寶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頊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簡成公自楚丘徙居此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顯頊所居故名帝丘

是時帝又問曰書稱浮于濟潔今濟與滎斷不相屬何也對曰禹導汎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潔至溫入河水自此伏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伏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汎水自南入之所謂滎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會汝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則能辨其色與味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帝曰

濟甚細而在四瀆何也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時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強所不知吾不能也

敬宗父善心先與虞世基同被賊害時德玄嘗曰昔吾見世基或世南號哭請代善心或敬宗舞蹈求生世遂傳爲口實敬宗深銜之他日作史至德彝傳遂極誣詆敬宗女嫁錢九隴于九隴本隸奴以親故至與劉文靖同傳太宗威鳳賦本賜長孫無忌而史云

謂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十 賜尉遲敬德爲敬宗子娶敬德女孫也敬宗子昂嘗忝其父繼室敬宗怒奏黜之嶺表昂子彥伯彥伯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如昂父敬宗歟太常議謚曰繆彥伯訴之朝博士王福峙曰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乎執不改

李義府

高宗時李義府以弘文學士黜爲壁州司馬詔未下上有所易意即表請廢后立武昭儀帝大悅召

與語賜珠一十前詔遂寢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忤意者必中傷之時謂笑中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號曰人貓

義府嘗掌選事惟賄是求母妻諸子競相市鬻其門如沸帝頗聞之一日謂曰聞卿兒壻輩多撓法朕爲卿掩覆卿何不少勗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但須自反義府警然不謝尋以賊敗與子塔並流義府之流也太常劉祥道實按之時有好事者遂作劉元帥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以其錢多故目爲銅山賊也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甲一

李林甫

林甫作相時張九齡裴耀卿爲左右相每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獨軒轡無少讓時謂一鵬挾兩兔云林甫特以陰狡傾二人而二人不知也未幾詔二人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猶左右丞相耶目

惠而送之公卿皆爲戰栗

兵部侍郎盧絢多韞藉帝嘗歎美之林甫卽謂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卽出爲華州刺史絢自是廢帝嘗詔天下士凡有一藝者得詣闕試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卽建言

士皆草茅倨侮恐亂聖聽請下尚書省試既試一中程者卽進賀曰陛下今日真是野無遺才

先是開元中大臣若張嘉貞郭元振張說李適之等皆自節度使積邊勞入相林甫恐其入間已權因說上曰以陛下雄畧而夷狄未殄絲文吏爲將憚矢石無能躬親行陳耳不若用蕃將彼生長馬上習戰鬪陛下專其任使必殄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於是安思順高仙芝等相繼爲大將而祿山遂專三道勁兵十四年不徙卒覆天下

林甫相十九年固寵市權蔽天子耳目諫官莫敢正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二

言者補闕杜璉獨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恐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伏馬乎終日不鳴而飫三品芻豆一鳴輒黜去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

玄宗晚年沈湮衽席恒燕居林甫爲厚餉左右偵伺微旨卽褒貶御婢皆極結納故天子動靜纖悉必具得之外示愉愉柔令可親而崖岸深阻殊不可測也數與大獄人人惴恐李適之子雪嘗盛具召賓客而林甫故終日無一人赴者林甫家有堂如偃月堂每欲排擯大臣卽居此中籌秘計若喜而

出卽其人碎矣

林甫子岫見權勢熏灼惕然自危常從遊後園見擊重者因跪而泣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卽欲比若人其可得乎林甫不悅謂曰業已然可奈何心知結怨衆憂刺客竊發故出入必廣騶騎每先驅百步傳呵擁護其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往往一夕再徙家人莫得知也

初楊國忠爲御史大夫林甫心薄國忠材無所畏已國忠緣貴妃寵日盛林甫始與交惡出爲劔南節度及辭帝謂曰處置且訖可亟還朕指日待林甫聞爲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三

憂德是時已屬疾久之不起會國忠自蜀還謁林甫林甫垂涕託以後事遂不食卒先是林甫夢有哲而髯者將逼已寤物色之得裴寬狀如夢曰寬欲代我卽黜之其後國忠代狀乃類寬云林甫必國忠發其姦詔斷棺剔其含珠金紫

玄宗旣入蜀肅宗每命相必啓問房琯之將也帝曰此非破賊才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語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許人皆當至語林甫曰是子賢嫉能莫與爲比時裴士淹從旁進曰陛下誠知任之久帝默然

盧杞

杞兇貌藍面初爲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赤子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愛他州宰相器也自是有意柄任之杞陰賊觸之者必碎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省不屏侍姬及杞至必屏盡家人怪問故答曰杞貌陋中險左右見必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類矣已果殺楊炎殺張鑑殺顏真卿

杞當國雖謦然恣肆而能以柔邪固上寵旣敗貶新州猶言上必復我用帝果念之不置與元敕令下俄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四

從吉州尋詔拜饒州刺史時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力爭之宰相宰相召他舍人作制高又堅持之不下會諸諫臣又協力論奏帝乃止猶謂宰相曰授杞大州似無害李勉曰如陛下負謗四方何乃詔別駕澧州他日謂李泌曰諫官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論方陛下於桓靈乃今知堯舜主也帝悅杞竟久澧州

柳璨

璨字炤之少孤貧嗜學強記嘗譏劉子玄史通爲著併微時稱之昭宗好文璨以文當上意擢翰林學士

世亂外帝密許相璩外無知者一日自禁中出璩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璩自起布衣至宰相不四年近古未有也卒為朱溫所殺

叛臣

僕固懷恩

懷恩初立功一門外王事者四十六人已為辛雲京所構不得白意怏怏懷恩母賢而有識一日監軍駱奉先從雲京所過懷恩升堂拜其母母讓曰若與吾兒約兄弟何事親雲京前事往矣今而後願如初已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五

酒酣奉先竟遁去恩自是無固志及郭子儀至河中斬懷恩子瑒傳首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待汝不淺今果變禍凡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朝廷懷恩走已敗外帝聞慟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悞耳詔葬其母歸京師厚恤之

李懷光

朱泚反懷光以朔方節度使赴難既敗泚將入朝輒誦言宰相寡謀度支重斂京兆尹范軍實天下亂實由此吾自上必請誅此三人或以生盧杞杞懼即說

帝曰懷光

已振賊破膽今乘勝可一舉滅賊若聽入朝宴以容恐賊得徐為備帝然之遂赦懷光毋入朝亟遣兵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咫尺天子而為奸臣阻頗恨自是遂頓兵不肯進朝廷為詔命太尉尉遲承光忿然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人臣反我反也抵之地謀遂決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六

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資當別營辦吾雖不才請歲輸錢五十萬今先具半秀大喜遂與厚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秀遽曰公美才豈宜遠出請少待因納賂元載更薦為宣歙觀察尋徙浙東已坐受李希烈僞命伏誅

李忠臣

忠臣善權諷有口辨德宗時故東宮侍讀張涉以賊僕罪忠臣進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臣意解幸雲果以私怒殺部曲論外忠臣曰京兆尹久矣帝問故對曰京兆諸父戰其所歿兄

弟戰某所歿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為淒然乃得釋帝一日謂忠臣曰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已坐受朱泚僞命伏誅

高駢

駢為劍南節度使以減突將餐錢激變駢匪圖中得免已亂定駢輒籍姓名夜遣牙將擊殺諸亂者夷其族時有一婦方踞而乳于將就刑媼傷之疑其畏歿謂曰以子乞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固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飢就慘因詣刑所拜曰詎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我歟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七

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冤也逮歿神色晏然駢後以反被殺

逆臣

安祿山

附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生時光照窮廬野獸皆驚及長悵忍多知天寶中以范陽節度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向臣求食既蒙寵任帝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極之故問曰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當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子拜必先妃帝怪之曰蕃人先母後

父其權譎多類此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每乘輦入朝必半道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及作胡旋舞帝前又捷疾如風也帝為起第京師戒必極侈麗曰祿山眼孔大母令笑我瑣卒亂天下

祿山既為御史大夫勢遂與李林甫埒然心畏林甫每見未嘗不罄折林甫善揣人意每與語必迎割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雖盛寒時流汗也林甫復陽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則喜若言大夫好檢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八

校則及手據牀曰吾且歿優人李龜年每為帝學之帝輒大笑已見殺於子慶緒

慶緒之為史思明逼也遣使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陽約為兄弟弟請之出軟血盟而陰令軍中擐甲以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不意太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罪惟大王圖之思明患曰兵利不利何足論若為人子而殺父求位更何辭吾乃為太上皇討賊命斬之時周萬志進曰慶緒為君矣宜賜歿乃縊殺慶緒

史思明

義敗於陝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部將駱悅等將殺之不果然怒不釋朝義懼悅等遂說朝義殺思明謀既定一夕悅等以兵入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乘馬走悅射中其臂而墜因問難所起曰懷王懷王勅義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因我可不無取殺父名衆竟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尋殺思明

李希烈

希烈入汴聞參軍寶良女美強取之女顧家人曰慎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四九

無威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嘗稱親將陳仙奇忠勇可任而妻亦寶姓願約奴姁以固其夫希烈許之因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云何寶入而悟及希烈歿其子謀先殺諸將而後發喪意未決會有獻舍桃者寶請分餉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即率兵謀而入斬其子併函希烈首獻之朝歸命天子

朱泚

朱泚既敗出奔失道問於野人野人曰朱太尉耶答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走將安往泚怒欲殺之

去已至涇州拒鑒拒不納泚曰子之節吾所惜奈何拒我因火其門希鑒從城上擲節投中曰逆汝節已走彭原墮窖中見殺傳首京師

黃巢

巢陷京師帝遂出走咸陽是時巢乘黃金與衛者皆緇袍華幘賊衆皆錦衣披髮幘重絡繹千里巢入春明門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與巢舍田令役第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其黨傳論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也各安毋恐人頗信之甫數日輒大掠至榜縛居人索財號曰淘物於是富貴皆斃而走逼亂人妻女屠宗室戾王幾無遺類已敗於李克用自刎傳其首

秦宗權

宗權起自牙將乘黃巢之亂據蔡冠荆襄破東都所至千里無煙舍師行未嘗轉餉每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其酷暴殘殺如此已爲朱全忠所摧其愛將申叢因之折其一足械至汴見全忠誓然無怖色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奇公也臨行猶引頸大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願輸忠耳觀者大笑

黃昌

僖宗時昌爲鎮海節度使每於正賦外倍有進獻旬一遣遣必五百人爲率時朝廷頗賴之然好託神以詭衆自立生祠刻香木爲軀內金玉執素爲肺腑冕而坐百倡鼓吹於前列兵護門祀又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給官上馬若嘶且汗者必厚賞之自言有饗者我必醉有客言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怒曰吾豈吳隱之比遂殺客

昌既爲太尉晉封隴西郡王初詔書至爲字償一縑以歸當制者忽復詫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五十一

惜越王不與我常自取之遂僭大號先是吳越間有鳥四目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昌以爲受命之符遂建國號曰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曰聖人每下制詔必署名其下或曰帝王無押詔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已錢鏐滅之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五

讀五代史目

本紀

梁太祖溫二則

末帝友貞一則

唐太祖克用一則

莊宗存勗一則

明宗嗣源三則

晉高祖敬瑭一則

出帝重貴一則

漢高祖知遠一則

周太祖威一則

世宗榮一則

列傳

梁文惠后一則

廣王全昱一則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博王友文一則

唐太妃二則

敬皇后四則

秦王從榮一則

晉李后一則

馮后一則

鎮寧節度延煦一則

漢昭聖太后一則

蔡王信一則

周宣懿后一則

梁敬翔一則

寇彥卿一則

楊師厚一則

賀瓌一則

唐郭崇韜二則

安重誨一則

周德威一則

符存審一則

元行欽一則

張延朗一則

李晟一則	劉延明一則
虞程一則	任圖一則
趙鳳一則	李襲吉一則
齊希甫一則	晉桑維翰二則
景延廣一則	漢蘇逢吉一則
史弘肇一則	王章一則
劉錫一則	周王朴一則
王彥彥二則	姚洪一則
孫晟一則	鄭越一則
石昂一則	張策一則
續史快編 卷四十五	
蘇循一則	李存孝一則
敬新磨六則	張承業二則
張居翰一則	羅紹威一則
劉守光一則	李茂貞二則
韓建二則	溫韜二則
趙匡凝一則	朱瑾一則
王師範一則	李振一則
張全義一則	袁象先二則
朱漢賓一則	陸師鐸一則
趙在禮一則	霍彥威一則

康 一則	葛從簡一則
張筠一則	王弘贄一則
王進一則	王峻一則
范延光三則	安重榮三則
安從進一則	楊光遠二則
杜重威一則	李岍貞二則
張彥澤一則	趙思綰一則
慕容彥超一則	王凝妻一則
馮道四則	李琪二則
鄭珏一則	李愚一則
續史快編 卷四十五	
盧文紀一則	馬胤孫一則
劉岳一則	李悅一則
李暉一則	和凝二則
呂琦一則	何澤一則
李松二則	李鋒一則
賈緯一則	張允一則
王松一則	裴晔一則
王仁裕一則	王延一則
馬重績一則	
考	

可天三則
職方一則

家
吳三則
南唐六則

蜀二則
後蜀一則

南漢二則
楚三則

吳越五則
閩一則

南平一則
東漢二則

錄

契丹七則
于闐一則

占城一則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四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五

讀五代史

宋廬陵歐陽修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本紀

梁

太祖溫

唐自僖宗朝黃巢起溫亡命入賊中巢陷京師溫有力焉是時天子奔蜀諸鎮會兵討賊溫客謝臆說溫曰黃家起草茅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非真有功德能興王業也此何足與成事今天子在蜀諸鎮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一

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心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昔章邯背秦歸楚獨不足念乎將軍懸計之溫然其言遂自歸河中於是天子賜名全忠拜招討副使

自宰相崔胤召溫入清君側溫既天子於鳳翔國既久天子及從官皆凍餒於是李茂貞殺宦侍韓全誨等二十人以示梁軍而出天子以爲解是時溫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十餘里見者咸謂溫不幾復殺宦侍七百餘逼天子東徙時從還洛人耳及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國小兒輩二百

行至穀水溫教營官許昭遠告其謀亂又悉殺而代
之自是天于左右皆梁人而溫遂篡是為梁太祖

末帝友貞

太祖既為友珪所弑友貞時為東都留守即與楊師
厚等謀討賊會懷州兵方叛友貞乃詐為友珪詔書
悉發左右龍驤之在東都者盡還洛陽因激怒之曰
天子以若等叛故追還將盡阮之耳諸將皆泣莫知
所指貞乃謂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尚為友
珪所殺若等安逃或乎因出太祖書象示諸將而泣
曰若等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死為生矣於是軍士

唐

卷四十五

二

皆呼萬歲即推友貞為主專殺友珪即位

太祖克用

僖宗時克用兵屢為招討使所敗父子亡入達靼克
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鵠兒一目眇又號獨眼龍威
名蓋於代北在達靼久鬱鬱不得志又懼其圖已因
時時從其羣衆射獵或偶射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
之輒中羣衆皆服以為神遂不敢動已克用卒其子
存勗帝追尊為太祖

莊宗存勗

初克用破孟方遠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
歌至衰老之際聲詞悲楚一坐皆為悽愴時存勗在
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爵指而笑曰吾老矣此奇兒
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已年十一從克用
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奇其狀為賜酒及鵝鴈
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富貴無忘我家已
克用卒擊梁軍於夾城兵趨上黨經三垂岡歎曰此
先王置酒處也尋大敗梁軍

明宗嗣源

嗣源本克用養子性驍果其所將五百騎克用號為

讀書快編

卷四十五

三

橫衝都時李橫衝之名震天下梁晉之相拒相卿也
梁軍以赤白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
之皆懼嗣源獨笑曰翼日歸吾廐耳莊宗大喜曰卿
當以氣吞之即引鐘飲酬奮過馳騎直犯其白馬陣
挾二裨將以還

中都之戰嗣源既擒王彥章而段凝尤悉兵屯河上
莊宗未知所向諸將皆言宜乘勝取青齊嗣源曰彥
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開邊疑定計亦須三日縱發
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可一日具也此去
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

破段凝豈足顧哉自是莊宗計決既入汴乃攬詞源
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與爾共之已見疑忌反於
魏遂代莊宗卽帝位

明宗雖出夷狄而性寬仁嘗焚香仰天祝曰臣本蕃
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歲方早已
而雪雪積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
以賜我也數問宰相以民間疾苦或言歲豐民樂則
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蓋
五代中最稱賢主在位十年於是時亦最稱長世云

晉

高祖敬瑭

卷四十五

四

敬瑭本山西夷父曰臬揆鷄其姓石氏莫知得姓所
自始敬瑭爲明宗所愛任妻以永寧公主先是莊宗
嘗爲梁將劉鄩所掩勢甚急敬瑭時以十數騎橫擊
取之莊宗拊其背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自是各
遂顯廢帝時事耶律德光以父禮借兵內向遂篡唐

出帝重貴

重貴敬瑭子高祖從子也嘗使博士王震授以禮記
久之不能通恚曰此非我家事契丹旣冊高祖主中
原因謀以一子留守太原令盡出諸子聽擇取德光

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太原尹知留事已代
高祖卽帝位尋二於契丹晉滅

漢

高祖知遠

出帝之北遷也知遠時爲北平王遣其牙將王峻奉
表契丹耶律德光呼峻爲兒賜以木枋一木枋夷狄
所貴重如中國几杖然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枋行
虜中虜人皆避道已峻還爲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
於是知遠遂議建國卽帝位

周

續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五

太祖威

威年十八時負氣好使酒李繼韜特奇之威嘗行市
中市有屠者故以勇服市人威一日醉呼屠者使進
几割肉割不知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曰爾勇能殺
我乎威即前刀刺殺之一市盡驚威自若也吏執威
繼韜陰縱之使亡去旋召威麾下已起兵太原代漢

世宗榮

榮本后兄柴守禮子太祖威養子也旣嗣位嘗夜讀
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政治之本卽詔頒
均田使吏民先習之而期以一歲盡均天下田其大

畧多類此是時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幻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是時廢天下佛寺凡三千三百三十六

列傳

家人

梁文惠皇后

后王氏生三千溫最幼名朱三黃巢起溫去母亡入巢黨爲盜已歸唐拜節鎮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成矣何以至此使者具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木

道所以然乃驚喜泣下既至溫爲置酒捧觴稱壽因啓母曰朱五經一生讀書不能博一第有子爲節使無愧前人矣后惻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直未必如先人也溫默然五經溫父也

廣王全昱

全昱太祖溫兄也溫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兄全昱視之顧溫曰朱三爾作得否溫既篡唐封昱廣王溫一日燕居與諸王飲博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溫曰朱三爾錫山一亡命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度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

其族也安用博爲溫不悅罷

博王友文

友文多才藝溫養子溫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人侍友文妻王氏有色溫尤寵之溫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溫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往東都召友文來吾欲與談蓋欲以後事屬之友珪以不召已大怒遂以兵斬關入溫惶駭起曰吾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遂被弑友珪蓋溫所掠逆族婦人野合而生者也

唐太妃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七

太妃劉氏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遣軍過梁館於封禪寺朱溫置酒飲之而陰伏兵夜半攻克用時有以難奔告劉者劉神色不動已克用脫歸即議擊溫劉諫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敕軍還鎮自訴於朝然後可聲罪也克用悟從之天下於是平溫太原被圍克用屢敗憂鬱不知所爲時大將李存信勸且亡入北邊以圖後舉克用以語劉劉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達靼幾不能

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入無因志一失守誰復從公者北邊其可至乎克用大悟乃止

敬皇后

后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自五六歲時為裨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容色莊宗嬖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召袁建豐驗之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護女至者然劉時方與諸夫人爭寵正欲以門第相高見妻大怒曰妾去鄉時妾父不幸歿於亂軍妾環尸慟哭而去安從得此田舍翁徑答劉叟逐之去

後唐史

卷四十五

八

后奉信佛法莊宗由之亦依佛每胡僧至必率后與諸子迎拜之供張傾動都邑時有僧誠惠者自言能降龍過鎮州王銍不為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第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明年津汜大水鎮州闔城壞人遂以為神莊宗率妻子拜惠安坐不起時朝士皆廢獨郭崇韜不拜

后性甚妬莊宗有愛姬色妍而生子后患之一日元行欽在侍莊宗謂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以其姬賜之莊宗作罷后即趣行欽謝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

宗悵惋不食者累日

是時客星犯天庫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請散庫物以禳莊宗許之后不許曰自有天命已宰相力爭於延英后從屏間屬耳乃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庫物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暫以給軍宰相惶恐出無何趙在禮作亂始出物募士軍士負物詬曰吾妻子已餓安用此莊宗遂出奔

秦王從榮

從榮明宗子性輕佻而喜儒學為詩歌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明宗頗愛之

後唐史

卷四十五

九

日從榮侍側顧問田園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願則讀書與諸儒賦詩談道明宗曰吾每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則徒作笑柄耳吾老矣於經義雖不曉然尚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從榮卒敗

晉李后

后高祖敬瑭妻唐明宗長公主也出帝既與契丹絕耶律德光兵逼京師后太后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奔晉今在否帝召學士范質草降表表稱孤男臣重貴又草后表稱晉室皇太后新婦妾李氏德

光入母子俱遷黃龍府已太后疾革謂帝曰我來當焚其屍骨送范陽佛寺勿使吾為虜地鬼也

馮后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為帝叔重仇妻重仇早卒馮寡居有色帝悅之時高祖微梓宮在殯帝竟冊為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導后至西御庄見於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酸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如皇后與左右

卷四十五

十

晉大英聲徽外殿

鎮守節度延照

出帝時天下旱蝗民饑死者百萬而諸鎮爭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尤為諸侯王最出帝利其資乃以子延照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諸鎮獻不可勝計已遣宗正卿石光贊賫聘幣一百五十床迎於其第出帝安在禮萬歲殿君臣窮奢時以為榮在禮嘗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

契丹兵逼出帝遣延照賫表及玉璽金印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延照等還

求真璽出帝狀答曰頃從珂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真璽實無從可覓乃止

漢昭聖太后

后李氏本農家女高祖知遠少牧馬夜入其家劫取之已貴生隱帝高祖起兵太原軍資乏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稱義兵而先奪其財恐非新天子救民意今後宮所有當悉出以給軍雖知不足當不至生怨也高祖為改容謝已隱帝立好游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已識誅楊邠史弘肇

卷四十五

十一

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亡

蔡王信

信高祖從弟也隱帝之立史弘肇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處京師因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素賄貨奸殺戮軍士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自如也及楊邠等成信大喜謂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營營於此者三年矣今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不可勸我一杯乎未幾難作信自殺

周宣懿后

后待彥卿女家世侯王性明果有志畧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陰挾異志會有術士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聞后聲驚曰此天下母也於是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何疑遂決反漢遣郭威討之守貞崇訓皆見殺時亂兵入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吾王父與郭公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不敢迫太祖威聞之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因以歸彥卿其母欲令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何妄毀形髮世宗聞而益奇之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十三

遂納爲繼室尋册后

梁臣

敬翔

翔從太祖溫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營職溫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妻也溫以妻翔翔時已官金鑒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溫起居出入臥內翔患之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貴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溫故謝而止之劉別置典謁交結藩鎮爲溫寵信每言事多得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

寇彥卿

溫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至拆屋爲棧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時昭宗因顧陵廟徬徨不忍顧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娘將脫昭宗遣人告溫乞畱待冬行溫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畱也彥卿至卽日迫上道

楊師厚

友珪既弑太祖師厚時爲天雄軍節度擁勁兵友珪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十三

懼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或勸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率勁兵二萬朝京師頓兵城外而身從十餘人入見友珪益懼爲賜賚鉅萬遣還

賀瓌

太祖溫攻朱瑾於兗州朱宣遣將賀瓌救瑾兵至待賓館爲溫兵擊敗降其卒三千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溫曰天怒我殺人少耶乃掩三千人盡殺之而獨畱瓌

唐臣

郭崇韜

莊宗之軍於朝城也段凝軍臨河梁雖失德勝而我軍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召諸鎮兵欲圖大舉唐諸將皆憂懼請棄鄆而以河爲界莊宗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與兵來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人望成功而乃得一鄆不能守雖欲指河爲界誰復爲陛下守者臣自康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直搗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

續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十四

八日而滅梁

崇韜位兼將相深以盛滿爲懼而性公嚴不爲權近所喜譏頗入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人曰鄆崇韜眉頭不展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深居宮陰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可使繁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

是歲愈入卒賜歿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爲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偶也咎共人而遭之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爲竟却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入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毋使重誨知也卒賈禍

周德威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爵刺史梁驍

續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十五

將陳章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求周陽五必生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他日戰身自微服雜卒伍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伴退伺其過輒揮鐵鎚擊之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王

符存審

初存審徵時嘗犯法當死臨刑指其旁塚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庶得垣上屢屍也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會主將方飲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

言有存審甚善主將馳騎召之時正以徙垣下未
加刑得不或已積戰功進節度使臨卒召諸子出其
平日身所中矢鏃示之凡百餘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入戰嗣
源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
宗喜其勇優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
宗至萬勝鎮登道旁家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
雉問其家名曰愁臺莊宗益不悅為徙石橋酒酣相
持慟哭莊宗既崩行欽被執嗣源見罵曰吾兄何負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十六

張延朗

明宗時詔張延朗為三司使筦諸道鹽鐵轉運兼判
戶部度支延朗號有心計然無學術舉動嚴鄙明宗
嘗出遊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
忙無暇世傳以為笑

李嚴

莊宗時嚴嘗奉命入蜀以名馬市珍奇會蜀有厲禁
不得以奇貨出劔門其無奇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
是嚴無所得及還惟得金二百兩與地衣毛布之類

莊宗聞大怒曰物入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
入草人乎於是伐蜀之計遂決

劉延朗

廢帝時延朗用事綰幾密而專信巫祝之說遂階敬
塘之禍已晉兵起惶惑計無復之但飽食高枕而已
及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
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

盧程

莊宗即位擇宰相程以盧質薦擢門下平章拜命之
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以問左右左右對曰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十七

李相

宰相權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
者也程每戴華陽巾永鶴髦據几決事一日以事怒
任園叱曰爾何蟲豸侍婦家力耶園本莊宗姊婿馳
訴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

任園

明宗朝園為門下平章時方擇宰相園屬意李琪而
安重誨薦崔協園爭之帝前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
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為沒字碑臣以不知書悞蒙採
擇相位有幾以臣一人取笑足矣豈容更益已又謂
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若舍琪而相協如

蘇合之九取蜣蜋之轉也已竟相協人皆嗤之

趙鳳

明宗本武君不通文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書讀多舛悞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鳳及馮道爲之鳳性剛取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卽舉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而止廢帝時鳳被召疾篤數日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窮貧吾今壽過其數而又富貴復何求哉尋卒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十八

李襲吉

梁晉構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爲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溫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使吾得之是虎而翼也溫使敬翔作答書而工不及襲吉或云襲吉唐相林甫後

蕭希甫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爲袁象先巡官意快快乃棄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爲參軍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

莊宗卽位求天下隱逸士擢希甫知制誥已忤宦人復斥爲駕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歿妻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議之者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世傳爲笑云

晉臣

桑維翰

維翰字國僑形容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遂隱有公輔之志初應舉主司以桑夷同音置之遂有勸其以他塗仕者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示人曰硯蔽則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十九

改而他後卒以進士及第仕石晉爲名臣

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宿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契丹驍將張彥澤每候維翰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及盟旣敗彥澤以兵入左右勸維翰避維翰曰吾爲國大臣事至此安所逃歟安坐府中不動謂彥澤曰吾晉大臣自當歾國若不得無禮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今日見之猶可懼如此其可再見乎是夜使人緇殺之告德光曰維翰自緇德光曰吾本無心殺維翰何自乃爾還其尸於家

景延廣

延廣好大言而無實出帝卽位議告契丹表稱臣延
廣獨不可但稱孫契丹怒使喬瑩來責晉延廣曰
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
可爲臣也且晉有橫磨大劔十萬口翁要戰卽來他
日不禁子孫取笑天下豈知其語必起爭懼歸無以
取信乃請延廣敕更載其語於紙瑩藏之衣領中以
歸具白德光德光大怒兵遂起及兵入延廣節度諸
將曾不能一戰旣被執見德光德光責問南北失懷
皆爾罪也延廣猶不服乃召喬瑩質其語瑩山前經
示之廣語塞於是德光以十事責之每數一事授一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二十

漢臣

蘇逢吉

逢吉貪許嗜殺事高祖智遠嘗以生日奉命疏理獄
囚謂之淨獄逢吉聞囚無重輕盡殺之還報曰獄淨
矣鳳翔李永吉來朝永吉家世王侯逢吉意其有奇
貨使人求其先王玉帶永吉言無逢吉乃使人市一
玉帶直數千緡者責永吉償之他事多類此

史弘肇

弘肇事高祖爲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靡
下少忤意立擗殺之民有抵罪者弘肇但示吏三指
卽腰斬是時太白晝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嘗
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夫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
大劔若毛錐子安足用哉毛錐子蓋言筆也

王章

章事高祖位平章主餉軍旅未嘗乏絕然多剝民給
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增耗至二斗
得錢出入舊皆以八十爲陌章爲減其出者陌三尤
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握算子未知顛倒何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二十

益於國后與史弘肇同見殺

劉銖

銖仕至節度使用法刻深民有犯者問其年幾何對
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
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執銖妻裸露至
以席自蔽云

周臣

王朴

朴事世宗爲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畧云攻取之道從
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

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可飛書召之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爲必殲之寇必須強兵力攻然不足爲邊患也世宗得書益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興諸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曆學其法皆傳於世

死節

王彥章

續史缺編

卷四十五

十三

梁末帝時彥章本村農以號勇若能跣足行棘上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捷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彥章勸敵獨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末固鷄小兒何足懼已梁日削勢不支中郁之戰馬踣被擒莊宗見曰爾等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意欲活之彥章慨然作里語曰豹死而皮人久留名我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殺晉王即莊宗初晉取鄆軍聲大振時彥章被護廢不用宰相敬翔顧事急內緇靴中入見帝要帝召彥章召至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二日左右聞失笑彥章受命出馳

四日至滑州陽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彥章酒半伴起更衣則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令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賊三日云

死事

純洪

洪事唐爲指揮使嘗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厠中已敗被執璋謂曰爾昔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爵殘矣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

續史缺編

卷四十五

十三

爲節度使何反耶吾能爲國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殺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烹之洪至死罵不絕明宗聞爲之泣下

孫晟

晟初名鳳事吳李昇以文學知名拜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晟輕延巳每詔曰金枕玉盃而盛狗屎可乎事昇父子二十年家益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爲肉臺盤時豪家多效之

一行

鄭遨

遯字雲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出見天下已亂飄然有遯世之志欲携妻子俱隱妻不從遂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之還遂得書輒投之火遂與李振善振仕梁貴顯將祿邀邀不顧已振得罪南竄遯徒步千里往視振士論益高之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華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爲侶邀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邀驗其然而不之求也時目爲三高士歷唐晉間以美官召皆不赴賜號逍遙先生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二十四

石昂

昂家臨菑積書數千卷遠近就昂學者甚衆而不求仕進嘗以公事謁監軍楊彥朗彥朗諱石謁者更其姓爲石昂故揚聲曰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昂徑趨出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次昂禁其家作佛事惟於牀前讀尚書曰此吾先人所樂聞也晉高祖時召見便殿

唐六臣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教化里因浚井

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爲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蘇循

循性巧佞無恥初事唐爲禮部尚書昭宗被弑唐舊臣無不切齒而循獨傳會朱溫以希進用溫急於受禪欲邀九錫舉朝莫有當其議者循獨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以促哀宗之禪溫既受禪自陳德薄不足當帝位時羣臣尚未及對而循又獨稱梁王功德順天應人已溫知其非端去勸歸私第循輒去梁歸晉時晉王欲卽帝位意雖銳而將相大臣未有贊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見州廨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卽舞蹈呼萬歲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華三十管晉王益喜卽拜節度使循有子楷先舉乾寧中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展覆試之被黜落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二十五

義兒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後備善射每戰身被重鎧常以坐稍

手舞鐵錘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飛晉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為李存信所搆遂背晉歸梁梁亡復歸晉自陳於晉有功無過為存信讒搆以至此克用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耶車裂之以殉然惜其才悵恨久之為不視事者十日

伶官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牟踐民田縣令富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二六

之曰汝為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

莊宗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每與諸姬爭寵而自取其家世特諱之莊宗乃故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及提破帽而隨之造臥內呼曰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笞及而逐之以此為笑樂蓋狎習久身為伶也

莊宗嘗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於庭因頓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手

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磨詰之答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於是眾乃大笑莊宗喜更厚賜

新磨一日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出一犬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嚙人莊宗本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光同銅也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李嗣源

宗明

反兵向京師莊宗奔汴復還軍士離散時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二七

侵人郭門高為亂射帝於絳霄殿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時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所謂若以此始必以此終云門高名從謙

史臣曰昔晉王克用之疾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今皆背晉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莊宗受而藏之廟其后每用兵則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凱旋則納之卒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告於太廟而還矢先王當是時意氣抑何壯哉及天下既定一夫夜呼亂者四

應莫知所歸乃至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舉天下豪傑不能與之爭而卒爲數十伶人所困夫禍之生於忽微也獨伶人也哉

宦者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營職一切以法從事卽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爲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爲贈莊宗指錢詰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和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二八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頷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泣曰臣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讐今爲王惜庫物而歿無恨矣太后聞召莊宗莊宗聞召懼乃酌兩卮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吾已咎之乃解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之承業來問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

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莊宗議卽帝位承業力諍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卽元兇旣殄使唐子孫在孰敢當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王今自取之悞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張居翰

莊宗旣滅蜀王衍入朝京師會李嗣源反於魏莊宗慮衍有變馳詔魏王繼岌殺之詔封已印畫而居翰發視言誅衍一行人居翰謂殺降不祥卽以詔傳往措去行字改爲一家字時蜀人與衍俱行者千餘人賴翰獲免歟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二九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六
讀五代史

宋廬陵歐陽修本

明常湖趙維寰節

雜傳

羅紹威

紹威初起魏博爲唐藩鎮已乃事朱溫溫篡唐威與謀焉溫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殿溫喜曰昔蕭何爲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爲通譜系序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一

昭穆因集自所爲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劉守光

守光仁恭子嘗烝其父妾父笞而逐之守光怒遂將兵入執父而幽之自稱盧龍節度使已復殺其兄愈驕恣爲鐵籠鐵刷人有忤者坐之籠或刷其皮膚以成一日身衣赭黃謂將吏曰我永此可南面帝天下乎未幾附梁敗晉兵遂自號大燕皇帝已爲晉所破守光攜妻子南走迷失道數日不得食令妻祝氏乞食田家田家怪而詰之得其實械送晉王王戲光曰主人何避客之遽耶時方宴命坐之下坐守光飲啖

自若無慙色王歸大原曳以組獻之太廟將殺之猶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大喜也王召小喜小喜頓目曰囚父弑兄烝淫父妾亦小喜教爾耶遂殺之已執仁恭至爲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晉王李用

李茂貞

朱溫圍鳳翔既逾年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食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昭宗時於宮中設小磨令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膳宦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二

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乃斬全誨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

是時諸侯強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母納松薪謂其可爲炬也一優誚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驥有田千頃竹千畝懼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頗以此德之

韓建

李茂貞入犯昭宗幸華州華州建鎮也建初欲得帝

遣其子來迎及至輒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而盡散遣其徒衆昭宗孤立一日登齊雲樓西北望京師爲作菩薩蠻詞三章志思歸也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二三從臣悲歌泣下建惡之盡殺十六宅諸王

溫韜

韜起羣盜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召爲降梁爲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陵最巨從地道下入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

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韜後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莊宗不誅明宗入洛始賜死

是時惟周太祖鑒韜之禍將終遺書世宗命以瓦棺紙衣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來世母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叮嚀切至又使葬其平生所歷夢死通天冠絳紗袍各二一於京師一於澶州又葬六劍甲各二一於河中一於大名莫能原其旨

趙匡凝

匡凝性方嚴好學問積書數千卷梁將篡唐凝以世

爲唐臣不從梁攻之奔楊行密密時爲楊王厚遇之密於千渥嗣稍不爲禮渥年尚少一日宴食青梅凝顧渥謂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怒其嫂遷之海陵

朱瑾

瑾事楊行密行密歿徐溫父子專政瑾謀誅之被殺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歿也瘞廣陵北門是時民多病瘡但取瑾墓上土以水服之病輒愈初瑾嘗病疽醫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歿者及是果然

王師範

朱溫圍天子於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四

王師範泣請兵於楊行密因斬梁將婁敬恩等已溫篡遣人就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宗戚飲別謂使者曰汝人所不免然懼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少長以次起就戮坑所聞者憐之

李振

朱溫弒昭宗振實謀之咸通乾符中振嘗舉進士連不第故尤憤唐公卿及裴渥等七人已得志遂說溫賜灰白馬驛振曰此輩自謂清流今宜投尸黃河使爲濁流溫笑而從之唐滅梁振入汴謁郭崇韜崇韜

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尋伏誅

張全義

全義初名言事唐昭宗賜名全義唐忘事朱溫遂請改名溫賜名宗爽及唐滅梁全義時已老莊宗厚遇之因復請去溫賜名而復其前賜名溫嘗以病幸全義會節園避暑因逼淫其女妻其子繼祚愧忿欲刃溫全義止之曰吾昔被圍河陽啖木屑以食死在旦暮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

袁象先

象先南陽王恕已之後尚梁太祖妹唐滅梁莊宗復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五

厚遇之平生積財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其子正辭正辭守父積財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笑象先初在末帝時爲宋州十餘年斂積踰千萬梁滅罄金數十萬賂唐宰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以是莊宗厚遇之正辭在唐唐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石敬瑭立獻五萬緡乃授雄州刺史雄在靈武西界吐蕃不欲行爲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忿至以衣帶自縊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

憐之方欲與一內郡而正辭卒

朱漢賓

漢賓妻有色而慧莊宗嘗幸其第妻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惟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出漢賓自是有寵累官昭義軍節度使初事梁爲刺史梁攻鄆鄆將朱瑾募軍中驍勇者黥雙鴈於其頰號鴈子都朱溫聞之爲更選勇士數百號落鴈都令漢賓爲之帥故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

陸師鐸

師鐸初事梁以善射名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六

名於箭箬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矢以示思鐸伏地請死莊宗釋之已仕晉爲陳蔡二州刺史

趙在禮

在禮事明宗歷使諸鎮所至邸店羅列積貨巨萬其在宋州人尤苦之已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釘今拔矣豈不樂哉詩御受詔居原職乃籍其部內口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霍彥威

明宗時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矢爲

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命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復不知禮臣主間無覺其非者後王守恩仕漢隱帝既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時羣臣方恐懼守恩獨前對曰陛下今日睡覺矣聞者爲之頭縮

康福

康福以騎射歷事唐晉福本夷狄秋貴沙陀沙陀種不知書一日臥疾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今奚同音福聞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失笑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七

長從簡

從簡事晉爲都指揮使嘗中流矢鏃入髀命工取之工云須鑿骨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叱其亟鑿環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簡欲得之卽遣二卒往謀刺取卒夜入伏隱處見其人夫婦如賓乃私歎曰欲奪其寶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卒去不知所之

張筠

筠起家富賈事明宗爲河南尹弟錢爲京兆尹筠初

嘗代康懷英爲永平而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得藏金王甚盛又裨將炭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多寶筠以事殺威亦盡取之魏王繼岌歿渭南錢悉取其行橐王衍自蜀入行至秦州宦者向延嗣殺之盡取衍珍寶已明宗遣人誅宦者延嗣亡命而珍寶又盡爲錢取以是筠錢兄弟積貲累鉅萬然筠好施而錢鄙蓄錢後以市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鬱鬱歎而筠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享樂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王弘贇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八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州刺史王弘贇宿將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來與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主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卽欲與復其誰與我於是奉帝居州解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酒大驚遽隕地久而蘇弘贇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弘贇子繼爲潞王膏醢酒至亦令酒家獻之愍帝飲不疑遂崩

王進

進能走及奔馬符彥超鎮安遠軍致之麾下軍中有急每令進馳秦京師後劉知遠鎮河東亦以進從有急馳秦往返不踰五六日時有劉詞者歷唐晉間以勇著官團練使居恒必枕戈甲以臥謂人曰吾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

王峻

峻於周太祖威有佐命功威每呼為兄峻自是驕恣有奏請必得乃已不卽強執不遜久之帝意不能堪峻嘗於樞密院起廳事極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盛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不乏何

續史彙編

卷四十六

九

須此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尋貶商州

范延光

延光爲樞密使明宗嘗問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髯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矣自太祖起太原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當養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人此吾之所以愧也

魏瓊爲成德節度使有衙內指揮董溫其者家貧鉅萬會爲契丹所虜瓊盡殺其家屬而取其貲晉高祖立瓊爲齊州防禦使橐橐裝道出魏時延光鎮魏伏精兵於境上伺瓊過亦殺之而盡取其貲已延光謀反事覺懼誅挈帑歸河陽其仇楊光遠聞之邀以兵推延光隨水次而復盡取其貲光遠亦復不免時有李彥珣者爲延光步軍都監楊光遠知彥珣有母在邢州密遣人之邢取其母示城下以招彥珣珣望見手射母殺之晉高祖釋不問拜刺史

安重榮

續史彙編

卷四十六

十

重榮既貴頗僭修以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嘗以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成於兵存者獨吾與父耳今父歿吾何忍獨生遂併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必敗

石敬瑭起太原使人招重榮其母與兄不許榮曰晉卜之爲立一箭百步而祝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祝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卒驗後重榮謀反其母又不許重榮曰卜之指堂下旛竿龍口仰祝曰吾有天下者射中

之一發中母乃許卒見殺榮之敗也也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半也

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爲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從傍訴夫面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榮爲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安從道

安重榮反晉高祖將幸鄴以鄭王重貴留守京師時從道與重榮相結宰相和凝進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先人有言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十一

入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以授鄭王有急卽命將往已高祖出從進果遂反鄭王以空名勅立授李建崇郭金海等往討從進兵纔至河陽而建崇等兵已至出不意大駭尋大敗自焚歿

楊光遠

唐末帝時石晉以契丹入寇楊光遠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食盡殺馬食馬盡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德不知爲謂也猶作謙語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光遠覺乃大慙德光問曰懼否曰懼甚曰何懼曰懼皇帝將

入晉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之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稽首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紙錢祭天地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已卒見殺光遠既病禿而妻足又跛時人爲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腳皇后

杜重威

出帝既與契丹絕命重威爲大將將兵拒契丹重威有異志已陰獻款契丹契丹許爲中國帝遂伏甲召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十二

諸將入語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既降乃皆聽命時軍士猶未知也降表出令軍士陣柵外軍士猶以爲決戰及告以故令解甲乃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令衣以示諸軍已契丹據京師率京師錢帛犒士將士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曰臣以十萬衆先降乃不得免率耶契丹笑而免之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

李守貞

守貞嘗爲都監晉兵故驕而守貞又不開紀律師行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黎園一空草木皆盡其始發

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有犒勞曰卸甲錢一出入費不下三十萬晉室由此重困

守貞既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兵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善蒲博以道爲議已覲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寡勝敗可知也威大悟乃以遲久困之困踰年守貞食盡遂敗

張彥澤

彥澤嘗與契丹戰陽城會天大風虜順風揚塵奮擊

讀史失編

卷四十六

十五

甚銳軍中懼稱侯風回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破之必也彥澤卽直前決戰契丹爲奔北二十里

趙思綰

李守貞反思綰陰送款於貞郭威討之綰城中食盡殺人以食每犒賞必殺人執自庖宰一如羊豕綰必取人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已被禽問曰何以行刑因立釘也綰厲聲曰爲我告郭公釘磔之醜壯夫所恥於是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超

慕容超多知奸策敍隱帝時鎮兗嘗置庫質錢一姦民屢爲僞銀以質久之主吏覺超陰令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超卽榜市使民各自占所質以償於是民爭來言遂得質僞銀者超不罪第置之深室使日夜爲之皆鐵胎而包以銀號鐵胎銀超後反周兵圍城超諭衆曰吾銀數千錠當悉出犒士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咸不爲用超自殺

王凝妻

凝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

讀史失編

卷四十六

十四

歸道出關封止旅舍令主人疑之不許留宿李氏願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併汚吾身竟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於朝詔答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馮道

梁晉之交淵而軍也道時從晉王掌書記居惟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褥得僦祿悉推給親故與僕厮同飲食意怡如也諸將有掠得人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則真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退耕於

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每夜往潛代其耕其人愧來謝道亦殊不以爲德也

道歷事唐晉晉滅又事契丹朝於耶律德光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太傅一日問曰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賴道一言力也

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晏乃切諫世宗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

唐太宗

參四十六

十五

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烏合之衆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晏竟敗晏終道世止一諫而言不酬

道視喪君亡國全不以屑意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敘已事累朝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卒年七十三時謂與孔子同壽

李琪

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不復講天子未嘗視朝而

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爲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自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

唐史

參四十六

十六

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以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使而朔望入閣反有仗其後習久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亦謂之入閣是時雖復而有司不能講究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初在唐舉進士博學宏詞科已歷事梁刻牙版爲金守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

琪兄挺事梁爲左諫議太祖溫幸河北至內黃顧挺

曰何謂內黃瑒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溫曰外黃下黃何在瑒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溫平生不好儒自此聞瑒語乃大喜

鄭珏

珏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願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讀史集編

卷四十六

十七

李愚

梁末帝時衛王友諒帝兄也大臣李振等皆拜之愚獨長揖帝以責愚愚對曰陛下以家人見則拜禮也臣於王無私豈宜妄有所屈入唐從郭崇韜入蜀軍行至寶鷄招討判官陳又稱疾請畱愚屬聲曰大軍涉險人心易搖陳又知難則止正宜斬又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畱者愚爲相不治第宅僭居延賓館有疾明宗遣宦人視之見敗簞敗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爲賜供帳物然性多迂執時目爲粥飯僧

盧文紀

唐廢帝時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沈顗有人望帝未能決因並書其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旦以筋挾之得文紀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已石晉兵起廢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入相輿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吾至此紀惶恐謝

馬胤孫

廢帝時宰相馬胤孫不通世務當時號爲三不關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胤孫學韓愈多斥浮屠氏說及罷歸反學佛撰法喜集佛

讀史集編

卷四十六

十八

國記行於世人謂之曰公慕韓愈常誦傳奕之論而今爾爾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胤孫漫應曰烏知非佛佞我時人傳以爲笑胤孫沒其家婢有能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降語其家胤孫復然時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劉岳

岳名家子工文詞善談議唐明宗時文武官告身皆令輪朱膠紙軸紙然後給惟品高者則賜之黃士不能輪錢往往但得粉牒而無告身自是因以爲常卑官遂無給告身者岳上言其非體由是百官皆得給

告身自岳始也時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質野每旦
行人朝必數反顧其後兵部侍郎任贊問岳曰道每
反顧何故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
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岳蓋以爲誦云

李稅

稅事晉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故事草
制有所改者當罷職稅引據爭之翰不悅稅專文學
而不諳世事維翰乃命稅知貢舉果不能舉職時進
士孔英者素無行爲時共擯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
翰嚴尊而言簡但謂曰孔英來矣稅不解其意謂翰

韓史狀編

卷四十六

十九

以孔英見屬乃擢並及第物議遂大訾之卽罷學士

李憚

憚工文詞仕唐爲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
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
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憚作之憚笑曰予少舉進
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
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和凝

凝少舉進士爲梁節度使質環從事環與唐莊宗戰
胡柳瓊敗脫身走衆皆散獨凝隨之環還顧見凝塵

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成吾恨未得歟所寧惜歟
乎已一騎追瓊幾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瓊
乃得免瓊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
事之因妻以女

唐天成中凝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喧嘩以動主
司主司每放榜必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獨
撤棘開門而士肅然無譁者所取盡一時之秀唐故
亭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及
第五是科第五范質也質後位宰相與凝同

呂琦

韓史狀編

卷四十六

二十

琦在唐廢帝時爲端明殿學士時契丹不靖琦與同
官李崧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議和親而權密直學
士薛文遇大非之爲誦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
詩以刺帝大怒失策崧時惶恐拜謝琦以足力乏不
能拜帝曰呂琦強項肯以人主視我耶琦曰臣素病
羸拜多力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
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乃解令勿拜爲賜酒
一卮而遣之

何澤

澤舉進士嘗爲洛陽令莊宗好敗數踐民田澤一日

伺駕出潛伏草間莊宗馬至輒出叩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今田將熟又恣畋遊以害稼民何繇給賦稅陛下不聽臣臣請賜死於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止獵然澤外雖勁直而內實佞巧每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

李崧

莊宗時魏王繼岌以劉皇后客旨殺郭崇韜於蜀人情大擾崧入見曰王何作此危事卽不能容至洛誅之未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二十一

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夜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矯以黃紙作詔而倒用都統印及旦出以諭諸軍人心乃定

明宗晚年春秋高秦王從榮不法石敬瑭懼禍及求出外藩會契丹入寇朝議遣將敬瑭欲得之而宰相議不決崧獨進曰太原國之北門非重臣不可石敬瑭其人也議遂定敬瑭深德之已陰遣人謝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失蓋欲崧終始已事也已晉建國崧遂相晉亡崧第爲蘇逢吉所據崧所埋金寶遂吉盡取之而併族其家

李鐸

鐸不學無術自以宗室妄希大用馮道等心惡之坐他事貶外鐸故與廢帝善廢帝立鐸喜謂必相因遇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新天子卽位吾將用矣因就從誨求寶入獻從誨與之馬紅裝拂二裸然皮一已相者姚顗盧文紀也大慙初李愚自太常卿入相而文紀代之及是文紀相鐸乃求爲太常卿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俾以爲笑

賈緯

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二十二

采大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已事晉與修唐書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實儀等同修晉漢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薄之故緯爲翰傳言翰歟有銀八千錢學士徐台符駁之緯乃更八千爲數千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見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朝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尋坐貶

張允

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畧云假有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

所以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救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舍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喜人爲惡也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八驍詔至諭百官皆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敕松以手撫其臂爲引郭子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傳笑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二三

裴暉

暉以文學著立朝父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暉禮部時所放士也已胤孫知貢舉引所放新進士詣暉暉喜作詩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傳爲佳事云維翰旣相嘗過暉暉不迎亦不送人怪之暉曰吾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識者服之

王仁裕

仁裕少時嘗夢剖其腸胃滌以西江之水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文由是文思日進平生作詩萬餘首

集爲百卷號西江集與和凝並以文學知名皆知貢舉凝得范質裕得王溥質溥後皆爲宰相稱得人裕在晉高祖時適聞黃鐘謂有爭者起禁中頃之兩校關龍昇門外聲徹大內人以爲神

王延

延嘗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時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協子頤方舉進士文紀一日謂延曰貢舉當求實效無取虛聲昔有越人善汨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汨子必能之取士以虛聲卽此類也延退而笑曰盧公言爲崔協耳恨其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四

馬重績

重績精數術通曆學唐莊宗每用兵必問之言無不中石敬瑭拒命廢帝兵圍太原勢甚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此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德也明者南面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同我者其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年契丹助晉擊唐晉遂有天下

考

司天

五代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司天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蓋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蒨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諸朝廷賜號調元曆繼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卒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蜀又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

續史綱目

卷四十六

二五

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自周世宗卽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敘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從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史臣曰王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敘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畧不完不足爲法予嘗問於著

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義叟好學博覽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撰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臆臆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

續史綱目

卷四十六

二六

之中略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躔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匿使舒聖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義叟之言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畧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歷歷具載乃至氣殺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如日有冠珥環孛變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

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吳火山楊林江水
中閩天兩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難悉書矣

職方

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
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
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
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
先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
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
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

續史綱目

卷四十六

二七

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
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
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曼世宗取秦鳳階成瀋漠及淮
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
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畧也其餘外屬者
強弱相併不常至周末而閩已先亡在者七國自江
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
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
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
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

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世家

吳

楊行密起自羣盜復應募戍朔方滿戍還軍武惡之
復遣出戍密將出軍吏陽爲奸言問行何所欲密對
曰他無所欲惟欲得公頭耳即斬其首携之出遂起
兵倡亂卒爲吳王然雅得士心嘗使從者張洪負劔
洪拔劔擊密不中洪歎即用洪所善陳紹負劔不疑
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密戒左右勿追曰信
非負我者醉而去必自歸明日果自歸行密三傳

續史綱目

卷四十六

二八

而解徐知誥吳越滅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
弟淮徐既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
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
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
終歸是夭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
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
刺殺之即出嫁朱夫人而執斬仁義
行密時徐溫專政溫詐而多疑其將劉信多戰功溫
入譖疑信反信一日因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博信

敘散子厲聲祝曰劉信如背吳散子惡彩苟無二心幸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飲以厄酒然終疑之

南唐

唐主李昇即徐知誥也知誥本徐溫養子既篡吳復姓李自謂唐憲宗五世孫遂改國號曰唐是時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詔皆表其閭復其徭役最著者江州陳氏舉族七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大坐而共食家有犬百餘亦共食一牢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昇子景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二十九

景在位時有神降羅縣民家能言人禍福張遇賢者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嶺南羣盜千餘未有所統來問神孰可主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因問神所向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據南康遇賢軍於白雲洞號召幾十餘萬連陷諸縣景詔邊鐔討之遇賢以問神神不復語羣盜懼遂執遇賢以降

周師南下景遣學士李德明等奉表稱臣求割地罷兵德明還世宗賜景書曰自有唐失馭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

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庶用命若不恢復內地申豈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督奉周古也雖然今則無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誠必不迫人於險景得誓不悅

周兵南下景既失滁和等八州地又獻廬舒等四州乃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先是昇之世馮延魯等皆出入東宮尚書常夢錫屢言其不可用及景立而延魯等遂用事國日益削時皆謂周爲大朝夢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十

錫大笑曰君等平日每許致君堯舜今乃自爲小朝耶延魯等無以應景子煜煜既嗣位擬相韓熙載時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爲左授庶子分司南都熙載聞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畱之復其位而諸妓輒稍稍還煜聞曰吾無如之何矣未幾熙載卒初熙載與李穀善其往奔吳也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若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若相我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及周師南下命穀將直取淮南而熙載絕無建明云

宋既受命王師克金陵俘煜國亡初王師之將出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京師鉉故江南名臣其來也欲以口舌說存其國日夜思慮籌畫應對之語甚辯及將入見大臣亦言鉉博學有材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仰而奏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召之升使畢其說鉉娓娓數百言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之事父奈何見伐太祖謂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語塞而退

前蜀

蜀自王建僭號再傳爲衍衍年少荒淫委政宦豎時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一

蜀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倪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后官皆戴金蓮花冠永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髻然更施朱粉號爲醉粧國中人皆効之嘗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僊也自作甘州曲述其僊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宮人和焉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命宦者向延嗣譴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用爲僇天道不遠能克終乎時衍妾劉氏髻髮如雲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國喪家亡義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弒

後蜀

王衍既亡孟知祥竊據成都尋僭號再傳爲昶昶幸周漢之際中國多故君臣務爲淫侈下至溺器亦以七寶爲之宋師入昶歸朝國亡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後卒李氏不哭第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羞吾所爲忍死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一

爲遂不食死母初入國上甚優禮之呼爲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歸母竟死

南漢

劉龔竊據南海僭大號性聰辨嗜殺爲刀鋸支解剗剔之刑每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吻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取南海珍寶造爲玉堂珠殿每嶺北商賈至南海則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龔音僊

龔三傳爲銀鐙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胡子自言玉皇降身銀於內殿設帷帳陳寶

員迎之胡千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稱福呼
銀爲太子皇帝胡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
罪不可問自是芝蘭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
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胡子皆以爲符瑞國
尋滅先是有胡僧言滅劉氏者冀也冀因採飛龍在
天之義名冀及是而冀澄樞覆之

楚

楚自馬殷受冊唐明宗始稱王子希聲繼之希聲故
我聞梁太祖好食鷄暮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殷葬
希聲入臨頓食鷄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嘲之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三

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弟希範

希範嘗奉父命入貢於唐莊宗見之問洞庭廣侯希

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時嘉其敏辯已襲位頗

事驕奢嘗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而身居其中曰身

一龍也再傳國滅

周行逢者武陵農家子事楚累官節度嗜殺無厭將

吏有過無大小皆殺之夫人嚴氏諫不聽嚴懼不克

終乃給往村中課農至則營居老焉歲時但永青裙

督佃戶入租稅行途往勞之曰吾貴矣何自苦令羣

妾擁升肩輿強之歸卒不許問其故曰公用法太嚴

失人心一旦禍起田野間易逃疾耳遂爲之少損

吳越

孫章有術者望斗牛間餘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
人時縣錄事鍾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
當有貴人而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

也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諸賢豪令徧視皆不足當

一日術者過起家適錢錄自外至術者望見大驚曰

此真其人矣錄時正無賴起方禁其子與遊因笑曰

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熟視顧謂起曰君貴因此人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四

獲謂錄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訣曰吾求其人

非有所欲也直質言術耳明日術者去起自是乃縱

其子與游時貸其乏錄竟王吳越

錢氏王改其故所居廣義鄉爲永錦鄉營曰永錦營

後又升其營爲永錦城又升爲永錦軍名石鑑山曰

永錦山嘗遊永錦城宴其故時父老山林皆覆以錦

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永錦將軍錄作還鄉歌曰三

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迎隨斗牛無字人無

欺吳越一王驪馬歸

初梁太祖溫嘗封錄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客有勸錄

拒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遂受之已遣更進奏於梁梁祖問更曰鏐平生何好對曰他無好惟好玉帶名馬梁祖曰真英雄也因賜以玉帶一匣打毯御馬十匹鏐子元瑾

元瑾初為質於田頔頔叛吳楊行密會吳越兵討之頔每戰敗即欲殺瑾頔母嘗蔽護之後頔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決斬錢郎是日頔戰歿得免已歸國鏐病臥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外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曰元瑾數從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瑾於是鏐乃出筦鑰數篋召瑾授之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五

曰諸將許爾矣瑾遂立瑾善為詩然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六宮室殆盡但元瑾所避處火輒隨之瑾大懼因病狂尋卒

錢氏兼有兩浙自鏐世即重斂其民以事侈僭下至鷄魚卵殼亦家至而日取之每拘一人至責其負則請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量筭之餘即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不堪其苦已至傲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宋祖每謂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尋入朝國滅

閩

閩自王審知事唐拜武威軍節度審知卒子延翰嗣一日繕司馬遷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祚將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稱王時審知次子鐸與兄延稟謀殺翰延稟審知養子也鐸既立延稟遣建州鐸餞於郊延稟謂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鐸銜之未幾稟攻鐸鐸遣將王仁達先以計殺其子繼雄尋執稟鐸謂延稟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語衆遂殺之鐸三傳國滅

南平

高季興初王渤海唐莊宗入洛諸將皆勸入朝梁震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六

三六

獨不可季興不聽朝洛陽莊宗果欲畱之以郭崇韜諫得遣歸國既歸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虎口因曰此行有二失入朝一失也放還亦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自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於遊畋吾無慮矣未幾莊宗難作季興子從誨始封南平王再傳國滅

東漢

劉曼漢祖智遠母弟也隱帝遇弒郭威且自立而漢大臣莫有推尊者乃佯白太后請迎曼子贊為漢嗣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曼獨喜威少賤時黜其頸為飛

雀形世謂之郭雀兒其迎贊也懼曼疑已因自指其頸示曼曰自古決無離青天子幸毋我疑曼遂信已竟殺贊而自立

周世宗高平之戰曼先勝後乃大敗獨乘契丹所贈黃驢問道馳歸得免因爲黃驢治廐餉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爲自在將軍是役也世宗以先敗故斬其愛將楚安能何徵等七十餘人曼再傳繼恩繼元入附錄

契丹

石敬瑭之乞師契丹也與德光約爲父子德光兵入

續史佚編

卷四十六

三七

既敗張敬達因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微頭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既冊謂敬瑭曰大事已定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去已臨訣執手歔歔脫白貂裘以衣之戒子子孫毋相忘

敬瑭既帝歲遣聘問所輸金帛寶玉及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望於道德光與約更表爲書勿稱臣但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及出帝卽位不先告德光大怒遂與晉絕分兵南下千里之內焚剽殆盡見大桑木焉

曰吾知紫微襖出自汝身豈容汝活亦求以薪而焚之已帝與太后上書引罪德光手詔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還之黃龍府

德光既滅晉北歸道出湯陰登愁歎岡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必無恨勳退曰虜將殲矣行至樂城得疾卒於設胡林契丹人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堯

德光死兀欲嗣父兄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常奔於唐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嬖妾多刺其臂吮之喜

續史佚編

卷四十六

三八

唐密使趙延壽假行其異書晉經晉中國所無者延壽者契丹阿 突欲欲母也多知而忍阿保機 弟乃悉召其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爲寡婦矣汝 輩豈宜有夫遂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 溫溫以材勇爲保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 山墓所思溫不肯行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 溫溫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 以子幼國中多事故未能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 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

德光時邵陽令胡嶠嘗從蕭翰入契丹記其道所經
處甚悉姑探其興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至登天嶺
嶺東西連亘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極契丹人謂
嶠曰此辭鄉嶺也可南望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
往絕而復甦三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旋地氣最溫
人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
早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日青發如中國金燈而色
似翠可愛又十至上海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
肆交易無錢而用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
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

讀史快編

三九

人尤多自上海東去幾百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
丹破回紇時得種以牛糞覆棚種之結實如中國冬
瓜而味甘又東津始見柳水草豐美有息鷄草
尤美而本大思食不過十本卽飽自是入大山行二
十餘日見有室屋碑石是爲陵所凡欲入祭諸部大
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始開曰立禮
畢問其禮祕不語距契丹東至海有鐵甸其地小鹹
濁色如血澄之入始可飲又東爲女真善射常作鹿
鳴呼鹿出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睡
醒而後解不則殺人北而又北爲牛蹄突厥人身牛

足土多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水徹底
皆乾器猶冰乃得飲東北至轅劫子其人鬚首善射
遇人輒殺而生食之爲諸國所畏契丹五騎遇一轅
劫子則皆散走又北爲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
爲大嗔其妻則人也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
婚嫁嘗有華人至其國妻憐之使逃歸與助十餘隻
每走十餘里遺一餅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
歸彼追則不及鐵甸以下皆契丹人語嶠者謂
契丹嘗還百里馬二十疋遺十人齎餒餓北行窮其
所見其人行一年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

讀史快編

丁六

四十

北作夷者尤頑傲父母戚以不哭爲勇蓋其尸深山
置大木上後三歲取骨焚之而哭曰夏時向陽
食冬時向陰食

于闐國

晉天福三年遣張匡鄩高居晦冊于闐國王李聖天
爲大寶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晦爲記
其尤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髻髮戴珠珠之
笑者一珠易一良馬又西至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
如雷卽禹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波羅磧其地無
水掘地得濕沙入甕之甕可止渴又西度陷河伐檀

置水中乃渡不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師九千五百
 里矣于闐主聖天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向曰金冊殿
 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味尤美
 其食糗沃以蜜粟沃以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
 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
 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南三千里曰玉州漢張
 騫所窮河源出焉關而山多玉者此也河源出此分
 為三東曰白玉 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
 皆有玉而色各異 歲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
 撈玉匡鄴等還 是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
 讀史快編

玉印降魔杵等物

占城

占城在西南海

緬德中國王遣使貢猛火油

十四瓶替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其水

猛火油以灑物得火則滅

以灑衣衣雖故而香不滅

蘇頌二則	王存一則	孫固二則
傅堯俞一則	梁燾二則	王巖叟一則
陸佃三則	孫覺二則	孔文仲一則
鮮于侁二則	王觀二則	劉安世四則
鄒浩二則	田晝二則	曾誕一則
陳瓘五則	任伯雨二則	呂陶二則
江公望一則	常安民四則	呂昭紀一則
張舜民一則	趙通一則	姚兕一則
張商英三則	劉正夫一則	林據一則
侯蒙二則	唐休一則	李邦彥一則
韓昂一則	曹輔二則	孫傳一則
張叔夜一則	鄭僅一則	崔公度一則
蔡襄一則	董敦逸一則	楊長一則
呂嘉問一則	虞策一則	宋昇一則
崔鵬二則	何淮一則	王雲一則
李綱八則	宗澤二則	趙鼎四則
張浚九則	朱勝非二則	呂頤浩一則
范宗尹一則	呂好問三則	陳禾二則
韓世忠九則	岳飛十五則	劉錡五則
吳玠五則	吳玠三則	李顯忠三則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六

楊存中一則	王德一則	張憲一則
牛阜二則	張俊一則	劉光世一則
曲端二則	李寶一則	劉子羽二則
呂社一則	王倫一則	宇文虛中二則
湯思退一則	翟汝文一則	朱弁二則
洪皓八則	張九成三則	胡銓二則
李迳一則	趙開一則	鄧肅二則
張守一則	潘良貴一則	呂本中一則
劉止一則	蔡崇禮一則	章誼一則
陳公輔一則	張翥一則	胡松年一則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十		
何鑄一則	王次翁一則	楊愿一則
勾龍如淵一則	羅汝楫一則	王居正四則
晏敦復一則	程瑀一則	洪擬一則
趙逵二則	張燾二則	黃中一則
孫道夫一則	曾開一則	陳俊卿一則
虞允文二則	辛大庸一則	陳康伯一則
施師點一則	龔茂良一則	汪應辰二則
王十朋一則	杜莘老一則	王希呂一則
李燾二則	尤袤一則	謝諤一則
李衡一則	劉章一則	周必大一則

趙汝愚三則	留正一則	黃裳一則
羅點一則	林大中一則	何澹一則
林栗二則	陳自強二則	許及之一則
王質一則	方信孺一則	史浩二則
王淮一則	趙雄一則	程松二則
薛叔似一則	倪思二則	仇念一則
高登三則	辛棄疾一則	婁寅亮一則
宋德之一則	劉宰二則	張詔一則
畢再遇一則	安丙二則	楊巨源二則
李好義一則	趙方一則	孟宗政一則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八		
張成一則	章穎一則	袁甫一則
洪咨夔一則	許奕一則	楊簡一則
高斯得一則	唐舜一則	沈煥二則
范應鈴一則	牟子才二則	孟珙二則
楊瑛一則	張惟孝一則	趙汝談一則
史嵩之一則	葉夢鼎一則	馬廷鸞一則
袁紹一則	羅必元一則	余玠二則
汪立信二則	趙葵二則	吳潛一則
江萬里一則	文天祥七則	余天錫一則
李性傳一則	包恢一則	家鉉翁一則

李庭芝一則	徐僑一則	陳仲微一則
梁成大一則	李韶一則	陳墳三則
徐元杰一則	李伯玉一則	徐霖一則
謝枋得一則	周敦頤二則	程顥三則
程頤二則	張載三則	邵雍三則
謝良佐一則	張繹一則	尹焞二則
楊時一時	羅從彥一則	李侗一則
朱熹三則	張栻二則	黃幹一則
辛熈一則	陳淳一則	聶崇義一則
孫奭一則	王昭素一則	孔維一則
續東坡編 卷四十七 九		
田敏一則	崔頤正一則	李之才一則
胡旦一則	孫復一則	石介二則
胡瑗一則	邵伯溫二則	喻樗一則
楊萬里一則	劉子翬一則	呂祖謙一則
蔡元定三則	陸九齡二則	陸九淵三則
陳傅良一則	范冲二則	胡安國四則
陳亮四則	李道傳一則	真德秀二則
魏了翁一則	何基一則	王栻二則
王應麟一則	黃震一則	梁周翰一則
朱昂一則	何承裕一則	鄭起一則

邵昱一則	和峴一則	馮吉一則
李度一則	柳開一則	許洞一則
句中正一則	路振一則	穆修一則
石延年一則	尹源一則	郭忠恕一則
梅堯臣一則	王逢一則	文同一則
賀鑄一則	黃伯思一則	黃庭堅四則
陳師道一則	李廌一則	劉恕一則
米芾一則	李公麟二則	李若水一則
劉給一則	楊邦乂一則	閻進一則
陳寅一則	李芾二則	趙卯發一則
續東坡編 卷四十七 十		
姜才二則	陸秀夫二則	鄧得遇一則
劉士昭一則	趙孟余一則	陳東一則
歐陽澈一則	呂祖儉二則	僧真寶一則
陳統二則	朱泰一則	楊慶一則
陳搏三則	种放一則	林逋一則
張愈二則	俞汝尚一則	吳瑛一則
杜生一則	南安翁一則	蘇雲卿一則
葉定二則	劉庭式一則	譚婦趙一則
韓氏女一則	僧志言一則	龐安時一則
僧智緣一則	王老志一則	莎永道人一則

孫守榮一則	劉永年一則	李遵勗一則
衛紹欽一則	李舜舉一則	閻文應一則
任守忠一則	童貫二則	梁師成一則
朱勗一則	蔡確一則	邢恕一則
呂惠卿二則	章惇三則	安燾一則
蔡京五則	蔡卞二則	蔡攸二則
趙良嗣一則	郭藥師二則	黃潛善一則
秦檜十一則	韓侂胄二則	丁大全一則
賈似道六則	張邦昌一則	劉豫一則
苗傅一則	李全三則	南唐二則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十一		
蜀 三則	吳越四則	南漢二則
北漢一則	荆南一則	漳泉一則
周三臣一則	夏 二則	高麗二則
交趾一則	勃泥一則	注輦一則
干闥一則	大食一則	日本一則
高昌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七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本紀

太祖匡胤

帝生而體有金色三日不變長習騎射應募入周累戰功官殿前都指揮使世宗一日閱四方文書於韋囊中得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心異之時張永德爲點檢世宗疑乃拜帝爲都點檢以代已受禪願好徵行或諫其輕出答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卽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徵行愈數每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錢俶來朝舉朝皆請留俶帝不許及俶辭歸取羣臣留俶章疏數十軸封識遺之戒以中塗密啓俶啓視爲之感泣劉鋹之旣歸也帝嘗酌卮酒賜之銀故好以醢酒毒臣下及是捧杯泣曰陛下旣待臣以不灰願爲大梁布衣樂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謂曰朕推心置人腹中寧肯爾卽取銀酒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銀銀慙謝帝之大度如此

太宗光義

帝生而偉岸幼與羣兒戲羣兒皆畏服望之知爲大人儼如也先是帝父宣祖每征行財物悉無取而獨收古書以遺帝故帝能工文章其所操主術大要慈儉爲質而勤政講學以飾之號稱賢主然太祖沒不踰年改元而廷美貶死德昭自殺於宋后不成服燭影斧聲之疑有自來矣

真宗恒

帝兒時好與諸王嬉戲作戰陣狀自稱元師太祖愛之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其頂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願天命何如耳比就學受經一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二

覽成誦見賓客李王李沈必先拜迎送降階卽位初年勤政恤民雅稱英主獨擅淵既置天書屢降君臣若病狂然則殊可怪也

仁宗禪

帝在位四十二年恭儉仁恕久而不渝每遇水旱卽密禱禁庭或跪立殿下居恒服御皆絳濯嘗於宮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多戕物命以備不時之須也大辟疑者必令上議吏一坐失人死罪必戒吏部終身不遷以是歲常活千餘人

英宗曙

帝本懷安懿王子自幼以孝友聞宗室中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者主吏以告帝視之曰真吾帶也嘗命殿侍鬻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置不問仁宗無嗣議立爲皇子固辭十餘奏不克將入則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遺嗣吾卽歸矣已卽帝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或以爲言帝曰朕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制士大夫之子有尚主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以富貴故而屈倫敘朕無取其詔有司革之

神宗頊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

帝生時羣鼠吐五色氣幾成雲其在東宮嗜學好問日晏忘食英宗嘗遣內侍止之居恒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御扇嘗聽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下拜其卽位也勵精圖治將大有爲而不幸爲王安石所悞海內騷然

哲宗煦

帝自幼莊重性明悟神宗病服藥帝爲手寫佛書以祈福所書字極端謹宰相王珪等見之爲再拜賀吾君有子初卽位元祐之治庶幾仁宗而盛豐舊矣藥復進遂假紹述之名以圖報復自是善長屏斥卒

釀靖康之禍

徽宗信

崇道教嘗詣玉清和陽宮上玉皇上帝徽號寶冊幸上清寶籙宮會道士二千餘人命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因講道經尋諷道籙院上章冊已爲教主道君皇帝號靈素爲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爲通元冲妙先生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詔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爲女德時宗澤知登州坐建神霄宮不虔除名編管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四

欽宗桓

金兵逼朝議罷李綱以謝金人時太學士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神師道又言李邦彥等疾綱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罵之至梃登聞鼓山呼動地朝廷懼生變勉從之遣耿仲南就於衆曰得旨宣綱矣時內侍朱拱之宣綱稍緩衆鬱而磔之併殺內侍數十人

二年金人再入京城陷金人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以驚憂病必欲出朕當親往於是帝如青城金人挾帝大索金帛金帛盡推立異姓時孫傳號慟乞立趙

氏不許尋要上皇如青城即偪上皇召皇后皇太子又按籍盡索諸王孫既滿志始北發自帝上皇以下及諸官吏內人技藝工匠娼優諸屬自九門八寶圭壁渾儀銅人刻漏諸法物以及三館祕書爲之一空時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也是日大風吹石折木辛酉北風起人爲苦寒

高宗構

帝博學強記讀書日誦千言力能挽弓至一石五斗金人初入犯邀親王議和帝慷慨請行旣至金帥畱之旬日意氣閒暇不爲動遣還已金兵再至復須帝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五

往帝行至磁守臣宗澤請曰肅王一去不返去何益遂置磁二帝北行帝乃正大號徽宗至燕密遣其閹門舍人曹勛來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卽真來援父母帝讀之爲泣下

按夏少康周宣漢光武晉元唐肅宋高此六君者皆稱中興主而亦有異同焉夏經羿浞周歷共和漢間勃室更始而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肅王瑯琊皆出自疏屬而康宣肅高則父子相承者也乃若克復舊物則晉元宋高視因循有餘責焉

孝宗瑗

帝秀王稱子太祖七世孫也生於秀州青衫廊之官舍高宗無子獻皇后感異夢言之高宗高宗大悟乃詔求太祖後謂范宗尹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何以慰天下之靈時執政進曰太祖諸子不聞失德而毅然傳位太宗適堯舜遠甚高宗曰此事朕不難行遂於伯字行中選擇得帝育之禁中及議禪帝推遜至再不克受命愀然上皇還顧曰吾付托得人無憾矣

帝卽位之初銳志恢復已符離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僅得易表爲書改臣稱任減去歲幣以定

讀史叢編

卷四十七

憐好蓋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稍詘焉乃若外藩入繼太統而克盡宮庭之孝終喪三年却奉議獨行之則孝宗之孝與仁宗之仁俱無愧廟號云

寧宗

宋之東都自太祖至仁宗凡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以爲前代所未有南渡後自高宗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斯殆非偶然也

理宗

帝太祖十世孫寧宗無嗣選立之卽位頗崇儒學詔尊朱熹集註已工部侍郎朱在進奏人主學問之要

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也在位四十年黜王安石從祀而升蘇洛九儒表章正學其功有足多者惜也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相繼用事遂以貪地聚盟啓釁速禍

度宗

帝生而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理宗家法甚嚴帝爲太子鷄初鳴卽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政事退入講堂講官講經次講史終日手不釋卷日將哺復詣榻前起居理宗或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晰又不

讀史叢編

卷四十七

七

通則繼以怒明日須臾覆講如是者率以爲常志

天文

天文說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宣夜先絕周髀多差渾天之學遭秦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晚出物色得之故自魏晉至隋唐精天文者遂名世其入難得也宋初諸臣楚昭輔竇儀號知天文太宗詔天下有能明天文者試棘司天臺陸不以聞者罪矣於是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蘇頌亦皆底於幻眇靖康之厄測曆之器盡歸於人紹

典中以秘書嚴抑請始重創潭儀軍宗慶元四年
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於夜及驗視竟
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以是推之民間天文之學
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之法豈徒哉今東都
舊史與南渡後史所載精稜凌犯等事頗有詳畧蓋
東都之日海內爲一人主遇災修德無可他譏南渡
後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按分野且君臣恐懼憂危
故於休咎有不容不詳者亦時勢使然非星翁日官
之術有精拙也

五行

藏史快編

卷四十七

八

水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
或雪未下陰雲中有雪絲長數寸飄墮地次年正月
大雪地冰如鏡行者至不能立足是月帝在青城
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衝田隴數十伯頃田中水類
似爲物所吸聚一直行高於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
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許天矯如長虹
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圍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刻
乃解各復故

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有巨魚高數丈
割其肉數百車不動至剝其目始覺一轉斂而傍脰

皆覆二十四年海鹽縣海岸有巨鯢羣蝦從之聲若
謳歌抵岸偃沙上猶揚鬣刺其高齊縣門
嘉定二年浙西大蝗自丹陽入武進若澤霧蔽天墮
地輒十餘里常之三縣捕蝗至八千石湖之長興捕
數百石七年八年九年又蝗諸道捕蝗以千百石計
官出粟易之

元豐末有物如席夜見寢殿上神宗崩元符末又數
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聞人
語聲卽出其形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
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也時或

藏史快編

卷四十七

九

變人形或爲驢春夏晝夜出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
人所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至宣和末寢微而亂作
宣和中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
正黑不辨眉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
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棒自
衛亦有託之以作過者如是二歲乃息未幾北征事
起召金人之禍

紹興初朱勝非出守二州過梁山有龍入其舟纔長
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自有光乾道五年七月
龍關於武寧之復塘村太雷雨一龍奔逃珠墜地大

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連歲水災

自建隆迄天禧民一產三男者凡九十八見一產四男者四見自天聖迄治平婦人一產三男者四十四見四男者二見熙寧元年元至元豐七年一產三男者八十四見四男者一見二男一女者一見元豐八年元至元符二年一產三男者十八見四男者二見三男一女者一見元符三年至靖康一產三男者十九見四男者一見

宣和中都城賣青果男子孕而生于薛母不能收易七人始脫而逃去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十

餘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乾道中湖州城西有孕婦過期產子百餘俱如指大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淳熙中番禺南鄉婦產一子肘各有三臂及長與人鬪則六臂並運

重和元年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六宮如傾而火愈熾凡焚五千餘間宮人焚灰者無算官署幾盡年行都大火自戊寅至辛巳延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巨十餘里焚灰及踐處者無算官署幾盡百官至僦舟以居火作於御史臺皆楊治家時諫議程松請殺浩以謝都民疏再上不許於是民有故爲

訛言相驚而亡賴子至縱火爲姦利

開寶七年陳州節度使進獻芝一本四十九莖太平興國五年龍水縣華嚴寺舊觀竹爲引水筒忽生枝葉長二丈許至道元年潭州監軍解生竹一本長二尺許枝葉萬餘祥符元年秋八月王欽若獻芝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九月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一十一本冬十月王欽若等獻泰山芝三萬八千五百十本有並五連三連理者其似寶山靈禽瑞獸象者凡六百四十二六年冬丁謂獻芝三萬七千一百八本十一月又獻芝九萬五千一百本明年真源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十一

民獻芝一萬八千本

政和中花石綱起新州進芝一萬一千六百本汝州進芝六萬本其連理雙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奇有司不勝紀後遂不復表賀時朱勝非提舉京東行都至密州見縣令邵大數百入山採芝瀟漫山谷皆芝苗或附木石或出平地至有一本數千葉層疊高大五色具備者郡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每萬本作一綱入貢文仲尋進本道轉運使

熙寧元年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色黑如炭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穫

之可數千萬石乾興初蘇方二州湖田生聖米與州
竹有實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是時民共取以作食
占曰歲將大饑

至道元年嘉禾生眉山縣蕭德純田一本二十四穗
咸平元年嘉禾生后苑一莖二十四穗時百丈縣民
李文寶禾一莖十七穗二年八月玄武縣民李知進
田禾一莖上分五苗成二十一穗景德二年榮州有
禾一莖十八穗祥符五年巴州禾一莖二十四穗一
莖十七穗天聖四年陳州瑞麥一莖二十穗皇祐四
年南劍有禾一本雙莖二十穗至和二年應天貢大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十三

麥一本七十穗小麥一本二百穗三年太山上瑞麥
圖凡五本五百一穗四年崇安縣嘉禾一本凡九十
莖元豐三年深州麥秀兩岐或三四穗者凡四十畝
四年徐州有麥一本凡百七十二穗大觀四年蔡州
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凡九十畝

景德元年五月白州有三鳳自東來入城中衆會圍
繞至萬歲寺棲百尺木上身長九尺許高五尺許文
五色冠如金盃自午至申北向去有司書圖以聞紹
興初邵武軍泰寧縣有雀立於丹霞佛刹之香爐
乾道六年是邑復有雀飛鳴立於瑞寧佛刹之香

爐浮屠氏以爲雀化

太平興國六年瑞安民張度鋸木五片中皆有天
下太平字慶曆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四年汀州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熙寧元年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賤
十年八月惠州柚木有文曰帝王萬年天下太平宣
和紹興間木中有天下太平字亦再見然時方大亂
德祐二年寶應縣民拆薪中有天天下趙四字獻制
置使李庭芝未幾宋亡

紹興八年汴京太康縣大雷雨下水龜數十里隨大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十三

皆龜形具手足卦文淳熙五年江陵府郭外羣鼠
千萬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者
無算慶元初都陽民家有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
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殺猫而鼠舐其血

宣和七年八月都城東門外有一鸛菜夫至宣德門
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許謾語且曰太祖
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遽卒捕之下
開封獄一夕方省問之則茫不知向所爲者

金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建
隆二年晉州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出方二丈三尺

其重七千斤政和四年府畿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爲礪礪尚方取之爲寶帶器玩甚富慶元二年吳縣金鷺鄉銅錢三萬忽自飛是年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光病熱者對之心骨生寒未幾雷震碎

周廣順初江南有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於是銘有引口寶公嘗爲偈大字書於版帛羣之人欲讀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羣之是時名士陸倕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其銘曰莫問江

續史乘編

卷四十七

十四

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鵝登寶位跨犬出金陵于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字皆小篆徐鉉徐錯韓熙載皆不能解後李煜歸朝好事者解云煜以丁酉襲位乘鵝也開寶甲戌江南國滅跨犬也王師圍城時曹彬營其南于建也潘美營其北安仁也吳越王錢俶東鄰也家道缺無錢也隨虎遇戊寅年也俶以興國三年入覲明興也

土建炎元年汴京大饑升米錢三百一鼠直致百錢人食水藻椿槐葉紹興二年浙福饑米斗千錢五年潼川饑米斗二千六年夏蜀大饑米斗二千是歲果

州守臣宇文彬獻禾粟九穗圖朝議果遠饑民未蘇不宜導諛彬坐黜隆興元年越蜀楚地皆大饑隨粟間米斗至六七千乾道七年江東河西南十餘郡皆饑金人運麥於淮北岸易南銅鑼斗錢八千嘉泰元年臨江等處大饑民有舉家二十七人同赴水死者嘉定元年淮民大饑流入江浙者百萬米斗二千是年建康亦大饑米斗數千錢

景德元年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爲桃李花葩狀紹興七年張宗元出撫淮西寓建康築水有文如蒿佳并茂木華葉相敷日易以水變態奇出春暄乃止淳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十五

熙初年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備樓觀車馬人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散是時仙遊縣九丘山古木末生花臭如蘭

景祐四年沂代并三州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沂州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歿凡五萬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十八百九十人慶曆三年登州地震岬嶠山摧自是歲不已每震則海底有聲如雷熙寧元年滄州地震湧出沙泥船板胡桃螺蚌諸物是年諸路數震有一日十數震者有震踰半年不止者

宣和四年北方用兵玄武見於雄州之正寢有龜大如錢蛇若珠漆筋相逐而行宣撫使焚香再拜以銀龜貯二物俄俱歿先是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初佛動夏人入寇已又動州大火已又動儂智高叛於是知州錢師孟投其像江中

天熙五年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峯越八盤嶺摧陷於石子陂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湧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數百戶林木皆合無復存者竝山之民言數年以來峯上常有雲每遇風雨即隱隱作聲是夜初昏畧無風雨山上忽起霧有聲漸大地遂震不及食頃而山摧矣慶元二年台之黃巖縣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為淵潭云

曆律

周顯德欽天曆王朴制也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驗稍疎詔王處訥等別造新曆四年曆成賜名應天未幾氣候漸差太平興國四年行乾元曆未幾氣候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八改曆南渡之後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

輟史佚編

卷四十七

十六

輟史佚編

卷四十七

十七

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復八改曆至儀象推測之具雖亦數改若熙寧沈括之議宣和曉衛之制其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

宋初阮逸胡瑗等奏造鍾律詔高若訥韓琦等詳考得失議各異同其後宋祁田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因召詣闕庶自言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時輔臣獨主瑗逸議而詘庶鎮乃上書曰陛下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命也籥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

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秬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真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

續史集編 卷四十七

十九

分圓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圓十分二釐八毫是爲九分外又大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圓廣則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圓爲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据黍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鐘之俞疏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非是三也又按漢

書言俞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俞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者此俞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黼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爲黼之方十寸尺爲黻之深而容六斗二升千二百八十俞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

續史集編 卷四十七

十九

今釜方尺積千寸此釜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甕焉當甕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甕旁九釐五毫累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圖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圓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圖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釜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釜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

之輕重未真此權衡非是八也又按鄭氏爲鐘大鐘十分具鼓間之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具鉦間之以其二爲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鐘爲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鄭氏爲磬倍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鐘爲變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況十者皆相戾乎臣固知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二十

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論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釜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疵旁九釐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孰是是不定然後制命合升斗釜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書上詔送詳定所其後司馬光數與論難又以爲弗合世鮮鐘律之學卒莫辨其是非焉

地理

宋自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道建隆四年取荆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計其末年凡有州三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十六至太宗興國三年而陳洪進獻地錢俶入朝又平太原五年而李繼捧來朝天下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獨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而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三大約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當是

續史快編

卷四十七

二十一

時視西漢盛時殆有加焉自建隆迄治平末一百四十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神謨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砦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姑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及人而分畫又不能定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洮州

寧塞龍支等城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
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
更取遼寧三州二十餘堡陶節夫鍾傳那忽胡宗
回曾孝序之徒又相率鑿空駕虛馳騁於元符封域
之表訖於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騷夏人浸
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轡旋起蓋自崇寧以來
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効斥大土宇靡有
寧焉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紛莫可勝紀厥後建
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
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攷高宗蒼惶渡江駐蹕吳會
讀東坡編卷四十七 二二

河渠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
博望之說猶爲末也元至元二十七年世祖皇帝命
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
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

而爲海登岸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
刺海東出口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爲
九渡河其水稍清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
會曰關即曰關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
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
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
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
而東經三受降城至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
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
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
讀東坡編卷四十七 二二

禮

太祖受禪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崇禮上重集三禮圖
詔集儒學士詳定開寶中命劉溫叟李昉等撰通禮
三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

百卷真宗重熙後封泰山祀汾陰增修委曲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大聖初王皞始類成書自天禧迄乾興爲禮閣新篇有司便之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嘉祐中歐陽修集集散失主通禮而記其變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之異於舊者十三四熙寧中諫院黃履請詔禮官講求郊祀禮樂之未合古制者元豐以後學士宋敏求等詳定朝會儀注四十六卷祭祀儀百九十一卷祈禱四十卷蕃國七十一卷喪葬百六十三卷其損益視前倍矣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迄政和

續通志

卷四十七

凡五十一年爲書三百卷今皆不傳大觀初置禮局於尚書省命檢討官具禮制本末三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大抵累朝典禮互有損益若圖丘之罷合祀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諸臣禮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此則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靖康之厄蕩析無餘高宗有志未逮孝宗朝嘗續編太常因革禮至淳熙而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載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庶

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證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浚理宗四十年間雖曰崇尚理學而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嘗意音律荆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醫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

續通志

卷四十八

爲磨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余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下移二米與秦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

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
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
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鎮一家之學卒
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
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聲律身度之文以
頌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總之
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
既各執異論而身度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
難哉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

續東坡集

卷四十七

二七

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
智者有所未喻直以歌聲齊蕭聲以蕭聲定十六聲
而齊八器則愚者可喻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
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志懲靡曼而
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
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
定輩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者爲
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然使人知禮樂之不能
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亦徒托空言而已

儀衛

基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
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
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黃車駟馬周官旅賁王出
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
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千乘萬騎之盛歷
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爲尊大而已宋初因唐五
代之舊講究修緝尤爲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
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
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
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授寶則設

續東坡集

卷四十七

二七

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宴用之二
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藉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
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南渡
之後務爲簡省此其大較也若夫臨時增損用置不
同則有國史會要禮書具在

輿服

宋初衮冕設飾不用珠玉蓋存簡儉之風及爲鹵簿
又繼以旗幟輦車以繡衣裘以龜杖豈非循襲唐五季
之習猶未能盡去其陋邪貽之子孫殆有甚焉者矣
迄於徽宗奉身之欲奢蕩靡極雖欲不亡得乎靖康

之末累朝法物淪沒於金中興後拾散逸參酌特宜務從省約凡服用錦繡皆易以紵以羅旗仗用金銀飾者皆易以繪以髹建炎初有爭郊報仗內拂扇當用珠飾高宗曰事天貴質若尚華麗非禋祀本意也是以子孫世守其訓雖江介一隅而華質適時尚足為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數之學見諸論議又有可觀者焉

選舉

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多而莫重於舉制改官磨勘轉秩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二八

考課雖密而莫重於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他故官武舉童子等試以及遠逸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委曲瑣細咸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疆之吏皆自此出得人為最盛焉今輯舊史所錄軼為六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三曰銓法四曰補廕五曰保任六曰考課

科目

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之負才者號曰公薦太祖慮其徇緣挾私禁之乾德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科第

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覆試之開寶六年學士李昉知貢舉時進士武濟川劉膺材質最陋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曾有訟昉徇私者帝乃籍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人併昉首擢士宋準為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臺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而昉等皆坐責自是殿試遂為常制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二九

命李昉扈家第其優劣為三等得呂蒙正等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人並賜及第又閱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亦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袍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為詩一章賜之皆優授以官

五年覆試進士有顏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四人俱以見任官舉進士是科趙昌國求應百篇舉謂一日能作詩百篇帝為難出題二十令題賦五篇第八句日吁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是科久廢為特賜

及第以勸來者九年始分三甲錫宴瓊林苑端拱初
廷試上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始詔歸有司

仁宗嘉祐中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鉤章棘句寢失渾
淳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已放榜
時所推譽者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
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文投其家然卒不能
求其主名置之法而文體則自是少變

神宗朝用王安石議欲盡廢明經諸科復古三物貢
興之典蘇軾上言畧曰得人在知人知人在責實使
君相能知人能責實卽胥史皂隸未嘗無人如必設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十

立科名以求人是率天下而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
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惡衣菲食敝車羸
馬者接踵至矣自文章言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
益自政事言詩賦策論均無用也然而祖宗以來莫
之廢何者設法取士不過如是而已近世文章華麗
無如楊億使僊尚在則忠清強介之士也通經學古
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濶誕謾之士也自
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亦何負於天下
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
後 不力持前議卒罷詩賦帖經墨義

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凡萬五千人其因舊款頭
而直今赴試者殆百人是科正奏名賜第者八百餘
人有儲宏等數人隸大關梁師成爲廝僕或不史皆
賜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亦嘗中甲科蓋自設科
以來南宮試士無踰此年之盛而雜流闖登皆玷選
舉祖宗良法蕩然矣

紹興二年當廷試士高宗手詔諭考官當崇直言抑
諛佞是科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
二呂願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置第一帝曰士人
初進須別其忠佞九成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九成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一

以類試廷策俱第一特進一官是年進士有犯御名
者帝曰豈得以朕名妨其進取先是廷試上十名內
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
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高宗二十四年始定試期並用中秋日初秦檜專
其子煥廷試第一檜陽引降第二名是年檜孫塤舉
進士廷對皆首選姻黨曹冠等皆居高甲後乃降塤
第三明年檜必帝怒其弊詔遵故事凡合格舉人有
權要親族者並令覆試仍奪塤出身冠等七人階官
並帶石字餘悉駁放

乾道中朱熹欲罷詩賦而分兩經子史時務之年其議以諸子之學同稟聖人而諸史該古今治亂皆不可缺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莫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以年上各以三年試之易詩書為一科以子年午年試周禮儀禮二戴記為一科以卯年試春秋及三傳為一科以酉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學庸論孟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如是則士無不通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

經史而可過於用議雖未及上天下是之

嘉泰元年詔童子以下能通經作詩賦者州升諸朝而天子親試之真宗景德二年撫州晏殊大名姜蓋並以童子應詔試詩賦賜殊進士蓋同學究出身尋復試殊賦諭帝嘉其敏贍授秘書正字其制後或罷或復建炎二年高宗親試童子召見朱虎臣授寬賜金帶以寵之淳熙中童十王克勤始以程文求試內殿引見孝宗嘉其警敏補從事今讀書祕閣其後經部上言本朝童子如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後皆為宰相名臣今邵國舉貢問其所能不過記誦宜稍觀其

選自是始分為三等

銓法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用例破法今之患在因例立法故彥稱吏部為例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斬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濫冗弊由此也朝議是之

保任 隆興二年廷臣上言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資文臣以材畧智謀換右職當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

邊寄者蓋文武兩塗情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恐終以氣習相忌有不樂從者今兵塵未息方勵恢復之圖願博採中外有材智權畧可用以臨邊制閫者倣舊制改授詔從之

職官

宋承唐制三公三師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覈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板位流外考較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

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洩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關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四

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槩不爲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外官則懲五代藩鎮專恣頗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貳之階官未行之先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階官既行之後或帶或不視是爲優劣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誰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以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釐務二等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此其槩也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咸平中楊億首

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所司而廢爲閑所當漸復之於是神宗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基本賜羣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瑑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九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五

與元豐稍異也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倣機延之號已而修六尚局建三衛卽又更兩省之長爲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爲太宰少宰是時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請設局修官制格目爲正名亦何補矣建炎中興參酌顏色因呂頤浩之請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省侍郎改爲參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刪去三省長官虛

稱道揆之名遂定然維時多艱政尚權宜御營置使
國用置使修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並以宰相兼
之總制司理財同都督督視理兵並以執政兼之因
事稱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
東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事建炎四年實用慶曆故
典其後兵興則兼樞密使兵罷則免至開禧初始以
宰相兼樞密爲永制當多事時諸部武長貳不並置
或併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戶部不省不併兵休稍
稍增置其後有詔非曾任監司守臣者不除郎官著
爲令又增館閣員廣環衛官然紹興務行元祐故事

讀史快編

卷四十七

三六

以左右二字分別流品其後以人言省去寧清濁相
涵無絕人遷善之路橫班以郎居大夫之上既釐而
正之矣而介冑之士與縉紳同稱軍名號未正毋示
人以好武之機於是陳傅良欲定史官遷次之序洪
邁欲改三衙軍官稱謂議雖未及行而時論並趨之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七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八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志

食貨

漕運

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
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
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
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
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一

其廣南金銀香藥犀象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
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
檐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咸
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匹分爲四綱天禧末水陸運
上供金帛繒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
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
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先是諸河漕
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
四年荆湖江淮州縣和糴上供小民鬪食自五年後
權減五十萬石慶曆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皆黃

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歲辦漕船市木
後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
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
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
金帛緡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
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繇京西陝西河東
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
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辦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
平四年京師稅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更卒上下共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二

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沈沒以減述官物陷折歲
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
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
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
已請克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克言宜自明年減
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
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十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
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
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
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糴爲便詔

安石議大約熙寧以來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
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
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處
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則納錢民以
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
利以供侈費其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
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於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
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
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

高宗南渡土宇日削貢賦所入不足當前之什五且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三

乘輿播遷靡定轉餉尤艱建炎初元詔諸路糴米以
三分之一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湖北江
東西綱運輸平江府京畿淮南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
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湖北綱運如過兩浙許
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許輸送江寧府三
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併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
銀絹帛並輸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
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
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
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時僱舟差夫不勝其弊民至

有自毀其船自廢其田者紹興十六年以後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石則於全永彬邵道衡潭鼎科撥荆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則於德安荆南澧純潭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則於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則於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宣科撥是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至嘉定以後兵興轉餉所在勞費民益不支而宋以亡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四

增壽熙寧初司馬光上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神宗因言今財用非不多但用度不節何繇能給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早絀禱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綠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獻穆再三言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是時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欄檻青氈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欄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氈罷之
初藝祖時以南北未平嘗欲積緡帛二百萬易敵人

首以別儲於景福殿元豐中因更景福殿庫名帝為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徽仇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又積羨贏為二十庫又揭詩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慚不武何日奏戎捷

兵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伐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五

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故亦併附之鄉兵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廉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入者之目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簡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所制什長之法階級之辨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戢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僭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士皆

徒花國用變世之士屢以為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於是聯比其民以為保甲部分諸路以謀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迨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為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士宇日蹙況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乎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効忠至百五十年而後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本

亡則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於此亦可見矣
熙寧中帝詔樞密院講求陣法因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

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圓以乘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荃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其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七

目擇寬平之地夷草塞壘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爾以理推之其不可用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荃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特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於是以前八月大閱陣於城南之荆家陂

刑法

宋初刑法因唐之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是隆初詔判大理寺實儀等上編敕四卷八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

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爲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爲勅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爲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優於民何爲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天聖七年編敕成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至慶曆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爲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自慶曆四年距嘉

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抵牾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爲續附今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採者當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千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所謂敕令格式者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靖康初羣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恢已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抵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吏人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正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爲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

詔以敕令所刊定皆記之文頒之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右丞相京鎰始上其書爲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理宗寶慶初敕令所又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二十九年間互有離合條目滋繁無所遵守更乞攷定於是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其間修改者百四十條初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爲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遵而行之無所更定矣

續史集編 卷四十八

十

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馬光前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追貶王珪皆經以圖厄上躬其言寢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欲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洵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下蔡京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內云卑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榛塞其塗又云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司

馬昭指劄擊也粉昆指韓忠彥耿弼及甫自謂蓋借稱駙馬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爲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故稱粉昆也及甫除都司爲劄擊論列又擊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及甫母喪除與恕書爲疎忿詆毀之辭因請補外及置對則以昭比擊如嚆而眇躬則以指上粉昆乃謂指王巖叟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燾字況之以況爲兄故曰昆謂擊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問內侍一員往與京惇共治之將大有

續史集編 卷四十八

十

解殊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而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未幾梁燾卒於化州劄擊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
但言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止畿內凡德音則或及流者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也初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時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治蜀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以問趙普普言劉備區區一方不足法上是之遂定制大約三歲遇郊則赦此宋祖宗常制也徽宗在位二十五年

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渡之後紹
熙歲至四赦自是刑政紊而恩惠溢人益易犯云

藝文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
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
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實之又分三館書
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祕閣閣成親幸觀書賜從臣
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羣書真宗時命
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
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祕閣

藝文

朱四十八

十二

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
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燬燼其僅存者遷於右
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
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於太清樓仁宗既
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
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
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祕書省祕閣經籍圖書
以祕書郎主之徽宗時又更崇文總目為祕書總目
詔懸爵以購士民藏書且謂三館書多逸命走局以
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

置太清樓一置祕閣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輯至是為
盛矣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
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
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
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總其目
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
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焉高宗
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展
傳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館閣編輯日
益以富當時類天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藝文

朱四十八

十三

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
崇文總目又有加矣今做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而
條列之大凡為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
百七十二卷
經類十一曰易類二曰書類三曰詩類四曰禮類五
曰樂類六曰春秋類七曰孝經類八曰論語類九曰
經解類十曰小學類史類十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
年類三曰別史類四曰史鈔類五曰故事類六曰職
官類七曰傳記類八曰儀注類九曰刑法類十曰目
錄類十一曰譜牒類十二曰地理類十三曰霸史類

子類十七一日儒家類二曰道家類三曰法家類四
曰名家類五曰墨家類六曰縱橫家類七曰農家類
八曰雜家類九曰小說家類十曰天文類十一曰五
行類十二曰著龜類十三曰曆算類十四曰兵書類
十五曰雜藝術類十六曰類事類十七曰醫書類集
類四一日楚辭類二曰別集類三曰總集類四曰文

史類

宰輔

宋宰輔年表前九朝始建隆庚申終靖康丙午凡一

續宋宰輔

卷四十八

十四

百六十七年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執政者二百三
十八人後七朝始建炎丁未終德祐丙子凡一百四
十九年居相位者六十一人位執政者二百四十四
人宋自太祖至欽宗舊雖以三朝兩朝四朝朝各自
為編而年表未有成書神宗時常令陳繹檢閱二府
除罷官職事因為拜罷錄元豐間司馬光嘗敘宋興
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館自後曾
鞏譚世勛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為之然表文簡
嚴世罕知好故多淪落無傳今表一以實錄為據其
間所書宰輔官職勳爵館殿職名間有不同者官制

沿革有時而易也中書位天止於參知政事而樞府
自同知副使下雖簽書同簽書亦與焉者皆執政也
故不得而畧焉表之所書雖無褒貶是非然歲月昭
於上而姓名著於下則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
失可概見矣

宗室世系

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可謂蕃衍盛大矣支子而下
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
圖有譜以敘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婚
姻及官爵敘遷併著其功罪生歲月雖封建之制

續宋宰輔

卷四十八

十五

不能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可槩見也自靖康
之變往往淪徙或亡於兵難而南渡所存十無二三
國之枝葉日以悴矣

列傳

后妃

杜太后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或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
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既即位拜太后於
宮中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子為天子胡
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

得其道則此位可安一或夫馭將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命

太后不豫疾且革顧太祖問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鳴咽不能對固問之對曰皆祖考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兄主天下耳使立長君天下豈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汝弟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教后因顧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即命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記載之金匱

真宗宸妃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十六

妃李氏初為真宗司寢既有娠嘗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心惡之默卜釵完當得男左右取以進釵果完帝甚喜已生仁宗仁宗在襁褓章獻后懷為已子使楊淑妃保視之已仁宗即位妃猶默處先朝嬪御中不曾白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故終太后世仁宗自知為妃所出也明道初元始進位宸妃

之薨也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時宰相呂夷奏禮宜從厚太后怒曰一宮人死相公何云云夷簡曰陛下惟不念劉氏則已尚念劉氏喪不可薄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奈何夷簡請用一品禮已

復謂內侍羅崇勲曰妃當用后服殮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已章獻崩燕王為仁宗言其實且云必非命仁宗號慟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哭視之妃玉色如生以水銀養之故也於是章獻母子如初

仁宗郭后

后之立頗見疎於仁宗而楊尚二美人俱幸上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止適自起救之誤中上頸上大怒於是內侍閹文應因與上謀廢后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執政呂夷簡正以前罷相故怨后遂成之時諫官孔道輔范仲淹力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十七

爭不已二美人亦廢出他日帝頗念后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一日密召后后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后小疾遣閹文應挾醫診視數日后暴薨或曰文應毒之也

曹后

后善飛白書有遠識嘗於元夕諫帝張燈是時果有衛卒數人乘夜作亂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擊徽帝所宦者猶以乳嫗毆小女子紹泰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

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
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爲明日行賞驗故爭盡全力
賊卽就擒

蘇軾嘗以賦詩得罪下獄人謂必死后遽豫中聞之
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
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
招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
和宜熱祭帝涕泣軾由此得免其論安石不可任燕
薊未可取俱關大計

英宗宣仁后

續史快編

卷四十八

十八

后高氏生神宗神宗不豫時宰執王珪等見太后簾
下后泣撫哲宗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
手書佛經爲帝祈福又喜學書誦論語已七卷絕不
好弄因令出簾見珪等是日冊爲皇太子遂除赦中
人桀惟簡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倉卒踐
祚備也

哲宗廷試舉人有司引天聖故事請太后御正殿后
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就崇政殿足矣上元燈宴
后母當入觀后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
故越典制其但令賜燈燭后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

抵罪蔡確獻諛請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
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衛行徹旦不能寐因是
惇馴致大故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奈何私
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然退

后以冗官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中先其
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哲宗固請不從
一秩終后世不敢改內侍朱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
乳媼入言之冀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非爲用
臣等游說耶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撓國政吾卽斬
汝矣媼大懼不敢出一語自是內降遂絕

續史快編

卷四十八

十九

蔡確以車蓋事請坐蒲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
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指示輔臣是時惟王珪曾奏
賀遂定儲極夫以子繼父有何假借而確自謂有定
策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
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吾不恤也
已果有惇亦之謗事亦由人解女中竟弄云

神宗向后

后故宰相向敏中曾孫女神宗不豫宣仁建儲之議
后贊贊之哲宗立書爲皇太后宣仁命其慶壽宮以
居后后辭曰姑居西而婦反處東不可遂止帝將卜

后及諸王納婦后敕向族勿得以女入選中族黨有援例以恩換閣職及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豈庸以私情挽公法絕不與

哲宗孟后

后之立出自宣仁后特選既正中官宣仁謂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已劉婕妤有寵頗愛備宮中之制惟后坐朱絲金飾而婕妤以不得色愠其從者遂爲易坐等於后后左右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婕妤亦起后左右即陰撒婕妤而坐而婕妤弗知旋復位仆地婕妤以是忿泣訴帝遂誣后巫蠱事后竟廢蓋章傳恨宣仁而后立則宣仁以此爲報也及後金人陷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而后以廢獨存高宗立尊爲元祐太后

徽宗章妃

妃生高宗靖康之亂上皇北遷后與高宗號勸他已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在燕密求得后書寄歸帝大書曰遣使前輩不如一書會金人來議和帝命備鑄寶勅報謝因諭之曰朕北望庭幃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言慈親之在上國

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動之庶幾有感也踰年乃得還奉爲皇太后

太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宮后虞其反覆呼後者畢集然後起攢及是身將歸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懼有他變即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密稱貸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衆由是衆中無間沮后奉佛甚謹高宗初使金有小妾見四金甲人執刀劍爲衛太后爲建祠西湖

太后既還高宗奉母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事有所缺慎毋令太后

徽宗快編

卷四十八

二十一

知第來白朕已偶有微恙累月不出殿門適牡丹盛開帝入白太后欣然步至花所因畱宴竟日后苦目疾募得醫皇甫坦治之立愈蓋南歸後又歷二十年卒年八十

喬貴妃

妃侍徽宗與高宗母章妃甚相得結爲姊妹約先貴母相忘已貴妃有寵遂引章妃二人愈相暱二帝之還也貴妃獨與章俱及章南歸貴妃以金五十兩贈高居安曰薄物不足爲禮願好護吾姊還江南也復舉酒酌章曰姊幸自愛歸卽爲皇太后矣姊妹無還期

當終歿朔漠遂大慟而別見者憐之

高宗邢后

帝為康王時妃邢氏從二帝北遷邢之北也嘗因曹勛南還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白上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帝得環為之感慟遙冊為皇后已卒於燕僅以梓宮歸

帝既正位邢時已北入乃冊吳氏為中宮吳性慧知書常以戎服侍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問帝所在后給之得免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武王白魚之祥帝悅時有劉貴妃者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

讀史集

卷四十八

二二

以水晶飾腳踏帝見怒命取為枕妃懼始撤去

孝宗夏后

弟執中

既正后位弟執中與其微時妻上詣宮人使出其妻而別配貴族執中弗為動他日后自為

執中誦宋弘言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

人丁言宗聖壽節宗戚爭獻珍異執中獨大書

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賜資甚渥尤善騎射孝宗欲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

以此益賢之

光宗李后

后節度使李道女生時有黑鳳集其營道異之遂名鳳娘時有皇甫坦者善相術道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因言於高宗聘為恭王妃恭王即光宗也入宮頗悍戾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悞已孝宗內禪后制光宗不復朝太上

后性妬甚帝嘗於宮中浣手脂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帝啓視則宮人兩手也又因黃貴妃有寵伺帝郊宿齋宮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自是增劇

讀史集

卷四十八

二三

理宗謝后

后宰相謝深甫女孫也生而驚黑一目醫理宗即位

擇中宮選及謝氏諸女其家人不欲遣會元夕縣有

鵲來巢燈山泉以為后妃之祥乃送就道旋病疹疹

愈膚蛻瑩白如玉目醫亦去時賈汝女有殊色理宗

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竊語不立真

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遂立之已同瀛國公北遷

度宗全后

后本理宗母后女孫嘗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理宗以母后故詔后入宮一日問曰爾父昭孫

昔在寶祐間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河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遂冊爲度宗妃已隨瀛國公北入爲尼智正寺時楊淑妃者亦侍度宗生子昀昀宋亡衆推昀立昀卒昀代立時復投海次妃大慟曰吾所以間關忍死爲趙氏孤耳今至此復何言亦赴海歟

宗室

德文

德文秦王廷美子少嗜學諸子百家皆手自抄撮工詞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呼之曰五秀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二四

才宮中由是悉稱五秀才帝封禪德文奏賦頌帝賜詩必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爲師友因從學士楊億遊億卒德文爲詩十章悼之天聖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嘗稱五相公而不名以比漢東平王蒼

克繼

克繼廷美曾孫也善楷書尤工篆隸宗正以薦仁宗親試之命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復詔分隸石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秀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者十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深善藏之祕閣

元儼

元儼太宗第八子特鍾愛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宮中稱爲二十八太保豐頤廣額名聞外夷平生嗜書聚書萬卷尤善二王書法工飛白仁宗益崇寵之性方嚴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渙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聞者畏其言子允良好酣寢以日爲夜自是一宮之人皆夕興晝睡

仲湜

湜字巨源濮安懿王孫也喜親圖史尤嗜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至數百千售一株高宗嘗見問曰墜地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二五

當何如對曰碎矣帝曰奈何以民膏易無用物朕甚不取湜乃慙

吳玉穎

穎英宗次子天資穎異尤嗜學工飛白書善射好博求圖書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示之嘗賜方團玉帶俾服之以朝穎辭乃爲製玉魚以別之自後親王遂踵爲故實

景王杞

徽宗三十一子杞第六從幸青瑛日侍左右永不解帶食不御肉上皇製發願文述祈天請命之意授杞

視之杞受讀爲歟歟泣下及北還未踰時而鬚髮盡白

太子誡弟訓

謹欽宗子靖康之厄二帝既出青城金人復索太子時大臣謀匿太子將求貌相類者給之議未決而督索者愈急范瓊遂以危言警衛士即擁太子與皇后共車出召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太子呼云百姓救我是時哭聲震天尋北去

謹弟訓少帝北地所生也有碭山人雷遇僧者金人見之曰此全似趙家少帝遇僧聞竊喜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輒自言少帝第二子訓守臣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二十六

爲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於朝閣門言淵聖無第二子即詔守臣劾治遇僧伏罪後有自北來者謂淵聖小大王訓現居五國城

濟王竑

竑宗室希聖子太祖十世孫也沂靖惠王無子寧宗詔竑爲後尋立爲皇子且內禪時丞相史彌遠用事竑惡之彌遠懼爲買美人善琴者進御而厚廩其家使美人偵竑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他日常置彌遠於此又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聞因以

七月七日選乞巧奇玩覘竑意竑乘醉擲地碎之彌遠遂大懼謀傾竑而竑不知

竑既爲皇子沂王嗣尚虛方選立宗室子昀一日彌遠遊淨慈寺獨與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當擇諱官君其善教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彌遠口入君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俱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於是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

清之既受彌遠囑他日謂彌遠即出昀詩文翰墨以示昀不答口彌遠因問曰昀之賢吾已熟顧其大要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二十七

何如清之曰一言以斷之曰不凡於是彌遠意遂決寧宗大漸彌遠令清之告昀以將立意再三言昀默不答清之乃詰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一不答何以復丞相昀乃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

寧宗既崩竑方跣足以需召命彌遠乃於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一誤即汝曹處新矣是時竑屬目牆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已見擁一人去天尚瞑不知爲誰甚惑昀既至柩前舉哀畢乃召竑竑至則引就舊

班姑愕然曰今日事我豈宜仍在此第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坐贊呼拜舞姑不肯拜殿帥掉其首不得已拜彌遠矯遺詔封姑濟王

姑既封濟王就第湖州湖人潘壬者與其弟丙謀立姑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徧覓得之擁至州治加黃袍其身姑號泣不許逼之甚乃與約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不得已爲數彌遠罪將致討比天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也且不滿百姑知悞卽率州兵討平之而遣王元春告其事於朝彌遠乃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姑疾姑本無疾天錫詣姑論旨姑遂歿於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二八

是廷臣真德秀魏了翁等連章爲姑訟冤皆被黜

師異

師異燕懿王後舉進士第性姦諂韓侂冑用事師異附之侂冑生日百官爭獻珍異師異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落之乃果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冑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冑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冑未有以應也師異聞急出十萬市北珠製十冠以獻於是羣妾共爲吹諛得工部侍郎侂冑嘗飲南園顧竹籬茅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風味但欠大吹鷄鳴耳俄聞犬吠叢薄

視之乃師異也侂冑大笑

恭福帝姬

徽宗三十四女有恭德帝姬者從駙馬曹晟北遷晟卒改適金習古國王紹興中商人妻易氏在劉起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自稱恭德鎮撫使解潛送至行在遣內夫人驗之詐下大理杖殺之時又有關封尼李靜善內人言其貌似柔福帝姬靜善心喜卽自稱柔福新州鈐轄韓世清送至行在詔遣內侍驗視遂封福國長公主其後顯仁太后歸言柔福在五國城適徐還靜善遂伏誅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二九

諸臣

范質

質事太祖位宰相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面議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然及質等相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寢多而坐論之禮始廢初和凝典貢舉重質文遂以自背登第名在十三卽擢質第十三貢闈中謂之傳承鉢蓋五代時故事如此五代史書第五此

質從子果與國初果嘗上書自言其才比東方朔求

專用太宗壯之已復上言家世史官願秉筆成國史
及召入史館又固求掌誥詞上皆從之已復致書相
府求爲學士太宗嘗飛白書玉堂額賜翰林果又上
玉堂記卽請備職太宗因惡之出知濠州

果家貧貸人錢無算嘗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其母
兄嚙殖貲百萬而性吝善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給果
曰睇今不復新財善揮金矣果聞喜因上言兄老求
典京兆以便養詔從之及果至而睇吝如故且多所
干謁果大悔太宗嘗以本朝典策未備議召果果在
濠聞命甚喜以爲將大用晨夜起赴道遇錢熙問曰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十

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實錄耳果默然鬱
鬱感疾未幾卒

王溥

溥事太祖位宰相其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
卿謁祚置酒上壽溥必朝服侍坐客不安多引避者
祚曰此豚大耳勿煩諸君起溥嘗諷祚求致政祚從
之意朝廷未許也俄得請祚乃大恚罵溥曰我筋力
未衰汝欲自固位而幽囚我耶舉大挺將擊之親戚
勸乃止溥多著述嘗補唐會要百卷著五代會要三
十卷又別集二十卷子貽孫

溥著書萬卷貽孫能編讀之又多藏法書名書太祖
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
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
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張
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石守信

乾德初太祖思革鎮臣握兵之弊一日晚朝留守信
等燕飲酒酣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
不若節度使之樂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曰今
天命已定誰復敢萌異志者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三十

者以養袍加淡膳雖微不爲其可得悉守信等謝
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
寧不知歸積金鼎鼎以遺子孫豈歌兒婦文以娛
天年君臣間更何猜間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念
及此真生於肉而肉骨矣明日遂皆稱病乞解兵柄帝
從之自是百年亂本立拔

太祖他日欲以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
普復懷之入太祖迎謂曰得非爲彥卿事耶對曰非
也因奏他事旣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宣何以
尚在卿所普曰臣託以他故留之惟陛下深恩利害

勿賂後悔太祖曰卿毋疑朕朕待卿厚豈負朕
嘗對曰周世宗待陛下不薄何以能負之太祖默然
事遂中寢初守信鎮陳州壽五十七卒已其子保吉
繼鎮陳亦五十七卒人果之

王審琦

審琦質厚癡重性不能飲一日侍宴太祖酒酣仰天
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
貴何靳之不令飲耶祝畢顧謂琦曰天必賜卿酒量
矣試飲之毋憚審琦受詔徐飲至十杯無苦自此侍
宴常引滿及歸私第或強飲輒病

王彥昇

卷四十八

王二

彥昇性酷烈善擊劒人號王劍兒開寶初為原州防
禦使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每召僚屬飲輒
引犯前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厄酒下之其人流血被
體股栗不敢動前後陷耳凡數百人西人為之遠塞
太祖以其擅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王景

景歷事五代入宋為鳳翔節度使封岐王其初自唐
本晉晉祖厚遇之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朝受恩
隆渥無所欲固問之乃曰臣昔為卒常負胡牀從隊

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無妻誠得
小師為偶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愛之甚
小師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其舊游景雖知不責也
景子延廣好誇誕嘗自稱我當代王景子聞者笑之
呼為王當代

王晏

晏本起羣盜先嘗鎮充放多盜晏至鎮悉召故時
同盜者勞以金帛仍置酒從容語之曰吾鄉素多盜
吾與諸君昔嘗為之後來者固當出諸君下幸為我
徧諭無復爾不者吾必盡滅若族自是羣盜屏跡境

王以安

卷四十八

王三

初晏為軍校與平陸人王典善其妻亦相與為姊妹
晏既貴頗薄典典不能平聞晏妻病故番人曰吾能
治晏聞訪典典曰我非能醫獨以公在陝時止一妻
今妓妾盈前得無糟糠情薄致夫人快快成疾耳第
毋忘舊夫人亦可立愈也晏以為謗已竟殺之

張承德

承德初寓睢陽有善生降居臥疾為療之愈生一日
就承德求禾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
日與承德遊一日告適淮上曰後當相遇於彼承德

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能行永德求藥法
生曰君當大責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耳後永德屯下
蔡牙帳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製繡旗幟疾馳騎射
淮民環觀時一僧睥睨永德述召之乃睢陽書生也
命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當
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且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自
是益重方士太祖亦以方外待之

先是魏人柴翁以經義教授里中有女嘗自掖庭遣
出翁夫婦往迎女至鴻溝雨甚踰旬不能前女乃悉
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今歸魏曰見見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三

郵舍隊長有一項黧黑爲雀形者此極貴人也願事
之問之乃周祖郭威也父母大愧然不能奪他日女
謂威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
失周祖威因其資遂得行志柴翁者人傳其能司冥
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止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妻飲
之極醉因漏言曰向者花項漢乃作天子妻願漏其
言永德聞之故始歸周祖云入宋累官彰德節度

王全斌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醴惟於
講武殿永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冰霜何以堪處卽解裘
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
斌拜賜感泣

趙普

普既相太祖倚之如左右手上數微行過功臣家普
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
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
已約晉王矣俄而王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
普嘗行酒帝以燒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普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其人又

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三五

不用又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爲裂其奏蹟抵
地普顏色不變晚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
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一人當還官太祖素
惡其人不與普堅請太祖怒曰朕故不爲遷卿且奈
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陛下安得
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官普伺
立宮門良久不去竟得請乃已

普相父帝常幸其第一日吳越王錢俶遣使致書於
普俾以海物十瓶尚置廡下會駕至倉卒未及屏帝
顧問此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發之皆瓜

千金也普惶恐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謂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是時普爲政頗專恣尋出節度河陽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屢諭以讀書晚年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閉戶啓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政卽處決如流家人啓篋窺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昔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今願以半部爲陛下佐太平普先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太祖嘗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乃不復言

續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三六

普之事太宗也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成之已普疾篤遣其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忠臣然其被病亦自有冤累潛還白普力疾起出中庭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有二女時皆及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固諭之不能奪因賜長女名志愿號智果大師次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李崇矩

崇矩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先嘗事史弘肇肇卒見其子孫零落每厚恤之性依佛飯僧至七十萬又喜黃白術聞其人卽自遠迎主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爲此

神仙試我無悔恨也仕海外四五年而瘴癘風波括不以櫻念

李繼隆

繼隆處耘子意氣豪上不因人爲寒熱於真宗爲元舅明德后寢疾詔促其入視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殿終不入真宗嘗令諸王詣第候之繼隆不設湯茗卽假王府從行茶爐烹茗飲之其遠名勢如此

曹翰

翰貪冒黷貨好使氣凌人而善將畧飲酒較斗不亂每奏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與國中從征

續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三七

幽州後以罪被廢嘗作退將詩云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上聞之憫其意有銀錢之賜

完進

進武人狀魁岸而動多麤蠢每攘甲胄毛髮若豎然進名進其自稱每曰暉人問之則曰吾從吾便耳時禁中軍校自都虞候以上悉以所掌兵數書記挺上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直舉挺示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遇之進嘗受詔巡關里見畜禽獸者卽取縱之一吏臂鷹雉於市進見救鷹放吏曰此晉王鷹也旋戒曰汝謹護視人傳以爲笑

劉遇

遇負膂力嘗從征江南斬獲爲諸軍冠一日方對客而足有灸瘡忽作痛問醫醫云火毒不去故痛不止遇卽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未坐客驚咤而遇談笑如常時以比關羽刮骨

陳思讓

思讓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惟禁屠宰所入奉悉以飯僧自稱陳佛子身沒後家無餘財有子若拙舉與國初進士以第二人及第當時號第二及第者爲榜眼而若拙寡學術人目爲轄榜時又有讀史快編

卷四十八

三八

田景咸

景咸爲左驍衛上將軍性貪鄙每客至款留但設肉一器而賓主共之已罷鎮忽忽不樂妻解其意引之徧閱諸囊積輒色喜其在邢州適朝使王班至景咸勸班酒呼曰王班請滿飲與客驚愕曰是天使姓名也景咸始悟曰吾意王班是官耳聞者傳笑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八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九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寔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曹彬

彬之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召至榻前謂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敬諾共焚香爲誓於是明日遂起及城陷居民安堵秋毫無所犯李煜詣軍門請罪彬以賓禮遇之但促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一一

其治裝歸朝而勅數騎待之宮門外母取輒入者彬初總帥以行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時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使行也仗天威導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爲賜彬錢二十萬彬退因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彬從王全斌伐蜀諸將多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書數卷衣數襲囊中別無長物先在周顯德中常奉

命使吳越既致命卽還私覲禮絕不受王遣輕舟追及遺之猶不受已往返數四則曰不可以吾故疑遠人心乃受而籍之悉歸諸朝世宗強還之彬始拜受悉用遺親故而已不留一錢也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之卽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旣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諄詬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二

彬初周歲時父母以百玩具羅其前視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取識者異之覘其爲遠大器彬本周帝戚不喜矜炫嘗監軍晉州一日與主將賓從環坐於野有不識彬者問其從人曰孰爲曹監軍指以示不信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胡牀者乎璋

璋善將畧有父風其用兵出入神變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忽失璋所在及明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當在渭州有告成卒叛入西夏者璋方對客奕棋漫應曰吾使之行耳未幾夏人輒斬叛者投

其首境上時契丹使過天雄每敕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蓋憚其威名云

山東名士賈同嘗造璋客外舍璋一日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及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寂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真名將也先是彬沒時上親臨視問以後事彬對曰臣二子材器皆堪爲將然琛不如璋後琛功名果遜璋

清美

美嘗奉命討劉銀銀詭乞降以求緩師美論曰上有命能戰則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死不能死當降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

不能降當去除此五者非所聞命銀計窮聚兵十五萬依山谷間編竹木爲柵以堅壁老我美曰是可火而攻也密督兵人持二炬乘夜攻其柵萬炬齊發銀衆驚潰遂擒銀美喜乘怒殺人其步將李起每潛緩之因得解超子濬中進士第濬之生也與李宗諤同年同月而後一日其卒也亦後一日人異之

焦繼勳

繼勳少慷慨有大志初嘗讀書已謂人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間哉遂棄業遊三晉歷仕晉漢周宋以功名顯子守節有才辯異

宗時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此黃龍府也蓋晉出帝遷其地故以爲謂云守節應聲詰曰燕然山距此幾許求說懸語塞

李穀

穀有人倫鑒李昉嘗爲穀記室穀謂曰于他日官祿當如我昉果仕至宰相尾載以文章名重周世樞密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處衡石之地不言才品而言命耶穀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四

寶貞固

貞固在五季時位三公入宋以仕不遂放曠山水逐布衣交携效載酒以自適少時中壘若有物贅在喉間常啞闌及爲相日偶大吐一物落銀盤中狀如蜥蜴毒氣蒸蒸衝射命焚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不知爲何物也

李濟

濟唐敬宗十一世孫初事晉祖爲刑部郎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而奪其妻詔不問濟抗疏請寘之法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曰吾與彥澤有私誓約

恕其死濟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范延光鐵券今復何在晉祖拂衣起濟隨爭之晉祖不得已爲罷澤節制已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恣行慘殺人皆爲濟危濟詣謁彥澤彥澤曰若懼乎濟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彥澤大笑釋之晉祖嘗賜延光鐵券許不歿已卒不免故云

張錫福

錫福初仕梁爲棣州判官棣本屬鄆鄆有麴務牙將主之頗恣橫民有犯麴三斤者輒置之死已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福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牙將乞免不許竟法之宰相范質嘗兄事錫福以其無子館之別墅錫福謂相門不宜久處旋棄去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五

邊歸謫

歸謫性廉勁語多觸忤事周世宗嘗大宴廣德殿歸譙酒酣揚袂大言曰止一杯而已耶世宗命黃門扶出之歸謫回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守微者本以獻策擢拾遺因言涉指斥坐決杖故歸謫語及之也翌日酒醒請罪詔復飲數爵以愧之他日與百官班廣德殿忽復厲聲徹上爲奪奉一季

劉溫叟九附

溫叟自幼岐嶷其父岳以世亂棄官居洛中嘗撫溫叟謂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偕爲溫洛之叟足矣遂名溫叟性狷介晉王聞其貧遺叟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即前吏也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王王曰吾饒猶不受況他人乎因命吏輦歸邸他日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因具道溫叟前事太祖賞歎擢臺丞

溫叟之爲中丞也一日晚歸由闕前會太祖方與中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六

黃門數人偶登明德門西闕驛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過闕如常翼日詣對具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侍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傳呼如常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太祖善之中丞府舊有公用茶錢一萬不足則以贓罰物充之溫叟惡其名一不取孫凡

凡雖書生而長將畧狄青歸仁鋪之捷凡有力焉夏人寇大順凡於上前料敵如神間嘗與張耒語邊事曰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乃禁其爲樂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

之非欲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士氣不鼓而求取勝臨敵不亦難乎未敬識其語

凡尤精音律神宗時奉詔詣太常定雅樂嘗言律主聲不諧矣其說甚辯嘗遊佛寺聞鐘聲曰聲斷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歿先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徵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而凡遇疾

張昭

昭先達事唐明宗明宗諸皇子競侈汰昭疏訓儲之法畧云陛下諸子宜各置師傅令折節師事之一日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七

中但令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則每月終令師傅具錄奏聞俟皇上謁陛下下輒面問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識安危之故深究成敗之理明宗不能用昭又事周世宗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超上位者昭疏論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自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遽加大用此四士之受知明主一也然太宗用之而興昭宗用之而亡士之難知如此願陛下常以此四士爲鑒世宗善之昭於書無所不覽究家藏書數萬卷著述甚富入宋值劉銀獻存太祖遣使就其家問禮

寶儀傳

儀清介端重既優學問而風格峻整人不可干以私太祖嘗為周克淦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已太祖令親吏取藏中絹充犒賞儀曰城初下時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著籍是為公帑物非詔不可取太祖以是重其有執及即位每思重任之

儀弟儼有俊才覽古對景嘗兄弟更相唱和多至三百篇而儼尤精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一日謂二人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兄弟五人皆當登進

讀史快編卷四十九

本

士第然無及相者惟儼稍及之亦不能久已而皆驗蓋儼父禹鈞五子長儀次儼次侃次儼次傳果相繼登科馮道贈詩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太宗之為開封尹也儼為判官一日與宴推官賈琰多諧誕語儼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獨無內愧乎上愕然及即位擢叅知政事謂曰汝何以遽臻此儼曰陛下不忘舊臣耳太宗曰不然向者卿面責賈琰朕以此旌直也儼嘗與丁顯同官顯子謂時方幼儼見曰此兒必遠到因以女妻之後為宰相太祖嘗言近朝卿士惟寶儀質重有家法諸弟不能及傳亦人

中林耳儼有操尚可嘉也

石熙載

中立

熙載微時嘗負米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謂曰真人將與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忽不見已事太宗位尚書僕射子中立性夷曠有學涉善警校秘書凡書經中立校者人競傳之性好客客至必與飲飲不醉不得去家產歲入錢百萬末年費幾殫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然不能具葬云

李穆

弟肅

穆性至孝母嘗臥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

讀史快編卷四十九

九

母意穆似坐泰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給祖母云奉詔輸獄臺中及責授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母終弗知也母亡遂以毀滅性穆善篆隸尤工畫而每稱其事穆弟肅十歲能詩舉進士甲科性嗜酒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嘗作代周頌答北山移文書幽憂子文又為病鵲賦意皆有所刺云

薛居正

惟吉

居正好讀書為文落筆不能止嘗舉進士不第作遣愁文以自解事太宗官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會進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遂出至殿門外飲水

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及左右取水至不能飲矣偃閣中吐氣如煙焰與歸私第而卒子惟吉

惟吉少好弄嘗與伶人遊追逐角抵蹴鞠縱酒無度太宗親臨居正喪妻拜於喪次上存撫再三已而問曰不肖子今安在頗改行否恐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表側竊聞上語頗懼不敢起自是謝絕非類盡革故態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

沈倫

倫性清介嘗從王全斌入蜀斌等競取王帛子女而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十一

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太祖擢之嘗值歲饑鄉人假粟者貸之至千斛盡焚其券尤好釋氏信因果盛夏坐室中室多蚊恣其啖嗜童子秉筴至輒叱去人笑其愚

盧多遜

多遜文詞敏贍而多權畧每發奇中太祖好讀書恒取書史館多遜戒吏但取書必先白因預得通夕閱覽及旦或問及書中事輒應答無滯以是同列皆服之然多攻趙普短卒爲普所中歿匡州多遜未敗先一夕雷震焚其累世先墓林林盡蓋其兆也初多遜

父億性樸素及多遜貴服用漸侈億慨然不樂母言曰家世儒素一朝富貴暴集吾未知稅駕之所已而果驗人服其識

李琪

琪本燕人於蕃部兵馬山川形勢無不熟悉太宗議討幽薊詔羣臣上言邊事琪疏其徑路所繇及一切攻取之術幾數千言俱親切中窾綮上頗采之已李繼遷寇靈武琪又上言邊事上密以示李繼隆令擇利行是時琪年七十九矣尋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而口授以詞作多幸老民敘大意謂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之實天幸也又曰占遺表數百字而卒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十一

李昉

宗諱

昉性和厚爲文慕白居易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洎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昉期望必詣昉或謂昉曰李公素薄君君何數詆之昉曰吾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公也

昉別墅有園亭之勝旣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楊徽之年七十五鄧剡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水部

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正議聯集會於園亭適以蜀寇起罷

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昉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帝曰多遜居恒每詆卿一錢不直卿乃為解耶上自是益重昉昉居中計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則必與霽色溫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於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與語命三十年以病心悸卒蓋積慮勞思所致云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十三

昉子宗諤七歲能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繇鄉舉第進士卒官翰林學士宗諤工隸書多著述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真宗嘗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子孫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兩家耳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呂蒙正

上嘗於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季生靈凋喪令人悚懼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若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村落往往蕭條不必盡然也上為之變色蒙正

侃然復位不少誦

上嘗諭中書擇人北使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也蒙正曰臣非執陛下未諒耳是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敢妄隨人主意以悞國事時同列悚息而蒙正恬如也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

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例至是蒙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猶有高才老巖穴而未沾一命者乎此子甫離襁褓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十三

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官九品時有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勲業且遠過我遂令與諸子同學厚視之言子即富弼也又嘗對帝謂兄子夷簡有宰相器時方任推官耳其倫鑒如此

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忘焉若不知之為愈乎時皆服其量其初相時朝士有藏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

欲獻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裁聞者歎服

張齊賢

齊賢少貧力學慕唐李大亮之為人遂字師亮太祖
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上召見齊賢以手畫
地條陳十策上善其四策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
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都惟得一張
齊賢其人宰相才也吾不欲官之異時可使輔汝太
宗策進士欲擢齊賢高第而有司偶失檢選置不錄
上不悅爲一榜盡與京官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十四

楊業戰沒於代上憂之齊賢自請行既至約滿美以
并兵來會而問使爲遼所得時師期既滿且虞美衆
爲遼所乘已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北并會得密詔
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全軍不許出已追遠矣於時
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
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
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
意謂并師至駭而走齊賢發伏掩擊擒其北大王之
子一人斬級獲馬仗無算

齊賢才識敏辦爲相時嘗有戚里分財不均者更相

訟至入宮自訴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
命之賢乃坐相府召訟者至問曰汝非以所分不均
乎曰然命具款核實乃召兩吏押出令甲入乙舍乙
入甲舍貲財勿得動分書交易之明日入奏上大悅
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

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福壽康寧世
罕其比當其自司空致仕還也入辭使坐方拜而仆
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既歸洛
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
間意甚閒曠當其貧時父歿無以爲葬河南縣吏有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十五

爲辦其事者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至貴顯禮不
替時論多之

齊賢子從誨以祕書監致仕居家嘗事于謁其子謂
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之鍾湖爲
休老地今洛下雖無鍾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
非朝廷所賜皆閒逸之人所得有大人盡羽服優游
何必更事請託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祕書而眠何
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時以爲名言

賈黃中

黃中五歲時其父玘每旦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

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燭類賦咏父恒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吾母矣爲作詩以賜

黃中性至孝時時念母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歸京上因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語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黃中遘疾二年卒時年僅五十六而母尚無恙竟如上言既葬其母入謝上謂曰勿以諸孫爲念朕

歷代名賢傳

卷四十九

十六

嘗不忘於聘葬錢三十萬外別賜母白金三百兩是時張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綰紳榮之

錢若水

若水十歲時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嫌太速爾雍熙中遂舉進士歷翰林學士普草詔賜趙保忠有云不斬繼還開殺免之三窟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讀之賞其確當再上籌邊策俱切中事情上每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自知年壽不永故無遊權位享官觀察經畧使年僅

四十四上賜其母白金五百兩

蘇易簡

太宗臨軒策士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上覽奇之擢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王堂之署四字令易簡勝於廳額時宰相李昉及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昉等各賦詩紀其事他日直禁中以水試敬器上聞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敬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逸製也因奏持盈之戒上嘉賞所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文選三十卷俱藏祕閣

歷代名賢傳

卷四十九

十七

易簡母孫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咸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他日因言賈黃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沈湎太宗嘗戒約深切且草書戒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語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歟可惜也

郭贊

贊事太宗官參知政事一日奏曰臣受陛下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贊對曰雖

然無益猶勝姦邪性好士宋白以文學沈下位贊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贊一見器之及典貢部以爲奏名首初贊邑人有忌贊才名者潛構毀贊而已連上不中選及贊再知貢舉邑人子猶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贊聞令所親召還俾就舉尋中第士論多之

李至

至字言幾其母張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以字圖使忤之及寤若有物在胃中者遂娠而生至自幼屬文詞華瞻蔚事太宗兼祕書監每與李昉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上嘗幸祕閣出草書千文爲賜至卽勒之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大韻而成理無足取若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爲書孝經以賜

李至

卷四十九

十八

至道初真宗始正儲位至與李沆並兼賓客上詔太卜事以師傳禮每見必先拜至等辭不敢當詔云無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錯集置之几案又賦五君詠爲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然幼孤育於養龍使李知審及貴卽逐其養子而利其資士論薄之

辛仲甫

仲甫本文吏而有文武兼資之望太宗朝嘗奉使契丹契丹主問堯進何如人如進輩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才何足道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必無二虜竟不能屈之先嘗自右補闕出知光州徙彭州州故少樹暑無所休仲甫爲課民栽柳以蔭行道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王沔

沔字景初其母張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以字圖使忤之及寤若有物在胃中者遂娠而生至自幼屬文詞華瞻蔚事太宗兼祕書監每與李昉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上嘗幸祕閣出草書千文爲賜至卽勒之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大韻而成理無足取若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爲書孝經以賜

李至

卷四十九

十九

至道初真宗始正儲位至與李沆並兼賓客上詔太卜事以師傳禮每見必先拜至等辭不敢當詔云無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錯集置之几案又賦五君詠爲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然幼孤育於養龍使李知審及貴卽逐其養子而利其資士論薄之

趙昌言

昌言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場屋廷試日太宗覽卷睹其父名謂左右曰趙叔嘗爲東畿宰朕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又善訓其子可嘉也遂擢昌言甲科昌言強力尚氣所至以威斷立名嘗其爲樞密也陳象與董儼胡旦梁顥四人皆同年日夕會昌言第京師

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

胡旦者故與備書翟穎卿旦因詭作大言使穎上之改穎姓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而自薦為大臣又歷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為內應開封尹廉得其情以聞詔捕穎系獄鞠狀於是昌言坐貶已知天雄境豪民頗時芻蕘圖利誘姦人潛穴河隄以是河屢決昌言至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詹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

陳恕

太宗時恕為三司使每便殿奏事上或未深察加詰

讀史張編

卷四十九

二十

讓恕即敘拔職縮退至殿壁間負立若無所容者俟上意稍解輒復進執奏如前或至再四終不易上卒從之真宗初即位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屢起之不進他日面詰恕恕對曰陛下富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

恕嘗奉命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江南貢士悉黜落又授貢舉非其人之條取甚少而所取士乃王曾為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恕每自歎吾得曾名世才也可不愧知人矣已病求解職真宗聽舉一人自代恕薦寇準準視事檢前後與革事類為冊躬至恕第請

糾擿恕亦不讓一一押之

恕不喜釋氏嘗疏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但存而不論可也嘗怒其子淳濫用錢方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多與非類遊習武藝願出為外州軍校真宗不允與京職尋以賄敗疾將革口占遺奏且約束後事無不周悉已卒上為之廢朝

張洎

洎博學強辯吳越王錢俶薨有司議謚忠懿上其狀有亢龍無悔語時張佖駁之以為四字非臣子所宜言請改正洎上議曰按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讀史張編

卷四十九

二十

多惕若厲無咎王肅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九二為大夫九三為諸侯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是人臣之極以慎守免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鎔錐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登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止云受寵

若鶩居无無悔本無无龍無悔之語乎議上似坐學
漢罰一月俸

洎善何人主意為迎合李繼遷寇靈州上詔宰相呂
端等各陳已見端以為詢謀僉同宜合上一狀洎越
大奏曰端備位弼直乃務以雷同為職默端曰洎欲
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非實有鯁切之理上默然
翼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殊匡事請棄靈武以省餉
餉蓋上嘗有此意而洎迎之也上覽奏顧向敏中曰
洎初事李煜於江南王師南討猶勸煜勿降已歸朝

史快編

卷四十九

二二

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
之乃圍城日洎所草召上江救兵蠟尤書也洎頓首
謝曰實臣所為然犬吠非主此特其一耳他尚多有
上壯而釋之拜太子中允顧性貪險煜既歸朝貧甚
洎時巧索之煜以白金瓶面器與洎洎意猶未滿而
已獨怪焉雖至親絕無所賑贍

陶穀

穀強記博覽多畜法書名畫善隸書奔競務進尤工
曆數太祖嘗受詔未有禪文穀從旁出諸袖中曰已
具太祖心薄之先事石晉嘗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

珠漢地當出王者契丹王必不得歸國及耶律德光
歿有李光茫指北數曰自此契丹自相魚肉永不亂
華矣遂歸漢

王著

唐書

著善屬文而性豁達無城府先舉漢乾祐中進士建
隆四年著以中書舍人直宿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
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併發其平日醉宿娼家之
過黜為比部員外郎是時有扈蒙者好釋典戒殺不
言人是非而有笑疾雖在上前每不能自禁

王祐

唐書

史快編

卷四十九

二二

祐事太祖掌制詰時慮多遜為學士陰傾趙普多遜
每諷祐止已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傾張說事為從
解解多遜愆不悅及普再相多遜遂敗與前融事
頗類識者服其先見

符彥卿鎮大名有譖其異志者太祖命祐代之併察
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他且曰五代之君多
因猜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自是
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祐子旦祖昶子質

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為駑奢而質獨簡素如寒士旦
初為中書舍人家貧質人息錢至償以所乘馬質因

閱書得其故系召子弟論曰此吾家素風爾曹幸毋忘范仲淹既貶朝廷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止之質曰范公賢者吾得附其黨幸矣世以此益之

張濬

濬能文登進士第爲系維翰所器妻以女太祖時權直學士院坐與詞臣校藝不及格黜爲郎意怏怏淳化中太宗與羣臣論及文士因曰如張濬者本典書命而試以策豈其所長此蓋陶穀諸人以計沮濬耳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又豈有不失律者

侯陟

唐史快編

卷四十九

二十四

侯有吏幹而性狡僞巧中傷人太祖嘗召楊克讓命坐與語論以將大用陟素忌克讓偵知之因奏事上問楊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甚善知其人才識朝廷佳士也近聞其自言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器以自奉臣頗快之上怒亟出克讓與郭

李符

趙普欲誣廷美趣符上變及廷美既貶房陵普恐符洩語坐他事貶寧國軍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宜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已符坐弭德

趙黨詔徙嶺表普竟移符春州歲餘卒

吳虔裕

虔裕嗜進而輕率先事漢隱帝是時楊邠求解職隱帝謂曰樞機之任非卿不可何遽有此請虔裕時在坐卽颺言曰機要重地非可久處俾後來者迭居可也帝惡之入宋掌金吾三十年踰八十無倦意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吾縱僂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

張勳附王彥超

勳累戰功乾德初官衛州刺史性殘忍好殺無厭每攻陷城邑輒擄言曰且斬於是橫罹鋒刃者甚衆其赴衛州也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聊生時有王繼勳者每臨陣必用鐵鞭鐵槊鐵槌所向無前人目爲王五鐵

唐史快編

卷四十九

二十五

張藏英

藏英唐相嘉貞裔也唐末舉族爲孫居道所害藏英時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遂居道於幽州市輒引佩刀刺之不久反爲吏執節帥壯之釋不問居道懼避地關南藏英乃求爲關南都巡檢至則微服攜鐵槌匿居道舍傍伺其出擊之仆地斃其耳噉之遂會歸設

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輟之嚼其肉三日刺其心以祭因詣官待罪一時朝野目爲報讐張孝子

楊業附

業事太宗爲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自若也嘗言吾爲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兔朝廷以其老於邊事命鎮代州契丹兵入每望其旌旗輒引去一時號爲楊無敵

朔州之役心知必不利言於潘美而爲督將王侁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有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

父母妻子與我俱

卷四十九

二十六

無益也可亟走還報天子衆皆感泣不肯去無一生還者事聞上爲震悼于延昭亦以善戰著在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爲楊六郎

荆罕儒

罕儒事太祖志欲削平太原業未竟而卒生平輕財好施泰州有煮海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八而用猶不足有供奉官張奉珪者以使至自言唐張承業子罕儒曰吾夙聞張特進名恨不與同遊今幸識其子卽遺之錢五十萬米千斛進士趙保雍以登科覆落遊海陵罕儒延與語因言綠江樵務以絲易茗有

重利罕儒立召主藏吏籍藏中絲得四千餘兩盡遺之其大致如此

曹克明

克明有智畧眞宗時累戰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旣至蠻酋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愈克明日何以驗之曰請試鷄犬克明日當試以人卽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藥酋立歿羣蠻慚懼而去

何繼筠

太祖親征晉陽契丹來援時繼筠屯兵陽曲帝召至行在所授以方畧命赴石嶺拒之謂曰曩日亭午俟

續史

卷四十九

二十七

卿來來捷也至期帝御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至遣逆問之乃繼筠子來獻捷擒刺史二斬首千餘還拜建武軍節度使未幾卒太祖臨其喪流涕曰繼筠捍邊久吾所以不早授方鎮蓋慮其數奇不意果驗也因解佩劍令殉葬予承矩

承矩有將畧善談兵嘗言兵不患寡患驕惰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又言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衆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鬪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其典長沙

日能識李沆王旦於佐使謂有公輔器云

李漢超

太祖時漢超爲關南兵馬都監關南人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又貸而不償者上召其人問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上曰漢超朕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爲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汝尚能保有其家貨乎責而遣之仍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償汝勿復爾卽用不足何不以告朕漢超感泣誓以死報在郡十七年邊境以寧

郭進

卷四十九

二八

進有才幹而性嗜殺士卒小有犯輒寘死太祖每遣使必諭曰汝輩謹法吾猶貸汝郭進殺汝矣然能以權道任人嘗任山西巡檢有軍校詣關訟進者上召訊知其誣卽遣送進今殺之會并寇入進謂其人曰汝能論我信有膽氣今拾汝罪能掩殺并寇者卽薦汝於朝如敗者卽自投河東毋汚吾劍也其人踴躍赴關竟大捷進卽以關上擢之

開寶中太祖令有司爲進造宅詔悉用甃瓦有司言舊制甃瓦非親王公主第不得用上怒曰進控扼西

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吾視進豈減兒女其亟往督役無妄言已進卒牛思進代其任牛思進者少從軍以絕力著嘗取強弓絃於耳以手引之今滿又嘗負墻立令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屹不動

李謙溥

謙溥事太祖累戰功爲緣邊巡檢使先是謙溥與宣祖同閭閈弟謙昇與太祖爲布衣交其母聞嘗厚待太祖故卽位後數迎入宮中使左右掖之令拜命坐賜飲食話舊故資贈優渥謙溥子允正事太宗允正女弟適許王以居第質於宋僱太宗詰之曰爾父

蕭道海

卷四十九

三九

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何遽質之允正以實對卽遣內侍輩錢贖歸之一時縉紳爲賦詩紀其事

蕭道海

太祖徵時嘗客遊漢東依道海父宗本時道海頗憑父勢多倨侮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須臾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對他日對論兵事理屈拂承起太祖遂辭還自是紫雲漸散旣卽位一日御便殿召道海入見道海惶恐請死上笑謂曰卿尚記往日紫雲黑龍之事乎乃叩頭呼萬歲

是時適有軍卒擊登聞鼓訟違誨不法事者遵誨懼甚太祖召謂曰朕豈念舊惡汝勿憂且用汝因問若母今安在遵誨曰母在幽州經患難睽隔久上爲厚賂邊民竊迎其母歸之遵誨謝上乃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以賜或進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此何足嫌旋遣鎮澤潞

馬仁瑞

仁瑞十歲時其父遣就鄉校輒逃歸又遣之旬餘不識一字博士咎之仁瑞怒夜潛往放火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每集里中兒數十人與戲爲行陣狀自稱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十

將軍日與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畏伏則又市果實恒均給之羣兒以是益親附及長遂用將畧顯

開寶中仁瑞爲瀛州防禦使時兄子偶因醉誤殺平民系獄當放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耳願以過誤殺傷論仁瑞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是怙勢非過誤也安敢以私親撓國法竟論如律

梁迥

迥性本貪冒而外示嚴介不可犯嘗奉使江南初至時雖餽遺食品俱峻拒南人頗憚之已漸習僂珍貨直鉅萬緡輒覲然受臨發猶縱酒屬適若戀戀不忍

發也尤盛率不喜文士故事節帥出鎮或來朝賜宴殿廷翰林學士皆預坐及迥爲開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於是學士罷與宴自此始

史珪

太祖時郭貴知邢州梁夢昇知德州貴親舊之在德州者頗爲姦利夢昇一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因密遣告珪謀所以去夢昇者珪悉其指一日上偶言邇來中外皆得人珪遽曰今文臣亦未必皆善如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成因數其某事某事上曰此必刺史不法耳夢昇真清強吏也卽命中書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十

譚延美

延美起自羣盜而有智謀以將畧顯雍熙中奉命與田重進北伐出飛狐遇敵兵甚盛重進難之延美曰彼恃衆易我正當出彼不意輒麾騎直進敵遂潰斬級五百獲其將大鵬翼以歸大鵬翼者敵之梟將也端拱初徙知寧遠軍一日契丹兵抵城下延美爲開門以待虜疑不敢入圍城數日門開如故民出取芻糧無異平日而虜竟引去

尹繼倫

端拱中契丹入寇上遣李繼隆發兵萬餘護送輜重契丹將于越謀知率精騎數萬邀之時繼倫為緣邊巡檢使方領數十人巡徼路與寇遇越徑趣大軍不領倫倫謂其麾下曰虜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將乘勝我而北不捷且洩怒於我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直前不虞我至力戰而勝足自樹縱火詎民然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遂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越後天未明及之越去大軍四五里方會食且戰繼倫輒從後掩擊殺其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時于越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乘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

劉蟠宋瑄

蟠嘗舉進士太宗時歷左諫議大夫性簡素能攻苦食淡而好為弔詭以售知人主初嘗與茶作太祖每臨視之蟠偵駕至輒承短後承若偏持挺以督工後或攀頭跣足遽出迎謁太祖以為勤事賜錢二十萬時有宋瑄者歷官三十年未嘗問家事惟聚書貽子孫曰使不忘本先進上解褐時為青城主簿惟事寫書秋滿載數千卷以歸

樊知古

知古家池州嘗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謂造浮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八寸金陵遂平擢侍御史

知古嘗為營田使奏請修城木五百萬牛草三百萬上曰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匈奴黃河互為中國患朕自即位來或疆場無事則有修築圯堤之役近

讀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

者邊烽告警則黃河幸復安流此蓋天意更迭垂戒人主深溝高壘預備不虞自是王公設險之義若所請過當不重困吾民乎詔有司量給之

知古本名若水上嘗因召見問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以亮直著臣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因奉詔按倪若水實名若水知古學淺妄引以對士為傳笑微時嘗辱於豫章洪氏洪故掌權酷通錢數百萬知古為轉運費償銅錢以快意焉

臧丙

丙字夢壽淳化初官諫議大夫尋卒年僅五十三丙

舊名愚字仲回少孤嘗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此壽徵也以老人星出丙入丁遂改名丙然卒無驗或謂丙於禮不當更名蓋古人戒數占夢云時有李八百者自言已八百歲度支使陳從信冀得其術事之甚謹竟無所得

王昭遠

昭遠少負膂力善騎射以狀偉色黑其父名之鐵山太宗在晉邸遠特被親遇嘗呼其小字而不名也歷勤州防禦使治綫錦院爲公署掘地得鐵形若山或言此地卽鐵山故管正與遠小字合衆奇之其祖母郭氏嘗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當至公侯昭懿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懿昭遠弟已果驗

王賓

賓性佞佛賜資數千萬俱奉釋氏嘗在黎陽見古寺廢捐奉錢修之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碣有賓姓名事聞詔賜經一藏錢三百萬賓有妬妻悍甚不能制時軍法不許挈家之任賓妻擅至宅賓懼以聞太宗召妻至俾衛士杖之百以妻忠靖卒妻一夕歿

姚坦

坦字明白性強口爲益王府翊善王嘗於邸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州縣督通小民流血被體以成此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營假山聞之罷役

益王少佚豫坦每醜詆之王不能堪時左右教王詐稱疾不朝者逾月太宗頗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甚鬱鬱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王不能用其諫而又詐稱疾王年少必爾輩爲之未幾王果薨先是上嘗戒坦元德知書好學亦稱賢王卽不中節亦須婉詞規諷若無大故而詆訐之豈翊贊之道及是上顧侍臣曰坦不知大體但賣直取名耳

雷德驥

德驥無文彩頗任強直編纂物初事太祖以趙普擅增刑名抗言訐之上怒黜爲商州司戶知州希宰相旨文致之訕上其子擊登聞鼓訟冤普由是出鎮河陽已事太宗歷戶部侍郎會普再相宣制日德驥方正班不覺易之墜地子有終有隣有終性倜儻畧小節不畏強禦初就選典選戾陟木

書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四

書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五

彌難犯選人無敢譁者有終獨抗言願爲大郡治獄
掾陟叱之曰年未三十安能任此有終曰顧其才何
如乃論年耶自是名顯其後業甚著卒官宣徽北院
使輕財好施每出家貲以佐公費之不給身沒之日
宿負不啻千萬

有隣性傾險奸計人陰私嘗發劉偉胡贊等僞牒偉
棄市贊等竝籍家而有鄰以是擢祕書省正字自是
屢告密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杖擊之有鄰號呼聲
徹外尋歿其孫簡夫初隱居不仕乘牛出入冠鐵冠
自稱山長及關中用兵輒以口舌押闔公卿間騶御
讓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十六

王德用

德用將家子嘗從其父超以六萬衆戰李繼遷於鐵
門關斬級俘掠以數萬計還太烏白池諸將多失道
敵躡之勢甚張超按兵不敢進德用獨以精兵五千
轉戰三日敵乃却已下令曰歸師迫險必亂亂行者
斬一軍肅然是時超亦爲之按轡云繼遷懾其嚴整
不敢逼而去時年僅十七耳

德用嘗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
會契丹有牒者來覲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

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若以不戰勝也明日
故大閱士皆踊躍奮擊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
所向覩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
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太后崩
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非故事亦不奉詔他日仁
宗閱故謀於太后閣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
爲可大用遂拜簽書樞密院事且遣使者趣入院自
是遂兼將相

德用狀貌雄異面甚黑頸以下則白哲屢臨邊境名

讓史快編

卷四十九

三七

聞四夷小兒婦女皆呼爲黑王相公以其面黑也既
致仕會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問譯者曰黑
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起門下平章尋知樞密明年
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相將相皆得人矣

呼延贊

贊武人有膽勇每自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
殺賊字下至妻孥僕隸皆然諸子耳後刺字曰出門
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
巾兩傍有刀絳帕首乘驢馬以自異更有誕誕不近

理者盛冬以水沃孩穉蓋冀其長耐寒而勁捷也故其子嘗病贅又自割股爲羹以療之

周仁美

仁美負膂力隸殿前班嘗從太祖過祗候庫問其力能負幾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上笑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卽賜之自成環州歷澶州會召見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更奏曰臣久戍外郡前後戰陣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幸對萬乘倘得滯員宿衛立殿庭下一日死無憾矣上壯而留之

讀史快編

卷四一九

三八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

讀宋史

明儒趙維震節

元臣脫脫不

列傳

呂端

端性凝重外去丰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風折檣舟人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王元僖坐裨贊無狀遣官就鞠於府端方決事使至曰有詔推君端肅然顧左右取帽來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制問卽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剖答太宗知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一

端欲相之武謂端稱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日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磬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

李繼遷授西鄙保安軍奏復其母太宗獨召寇準謀誅之準退過端端問曰上獨召君計事戒勿言於端乎端備位宰相若軍國大計不可不與聞準告以上意端曰君何以復上準曰議斬之以懲凶逆端曰此非計也準少緩之卽入奏曰陛下亦知漢祖分羹事乎夫舉大事不顧其說況繼遷悖逆之尤乎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徒益怨忿堅其叛耳以臣之愚

宜置之延州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
心而還母命吾制之矣上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
事其後羈縻不大擾卒納款端之力也

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乃潛結中宮謀
立楚王元佐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
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
嗣以長順也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
得復有異議即奉太子踐祚是爲真宗時垂簾引見
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
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峻不
便升陞上特敕梓人爲納陛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
揖而不名

讀史學編

卷五十

二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
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不劉
錫等游遂爲鄭人真宗時與寇準並相爲人有韞藉
好讀書雖耆年目眊猶手自簪校至親繕寫尤精詞
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
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
偁嘗時士安識之逆旅即畱教以學遂登科第進用

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畢仲游

仲游以提點河東刑獄召改祕閣太原銅器名天下
仲游獨不市一物且行懼人以爲矯也爲買二茶匕
而去時韓縝按視太原聞而歎曰公叔可謂真清已
知耀州州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諭境內曰郡賑
施若干與平糴若干可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也州
富室知有備遂不復閉糴各發廩民遂無飢徙

仲游善屬文切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以詩
文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

讀史學編

卷五十

三

已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精謀極慮固功業而善壽
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
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
也若知畏於口而不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
非其所非則衆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吾謀而怨者
誠已敗其事矣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
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也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
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危身觸諱
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淋溺也賦感之
司馬光爲政一切求反於王安石仲游與之書曰昔

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夫散青苗置市易歛後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後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也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而去者可

卷五十一

四

復存然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財計以諸路所積錢粟悉歸地官明示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而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令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向者所論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爲安石之徒者且十七八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而累百之中僅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強爲之新法雖廢將復舉況未廢乎以此抹前日之敝如人久病少間其

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發然竟如其慮

寇準

準字平仲年十九登進士第時太祖兼士必親自臨軒見年少者每抑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始進可欺君耶擢右正言直史館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太宗嘗因大旱召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獨曰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

卷五十一

五

之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言之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兩之弟益主守財至于萬乃止故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止問河兩頃首謝上於是切責兩而知準可太用

景德初契丹大入寇急書一夕五至時準在中書得書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問準準曰陛下欲下此不過五日耳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時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

史蜀人請武都帝問準準心知謀出二人乃陽若不知者驚曰誰謂陛下盡此策罪可斬也駕親征虜當自遁萬一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虜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遂決策親征

帝之在行宮也每使人覘準何為一日覘者至準方與楊億飲博呼譁還白狀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其見倚重如此會虜騎薄城我兵敗之復射中虜將撻覽額撻覽自是虜奉書請盟準不許而虜使者來益數準意擬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會帝厭兵意在羈縻之而時又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

讀史集傳卷五十五

本

已辭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命之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惺惺謂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往竟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初丁謂出準門既位參政事準猶甚謹一日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自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慙心銜之他日準復奏丁謂錢惟演皆佞人不可以輔少主謂益憾自是日傾準準貶雷州司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及謂詣見準拒之準家僮時有謀為報讐

者準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伺謂行遠乃出之

準之徙衡州也命未下而準已疾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賜準及病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既卒而衡州之命至歸葬西京道出公安公安人皆為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以挂紙錢逾月枯竹盡生蜀眾因為立廟以祀

讀史集傳卷五十五

七

初張詠在城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以待仍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喻其意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必闔扉脫驂家未嘗焚油燈雖庖廐所在必然炬燭

李沆

沆識度宏遠兒童時已具公輔器雍熙中同宋湜王化基並除右補闕上各賜錢百萬以沆素貧多負債別賜三十萬令償貸他日與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遂拜給事中

真宗時沆在中書上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冊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

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上復問
沆沆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
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李繼遷擾朔方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為靈州必
爭之地一失則沿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訪於沆
沆曰繼遷不攻靈州非朝廷有也以臣愚見不若密
詔州將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庶關右之民得息肩耳
時異議者衆沆議格未幾而靈州陷

西北用兵天子肝食參知王旦歎曰吾輩安能坐致
太平沆曰少有憂虞足為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

宋史休編

卷五十

九

宋必無事且未為然已契丹講和西夏納款帝遂有
侈心而天書之事起時王旦目擊其事欲諫則業已
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沆前語乃喟然曰李文
靖真聖人也時遂目為聖相

寇準與丁謂善屢薦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願其為
人可使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能終抑之使在
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未幾準為謂所
傾上嘗問治道何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最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也

沆在中書未嘗有密奏帝一日謂曰人皆有密啓卿

何獨無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深惡之豈敢效尤嘗讀
論語喟然歎曰沆為宰相如節人而愛人使民以時
語尚未能盡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沆為相接賓客嘗言馬亮與沆同年又與沆弟維
善一日語維曰外議謂大兄無口宛維乘間以語沆
沆曰吾非不知也今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
無壅蔽矣若國家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薦紳如
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吾與幾猶不能啓發吾
等自餘諸子坐起拜揖猶周章失次即席惟自論功

宋史休編

卷五十

九

世以秦龍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有曲意妄言
譚世所謂龍章龍單之術僕病未能也沆於諸弟尤
器重維及相對燕飲清言卒未嘗及朝政

沆內行修謹無枝葉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
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
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親奉禮廳事已
寬矣故雖頽垣傾壁而絕不屑慮堂前藥欄環要戒
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要語沆曰身
豈能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及戚屬勸治第沆曰身
食厚祿時有橫賜計葉裝亦可治但念內興以此世

界為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果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為其素尚如此已流辛帝哭之慟駕臨喪賜白金五千兩

王旦

旦字子明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旦生幼沈默祐器之曰是兒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屏舊有物怪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呻吟呼曰相君來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真宗幸澶淵旦從會雍王元份疾帝命旦還權知雷

御史張

卷五十一

十

守事旦奏曰臣有所陳願宜寇準奉至旦奏曰十日不得捷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遂叩還京徑入禁中下嚴令戒不得傳泄及帝還旦子弟家人皆出迎旦於郊忽聞後有駟訶聲視之乃旦也始知旦居守云

上方東封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彼知車駕東出始以此探我虛實耳正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幣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論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報大怒西夏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肆誕請詔責之帝問旦旦曰母

也請教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

王曾張知白等參預政事一日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批旨徑行恐滋外議旦遜謝不答他日奏對旦既出曾等復入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曾等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論以小事聽便宜行卿第謹奉之可耳曾等愧而退

旦一日自朝歸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入者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

御史張

卷五十一

十

決此必憂朝廷矣聞知名士必召與語或使獻言規其才之短長因密籍其名以備薦他日其人或復來則絕不與見也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俄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令往中書問旦始知為旦所薦凡旦所薦士皆類此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旦謝不與見師德意為人所短以告向敏中屬為解一日敏知制誥旦曰可情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某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士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第進奉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

爲言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薄待我耳第緩之聊以戒嗜進

旦嘗與楊億評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斯之庶終吉若獨當權祇爲身累耳後果如其言景靈宮之後旦與內侍周懷政偕行懷政每乘間詣必謝去必從者齊至旦始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畢即退其後懷政以事敗入方服其遠識

陳彭年嘗爲科場條目呈政府旦投之地曰向翰得有幾日便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惶恐退向敏中

讀史快編

卷五十

十三

一日出示彭年文字旦瞋目收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遇與建符瑞圖進取耳內侍劉承規得幸病且欲求節鉞帝謂曰承規待此以瞋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有求樞密使者奈何事竟止

帝擬相王欽若以問旦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渥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旦沒欽若始大用謂人曰爲王于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寇準平日於帝前數短旦旦獨專稱準帝一日謂旦

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缺失多準於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第送還密院準大慙

寇準罷樞密使託人求使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準憾之已竟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臣安得至此帝乃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自愧歎以爲不可及準在鎮每遇生辰輒造山棚大會賓客又服用僭侈帝聞怒謂旦曰

讀史快編

卷五十

十三

寇準每事欲效朕何也旦徐對曰準誠賢獨無如其曠何上良久曰然此正是曠耳意遂解

旦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瘁憫然許之尋又命以肩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答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

旦初相時家人有欲以錦綉飾簾者戒不許有貨

玉帶者旦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毋乃勞乎亟還之飲食不精潔但不食未嘗怒家人試之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啖羹曰我偶不喜肉他日墨其飯則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

一生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立田宅多徒使爲不義耳真宗欲爲治第旦以先人舊廬辭宅門壞主者徹新之誓於廡下啓側門出入旦每至側門輒據鞍俯而過侯門成始由之其流蘊多類此

旦疾甚上遣內侍候問相望於道帝手自和藥并著

讀史快編

卷五

十四

積賜之疾將革亟延楊億至臥內求撰遺表正序平生遭遇願上日親庶政進用賢才少減焦勞之意而絕不爲宗親乞恩澤表上帝歎息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葉末自益四語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令昇至內闈詔不許帝還至門而旦已薨帝臨喪爲之慟悼

天書之說起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旦謂欽若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當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帝尚猶諒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自是意決遂召旦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共之旦攜歸發視皆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是少玷云

向敏中

敏中愷悌多智畧太宗欲大用之會有忌者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賄敗會發書歷詣朝貴求求藏敏中亦與焉事下御史按實侃書果及門然敏中睹其名不啓封卽遣去矣俄捕侃私童至詰之云原書納箙中極隔江傳舍亟馳驛往攝得之封題如故事聞

讀史快編

卷五

十五

詔異之卽召見拜同知樞密事

真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以西鄙事聽便宜處置時中外危疑敏中得詔緘之視政如常會大儻有告禁卒欲倚儻爲亂者敏中至期盡召諸賓僚置酒縱閱而密伏甲幕下儻入先於中門外馳騁因召之及階敏中振袂一揮甲士齊出盡擒之搜果各懷利刀卽席斬焉旣屏戶以灰沙掃庭乃張樂宴飲一時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諱曰朕卽卽位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

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往則門閤寂然因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主眷特殊不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之勲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陰使人問庖中今日設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性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時度支母病古嘗言天下通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支僕擬啓捐之欽若聞一夕命吏密校成數翼日卽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對曰先帝固知之殆與陛下收人心耳卽口放通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自是嚮用欽若

契丹旣受盟眞宗雅重寇準每退必目送欽若欲傾準一日謂帝曰陛下敬準以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役是也諸侯猶恥而陛下反以爲功耶帝愀然欽若又進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帝自是遂嫌準

帝旣入欽若言居恒忽忽不樂欽若度帝厭兵乃詭奏曰陛下試以兵取幽薊卽可滌前恥矣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安能復事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次惟封禪可以鎮四海誇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希世絕倫之瑞卽又曰天瑞安可必當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獨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自是天書之誕遂起

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瘰癧時人目爲瘰癧相少時遇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遇異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場禮神朱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裴度祠於圃田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相爲表裏時目爲五鬼誠如聖諭

丁謂

寇準之再貶也帝意止欲謫之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司馬同列莫敢言獨王曾以帝諸賈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便準也時制未下謂即取葉改云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謹此

震驚遂至沈劇於死凡與準善者一朝盡逐之

謂欲引林特爲樞密李迪執不可遂與迪大詬帝命兩罷之出謂知河南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自陳忿爭由迪願復留遂賜坐左右設墩謂輒顧曰有旨復平章矣乃更設枕謂出卽入中書視事如故

謂既竄崖州惟日事浮屠因果之說著詩文數萬言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守劉燁祈轉付家戒使者曰伺燁會僚衆時呈達燁得書遂不能隱卽以聞帝啓視則語多自刻責敎國厚恩戒家人毋怨望帝感惻遂徙雷州蓋始終知數用事也

讀史快編

卷五十

十八

初謂少時嘗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爲韓愈柳宗元後歷二百年始有此作名自是顯性故多機凡圖書博奕音律諸伎無不洞曉每休沐會客盡陳諸具聽人人自便而已從容應接其間莫能出其意者其嘗昭應宮王欽若料工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而工訖

夏竦

竦以文學負時名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能識古文奇字有集一百卷治軍嚴敢誅殺威畧頗震然性貪狡積家財累鉅萬廣畜聲妓以自娛而好陰間僚屬

使相稍阻遇家人亦然其經畧西邊也元昊嘗榜募得竦首者予錢三千共爲敵所輕侮如此

陳堯佐

堯佐堯咨弟

堯佐以進士及第爲中牟尉嘗作海喻一篇以寄志人奇之已通判潮州潮人有張氏子隨其母灌於江鰐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傷之命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鰐鰐王暴非網可得及是竟弭受網因作文舉諸市而烹之一時異其事

堯佐初肄業錦屏山已從种放終南山善古隸八分爲方丈字筆力端勁尤工詩嚴戒殺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大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棲神之域矣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盡如言

讀史快編

卷五十

十九

佐兄堯叟官僕射弟堯咨節度使母馮性方嚴諸子祿賜甚豐而一制以儉素景德中叟掌樞機佐五史館咨知制誥與父省華同在北省時諸孫仕宦及宗親登科者又數十人一門榮盛當世罕儷每客至三子侍省華側客不安多引去者堯咨最少文然任氣節尤善射常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孔

宋庠

庠舉天聖初進士試開封禮部皆第一慶曆中庠官右諫議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時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書此謀欲以困執中也庠奏曰兩漢對策本延嚴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此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論者以庠爲知體仕終平章弟祁

祁子京與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真祁第十時人呼二宋而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他者撰亦

讀史快編

卷五十

土十

甚富性清約莊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

祁之將革也自爲誌銘及治戒戒云三日斂三月葬慎毋爲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腊吾骸朽衣衾而已毋實以金銀雜珍吾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諡勿受贈家上植栢五株墳高三尺不得用石翁仲石獸若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委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庠封莒國公故稱莒公

劉沆

白慶曆以後臺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無當否悉論

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故進擢尤速沆惡之爲舉行御史遷次格滿二歲者與知州遂爲中丞張昇所劾時樞密秋青亦因御史言罷斥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益爭不已沆遂罷

初沆祖景洪仕楊行密行密將彭玕據州反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卒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嘗語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乃卽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嘗夢一衣冠丈夫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二一

謂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遂生沆

馮拯

拯氣貌嚴重上每遣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進白以咨事拯曰何不詣中書及至中書又遣堂吏謂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念真宗時拯求知陳州上謂王旦曰拯每固求閒郡何也旦對曰馬知節嘗議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耳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爲此拯子仲巳

仲巳在天聖中嘗知邕州治倉有井相傳不敢飲

輒欲伸已日汲以自供終無恙傍城數里有金花木
相傳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
燕其下亦復無恙人異之仕終大將軍用武功顯

梁適子美

適學士顯之子少孤嘗輯父遺文及自所撰著以進
真宗讀之曰顯有子矣擢祕書省正字仁宗時爲審
刑詳議官梓州妖人有坐詛咒殺人者獄具以無傷
壽通駁曰殺人以刃猶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
也竟論死適嘗與同官燕肅奏何次公案帝曰次公
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對曰漢蓋寬饒黃霸皆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二二

字次公帝悅適孫子美

子美緣章惇姻家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
漕計以奉上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嘗
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
契丹契丹嗜其利至虐女真捕海青東以求珠契丹
亡國禍基於此

魯宗道

宗道立朝侃侃無避忌章獻臨朝時嘗問曰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章獻默然他日與
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婦道

夫成從子乃遽命輦後時執政任子多館閣宗道曰
館閣育天下英才豈執矜子得以恩澤處於是貴戚
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志骨鯁也
先是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之云

宗道爲諭德時居近酒肆間微行就飲肆中會上召
中使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請曰卽上怪公
來遲何詞置對宗道曰弟實言使者曰然則公當得
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上果問故使對
具如言帝以詰宗道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
家貧無盃盤故就酒家飲帝嘉其忠實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二三

薛奎

奎性毅直不苟合遇事敢言章獻嘗謁太廟欲被服
天子衮冕奎奏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因力陳其不可
已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
若有所屬何也奎曰意在衮冕耳服之何以見先帝
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帝心重之一日謂曰先帝嘗
言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王曙

金恭宗附

曙喜浮屠法齋居蔬食而嗜進不休初歐陽修尹洙
嘗爲曙官屬修洙喜游宴曙每戒曰諸君縱酒過度

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耶修起對曰以修所聞萊公晚年正坐老不知止非酒過也瞿然亦不怒及為樞密首薦修等置之館閣子益恭每勸瞿引年不見及終父喪遂以員外郎致仕日與浮屠游洛陽山水名勝足跡幾徧云夫子益采

益采伉直好論天下事范仲淹未識面即以館閣薦之嘗因醉作傲歌為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等列上言其罪當誅蓋質昌朝陰嗾之也韓琦謂帝曰益采狂語何足計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方平等皆近臣一不為陛下論列而乃同狀攻一王益采耶帝感悟遂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二四

不深咎司馬光嘗言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然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獨一王勝之耳勝之益采字

蔡齊

齊有采丰能持正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獨削去寇準名氏曰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此社稷臣也乃為姦黨所誣帝遽命廢去少與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士論高之齊初舉進士第一真宗喜得人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出狀元得給騶自齊始也

楊礪

礪字汝礪嘗處僧舍夢一古衣冠者謂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詣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兼主南面總三十餘礪升謁之見最上者前有案置簿錄人姓名而已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子亦顯矣礪再拜稽顙拱初真宗在襄邸礪以記室參軍謁見歸謂其子曰吾今見襄王即向所夢來和天尊也卒官樞密副使

王嗣宗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二五

嗣宗性傲狠初試講武殿以手搏趙昌言帽擢首科其觀察耀州也會种放子告還山遇於傳舍初置有禮已放醉稍倨嗣宗遽語侵之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嗣宗大憾至州遂上州之豪族十餘而放為首至比之魑魅真宗令徙居嵩陽避之

嗣宗為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贊邢昺七十不請老晏言之真宗乞赦令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自晚年疾甚乃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平生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人士傳而鄙之尤好為文章上東封近臣多所頌記宰相以嗣宗文不足揚厲聖德處

爲後世請不許勒石

趙安仁

安仁有學識知典故爲學士梁顥所推引遼使韓杞至一夕會飲杞舉橙子曰此果曾見之高麗安仁曰橙橘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無不知頃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其有橙柚也杞慙尤嗜書所得祿賜悉以購異書三館舊缺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其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爲手詔褒美孫君錫

蘇軾出知杭州君錫上言軾知無不言公論倚重隱

讀史快編

卷五一

二六

如長城今飄然去國恐邪黨乘隙復進不若留之在朝用其議論云及賈易劾題詩怨謗卽又云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罪宣仁覽疏不悅曰君錫何全無執守乃爾

任中正

中正以進士及第爲學士錢若水所薦太宗自是知之擢江南轉運以其軀幹脩偉爲自擇大笏命內臣取排衣之長者賜之真宗時中正母嘗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上命母爲班首且賜坐母子榮遇時人羨之弟中師晚知養生之術自號大

塊翁

周起

起爲樞密副使一日奏事殿中會帝適生子卽仁宗也帝顧曰卿知朕有喜乎朕有子矣宣與我卽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起嘗與寇準過同列曹學家飲事聞客各引去者獨起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各前上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此常事何過之有性嗜書家藏書萬餘卷嘗集古今人書併所更體法爲書苑十卷

程琳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二七

琳字天球嘗爲館伴契丹使者至一日問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答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嫂無通問禮使者語塞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不得殺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惡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今旣橫則有名矣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其應卒之知多類此

趙積

積以侍御史出知益會詔度支帑錦六千匹積召工計歲織錦幾何裁十數匹止卽以歲所織數上供人

自是推其能然善質綠性躁率天聖中厚結劉美家婢致位樞府命未下人馳告積積急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傳以爲笑

任布

布事真宗卒官樞密副使約自守無所建明其子廷吉書紙稅政及其父皆爲不才後御史魚周詢論布因言布之不才其子亦能知之遂罷知河陽議者謂布誠不才而詢引證父懷羊之子以逐其父亦未爲得體也布歸洛不復出爲作五知堂以自志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云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二八

高若訥

若訥知諫院時范仲淹以言事奪職命靖尹洙又論枚仲淹和繼坐貶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而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甚以其書上奏修亦貶夷陵

若訥強學善記明律曆尤喜申韓管子之書後因母病復兼通醫術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者皆能考校訛謬行於世於是世始

知有是書其所論著雖國醫無不屈伏也時當世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

范廷召

廷召負絕力年十八即能手刃父讐取其心以祭父墓事太宗官殿前都指揮使從軍四十年善騎射嘗因出獵見羣鳥飛鳴發一矢而貫其三性惡飛鳥所至彈射殆盡尤不喜驢鳴聞聲必擊殺之乃已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爲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讀史快編

卷五十

二九

嘗與談兵即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

儂智高反嶺外騷動師久無功青奉命往未至先檄諸將毋妄動時鈴轄陳曙乃以步卒八千犯賊潰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大會諸將謂曰令之不齊兵用是敗即揖曙起并用等三十人悉斬之軍門諸將股栗已下令頓甲休十日賊觀之以爲軍未即進也明日青密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崙關出歸鋪爲陣賊既失險出逆戰銳氣方盛青輒麾騎兵縱左右

翼由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數千級智高夜遁廣南遂平

初智高之未平也交趾願出兵爲助命靖業奏許之青至即檄靖母與通使而自上疏言李德政欲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情實也且以一智高橫蹂兩廣不能討而假兵蠻夷變夷窺我虛實因而啓亂其何以禦請詔羅文趾助及賊既平上顧宰相曰亟議賞稍緩卽不足爲勸矣時以是嘉青之能將而仁宗之能將將也

青名勳華夷而能以畏慎自保初智高敗賊屍有衣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十

金龍永者衆謂智高已死便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吾寧失智高豈敢誣朝廷其而故有涅旣貴顯涅猶存上敕青傳葬去涅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權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願留以勸軍士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青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祠其家

郭達

達慷慨知兵神宗嘗訪以八陣遺法達對曰兵無常形總不出奇正相生耳因爲帝論其詳延安教兵久不就達至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

一隊頃刻立就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必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校之故臨陣人各展其技戰無不克

吳育

育性明果而無憚忤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每與仲淹忤已育在政府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至多爲任事者所沮育獨取其可行者固行之晚年在西臺恒與宋庠相唱和追裴白遺事多至數百篇體素羸少因力學感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後數發發必數十日卒以亡有集五十卷

宋穀

讀史快編

卷五一

三一

綬性清介自兒童時卽手不執錢藏書萬餘卷皆親自警校其筆札尤精朝廷大議論多綬財定楊億讀其文自以爲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子敏求藏書至三萬卷尤熟典故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著撰亦甚富

李淑

淑詳練朝典制作詰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取裁古語務爲奇險然性傾側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竊言於主者宋國姓郊交也非善應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問淑淑心知其

誤故謂曰君第進何疑祁遂得罪其善傾人如此

王融

天聖中融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融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漢繒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方十歲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殺之何失策之甚乎德明自是悟吾因使人覲元昊狀貌異常恐他日必為邊患融時殊不謂然比入樞密而元昊反帝數問邊事不能對西征失利然後歎瑋之先識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

盛度

盛度猜險善傾人景祐中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致蔡齊並參知政事曾善齊夷簡善綬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曲事臣不能知陛下第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情見矣上因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事度體肥大難於拜起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與往往瞪視而詬詈之

張觀

觀事親孝寡嗜欲初為祕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即

請以祕書授父真宗嘉之改其父京官父嘗過洛

喜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遂買田宅營

林樹以適父意仁宗嘗飛白書清字以旌之然不長

吏事民有犯夜禁者觀詰之曰有見人否人士傳笑

孫忬

皇祐中忬權御史中丞事制下諫官韓絳論忬非紕繩才不可任風憲忬上疏畧曰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詰人為風力捷給若膏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

所謂才意在是與若然臣誠不能也上覽奏即起視

事忬六世祖長孺喜藏書書甚富世號書樓孫氏

田錫

錫在興國中居諫職嘗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可以一賞奪耶真宗時錫請約畧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可畢又採經史切要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展坐之側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

錫耿介寡合居恒終日危坐心慕魏徵李絳之為人嘗曰吾立朝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實直因悉命焚之已錫卒真宗覽其遺表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朕方在疑慮而錫疏已至矣若此諫官殊未易得爲嗟悼良久

王禹偁

禹偁詞學敏贍性介潔嘗草李繼遷制詞繼遷愧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盡却之已出知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爲買一馬或言其虧馬價太宗曰彼能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十四

却繼遷馬五十肯虧一馬價哉然以著書多規諷屢擯斥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云屈於身而不屈於道今雖百謫而何傷蓋其雅志如此子嘉祐

嘉祐爲館職寇準嘗問之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臣主相得必如魚之得水然後言聽計從臣主俱榮今丈人於明主能若魚水之契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世至深識遠慮恐未必逮吾子元之禹偁字

張詠

詠少慷慨好奇節有士人宦游遠郡爲僕夫所挾至欲得其女爲妻士人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一日伴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間卽斬僕而還與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薦首時有風儒張覃者未第詠卽約寇準致書郡將請薦覃爲首其氣誼類如此

詠性剛嚴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誹卽斬之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震然至暮路無行人已密得造訛者立斬之民遂貼息每謂人曰妖訛之興沴氣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五

乘之然則有形訛則有聲止妖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詠知杭州州有民家子與姪壻訟家財者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貨產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書索酒酣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使爾時七與子子必成汝手矣亟以三七倒易之人服其明斷

詠嘗謂其友人曰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故其自處每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性躁果下急尤不喜人拜跪命典

容預戒止有違者詠怒甚即連拜不止或僭皇躬之
自號乖崖子謂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也

詠初與青州傅霖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三十
年不得及知陳州霖忽來謁問吏白傅霖請見詠責
之曰傳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
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
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故來報子詠曰詠
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明日別去後一月詠卒

薪冠卿

冠卿嗜學好古官翰林學士其弟世卿監延豐倉嘗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六

掘地得古碑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
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
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
五十有五冠卿始見惡之已卒世卿校其所卒歲月
及其享年無以異也蓋冠卿先世果奉道云

尹洙

洙善屬文第進士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宋初亦
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後文風漸法有
集二十七卷初官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謫榜朝堂
戒百官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

友則臣仲淹之黨也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當
免宰相怒爲落其職

孫甫

甫舉進士及第杜衍嘗辟爲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
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遂不敢以小事
相屬每與談甫未嘗不引經正對衍嘗言吾辟屬官
乃得至友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
以推見當時治亂能令聽者曉然若目擊之時人言
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葉清臣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七

清臣舉進士時主司奇其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
高第自清臣始清臣嘗言時務畧云近有職在禁庫
而日趨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語以獻諛諂出則
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如宋湜爲御史乃勸陛下官
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不加呵譴反擢諫職削弱朝
體取笑四夷無甚於此時多其切直

楊徽之

徽之善詩與邑人江文蔚江爲齊名太宗聞其詩召
嘗索所著撰徽之奏詩數百篇且獻詩爲謝有十年
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之句上嘉賞之自是

聖製多以別本爲賜詔與李昉等類註文苑英華分命徵之編詩百八十卷

王著

著事太宗爲翰林侍書上萬幾之暇頗留意筆法於諸家字體淵鑒其妙以著工書嘗令中使持御札示中使謂其故著曰主上始攻書若違稱善則不復置心矣久之復以書示著乃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他日與宗與宰相語其事爲之嘉歎

潘慎修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八

慎修善奕太宗嘗召與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畧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慎修先事李煜時江南舊臣多言煜暗懦狀慎修獨曰煜若果爾何能享國十年上嘉其不忘本得臣子之誼

杜鎬

鎬性敏辨博學強記兄爲法官嘗有子受父像爲旁舍所訟者兄疑其法不能決鎬輒應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大奇之太宗嘗問西漢賜與悉用苴

金何近代遂爲難得之貨鎬對曰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賤真宗幸澶淵適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禮以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上其嘉重之鎬凡有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行開卷覆之無一誤者其淹晰多類此

查道

道沈疑有至性母病思鰈羹方冬苦冰道泣請於河黎冰取之得鰈尺許母病尋愈後數年母卒遂遊五臺將祝髮爲僧一夕雷震破柱道坐其下了然寺僧異之勸以仕道拱初舉進士高等嘗知虢州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爲計直掛錢於樹而去之居恒蔬食或日止一食終日默坐嘗夢人謂曰汝位至正即壽五十七而卒年乃六十四以高積善所延云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九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一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孔道輔

附

道輔事仁宗爲御史中丞郭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答曰大臣當引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爲法耶夷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一

簡語塞出道輔知泰州

初道輔嘗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與武殿中一郡驚爲神州將至帥官屬往莫拜且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其首碎之觀者駭異莫不戴服時有劉隨者與道輔同列諫職論事明銳號水晶燈籠云

曹修古

修古爲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嘗晨朝有黃門二人不避道呵者止之反爲所詈修古奏言御史臺尊則天子尊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笞之晏殊嘗以笏擊人

折其齒修古奏殊爲輔弼而忿躁無大臣體先朝陳恕榜入於中書卽罷黜殊令如忽例時論偉之其卒也家貧不能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其季女泣謂母曰奈何以是累吾父竟拒不納

司馬池

附

池舉進士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許嘗以公事謁令令南嚮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墜與語不少屈自是歷郡邑治多有聲累官當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耶已度支報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子旦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二

旦歷官十七轉至大中大夫而澹泊無欲人不知其貴與弟光友愛甚篤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議論天下事旦有助焉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珎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象時以爲盛事比於唐之九老旦孫朴

朴范純仁之外孫也純仁謫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道以見朴時方七歲音接應對如成人客皆異之靖康之厄朴嘗使二酋問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因請立趙氏後遂徙北徽宗崩

朴與某弁在燕並議制服弁欲請朴曰臣子聞君父
喪又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
義之不問授行臺左丞國辭不受

李及

及嘗知杭州惡其風俗輕靡屏絕游宴一日冒雪出
郊眾謂必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返居
數年未嘗市吳中一物止去惟市白樂天集數卷及
嘗生子以妻張氏悍黠之外舍張知固請歸頗為憐
養已至則會親屬擊子於堂柱而碎其首及遂無嗣
燕肅 瑛附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

屬善為詩其侈至數千篇尤善書畫入妙品所圖山
水疊布濃淡意氣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嘗造指南
里鼓二車及敬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司天臺考之
云與崇天厝不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
候昏曉多用之世推其精審在明州為海潮圖著潮
論二篇肅曾孫瑛仕嶺嶠七年括南海珠犀香藥以
奉時相人目為香燕

馬亮

亮嘗知杭州先是江濤大溢築隄數年不就詔詰問
亮乃褒詔作文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為之却由橫沙

數里隄遂成呂夷簡少時嘗從其父蒙亨為縣閩中
亮一見奇之妻以女妻劉忠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
亮曰非爾所知也宋庠及弟祁為童子時亮皆物色
之曰後必大顯世以是推亮能知人

陳希亮

附

希亮清勁寡欲見義勇發禍福不自惜嘗為鄆縣縣
多至現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每及期
卽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民遂相率出錢無敢靳亮
至嚴禁之齋止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已罷去父老
迷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將復出矣初亮年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四

十六將遊學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萬亮為悉召
取錢者至燔其券而去之子健

健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之為人嘗從
蘇軾遊西山馬上談兵及論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已復折節讀書思馳騁當世然終不過洛陽有園
甚壯麗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避光
黃間止岐亭菴居蔬食恒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
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其所著帽方
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遺像乎因自號方山子蘇
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健云

狄遵度

遵度字元規篤嗜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瞻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片於有司即恥不復爲以父業任仕主簿尋棄去尤嗜杜詩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名佳城篇有集十二卷集特有狄國賓者仁傑後分仁傑告身與裴萊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

石揚休

附

揚休嘗第進士喜閒放居恒養猿鶴玩圖書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然好殖財初居貧永食之徒步去

讀史集編

卷五十一

五

家十八年後貴還里時昔同貧者尚在意揚休必賙我及至不捐一金而反徧受其里中富人金以去時薛顏亦以穢富嘗屬杜衍爲墓誌衍却之仁宗問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屑誌其墓真清

李垂

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語陽武問故答曰謂恃權怙勢異時必遊朱崖垂示罷入其黨謂聞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重君文學擬攬知制誥而未相識豈一往之盛曰吾若昔謫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

老乃復看人眉睫以冀推轂平執政聞仍出之

施昌言

昌言字正臣舉進士高第而治家無檢押嘗爲河北都轉還使一日召范仲淹燕後堂出婢子爲優雜入引子設戲其間無所不劇仲淹怪密偵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

楊偕

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第而長將畧所至有聲卒官右諫議居恒喜談兵嘗奏兵論一篇者兵書十五卷集十卷初偕之官漢州道遇一術士謂曰君知世間有化无石爲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方從吏祿樂事化金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在

李虛已

虛已喜爲詩數與曾致堯異殊唱和致堯嘗謂曰子詩雖工惜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論詩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太宗賞其詩嘗賜以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已詩思可嘉子錢五十緡矣宰相對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自是詔羣臣以章獻者問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關而上之然論者

謂虛已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虛已父寅以廉吏聞

張傳

傳強力治事七為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剔姦隱州縣憚之傳聞謂曰美憚我哉我所為斤斤致察正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無敗官矣識者謂然天禧中有術士號數百歲人嘗遊秦悼王家自言歷見唐肅代時事以是出入禁中甚禮重莫敢詰其偽者傳與見訊以唐事不能對始黜其偽

陳從易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七

從易字簡夫為人激直少容而心無憤忤王欽若最善之嘗言數日不見簡夫便忽忽不樂及廢居南京丁謂方用人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河南擬過之遇汴水涸遂告謂曰從易願賜湖外非獨為貧也亦欲就省王公耳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幸公許少謂謂乃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我寇準貶道州謂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曰嘗以故相事之謂有慙色

楊大雅

大雅性嗜學雖飲食不釋卷仕終集賢學士歷二十

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大雅澹如也或笑其拙大雅謂曰吾不學世人而學聖人以至此吾所學不敢薦於人竊嘗自獻於天子矣嘗渡江遇風覆舟拯及岸衣冠盡飄沒丁謂聞為餽衣一襲大雅堅不受所撰著幾七十卷

陳瑛

定城

丁謂既貶會南郊赦有言其將復還者瑛上疏畧曰丁謂因緣險惡據竊公台引巫師妖術厭惡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禪柴展禮渙汗推恩計謂必潛輸琛貨陰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八

謂朋黨不復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天下傳誦快之時有寇賊者初以附謂致通顯及謂敗鬱不自得祕書丞彭齊為賦喪家狗以刺

王濟

濟字巨川事太宗嘗與張齊賢廷諍詞氣甚厲至詆齊賢為腐儒時方河決詔調丁夫十五萬治河濟以為勞民齊賢時作相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則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然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息肩無日若

陛下用得其人太平亦自可致但據今日則猶未也
上爲之動容因雷濟問邊事

楊億附弟偉

億字大年父逸嘗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
幾而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甫能言母以
小經口授隨卽成誦七歲能文對客談論若老成人
雍熙初億年十一太宗問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
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試詩賦五篇授筆立就
上深加賞異命內侍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
服削章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髻不由師訓而文
華

續史快編 卷五十一

九

生知一日千里有望於汝卽授秘書省正字賜袍
笏天禧中累官翰林學士

億自幼至老不離翰墨卽對客笑談而揮翰不輟尤
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日朝廷典制
多所取正焉手集當世述作爲筆苑時文錄千篇尤
留心釋典禪觀之學所著有括蒼武夷頴陰韓城退
居汝陽蓬山冠簷等集內外制凡一百九十四卷弟
偉每朝必秉小笏知制誥缺中書進偉名仁宗曰非
秉小笏者耶卽命之

張去華附弟偉

去華舉進士第一善談議嘗獻元元論眞宗歎賞命
以緋素纓寫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四壁以不飾邊
幅故仕不顯子師德去華十子而師德最賢舉進士
亦第一當世榮之時李若拙子李釋以久任外職快
快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李迪附弟

唘斯囉入寇曹瑋請益兵帝問迪關右兵幾何對曰
臣向在陝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
囊中帝卽令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某處當
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眞頗牧在禁中也已

續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

瑋兵出上問迪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三日而秦
至果大勝上問迪何以前知迪曰賊兵遠來聲言某
日下秦州會食蓋激怒瑋也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
是謂逸待勞故知必勝帝自是益重之

丁謂擅政至除吏不以聞迪怒謂同列曰迪起布衣
至宰相有以報國卽死無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
耶會謂欲引林特樞密迪爭之上前曰丁謂罔上弄
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于殺人事寢不治準
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
臣願與謂俱罷帝怒貶衡州團練或謂謂曰迪若貶

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始召還孫孝壽

孝壽爲開封尹時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之因戲取牒效詩花判云與決杖二十僕喜除竊之明日持詣府告主僞判孝壽追舉子至備言本未卽忻然謂曰若判正合我意如數杖之而謝舉子孝壽治行無甚異獨此舉大快人意云

王曾

曾字孝先自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在朝正色獨立天聖中嘗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一

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訛耳不足慮已而果然知應天府民間訛傳有妖若飛帽夜搏入京師以南人情大惶惑曾下令敕里門夜開但口言妖至者卽捕之妖頓息

曾居恒寡言笑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與楊億同列侍從億喜諧謔於僚友無所不狎侮獨與曾言則曰余不敢戲也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從退使內侍諭曰思卿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我爲慢其見嚴憚如此其知天雄契丹使往返必敕車徒而過無敢或諱

曾爲宰相所進退士人皆莫知范仲淹嘗謂曰明揚士類相職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恩歸已怨將誰歸仲淹深服其言有故人子孫京來謁別曾曾之具饌食訖頻行合中送簡紙數軸皆視之皆他人書簡后裁取者寶元初有大星墜其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自知及期而卒曾無子

杜衍

衍以吏部侍郎爲樞密使每有內降恩幸寢格不行積至十數輒繳納詔旨諫官歐陽修入對帝謂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二

之而止者多所封還也衍既退寓南都十年居恒烏帽皂履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善爲詩工書行草皆有法

晏殊

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召至與進士十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爲文援筆立就帝賞之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得賦題奏臣嘗習此賦請試他題帝益愛其質實文成數稱善卽擢正字命讀祕閣書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壻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及卒帝某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疏籍

狄青以宣撫使討侬智高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帝從之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已捷書至帝喜曰青之破賊卿力也孔道輔嘗言官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三

多觀望宰相意獨龐淳之乃天子御史淳之籍字

章得象

得象字希言母初娠夢神人授以玉象父負夢家更積笏如山故以得象名長第進士楊億見之以爲有公輔器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酣寢自若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越數日博又負卽反奩與宗諤封識宛然其後累官宰相

呂夷簡

李宸妃薨宮中以章獻故未治喪夷簡因奏事請曰聞有宮嬪亡者章獻瞋然曰宰相乃預宮中事耶卽

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章獻乃悟大內火百官展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得望見清光帝爲舉簾夷簡審視乃拜子公弼

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其子得公弼名爲識之殿柱擢龍圖直學士每奏事退帝必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已知成都治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嘗卒犯法者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歿公弼曰杖者國法劒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四

張士遜

士遜嘗爲射洪令有惠政已調治他邑民遮馬首不得行因聽還射洪後知邵武得民如射洪時先是今射洪以旱禱雨陸使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延中須雨足乃去及邵武旱禱雨歐陽太守廟而去城一舍士遜撤蓋往雨霑足始歸晚入相仁宗嘗飛白書千歲字賜之士遜爲建千歲堂辛年八十六子友正不治家產每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韓琦

琦事仁宗爲右司諫諸所條奏一以俾內降抑外
正紀綱辨忠佞爲急前後凡七十餘疏時王曾爲相
以夙德重望罕所獎予獨謂琦曰今言者不詰激則
多所顧畏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帝亦獨
識之曰韓琦性直琦雖書生而於兵事多所練習
撫定州也能定亂兵又彷彿古三陣法訓練之遂使
山精勁冠河朔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尋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包拯
范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未能行琦乃乘間進曰
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五

宗室之賢者爲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
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主猶能若是陛下
誠以太祖之心爲心計立決耳自是策始決已英宗
立客有從容語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
神斷皇太后協贊之臣子何與焉

英宗遇害侍少恩左右遂有讒帝於太后者兩宮頗
隙一日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
病耳病愈必不爾于病母安得不容之太后意稍解
已數日琦見上上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
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

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
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
不慈者帝大感悟自是兩宮遂安

神宗朝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撫大名上疏累
曰始爲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富強然後可
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行免役意新制日下官吏日
以刻急從事而農怨於賦歛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得
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而先使邦本
動搖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他日帝懷其疏示宰
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六

不意爲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
琦議量英偉臨事不見喜愠厚重比周勃通達比姚
崇當嘉祐治平間天下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
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
無所處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事君生歿以之至於
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其在位亟獎拔人才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敢用
時王安石方負盛名琦獨不然之神宗嘗問何以屬
國者曰安石何如琦正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其持正類若此

初琦之以學士臨邊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與范仲淹同在兵間入朝廷倚以爲重時則稱韓范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相人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生祠之遼使每過魏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日子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文即命工圖其像其見重外夷如此薨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櫬馬皆驚帝聞哭之慟親策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琦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及是知爲琦瑞也

曾公亮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七

公亮以端明學士出知鄭州稱能吏盜悉竄他境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曰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廢耳索之果然其判永興軍也長安豪喜報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夕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爲竟夕歡卒無敢譁者然曲附王安石蘇軾嘗責之答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天也世譏其固寵云

王珪

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惜曰騏驎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爾筋未就耳尋舉進士甲科

累官侍讀學士仁宗立皇子中書召珪作冊珪曰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良久果出自聖意平上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具草歐陽修聞之曰此真學士也然作相十六年無所建明時目爲三旨宰相珪季父罕

罕嘗知澶州州有婦病狂數詣守訴事出語無章却之則誅罵前守屢此趣罕至獨引令前委曲問之良久語漸有次第蓋本爲人妻無子夫歿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其貲以屢訴不得直憤悲發狂也罕爲治罕而反其貲婦愈一郡稱神明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八

富弼

契丹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闡南地朝廷擇報聘者莫敢行時宰相呂夷簡方銜弼即薦之歐陽修爲舉顏真卿使李希烈事雷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旣行見契丹主讓以大義且言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生尊其詞下無復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墮任其禍故勸弼兵者皆爲身謀也夫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即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乎人主當之乎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

利焉契丹主聞言首肯良久

時契丹主復執言欲得祖宗故地弼曰石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此皆異代事若各求地非北朝之利也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因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言不可狀且曰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有一榮一辱哉弼罷六符來謂弼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且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於是遂議增幣

讀史秋編

卷五十一

十九

契丹主之議增幣也曰南朝遣我辭當稱獻不則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應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餘非使臣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固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是時弼聲氣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因復使劉六符來弼還先入奏言二字臣以夾爭之彼氣折矣幸勿許朝廷竟以納字與之

初上之議使弼也進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臣子義不憚勞奈何遽以官爵賂之辭不拜已竣事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死爭敢受賞乎三年又拜樞密副使辭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曰契丹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餘辜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勿以臣為念因繳納告勅上前既諭月上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違故也乃不得已受命當弼之始北也一女卒共再北也

讀史秋編

卷五十一

二十

弼嘗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流民就食者無算弼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舍十餘萬區因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錄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於是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悉聽流民擅取明年麥大熟民各歸是時所活凡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又萬計蓋先是救災皆聚民城郭中則食之蒸為疾疫或相蹈藉至有待哺數日不得哺而仆者

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事聞遣使來聘
拜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辭不受

當弼之入中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日士大夫相慶
於朝帝微視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
諸夢卜若今日人情如此其賢於夢卜遠矣修爲頓
首弼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
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岐
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
亂不可得也故其終身皆出於此晚年爲安石所擠
雖不得盡用而帝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
之曰富弼手疏言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
當至矣其重之如此

文彥博

仁宗時黃德和誣劉平降虜平家二百口皆械繫彥
博奉詔訊獄河中得其實德和謀翻案遣他御史來
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來案具矣宜
亟還事或不允彥博執其咎竟白平

彥博在中書日嘗與龐籍議省兵是時兵汰爲減及
給半廩者合八萬議者紛然謂必聚爲亂帝疑焉彥
博曰今天下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爲

之自是兵卒汰而寂無譁者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
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
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爲自今疾勢損增必
以告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廡
志聰曰無故事彥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

是時賈昌朝心惡富弼弼方有事六涖河昌朝密令
司天二人俟執政聚時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致
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在傾弼然未有以制也後數
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蓋內侍武繼隆所教

續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二

云彥博視狀輒懷之有喜色徐召二人詰曰汝今日
有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是汝職若國家大事汝何
得預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吾觀汝直任愚耳
未忍治汝自今無得爾二人唯唯退始出狀示同列
同列憤曰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而中宮不
安衆服其議

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請立儲嗣上業許之而不果
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卿之力也
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后
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

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懇
避遜其後神宗亦言定策事發端爲難嘉祐末止申
前詔耳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兩鎮節度仍
賜宴瓊林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

元祐初彥博既請老致仕以司馬光薦復召入中書
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然彥博無歲
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
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香
山九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爲堂繪像
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之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北使來聘
蘇軾爲館客引入觀使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
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絲理庶務雖精練少年不如其實穿
古今雖專門名家不逮也使者拱手曰眞天下異人
既歸洛西羌首領溫後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
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夷所敬慕如此卒年九十三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
說稍長知家世卽感泣辭母去之應天依戚同文學

食不給或繼以糜粥冬月億甚至以水沃面人皆不
堪仲淹怡如也及舉進士第始迎母歸養復姓更名
已用晏殊薦官祕閣校理四方遊士有執經來學者
仲淹推所入奉食之而諸子至易衣以出曾不屑意
每感激論天下事輒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尚
風節則仲淹實倡之

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爲上官圖指
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大如此則公如此
則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於是夷簡
不悅他日因論建都事詆仲淹爲迂闊且謂其所用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二四

皆朋黨遂出知饒州會元昊反復召入授龍圖學士
帝諭令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向論蓋國家事於
夷簡原無憾也又何釋

天聖中天子將率百官上壽章獻仲淹奏曰奉親於
內自有家人禮若與百官同北面朝此何可爲後世
法章獻崩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國事仲淹曰
太后母號也自古無阿保代立者且一大后崩又立
一大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事
遂寢已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則又言太后受遺先
帝保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人服其

事之變

仲淹之知延州也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給轄領五千人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次第敗道也乃大閱州兵得萬八千八分六符領之將各三千分部訓練使量賊衆寡更出禦賊又用仲淹舊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以給兵食自是羌漢之民接踵歸業至令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

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乃密令其子純祐領蕃將先據其地而自引兵隨之諸將初不知所向已至永遠裁下令版築已具矣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爭方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果有伏散去自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是寇益少

仲淹嘗上言涇原地重臣請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琦奏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倚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帥涇原之師爲援臣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如是不數年間賊可平定也仍請用龐籍於環慶文彥博於秦州滕宗諒於慶州而總之以孫西帝皆未用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二五

其言自是元昊始請和

元昊既和上召仲淹爲樞密副使時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才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仍請與韓琦出行遂召參知政事是時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爲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慨然曰上用我至矣爲退上十事上采用其九然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多不便於是朋黨之譖復行

仲淹內剛外和初母在時方貧僅供菽水故其後雖貴非召賓客不重肉性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

汎愛樂善名士多出其門雖卑巷人皆能道其名宇所至有恩邇慶二州民與諸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歟之日四方間者皆歎息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爲齋三日去子純祐純禮純粹純仁

純祐事父母不離左右不應科第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學規嚴生徒數百多不率仲淹患之純祐時未冠輒自請入學首奉瑗規於是諸生從之蘇學遂爲諸郡倡在關陝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穢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已從父之鄧得疾昏廢當爾來首之猶能感慨道忠義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二六

問弼曰公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可私
凡十九年而卒

純禮在徽宗朝上言通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
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法意固善而奉行之吏不無
失當宣仁小有間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盡懷姦爲
私也今議論之臣往往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
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人其心豈
惜國是直快私忿以售其姦耳士論傷之

純粹嘗論賣官之濫畧云今西北三路凡納三千二
百緡者許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者許買供奉並免試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二十七

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有服勤至垂死猶不得霑世恩
者而富民猶商捐錢千萬即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
之疏上不聽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甫八歲即能
講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
倦夜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
不欲遠離父母不就官仲淹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
陽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
其罰後漸廣茂人呼爲著作林

純仁嘗以陝西轉運召還神宗問城郭甲兵糧儲狀

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
之才朕所倚信何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
足矣願陛下且無雷意邊功若使邊臣觀望將啓他
日意外之患人多其遠識

純仁又上章力排安石詞極激切因不聽即求罷諫
職執政使人論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
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上疏愈激
切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
出知河中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二十八

純仁嘗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素著威
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
揣帝喜事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
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昔事勢亦不同陛下若使臣任
境啓疆願謀別帥神宗曰卿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
朕悉心耳

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之法純仁謂光曰
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
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
出則姦諛得乘間迎合矣後議或難回且先行之一

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哉純仁素善光及臨事規切又如此

蘇軾以策問爲言者所攻時韓維文彥博呂公著亦復不免純仁慮朋黨將熾上言曰彥博公著皆累朝舊臣豈肯雷同固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任慶曆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賀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文彥博議貶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二十九

與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吳處厚傳致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貶沂州純仁奏曰聖朝益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毒藥去病卽病愈不能無損況未必愈乎不聽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此先帝於漢武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且陛下始親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隸上曰必若卿言何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

也非人也上意乃漸解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呂大防遠竄純祐疏救之忤宰相章惇意貶永州時純仁病目失明矣聞命怡然就道或以爲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投荒豈吾欲詣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士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因赴貶所江行舟覆衣盡飄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時方治司馬光黨韓維子訴父執政日與光不合維得免純仁子以父與光議後法亦不合欲借維爲例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十

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爲今日解脫地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灰其子乃止

徽宗立顯肅太后素知純仁忠直特遣中使至永賜茶藥問目疾何如用何人醫療尋以觀文殿大學士召詔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力疾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歟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觀純仁固乞歸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必問安否又曰如范純仁者得一識面足矣其爲人主愛重如是

純仁疾革時猶以宣仁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曰口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畧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云建中靖國改元之旦猶正衣冠受家人賀明日就寢而卒年七十五

純仁性夷易絕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一節先提舉舊司與司馬九等相約為真宰相廉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前後所得奉入悉用廉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義莊任子思多推疎屬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也嘗言我平生學問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蓋立朝家居未嘗須臾離此云

純仁弟純粹嘗任關陝慮其近西夏有喜功意貽書戒之曰大略與崇寧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屬有請教者每示之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人皆書之坐隅有文集五十卷子正平

純仁既沒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時頴昌唐君

益表其所居里為忠直坊蓋取碑額意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假寵范氏子孫則可若通塗廣陌中為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則不可若益曰此有司事君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貽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工詩尤長五言

韓億

億嘗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為章獻外姻安傳太后旨於契丹論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不言億對曰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十一

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約非欲達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是時副使方失詞而億反用以為德朝議推服之

億性方重累官尚書左丞每見諸路有奏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父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錮人於盛世乎其持心平恕如此子八人維續最著

樞密使文彥博求去維代之維與王安石議多不合一日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宮

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遠矣若但攀附舊恩以干恩澤非臣願也遂出知襄州

上憂旱嘗召維入對維曰陛下憂旱而避殿損膳特舉行故事耳何足動天當痛自刻責廣求直言上感悟即令草詔其畧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謫論鬱於上聞而謫詔壅蔽以成其私與詔出人情大悅是日雨

包拯

拯始仕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牛舌已割何訴爲第歸殺而燬之可耳尋有來告私殺牛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三

者拯曰已割其舌而又告之得毋已甚乎盜驚服後徙知端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僅如貢數任滿卒不持一硯歸

拯嘗使契丹契丹主謂曰雄州新開便門乃誘我叛人刺疆事耶拯答曰涿州亦嘗開門矣非刺事也必刺疆事亦何必開便門語遂塞爲中丞時奏請建儲嗣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建太子爲廟社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臣年七十且無子非微福澤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入親黨

皆絕跡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或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雖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咸呼爲包待制當立朝時貴戚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吳奎

奎事神宗參知政事時適召王安石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屢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抑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當不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 卽見其謹短自用多迂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四

趙抃

抃進士及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日爲鐵而御史嘗以轉運匹馬入蜀攜一琴一鶴自隨平生不治生產歷奉所入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其日所作事夜必肅衣冠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卒官太子少保其子旼提舉兩浙常平時奉抃徧遊諸名勝吳人共羨之

抃嘗奉命轉運河北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

惡事無例。林曰：捨是則他郡不服。竟按視之。成都以
戊卒爲憂。林以大學生出知成都。帝召見勞曰：「前此
未有自政府往者。卿能爲朕行乎？」林對曰：「陛下白言
卽法也。何例之問？」其凡事果斷皆類此。

林之入蜀也。召卒長立堂下。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
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戰。以
率衆比。戊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不亦可乎？」卒競
喜。轉相告。蜀遂晏然。先嘗知虔。而此仕嶺外者。亦多
不能歸。林至爲造船百艘。而郡口仕宦家有欲
歸不能者。皆於我乎出於口。歸者踵至。林悉給舟。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五

并道里費。蓋其治大要本人情云。

唐介

仁宗朝張堯佐以外戚資緣驟除宣徽節度。介時爲
殿中侍御史。爭之不得。抗言不已。仁宗曰：「除議本出
中書。中書文彥博也。介遂劾彥博。謂其守蜀日。以
金奇錦緣閣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豈非
固結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曰：「臣
所激。曲錢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謂曰：「論事
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
在旁。介顧謂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益

拜謝。帝怒甚。貶春州別駕。

介既貶春州。蔡襄等力救之。以爲太重。帝悟。改英州。
彥博亦罷。相上又慮介道。或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時朝士梅堯臣等爲賦詩激美。由是介直聲動天。
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敵名。數月復
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帝勞之曰：「卿遷謫來。未嘗以私
書抵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他日請曰：「臣既
任言責。言之不行。必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求其
職。於是。以直集賢院出知一州。」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石介時參知政事。言安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六

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
不可。任耶介曰：「安石博學而泥古。議論多迂闊。若使
爲政。必多變更。因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
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帝數目不決。曰：「當
問王安石。」介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
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必如此。亦安用執政爲。」
陛下必以臣不才。願先罷免。自是數與安石爭。
安石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
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
子。遷馮拯。官拯訴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皆權臣

假此擅威福也故太祖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
牒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即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
以稱聖旨今如安石言則是政不出天子苟非其人
豈不害國帝深然之其後竟以與安石爭忿悲卒帝
臨哭其第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藏本賜其家

馮京

京字當世年少舉進士自鄉舉至部廷試皆第一
時猶未娶也張堯佐方負官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
家求以金帶曰此上意頃之宮中持酒餉至出奩具
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因出判荆南軍神宗朝累進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七

參知政事為呂惠卿所排由知成都神宗思之召如
樞密院京將至帝先是中夜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
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
語及入見首告以所夢
京為翰林學士數月不詣相府時韓琦語富弼以京
為做彌諷京詣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
為公重非傲也卒不詣已任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
京論其更張失當累千百言安石詆為邪說他日安
石貽書曰卿有勿令齊年知之語齊年謂京也以
同年生故云後惠卿與安石忤至發其私書

錢惟演

惟演吳越王俶子博學能文與楊億劉筠齊名而性
嗜進頗傾險初附丁謂與謂婚謂逐寇準演序樞密
院題名即刊去準名曰逆進削不書已謂敗演慮禍
及即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之言演係外戚劉美
姻家不可與機政遂出之仕終節鎮嘗語人曰吾平
生所不足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言未歷中書也
及卒太常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食以敗官曰墨謚
曰文墨從弟易諸孫景謚認
易以才藻知名蘇易簡方之李白因字希白年十七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八

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佻
特罷之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命易作歌愛賞之易
因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遂上書
言試行索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之降第三明
年仍以第二人中第又善行草尋尺大書尤喜觀佛
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他著述合二百八十卷其
家父子兄弟並以制策登科

景諤初學於王安石執弟子禮安石得政諤以事詣
京因諤之時廢夏安石方與僧智緣臥於地又一最
親也但坐其側顧景諤被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問

青苗助役何如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向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安石默然諶遂辭出

安石既相景諶復來謁安石令先見弟安國安國亦善諶謂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法役書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陝路役書且屬以戎蠻事諶曰陝路民情諶不能知而戎瀘用兵關一路生靈休戚尤不知也安石大怒出就舍

諶既就舍是時賓客賞激之與詆以矯者參半諶笑讀東坡編

卷五十一

三九

曰古來好利者多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得自由苟爲利而由人則盜亦可爲也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耳吾又何憾焉自是遂與安石絕終身爲外官

總管奉詔使高麗因入見請使指神宗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一切餽賂俱拒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總曰在館既辭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總曰左右番各有職若可久吾不可受竟却之

總初知開封老吏謀罔以事導人訴謀至七百餘總隨事剖決不中理者緘職之戒勿復來踰月一人復至總詰之曰吾固戒汝矣何復至其人不復總曰若前訴云云吾曾識以某字卽啓緘示之上下驚詫蘇軾嘗乘其据案時故遺詩索和總立就以報軾歎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簡近古未有也其行章惇謫詞有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語哲宗嘗誦之

讀東坡編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四十